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六卷

〔明〕魏良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熊劍化徐良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洲文集四卷》提要

刻魏水洲先生集序

蘇洵作諫論君子非之蓋

于心術云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何言術哉商炑端本濟源重觀

其素是故平居齋正心誠意之

學而臨事責勿欺之忠彖未之

聞也欺莫大於好名而作于風

氣名者烈士之所徇意氣所激

業已不涉於情而不同於德性

此何以故蓋德性無所倚而氣

有倚德性無盛衰而氣有盛衰

所謂毫厘而千里者也語曰知

我者天乎夫惟無遯世不知之
悔而後可與天知惟可與天知
而後有欺之累絶而靖獻之路
清是故不喜事不必避事不懼
禍不必得禍功見言信端委朝
廷之上無驕志藉令言與身名

俱泯行吟澤畔歸骨青山而無
牢騷抑鬱之感此非學問君子
其能當此哉往余暨水洲先生
哥筵於尚書李公蓋三枎
闕下而意不忌
國當緹帥具五刑先生受繫甬伏

侍賜死凝然不亂及大司馬奉
上寬赦命出趣綺帥掰其背致謝
藉語先生方假寐形塊息綿〻
出入如無事也其大者爭相疏
劾亦嘉應彗星變令其疏具杜
當是時

肅皇帝天威嚴重言事者稍不當
則試兕俎矣亦嘉肴大禮之議
當
上意此何異攖虎尾批逆鱗且天
道遠先生儒者不習星官之學
至欲以不可知之事犯不可犯

之貴臣而試不測之淵豈不足
寒心哉永嘉太無何慧藏斯難
言矣豈先生發端動念真不緣
意氣轂名之私上帝臨之耶將
平生之大概屋漏之神明對祖
宗於九京通萬物爲一體者非

四

一朝夕耶抑志氣之適符耶劉
子曰余觀魏先生事和天衢之
非遠云先儒有言先天而天弗
違志一之動氣也後天而奉天
時氣一之動志也其然與其然
乘先生少受學余姚超然有悟乃

其辨義利之防明人倫之理謹
冥冥之行勤小物之戒固非空
譚者所敢望方其賜玦而歸者
書西竺者卯十年簞瓢屢空泊
如也余猶及望見先生凜然莊
洞然無域能以微言正義發人

五

深痼之疾遂使知者解頑悔者
流滌而無援引傅會之弊史稱
劉安世受學涑水後卒以諫顯
要其指歸於誠意余謂三代而
降明于勿欺之指而不悖所習
者余於元坤豫章見之華亭能

侯禓阿灤水徐侯季良皆先生
里中後來之雋有志範聞先生
事輒津津向往剡其集方今世
道日非歷當流滯太息者視嘉
靖不啻什百
主上用寬博駕馭群臣即奏牘不
當上指置不治内廷不聞止輦
轂然不設鼎鑊非有先生不測
之遺顧余竊覈出矣千金之劍
試之烈火雖鍛煉猶昔精不漬
之沙泥之中十年不試則衣且
傳之曹沫有言一鼓作气再而

衰三而竭本不明先生之學昆
猥云用氣毋論偏正即拄今日
蠱竭之務且未可知表先生者
其有涣晁之思耶
萬曆丁未穐八月朔南昌後學
劉白寧頓首撰

晉門後學孫民表敬書

題魏水洲先生文集

太常魏先生在肅皇朝為名諫臣其時君臣最相信而進退之道又最奇吾乃知聖人作用非常而窺君子事君之微也聖人之作用不根于耳目知見而根于性靈君子之事其君也亦然故其感不測而其相遇也獨知而不可以告人今夫人主不宜與臣下以所取而人臣不得觀上之所與以為取也與臣下以所取雖好直之君不能試百鍊之臣觀上之所與而取之雖讜言極諫之臣而純白不信于生此耳目知見之為患歷千古未有能破除者也聖人之權在神明陽而撓之以陰吐之若不可犯也乃又噓而茹之聖人純以性靈用而人不能知也聖人乃以我之不可知者而窮其臣之所安故純氣之守常信于雷霆而商賈之小忠技窮于

鼎鑊由此言之臣主相遇之
微政不可以尋常論也先生
以敢言中
上忌霆擊而垂折血肉淋漓獄
卽創未起矣乃輒名輒還已
名且還輒又諫諫輒又杖已
又再諫至于露章論永嘉不
法事幾啗權相之口而
上已亟賜骸骨歸矣此其間獨
知相信迄今吾輩臣子思之
有堪慟哭而不能已者無論
先生當日事也

三

肅皇之御其臣也
聖性作用翕張驅使而當時謟
之卽靡者或其臣一時精氣
所激未能流通透徹使然夫
聖人如大鑪鍛鍊多而純金
出聖人之寶其金也緊其鍛
也而純金以鍛鑪爲造化故
性地純白如魏先生者
肅皇轉展困苦鍛其勁而子其
完乃魏先生之信于其君則
又不在語言意氣間矣孔子
曰信而後諫夫必如此乃爲

四

真信也鼒嘗讀魏先生著述大約原本良知爲陽明先生指授弟子光明洞達根于一心而徹於天地萬物則魏先生性靈之用固在精微耳目知見乃無倚著其徹于聰明

睿智之聖人以此也斯道也其在古唐虞性之之世乎聖人代作而臣子如先生者國家寧有幾人則又不能不三歎俞然令公神阿之爲人也能于聲色之外超然而獨得者其刻先生之集夫亦真有其質焉敢述中之所得以敘之且以質令公其以我能讀先生之書否也

丁未孟冬望日翰林院庶吉士華亭後學張鼒謹譔

理學名臣水洲魏先生文集叙

太常魏水洲先生吾鄉聞人學宗良知為王文成高弟文成每於坐上目先生曰臨當世道力行所知將在此子令松陽以學為治民化而思之尸祝及其殤子

世廟之初英武獨斷御羣下以不測先生在諫垣輒攖其所不可杖于闕下者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會敦輒赦已竟遷一官先生于死生榮辱之際益復漠如矣其大者在指陳星變以首斥時宰而彗孛為之改舍當此之時宜聲動天下燕市羣兒有鐵㦸門之謡金吾校領之為感動顧危先生解去先生由此歸然托不朽于林下者四十年先生每諫之入輒焚其草曰孔子以微罪行自許勿欺奈何其以直市也以此疏多不傳殁之日語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死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又曰予是世人生而無述迨殁乃多隱德狀不如其為人予行與事

著明于天下知我罪我聽之慎弗狀
古稱鄉先生殁可祭于社吾無可祭
非汝所得要請謹識吾言毋重貽以
所不願也以此先生無狀誌十年而
外得議祀予小子幸與先生同里
請得言先生居鄉事先生與鄉人

處情味真至接引後進禮恭而言
厲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稱稱
其說以教家至今長老感慨時事
輙曰魏水洲有云其偶然者流焉
方語而深切者無為法言疾痛則
問藥旱潦則問救先生曰而付之

各畢所能水絕有梁水溢則有堤數
十年來水國之民恃無饑溺父子兄
弟有爭則疏然悔曰幸不使魏水
洲聞之閭里頑化爭訟亡息人有
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
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

瑞稻初登果未薦家有老人不敢嘗
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
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自明而誠
先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
情自相應照故能使天田豪君文
易慮士大夫亦思其至而愚夫孺

子亡微于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
之天下智愚賤戚萬有不同孰無良
焉予為兒時從長老望先生于右槐
堤上鬚眉如儒道柔暖栩于時已覺
童心自失比長與諸生倚揖讓于先
生墓左講誦有堂每一步降則肅
肅如聞所未聞退處其室闢牖盡
箴銘所述不敢偃仰其美毅作人有
如是令大司成劉公雲嶠以風節表
後學特慨慕先生而問遺于溧水令
徐季良季良以予為先生里兒屬
予識其小予採之師儒所誦習四方

所傳錄合疏與詩文僅得若干篇以
備參考少許勝多與言益貴且其貴
者而先生之大全睹矣先生諱良弼字
師說水洲別號新建人官至禮科都
給事中隆慶初晉秩太常少卿
今上嗣服
詔進一階年八十四卒其勝友則鄧東
郭羅念菴歐陽南野諸公相與倡
和于道德一祀名宦一祀鄉賢一並
祀羅豫章祠再特祀豫章先賢
祠皆沒先生歿十年事至今而劉
大司成沒微其集以傳于世雲間

洪洲王公總緒名流著有道統
考特筆先生于羅達夫之後目欣
然那篤校讐其異地相感如此

里中後學雲間令熊釗化神阿父謹識

雲間後學周裕度書

魏水洲先生集叙

子雲有言世無尼父則西山
之餓夫東國之纍臣惡乎聞
余初未敢以為然今讀魏水
洲先生集而始信其不我欺
也水洲先生者江右新建人
也在
爾皇朝為名給諫在南國為賢
薦紳在王文成公之門為傳
心高足往余令清江去新建
厘百里而遙先生之高節清
風六既耳而目之矣自楚歸

里以蒐牧之暇輯道統考一書
嘗纂先生行畧繼
國朝理學名臣後而猶恨不獲
見先生著述之全歲丁未豐
城熊際華公來令我華亭偶
以南雍劉司成雲嶠公溧水

二

徐令君岩谷公所裒輯先生
遺言示余不覺欣欣動色葢
嚮往於四十年之前者一旦
快睹於四十年之後不啻異
代珎奇復出今日夫文之為
道陸平原論之詳矣而其大

旨要辭達而理舉歷觀自古
握珠璣工組織如東西兩漢
作者雕蟲之彥競推為秇林
孔孟而於斯文之匠印則高
謝未遑非以徒修於言而遺
其所以言乎今先生集具在

三

其所結譔不煩繩削而辭達
理舉動合典則始知先生之
文非鼓吹詞林之文而羽翼
聖真之文也先生嗜道不汲
汲於暾名故其集俱散湯幾
同秦火自南雍溧水華亭三

公闡揚闕典收叢殘於沉埋剥蝕之餘先生之集始貫若揭日月而行即後之談道者亦得沾其餘溉則先生固西山東國之流亞而三公者又先生之尼父也適然矣以先生集緬之木而余爲引其端若先生之立朝風采師受真詮則前三序已悉之矣余何庸贅

雲間後學王圻譔

同郡後學王三省書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

目錄

乞宥罪赦過疏
乞恩放回疏
恭謝　天恩疏
卷之三
書簡
簡撫按特建陽明王先生祠
答東廓鄒司成等
寄王真菴戚南玄
答念菴羅太史
寄李振之
復南野歐陽宗伯
答高苔堦
答魯江裘正郎
復羅麓會諸君
奉陽明王先生
與劉司理
與聶雙江
與歐南野

與錢平崖
與曾前溪
與熊壁山
與魏敬吾
與李梅崖
與陳方伯
與太學熊省齋
與愿副文宗蘇舜澤
與熊時受
復張北川大恭
寄歐南野年兄
與松陽諸生
語錄
示諸生語凡十四條
示諸生惜陰說
冊陽書院示諸生警語
養靜語二條
寬嚴說

卷之六
附錄

目錄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彥　編輯

奏議類

應制陳言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應

制陳言以明祀典事臣恭承

明詔以

郊祀天地未協諸義有乖明察俯納言官下詢郡議

蓋欲隆禮樂於三代垂典則於萬世者也臣愚

學愧會通識慚獻納何足以仰承

明詔切惟圜丘祭

天方丘祭

地古也燔瘞異宜高卑異位禮樂異數衣服異章器

幣異等俱在周禮歷歷可辨未見有合祭之說

也且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行之十年乃

合祀於

大祀殿蓋亦嘗遵周禮而行者也考之周禮而可信

合之

祖制而有據分祀之禮何容復議但群臣愚慮其說

有四臣敢爲

陛下陳之有曰圜丘方丘古禮也南郊北郊禮不經

見今欲復圜丘方丘之古則其郊也將安取衷

哉漢儒南北之說既以禮起我

聖祖兆於鍾山之陰陽又異於漢儒矣二者將奚從

乎有曰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周禮也但冬

多飛雪夏多暑雨

鑾輿順動百官景從萬一雨雪之候不可中止

聖躬毋乃勞乎有曰復古則諸壇並建不但南北郊

已也土木之工費用不貲兵荒相繼民力屈矣

昨者嘗

親蠶壇經賦已不可支至開納事例銀已足用況今之費不啻數倍何所倚辦傷財爲禮古不其然有曰郊分南北與夫
日月朝夕
聖躬皆親祀也
警蹕宿衛不容省設去冬偶一爲之尚念將士分班況隆冬盛暑頻宿道途豈以爲百世可繼之道臣惟聖人制禮必乘乎時變王者舉事貴順乎人情故大體所因萬古不異儀文損益百世可

知苟方圓之有恒則規矩之何用仰惟
陛下有制作之德操禮樂之權正須酌古之道參今之宜則禮不費而群議可以無拂矣臣請言之
大祀殿
祖宗所成
神祇所依也毀以爲丘固所不可置之閑廢亦有未安臣又惟祀之分也以奠上下而郊之異也以辨陰陽故臣願不必泥于圜丘方丘也不必泥于南郊北郊也亦不必泥於冬至夏至也請仍大祀殿以祀
天而天神之本乎天者皆從仍卜孟春之日敬事焉
改山川壇以祀
地而地祇之本乎地者皆從改卜孟秋之日敬事焉其餘本有廟食者各歸其廟禮不經見者則廢其祭庶幾上下之分明陰陽之義得而
神祇亦無不祀者且壇壝無增設而財費不匱
聖駕無勤動而宿衛不勞暑雨飛雪之虞亦可無慮矣傳曰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

述今太裘鷩毳不必古之冕雲門咸池不必古之樂而仁孝誠敬禮樂之情未始不同也臣願
陛下盡其情不泥其文宜于時不戾于古先王之道復見於今日矣臣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處決重囚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處決重囚事先該刑部等衙門會審過斬絞人犯擒陞名各情眞罪當欲照例押赴市曹會官處決奉

聖旨這斬絞犯人吳良等既審各情眞内馬能陳良
齊佐張仁吳全徐寶并三犯竊盜丁洪等貳拾
名都且牢固監着其餘的都依律處決欽此欽
遵又該本科都給事中趙廷瑞等題欲李琮齊
佐張仁處決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法司知道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
陛下欽哉欽哉惟刑恤哉之意蓋謂元惡大憝江彬
錢寧已肆諸市曹足以快天下人心琮等乃其
遺孽故稽數年之

天討而亂臣賊子得以苟全旦夕之命於
仁恩浩蕩之中且牢固監着既不宥之以縱惡復不
殺之以傷生又足以全
陛下不殺之仁殊不知江彬錢寧罪惡貫盈固不容
誅使無李琮齊佐等爲之牙爪羽翼其播弄威
福流毒海内未必至於如此之甚又焉知李琮
齊佐等憑藉江彬錢寧之勢凌侮卿士虐害軍
民破人之産殘人之膚又有浮於江彬錢寧之
所爲者法司俱坐於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蓋撮

其罪之大者以合律處死而已而其罪惡種種
之抵於死者有不能盡況李琮與江彬朋姦欺
罔屢以耀武廵邊誘引
先帝宣府大同駐劄履危蹈險夫匹夫熒惑諸侯罪
已當誅況
先帝爲天地神人之主乎此其罪不容誅一也
先帝回至通州江彬要得乘機行逆琮乃陰持兩端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此其罪不容誅二也琮等
回京裝載金銀奇玩等物占坐大船百十餘隻

沿途起撥人夫動以萬數死者枕藉蓋不可以
數計也以一人計之猶當抵命死者何辜琮等
獨幸生於今日此其罪不容誅三也齊佐姻連
寧賊黨惡濟姦納賄交通動以萬計張仁優伶
賤類瀆亂
朝綱脫死復來自投天網是皆惡極姦深情眞罪當
死有餘辜天下被其殘害者咸欲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又稽
天討固不足以謝天下該部奏

[illegible]又蒙

陛下緩處其死及至臣等該科執奏

陛下却又已有旨了未見明處其死此等姦宄不誅

天下無可誅之人此時霜降不誅向後無決囚

之日

陛下豈可不忍於一人之誅而顧忍久欝萬民之積

憤乎臣荷蒙

深恩叨列諫院固當體

陛下好生之德豈敢傷

陛下不殺之仁但亂臣賊子人所共怒所謂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再緩其死

則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於後而刑措之風終不

可登於

聖明之世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足以

化天下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伏望

皇上惡民所惡特

勅刑部將李琮等與同三覆人犯一體押赴市曹明

正典刑使天下知琮等之惡終不逃於

聖明之世天下被其殘害含冤者亦皆歡欣稱快感

陛下誅討之公也

糾正貪邪疏

欽差巡視京營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魏良弼

等謹

題為糾正貪邪提督大臣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臣等節該欽奉

勅京營軍務國家重事近年十分廢弛今特命爾等

照依節次題准事理專一前去各該營伍不時

巡歷點閘舉劾奸弊糾正貪邪凡該營大小官

員若果有賣放役占科尅等項及庸懦不職者

聽爾等指實叅奏究治罷黜欽此欽遵外臣等

切惟營務之廢弛由士氣之不振士氣之蕭索

由羣帥之貪刻提督大臣則羣帥之首也即守

已奉法猶懼不堪以振羣帥而況蔑視

憲典大肆貪殘者乎訪得五軍營提督保定侯梁永

福貪得無厭醜狀有証臣等受

命之初已聞籍籍有言或恐風聞不實且猶冀其改

行不意故智日縱貪饕轉甚
陛下焦勞聖慮諴諭諄切而稔惡不悛乃如此臣不
知其何心也請以臣等巡視以來耳目所及者
言之如河南都司領班都指揮李輔等四員到
營每員要見禮銀二十兩四員共銀八十兩太
寧都指揮蕭瑾空乏無措輙以虛聲恐嚇逼令
假貸取盈春班都指揮陳定西王汝卿逓回未
舉每以他事重責致令苦迫不堪蕭瑾下班向
臣等涕泣而言始得聞知其他忍苦不訴亦又

多矣又每年九月九日本爵生日領班都指揮
四員各有賀禮銀三兩號頭二員亦要賀禮銀
三兩共銀一十八兩中軍左右掖哨𢍰千二營
把總吳鑑等二十二員每員要賀禮銀二兩共
銀四十四兩大營圍子手舍人殫忠效義等營
把總王鐸等一十七員每員要賀禮銀一兩共
銀一十八兩葢以所管多上直官軍故殺之也
內吳英楊奉各多五錢葢以其所缺號頭故多
索也至於年節亦復如是營中謡云一年重陽

𢍰年節要送　一百六十兩鉄不然打出[illegible]
主帥之首既巧立名色欵弄威福以恭求於羣
帥而欲求羣帥之不剝削軍士豈可得乎然而
求索之罪猶可言也臣等五月初二日到營點
閘查出罰班指揮等官共該二十七員止有滁
州衛指揮張朝憲揚州衛指揮月輪在營其餘
不知所之隨鞫問各司把總葢每年罰班官軍
兵部咨送中府中府咨送該營定例也今中府
既係本爵掌印而該營又係本爵提督彼此文

移皆出一人之手故本爵任意賣放坐營把總
莫得而知如平山衛指揮許其遁年投爲本爵
頭目且免各處點卯罰班該本年三月十四日
方滿本爵要銀一十四兩去歲十一月即與劄
付賣放回衛歸德州百戶耿勲亦遁年投爲本
爵頭目脫班來遲到營例該責打四十本官畏
懼刑責逃至張家灣捉回送平機布一百疋即
得免打罰班該六月初二日方滿又要銀二十
兩亦與劄付賣放至如儀眞衛鎮撫栢松懷違

衛千戶梅眞留守左衛千戶盛時鳳陽右衛千
戶齊輝鳳陽中衛湍朝
皇陵衛千戶顧佐長淮衛千戶閻果洪塘所百戶沈
昂涿鹿左衛千戶劉寧濟南衛指揮辛楷登州
衛千戶武見威海衛指揮徐鋭潼關衛千戶龍
潭興化所千戶薛秉恭高郵衛指揮張鎮靈山
衛指揮蕭韶大嵩衛指揮李縉萊州衛指揮黄
勛濟寧衛指揮劉仁成山衛指揮鄭鉞寧海衛
指揮董懋鰲山衛指揮吳臣膠州所千戶匡大

倫共二十三員罰班之久近不齊銀兩之多寡
不一皆係放賣同衛者也及見臣等查出却乃
故行舉叅夫平時則假軍法以罔利事發則飾
虛詞以欺
君此其爲罪浮于求索多矣然而賣放之罪猶可言
也
悼靈皇后陵做工官軍四百員名蒙
欽賞銀四十兩本爵要除銀十兩李其信昂各要除
銀一兩仍要王鎮虛出領狀王鎮不肯延捱至
今
陛下之賞屯而不施此豈獨賣放軍士之比哉又訪
得本爵故縱家人王安逓年索要領班都司利
市銀五錢號頭把總或三錢五錢葢與信昂表
裏相濟且聞本爵假公求索皆李其信昂過付
弄法生事皆李其信昂撥置夫三人者所謂奸
黠之椎本爵奚取焉訪得王安曾通同親識借
本爵銀千餘兩謀當太倉銀庫庫役其人謀于
王安偷出該庫元寳三千兩抵還本爵事發已

經問擬惟王安揑稱在逃卷存法司未曾歸結
夫知人盜官庫而公然受之同謀過送之家人
公然黨蔽而駕言在逃使無證佐反縱容其借
勢需索於法何如也又訪得李其信昂嘉靖五
年通同衛總袁昊等將奏
准放班官軍不行開除支出月米四百石變賣銀兩
本爵分用及聞事不可掩却令袁昊赴首東廠
前鋇坐與李其信昂各問以徒罪夫人盜官糧
而公然分之及駕罪於人以漏網而復縱其貪

緣還入掾房剋害官軍於法何如也臣惟方今
地方災傷軍士貧苦月粮給與行粮亦足以資
其生然而到營卽逃者良由此輩差科百出上
下交征有以迫之至其賣放罰班之官黨蔽犯
罪之徒勒分
欽賞之銀
國法壞於輦轂之下
仁恩屯於冕旒之前則梁永福負
聖明又不止害軍一節已也伏乞

皇上念軍營重寄大奮
乾剛明彰
國典
勅下兵部先將梁永福奪其兵權仍
勅錦衣衛將李其信昂王安拿送法司追問并梁永
福一併議罪應追銀兩以資官軍行粮仍行各
處巡按將罰班買免官員提解來京依法究治
庶幾營伍可清夙弊可除武職大臣知所警勵
官軍亦少得甦息也緣係糾正貪邪提督大臣
玩法欺
君廢弛營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親賫謹題請
旨

乞罷不職大臣疏

戶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罷不職大臣以昭國法以圖治安事節該
欽奉
勅諭彭澤發邊遠地面充軍臣檢閱大明律邊遠充
軍廣東布政使司府分發山西行都指揮使司

近聞兵部編發彭澤乃福建漳州鎮海衛也使
彭澤爲在京人編發漳州地方可謂邊遠矣彭
澤廣東人也與漳州密邇謂之邊遠可乎若謂
附近爲邊遠則遼東之人編發三萬鐵嶺衛山
西之人編發大同宣府等處亦可謂之邊遠乎
不知兵部何所據而爲之
聖明在上乃敢曲示黨與之私恩故犯天下之公議
如此臣訪得兵部尚書王時中爲侍郎日與少
傅張孚敬爲同僚曲言阿比交驩甚得舊例兵

部尚書未有侍郎竟陞者王時中以侍郎得之人謂孚敬有力乎其間旣而言官論劾乃肆言醜詆加以爲僨軼鷹犬等語略無忌憚人亦謂有所恃也幸賴

皇上洞察其奸卽賜罷斥未幾奏行起用罷閑人員又謂王時中當是一箇起必復任本兵已而果然夫彭澤孚敬之黨與王時中孚敬之私人也交結黨護敢於欺蔽如此又何望其盡忠報

國之事哉再照王時中本以懦弱庸流濫叨兵柄重

任旣乏公輔之器殊欠安攘之策到部每事健忘看稿動經旬日筆削全無一字籌畫未見寸長對屬官嘗曰我皮條性兒不軟不硬只得挨將去推將來每日我也不問他賢否憑他造化此皆大小臣所共知也況近日遠邇告災警報累騰夫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當機密之任萬一更有意外緩急之事又何以望其折衝禦侮于樽俎坐制天下之勝以仰副

明主之委托哉伏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霆王時中之才不才本兵之勝任與否固不能逃

聖明洞鑒之下矣伏乞早

賜處斷别選忠義剛正明敏通達者以司其任庶幾

朝廷有人而安内攘外之寄爲不負矣臣不勝願望祈懇悚息之至

乞賜罷免大臣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罷免大臣收攬威權以消天變以迓天休事臣聞變不虚生必有所召

上天垂象其端甚明臣不敢遠引前古泛指時事謹按彗星爲妖去夏乃見今歲春秋又兩見之其爲災甚重其詔告甚諄復

陛下試思去年之彗因何而見

陛下何修何爲漸徵漸滅兹復于春秋間見之不爽毫髮反復深求則可以知其故矣臣按文獻通考等書有曰彗晨見東方則爲君臣爭明又曰

彗孛出井有奸臣在君側又曰彗者除舊布新
之象
陛下試思所謂君側者非
陛下肘腋之謂耶肘腋之側日與
陛下爭明者何人其奸與否不言將自喻於此見
天心仁愛
陛下惓惓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反復諄告不啻耳提
面命必欲
陛下痛懲大悟而後已

陛下不及今銳意懲創則彗星之變將無窮而天下
之事勢且無端矣臣請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意占書所謂君側者股肱大臣也與
陛下爭明者輔臣張孚敬是也其素行姦回固莫能
逃
聖明洞鑒
陛下固嘗知之逐之令其省改又嘗降
勅切責播其姦惡昭示羣工褫其官保勒令致仕併
一放回旋復收召假借如故

陛下之於孚敬恩愛當何如其為報耶為孚敬者雖
輸忠竭力粉骨碎身尚不足以報
陛下洪恩之萬一乃不此之圖惟知恣
陛下之威狎
陛下之寵驕恣專橫播弄威福以奔走天下大小臣
工皆欲知恩自己出威不可犯
陛下試觀孚敬復來所省改者何事所進修者何德
所以輔
陛下導迎和氣者有何善狀是故孚敬之去也彗星

之光漸微孚敬之來也彗星之妖再見人道甚
邇天道寧遠乎哉方今大小羣臣畏其毒害惴
惴然如蹈虎尾如履春冰惟恐一毫少忤其意
禍且莫知所從是以益屏伏悚息惟命是從尤
甚於未去時也當
陛下再召孚敬之時諸司百職傾城郊迎惟恐或後
不復知有
聖明在上豈畏孚敬耶畏孚敬
陛下之威福得以行己私耶況今黨與比周根互盤

據內叅機密外預政事又復何所憚哉我
太祖高皇帝懲前朝宰相專權之弊不設丞相止令
府部院各專其事直達
御前處分則臣下固莫能預其威福之柄而恩威皆
從
上出今孚敬不思遵
祖宗法度佐
陛下休明之治部院每有奏覆必先咨稟可否然後
陳奏必有不至小則呵叱大則示以威福可專

恩寵等事即內外宣說以為己力叅劾罪過必曰我
之意若遇
已票云云
宸斷易之非我也大小臣工波流風靡惟孚敬是趨
豈其本心哉傳有之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
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
臣斯言專為孚敬發也夫恩則歸己過則歸君
陰竊威福之柄非所謂姦回爭明者耶臣每恨
其盜權罔上輙欲奮激論奏又聞

聖體違和以來章奏頻煩批答多出其手萬一未經
聖覽姦未發而身先無善地今妖星呈露奸狀有証
且蒙
明旨令言時政得失臣伏思之時政得失隱惡積蠹
莫有大于此者伏乞
陛下早賜
宸斷速將孚敬銳然罷免除此穢德則彗孛之妖將
不禳而自滅矣臣又惟
明旨令九卿自陳以聽裁處是亦體天除舊布新迎

迓休徵之意但元惡大憝以招如彗之妖莫孚
敬若也伏乞凡遇章奏
陛下務要親自省覽體訪再三然後施行則賞罰當
而人心服若乃從孚敬批票任其恩怨則一彗
未去一孛又增矣臣愚昧荷蒙
陛下拔擢諫垣今且數年既不能先事納忠又不能
秉姦指摘依阿隱忍抱愧位祿亦乞
明加黜責用激忠良之心以泄孚敬之忿臣日侍
殿陛時有章奏禍且不測解脫終無善計矣仰恃

聖明無任祈懇待罪戰慄之至

乞賜罷大臣重任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罷大臣重任以正百官以清士風事節該吏部奉

勅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改吏部尚書臣等聞之

不勝驚駭大 工相顧錯愕臣等切惟大臣

進退實係

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慎況冢宰之職所以統

百官均四海具瞻之地治化所出天下人才皆視之爲趨舍關係之機尤重且大尤不可以不慎也臣等謹按汪鋐以斗筲之才叨負荷之重內托逢迎以爲將順外示廉謹以爲恭勤媢賢敗類緣植附已者排陷不附已者自以爲公是非枉巳徇物權勢所喜者趨之惟恐或後權勢所忌者攻之惟恐不力自以爲同好惡搜剔細事巧于中傷乃謂之振肅紀綱悻悻自好不恤人言乃謂之獨持風裁夫以媢悅爲將順則非直以廉謹爲恭勤則非忠媢賢敗類則爲娼疾之人枉巳徇物則無自守之節巧於中傷則陰而賊義悻悻自好則無所忌憚而益驕人臣有一於此皆足以害治傷化況鋐兼而有之而使之居冢宰之職其不勝任也明矣夫所謂大臣者貴以直道事君責難陳善以爲恭敬以天下爲任以包荒爲度天下之賢與天下共進之天下之不肖與天下共棄之是非好惡一以天下之公而一毫巳私不與焉其鎭靜足以消天下

之邪其譽望足以服天下之心其謙虛足以來天下之善不矯飾以爲清不狠愎以爲威不倚削以爲能夫然而後大臣之任可勝也今鋐也處心制事之迹皆反于此

陛下虛心體之多方察之則其情狀宛然而冢宰之稱否不言自喻矣夫鋐之不稱斯任不獨臣等知之雖在朝之人皆知其爲不可特畏其積威所刼莫敢言其非者

陛下試察凡經其爲中傷而去者幾人其在都察院

時欲去不附已者尤不免假手吏部乃可以行
其私今既居吏部則進退予奪皆在其手凡平
日睚眦於人者又何所不至耶在都察院尚一
日受五千金及帽頂玉帶貂裘等物已經言官
指劾
陛下始令廻避中置不問鋐度無以自飾乃懸牌于
門以示首告之賞其自誣欺人者亦甚矣今居
進退百官之任又當何所不至耶鋐之不勝斯
任斷斷乎可前知矣臣等愚戇信不足以達

主而力不足以回天但官居諍諫職守所宜與其安
於苟容重貽他日之悔寧使以方
命獲罪而不孤
朝廷儲養責成之恩與其失於機宜言之於敗壞之
後寧使先事而發以冀
陛下之亮而不辭中傷之禍臣等反覆思之義不容
默用是冒昧上瀆
宸聰伏乞
陛下俯察愚衷多方體詢如果臣等所言不誣乞將
改除別職另選耆德夙望大臣練達
國體者當之庶幾百官有所視效
社稷倚以為重
陛下可以垂拱無為矣臣等又惟宋仁宗召用夏竦
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之仁宗卽收
還成命罷竦而以杜衍代之石介作聖德詩昭
之史冊至今以為盛德事臣等奉職固不及修
鋐之不堪斯任又浮于竦之居樞密使也
陛下稽古遠法堯舜視之仁宗若有所不屑者亦乞

陛下毋執前命毅然更圖弗以逆心為嫌而必求諸
道弗以速改為憚而必協于善蕩蕩平平無所
意必使天下萬世誦
聖德於無涯也否則一小人退一小人進治亂安危
反覆相尋將無紀極矣臣等下情無任激切戰
慄之至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南昌　劉日寧　删訂
雲間　王圻　校閲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彦　編輯

奏議類

乞恩罷黜疏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恩早賜罷黜以全臣節事臣聞見有禮於其君者敬
之如子弟之於父兄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每誦斯言輙用奮激愧
力不足以輔志才不足以達變故於權奸專橫
之事未能隨事指摘昨因
上天示戒
聖躬憂惶
主憂臣辱臣之罪也按迹往籍考據咎徵因時體事
因事究人反復推求其故惟張孚敬輔臣專權
敎
主之惡上通於
天爭明市恩之私下積於人以累
陛下維馨之享是以冒昧直陳其事恃有
聖明在上苟蒙
陛下採納臣豈不知虎尾不可蹈虵頭不可撩也亦
恃有
聖明能無懼耳况官居言責職司糾彈當此大姦大
惡却乃畏避隱忍更有何者可以指摘負罪不

忠深用愧恥
朝廷儲養諫官亦復何所事耶孚敬却乃不遵
聖諭思省已過反咎人言當悔罪修省之期肆強辨
飾非之論略無引慝回
天之誠敢肆不恭犯
主之怒撫拾往事搪塞愆尤推其心必欲致臣於死
然後足以回
天意
陛下欲其痛加思省之時尚如此則其平日憑恃寵

靈作威作福更當何所不至耶
陛下直據其詞不言可知矣再觀孚敬之奏一則曰
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夫
天命天討
天子之事也豈容孚敬欲之言之彰之於外欲之一
字孚敬將誰欺耶黜陟之權不得下移于臺諫
司部孚敬固得而專之黜陟之權下移于孚敬
任其恩怨不容人言又誰得而專之耶即孚敬
之言其平日專權僭擅之罪莫能逃矣夫臣保

舉將官奉有
明旨行事荷蒙
勑部看詳言議又經
陛下寬宥薄示奪俸臣方感
恩如天益勵前修以圖報稱孚敬乃反歸之於己以
為己怨以己腹度人心其不自量也甚矣孚敬
之孜孜不忘於臣臣實仰戴
聖恩不復知有其他又謂臣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
齒于彼此尤非宰相之言臣雖乏宰相休休有

容亦不當如孚敬褊隘誣誕於
明主之前如此甚失大臣之體安得不招如彗之譴
況臣原無外假清白禁約之屏蔽[illegible]自蠅
之嫌陷大臣於不義以為己功此心誓[illegible]
明主真可以剖腹對天有何公議之犯私求之失乎
敬不思省咎反挾報復之語以聳動
聖聽則是上干
天和以致星變惟臣之罪過莫宥臣罪何辭臣誠不
足以動物言不足以服人應

旨敷陳庸答
明主上應
天眷下紓民怨本無干犯孚敬之意方當
上天示戒之日正君臣交修之時今乃撫拾浮辭肆
加辯論誠恐
天怒愈甚臣罪益無所逃況天下無兩是之理災譴
有一定之歸孚敬反覆歸罪於臣則是孚敬無
罪隱惡積釁皆在臣躬伏乞
陛下恕臣狂妄之罪寬臣斧鉞之誅將臣罷黜放歸

田里庶臣進退有據行藏無忝不然則臣爲乎
敬服中之丁無根可拔辨論反覆煩瀆
聖慮大臣有所恃小臣無所歸矣

乞賜矜原䟽

禮科都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乞
賜矜原以昭
國憲以開自新事近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
鵬進闕精微落冩職名

陛下收之詔獄治以不謹之罪者臣切惟
朝廷之體以嚴爲主人臣之義以敬爲先是以
聖王在上率作興事百工欽承無小無大罔敢怠遑
然後法守明而紀綱可立體統正而朝廷可尊
矣況敷陳章奏對揚所關一字一言尤宜戒[illegible]
豈容苟且輕率至於有所差遺且貞肅憲度乃
其職守曲加詳審始見精研題署之辭不嚴恭
敬之心安在責以不謹夫復何辭但臣思得光
祿寺方經懲戒大小臣工莫不震慴恐慄而王
應鵬乃復犯之彼豈不知
天威之嚴重祿位之當保乃昧於兢業自干憲典是
豈人情哉無亦有出於過誤失於覺察者乎臣
聞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故成於有心
過則出於無意有心者法所難容故雖小而必
刑無意者情在可原故雖大而必宥王應鵬不
謹之罪亦大矣然臣訪得王應鵬自光祿寺失
事之後每遇章奏時召臺屬以戒飭之宜乎免
於罪罹而乃差錯至此萬一在於過誤之科其

情亦有可原又況大臣之分履端之始久縶凍
獄其情實有可憫伏望
陛下俯賜體察薄示戒懲操縱弛張恩威並濟則頃
者
詔獄之嚴既足以昭憲典而儆有位今日原察之仁
亦所以廣德美而新見聞燭物之明包荒之量
所以鼓舞動作有非尋常所能測識者矣臣待
罪言官職司論列竊有見聞義不容緘輒敢冒
昧上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臣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臣等各准本衙門關劄遵依題

准事例前往壩上等處查點馬匹牛羊除將查點

過緣由造冊送部會計另行具題外竊照馬房

之制肇自永樂年間本爲蓄富振強非以度姦

匿蠹奈何法久弊滋人玩政弛冐破侵分視爲

故物至於正德年間而侵耗漫無紀極矣幸賴

陛下中興釐姦剔蠹百務維新首納大臣之議差官

清查始復

祖宗之舊故地有定分畜有定數官有定員軍有定

役錢糧有所稽考無復向時虛增妄報冐破侵

分臣等似無容議矣但其間名是而實非弊革

而害未除者尚不能無臣等巡歷之暇咨諏採

訪得其一二酌時宜而爲救補因舊規而爲增

損條爲四事冐昧上陳自度於

聖明無所裨益而於脩舉馬政或不能無小補也伏

望

聖慈憫念時艱愛養民力乞

敕該部更加詳議特

賜採擇施行臣等不勝惓惓祈仰之至

計開

一議處料豆以杜侵分查得各馬房錢糧俱係

山東河南等處派徵責以參政等官部運民之

脂膏

國之重計豈容其下損於民而上無益於官也近該

旗軍謝景和首發監丞曹忠每草萬束索銀八

十兩因而訪得不特草束爲然豆麥等料皆有

分例每千石不下七八十兩蓋緣每草一束官

價三分一厘萬束該銀三百一十兩斟酌豐凶

通融時估每束約用實價一百五十兩餘銀一

百六十兩皆係侵剋之數故管錢糧官索八十

兩管馬官三員共索五十兩下而識字箭手總

甲守門官攢人等亦各索分例有差若以見在

各倉草束四百一十六萬計之侵剋該銀七萬六千餘兩就中收放那移輕重之弊則又難以盡述也攬頭商人通同糾結官民內外月破侵分此豈非於民有損於官無益者哉又訪得臺基等五廠草每秤四束官價二分八厘各馬房草每秤五束官價三分一厘草束有多寡官價有高下參互考究情弊自見及照綠豆豌豆小麥粟米等料皆係人食今以餵養馬牛實爲暴殄天物其原起于當事之人意圖侵剋黑豆無

厚利惟小麥粟米綠豆每石徵銀一兩二錢或九錢內外倉場價值不一苟侵百石遂得百有餘兩視侵黑豆所得不啻再倍故假以馬熱爲名遂巳私耳軍民之家喂養馬牛皆以芻草黑豆爲常未聞其有病熱瘠損也可無故而使獸食人食以遂侵欺者之私哉如蒙乞

勑該部但遇解到草豆銀兩即行貯庫給以批迴仍行委官主事會計各倉料草足勾幾年支用料其新陳通融移撥酌量有餘不足而銀悉委該

倉主事隨時高下聽與軍民兩平收買不必召商以滋浪費則宿草不致浥爛而一年新收可抵二年矣其小麥粟米等項盡行蠲除止徵黑豆庶天物不至於暴殄而錢糧侵分可杜也

一議禁需索以絕侵剋訪得

御馬監太監及都督等官每年二九月下場放馬歲輸四馬房支待每員供設供以豬羊兔鹿禽雉爲牲常例銀百兩爲率其跟隨識字人役三五百人各以醉飽爲度善事者謂之孝順否

則呵叱責罰隨之四馬房力難獨支則取帮貼於十六馬房各不下三十餘兩至於五月壩上牧放馱鞍馬六月六日七月七日金盞義河橋洗馬二月社日黃土湯山團隨海清供設常例名色百出悉如敎馬無異內外官員忍心侵剋皆起於此不如是不足以厭無窮之欲而自取叱責之禍也今鷹犬海淸荷蒙

陛下悉行縱放鷹坊遊獵將不禁而自革敎馬尤當雖不可廢團營敎場比之各草場[illegible]

泉深池六七月不獨金盞義河在在瀑浴未爲
不可乞
勑該衙門計議今後教馬止許教場操習馱鞍馬下
壩并洗馬俱不必太監等官止令勇士隨處洗
牧仍各自辦飯食不許照前需索互相吞餐以
剝小民脂膏傷
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敢有仍蹈前弊者許巡青科道
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參奏與者受者從重究治
庶侵剋之弊息而变征之風可免也

一議一法令以均事體臣等看得
國家錢糧出納無有不清查者雖戶工二部皆以尚
書侍郎主之而且五年一刷光祿寺以卿少卿
主之科道官巡視之而且每月一刷豈以卿佐
爲不足任而猶慮其侵欺也法當然耳不如是
不足以防奸革弊爲天下倡今牛馬羊房俱蒙
差官清查無復虛增妄報冐破侵欺之弊獨
御馬倉天師庵内場外場錢糧馬匹甲於壩上等處
未奉委查今其自行查減查得弘治年間給事
中許天賜奉
勑清查太監甯謹即查將在監料減四萬八千一百
餘石草減四十五萬束造數奏
聞
孝廟嘉其吐實事遂中寢論者謂甯謹慮其勢難
善後故爲此計
孝廟忽而未察以爲無復可查者耳切惟各馬房
未經清查以前戶部會派每歲用豆一十八萬
餘石草四百九十六萬餘束及經給事中陸燦

等清查通計一年止該用料三萬九千餘石草
九千萬餘束若以甯謹所減之數較之不過十
分之中一二耳此豈無復可查者哉如蒙一體
差官清查不以易察而獨略不以無弊而自諉
庶幾成
陛下篤近舉遠之政光
陛下風清弊絕之志矣
一議清子粒以振頹廢查得各馬房俱有地土
二十頃分給軍民人等耕種歲收子粒銀六十

兩以爲修理倉場之用訪得近年毋畝徵銀七
分歲計該銀一百四十兩總計馬牛等房歲計
該銀三千餘兩宜乎倉場歲歲鼎新無有傾塌
者矣臣等巡歷義河等處倉厫十分傾倒不行
脩葢銀既不見其省免亦不見其支銷倉既不
見其鼎新且坐視其頹廢若不早爲之所則私
帑日克
天厩日廢復將別科營繕之財非所以善其後
也如衆乞

勑戶部查議將前項地土行令順天府毋畝照依原
定三分徵銀解部聽備脩理庶幾足目前補葺
之用而陰損他日大脩之費矣

究欺罔以重　王言䟽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究欺罔以重
王言事近該工部右侍郎黄衷奏爲自劾不職事奉
聖旨黄衷已到京月餘却乃徧謁私門不行朝見又
奏辭似欲沽名好生欺詐吏部參看了來說今後
大小官員取用到京不行朝見的着科道劾奏[illegible]
專衙門訪奏不許回護容隱欽此臣捧讀之餘以
爲黄衷位居卿亞新承
寵命到京不朝而反先事干謁甚非事君之禮
陛下不即誅譴但令吏部參看其爲
寬假甚矣徐而察之人言皆謂衷尚未到京臣初未
敢即信然揆之事理衷係
欽差大臣沿途例當馳驛到京例當[illegible][illegible]雖欲隱藏
有不可得況勤勞

王事進貳本兵何所嫌避并蹈不忠之譴既而聞之
廣中士民謂衷足疾舉發田籍調理候
命及查會同館並無黄衷白牌行到縱使衷昌昧妄
爲豈能預爲之計如此夫奉
命稽留衷固莫能辭責其人品臣亦未暇深論然而
爲
陛下言者乃敢欺妄如此其訪察不真亦安敢遽以
上
聞罪莫大焉且

祖宗之制漏泄軍情者斬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夫說
謊與軍情似有間矣而罪不殊科者盖說謊讒
說殄行能使人人自危莫知禍所從來遺姦長
亂視軍情無以異者故曰震驚朕師黍所經南
北直隷山東地方有司軍衛驛遞衙門必有
符驗關文印信牌面以爲前導固非一日二日所能
越度亦非一人一手所能掩蔽沿途巡按巡鹽
巡倉各有御史
陛下但下明旨責令逐節挨查罪果在衆自無所逃

如是言者不實亦乞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庶爲
欺罔者之戒臣又聞古之帝王莫不欲盡天下
之情僞決天下之壅蔽故詢四岳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匹夫匹婦必使自盡益博訪乃可以
盡物偏聽易至於生奸彼小人之情其始也未
嘗不以實告以固一時之信其流也捕風捉影
無所不至故法之初行不善者猶知所警長而
莫敢肆其既也雖善者亦恐禍出不測莫能自
保

聖明在上萬萬無此履霜堅冰亦足爲先事之戒臣
聞
祖宗之朝即中鄭居貞亦得
面對博士許存仁亦備顧問儒士唐仲實姚連亦蒙
召問下至耆宿細民有時亦
賜面論臣愚伏乞
陛下好問好察無間遐邇一如
祖宗故事則天下之情不下
殿陛罔不周知而單詞者恐議其後莫敢自肆壅

聖德光而治功成矣臣不勝冐昧悚慄殞越之至
弊決而民志定

脩飭武備疏

巡視京營戶科右給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脩飭武備振士氣以安內攘外事臣等切見
邸報各處災傷極甚民窮盜起勢所必至今雲
貴川陜已見告矣明者覩未萌況事情已露禍
難有據者乎此誠大可憂也夫禁暴止亂莫先
于兵居重馭輕而坐制天下之勝莫過于團營

然而團營之兵不振尤爲可憂者也萬一鳥驚魚駭禍速不解將何以應之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今日所最急者唯在于此臣等自奉
命巡視私役賣放臣等得而點閘之貪饕不職臣等得而糾劾之至於調度訓練振作士氣非臣等所得而與今事勢頗迫義不容緘亦臣職分所當舉者也夫團營之弊其來已久求其大約爲弊有二賞罰無章操練無法何謂賞罰無章夫古者賞有功而罰不法故賞則勞臣勸罰則惰

者懼今團營把總等官效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易茸廢弛者經數十年而常存賢否不分薰蕕共器坐廢戎務莫此爲甚臣等所謂賞罰無章者此也何謂操練無法查得舊規每隊五十人取武藝精通者立爲師範每一人教十人騎卒則教以鎗刀騎射步兵則教以弓弩鎗砲因循積習師範徒存上下督察惟用銷名武藝之精否士馬之健否器械之利否反在所緩雖有比試之法把總官隊不得舉行及至提督吊隊比試有不中者併把總管隊坐罪提督統轄既衆焉知人人比之故團營卒士各懷僥倖之心把總管隊空受無辜之罪臣等所謂操練無法者此也夫操練無法故武藝不精賞罰無章故人不効力臣等欲乞大加簡閱而責成之庶幾施爲有地管務可得振舉把總必擇智謀勇略精於武藝者任之管隊必擇指揮千百戶機略明健者爲之教師必擇精壯勇健武藝精通者用之然後弓手責成於弓師刀手責成

于刀師至於鎗牌弓弩亦各責成於其師各五十人而責成管隊合千人而責成把總合把總之兵而責成坐營號頭期以日月定以功程提督月一比之坐營旬一比之把總五日一比之管隊日閱一比之日課月練第其功罪月閱於
陛下教有成效者各以其能受賞否則或加責罰如果經年累月教無成效者必須重懲而後大戒此常人之情也臣等查得洪武六年
御前比試操練軍士事例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

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以上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六百人以上不中者住俸降級有差總旗小旗各遞爲軍因其制而盡其用酌其法以趨乎時務期士氣振作營務振舉夫責成旣備降罰旣重然使有功者不售則無以厲其用何能爲勸合無今後各處守備都司等官員缺即于團營號頭把總教練有功者推之總兵參將員缺即于團營坐營等官教練有功者推之本營把總員缺即於本營管隊官教練有功者推之非教練有功者皆不得推如此而後團營之勢重官始樂于效用士爭趨於精藝夫責成旣專則能者得以盡職不才者不得以濫竽賞罰旣彰不法者有所懲而有功者足以勸若是而武備不脩士氣不振未之有也但恐當事者樂於因循任責者或加忌沮使

大効不著耳臣等淺陋鄙見自知不足以仰裨
大猷目擊時艱心懷激切故敢冒昧上陳伏乞
陛下曲賜省覽萬一有可採者早賜施行臣等不勝願望悚愧之至然此乃其大略耳若夫挑選將士之法冗食役占之弊馬疋牧養之方粮料不足之害容臣等逐一次第舉奏施行

急救饑荒疏

巡視京操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爲急救饑荒以安人心以弭盜賊事臣等切聞近日畿輔遠近盜賊縱橫薊州遵化等處被害尤甚雖肩挑背負者且剽掠無虛厚實重貨者又在所不論矣葢因水荒所在多爲魚鱉五穀不收四民失業民至鬻妻子剝樹皮掃草子爲食人情窘迫至此是豈其得已哉窘迫而至於剽掠是豈其得已哉剽掠而至於殺傷是豈其得已而不已哉昔人有云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則爲大姦斯言誠可慮也今賊勢剽掠已非穿窬葢將甚于強

盜矣萬一備慮不周各相求生其貽後日之患
當不淺也昨該都督桂勇差遣尖哨把總韓雄
等領兵分投督捕官兵所加異常以遁但為民
父母不思所以振救而徒捕殺之殿受非善後
之策彼且有辭於我矣為今之計莫若先弛一
切逋負徵求大發
帑藏遣官分頭賑恤如寧夏故事各該地方朝
覲人員卽宜疾速放回星馳赴任悉以賑濟為事
庶幾民命有賴地方可保無虞賊盜可不煩兵

而自息也臣等又惟王化所加責在遠被仁政
所施當自近始陝西寧夏等處饑荒尚蒙
陛下惻然為之動心特遣重臣大加賑發況在畿輔
肘腋而顧不為之所特以民情疾苦壅於
上聞惠恤大猷莫得而下究也書云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夫不見尚且圖之事幾昭灼顯著者又當
何如耶臣等耳聞心熱義不容緘不勝犬馬惓
惓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早為議處施行生民幸甚臣等不勝

大願所望之至

乞宥罪赦過疏

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題為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切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
史等官馬敭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等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敭等逮行拏解來京
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敭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
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
為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機而胥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敭等職居言路言雖狂肩心實求稱
況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

葢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抱負區區豈免乎謬所頼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脩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懼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偸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廻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聖
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朝廷有
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爲臣者量而後言慮而後
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葢聞之博則奸慝不遺審
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寛貸曲示優容或將敗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路如此不惟敗等感激懲創而凡間敗等
之風者皆知以狂率爲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
臣極知愚戇觸冐
天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乞恩放回疏
刑科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爲患病乞
恩放回調理事臣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嘉靖二年
進士授浙江處州府松陽縣知縣嘉靖七年行

取選授今職臣自少孱弱長多疾病初官僻縣
尚得力疾供職幸不墜誤蒙擢居言職誠知才
力不任然感蒙
聖恩思欲必效尺寸乃敢乞身竊祿年餘病無虛月
未能自效已愧尸曠況近被言官劾臣出入貪
緣貪聲頗著吏部查覆謂臣學識可觀荷蒙
陛下憐察容臣照舊辦事臣慚懼無地感德不勝臣
伏念自嘉靖三年出爲知縣在任三年有餘始
蒙行取巡按守巡等官不下三十餘人累經部

院考察巡按等官旌奬有謂臣清苦者矣有謂
臣吏畏其廉者矣有謂臣敦古朴一正自持者
矣去任之後士民復為立碑謌稱遺愛既著貪
聲巡按得糾劾部民得訐奏何俟今日而後頗
著也凡貪緣出入權門必素相親厚無芥蔕者
臣與致仕尚書桂萼雖同鄉里素未識面臣師
新建伯王守仁萼所知也朝士所知也萼忌守
仁而毀之亦朝士所知也豈肯陰厚其徒而容
之貪緣乎若禮節往來群衆出入朝士所同即

親厚者獨往獨來而非以為邪猶未足罪況臣
實未嘗一人獨登其門萼去而吏皂具在也夫
會本雖聯衆名實則各舉其所欲劾者而裁定
於一二人之中況劾臣之後言官固有自相規
切謂臣不當濫及者矣有向臣面悔其悞聽人
言者矣復荷
陛下掩瑕納汚使分甘廢棄之人復効犬馬誠愚誠
昧豈不知
恩便當包羞忍恥捐軀圖報不意偶感衰邪變成

瘖疾日夕奄奄不能支持即欲疏陳病狀但適
當論列之初有謂臣默默以去殆真貪真貪緣
真出入者也又始荷
優容之旨將有謂悻悻以行殆中懷觖望不知
君恩者也伏枕沉思日病日劇復自念人臣生有益
於君則為之死無益於君則不為臣今病勢狼
狽而水土不耐醫非素習縱忍以待斃何益於
陛下即以情告得回籍順風氣就舊醫是非之公久
而益定桑榆未晚豈遂無以效其涓埃是以不

復顧忌昧死陳
請伏乞
皇上憐臣病患察臣情悃特
勑吏部放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果公論不終廢棄
臣亦不敢自負
聖明誓以殘軀上答
天地之恩臣不勝待罪祈懇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致仕臣

魏良弼謹
題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劄
付爲
開讀事隆慶元年四月十六日該本部奉
欽依陞授臣前職致仕者卽於當日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以
九重頒鳳詔懽騰

赤帝之符萬里拜
龍章驚溢素儒之分
寵踰佩玉
恩重橫金唯少卿列四品崇階況奉常爲九卿清秩
心皇皇而知感髮種種以俱榮伏念臣縮綬
先朝愧鴛班於青瑣垂紳禁闥效鷹擊於黃封欲希
踪汲魏而未能恨致
君堯舜之無術戇愚數犯忌諱忠豈類於批鱗狂瞽
不中機宜鳴但同於仗馬荷
先王待臣以不死幸微軀同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
地者三十五年而享太平之休者七十七歲方
報稱之無地復承
命之自
天恭惟
皇上應運而生握符以出詔微邪莫先於旌直而求
諫必始於表忠特一日而頒鳳毛乃千金而收
駿骨七列而躋四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
緋袍色炫西山之彩衰齡極遇

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伏願
留心草莽
訪落蒭蕘養老而聞風歸者盡東海之濱西海
之濱柔遠而重譯朝者皆南蠻之長北夷之長
臣無任感激瞻戀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魏
申親齎上
謝以
聞伏候　勑旨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南昌　劉日寧　刪訂
雲間　王　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彦　編輯

書簡

簡撫按文宗特建陽明先生祠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風被天下被澤深信向篤南贛吉安為最南昌亦不在浙省下正德巳卯宸濠稱兵

向　闕事聞　京師震恐本兵王晉溪先生笑曰南贛有王某在自足以了茲事已而先生果仗義勤王追躡其後破其巢穴宸濠旋師救護大戰於鄱湖一鼓成擒　朝廷不遺一矢生民不見有兵先生之力也獻俘到浙又聞　大駕南征羣璫壓境只得旋俘江西危疑之際先生以一都御史力抗其間羣璫武弁踐跡若非先生茲土皆荊棘生民為魚肉矣人皆知孫許二公死節之難固也有孫許二公為之于前而無先生以成其死其事殆未可知故古人以死國易立孤難也南征之時國勢危疑無先生鎮定不撓調停于其間其為死為苦可勝言哉孫許死日即立有專祠獨先生功高德厚士民祭祀無所巡按李六峰先生乃今拆滕閣廢地立祠以從民望既而又加以孫許靜庵月山諸公名曰同仁先生又不得專祀徐少湖先生督學於此某請於本府廢地立祠旁列生舍諸生講業其間扁曰龍沙勝會祠傍立有空室數間以待其四方遊學假宿之所廟貌甚稱足以慰士民之望十餘年來輒就廢弛乃承巡撫翁夢山先

生親臨展謁加意修葺託諸太參孫蒙泉先生擘畫規模改觀視前益壯而遊學假宿之所不復知有此意先生道德繼往開來他日自當有定論特於祭祀之地無名筆以紀其成甚為盛事闕典當時立有碑亭假重夢山先生大筆以發之無何蒙泉遷夢山公亦　內召此事竟虛無以垂久遠以為此祠重先生為斯文宗主嶽鎮茲土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敢以請

荅東廓鄒司成等書

年來談師說者滿天下然於良知二字絕無定見着
實處老師喫緊示人良知二字可謂聖門的傳第二
三知已於師說有所發明見信於天下其他滔滔皆
是日就支離反為此道障礙柰何柰何夫道無動靜
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
定處下着故不免支離之病逝者如斯何時始得歸
一隨處體認不善看坐此病痛更甚悠悠歲月二三
知已又復寥寥何日得同蘭臭話此斷金願與諸君
子穩着擎天手為萬世斯道無窮計也

寄王真庵戚南玄書

別來聞高擢深喜吾道得人惟不知真庵所得此心
懸懸山居孤寂有疑與問亦惟形影自作商量耳明
道云良知良能存久自明不待窮索是固本體之自
然達之天下萬世所謂由仁義行窮索安排固已墮
于外道存之一字恐已涉于窮索只一存字覺非本
體之流行矣循其性之自然本無為也老師云合着
本體方是工夫此言良是纔加一分意思即為二物
而非本來面目困勉之資去道頗遠一念真切即此
而在不能時時如是故加困勉則固非循其性之自
然又焉能合着本體而謂之工夫耶悠悠我思遠莫
能致附此請教

答念庵羅太史

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知自致耳要得神凝須絕外
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如尊
諭入頭血脉乃為實得乃為直致乃為克已復禮乃
為持志養氣信古人不我欺也

寄李振之書

前者辱書惠適多事倥偬未及報謝且承教愛之意
反復再三感非言盡吾輩今日不向進只是一箇不
肯認真着裏切已故悠悠年復一年若肯着實認真
則一是百是何有非是即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自
然睟面盎背生於色不容假借安排真所謂達之天
下萬世而同情者吾輩力學如此自然月異而歲不
同即老師致知立志之說也高明以為何如北上諸

賢必有新益何以教之慰此山寂

復南野歐陽宗伯

夫學有疑有問亦惟形影自作商量耳明道謂良知良能存久自明不待窮索安排是固天性之自然達之天下萬世無二所謂由仁義行者也窮索安排固已墮於外道存之一字恐亦非自然之流行矣率性之謂道循其自然之良知郎謂之道本無爲也老師又謂全着功夫方是本體困勉之資不免有爲安所致其本體之知曰困曰勉非所謂安排不免墮於窮

索而言久存者何物所謂良知良能又何物也一貫之學不免爲二物矣

答高苔堦書

昔山夜對曲江舟談雖少惝惘悰而一念欲卒所請則固未之罄也仰止高風自有真樂不假外求此哲人茂對偕行初情襟懷可想要非安排所能幾及也橋梁藉庇偶爾成就盖一時感惻懷抱亦見牛未見羊意耳若以吾人中和爲學位育爲功蠢動含靈皆吾一體夭喬向秀損折動情所謂人皆有不忍之心者此也何時得會梅壇子眞座下細論熟商如昔年競春色于樂育叢中舒此壯心要亦一段勝事何如何如

答魯江裘正郎

兩承教言具感雅誼但以性分故事指爲教外別傳則位育本於中和參贊彌綸合德天地鬼神是皆吾儒分內事也於此少或未透所謂克塞原不變動者似若聽於彼非所以爲立命也適足以便非利用安身以崇德者也

復羅麓會諸君

羅麓歸承以操心解見示正謂心所知卽此良知惟昧不昧人自異之所以省察擴充在着己難須臾離也但操與致自是有辨畢竟致是全功而操特始事致可以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是在學者會之吾輩言致則此心全然天理隨處充發此苔堦高年兄有心解也讀之覺不是漫說其素心戒愼恐懼因此隨處體認諸兄昨日辨之審矣又以謝教愼毋各持

奉陽明王先生

小价來備聞老師譽處益隆　朝廷向用之意益篤公子發祥大德必受命仁者必有後天道人道同符合轍吾道亨泰指日而待也既蒙手教下臨誨諭諄復捧讀皆如老師耳提面命心志益覺有進於此益知向之所問學未精而工夫疏略於此知作事不能謀始苟且輕忽之弊深中生之病敢不拜命佩服於此益知夢晝知晝之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川上之嘆水哉之稱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無一毫間斷方才是心無一刻不收而所致者皆良知也不肖

居此自慚無補於生民局於體面事勢益聞老師至教欲得盡去昔日之陋而時有不可爲殊不知過於前者不可追於後而改之者謂不復蹈前日之病云耳非謂追前而改正之也顏子之不貳過只是知得透徹致得周遍無一毫罅隙可投只是一箇誠切專一卽老師所謂誠切專一上蔡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君子無入不自得也只是一箇誠切專一又蒙示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應酬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靜言思之深坐此病豈老師經歷患生腹中查刷一遍過來何無一毫適情如此近得邸報費石二老先生去位繼之者必遂菴也後此必吳賈二先生也老師此行　朝廷必有以處老師無可無不可也愚謂繼諸公之後亦可補府部之缺亦可弟欲得此道之行同古風於唐虞非得位得君轉移終覺難也不才叨此下邑德薄才疎不能上順天心下副民望遭此荒旱飢口嗷嗷撫字賑恤頗覺疲困幸賴二麥穰穰生民有濟而平陽又報有警師旅又興坑兵不調於松陽矣思古人

師旅飢饉比及三年有勇知方之說展轉再三莫究其所旨歸也惟老師終敎之不勝大願

與劉司理松陽

蒙以良知之學下詢尤用敬仰僕愢其人也三四年來汩沒於風濤中沿變會立固必舉師友之所植者荒落頗甚不足爲公道幸良知良能原不喪失天然自有之物少加警策順而循之象山云才一警策便與天地相合不慮而知卽此而在主翁一醒百骸靈聽故曰不習無不利自道自成邵子云不作風波於

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能不作好惡自遵聖道耳作風作浪起爐打竈遠人以為道此僕之所以不進也

與聶雙江

熊子來曾有啟上不知能徹聽覽否張遲泉歸拜公武舉錄寄示雖無敎言所謂盡在不言中也吾道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焉耳開卷恭誦壯猷遠略捷奏明光獻諸郊廟播諸中外皆前所未有從今有之非今之方叔耶老驥伏櫪壯心頗快足以見　朝廷有人學為有用足以見吾黨脚跟到處皆為實履不但

年誼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於此線路提掇得起所在收撤日開良知處處妙用原自實劍出匣磨礱有年故到處發光輝也

與歐南野

熊生上京曾有啟奉訃久徹記室矣師門道脉惟公針線獨真弘施顯發惟公得地握權應機任重道遠亦惟公能勝之能令師門衣鉢不墜今亦惟公是望也雲龍風虎時幾適值乘時建志同心有人傳有五人而治才得九人乃謂唐虞於斯為盛乃今卽其時也公於此一線原自穿透體信達順應變弘化自有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之妙非山林野人所能知弟窮居孤寂與病為鄰管中窺豹雖不見斑自憑花眼妄自把玩盎託芹曝燕石類耳不敢聞諸大庭某曾承朴作今可及矣乃自念守常難遇援例無貲徒自老大遠來依公求方便法門殊非弟意也臨楮有懷莫盡惟有馳懇更惟萬萬自愛

與錢平崖

鄒江邂逅倏爾數年玉人斗山恒在瞻想第丘壑為

資無因與冉共台往還耳茲誦戢霜臺豸繡之威而為五馬行春之舉雖權有屈伸佈德施惠永永無替於一方虛實輕重何如檜軒公自是為不朽矣野人山間窮寐惟日事事於身心竟無可得近來更覺日親書史大有裨益特以家貧難購就如三十七史溫公資治通鑑七十等子及文獻通考大明會典一統志等書為書頗巨為貧不小不藉有力者為之主張不惟無力者難購縱厚貲亦非山間枯寂所能致也倘蒙留神裨益山中風月其所感於故人不啻如獲

珙璧令弟君樂等近況何如乗便顧附聞

與曾前溪

使回承華翰更承束帛足感久要下拜登受矣細讀來教知公所在經歷滋味備嘗非見得透守得定打得破不爲風前木波心石者幾何復久侵夷田正踰分拜禮積習既久不特夷方相襲爲常雖吾儕亦視爲固然一旦執議非惟當者難堪而吾儕先後公者不愧即忌況執法大臣監之尤有難堪其意吾知益不在南垣効後揭帖行前固已萌於驂乗矣向來服

公直聲動南垣難也今知公外補爲尤難夫以法繩人尚盡心焉則人之枉直莫逃動于勢要積弊中間掣肘利害難言非若疏奏觸諱猶有可解者在公真靜耿亢乎幽陟冥卒至事寢不行坐登周行足以占遐福矣小弟薄福顧以扁舟泛海失手況沒公顧過爲褒借辱矣但以老年日能誦山中何所有足以自遣不足爲公道也臨楮神注萬萬自愛

與熊壁山

休顯異勢行藏殊用雖有能者不能使其必同而其心之無它各行其志要亦吾人分耳故曰高者不用亢卑者不必企也生謝罪岩壑被清光以自照聊足自遣無可爲公道每聞公轍跡所加即願爲執鞭然落落市城則勢不容以自隨耳公能亮之

與魏敬吾

昨承枉教得聞所未聞開發多矣惟是寡薄莫能自強尚與匡輔引翼不我遐遺庶幾塵附霄羽蠅集駿髦千萬有賴也廿一日孳英畢集德星煌煌老生竊餘光以自照此未盡之年再生之慶字扁附名本不

足以呈大方遵命也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吾儕今日事聞寺僧趨避非所以彰化耳願速安集即所以爲會也

與周梅崖

仙舟奉別懷如之何山中風月信府行藏不能無眷眷也恭惟公雨澤遍江右功烈在 朝廷真兒童君實走卒司馬也公何負 明時況位都八座列郡予奪生殺盡出其手與民由之將加於無窮矣區區寒暄詎足以動翁哉古人有言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既而曰樂天知命吾何疑窮理盡性吾何憂可謂超然物外矣翁素以此爲事者也相去遠不能朝夕罄此懷抱又聞代者且復遲翁之遲回於信者尚多日也上候起居表此眷眷耳
聖天子留心老成側席寤寐未必不有後望於公也願翁加意保嗇

與陳方伯

某與令叔有舊雅於公祖爲通家丈公以公祖臨某某則在弟子列有奔走服役之義不敢請見今朝

天戒行親炙光範德容在望義自不容恝然況某貧病久侵老態日促來日無多由此登延八座晉秉鈞衡不卜可知此生再能同哉萬一 天眷明德憐此黎庶旋復命公秉旄握纛撫我江邦重振令叔臺綱以爲異日故事某雖老猶幸竊餘光以自照也遠別將幣近輙視爲彌文反更多事又不能與縉紳追餞之列以老以病耳重力疲所謂心欲前而力不逮耳當爲高明所原敬此少致鄙悰前途宜日崇令德以綏天眷

與太學熊省齋

太夫人恙愈即宜收拾行李了所云云秋風在耳人人自生心也了此即收拾北轅改歲春風乘興趨時建功不枉丈夫生業毋謂位卑職微自小其志古人垂顯名於竹帛者豈皆高位厚祿人耶龐德公羊醫兒生蒭一束萬古仰其高風談者香頰原無位也魏仲房以教職至宰輔此今朝故事不必柳下惠也吾丈惟信心寧志處已待人一出於誠寬以容物和以集衆柔以御下毋徑行已志毋一時急得毋逞志目

前古人不出家成教于國或不離此道也願嘉意聽之生非以親戚望人凡相處者無異語也

與熊時受

此舉出自 先皇帝遺詔云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存者召用沒者恤錄見監者即先放釋復職方士人等查照罪情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物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老臣犬馬伏枕抱病聞閱讀云云不覺涕泗滂沱長號痛哭此生苟延殘喘無緣再見
聖明於九京矣

科舉後看如何吾爲爾擇師其學之勤惰則固在爾
吾不知也早晚家中須孝父兄謙卑温恭務在寔落
做人毋得習尚夸誕侈肆過度不惟非人家美事亦
不能持久也若來與吾見同學尤須奈得辛苦甘得
淡薄乃可家常茶飯原無厚味況儒家風味多起寒
酸故　朝家背地稱文臣爲酸子正此言也只此一
寒酸有無限滋味幸熟思之
念菴本學晉尚未能脫羅氣習得雙鈎墨刻把弄珍
玩不忍釋手絶似蘭亭家數設使羅得見之亦當訝

異不知筆法即到此田地而私喜爲不勝也賢婿每
到領悟處即通神逼眞及下筆時或有不能如雙鈎
之時茲意如何能于此一轉移即李詩所謂清水出
芙蓉天然露雕琢矣何如何如

與憲副文宗蘇舜澤

浙江素稱多士督教掄才非才力精健不足以斷決
非位望風表不足以振揚非明慮博識不足以區別
高明以數月卒事一十三郡多士翕然同風其所以
爲具者何如耶孤也伏罪苫塊聞之敬服降嘆幾欲
馳翩凌風遂此高仰恨罪孽殘息無緣大君子門墻
旣而思曰春風化雨隨在沾濡當不以岩壑枯朽與
向陽花木所施有異也何如草草荒迷伏惟尊照

復張北川大叅

憶昔同遊上苑共承春色別來今將廿年濯濯猶今
日自是竟無緣一候顏面懷好音以承動定而所謂
君子之德風未嘗不披拂於人人更聞執事棠植齊
魯陰垂河洛施於全楚所謂化行自北而南也不日
寵錫自天台省虛左河洛念禹思召詠棠不又自南

而北耶昔辱梓溪過愛教以周禮尹槩時不足以承
事今來待罪山林究觀古典乃知前列用心處惜乎
九原不作近聞舍弟欲於三吳梓其文而周禮書冊
全授於兄不知亦可梓否倘或在御寄我山林以助
風月他日苟延更上原冊或有以報明賜也乘風草
草臨楮神馳萬唯鑒亮

寄大宗伯歐南野年兄

別來無由親炙其心甚懸懸此學有疑有問亦唯形
影自作商量耳明道謂良知良能存久自明不待窮

索安排是固天性之自然達之天下萬世無二所謂由仁義行者也窮索安排固已墮於外道存之一字恐亦非自然之流行矣率性之謂道循其自然之良知卽謂之道本無爲也老師又謂全着工夫方是本體困勉之資不勉有爲安所致其本體之知曰困曰勉非所謂安排不免墮於窮索爾舍窮索而言久存者何物所謂良知良能又何物也一貫之學尚不免爲二物矣山居寂寥覺者甚寡仰望吾兄遠莫能致適因王生附此請教風便幸盡言以告

與松陽諸生

古之君子只是一箇爲己事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反身而誠其它皆自此而推之故其見于言論施諸事業煥乎其有文章嵬嵬乎其有成功經書具存鑿鑿可信非敢孟浪道也后世只知讀書工文詞爲請舉取第作聖工夫謾不加意已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又有領一第後平生事了當者去此又加遠甚如之何哉此後世終難復古也在縣時已惓惓請益諸賢當能記憶不忘區區不德下祿浮溢居人上既不能身教徒以言告然欲得一邑豪傑同歸于善此却其素志也諸賢年有先後學有淺深趨向或殊而區區又以年稚學淺未得盡所欲言別後徒成悔恨而已願諸賢猛力學問此心此理簡易明白人所同得故曰自道自成如是用功方是進德脩業方是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作文以應當道方是脩辭立其誠不愁人品不高學問不進氣質不變閉門造車出門自然合轍若是便爲動心改廢繼纂更爾悠悠玩愒轉盼又是三年徒規規眼前得失榮辱毀譽小利終非區區之所望也終非所謂豪傑士也望之切故言之懇到不覺滔滔至此

語錄

示諸生語凡十四條

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異此良知之學所以愈久而愈失其傳也

一

陽明先生之學揭孔子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

良知教人學存此心也是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之言也己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于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己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云者孔子之教也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是道也人孰不知之然而致之絜之者亦鮮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二

體用一源學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達譬如形端則影端形偏則影偏形短少欠缺則影亦然影上如何着得力後儒見二氏徑超虛淨養就靈通例那一邊世學守禮度究名物以脩事實例這一邊怕不完全便將本末作兩段用功但就中調有先後謂有輕重此乃是子夏意見

三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毋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何也切與未切得與未得耳

四

儒家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有利欲之障五障有一自蔽若至實理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五

或問講學不如言爲學乃實踐曰講卽爲也猶云講禮卽行禮也五官齊至是真講學就病求醫是真講學水寒火熱是真講學冬裘夏葛是真講學若玄談道理已隔公案況飾之以非情忝之以殊徑者乎

六

或問未發之中是如何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非曰唯聖人能之夫人皆有之也性之本體無我也梏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

七

通天下之志莫尚於忠信人而忠信孳娀亡矣其志

有不通乎故忠信之道興則億兆合而爲同志忠信之道廢則宗族離而爲異人故忠信者人道之大端也天地至大忠信可以動之鬼神至幽忠信可以事之夷狄至異忠信可以化之鳥獸至愚忠信可以孚之忠信之用大矣哉

八

君子有諸已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已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九

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邪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已有所謂不誠無物

十

合天人之道其惟誠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皆始終不息者也息焉者妄也至誠無息者無妄也德未至於無妄者人而未天者也無妄則與天爲一夫好惡者心之大端也由身而施諸天下國家已之是非天下國家之治亂靡不由之君子不可不愼也大學之言好惡本于誠意謹其幾也首於齊家明其用也反復于平天下推其極也一物而亟言之古人之意可見矣事若微且邇而得失利害大且遠者好惡之謂也

十一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人不自知其心惑孰甚焉古人所爲學問者求其本心而已矣後世之徒往往舍

其心而他學問有知爲已之學者然復鹵莽而未嘗自得虛憍而不能下問自是自罔寧喪其心而不悟也惜哉

十二

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卽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擧措自得其宜此在

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

十三

或問先生之學只是致良知不知先儒許多作用如主敬窮理等語亦可用否曰千蹊萬徑皆可適用豈不可用但致良知之訣不必外求字樣凡為人者孰無良知細體認之無時無處莫非良知感觸但人未能識透得人皆可為堯舜因無堅確必為聖人之志不能契悟此良知之體便昏惰過了此生倘有大見識大志氣大契悟則良知炯然致之自不容已此實

作聖之功易簡可久之道也較諸窮理主敬等語外添字樣一時不見頭面如吃饅頭不即見餡此賢人之學也

十四

良知之教不之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証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世之學者未嘗親炙先師未經指授又未嘗實致其知以格物安能窺其閫奧測其高深哉

示諸生惜陰說

古人惜陰後世乃有分寸之說其所以致力乃在朝夕運甓視古人惜陰何如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聞雞起舞與窓前置禽者果皆孟子言歟較之惜陰諸子之視孟子孟子之視禹同歟抑別有說歟二三子新春入念九分春已過其一矣當必知所惜也願書以勉之

冊陵書院訓諸生警語

師門授受良知繩墨動轉分明乃見天則

則非自外深造入妙左右逢源帝心簡照

照為貞應妄即是疢審得其幾聖狂異首

首出羣倫言行是敦三緘其口誠性存存

存之又存道義之門人皆樂喧我獨守默而不論庶幾乎乾父坤母子孫

養靜語二條

嘗以為性無動靜固不以靜而存動而忘也然而於朝夕之間惟有動而無靜須收攝放心靜以澄志自

循見悟益明應務從容綽有餘地
有問聖門凡事未嘗言頭惱答曰否居處執事與人
是事恭敬忠便是頭腦何嘗不言又問良知天理異
同答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
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理
也

寬嚴說

寬嚴皆中正美德也故曰寬則得衆居上以寬爲本
嚴乃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之論也故克寬克仁成湯

爲有商顏子不遷怒故能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故
能視與禽獸無異可謂善學寬者矣曰怒曰與禽獸
奚擇斯固所謂嚴也後世不明乎此乃以優游廢弛
苛刻殘忍者目之其去寬嚴何啻千里也予蒞任初
愛予者輒以至寬至嚴匡予政不遠予求之而不得
寬嚴不足以治明訓爲空言也潛心積累乃知愛我
者明於世俗相沿之弊而失其本真寬者嚴之體嚴
者寬之用體用一源者也知乎嚴則知所寬矣予病
其學之不明故作箴以自警且以告同志也

季考諸生策問

問性無小大學當無小大也而乃云八歲教之以洒
掃應對進退十五乃教之以窮理正心修身豈大人
之性與小子異與洒掃應對果非窮理正心修己事
與先儒有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精義入神
貫通只一理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則是洒
掃窮理同一體事何以有小學大學歟又曰先傳以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二三子幸詳言之以
觀合一之學

問庠序學校即今之儒學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
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
於西序近主司造就人才老者輒罷黜之豈古今人
不同而教法亦異耶抑亦所養之老非今之所謂老
者耶造士進士專在於學而老者養之或有時將有
所顧問而不但養耶西伯善養老起二老盍歸乎來
之念養老不可謂無効矣何今日顧惟年力稍壯者
作養成就之年老者罷黜惟恐不亟所廩之士至六
十七十多矣不聞有所謂善養老而盍歸乎來者何

耶必有其說明辨之毋諱

集義說

集義所生卽禮云孝子之有深愛根于中斯有和氣發生於外之意襲義卽如掩襲之襲不是自性本來面目由仁義行是集義所生行仁義便是義襲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乃舜自性流出察字卽習不察之察由仁義行卽根于心其生色睟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爲好必如此做方好是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

行有不慊於心要

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彼習心遮蔽故不能生如今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不去習心故有着內着外之獘着內謂一切外物不須掛念惟反觀內照自然清明着外者謂按迹爲之乃爲實得皆不是但去其蔽不着外想不着內想將平日好名好利好色習心一切除去自然物來順應亦無所着也

附松陽縣社學條規

一各鄉童蒙擇謹厚者爲師教之

一教小學生專以孝經小學爲主晚間或講故事一兩條至午間覺其有倦怠處令歌詩習禮遇朔望日俱要帶赴縣中挨次行禮以驗師生勤惰

一司日者究其課做專察一學生徒威儀動靜至各家父母兄嫂前在家曾放潑行賴不遵家教否在途輕言亂語毀罵人父毋起手動脚行路不莊者俱要[illegible]報於師登功過簿子以候挨臨懲勸

一教士大要以端嚴莊重爲本而脫洒豪邁乃其文

采發見處放誕不羈入道最難卽此便是放心願諸賢或自處或處朋友毋得輕易戲謔務取相觀而善之義出入必相友過失必相規德業必相勸作事必相法進退必相度疾病必相恤有無必相濟能遵此行庶幾有成

一爲學須要識大頭腦方好下手如孔門所謂求仁求放心謹獨是也其入門下手非靜坐不得伊川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何也以數十年習心塵揚波瀾汨沒殆盡幸賴而所以終不泯者根於天而不可終

絕也纔一靜坐間習氣稍退方沉思默究始知此爲放心此爲天理彼爲人欲此爲良知良能彼爲習心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此而不是再無是處如孺子入井一事惻怛怵惕乃其真心卽是良知卽是天理若揷一分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念卽爲人欲卽爲習心此處最好體認精察然此非靜坐不能體察到得後面工夫稍知用力不淌靜坐自能隨分體認天理而良知自不昧矣

教訓子孫不可令其驕奢若幼時卽與其美好衣食

金銀器物奴僕使令皆可以喪其志雖欲不驕奢不可得也疏廣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願吾良民戒之

小兒稍有知覺卽教之洒掃應對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不可教之驕傲惰慢忤逆兒戲使爭奪飮食笑罵父母追逐兄嫂婢息父兄稱嘆其好習與性成不知孝弟爲何物雖欲不忤逆傲慢得乎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明道先生幼時好絮羮其母侯氏呵之曰小兒恁好飮食走忙跌蹼家人前抱不許令其自起叱之曰爾若徐行何至於此孟子幼時問母東家殺猪何爲母僞應之曰欲啖汝隨悔之曰不可教之不信遂買啖之卒之俱成大儒易云蒙以養正此可爲人家聖功也禮云幼子常視毋誑二母是也爲吾民者體而行之毋忽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與良民共勉之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凡酒之爲害有四起忿召亂敗德喪身辱先傾財然亦不可廢也節而不過其度是爲良民

會客之禮不專在飮食惟在誠敬而已若能恭敬雖三五爵散六七行酒情意自然浹洽兼不費財如是富者可以終日行而貧者亦不至廢禮也又安有酒禍若以奢侈相高求濃酒厚味以誇族人鄉黨僅得一時好譽而家計亦費多矣願吾民戒之然能儉味

以養父兄年老者不在此例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

南昌 劉曰寧 删訂
雲間 王 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彦 編輯

撰述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陽明先生祠者今大學士徐公爲督學時因廢府基而立射圃所建崇德報功立表定趨以詔多士郎書

大學所謂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之意士方知所鄉方未幾公入爲洗馬可泉蔡公繼之樂有所承增議春秋祀享進龍沙士聯會於祠明器樹的比耦升降雍雍乎禮遜有儀氣勢勃然興矣故賢科得士爲多公遷爲廣東督學夢山翁公行臺蒙泉孫公叅藩皆受業先生門深慨祠館未稱孫公其勞翁經其費餘皆委諸南昌府同知黄君持衡綜理地位宏敞宫墻高深視昔加隆先生安靈如在多士樂觀成化儼然一賢關也亭立將記諸石孫近翁

亦辭拜爲少司馬二事遂寢公家物三五年來即多消蝕館舍悉皆賔陽多士方苦之會可泉公復以撫節蒞視遂捐金爲百者二仍檄黃君經理凡祠宇當修及館之不甬者悉徹而新之千戸張相度其工知事陳奎相其役改築宮墻廟貌再新易粉亮敞昧爽適宜不半載而工告成自是再無遺憾矣公乃行府具儀命府庠訓導葉宜春氏造廬致辭且云用垂永久哉唯公之德之政自爲督學爲按察爲右使今又爲監撫凡四任茲土未嘗一日忘造士士戀戀于公

亦不以易位而異其情易贊道久化成傳言悠久成物能不永久耶承公命敢以一言諗多士多士其知諸公所以修祠改館不憚煩于多士者何哉將以安諸士明先生之學也先生之學揭孔門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教人學存此心也近宗濂洛遠承洙泗上接夫精一執中之傳也是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之言也已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已所不欲之物格矣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云者孔子之教也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於上矣是道也人孰不知之然而致之絜之者鮮矣此知行之所以二者若能實致其知以格物焉絜矩也致知也惟精惟一一以貫之者也世之學者未嘗親炙先生未經指授又未嘗實致其知以格物安能窺其閫奧測其高深哉頗嘗上智得孔子爲之依歸猶未免仰鑽瞻忽及聞博約乃始竭才卓爾于三月不違曾子日以三省爲學一貫有聞遂乃唯然

全歸見曾子之學矣獨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何耶顏子之學致知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之也知之未嘗復行致知也常知常致即嘗一矣故云庶幾有幾于一也顏子大而未化蓋亦限于三月耳過此以往至誠無息故日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貫云乎哉浴沂詠謌乃多士今日聯會日用事也夫子與之三子志于用世不唯不與而且有哂辭點之志素位而行格物致知之學也求諸內也三子不免于爲人點雖未誠諸身然而近之

矣此夫子之所與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茲可以觀教可以觀學無言之訓川上之嘆莫我知之問竭兩端以發其機竟未闡于吾言無所不悅聖門諄諄時習尚且日至月至後世以惜陰學禹三點檢學三省者毋怪其然也吾道安得而不孤哉多士承諸公造就之德致知之學闡之熟矣默成習察時習而不已焉三月於顏一貫于孔所謂登塔說相輪實際在目前矣其或仍溺舊聞牽於故習未能實體諸身能如公之改館乾旋坤轉俄頃收功冲漠

無朕萬象即森然也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多士日底於成猶坐有待待而猶或有未興者公其奈之何哉記成會公賦役成規須百年夙弊一旦洗滌士習民風丕然一變親賢樂利他日當有歸公又以總漕陞副都御史未能身見其成立法毋病于遷轉無常民隱須久于其地乃知尚幸鍾陽馬公以本省左使遷撫臺同切民隱亦四任茲土知之真行之果終惠困窮定為百世不易之良規而不為他所搖者其在鍾陽公哉其在鍾陽公哉至于樂育或有未盡於所王公方切諭志必能如可泉公之於少湖公也教養一體士民同情故備記以俟

祭王陽明先生文

嗚呼先生英膺天挺高視千古精一正傳心領神悟親民之詛格致之訓擴先儒之未發指後人之迷路真所謂俟後聖而不惑考前王而不謬者也然而世之人徒見先生文與道俱音協風雅駕出漢唐爭趨而慕不知先生矢口皆格言而自為律為度非若有所襲於外而假以為助者也人徒見先生三征不庭

倉卒注措聲色不大功業焰冨非學者所能企及而究其故不知先生日與二三子相講習者莫非此理之著其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殺以神其武者寔先生經世宰物之素有非若所謂權謀術數嗚呼先生道高毀積功成謗妒在孔孟計所不免而於先生復何慭何惡嗚呼先生某兄弟良政良器少不知師學不知務幸賴先生發蒙聾瞽切切焉明善為誠身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實下手處嗚呼先生父母全而生之欲報罔極苟得全而歸之先生與生我者又

復何如何如嗚呼先生往矣二弟俱逝其也孱弱焉
所依附嗚呼先生道有廢興命也奈何山頹木壞哲
人者磨斯道不彰負罪寔多臨風披莫血淚滂沱嗚
呼痛哉

送少司空鳳竹徐公赴任留都

是歲春三月我大中丞鳳竹徐公建節江右百度貞
肅庶績其凝既二年　天子簡在晉陟工侍蒸漸崇
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也三學師生曰公下學即以
論語孝經開導諸生如此爲孝如此爲不孝如此而

顯親揚名如此而虧體辱親切切偲偲不少置曾子
啟手足樂正子春學于曾子之門下堂傷足憂保身
不如師也孝豈易言哉世謂科名爲顯揚顯揚不外
乎科名然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則非科名所能該
也古今魏科顯仕湮滅無聞者寧少哉顏子曾子亞
聖親至今顯揚此真所謂顯父母也諸生勉之復刻
大學衍義補節要人給一部若曰明德親民之學致
知格物之功由此而入也嗟乎諸生何幸而有此聞
論語孝經具在也今而後乃知窮理必在於反躬致
孝莫要於自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豈欺我哉
孔子憂學之不講必如是而後謂之講也裁四禮以
端士習葺黌宮以崇文教刻感應以戒殺生明杳僭
惜財以辨分禁聲伎洽情以止偷是皆吾儒分內真
切事世多忽而不察禮不下庶人士者民之表也此
可與期會簿書者道耶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於
是教授黃君等同多士相與謁言于予予惟多士信
豪傑言下知歸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所謂無文猶興
抑或吾斯之未能信聞此懇到未有不憤悱者即此

一念直下承當人一已百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也昔象山講君子喻義於白鹿洞坐中有泣下者文
公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裡千古猶覿面也由
是公與諸生相雅喏遂收作人造士之效諸生亦悟
窮經致用之要古今人何相遠哉是故公實有諸已
故其推於教也言切而士信教成于家故其[illegible]於政
也澤博而人化要非一日之積也江右素[illegible]
此莫之省究皆歸諸數書曰東滙澤爲彭蠡今東[illegible]
二湖是也公初臨一閱水患猶已溺之[illegible]其身之[illegible]

督出舍于湖乃命太守發廪載粟沿流賑救拯民于
水火之中乃復縱觀水勢察其隄防高下加築高堅
計工散粟倣古救荒意歸即疏災上 蠲得減分數
地平天復成之是歲即大稔自是民免魚鱉鮮艱食
者公平水土之功也條編賦役民甚便之但正供雜
費混淆吏書得以高下其手公細心研磨裁為畫一
官有成規民有定守俾人遵用一緩二之規如兩稅
三限之法毋以操切取盈為能良法美意無窮也公
廉靜寡欲撫兹疲氓以先有司有司猶復操切即民

力有所不堪甚非所以相承噫安得時裁潤狹與民
相假貸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與民造福耶舜以孝
友協帝好生洽民卒禪堯讓禹以克勤克儉盡力溝
洫舜命作司空公今膺簡此官事若有偶同者其聞
舜禹風乎然跡其為令為南臺為推為倅為僉憲為
督學為藩臬使莫非教諸生者以安百姓體信達順
之道所謂不出家而成教由來素矣由此而達之司
空無二道也況近薦陽明先師從祀疏自謂臣夙習
其著述遺言已竊窺其有本之學毫髮不詭於聖修

原豈淺淺所能窺哉問嘗讀海防諸疏及胡莊肅十
二籌邊策皆經國遠猷設無絳灌者流得見施行豈
憂南倭北虜耶然以二公視太中太中未為不遇直
使後世不見三代禮樂乃後世人之不幸非太中之
不遇也及今邊塵稍靜海波不揚趁此閒暇徹彼桑
土得如莊肅若公者幾何人儲於邊塞海防久任如
二公條陳便宜注措早為之所齊猶其或庶幾若復
因仍舊貫不加改作杞人烏容不憂賈太中烏容已
痛哭流涕於文帝庶幾成康之日也予少時聞二泉

公事母甚孝公鄉人也督學吾省久於其道作人甚
多晉階禮部尚書謚文孝文臣得謚孝者惟公也史
稱揚文貞入相子儀坐中徹樂京兆減騶風采猶可
想見公孝友節廉簡在 帝衷他日由司空晉冢宰
軸佐 皇極孝德光於上下刑於四海公事業當
文孝公上不必減騶徹樂然為後文貞也是則師生
所願望也

蘇舜澤詩集序

西江集者吾庠教諭鄭君孔健集蘇君舜澤尹吳邑

及督學西江所作詩也不言內臺獨以西江名者三巡集行矣集成鄭君請梓行之言余曰舜澤素號大家余幸班聯臺省出入朝署者乃未得交面偶坐論心道素及蒞我邦地密而伊邇也又以服麻顏惡不敢見寧非命耶歲嘉靖巳亥方伯黃君海亭以參藩至徐君少湖召為東宮洗馬余別少湖而邂逅海亭謂余代少湖者蘇君也懷珍網耀隱義與文才名自秀才時固巳鸞翔虎蔚岳立川遊表見流輩今為士宗展哉庚子冬少叅朱君砥齋亦謂余茂懿淵澄空

洞朗豁若舜澤莫能窺其涯涘學巳成家數矣夫二公闇於世者不欲外示人以言其所以自為權衡未嘗少徇低昂乃於舜澤不啻若自巳口舜澤寧獨在詩耶舜澤不獨在詩見舜澤詩者猶珍奇寶玩不問品價皆知其為至貴遲回顧惜不忍舍況及門師生挹注有不在詩者為情寧獨異也是則梓行意也夫詩三百漢魏近古人孰不知之然世之文人學士言詩者乃獨篤言陶阮枕籍李杜舍三百篇不學學夫是亦未見奪幟於趙壁獲符於晉鄙者豈古今相去

懸耶抑志匪尚古而學猶夫今也歟且人孰無志詩也者亦各言其志也巳矣如蓼莪興哀清廟頌德麟趾懷仁關雎慕義吟哦上下反覆千載有不咏嘆感發者乎脫有未能乃沉溺載籍牽滯文句耳非所謂以意逆也不然興觀羣怨之教非耶夫二南君臣父子之懿何如也讀書不知其人猶為面墻況未必讀書者徒耶今讀二南者寧少哉孔子教人學詩乃曰邇可事父遠可事君蓋為達者言耳故曰不達不能專對然非徒古云爾也今夫岩歌野詠耆咢稚謳憂

歡悲喜聽者動咨彼豈庸情於我哉動天地感鬼神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乃後顧作為詩法教人步驟古體敲推字句而所謂思無邪者慢不加諗及若是不惟墮落魔障縱合品式則於小子何莫學夫詩者遠近何如也況所云科則品式乃人心不測之妙神情變化意境周流亦其自然之勢所謂惡可已也有其實耳無其實徒按法以為之寧不為障耶是故得其志而法不違者有矣未有不得夫志而能達夫法者也今觀舜澤詩開心見膽落目快人景與意會事以

逹勝若有超悟獨得而自逹夫法者余不知詩不知於諸大家云何但由二公之言觀之則其會秀儲眞乃不在擅場後浩然獨存沛然若決實由養之有素未可盡委諸天成也

慶王東村夫婦七十序

眞州王氏與　留都上新王同出豐城槎溪槎溪稼村王先生兄弟以甲第顯名宋元豐間諸王皆其後也世家舊族其來遠矣吾槎溪者名富然不若胥韜叔姪商外富尤顯烈胥韜以冶錫起馳聲江淮名動

剸紳雖三公九卿莫不分庭與之抗禮予少時猶及見之文采風流猶可想像葢亦一時之盛及予入仕又見若元者以雜販起積著數十萬列肆眞州然猶有東坦雲岡僉憲宅相郭山正卽爲之地也今又聞東村兄弟居眞州不窺市井不游别省惟以數十萬助邊葢國固外安内中監於淮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享有戶侯之奉視王不猶居篋富亦饒耶古云富潤屋屋潤弗潤身乎身潤體常舒泰有弗壽乎東村以歲十月八日夫婦偕壽古稀予弟良政孫芝乞言爲東村壽予何以壽東村東村居得其地操得其要心不經慮體不煩功俛有拾仰有取壽固宜然且有丈夫子四居常養志率訓乃曰仲也業吾鹽足歲歲有秋以永身家矣其所以立身教家貽謀固自有道豈若誦法孔子取則古昔先王效用　明時光昭祖德不尤顯揚耶伯也叔也季也汝其業儒務底於成以申吾志乃拓基延師分經教子誦詩習禮雍雍如也卒至業精行成各有所立伯也判郡是用績于有官叔也經府方當見用於時季吾婿也身雖未達

羽翮已成有扶搖九萬之勢皆能無負翁教斯亦罕矣然則翁雖隱商而實非徒商也夫婦偕壽以此古有夫婦合德相成惟冀缺梁鴻龎公見於傳記東村夫婦齊年交勉育雛成志以承其家未必同於三人同於尚德夫婦未必偕壽偕於有成三人者辭富而隱於農翁乃隱商而富富弗肯耀其趣一而已矣眞州古淮揚也天下之中舟車輻輳川珍陸貨備矣是日也車葢冠裳宗姓巨商濟濟蹌蹌珍綺霞觴更進迭將其樂洋洋由此以進無彊寧有窮邪諸君是前

此自胥韜后恐未能或先於東村也予爲芝孫作鐇桃歌遺諸即歲歲祝翁與若母焉歌曰長椿老榦枝相樛綠陰紫蓋翠雲流萱堂晝永樂優遊歲歲秀發明千秋瑶池蟠桃宴方遒眼見滄海成桑丘鼓琴瑟兮羅珍羞塤篪迭奏風日柔農家力作惟種田我家稼穡惟種塩水旱虫蝗三百廛左經右史論聖賢高車駟馬羅曾玄綵服起舞春風前歲歲祝南山歌萬年抑又聞木根諸地水流於源槎溪本源地也東村其念之哉

葉豐川文集序

豐川集者奉全楚文宗應君命而成之也應君既採輿論業已祀公石鼓書院矣乃又移文我邦備採公履歷及遺文奏疏行之表樹風聲非所謂無徵不信者歟是集也成於孤惟庸及門人祝君岣嶁等搜羅夾裂流落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耳觀者即以是而爲求公之筌蹄則可若直以公爲盡在是焉過矣夫渥洼産巳物故千里安在哉枯蹄斷頷尤有市者明年千里馬至者三焉公雖徃矣不有俎豆若容爲二三君子親炙者乎因是而求千里固在目也昔人于百世下聞風猶能立儒敦薄矧曾親炙而又茲可據耶據茲而或得其所謂風者與焉茲誠筌蹄也應君之德不亦風哉予少隨方伯猶齋公游得覲公顏色英毅挺特今猶可想是時留都學士大夫當　敬皇帝昇平化成後有若胡公世寧吳公昂李公承勛魏公校朱公應登楊公果等連署奏佩爭尚前矩德星不特五百里内聚焉巳也夫崑山片玉桂林一枝莫非良材一經師匠品目登價公取斯於曾擇射于他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況生平自負高視獨行覽輝千仞久矣又得與四方士游乘其風力九萬里有不下哉惜乎未見其止應君謂行誼定于蓋棺公論明于既沒三十年後乃有此舉公所能者人也天也皆不可得而知也座近高賢享獻蹌濟俎豆與風雨共淒南面同衡嶽爭峙能不能何如也況使　賜環之命久下公齡少延榮遇通顯膺寄受托又安得有此遐思而動兩省之風哉世固有化導能留去後之思者未必能父子兄弟足法相夷固非常情先後同風亦

寡矣不有更生安世湯歆何人也父作子述古猶難
之公伯子香孝行聞於朝野風表化諸鄉閭有開必
先無往不復公之崇於已者厚天之報公數值其定
人自無斁也不然父子修文地下且有未盡之辭安
得如是並隆哉人銘公未第時似法西銘作也大意
具見公素太極圖說濂溪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語自分曉公謂必求所以能生百年後爲不死者安
得起士遷商之子於圖下二圈意亦云然公履歷顯
晦集皆備焉予特表集所由及集之可行者有在不

欲失應君表崇意焉耳應君名櫍號倚菴子尹松日
有道義好祝君名詠岣嶁其別號也與予同官補闕
惟庸名秩年方二歲失公敦德尚行勢在圖南亦千
里駒也

壽雙橋周年伯六十序

息生道也天地之化機也人心之生理也得之則生
不已其或昧焉者息之無息是謂至誠天道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純於天道亦猶之氣息耳
是故天道不已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一元之
獨運五氣布而四時行焉天何道哉豈惟天道然哉
惟山亦然小之爲培塿爲岡阜大之爲華岳爲崑崙
巋然獨峙居其所而不與時變遷非此機之不息而
能如是乎惟水亦然蒙之爲涓滴會之爲川瀆沛之
爲長江爲大河滔滔東逝晝夜不舍寧有一息之或
停乎其在於人也此心不息之機亦如天之默運無
已其未發也貞而恒靜如山之定而不遷及其發也
動而有本如水之流而不息是故仁者見之謂之仁
故樂山智者見之謂之智故樂水文王之法天也不

顯亦臨無斁亦保則爲不已之純孔子之繼文王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造一貫之妙
所以爲不已也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僉憲周君梅崖有志此者也乃翁雙橋公今
歲某月某日爲甲子初度之辰是歲歲如今日之無
已也梅崖之樂其得爲何如也冬十月撫友張槃以
其月某日聞予此心之耀無已予不識翁知梅崖知
翁其庶幾矣善觀山者由麓而至於絕巓善觀水者
遡流而極於窮源莫非山水也山水有二哉是故知

梅崖知翁其庶幾矣梅崖操修而行潔志圓而道方無息之志不以久近殊習不以崇卑易慮不以少壯改操不以夷險改節方其鳴琴宰物百里丕應有存心愛物之誠梅崖也及其鶚志臺端見義必爲其忠君體國之誠天下壯之旣而梅崖東遷西謫爲纂爲郡佐爲臬司其存心愛物忠君體國之誠猶夫梅崖也繼此而位台鼎輔理弘化其存心愛物忠君體國之誠豈不猶今之梅崖乎是故父子一體也文武一道也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謂之承則其所

承顯故其言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勉之焉亦承之哉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亦言乎承耳梅崖不已之誠寧非公耶然則公之不已將爲天道乎爲山乎爲水乎抑文王之純孔子之年吾不得而知也予與翁有通家之好誼不容以無言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無息也予與梅崖共勉之以爲翁壽

壽少司馬南溪丁先生七十序

傳稱孔門受業身通六藝者凡七十子何以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是時在陳思門人之在魯者不得歸而裁之非謂顔閔等言也若顔閔等蓋已登夫子之堂而入其室特未達一間大而未化者也不猶九四之躍將登九五之飛歟孟子謂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其所以見而聞者要自有在程子亦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然何以有任重道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況喟然之嘆一貫之唯如愚之氣象不幾於化者能哉至於曾點之狂孟子已明言矣朱子謂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

然自見於言外發之無餘蘊矣何復引檀弓云云無乃淺視點與非惟不知點亦倂失夫子與點之意也夫子喜柴愚參魯而不欲人賊之及悅開之自信閔子和悅而諍其所註意非以其狂狷將進而可近道者與且是二三子孝友根於天性立身超卓見道分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孔子言歟孟子常云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亦自寓云耳設無母氏三遷私淑諸人未必能爲孟子使孟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卽韓子所謂世無孔子顔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未可知也豈直孟子已哉朱子亦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噫豪傑而不得遇夫子而不爲狂狷狂狷而不得歸於中行者寧少哉吾邑西山里南溪丁先生故家宦蹟代有聞人與兄東溪先生並有高世之志終日宴坐怡怡如也庭無間言人亦信之非所謂豪傑士與假使得侍夫子而得隨柴愚參魯之後而黜狂開狷要亦不敢多讓也久之兄謂公曰守田廬拓先業我其圖之力學進修無忘前人風烈責固在弟公乃奮

夜孳孳不敢少有廢墜以負乃兄之教不三五年業成賓興揚于王庭潛見飛躍超然直上蓋有確乎其不可拔者爲之地也由是入忝郎署出典名郡揚鑣閩粵仗鉞齊魯遂以總憲晉陟司馬皆卓有聲稱柱明堂棟清廟有日也公乃未老而先乞休見幾明決急流中勇退若水不得專美于前矣易曰介于石焉寧用終日公其以之平居事乃兄間詢衣得無薄食無餒乎有同司馬公之爲此非孝友根於性耶守河渭日家宰熊公北原以言忤　旨　世廟震怒褫其服押發歸民妻子熙熙然於風雪中親友莫敢爲之所公獨憫惻收其妻孥以俟東解能則有君命在不敢違前爲之偹以送之又先之於其所往禍在不測皆其所甘心也非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丁在宋甲科顯發獨盛　明興亦不乏然至高位大官峻登九列自公始也其在先名談者號戇天先生以理學倡江右士多興起與象山議論每相上下不肯苟同足以知其人矣公其後人也公篤於孝友而人無非間急難而不及禍身退而名益尊風與西山爭高豈

不眞丈夫而爲豪傑士哉公今春秋七十十月十又九日其誕辰也北城丘君資翰兄弟亦孝友篤至其弟其與公爲姻婭乃兄謂文爲壽予曰前盡矣曰更願進之予曰莫過華封三祝堯皆曰辭公今有子承家矣振振公孫秩秩德音行將有名世者富而好禮積而能散公當有定裁也公今修德就閑事堯之事乘白雲而還帝鄉不幸不得經孔子門墻而與中行狂狷之列德如堯矣不爲尤幸耶請以是爲先生壽

賀翰林檢討范含虛四十序

春王正月上九月翰檢含虛范君初度之辰萬曆元
年之初始也君以含虛爲號盖見神明内照靈扃中
啟不由外假故曰含于此而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
草木蕃鳥獸魚鱉咸若由此道也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皆吾儒本分事也玆
值萬曆　登極大封宗室君捧冊寶於　遼岐二府
持節以行因而過家展掃忝嘗承言孝思適逢初度
豈偶然哉夫人臣欲效忠於君不易地而有加損而
懈匪躬之節人子欲竭力於親不以存亡而有勤怠

而廢罔極之私是故展孝者情也奉節者義也情義
兼盡忠孝兩全明王以孝治天下正欲臣子盡節於
君親況此順成事耶君蚤承庭訓詩禮家學得自先
大夫久矣故二　出而試於邑遂冠多士再試於棘闈
褒然舉首由此而從政遊刃有餘地矣然常不自滿
假溫遜自將見邑之廢田也輙擬章程以自試老於
數學者莫是過其精練欲見諸行者類如此可以觀
其志及見其較藝會試色色信地本來務學國是從
出格心靖獻非口耳漫應也　天子既採擢進諸士

矣又　命閣臣擇其士之尤者得君廿有餘人儲養
教育日食大官讀中秘書三年學不志於穀又擇其
尤者留其半焉因其甲第品秩皆授之館職須次輔
弼　天子喜曰吾成是才需吾實用五臣十亂皆在
左右似君賢於夢卜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
予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予於彌綸天地參贊化育
有學際天人幽贊神明者焉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有
鋪舒治道黼黻皇猷者焉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志
存康濟識達治體者焉朕躬有過予有補袞拾遺之

臣敵國外患予有折衝樽俎之臣寇賊奸宄予有賢
良方正直言敢諫之臣舜得九官十二牧恭己南面
文頼濟濟而寧予則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不亦可乎詩云藹藹王多吉士媚於天子是
則翰林掄選儲養之制也往往謂翰選惟供文翰協
聲律琢文句爲工抑末也本之則無若徒知其職清
務簡地望崇高自視爲玉堂仙者少矣昔蕭相國鄙
喬夫知其體矣或未能履其事也丙相問牛履其事
矣或未探其實也陸宣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無所恤王言一出人神感泣天爲昭回地爲變
色俄傾之間乾旋坤轉俾得久於其位孔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吾嘗有書與君謂君以中和
位育爲心民胞與物爲念得此遭際足展素蘊正今
日祝君意也君以平生自信卽其自試先資之言及
念 朝家掄選儲養之重調元贊化皆其職分當爲
者也夫以虛受善以實展孝以誠結主安往而不遇
易曰遇主于巷格心格君致身致主昌言正論秉義
正色一言契合千載一時風雲際會魚水相投易曰

納約自牖又曰素履往無咎惟其素履往也故遂巷
卽遇遇牖卽納惟其素履往也故能反身而誠反身
而誠者故能樂莫大焉克拓得去記曰強年始仕君
今格 君致主已有進階級矣願珍之重之日可見
之行者方進而未艾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吾老矣於君有友道之義故於年也不以祝而以規
友之道也

送省齋熊君謂選序

省齋弱冠卽有聲行董曾受知先伯猶齊方伯公與
此齋憲副兄爲莫逆交予被 召北上與乃翁常熟
丞偕得與省齋道故數相往來然後知其所謂莫逆
者非市道而受知先伯者有由然也久之又聞其學
于監試卽魁監多士歷于部部試部多士咸後極爲
太宰見山公稱賞夫見山學古尚行好賢樂才亦難
悅人也於省齋深懷賓滕之愛或勤前席之禮見卽
坐語移日刺刺不休玆豈他青袍士能哉諸司者亦
皆清選名流然非賢者未嘗不高其地顧遇省齋咸
不欲以地高之宿部輒遺茶果火炭此可以觀省齋

矣省齋亦自謂馳聲蜚轂價登士林奮臂毛錐足可
千人自廢不必仰首長鳴遇伯樂卽當知已累世不
收竟伏鹽車與卒伍等孔子謂得不得命也信哉自
是歸娛二親忘其所謂進取君子愛日達人知命崇
先有後修德俟時省齋所得信地有餘情矣然人生
無百年常泰君子有三公不換無何翁毋謝世孝子
願孤同思前日受知見山益欲薄申所願前知十五
年來猶爲青袍士當時少降其志求爲金馬待詔飽
食大官縱觀上苑委蛇太常無難也積有年勞今以

他途進卿亞者少哉茲出固非其所安又不欲泯泯無聞過乎請曰士之自信者心需用者才不願者外夫苟惟外之願則所守不素自信不及才之需於用者安在易曰中行獨復中心願也旣願矣義安能疚利不可回必矣自信何如也才可以爲滕薛大夫顧謂優於爲老斯豈在我哉昔人寄食牧豕爵祿不入其心卒之身都將相顯名垂休要非外得也省齋毋以他途自諉古有卜式固非賢良方正招亦非茂才異等舉也功烈見於載記班班可考擀芳流休光昭

示示視賢良異等者何如儒林傳曰質直汲黯卜式其自信需用之才萬世之下誰不信之省齋惟自直行不忘其礽窮通得喪升沉寵辱有不在我者聽之如是雖伏鹽車猶驥足也安知不有伯樂如見山公哉予於省齋好通婚姻義切友朋有兄弟之雅故於其行直叙平生昭其始也規之以義要其成也友之道也茲其爲莫逆也不然予言亦外矣

送都憲傅應臺年兄移鎭關中序

士君子生天地間有出處同而事功不同世皆謂適然遭際而不知才與德之遠大近小㸃負荷差等之不同以致之其與公舉南宮其出同也服官爲令尹其仕同也繼而銓司課殿最擢以入公登蘭臺其亦濫竽給舍其知遇于時同也尋復受　命稽乘田規條積廢敷奏以　聞今皆著爲令甲其事同也凡燭機通變裁酌以恊于中幸獲免于罪戾者皆公範圍而曲成之所謂同德相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獨同榜謂之同年而已嘉靖戊子公詰戎于茲吸張動作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兒童走卒咸知有傅淸

軍嗣是副臬于閩用廷臣薦章䟽四上戎備洮岷四境安堵黎藩東嚮旬宣勞來甘棠猶存會甘肅弗靖特拜爲大中丞提兵外攘而邊警息凡公所至蔚有嘉譽癸巳某以愚憨斥逐退居林丘中間消息茫然二十餘年大江以西卯辰歲饑人將爲溝中瘠矣當事者因民情之所歸依䟽公得節鉞東移南至凡困役傷財者塞源剔蠹不遺錙銖且酌地之豐殺肥磽取賦役之偏重者而均停之于是饑者食勞者息吾江右百八十年之隱弊一洗維新方煦煦然如赤子

之怙禨祿值西北戒嚴數求可當厥寄者公復有閫
中之　命至是三復爲中丞矣人以爲德浮於位非
所以禮賢而尚功也不知中丞者百僚之師帥糾舉
奸慝肅靜紀綱任戢而相古之制也今　明天子眷
注在公歷試諸艱以爲負重道遠之地夫豈無意哉
其也疇昔竊負於公求同於終始之初心雖不可遂
然天下事非我爲即彼爲所深屬望於我公者不獨
輝煌于功名而已公行幢在郊鳴車載道望衮衣而
興思西土之人冐其有極敢以是告諸命駕者夷狄

禽獸一視同仁消尾大不掉之禍於苟安積弱之后
使綏寧輯寧之道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先立紀綱
而不尚法術久安長治百世永賴不獨崇高于位祿
而已其西土之人深仁厚澤淪膚浹髓望衮舄而興
思冐其有極于其時也輙復扳轅而獻之以此

南昌府儒學記

南昌府學會秀儲英植材陶器其來已非一日而士
之居是學者景行先哲追蹤遺矩所以學爲士爲賢
爲聖求所以盡爲人之道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
法於後來者寧少哉古今題刻炳若前日可稽也今
士入學即令展謁先師然後登堂明倫立標定趨亦
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也　國初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彰勸飭惰殿
幽陟明悉責成于守令提調故士稱弟子員者視守
令猶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文翁化蜀
風同鄒魯伏恭令杭遂成伏學武城絃歌流風可想
古今猶一揆也故多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有以哉厥後更代靡常提調未稱遂謂守令

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官於按察總領之守令
提調之責遂有所諉而教亦不專矣夫道有否泰政
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今不曰人非而曰官弊何
異因噎廢食耶督學今有專　勑故責成守令者視
國初少異而士之宗提調亦視督學爲少遜也夫
士既視守令爲父母即視督學猶高曾也今士不援
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猶宗子舍祖禰而宗高
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愛博而情不專何
如古以卿三物教萬民即今守令之職按察明刑以

弼教猶古糾以八刑之官今制三歲賔興猶古也未聞專以三物廸士亦未聞糾以八刑名同而實異守令之責分先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弘治戊子繼是修者屢見宫墻外隘巷一道竟未有爲展拓計也三易壬子於今矣茲幸三溪饒公來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餙吏門無通介守不爽節益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休聲於無窮也責固嫌於安諉毎復忌于自專故令多士引發而鳴諸當道自待風亦厚矣惟時君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左布政使馮公按察使陳

公提學鄭公守巡孫公許公咸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得地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設屏樹坊宫墻廟貌煥然一新道遠勢雄目豁心泰自開　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于公手仍以壬子紀年寧非一大數耶教授王君三聘訓導陳君旦袁君昊何君煒楊君萬伋仰德昭教請記諸君子亦樂事之有成也不容以不佞辭夫公既以身教無隱於諸士仁施義發於諸士父兄已三年于吾土乃謂諸士日門前路徑要須寛廣不然則發軔展足無地何以任重道遠即闢示周行廣居大啟諸士其念之哉諸士復相謂曰公爲吾儕修學惟恐開導不至吾儕所以自修亦須自念躬逢盛典周旋俎豆佩服詩禮修于身行於家者于六德六行不謬乎前哲遺矩庶幾人倫之道所謂過則聖及則賢也書日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是故　朝廷作養會秀儲英植材陶器至意公修學亦有光也設有樂道謀食不復升堂入室從事百官宗廟之美而來督學不孝不弟之糾者於公爲毀瓦畫墁而亦非記者樂成意也

吾儕敢不念哉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南昌　劉曰寧　刪訂

雲間　王圻　校閱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彥　編輯

撰述

松陽縣誌序

松陽誌誌松陽土地人民政事於冊所以彰往而昭來也非其類而誌之非也應誌而弗誌亦非也是則

謂之誌也得百里之地而君者分符受寄未有不先於此而謂之能知治體者也何也一邑之誌一方之典章文物係焉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也是故不讀禹貢何以知大禹經州畫野之爲功不讀周禮何以知文武制禮作樂之爲備誦詩讀書論世尚友存乎誌記由來久矣有民社寄者於此而不知所以志焉即失其所以爲誌矣此孔子所以惜餼羊嘆杞宋無徵猶幸及史闕文尚有不闕者在況全無作者乎江侯一洲志切惠民心存康濟度田方暇大懼邑乘散逸此其志可與急於簿書期會者語哉故與予書云松陽缺典邑乘最其大者向託之徐龍陽繼得劉淮編輯草創已具然其間損益斟酌必賴有道者裁之方可入刻松翁舊治也山川人物夙有定盟敢借名筆序之於首茲令淮生懇求考訂垂憲方來則加惠之意不專在一方而施於其者爲無窮矣同心晤對千里關情不必覿面而後爲久要也然又蒙委均田幸賴成功蓋推我翁同然之教殊於我心有戚戚焉何也均一清粮也予查冊而侯方均

田均修誌也侯託劉生而予自執管乃托王生詔寬輯非勞於自用而逸於用人者歟成不成存乎人同然而不然不有數耶歸檢予草未得得舊志究觀劉生採拾凡建置興廢始末山川流峙動靜名人良史出處幽貞孤孩顯伏及鼓舞發揮以盡利進退變通以趨時具見矣其主張斯道風表人倫有餘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覽者當自得之頗覺良工心獨苦也予暇時每憶劉生圖記即同自成如瞻南岩百仞山巔蒼筠翠竹在坐下俯長溪遊人如織延眸長盱廣

廡下之傭隴上之叟雨簑風笠縱横畎畆間若有莫知誰之爲力意忽然焉若登卯酉大方等山梯雲入紫翠上揖羽人於晴空邈乎其不可及顧視廻流溪上童冠隨侯辨方審位又似武城有人單丈取友乎意會處如是知侯之誌成成於是矣是編也雖若未甚備然於一二百年頹風少振不亦爲松之盛典哉按舊誌松陽爲古大縣漢獻時屬會稽南鄉建安八年始立縣隋開皇九年割其東以爲括蒼縣處州府之唐景雲中割其西以爲遂昌乾元中又割其南

以爲龍泉地日割而境日促分土雖儉於前封壤奥區要亦括蒼名邑也茲當凋獘之餘幸頼侯加意安養化導正其疆界計畆均敷田不加賦征有定法民始欣欣有向榮意宜撮其所行大要備書於冊俾永永有考要其害已者亦永永無以報其隙由是八方會道四境同風善乎某中丞有曰某貽松陽無窮之利百姓受福多矣侯隨試輙効所在有功以此是宜松民歸德於侯侯歸德於中丞中丞聞諸上加侯四品章服仍留督理要皆一時遭際累數非偶然也況又會誌之成哉侯名昂字文冬號一洲湖廣攸縣人劉生名淮號從山諸生中好博古雅不在龍陽下後當有誌者稱劉生與侯也

祭裘魯江文

嗚呼公眞舍我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耶公固生順死安無憾矣而使後死者與於斯後無和而前無倡安能無憾於渺茫耶憶昔與公同遊於泮同舉於鄉齊鑣並舉揭釆摶芳將日進于高明期共覲乎　國光致　君英誼回風陶唐庚幾乎尚友古人出處行藏

既而思曰與其裕人孰若薰德而善良與其外暴而内荒孰若闇然而章乃就師顏日就月將鞭辟近裏動静有常深造必求乎自得妙詣必契乎大方靈扃中啟泰宇天光黙焉而静契其理語焉而妙發其詳良知精徹格致乎章光明俊偉特達開張巍巍蕩蕩坦坦堂堂理刑於岳名問益颺刑清訟簡仁昭義匡進階郎署委心劻勷名動公卿譽在岩廊旌能别異
封章顯揚謝病解組放跡滄浪抱琴山谷賞音水旁乎也避地遊神澹泊通理黄裳期妙晤于身心戢

多岐於亡羊方將就正有道公乃抱嬰張遑予固知有絶絃之慼不謂公卽遽逝而奠枕於北邙嗚呼傷哉公逝矣其所以爲公者昭然於穹壤之間不與公而俱亡靈爽不昧起予匡我登我平康性命交修內外兩忘是固公平生萬物一體之素心抑亦二三子之願望也嗚呼哀哉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中叙廷杖事爲詳故錄之

萬曆二年歲甲戌夏五月戴君二孤將塟厥考於馬耳山祖隴之原謁予請銘其墓庶永永有光也予愴

然思少府逝去嵗嘉靖己未六月計今十有六年予從叔爲君姑夫者今予去今亦三年餘矣少府美風度白晳朱頳衣冠濟楚惟是欠師友琢磨予謂十室忠信若公之類云俛而就吏非其所安設使得師友造就其所進立當出儕輩遠甚所得與其儀表襄爾稱矣嘉靖初 世宗皇帝御極勵精圖治議禮制度凡 祖宗有未備及備而未協於義者孜孜求言以規制作之善予時謬充補闕出入 禁闥期以將順匡救盡忠補過報國時有獻納荷蒙採擇施行然亦時有犯顔 廷諍事干國典者不容不直輕則怒詈呵斥或奪俸重則逮治栲訊甚則 廷杖怒始泄尋復追悔竟不黜落亦足徵 聖德之有在也夫以狂直戇愚之性事 聖明睿哲之君加以七八年之久昧於進言中閘批鱗蹈尾履危冐險蘇子所謂心驚火命如鷄者何日忘之也 聖主寬天戇臣猶幸苟全是故 聖主優容向非海內異姓同志兄弟若南野念菴龍溪克齋諸公等及君與陳君曜羅君顯等分班夙夜護侍供理藥物其爲鬼籙久矣何能有今

不然斃於杖者豈少哉況予么麽屢經下獄杖亦不次今銘君墓追憶四十年前患難不覺呑聲飲泣重有感傷君如有知當知予之懷抱山之高水之深也自是薦紳多知君君亦知所立予罷官南歸君亦與陳君相送至灣予尚病杖瘡泣別以爲不復再見寧論今日然自是卽落落不獲如在京朝夕過從也詎意今日復得銘君墓乎少府世居戴坊遠有端緒在宋有爲評事者焉官於桐鄉聞古朱邑高風知所樹立補任山東掖縣捕盜有戢而倭夷突至則領兵設

□出奇大破之斬獲甚衆蝗爲苗害君率民禱而捕
之歲獲豐稔民皆悅之君可謂獲上信下以此從政
何崇甲之有人言五十不稱夭君年六十有二是壽
杖于鄉也恩榮一命惠流兩邑貴加於人一等矣桐
鄉移祿以養親在行年五十之後有終身慕父母之
孝復何憾焉予爲君銘亦爲君歌
銘曰錦水藏坊來自刻江中有吉人孝友義方祿爲
親移仕以民康遺迹洪都徘徊溧陽桐鄉桐鄉官不
𤔡慈祥豈弟民依依衆皆胥溺君安歸掖縣少府行

春旱盜息民安書上考抑民食蝗心何狡襲擊羣傜
震海島毋以我公歸我公歸兮民有殍馬耳氣勢低
復昂山迴水遶瑩若防卜云其吉終允藏會見德厚
流清光

再祭旗纛之神

惟神秉天地乾剛之德司民物弔伐之權於時爲秋
於色爲白於氣爲肅殺於方爲坎號曰玄武於卦爲
師貞以丈人太公得之而興周文韜武略諸葛得之
而佐漢七縱七擒而孫臏吳起得之亦能効用於一

時當王斷伯自古在昔其爲明驗者也今蕞爾小醜
罔知王度昭彰罔懼神之威靈突肆刼掠聚而不散
悖逆天道殘害地方人怨於下神怒於上盍不待官
兵義奮而陰兵威武已先褫賊之魄矣況我坑兵素
號驍勇善謀茲役也義直氣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又有神以司之殄滅盍不難也鋒鏑之下豈無脅從
橫遭殺戮者乎尚願神功顯揚善誘奪其衷不勞一
兵一甲自爾投戈請降革心向化淸分玉石伐罪弔
民則脅從感好生之德而渠魁亦無所逃罪矣官兵

之幸爲何如哉是固願望於神者也

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況公行狀

公諱照字廷光別號雲岡瑺之高安人也其先爲虞
國公子烈四十四傳曰景仙由上高靑城遷雲岡是
爲高安始祖今人稱著姓但云岡下況不曰雲岡云
景仙六傳曰彥瑜者公高祖乃福建按察司僉事彥
珍弟皆出均仁均仁以僉憲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
母陳氏贈安人彥瑜孝友著於宗鄙壽九十三歲布
□奉例建百歲坊于門曾祖大新約已樂施歲凶以

粟千賑恵郷曲　詔建坊表樹閭巷祖徳洪浙江布
政司理問呂涇野殿元稱其政留兩浙徳在瑞陽既
有任睢孝友夙成娶於敖父樹母胡氏公年八歳胡
喪頼祖母敖鞠育随任教養弱冠乃歸就學憲官試
爲學官弟子員凡經邵蔡名公甄别羣材恒第高等
受廩食無何徳洪謝世事敖如母丁卯郷試中式戊
辰登進士第拜南京大理寺評事迎養於敖秩滿冢
恩封父樹如其官母故贈孺人奉　勅歸勤大學
士費公魏湖誌文母胡墓并告贈典繼母左氏封孺

人未幾陞本寺副寺副陞寺正爲理官忠貞峻潔執
法明允理直涉嫌罔顧法在容情爲耻兼湖尹汪嫉
惡太嚴法司以酷坐公詳情法不應乃得奏直徽豪
汪某江洋拒捕殺人惡狀有証奏行欲出之公不允
竟坐如律留都姚三老冨民也誰不知之妻與僕私
倚結堂官纓奏無虐日公執法賄不能行獄遂成他
如此類平反者月或數事積以數年廷平不平於人
少哉由是直者徒恩坐積倪怨羣言召纍公是罔定
有不在我者公亦莫如之何遂落職判廣徳州其執

法猶如大理時部民陽毛九等相聚爲亂奉檄擒捕
即得首禍者以報亂遂息署建平丈田畆以清飛詭
新門社學校頽弛兼漫者疑獄淹滯如嚴李等坐决
如辨民大悦服遠懐邇肅風聞異境莫不願下廣徳
判寧國人命獄十年不決盖因冨家賄成公一鞫遂
得其故太平府庫被盜盜逸邏者略乞丐十許人以
當獄成廵察明知其枉莫能解公乃因部使恤刑白
以枉狀年貌不相當者咸脫之夫渡蟻活命高大于
門前史殷鑒緑野貧僧繫中外輕重四十年犀玉帶

圜耳公異績陰功寘報顯受寧異于古耶遷浙江海
寧尹供事巳卯場屋得名士如石簡等多出公薦凡
關監鎮守護奸撓法奸豪投之藉勢生事規避徭役
公不少假借徭役稱平猶查究爲班頭稔惡者七十
餘人申華癸遣之歲旱瘡毒盈肰力疾祈請甘霖遠
邇通浹寧謂天道遠耶逆濠稱兵犯　闕鎮闕畢約
爲内應諸道悩悩一切軍需僞檄風馳他民社寄不
方寸亂者幾何公乃從容矢曰冦至死城不當先屬
民速亂民卒無擾會　毅皇帝南幸權奄挾狐虎之

威豪縱赫霍操持郡縣如束槁供辦折乾等事需索
無厭普太監者素䀚公多方鉤織公據理守法不少
阿狥竟亦無事邑不受恐人有北門鎖鑰徒淹準南
國監司暫借恂及青天萬里侯謠云尋陞安吉知州
州素瘠耗習俗善逋公至會歲大凶又聞部使者督
逋拷掠相藉於他郡不忍聞公以義激諸民曰逋負
無義玩逋蠹職窮逋傷牧吾不欲蠹職傷牧吾唯束
裝以俟能者民感泣爭留完逋不受部使拷掠者過
半孝豐豪飛隱田根近千計莫之按公悉覈正之得

羨餘錢存恤惸獨新學延師禮儒會又　毅皇帝哀
詔至百官爲位哭哭已不諳禮節者乃即位前杖人
公明法執議杖者引罪衆皆服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玆不信耶擢廣西按察司僉事民遮留塞道有落
脚便能除夙弊到頭終不受分錢及撫按薦剡剛方
藐權璫政績已著于劇縣廉幹蘇凋察賢聲尚裕于
僻州數年賢勞沉欝未得超遷猶未爲闇汐弗昭也
入廣會岑猛弗靖總鎭檄至星言就道即操致欝林
州頭目令其自相攻伐兩江巳風動功將有歸因與

何御史不恊投劾拂衣功竟不錄謂公有道哉卒之
朝論察公誣行勘公之心事巳明但不欲損耳目
於言官耳乃御史朱豹按江西遣官禮公廬移文曰
博學宏才循良偉績風高林下譽重鄉評朱亦眞正
人也公高懷雅量風標磊落儉朴天成貌無外假故
凡爭者忿者搆結者經公即平釋亦以公中無物耳
林棲二十年參寄與於詩酒與鶴坡台峯號筠比三
同恒以分外功名還造化閑中問答有漁樵書座足
以見公樂休雅致及聞軍國大事則又未嘗憂樂不

關情所謂寄與云者非託而有在歟建一德樓歲時
祀先爲文明廳貯 御製誥勑立書院二所貽訓後
昆若三原王公故事誨德崇行今世罷歸者孰不憂
子孫不冨貴哉今觀即中君高邁振俗海陽尹舒易
坦豁府學生俊翹有待孫曾森茂所從來者爾也予
童時隨方伯猶齋公任得拖公貌見人即嘻嘻情瀾
可掬家食與即中君通訊竟未得登堂觀其所謂六
十化者何似忽以癸卯十二月十九夜半痰作念日
即長逝距生丙申享年六十八歲鄉哲云謝典刑莫

存苒荏歲月又以先遠戒期求狀流光逝波感今懐
昔豈徒前識悲哉公先娶熊氏贈孺人繼娶王氏封
孺人後以郎中君貴加封安人生男四長維垣丙戌
進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加封大夫取則古先游
心高明師事陽明甘泉二夫子東郭涇野周旋寮寀
淑潤弘益稱執友焉維墉辛卯舉人委翅海陽非其
所安維坰勁勢横秋志在圖南皆不負公貽訓維埧
出繼公弟曰魚者垣娶劉氏封安人墉娶王氏坰娶
劉氏女一名玉娥適胡謹言府學生垣坰墉玉娥皆

王安人出埧側室門氏出孫男三人與泰孫天胤孫
女二德坤德貞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卜塟祖
壠傍口況家山負震面兌予與郎中君契協蘭馨又
介以省齋熊君督謹掇拾其言行可模成範者俟
仁人君子採擇以昭永永省齋視公爲姑夫與郎中
君有兒女好

詩賦

四言偶出三首

幾忘於心庭烏下地風來樹間路上塵起

其二

事在可人心則有喜情忤於物即鑒諸理

其三

喜生則動鑒理則止漸入自然庶幾心體

五言偶出

薰風入高樹野鳥翻庭柯心慊與自適竹簸聞賡歌

雨後

縱目林皋外林外青山秀白鶴摩高蒼啼鳥聞清晝

題寧都黎育民號養拙

此曲由來拙天空月正圓機田山犬靜與逐海鷗便
有象如愚日無懷不動年箇中些子事君寧養未然

懷裴魯江同年

可人久不見猶是隔年心春露被羣物東流逝海潯
音自遷喬轉懷從別處深琳宮空委象白髮坐來侵

偶題

反照倒晴空霞彩千山矗歸鴉赴層林獨鳥鳴高木
欣然得我懷無言獨自宿甲子春何在龍溪元年毓

贈妻叔甘泉汝通宰黃牛驛

京國相逢悅江風引別襟一官毛義檄萬里老萊心水路迎歸棹天空出遠林貯看山色暝楓冷露華侵

寄李吳西司諫年兄

每憑此意托芳華未信人間此意賒桃李有懷山色外望窮山色靜無涯

夜立文殊臺

夜深無語立岩頭月冷山空翠欲流鶴久不來天宇逈竹林棊響洞簫幽

孤月上人

兀坐無言一草菴如如不動妙虛含本來面目憑誰識朗月孤懸獨晚岑

謁嚴子陵祠有感

萬古綱常一線當水光山色逵穹蒼焚香謁罷歸帆穩一枕清風到野航

偶題扇面二首

飛雁乘風過淺灘小舟移梆向前灣道人本是無心客故向浮雲步遠山

又

不受風波坐擁灘一竿明月釣前灣人生事業魚竿上落日溪風照遠山

秋阜孤雁二首和傅先生韻

南來北去幾經秋霜月寒風獨過樓不偶也隨生意得疋蘆飛渡謝人謀

又

萬里凌空送早秋霜風隨月上南樓沙頭水際頻觀我自信孤貞是善謀

閑坐

坐擁寒爐向竹扉西山白雪蕨薇肥門前綠水消消靜檻外浮雲隱隱飛

偶成

一溪門對萬山來兩卷黃庭獨自開萬嶺月斜風寂寂五更鐘響夢初回

贈魯江裴年兄

歲晏俄驚兩鬢霜魯江頻掃隔年床語窮物外心雙白興出風前月一方

和白沙讀鮭魚文韻

造化乾坤識者無眼前人物幾之乎須更冊牡還成
宇肯信尊親是一魚

題永豐劉震冊

曾聞回也簞瓢樂今見仁齋歠粥編氣味風情今昔
異兩般人物總悠然

坐曾江賓山堂同鄒東廓次沈石山王龍溪韻

竹風梧月坐江頭清夜長歌入畫樓軒開杖社來青
鳥亭倚蒹葭憩白鷗古易漸深千聖奧高懷殊異昔
年遊幸逢三益憐予拙別去應知重反求

又

堂對西山德比鄰相逢一笑信吾真車途羨汝同雙
軌墻面慚予到六旬機探希夷言更別詩經煆煉句
方新遲疑岐路勞君指頓覺從前錯用神

謁孔廟和韻二首

古木擎天擁翠陰千年享祀廟沉沉乾坤不夜開東
阜絲竹空堂奏古音直從泰岱招凫嶧隱約洙源帶
孔林勝地有懷徒爾爾饒君先着重追尋

又

學道經年路渺茫小曹得路即升堂風生檜栢瞻依
在水薦溪毛俎豆香江漢無聲流日夜乾坤隨處有
宮墻中行已復清規遠幾見男兒熟也狂

謁顏廟觀陋巷井

窮巷顏生井不遷曾侯宮殿化為田天來一脉寒侵
漢地擁空明玉在淵不向生前為福澤豈圖身後託
真傳如愚像在淳風遠故國晴嵐起暮烟

聞先寺呈王鯉太府

尋幽山寺出塵囂野徑招提跨石橋翠壁鑴磨猶古
路蒼苔基址識前朝龍依二瀑歸青峽鶴唳雙峰入
紫霄安得乘風臨絕頂便應飛錫去人遙

題陸浩齋公號

拍塞乾坤本浩然更於何處論虧全心能得正見真
體功到無為是太玄一自揠苗趨末路遂從襲義失
前傳憑君會取其中意俯仰優游到百年

贈曾江裘年兄

卜築多年歲月闌山陰忽上大夫壇忘機自信千鍫

月出世誰明九轉丹積雪寒空明遠岫早梅迎臘故臨于素標無語杳三盃蒲耳蕭蕭入鳳鸞

送王杜陵

纔臨信地即登臺帶得天香滿袖來已許文章經國務又從實地覓仙荄乾坤妙手須當軸風月多情好放懷頼得高賢憑着眼定交梅勝去年梅

書寄熊少尹南溪二律

幾曲寒光水遶家迎簷索笑對君嘉興當岸柳人依樹暖入窓梅月正紗盃酒有情更自永笑譚無紀獨

頻加歸來謾有登樓興步月吟風肯浪嗟

又

意從會處即爲家到處龍山亦亟嘉過眼繁華蕉葉夢轉頭事業壁籠紗須知此意由心得莫向浮生訝鬢加水際風光聊自適東君猶自夜闌差

此齋賦

家兄歸自南雍於爲己爲人分別處大有所得語予曰大凡徇人者多忘乎己守己者或簡於人徇人者失天失天而徇人愈貴愈賤矣況人未必可徇乎己者此也人者彼也推己以及人舉此而加諸彼得之矣然宜此之不此而不此士得已而民不失望人何簡焉不此此之宜此而彼未免逐逐徇人而失其天已何有焉此朱子所以有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之言此吾所以大有感而惕若乎此也故以此名齋而顧諟焉爲吾弟之先鋒也子盍爲我賦之予亦感激作爲此辭焉辭曰

眇形軀於大化兮形與彤而俱輌全厥則而無虧兮德與天而同侔體此知此而強此秀其秀而好修此

天之所以與我兮操則存舍則休胡棄天褻天以流從兮鷄犬放而不求凌飄帆於洞庭兮波上下而泛浮萍泛泛東以卤兮誰云云在河之州是用不潰於成兮如彼築室於道謀萬物皆備於我兮道在邇而遠逑古昔先民有作兮惟好古以敏求富與貴而可求兮當執鞭以驅騶參反身而循此兮彼富爵而我愈㕕高數仞之巍峩兮羅萬丈之珍羞在彼我不爲兮民到于今而仰其鄒功業恭立乎三兮道德明著乎六幽何聖賢之不作兮俗靡靡以從偷追時好以

自眡兮期與世而相拫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而易掫紛蓓蘭與菌桂周旋兮獲謡詠之嘲啁爰有一佳士兮厥貌傾然而孔修不縢古而混俗兮介匪僑而不流慨世道之不古兮知我者爲我心憂結茅於山之阿兮瞡前烈之徽猷長紳佩之陸離兮冠切雲之俅俅襲中正之逢掖兮鳴璜珮之瑯球衆競巧以進取兮吾擬拙於山鳩衆衒玉以求售兮吾抱璞而葢廋衆巧笑以干媚兮吾抗節於督郵援韶武之古琴兮不諧適乎俗謳敬以直其内兮義以方其外陬

物何深而不境兮理何隱而不抽令聞廣譽施於身兮未有賈而不售太公困於鼓刀兮釣雖垂而無鈎阿衡發於畎畝兮樂堯道於歸耰喜來作商之霖兮怒把周王之戈矛何時尚之不然兮岐士隱於兩游孔其袞晃之堯兮顔其豹隱之伊周隱與顯其合一兮德何負乎聖丘數其奇而不偶兮孔顔於天人何尤此兮此兮此吾與若而好仇窮則與若獨行兮達則與若而與民由操則存而舍則亡兮爾惟我而爻修用則行而舍則藏兮我惟爾而綢繆嗚呼此齋之人兮邈焉寡儔欲從之兮道阻且道登山無車兮河無舟願言思伯兮我心悠悠

太常少卿水洲魏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南昌　劉曰寧　删訂

雲間　王　圻　校閲

豐城後學熊劍化

新建後學徐良彦　編輯

附錄

豫章增祀四先生祠記

省會故有豫章書院先巡撫中丞洋山凌公剏延學士大夫講學其中中爲祠豫章羅仲素先生而下凡

十有二人皆鄉之先賢名儒能輔翼斯道者鳳竹徐公記詳矣閱數年印川潘公寔繼二公既勤撫治單思徃哲謂不能無遺也因舉素所景行若宗伯歐陽文莊公德司成鄒文康公守益翰林羅公洪先都諫魏公良弼咸名賢繼起並馳道範而追芳仲素諸先生者宜並得祀乃檄南昌守王三錫諏吉奉主于祠而徵文於提學副使江以東俾篆之以石識無斁時公以少司寇　召隨晉御史大夫司空總理河道行矣以東揣無能爲役顧無所庸諉也重惟四先生與仲素先後輔翼吾道而公之尊崇表厲之意要不可無述焉夫道不宗自洙泗乎千數百年間在宋則濂洛關閩續其絶在我　明則紹興振其微乃豪挺傑特之士或厲之節義或炳之文章於江省非不彬彬相望而顧鮮有主盟立幟者論者盖或左之噫豈知考亭之傳淵源仲素而豫章一派固濂洛關閩所以引如綫之緒者繄不謂重功不謂鉅乎方紹興倡爲致良知之教也寔本考亭晩年契悟之旨其言直指本體明白簡切天下驟而聞之駭顧愕視而莫之敢

信特惟歐公鄒公魏公奮然徒步往從之游研精殫思窮探闡與而各極其自得之趣以廣其傳而究其用羅公雖不及門然涵養之純造詣之粹出處進退始終於道則與起於所聞而諸君子相與切磋之功不可誣也尼父師乎識大子輿私淑諸人世無考亭者出則亦已矣如有考亭者出四先生之所以俟將來者非仲素其徒乎雖然道在天下如日揭中天今非不家孔孟戸程朱矣卒由斯道之難者何哉科舉之學功利之習爲之機阱矣今覩四先生者通藉致

身非能越科目也服官任戢非能外動名也而道無
負於聖賢名光榮於山斗者豈非人顧所志何如哉
故志義理則科舉一義理矣志道德則功利一道德
矣何者彼其有以充養於心而運完吾性之本體則
雖假餙於雉羔規繢於竹帛要莫非性真之運用道
誠存而貴醇白此所以謂人師之致不朽之宗也若
迂而視之姑且甲焉日以競葩鬪靡衒功矜能附影
和聲隨俗雅化揚揚焉怏爲得志譬膝冊華纖而洸
稽天之浸其于淪沒均耳詎不足悲哉雖然知所志

矣而實踐爲難苟徒得其言資口耳以誑惑斯世而
不保其終甚至以身爲羣誹衆嫉之的而因使其學
爲世大禁斯尤吾道之蠹也已嗚呼公之所以祀四
先生之意其尚有外於斯乎若是則匪直可爲江省
風矣

魏松陽遺愛碑記

仙居應良撰

魏子之令松陽也其民親戴之如父母敬信之如神
明既三年報政將如京師民戀戀然齎咨涕洟而不
恐也皇皇然憂其不復來控留而不能也於是學諭
張君淮司訓裴君輝龔君愷列狀遣門生詹世用何
寶達數百里至仙居告予史氏應良曰松陽之政
國朝百六十年魏明府一人而已不可以無紀請公
文之以詒來者垂不朽按狀魏子以嘉靖甲申夏至
省風俗詢察利病先後緩急漸次罷行洗濯刮磨與
民更始嚴禁令曲撫諭嚚訟遊手兒閭里之猾屏
息正版籍之欺隱以蘇下戶絕銀場之哨聚以遏亂
略老弊巨蠹剗剔且盡凡諸廢墜罔不興修建浮橋
以利徒涉築河堤田爲永利治教場列樹之桑尤心

于學校修　文廟飭門廡葺齋舍刱書樓濬泮池闢
湫隘鑄祭器置制書壇壝潔清禮祀秩如孔翼孔嚴
其待士也如其子弟困乏不振者周之婚喪不能舉
者助之其教人也如其身本之於心身而貴力行先
之以德行而後文藝松雖僻陋道化聿興萬民改觀
志益勸仁及旁邑赴愬日來善政纍纍未易縷書予
亦嘗聞丙戌浙東之飢括盜尤橫非魏子拊其萌芽
延蔓且不止也夫魏子之政人可能也至其不任才
力不假權數道之以德非易能也松陽人德魏子而

未必知也知之或未悉也昔也魏子學于陽明夫子
而聞明德親民之說矣其體驗于身心講習於朋友
亦久矣予曩在京師而友魏子見其與同鄉王公𢦝
歐陽崇一同舉進士同志道同邸舍息若弟兄壽各
出爲州縣皆卓卓見諸實用而松陽尤號難治遺愛
之深迺若是世之任才智以就事功者往往病講學
爲空談而以王道不可復行於今孔子之教爲迂吁
亦謬矣予于松陽之政見魏子能信其師說見魏子
行其所學見王道易易見聖人之教之非迂庸記之

以慰松民之思且質諸世之仕學者魏子名良弼字
師說江西新建人

魏公遺愛祠記

春壬正月監察御史豫章謝公按部浙東次於括蒼
延見吏民父老檢察吏治稽求利害罷行之彰往闡
幽風采甚著時則有若松陽父老百餘人稽首上言
舊令尹水洲魏公之賢時魏公自給舍歸豫章可四
十年餘矣御史公者魏公里人也父老遂問魏公安
否幸聞無恙則咸舉手加額曰有是哉天佑我公無
彊恎休也御史公曰父老何自而驩乃魏公時奚若
對曰往吾邑未有魏公斯民直憒憒耳自魏公下車
來民始有生人之樂今數十年魏公德教在人耳目
者如一日何可忘何可忘夫松故菁峭阨區耕農無
藝而奪時妨生疾苦種種公裕之生毋方春零雨趣
駕勸相往來無問阡陌以時督濬瀦澮無致潦涸少
旱則竭誠祈禱率屬步行初不張蓋爲文多責躬語
讀至名氏必免冠謝罪衆庶爲之感泣歲凶多方賑
濟務行實惠無告窮民俾咸有寧宇講武衍地多令

種樹桑柘積成廣林無不番利愛久遠于是民始知
養民性獷野弦誦靡遑公率之教修起學宮拓湫隘
葺旁舍創禮器備典籍每瞻謁罷進問諸生誦論失
得諄諄誨迪士婚喪不給者時時補助之於是民始
知學邑外內規制敝陋俗患嚚訟公之理葺政事堂
顏以視民如傷而辟舍戒榜更漏樓樵無不貞肅又
秩社稷餙新鄣渡所在綜理無爽乃忠信內察聽斷
如流奸利屏息閉礦冶以遏絕盜源間時微行勸誘
紡讀比歲囹圄空虛四郊晏然民情太洽故持身廉

平專事爲民修衆庶之和古謂遺愛乃公無不備有卽去松四十五載我民無日不思父母大德顧安所用情哉嘗記憶公時育子不祿瘞在郊垌邑人歲時封植今墓木且拱矣我民保視奚啻甘棠哉宜於墓旁建祠院肖像我公其中我民得世世伏臘不忘令德于是乎在此大願也御史公曰唯唯于是攝邑事通判泰君往爲胥宇邑耆庶無不踊躍自效無煩帑費不日成之郡守陳君深爲德誼與泰君各捐俸二千緡用備冊牘更請析公田一十二畝以租入贍祠

事牒上御史府檄報曰此三代之義報德之致也如庶民願延問記焉余爲諸生時聞松陽魏令賢嘖嘖在人口不難匹休循吏三四十年無能纂厥令緒者宜斯民之不能忘情也魏公後爲禮科都給事中在朝著與柄臣持可否抗章論列有古烈士風遂以是歸老　今上紹統褒嘉直臣進公階太常寺少卿所謂仁者之勇魏公有之時新令尹冊徒楊君視事踵公休美慫慂前事以圖不朽一再來趣記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鑒也御史公之務從民願尙有意于斯乎魏公名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居士舉嘉靖癸未進士歲甲申來令松陽戊子擢補刑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中在邑凡五載云

處州府松陽縣新志名宦傳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江西新建人由進士嘉靖三年任松陽知縣興學恤民好古立教葺修尊經閣東西號房徙欞星門築泮池置祭器闢學前橫路庠序煥然一新毎朔望諸生至縣中必列坐後堂講明德親民之學謦其所問而退毎堂事畢聽訟開東西門

一剖而決東入西出廨無宿牒午後晝閉垂簾歌咏足有天地同流萬物一體氣象凡百供役俱以大家子弟選其性質淳粹者爲之百姓化之大奸宿宄畏服如神及爲任使秩滿擢刑科給事中離縣之日男女如失考妣事見去思碑

方侍御題請補謚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方大美爲遵例題

請補謚名臣以彰　令典以勵臣工事據南昌府南新二縣三學廩增附生員熊汝謨張演周之冕等

呈稱竊惟人品係于生平必世隔而其品乃定鄉評炳于星日至歲久而其評愈公玆䚕新建縣巳故鄉宦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由嘉靖二年進士初任松陽縣知縣選授刑科右給事中歷陞前官晉太常寺少卿致仕於萬曆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病故本官清風高節義膽忠肝縮綬松陽政比鳳鸞百里化滋雨露納言蘭省節高骨鯁一囊草挾風霜感慧孛經天則疏請斥權宰幾斃杖下矣卒相移而星亦移精神可孚于天地時履端逮

繫又疏請寬總臺復杖　御前矣卒劈烈而心尤烈直聲尚著于朝堂盍庭杖不啻再三而身家何卹萬一因投丘隴之原益暢姚江之學以厚倫維宗祊父子兄弟藹然鄒魯之風以正學啟斄家食息起居粹然典刑之範雖屢經于起用而丘園之志彌堅學肆力于學問而耄耋之年不倦兩間正氣一代真儒懇乞專請

卹典褒以懿謚二字昭華衮之榮　錫以崇銜九地晉官階之列庶先德被　恩光於泉室而　特恩

貽盛美於鄉關等情俱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幷提學道查報幷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批據南昌府三學生員熊汝謨等各申呈前由奉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提學道查報依蒙就經會行南昌府查報去後隨據南昌府申稱行據南新二縣知縣黃一騰倪承課議看得贈謚係

國家重典鄉評乃人品定衡據三學生員公呈巳故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忠直自天節根於性惠普鳴琴而三異筮見於花封猶云履順節勵請

劒而七尺屢損於列疏詎云易能養晦丘園獨証名理享年耄耋愈究聖真一代高標百年異品等因粘連官吏師生里隣結狀申府該本府知府陳鵠覆看得本官精忠貫日勁節凌霄滋雨露於一方蔽芾甘棠遺錦爛觸　雷霆者幾度模糊殘血故衣殷益壯益堅累被徵而不起彌高彌邵躋大耋而罔渝等各因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吳獻台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張愳思提學道副使錢標看得原任禮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寺少卿致仕

魏良弼忠義紊根天性真一默契道源涵養深則
和而不流趣操定則清能絕俗潔身避逆藩之辟
彦善士重掖垣之徵賢正色露彈章經九死而靡
悔直身留諫草歷百世而不磨始謫[illegible]嫉江王文
成有偉擔當之許才本非常既養晦丘園熊恭肅
有長風憲之薦望堪大任兩間正氣二代完人晉
秩既隆于 先朝易名應待于今日等因通詳到
臣據此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凡文武大臣 諡亦
用二字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

勞或以死勤事 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 又一
欵大臣應得諡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
有應諡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 贈諡者
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
酌議題覆補給 又一欵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諡
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爲 朝野具
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
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欽此
又查得隆慶元年七月內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

咨爲獻愚衷以裨新政事該禮科左給事中陳瓚
題本部議覆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工部左侍郎何
孟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太僕寺卿楊最左贊善
羅洪先各祭塟諡典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彭澤何孟春楊最依擬與祭塟還
同楊繼盛羅洪先都與他諡欽此欽遵咨劄前來
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夏看得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仁心道
體義骨剛腸屹矣貞操獨立風塵之表嶠然粹抱

無慚衾影之間試花封而邵杜齊聲永存尸祝登
瑣闥而逐于張膽惟有心冊節抗逆藩百折不回
初志疏闢時政九死猶冀格心雖
璽震再經而霜操獨凛浮雲解組愛日娛班華蕚情
隆一粟布必爲推解市城絕迹古圖書常自吟哦
道養日克正學獨傳心印德修逾邵人綱昭揭世
型精誠久徹于 先朝已重 賜環之典優禮倍
隆于去後更覃加秩之恩懿行純衷既已軼今超
古芳聲碩望尤足立懦廉頑雖官秩僅晉常卿而

行履實符近例尊名無忝謚典允宜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魏良弼
補謚庶本臣被光于身後而庶官有勸于將來矣

理學傳

魏良弼字師説新建人嘉靖進士蚤受學於王文成公繇松陽知縣授給事中累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前後在諫垣七年論評至數十上其大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部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孚敬吏部尚書汪鋐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史馮恩諸人每

一疏上輒予杖杖已或釋或　詔獄未幾輒令復故官公臀殆無完膚久之張還内閣而汪尚書猶在吏部竟用前隙落職歸矣公家食四十年講求性理孜孜不倦知命後不復入内室屏居村塢冥坐澄心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列坐堂中對談談畢輒去接引後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爲模楷隆慶初錄用忠鯁而公篤老矣晉太常寺少卿致仕年八十四卒後十二年而有司祀于豫章先賢祠云

建松陽縣儒學刻祭器書籍目錄序

是歲秋八月予承乏試松陽教事始至進諸生講良知之學翕翕然有興動者對曰是吾父母魏公教我者也既而視祭器皆出新型閱書籍斬斬完具凡其煥然改觀者皆對曰是吾父母魏公之創造者也於乎魏公之興學亦至此乎世俗以功利之心乘之記誦詞章之習如醉如夢魏公以聞於師者淑諸已而詔諸人辟諸乎寐者而寤之抑奚用儀文爲夫靡不有接孰知所警人之情然也雖然可與興矣何由知其能立儀文是以詔也是故陳其器則思將享之誠

讀其書則思論世之益游息偃仰皆可以爲觀感興起之地如是而曰作其志一其功庶乎近之矣夫豈區區潤色於儀文格式而已耶魏公入爲給事中月溪張公代之勸率既勤又置之十三經疏註徹　文廟而一新之且將次第未備者舉焉其事即魏公之事也其心即魏公之心也凡吾同學者事其事而心其心可也乃若陳其器而或失其義讀其書不知其人習觀美而侈心滋廣記誦而敖心長或者怠若墮而不能守略其細而不能舉則又并筌蹄糟粕而失

之二公之志荒矣吾懼吾松之士謂二公之舉爲儀文也於是乎記之交警於不忘以諗諸將來者若夫魏公之政應大史記之月溪之政來當有采之者矣予何言

太常少卿魏老先生八十壽序

莊生之言道也曰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信斯言也壽莫如道矣故天最淸與道最近故最壽地與天同壽日月得天地精氣之至以爲壽萬物亦各有其壽而金石獨以形壽皆道也人尤備

道而生者也故尤宜與道同壽然靈發而智生精涓而慾多相感相胥淪道最甚其堅反不若金石而與草木同腐朽或者疑其與天地日月之壽不相及也亦已過矣不知愚夫愚婦苟專志而抱朴則亦得以形壽而名人義士有一言一行之微與一念之耿耿有當於道猶或終靈光炳宇宙以壽其名於不朽而況至人將抱道而自全者乎信乎其與天壤無窮已故壽太上以道其次以形又其次以年非體道君子其孰能信之新建水洲魏先生弱冠講學於陽明王

先生之門舉進士擢諫議當　世皇之初英毅神武羣下少當　聖意獨永嘉張公以才識風略罷冠一時天下畏之先生首斥其非白於朝中一日直聲四震而先生遂以解官于是洗迹林泉以道自命繫予與今兵憲見羅李君爲諸生從念菴羅先生于章水之上先生淸標秀骨風神洒然目光如秋水青旻淵澄瑩碧姿鸞鶴而吐珠璣俯仰顧盼之間真足以使人豁滯襟而動遐想已竊嘆先生非塵世中人矣嗣是先生涉匡廬泛彭蠡訪道於靈山上淸懷玉之中

恍有見于宇宙往復之靈機與吾身呼吸相應端居靜攝若有凝結於其中者於是充然樂而忘世而世亦莫知先生之所爲隆慶改元余謁先生於草堂先生忻然接之蒼顏鶴髮神骨愈殊雖未易測乎高深而置身寥廓之上摶日月而俯塵垢倏然將與太淸鄰而年非所計者已默于氣象得之矣　朝廷方念舊德即拜太常少卿於家致仕而先生已久無意于世然而詢訪人才料測事機又亹亹不倦益其精神深固流溢之盛如此予歸以稟於家君家君曰吾固知

先生先生乃今壽八十矣小子其圖以爲獻余唯唯今年夏李過余羅原貽同志周川喻君士原王君輩之刺共圖以壽先生者余惟先生有道者也請以道壽于是再拜而祝曰西岫之麓章水之濱回旋數百里古多至人即吾郡所記如徐聘君黃大史以清風藻思獨著當代至今猶隱顯于烟雲霞日之間而相爲不窮而旌陽許公又以丹砂飛舉千載而下精魄猶存頡徐黃依道以名世而不知其以道自壽爲何如許公壽于道矣而儒者猶或有異論乃若退藏於

密握宇宙生化之機卷舒六合大中和位育之効置此身於天地萬物之表而明此學于羲皇堯舜之前以與斯道終始則余生也晚瞻仰前修亦久矣其將在先生乎其將在先生乎

蒙溪張公書

客歲秋源行感沐至情未謝抵京後諸縉紳必問顏色經生學士猶述議論閭宦武人亦談風槩而兒童走卒婦女亦能知姓名生惟公之去諫垣幾一載矣而威望能竦人毛髮赫赫若前日事公之所爲不及也生聞之只欣且悚而又爲世道惜非敢以吾道私公也因便作字引疾謝且陳底裏又惟自愛

二

吾丈以風節爲士林表儀輿論　國論昭如日星然竟無以回　天意賢俊座沉負此　明聖爲世道計者能不一短氣也耶雖然造化幽遠恒情之憂預未爲定也加愛加愛鰲厚教比年面目塵俗磨濯甚難雖肩痛無以爲知己慰然勉策之功寔有望也

南野歐陽公書

新春聞杖于　閣下賤婦頑子皆相潸然既而卜之蓍之累得吉兆踰月而後吉信至及聞再考察同志諸公喜吾兄必得生還且喜得居閒養靜足以進學已而果然接儀真手書叓皆懇切至道之意誠若是其爲吾黨倡率爲山中地主使同志有所依歸可勝慰哉天之所以佑吾道者不小矣況吾兄親老矣得生還以慰不測之慮且得承懽膝下壽月益增樂月益無窮天之所以福魏氏福吾兄者豈淺淺耶

魏水洲先生行略

先生姓魏氏諱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世爲新建之
杉林人其先居南昌之灌城鄉龍沙里宋有諱清者
任峽州推官比歿其子笏州太守莊奉柩瘗于新建
羅塢遂占籍新建十數傳至文隆文隆生建仲建仲
生伯原伯原生字興爲建寧典史上言屯田事 成祖
逮繫之遣官按覆者之令甲尋陞建寧知縣卒于官
邑人祀之子與生仲宏爲先生曾祖豪邁尚文堅貞
教子配吳氏祖默號介菴領成化乙酉鄉薦任光澤
知縣多惠政事載邵武光澤二志邑人至今尸祝之

以長子方伯公粲貴封文林郎配熊氏封太孺人考
槩號牧菴忠信孝友仁亮簡惠以先生貴封徵仕郎
戶科左給事中母夏氏封太孺人弘治壬子八月初
七巳時生先生先生居長次良政領嘉靖乙酉解元
次良器又次良俊先後俱廩庠俱先先生卒政器並
以理學祀於鄉賢先生幼性端重資稟警異封公嘗
引先生與兄方伯公良[illegible]立於左右曰此吾之左右
翩翩也因以命名弱冠補邑庠生督學崆峒李公大
奇之時所居上下產芝數百本群鳥朝夕旋遶以千

萬計正德丙子先生與從叔榜從兄此齋並以詩領
鄉薦自以爲學不止于應世文字乃携二弟政器偕
歐陽文莊公德太恭瑤湖王公臣受學於陽明公之
門海內稱爲魏氏兄弟而陽明公每目先生曰擔當
天下大事其此子乎宸濠潛蓄異謀遍邏名士講學
陽春書院以收人心先生名在邏中乃從間道脫避
家居癸未登姚淶榜進士與南野公同居一室共質
一馬更僕出入退卽會友講習切劘聖賢要旨檢所
爲事槩括於心酒食徵逐不與也甲申夏拜松陽令

甫下車卽省覽風俗詢察利病先後緩急漸次罷行
洗濯刮磨與民更始嚴禁令曲撫諭囂訟遊手偷兒
閭里之猾並皆屏息正版籍之欺隱以蘇下戶絕銀
場之嘯聚以遏亂略宿弊巨蠹剗剔殆盡凡厥廢墜
罔不興脩建浮橋以利徒涉築河堤爲田永利治教
場列樹以桑尤心于學校修文廟飾門廡葺齋舍創
書樓濬泮池闢湫隘鑄祭器置制書諸生困苦不振
者周之婚喪不擧者助之相與講論得失諄諄誨迪
本之於身心而責力行先之以德行而後文藝其要

歸卒本于良知而善能提挈宗旨切中事情令人人
自得反復於性命之致雖隸卒多感發興起或至泣
下增脩社學令童子講習冠婚鄉射之禮考其勤惰
而勸督之道化事興愬者不飭詞負罪者詣庭輸款
囹圄空虛絃誦遍野民幾無訟每春雩雨則躬行阡
陌以時督濬溝澮少旱則竭誠祈禱率屬步行而露
不張蓋多責躬語讀至名氏必免冠謝罪每禱輒應
丙戌大饑先生設粥於四門令就食者行列有序屯
坐一處以待給食衆無喧嘩食得均足全活甚衆尋

復大疫又處給湯藥督醫遍視民賴不夭發帑賑給
先生惟一馬二隸躬行閭里問民疾苦而面給之雖
深山窮谷之民皆沾實惠仁及旁邑赴愬日來百姓
圖其像家戶朝夕尸祝之戊子擢補刑科給事中去
之日民扳留不舍邑中爲之罷市復徵太史應公良
爲作遺愛碑豎之儀門先是先生有子民秀早殤瘞
於郊外逍遙觀旁邑人保視過於其棠隆慶壬申士
民請於御史謝公特建祠宇於其左肖先生遺像祀
之士民割田若干以供祀事太恭何公賓岩記其[illegible]

爲詳載之名宦傳先生晚歲家食士民不遠千里走
問起居歲以爲常先生初入諫垣首論江彬錢寧之
黨乞斬吳良等以謝天下 朝廷以郊祀之禮未協
於義下制求言先生上稽 二祖創守之意援周禮
參酌時宜具疏已丑奉 勅提督團營首劾保定侯
梁永福玩法欺君戎政攺觀又劾兵部尚書王時中
曲言阿比爲時相鷹犬舉朝憚之先生一日過貴戚
家問其亭榭石山所費幾何其人惶懼一夕盡除去
人之見重如此庚寅陞戶科左給事中尋陞吏科左

右給事南京御史馬敭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上差
官械繫下 詔獄先生論救 命下杖先生於 廷
是月仍進禮科都給事中壬辰慧孛見紫微垣先生
專斥時相張孚敬驕恣專横疏上孚敬具疏辦論先
生復上疏求去 聖旨有魏良弼職在言路凡事着
盡心奏聞不許挾私相忌不准辭之語先生益感激
上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謂之真諫官先生步
履端嚴音吐清亮貌雖清癯雙眸炯炯 上常注目
視之 上以都御史汪鋐爲吏部尚書先生上疏[illegible]

改除　上始大怒欲重治之而　聖眷愛惜先生
旨雖切責僅廷杖八十罰俸半年先生之不能久立
於　朝亦萌於此矣明年癸巳正月朔都御史王應
鵬以題請誤落職名　詔獄欲重治之凡論救者同
罪先生復上疏人人危之先生日櫜坐飽食待罪從
容家人尚不知也　命下果繫　詔獄有黨扶欺罔
奏瀆　朝廷好生無禮着實打着究問之旨先生屢
遭廷杖膂若虎餧金吾官校多揮涕咨嗟勸先生毋
自苦而先生面折廷諍不少互杖罷不數日復上疏

疏上輒受杖先生未嘗挫也由是先生之名聞於天
下癸巳先生以故相舊郄而冢宰汪誣嗾科道訐奏
先生遂致仕去時牧菴翁暨太孺人俱在堂先生極
其孝養朝夕聚講不入私宅兄弟怡怡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閭里化之己亥庚子連遭大艱卜壟西山明
覺院時皆極寒先生徒跣走氷雪中附身附棺者纖
悉具備盡禮盡制士大夫自以爲不及惟是二弟相
繼淪亡諸孤皆在襁褓先生鞠育教誨等於己子俾
致成立有聲庠校而先生爲心亦苦矣林居四十年

足跡鮮入城郭無一字入公門僻處一庄竹樹蒼鬱
儼若仙境巡撫何公題曰西郊草堂去家僅里餘左
右惟二三蒼頭絕無一毫塵俗可嬰都憲翁公爲創
册陵書院爲先生讀書之所題其楹聯曰正色立朝
青瑣十年曾報國卹恩去位滄州萬里不忘君日與
書相對至忘寢食晚歲步履益健反騐少壯時童顏
鶴髮宛若神仙中人或徐行郊外田夫牧豎皆爭先
快覩若景星慶雲然間與海內同志士大夫如東郭
南埜雙江荊川念菴渚山龍溪克齋諸公往來名山

講明舊學或識見少異亦必反復辨難以歸先生嘗
語學者曰近時良知之學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
良知矣而不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異此良知
之學愈久而愈失其傳也先生論學明切故四方之
士不遠千里而來先生各因其才而成就之質疑問
難者反復告戒雖中夜不倦或擁衾達旦終日端坐
畧無偏倚隆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少有懈容家庭
訓誡皆道義藥石之言多舉先世勤儉忠厚之事畧
不及私臨童僕亦無疾言慢色與人語煦煦惟恐傷

之至於臨大節決大義則如秋霜烈日凜不可犯爲文自出機杼不求工而自工予奪之嚴一字不苟筆札遒勁端楷自成一家識者謂類其爲人凡得其片楮隻字者皆寶愛之是皆先生涵養充積理明義精日新又新自不能已也兩臺藩臬高先生之風者或就而問政先生侃侃直陳所行是非聞者莫不悚息里閈爭競者雖暮夜必赴先生質平亦莫不迎面輸服甚有自媿及門而返者庶幾有歸田息爭之風見人貧苦多推衣食以濟之見人疾病製藥餌以療之

無婦者多養贍終其身凡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賻卹問遺恩無所闕毋族之親流移不能自存者創室以居之家廟時祭必誠必敬齋戒以臨之稱人之善不啻出自其口自奉甚約菜羹素食處之泰然閒閭　朝政之闕失生民之疾苦則憂形於色里中有松湖市太平大同二橋圮廢先生殫力竭心爲石梁二利澤可垂久遠凡濱河圩堤如太平永豐諸圩松湖滕坊谷林諸壋每歲興工脩築工以萬計凡經先生指授

人皆樂於從事雖以有司法令督責猶不若先生一言之重是皆先生行誼素孚於人如此豈世之任才智以就事功者可同日語哉先生謝仕後撫按先後疏數十上皆薦先生可大用而熊恭肅公深任冢宰時獨薦先生可長風憲　先帝亦有嚮用之意聞宮中每目之曰魏家又時宰多忌之故先生卒不見用也隆慶改元以　遺詔召用天下莫不拭目而先生年已七十有七矣冢宰請晉公太常少卿致仕今上嗣統詔進亞中大夫人亦以爲曠典云萬曆乙

亥夏旱先生齋戒沐浴爲民祈禱遂得微疾親友候問先生一一致永訣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奄然長逝略無一語及他享年八十有四嗚呼痛哉遠近吊者莫不痛哭失聲兩臺藩臬郡縣三學暨在城鄉士大夫爲位臨於豫章書院哭臨五日非先生盛德昭著其何能致是哉先是巡撫鳳竹徐公請先生講學於正學書院以式多士環座聽講者日數百人於是巡撫潘舉先生暨鄒羅歐陽四先生並祀於祠中後大守范公復創豫章先賢祠以祀胡顧崧泉白舒梓溪

芬以及公而人心亦痛快矣配豊城庠生丗棠女封
孺人有淑德平生裙布荆釵等於里媪不以一毫冒
貴動念故能成先生清白之操先先生十年卒今合
瘞於西郊草堂之前先生平日所居之地也子二長
增秀娶龔氏次松秀娶熊氏俱庠生女二長適小嶺
夏績禹次適界檀熊祐即不肖也孫男四長應極庠
生娶禮部尚書范文恪公謙女次應特娶吳氏次應
垣督學朱公送邑庠肄業爲先生奉祀次應試娶吏
部郎中況繼垣孫女曾孫男六學曾邑庠生娶陳氏

側室徐氏學　娶　氏學　娶談春元鳴鳳女玄孫
一敬玄女孫壁英先生卒之明年不肖錄其文集二
卷奏疏一卷圖傳之世而力不逮家君宦閩時復請
奏議文稿梓行於世先生復秘而不出今先生儀形
日遠竟未有發其幽馨而起敬思者憶昔先生八袠
不肖製排律百韻歌以侑觴叙述頗詳先生笑而頷
之今僭不自量董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奏議文錄
之所槩見者定爲草稿以諗同志庶存什一於千百
況先生不得大用於世所可見者特議論之間況

當時諸疏海内傳頌人謂不在陸宣公之下今其集
槩未梓行世所書談而樂誦者又復泯之可乎雖然
先生功在　朝廷事在　國史廟食豫章及松陽名
宦天下後世自有傳之者區區紀述又烏足爲有無
哉謹撰次如右以俟知德者考焉

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水洲文集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魏良弼撰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禮科都給事中以劾張璁爲所中削籍歸隆慶初卽家晉太常寺少卿致仕天啓初追謚忠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南昌劉曰寧所刪訂豐城熊劍化爲刻於華亭據其原目凡奏議書簡語錄撰述詩賦等五卷附錄碑記行畧一卷此本佚其第三卷之語錄與其第四卷之撰述僅存四卷非完帙矣原序稱其學爲陽明高弟建言受杖者三今疏稿具載一二卷中蓋亦剛直之士詞章則非所長也

東遊集一卷

〔明〕黄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遊集一卷》提要

辛溪黃金著

出京

恩命新承出帝州風雲壯志屬茲遊田疇王氣浮龍虎近擁行幨列貔貅時兵騎送護云心上經綸元有自眼前凋瘵可無憂却思卓魯龔黃事千載于今芳譽流

早發臨邑

縣城侵曉發村巷戶初開人立茅簷下鷄啼草閣隈食交煙樹合風逐水雲來極目臨高處時懸陟屺懷

過章丘東陳平岡大尹先任內翰

一入使君邑賢聲滿路傳瑚璉元自重枳棘使人憐寇守聊河內班生且洛川他年勲業在翹首望凌煙

公署

曉涼清暑興悠哉靜院無人草色開祗為浮名千里外俄驚物候九秋來短墻過燕多新語古栢當庭半舊栽國計報來書上考邑饗應達九重臺

過濟陽

濟陽城北古河流雲樹拂天無盡頭舟戢唯通鹽賈利居民半是野耕謀桑麻色散青郊路村落聲聞白社謳却羨花封賢令尹雅知教養為民籌

發曲堤

晨鍾鳴野寺客子即征途鷄唱村初曉人行露尚濡引輿排蝀炬清道羅兵徒幾望東方白林間星影孤

清河渡

日暮望行色逸塵滿路飛平岡舖碧草孤嶂隱斜暉獨樹中流見行人隔岸田輕風揚柳渡颯颯舞征衣

登太山有作

太山曾豁仲尼睟今日何緣得此遊獨夜遥瞻星拱北晴旭俯瞰海東流兩輪日月朝昏見萬古乾坤上下浮紀德磨崖應有待須爲搗藥閟星休

侵曉肩輿度太山崇岩絶壁路迴還清風細轉長林外晴日高臨曲水灣疑是飛仙凌碧漢恨無大藥駐朱顔自憐車馬紅塵客空負白雲漂緲間

石磴連雲起肩輿向日馳澗鳴泉漱玉峯引岫成帷捫草觀唐碣剜苔覽漢碑平生懐古意感慨有餘思

山院閑齋

洞齋縹緲隔溪間疑是仙家弄夕曛況復梁園千里客宦情鄉思兩紛紛

寄内兄毅溪春曹

一自燕臺別今來數月餘解携身更苦拯敝力難任骨肉三秋淚關河萬里心鱗鴻如有便莫惜枉佳音

夜出武定道中

人稀秋夜靜野色望中微水落沙浮白天空月吐輝荒鷄先曉唱邊雁隔雲飛民瘼關心切何辭遠道歸

即事因路災有作

省災夙駕過東阡邑井蕭條最可憐極目荒煙籠白草傷心流水沁平田已知民力刀錐盡側望　君恩旦夕蠲遥泣道前聲震野西風田首淚潸然

脫粟

弱冠登科幾閱春志存濟世與安民微官初試新城令高節常期往哲倫唯恐素餐招物議敢因脫粟怨官貧吾家世宦多清白願取芳聲繼後塵

春偕僉憲楊公看小清河口

曉隨憲節閱河防駭浪驚風勢渺茫本是斯民禾黍地胡爲今日水雲鄕沙邊返照紅將歛堤上寒煙晩故長滿眼瘡痍誠痛骨不知誰與底平康

和月峯賈二府憫災韻

停舸一望水滔天水患今來倍昔年已過三秋無一粒安能斗米直三錢蕭條風色吹寒露浩渺波流浸野田幸有　明公來拯溺齊川才負斗山懸

過淄川

促駕淄川道山園四望晴流泉衝亂石絶壁帯芳英日耀旌旗色風傳鼙鼓聲思親不可見回首白雲情

晩渡孝婦河

山寒風撲面霜凍水侵人石上肩輿過河濱從騎巡丹崖飛野馬碧草競餘春旭日遥天外時時散影新

謁顔孝婦灵泉祠

一入靈泉祠淒風洒鬂毛遺容留萬古順徳仰吾曹路轉朱甍出山開碧殿高瓣香聊展敬瞻拜敢辭勞

甕口山

甕口名山跡亦奇行人到此路多疑乍看旭旦浮光細漫訝寒雲靜影遲耳畔草蟲声振谷目前峯葉翠含姿平生雅好林泉趣伏軾沉吟有所思

新泰山行有感

今年失脚下魚磯悔却從前心事非本意布帛安懶拙何心青紫逐輕肥故園松菊開荒徑客路烟霞送落暉自笑此身眞浪跡閑山空望白雲扉

苗山店

山行鎮日遶山阿望眼林巒感慨多一徑残花開晩樹半溪曲水泛寒波荒原不見桑麻地野俗行看鳥雀羅可念此方生意少不知民牧欲如何

宿山寺

夜宿招提境天空象緯開佛香飄別院僧唄動層臺菊𣠽霜灯外蟲鳴月牖來靜中俗慮息回首即塵埃

書寄高東玉亞卿因而賦此

晩衙人散已初更秉燭揮毫報安生悵別每驚千里夢論交常憶十年情一簾花影風初定滿院秋光月正明無那懐人阻兩地何時對酒破愁城

濟南贈周弦齋之汀州

聞君新命守江皐濟水城邊送節旄世務閱來同臭味宦情歴盡幾風濤舊爲御史曾攀檻今任專城始佩刀從此經綸應有在勳華端不負人豪

雪夕偕竹溪一齋集李九山舘

滕六飛花動遠天錦堂銀燭照華筵卽看三白占豊歲更喜同心擬昔賢醉裏流觴延漏永興來乘翰覔詩聯他卿今夕成高會何羨王猷雪夜還

夜餞王盧泉

遂情常繫汴河干宦邸逢君强自寛千里那堪鄕國遠一尊同對雪宵寒座中燈火流香霧簾外歌鍾繞畫欄歡晏莫教輕許別明朝回首路漫漫

夜宴張梧川宅

溥暮開嘉宴嚴城欲二更衣冠集上客簫鼓動前楹歎叙平生
舊歌游此日情霜清鶴唳夜猶自論縱横

偕胡二川夜過章丘

蚤夜勤王事相逢喜並與林空料見月橋斷細過渠蓋轉連雲
逈駒鳴入野徐誰憐遊子意遙念在親廬

龍山驛途中

旭旦煙嵐秀雲長客路遲寒禽鳴野樹衰草蔓荒池故里千山
隔離人方寸思無端風力勁時向手中吹

青陽驛夜雪

朔風午夜掠行臺六出飛花片片來坐對燈前寒透骨起看庭
下雪成堆照室揔爲雲母障隔林遙望玉英開清香一種梅花
味恨不當筵侑酒杯

邪平雪中

有興雪裏度邪平雪影雲光一樣清閃閃旌旗雜鼓吹只疑跨
鶴玉宵行

賀王金吾七十

極星流釆當初度華館開筵集上賓寶篆風飄香霧暖斑衣酒
進紫霞醇極知福德栽培厚可是天人感應真頎擬南山祝永
壽木公合信是前身

鐵山道中

攙攙旌旗捲朔風曉天遙望海雲紅雪消客路泥猶濕春到河
橋凍欲融皂蓋影搖山色動錦袍光映日華烘軺車時駐詢田
叟每見荒蕪一愴衷

寄上家君

海月流清漢客窓散素光故國去千里南北各一方思親不可
見黍白在高堂晨昏曠起居左右誰潄裳一介遣行李遙寫布
衷腸書去神亦去儼然在親傍諒知冠冕意何似坐石床立身
與行道勉勉不敢忘涖官甫半載獲上民亦康素履苟不爽官
箴庶無妨何日爪期代團欒進壽觴

憶都憲沅溪何公北上

憶在京華日談經夜共氈別來驚歲晚到此喜官聯德業恒相
勉才名每見憐匆匆忽北上悵望暮雲邊

正月十六日偕諸同寅登城北臺

去年此日燕蓬萊（靈肅宮名日蓬萊）今歲同登魯國臺序轉青陽開品
彙雲連滄海淨纖埃輕風颯颯吹雙鬢淑氣氤氳徧九垓正是
元宵燈火夜太平簫鼓侑金杯

陽春有脚到蒿萊勝日登臨野外臺暫假簿遊占歲事不妨夙
駕罰殺挨管絃聲沸惟清晝老稱人呼步紫核可是太平真景
象閭閻醵飲亦啣杯

會竹溪往署臨邑餞于北臺有贈

送客春郊外微風近午天城隂迂徑轉水曲斷橋懸對酒歌金
縷登臺望紫煙蒸黎應有待莫遣馬蹄連

寄高東王太卿

童稚情親三十年比來消息兩茫然縱知故國終相聚無那他
鄕最可憐曾水煙含春野樹滌山地隔暮雲天迢遙不盡相思
恨握手何時醉綺筵

新城早發

曉出桓臺道山雲入眼清流鳴織細柳捺雁度高城學宮空無
補年華毎自驚強顏今日事感嘆負平生

雨後長山卽興

雨過平衢靜天空皎日低石橋騎馬滑芳樹坐鶯啼風色翻征
蓋春流亂野畦雲山望不極客思轉淒迷

夢童内方學士

往歲送別三月天桃紅李白耿蒼煙君擁玉勑雙龍節我蔦陽
關三疊篇離筵遙在城西寺把酒相看愧黯然只欲尊前玉山
倒何妨門外驪歌早酒闌歌盡日將斜駟馬高車卽遠道悵望
寒雲孤雁飛碧天萬里淨如掃憶昔同是京華客自少謬忝聲
名赫同袍豈特骨肉親毎語見許文章伯相期握手五雲衢兗
舜君民畫竹帛一自去後不復還遺書滿綿筆痕斑誰遣修文
歸地下空留華聞落人間今宵忽向夢中見欸語平生別意慳
覺來慘悽聊數語感今悼昔淚潸潸

賀少府一齋施公榮膺旌獎叙

夫人之於世也凡有所負挾者孰不欲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以遂生平之願也哉顧時有遲速數有成
否而德有靜躁才有短長之不同夫時與數在天者也才與德
在人者也係于天者雖難必而存乎人者當自盡君子亦惟盡
其在我而已苟盡其在我則人以勝天天以人定隨試輒効而
榮名隨之是又烏可以執一論哉然則施君克被旌獎之榮寧
無所自也耶予嘗聞之君子藏器于身而動必有獲行無不利
者乃其養之有素也於君殆有徵焉何哉予與君爲同鄕往往
聞君名頃承乏新城大金吾許南岡過予曰一齋爲人蘊藉深
厚恭謹忠雅適數奇久之以選士始拜今職時眼恒畀之幸得
公相與其有成哉及接君見其貌恂恂爾言訥訥爾處衆謙謙
爾是蓋靜養而有德者予曰噫君固其可與也南岡其知人哉
已而覩其職司馬政勤於考牧中間董之以威綏之以惠執之
以信斷之以義而又矜持乎清白之操以致牧政克脩而馬獨
完且先馬人咸籍籍稱嘆曰前丞于斯者毎以賄敗今若此蓋
數十年所僅見者也謂非長於才者能之乎故予嘗署其考曰
常例卻而名檢自勵馬政脩而幹濟得宜豈虛美耶庸是甫及
數月焯有聲績此其所以來太僕奬勸之典由是而進之膴仕

崇階詎可量乎視前所謂時有遲速數有成否者可得而拘之哉若夫近時仕者欲速者不知時者也妄意者不知數者也淺中者不足德者也滯行者不足才者也以是不足才德之人而有不知時與數之見身名胥失無惑乎世風愈下而治之不古若也予於君有深慶焉又有深感焉於是酌酒而歌之曰魯頌駉牡兮無邪是思衛歌騋牝兮塞淵自持以和召祥兮物罔不滋雲錦成群兮攻車載馳共武之服兮安攘賴之荷茲寵命兮百祿咸宜

送王灤川戶部九江監稅

上苑春風御柳斜晴曛紫陌碧烟沙民曹大夫拜　帝命南來江國擁星槎蟠龍萬里雲中節歸鴈三秋夢裡家宛轉整駕東山道先過梓里駐仙車仙車到來三月天黃鳥嚶嚶鳴樹巔遊子聽之撩客思逢君話舊最堪憐彤管羽觴吟侍座雲塢花墅笑登筵歡晏遙爾遠言邁分袂翩爲離思牽旗亭送別鶯花攢青青草色野風寒山氣霏微連海岱川雲杳靄入江干征蓋遙臨吳水上堂齋獨掩會城端可嘆室邇人逖遐何由接晤珮珊珊四首昔遊新邑日尊酒留連詩興逸予忝青雲達君方玉樹質誰憶今來復開顏風蓬轉徙眞難必況今掛鴈正北飛縱有遙情安得悉蠲美分曹潯江頭邦儲綜理展才猷時論久懸山嶽望訏謨應切廟堂憂知君心似寒潭水印取氷壺皎月秋會須得代瓜期至兩袖清風覲鳳樓

宿張店寺

軒靜風聲細窓虛月影通偶來獨夜宿田視萬緣空無火明禪榻松雲隱佛龕應憐名利客何事日匆匆

過青州有懷王淮川

四圍山廓孤城險千里封彊一掌平春滿田疇含野色風來閭樹奏絃聲膽雲不盡思親意向日常懷戀闕情東去朐邑今在眼故人喜得話平生

夜集王淮川

忝竊連鄉郡文遊歷歲時比來官此地遙望繫予思何幸春風夜同揮碧玉卮鵬摶方拭目莫負舊襟期

金嶺鎮宵行

暮夜驅行車寒燎照路衢喧喧鼓吹發星宿動清虛

長山往候臺察

車從乘春發芳輪起夕狂風沙迷客路雲日亂林莽寄重身忘瘁心憂政欲良料應繡斧使旌別有封章

鄒平野中值雷雨兼懷一齋

軒車馳遠道雷雨漲荒烟正氣元凌漢丹心可貫天窮通誠有命出處且隨緣少試經綸略寧爲利祿牽擇期氷玉美政尚常弦全劣拙安予素聲庸敢衆先最憎俗客眼豈識達人詮況復

同心遠咼勝别思懸

過古青門

遙觀雲樹外城廓儼猶存塵世驚何代荒原有舊門平沙人跡少斷霧日光昏却憶雄圖恨空傷遊子魂

哭毛石溪太卿兼傷章內方翰學王衡州太守

內方哭罷又衡州忽報石溪不少留四海知音星落落兩行清淚恨悠悠明時共惜人龍逝端世何緣彩鳳求追憶同袍三十載幾回夢裏見君侯

舘朐山行

山空風力勁地僻日光寒峰度煙雲碧崖翻花草丹喬林啼鳥絕澗激清湍古有垂堂戒今愁遠道難

慈破丘俞氏庄次韵

乘軺宛轉度春山晴日遲遲翠靄間過兩茅堂堪適興清風一榻白雲閒

送王菊亭致仕

恬退辭榮十畝閒曉來祖帳簇陽關心懷民隱成多病性厭塵囂在早還水繞竹泉堪濯足山連河曲最怡顏吾儕知己難爲别悵望文軺去莫攀

三學寺

禪院清風細巖陰卓午涼端居無俗念僻地遠塵光日照花容媚風吹草色香南薰虞氏曲謾入鼓琴章

堤上偶成

堤上晨風着氣微海邊日出散朝暉青山綠水寒雲亂碧樹蒼煙野雀飛薄宦自慚俗士駕河漁每憶舊時磯從來吾道滄洲在倦鳥終還故樹依

夜過青城感懷

白雲親舍鳳城端縮地無由恨若牽惟有月明千里共清宵相伴倚門看

夜集施一齋

明月當庭照佳賓共綺筵更憐同志好莫厭巨觥傳華燭明高樹霓裳娟晚天坐來凉夜永清賞興悠然

慶施太夫人七十

秋風淅淅白露寒桂魄婆娑光欲圓仙姊起踏瑤臺闕翩翩飛下浮光端浮光地跨中州勝塵寰在再閱時令弼成夫子列儒紳望重中臺侈觀聽令子擢秀花封伯宅相攀蟾霄漢客指日徽封下玉墀身兼五福稱嘖嘖喜茲七十初度日群仙到來仙籙出獸爐香噴縹檀煙瑤管音協朱鳳律五色雲外虬車繁九華丹液閃光晶火棗如瓜登玉案金莖帶露薦霞觥爲伯芳綠華扶執許仙嫗從今笑看桑田地幾變滄海梯參差

秋夜即興

凉宵浮影氣凄露滿秋叢野曠風吹急天空月色融絳紗籠燭
炬皂蓋引青驄慚爲浮名繫行行西復東

即事

華館新秋阜午凉重門深鎖拂晴光平徑自有宜民術體國須
尋善政方愧舜天風繁影碎鳥窺簷角巧音仕坐來終日琴堂
靜竊効宗人治穎長

九月八日夜過平陵廢城有感

何代繁華地荒城見古臺暮烟連斷靄殘月隱蒿萊九節明朝
至征鴻北塞來遙憐茅屋菊今日爲誰開余書堂有菊數本故云

贈竹溪曾君擢尹招遠叙

予自弱冠登第交游半海內嘗會都諫戚南玄於同窓太卿毛
石溪第習聞其姻友曾竹溪爲有道者久之余頃承乏新城君
丞于斯幾三載矣益雅相善亡何君蒙　恩擢招遠令乃謁予
曰前丞恒坐詿累即弗累亦無能保終者幸得叨眉若此其爲
訓以祗承哉余辭且再顧義不可以無言遂告之曰夫守令民
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令惟親民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係
焉其責爲尤重肆我　國家獨重其選而不輕以畀人者益慎
之也今夫招遠山海之隘鄙也其地較通而嘯兇其俗輕剽而
易煽綏之則玩激之則變厥惟艱哉非知道者其曷能濟或者
曰君爲丞及攝諸邑剛介精敏勢利罔移膺能樹聲績爲臺使
所屢推兹行殆何加焉予曰嘻地有巨細事有專分前乎丞則
細而分也今乎令則巨而事也階崇秩異其地與事有不同如
此矧夫人德難於自持才難於泛應績難於歷試情難於大同
甚至矯世干譽而事毋任之已焉則私矣私則弗中弗中則弗
平弗平則民命有弗堪是奚足語道哉君固有道者聖賢道之
會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論政曰尊五美屛四惡真
西山諭屬亦欲脩四事去十害此皆格言也君誠体而行之可
以德教可以刑罰可以因可以革翕張闔闢歸諸道焉耳矣其
他如俗所謂征以朘膏佚以敗度刑以剝膚梏以窒性一切拂
民者弗爲於道其庶幾乎夫然則人惟見其德養於默才蓄於
晦功收於簡情協於正動罔弗善治其民而民從之奚有於地
之礦而俗之易煽也耶則南玄謂君爲有道者信不虛矣言既
君作而謝曰幾強志于道敢不奉以周旋遂相率餞諸桓臺之
上而別

雪中別竹溪曾君尹招遠

祖帳陽關擁使節齊釆追陪攜俎潔且盡沙頭雙玉瓶何妨門
外驪歌闋海風吹雪舞珊珊萬里同雲拂曉寒冰花幻出梅千
樹凍月裝成玉萬竿相逢未久復相離美人辭我將東之行色
胡爲匆匆爾云是官程毋衍期軺車遙指萊陽道蓬萊海市飫
幽抱樓臺蜃氣鬪奇姿邑里鮫人驚華藻琴堂到日鳴朱絃春

來鳳駕稅桑田始信陽春今有脚莫令鷄犬夜無眠更體斯民父母情皎懸秋月氷壺清男子路頭牢着足吾儒義利要分明報政三年名位諮慰我交游仰止渴飲罷君上瑤臺去雲山萬疊清光潤

謝兩院部寺奬勵

某才不逮人學未聞道比自筮仕以來心期廉幹力効愚忠唯求立政寡過而已近誤蒙本院奬勵某捫心增懼揣分奚堪從此愈切矜持之懐仰副優待之意祿繫職守末由希謁先此差官謹爲申謝

東遊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金撰金號莘溪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山東新城縣知縣是集即其赴新城時所作自出京至濟南凡所遊歴俱紀以詩率皆淺易又間以應酬襍著若賀施少府榮膺旌奬序之類錯載於詩之前後尤無體例

端簡鄭公文集十二卷

〔明〕鄭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鄭心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端簡文集十二卷》提要

鄭端簡公文集叙

肅皇帝朝鹽官澹泉鄭端簡公以文章政事名一代蓋公弱冠擢解兩浙其王制等篇業爲海内經生誦讀迨後剔歷中外竪建炳然

朝野倚以爲重居常田百家之藪而漁獵之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貴有用彙次我朝文獻爲吾學編卷凡六十有九洋洋乎奥衍悉備不佞舞象時已共學士大夫靡然龜

鏡視之矣公既没而其他著作甚富曩曾以懼累畀火存者未及什一迄歲庚子公家孫敬中氏始克蒐集而剞劂之工既以序屬不佞不佞無能爲役自惟公嘗誌先大父

奉政公墓有世誼又忝我孔嘉弟于公爲門下婿屬在戚黨不可辭遂僭焉古有云文章者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雕鏤萬象旋斡元化夫豈人力也哉大塊生人林林總

總其儋爵執圭分茅裂土鳴鐘鼎食者何限惟以文章擅名照耀來禩者則恒寥寥代不一二人或累代不一二人又或亘數百年而無一人焉葢扶輿精英之氣鍾於一人

以洩其渾龐汾穆之秘大造有所寄以洩而又不欲其盡洩之而不肯輕以畀人者也先秦兩漢而下若賈董兩司馬班固劉向歆楊雄機雲梁昭明諸君子外未易屈指輓

近世章句之士矢口爲腐語既不足過目而其刻意欲肖先生之言巧拾其一字一句而摽剝之詭濫贅牙不可以句其於大雅之音何若是二者之所爲皆過也公崛起鹽

官邁俗友古諸所撰述雄渾莊重正大爾雅不爲末俗鈎棘刺目之技而古色蒼然與生氣相射又慷慨激切讀之令人毛竪且公不習爲修詞子嘗分宜柄政時大節撓然

終身無所附麗雅意慕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以故集内頗少風雲月露之句若六經語孟諸解既足以羽翊聖真寄答奏議等作亹亹數千萬言凡疆土民生國計夷防田

賦禮樂兵刑枚枚井井先憂石畫燦然若指諸掌即世所稱修詞子又或弗逮卓然名一家言然則公之文非輓近世之文而先民所謂經世之文也後世有繼司馬子長而

作者或收公於儒林或爲公作列傳皆可考而知焉若以公列藝文志則猶淺之乎待公者矣又公家夙有四賢集葢鄭氏自公大父贈尚書東谷公一世父贈尚書吾核公二世暨公三世公嗣贈光祿少卿元宇公四世皆以鄉賢從祀先師學宮故云

萬曆庚子孟夏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台州兵備分巡紹台道

全椒眷晚生彭夢祖頓首拜

撰

端簡鄭公文集總目

北山

半村

園居五首

黄司訓還莆

憶黄海野

金山寺

彭城

宿浦口玉靈觀憶石城

故人

答陸簣齋

即事

雪屏

七言律詩

居和陽和宋賢三老堂

和謝右溪僉憲致仕二首

秋日海上八首

留城子房廟

壽張竹村封君

壽劉初泉乃翁

七言絶句

放舟

和陽公寓

諸將十二首

卷三

書

與吉陽何都憲

答虞坡楊司馬

答南岷王都憲

答水東閔少司馬

與侯貞菴

答荆川唐銀臺

與荆川唐都憲

答方湖王都憲

答荆川唐都憲

與草亭彭都憲

答雷古和

答盧嘉輿

與吳默泉

與梅林胡都憲

復胡梅林

祭文

卷六
碑銘

墓誌銘

疏議

議

卷十

疏

淮揚類

卷十一

疏

淮揚類

卷十二上

疏

淮揚類

卷十二中

疏

兵部類

卷十二下

疏

刑部類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說經

易說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直易長于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何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盖程朱傳義異本今程傳朱義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易疑初筮告蒙約少宰彬陽何公孟春述也卷首有尚書林公俊題詞林公清耿有文章名題詞云彖上下象上下繫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翼孔子也愚謂又云彖上下象上下傳繫辭上下傳盖彖文王之辭卦下之辭曰彖爻周公之辭六爻之辭曰爻亦曰象爻詞下又有小

象孔子之辭彖與象皆謂繫辭謂繫於義畫之辭也何公目錄云彖象上下傳繫辭傳是已但云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似亦未安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即傳也非傳文言說序雜卦也豈王肅本已然公因之耶何公博學沉思忠讜有奇節爲政持大體在吏部求材尤急近世名卿也

易林十六卷世傳出焦延壽雖隋唐藝文志亦然今考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荀氏漢紀皆不言焦氏著易林惟東漢書云許曼著易林至今行

於世又云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隋唐藝文志載易林新林數家又不言有許氏易林沙隨程氏云延壽傳易於孟喜行事見儒林傳中今按傳言延壽獨得隱士說托之孟氏不與田丁輩同乃在京房列傳中儒林傳京房未嘗言延壽行事也近世彭安成叙易林深惜焦氏學不行無傳亦以易林歸焦氏矣大抵志隋唐藝文者皆謂焦氏易林後人因之其來已久余按漢書漢記疑今之易林未必出于焦氏況貢爲房師今考明夷之咸林云新作初陵踏踏難登三駒推車跌損傷頗乃成帝時事節之解林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爲君似言定陶傅太后育哀帝事皆在貢後不應貢預言之也今刻易林載東萊費直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劉向當成帝時校書已有貢易說貢非莽時人明矣况直雖後於貢與高相同時雖直亦非莽時人也唐王俞叙易林云貢與孟喜同時又云當在西漢元成間嘗與梁丘賀同門豈元成間人也易林前引漢書至以貢爲延壽名黃秘書校易進覽亦云延壽名貢其謬妄可知矣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書說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

文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又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惟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典以愼徽五典不可徑分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皐陶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

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旣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舜舜旣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羣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皐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

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臯陶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臯陶字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

隆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冀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葢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辯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非古書也况江漢合流同滙於彭蠡旣滙而東今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

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江中謬甚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一黑水爲是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即今長江鄱陽之交盧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弱黑河流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盖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常儀慶都簡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
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
也亳是殷故殷社謂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漢
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
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
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
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
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
武王已八十三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
太誓不合今考武王已巳踐位巳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有三年
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七武王少文王
十九歲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太誓類於
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
土豈勾龍爲地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洪武中合祀天地地祇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小劉炫
也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
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
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
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
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
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稷一非是豈作

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
地也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
社稷異牢

武王定鼎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
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乃卜河南澗瀍
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
亦吉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
厥後平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
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

以悅民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盖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叙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

逸作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丙申周公卒盖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年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也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盖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盖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盖以蚩

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詩說

轅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轅申說無傳

邶風柏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羣小爲衆妾恐未然盖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歎出婦詞妾薄命耳

擊鼓閔衛亂也内有土木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命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値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内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君母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裯笫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愼哉愼哉

式微中露泥中註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楙木實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盖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

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曰并戍甫許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

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
不曰彼美人兮乎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脩祀然祀
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於主索祭祀於
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
祭之祊在廟門内饔爨煑肉廩爨炊米廩爨又
名饎爨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内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内羞司士庶羞内羞米在右
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
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
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
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
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
疾死肉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
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於殺
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豝易死而難中故曰
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曰殪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飮也射飮先飮祭飮祭

飮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於射宮大射射
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
朝之射也燕射射於寢賓客相飮之射也大射
皮侯賓射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
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
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
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
亦以求神於陽也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
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
餼生曰牽
笙詩有辭有聲或曰有聲無辭非也燕禮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矣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新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
宮者亦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
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
之有攺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已而笙

入三終南陔三詩也已而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已而合樂三終則二南六詩衆聲偕作矣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終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惠於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内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與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内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内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强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兹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

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勲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决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説亦不知何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

此時始也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元侯朱子以執競爲昭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三二説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玉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爾雅蓋詩訓詁也蓋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遂悟務本之學晦翁讀詩綱領述論詩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

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二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詞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粗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又曰陸農師以説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虫魚註爾雅又著埤雅

春秋說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叅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為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者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為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而為一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即世室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

禮說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周禮職金曰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

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高禖即先媒亦曰郊禖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為尸祭岱召公為尸

索祭羣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

息民之祭黄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載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載飲酒
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婚車在百兩
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有昕婚用昏請
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
嫁娶行氷泮農業起婚禮巳季秋至孟春皆可
婚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禜讀如字者誤矣夫
雩請雨故曾旱則雩禜請霽故鄭水則禜古之

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禜祭以牲
春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也左氏凡大災
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禜
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皁禜衣朱各異其
物蓋雩從雨禜從火故雩以女禜以男雩於北
禜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
以男侲禜以營域更詳之
陰厭陽厭求諸神者無定位也不知其神在此乎
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
孝之至也孝之至也者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

乎陰厭陽厭也陰厭于奥也陽厭于屋漏也奥
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
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
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自
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
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于士而
況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
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
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始儐尸
于堂卒禮尸于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

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
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
先也隆于士而殺于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
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
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
于陽厭備于陽厭徐于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攺
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
陽厭也

孝經說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大學說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緜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節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

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温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説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説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論語説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註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説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

也形多頭箟尾細狀復圓圓似水蟲之科斗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盖減行數不減人數
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
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
列既減即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
三十六人也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丘戎馬

一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丘馬謂之匹
馬甸馬謂之乘馬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
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
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孟子說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
釋有張鎰丁公註自善經巳降訓說雖小有異
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
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
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
下趙所分也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囿臺觀
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周故宅

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
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
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
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宫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勤宫
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五八四十八商
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
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

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經傳說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者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端簡鄭公文集卷一

孫心材訂訛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端簡鄭公文集卷二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歌行

大同行 嘉靖乙酉

太平天子臨端黼柔土綢繆莫予侮極知樽俎有餘威良恐因循破寧宇憶昔　高皇蕩滌初大同咫尺巢胡虜長陵建國燕山隈甲胄躬擐肯呰窳六龍一日度金川烽煙塞上紛如羽提兵百萬過清淮飛輓尚書鑿齊魯柳自前茅望斗南上谷雲中皆樂土上下安恬四十秋土木倉皇驚失伍大將生歸知不知鐵騎長驅薄宣武此時非有節菴翁山前山後無完堵邇來幸值胡運衰却諱門庭豢豺虎河西都督悍且驕節使淋漓葬旗鼓寧武關頭復嘯號豸史奔波向宣府嚣聲相扇動三陲萌芽護養幾如股舊邊之役竟奈何五堡健兒譁無主大同城外殺叅軍大同城内封都撫親王草草東南行回首宮中但麈帥司徒捷報自爲功翻然破膽陽和塢將軍忠勇世所希誰謂功成荼更苦白旄無計效丹心蒼頭有血流朱戶一呼再亂不可收從而叛者十之五僨帥出匣遂邀求虎印

魚符輕販賈喜峰元帥舊金吾韜畧胷中不妄詡
自言境内近耕桑漁陽士馬三千部跳盪居庸百
里間愼勿朝堂禜煦嫗朝行暮止徃復還東泉侍
郎嗟無補識面言官不肯言鉛山相國嗔相迕會
昌任李澤潞平裴佐元和削淮浦君德盛矣臣道
衰郎曹抗疏還思補

黄山行

君不見黄山兀兀都靈奇千峰萬峰相嶔巇地維
中盤岱華坼天苞上抜斗牛歆大者龍躍細者馬
馳起者騫鳳伏者蹲獅湖江面負僅潢潦日月東

西相蔽虧偃蹇瓊瑰粲磊落覞髳草木皴英㹻赤
畁仙人閒玄扃白芒隱士弄蒼芝浙中使君黄山
産山中三復崧高詩君住黄山山不輕君出黄山
山有名明光對罷羣公驚伐木深交徧兩京虬髯
蕭爽揮塵纓氷肝㵎踖憂天傾旬方賦政爭官程
時時海上擁雙鉦結旌雷解三春雨攬轡晴飛六
月霙我思君兮胡晦胡明願君素履利坚貞勳庸
鏤入昆吾銘我牧我耕我餼我觥我歌我曲吹我
笙山海遥遥無限情

暎山行

我聞成山高斗入大海中下有蛟龍窟上有蘭桂
叢西蟠齊魯連岱岳東走海底千里萬里蜿蜒接
方蓬白鹿朱鴈紛奇産石橋煙洞秦標漢島處處
尚有神仙宫海澗山高形勝截膠東久矣生才雄
劉子結廬成山側暎山暎山相龍從伯氏英山眞
將種暎山難弟何冲融束髮讀書鄙紈袴牧人更
有循良風怪見貪殘欲唾面海民阨如此瘝恫嗟
乎嗟乎大官小官皆齷齪官評那復論汚隆堅堅
劉子須自愛青天白日曾瞢瞢我歌暎山佐劉子
暎山從此益崇崇

凱賔行

先生矯矯人中龍翹翹經濟無留悰河東報政幾
朝夕蒼珩赤芾疇奇庸五命藩叅守嵩洛鴈門制
府遲穆穆談笑風霆賊破膽羨公師律更軍容有
時中堅坐虎帳有時左次披羊縫有時三捷破深
窟有時一戰獲高墉司馬論功眞中率受藏之饗
何重重南金匪頒出天府雙雙綺繡輝雲形馳驅
汴浙賦靡盬上答恩思展靖共邇來山後羽書赫
軺車況復征南賔安得雄才盡如此萬方安堵樂
春農

送平齋先生長告還鄉

曾聞洪武詔開科經行名實相叅磨已乃一切徵文字英賢緣此竟蹉跎平齋文章本奇絶千言頃刻如懸河小比輙利大比北命也蹇產君奈何玉潤金鏗衆所羨周鼎商彛世豈多我欲薦君愧無力公然竊位眞媮要秋風發發吹塵土霜月如如滿薜蘿丈夫處世誰窮達爲賦高車秣馬歌

五言古詩

坦齋

轟轟呂梁水齒齒呂梁石水上豚魚飛石下黿鼉蹴迴洄復迴流俱是險中役念我坦齋翁翛然自清懌授衣屋後桑酌酒溪中鯽燕雀欣往來牛羊滿場屋抱膝嘻兒孫野老班荆席冥心到羲皇信手交棊弈但願年穀登吾生與之適愧我走風塵畏人時跼蹐何不歸去來百年幾朝夕迷途未遠而毋爾徒歎息

題羅大叅卷

多病久習懶結門謝賔客羅子良不訾惠然坐幽僻躊躇接話言歷歷道先澤弘文容勿姿司空才鴻碩纓緌百年餘桃林長風格慶源固遥遥產此崑崙璧白茅薦明堂雕琢輕萬鎰東登會稽巔南摧猺鬼魆翻然賦歸來乾坤肯跼蹐請披文江圖中有攺齋筆攺齋不可作遺此比金石珍重文江翁脩名共無斁

寄費生

憶昔洪武中我宗遭奇變爾我甥舅家保育危如線邇來百餘年骨肉相依戀世世結婚婣恩義金

可斷吾母爾祖姑憐爾中衰散爾來寓吾廬孤立持楨榦我茲宦中朝留爾守阡陌別後今幾年規言聽擘畫養蠶復養魚種田須種麥墻籬布桃梅墳墓脩松栢歲時贍宗親饑荒賑佃客升斗必齊同等兌無折閱稅糧依程期衣食廿粗劣足跡避官衙口言戒欺吸莫謂天可瞞蒼蒼僅咫尺莫謂衆不知神明在堂宅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但憑强暴侵天理有順逆但憑譏謗加人心有黑白保護我田園兩家綿世澤爾不解文詞俗語我迅筆事事皆平常句句皆老實違此受煩惱信此逢

康吉丁寧復丁寧我有歸來日

五言排律

壽少保許太宰

天佑孚平格高崧鬱降神三川開混沌雙岳擁嶙峋雄秀原非偶精英自有眞發祥靈寶域懸覎壽星辰華牒聯姜呂名家沓鳳麟祝嶋曾諗母乘傳竟歸輪宇內傾心久朝廷虛席頻勳庸傳冉鉉銓揆並陶鈞題目山公啓歌遊召伯陳才憐墉上隼𠩄起轍中鱗破格先行鴈循資後積薪激昂揮劍屨調劑適丼辛對客無慙色憂時莫轉顰荀龍仍濟美揚鱣更同倫展也箕裘地依然桃李春謙光

騰讓表端慎注温綸清議推完節蒼生總要津商宗援耄遜姬服重耆純几杖孤卿備眉鮐戩穀臻乾坤玆寵錫河漢正流銀玉露團秋爽金疇獻歲新砂丹凝碧海氣紫抱青璘斗北橫台象躔南候老人赤鯤增羽翰玄鶴迥風塵孝友登周燕威儀浹衛賓素絲占退食黃髮會猷詢方叔經營壯寬夫器度淳萬年欣拜虎四國願留申膏澤需行葦栟櫚倚大椿九重咨衮職未許憶鱸蓴

中麓草堂

胡峰元峻絕中麓更孤騫却擁盤龍窟遙臨踞虎

嶻斗焉東入海截彼上摩天扳槊留今古長城跨
幅幀雞鳴日在掌爪漏水如纆搖落於陵室徘徊
奫戚田山河齊十二禮樂魯三千蘭蕙茲成畝松
杉不計年畤平饒稼穡世亂朓戈鋋值此精靈地
寧無秀發賢文章韓吏部翰墨柳公權業本淄南
授名由櫪下傳麗詞五色錦彩筆八花磚信手高
祺賦論心種葛篇讀書仍破卷雄辯復驚筵意氣
風雲動銓裁藻鏡懸象緹通禹甸雝杞諗周編下
榻皆徐穉談經失鄭玄壯圖存禺弻結志寄林泉
白飯晨初熟青藜夜獨燃蚤期呈豹隱小築旁牛
眠壹了蒼生念還隨綠野緣

周玉山壽母

遊子離南國羈懷遶北堂垂絲人未老鼓缶日初
長渴飲青城水饑餐白海桑百年應過算三壽合
無疆擬作閑居賦遥傳燕喜章城隈看去馬驛路
問歸航夜漏銀河淡秋風厲浦凉衣冠新雨露宅
里舊松篁賔客當歌舞兒童迭酒漿塤箎均大雅
蘭桂襲餘芳紫拍前溪蟹黃收後圃梁六禽供綺
饌九醖溢霞觴天際窺笙鶴雲端落鳳凰大椿滋
美蔭列宿注精光毛義須臣漢王維本仕唐潘輿

頻往返蕭雉任翺翔吳越千山共江湖一水將羨
君能錫類愧我尚遐方

述懷

天運何騣騣人生徒碌碌依違恒自疑毀譽仍相
續揔角驚血駒特弁覓苹鹿性情渺聖途聞見狃
鄉塾消渴岐陽歌餘波汲冢竹偶然抗青霄從此
謝白屋富貴非夙心芃蘭有初服幽懷董園帷奇
策賈廷哭翰苑愧綠綸兵曹傳弓鞠龍驤亦舉麾
虎帳曾推轂罷戰隔雲中嘗聲連上谷小臣守坤
裳上相憂禺餗密雪變燕然悲風動平陸宗祊援

本支朝會諮昭穆聚訟庭易盈多謀室難築百官
混拘攣九死紛匍匐消畫詫飛鴞旅亭對鳴鵩雅
言荼更飴易象腊且毒猶藉父兄恩尚縻升斗祿
雷霆幾震疊蒲柳競消縮新殿榜黃金司空貸神
木恭皇漢沉綿濮議宋反覆今古同綱常晨昏異
寒燠公卿韓稚圭館閣歐陽叔七廟叨餘靈兩宫
故交睦翠華候寢輿榆翟羞穜稑載鬼破羣蒙包
桑效牽復嗟余遘閔凶壯歲棄慈育涕淚迸重泉
躊躕走聯麓三冬足嚴霜千里怯良僕蹴險瀛漢
氷褰裳恒衛澳周泰蒼辭伊洛緜曾紅塵輙達巷射

御荒嶧陽梧桐熟彭城凛波濤沛井愁湯沐沙畧
濟河流潮奔淮海洑一磯漂母臺萬樹秕家族瓜
埠帆檣遲焦山蛟螭逐扣舷起羣鷗解纜落孤鶩
京口多遊觀吳關鮮淳朴兼葭壯秋深菱芡墮庚
伏澤國况蕭條江雲寧憀顥冡冡敬輿祠黮黮聞
琴嗅憔悴登几筵呼號摧杼軸取譏陳情歎負篇
遠遊牘匝月敢易衰倚廬能啜粥聘乏堯夫舟兆
有君平卜水土鍾英華子孫庇清淑閉門詠停雲
抱膝占大畜勳業固恂恂言詞竟穌穌駕鶩待着
鞭飲鼠期充腹攻玉西南朋希賢四八日膏粱就

糠粃布帛經錦縠影響羊問岐支離珠買櫝詩書
豈絕倫冠屨皆邊幅弱貌失留侯虛談得馬謖魚
鰕但廿肥甕畝未幽獨秉筆任雕章素餐知伐輻
單衣念唐虞駟馬危綺角清濁付滄浪災祥匪尸
祝哀蟬落日喧好鳥深樹宿荆席欣嘉辰椿堂保
遐福應知益乃謙奚美拙者速名驥方遥遥微坦
尤肅肅

五言律詩

答胡九峰鴻臚 二首

三復閑居賦慙余種葛篇大明懸藻鏡後進足韋
弦賈傅仍條策揚雄莫草玄江湖憂不細何處可
高眠

二

文選今方重鴻臚漢不輕一言能取相三考尚爲
卿江濶秋風冷天高玉露清相看各努力頭白見
平生

詠馬

伯樂空羣去王良附路還秋風蒲海外春草躍龍

間將相皆天駟驊騮已帝閑神靈真有種十駕詎
能班

大風

半載燕山客憂時不憚煩飛塵穿几閣宿麥盡兵
原春色隨風減蛙聲候雨喧　聖躬頻露禱橫吏
莫推門

即事 四首

臨淵思結網鼓瑟貴調弦劇盜橫江海饑民半幅
隕冥鴻曾避弋市馬未歸燕　聖主今宵漢明朝

御講筵

二

天王不好武獨秉太阿鐔厚幣方賓帥前茅巳桂林北收光祿塞西謝玉門琛經濟慙余拙歸心逐莫礁

三

廟堂今盛德災變豈無緣星隕黃霾日氷飛白露天瘡痍還下詔虜騎久窺邊憂國如公少將詩莫浪傳

四

萬方皆願治天意豈難諶州郡貪夫急邊陲債帥淫蝗飛江可渡蛟舞陸爲沉不憚輪臺悔何愁歲屢侵

和容菴阻雨 二首

道誼定交期相逢慰我思斷金頻問易伐木喜聞詩雨急雷霆鬪風高鳥雀知吾徒仗忠義放棹不可疑

二

江湖原是險丘壑本吾情去國輕王粲爲園憶邵平乍逢春雨暗漸覺暮雲晴一笑雙蓬鬢耕漁足此生

途中 十二首

何處寒山寺離家有一旬風塵千里客霄漢百年身好鳥求深樹游魚逝釣緡獨憐滄海月時照白頭人

二

江上多青草秋風尚未頹露深偏受月虹淡故收雷慷慨辭溫嶠歡娛戀老萊何時賦歸去莫使衆人猜

三

大椿東海上清陰播桑田歲月周三百春秋並八千何如招隱曲負却遠遊篇夜夜庭幃夢江雲白滿船

四

幾日離東海今朝問惠泉春堂開奉詔孝績付遺編抗志辭榮表終身色養年嗟余爲升斗奔走更誰憐

五

京口江流急焦門海氣通海平雲冉冉江動月朧朧粲仲悲江北巢翁慕海東人生各有意江海一

飛蓬

六

擣練聲何急家貧亦有親履霜知謝葛流火輙歌豳白鴈隨江草黃花照客巾不知東海畔裘褐竟何人

七

白面誰家子青春辭故鄉柴門徒寂寞毬馬自飛揚黃稻三秋雨蒼葭一夜霜天涯人更老爲爾問歸航

八

不是西川路胡爲有杜鵑夜啼千樹月子餧百巢巔錦水春過舍天津月上船也知歸去好衰白自周旋

九

發船休打鼓而使夢魂驚寤語歌綿葛傷心雜杜蘅艱難迷後甲容易愧先庚行役嗟予子能忘陟岵情

十

北海秋濤壯吾鄉亦此時七年頻往返一日幾盈虧畫舫餘簫鼓漁人但竹枝雲深千里外誰補白華詩

十一

此境非吾土逢人面自生長風雲黲黲落日鬢藂藂地軸連鯨海天衢接鳳城南枝三匝鳥故作護兒聲

十二

晝角聲何壯清秋意獨悲孤城芳草歇兩岸白蘋吹片月輝輝起來鴻衎衎儀無邊江海夢深夜一一凄其

中秋憶陶雙泉

選部雙泉子今秋尚戍邊百年心共苦萬里月同圓生死憑誰問饑寒獨爾憐殘星過斷鴈愁絕塞門煙

諸同年被謫五律

流落嗟君子生歸尚自憐原華悲驛路墉隼失秋天南國風塵外西江繡斧前青天不敢問月夜亂啼鵑

二

憶昔明光殿賢良莫爾過履霜曾抗疏塗豕竟傳訛九畹多蘭蕙三秋足芰荷勲名千古事未肯歎

蹉跎

三

風雨淮山桂饑寒秋杜詩故人今五岳逐客未三危白馬唐無國丹書宋有碑幸逢明聖日何事弔湘纍

四

客邸驚孤鵰虛窻泣聚螢錢江春浪白海穴暮雲青王貢名猶在雷陳事已零獨憐今夜月千里共滄溟

五

莫為浮名動頻看大學章支離虛兩漢詞賦陋三唐鹿洞規模遠鵞湖感慨長聖途須自擇何處覓空桑

懷子鎮

春日虛鴻鴈薰風理素書極知歌杕杜未肯歎衣袽雲物朝朝變江湖處處賖何當問舟楫共欸子方廬

懷友人三律

三益真吾友棲遲獨爾憐風流千里外談笑十年前客子登樓賦佳人種葛篇何為長太息春草故

芊芊

二

芊芊春草夢常在故人邊荷館論文日薇堂勸駕年高梧宜鳳起幽谷帶鶯遷尊酒何時共溪深萬樹煙

三

煙樹深溪裏虛窻竟日眠雲歸星在戶月動海如天玫玉知吾短滋蘭愧爾賢乾坤未牢落早晚向龍田

北山

磊落北山子蕭然水石心春葩來曲戶夏日散疎林采杞青雲路移文白首吟江湖詞賦客千里有知音

半村

之子幽棲日西亭吏隱時卜鄰過舊壁樽酒共新醸春草雲塘路秋風震澤陂未須城市遠回首謝塵緇

園居　五首

有屋聊成堵扶疎竹樹林門低通鳥雀瑩迴異晴陰急電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

吾心

二

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寄桑柔葉正肥隔林聽鳥喚傍水看魚飛幽意那不愜何妨心事違

三

晨起慵梳頭此身幸無恙千峰雷雨過一夜松枝長飛鳥入林低遊魚遡水上兒童莫應門客來好標榜

四

風雨胡能久晴明諒有時稻花承早露草色附遊絲天地本叵測兒童莫浪疑人生半休戚達者自宜知

五

乾坤今變化日月已居諸海內誰知己山中此舊廬光榮畢二鳥憔悴憶二閒謝却周公夢冥心混沌初

黃司訓還莆

羡君歸故里我亦戀耕桑海上風雲晚山中草木長乾坤容俯仰毀譽任低昂此意誰能識離筵更一觴

憶黃海野

齊人重知己管鮑幾千年庶見渠陽子應憐種葛篇談兵雄有筭掄士氣無前寄愼攻吾短頻書到海邊

金山寺

獨上金山寺江光照眼明孤根通澥顛倒影落蓬瀛危石層層起流波面面平屹然常砥柱潮汐任虧盈

彭城

彭城天下險萬里接河源落石東南斷飛濤日夜喧江淮連絕島齊魯入平原寄語當關者征求無太繁

宿浦口玉靈觀憶石城

日月開江表千城跂北涯過山莊子宅隔岸許由家經濟非吾事塗泥莫自嗟道人鐘磬發爲爾說南華

故人

莫寄故人書遐心竟我疎斷金原有約按劒欲何如海上田園在江干歲月虚應須返初服努力事

春畬

答陸簀齋

福星開軫翼江漢庋旄麾擊楫心猶壯登樓賦亦奇金蘭吾有分鍾咼爾爲期此去頻行縣春農正及時

即事

九廟神如在千官疏不違爾曹無偃蹇吾黨有光輝北極懸黃道前星傍紫微翻然開象魏歡喜動龍旂

雪屏

叅差雙嶺合混沌九溪分山色侵城見泉聲隔座聞龍關兼烏道素雪帶朱雯南國饒蒸鬱清高自不羣

七言律詩

居和陽和宋賢三老堂

龍蛇到處可存身況復　君王本聖仁華省廿年從自負名州六品未全貧誰言白璧完非偶自信黃金煉更真補衮扶天三老在好將心事對前人

和謝右溪僉憲致仕 二首

曾聞聲望十年餘喜見輝光滿玉除愧我未投鳴鳥句憐君已上逆鱗書關心宗社誰休戚轉眼煙雲任卷舒　聖主只今勞夢卜可能從此老耕畬

二

旌旄何事忽西還吾道行藏信有天好遯已知君子吉知幾更有丈夫賢相逢且誦閑居賦此別應傳種葛篇東海西川千萬里清風明月共悠然

秋日海上 八首

閒來海上問中林萬里秋濤爽氣森尚有天津通宇宙翻然地軸變晴陰鶉居悵望頻回首雲物蕭條獨此心落日平沙菼滿路紛紛月色又霜砧

二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見年華秪愁白屋纖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蛟龍廻夜雨蒼茫燈

火落秋笳溝防一瀉毀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三

層樓千尺對晴暉何事行藏意轉微天際冥鴻寒氣歛雲間浴鷺浪花飛長公去國心猶壯長孺還朝事已違白髮于今須杖屨年年海味亦廿肥

四

孤城海角若星棊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虧地力九秋潮汐任天時黃灣水落魚蝦亂白塔煙深草木遲鼙鼓年年聲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五

雲車何日到三山却笑秦皇想象間祠宇蕭蕭傍東海轀輬草草度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千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斑

六

歷歷川流注海頭不知漕觻幾春秋叟松昔罷登萊路豐沛今添汶泗愁去住未能存老馬浮沉猶自付輕鷗明河一夜心千里天北天南共此憂

七

獨立滄溟歎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蘆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兼水碧參差楓

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八

六鰲三島自相迤萬壑千源共此陂塵網漫隨青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鷺隨潮迴影落蒼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衮衣垂

留城子房廟

西風嫋嫋隔河津何處留侯廟貌真恩義五朝須事漢英雄三戶竟亡秦赤松草草非無箕黃石惓惓信有神出處平生還自愛不妨江海一綸巾

壽張竹村封君

幽居遙望住雲間叢竹陰陰獨閉關跡入沙汀鷗與伴身扶鳩杖鶴隨還十洲家近尋仙藥三徑花深對暮顏南國淹留青瑣客春暉長媚舞衣斑

壽劉初泉乃翁

早辭簪紱臥雲煙白海青城在眼前閉戶不傳招隱賦開緘曾讀養生篇欲將道藝推劉向豈有文章似鄭玄試傍天南占象緯老人今度壽星躔

七言絶句

放舟

春風春雨放舟行兩岸春花照眼明却憶故山氷雪後手栽松柏正青青

和陽公寓

公門雖設晝常關山色江光滿座閒有酒懶斟書懶讀更將何事擾人間

諸將 十二首 嘉靖辛丑

胡馬南驅摧紫塞材官北面守黃河風塵不斷千山動渾脫相牽一葦過

二

狗澗灰泉斷鼓鼙滿川胡騎下山西旌旄霧捲秋風暗刀劍霜拋夜月淒

三

七月初旬虜報聞直從白露過秋分東西殺氣方千里牛馬長驅幾萬羣

四

太原天險傍雲中保障今誰第一功西顧榆林東上谷漢家京兆此扶風

五

胡兒落鴈誇鳴鏑元帥椎牛賽纛牙冀北於今驚趙魏河西且莫問瓜沙

六

驃騎未搜青海賊匈奴還結黑山奚朱旗夜踰雙城破白骨秋燐萬鬼啼

七

制府魚符縛錦幃將軍虎印臥征徽隔山傳箭催朝食對面援兵怕解圍

八

邊臣累疏竟蹉跎詔問羣僚發難多陸賈未能調將相武侯焉得倚山河

九

連山黃葉落胡笳滿路蒼天哭骨髮殿後屯兵逾半月村前流血已千家

十

三關飛檄陳都憲一騎倉皇祝總兵降虜掉頭真定路番酋笑指大同城

十一

鴈門烽火隔龍泉倒馬居庸自接連諸將提兵相掎角幾時凱奏答皇天

十二

朱雀西纒太白消軒龍東指歲星揺即看月掩旄頭黑定斬單于塞上梟

端簡鄭公文集卷二

孫心材訂訛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三

書

端簡鄭公文集卷三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書

與吉陽何都憲

漢陽張先生至領翰教捧讀再三仰見吾丈望道未見視民如傷之意民艱莫振吏治難齊事每達心力多虛費此在吾丈一念不忘爾近世任事者稍加經理輒矜利益皆非實事知其不能裨補日夕憂勤則所濟必多矣至於吏治難齊由人之才品與其時與勢自不能一惟開心見誠虛懷接下

令諸吏各得自展布即有差謬苟於行止無碍便當寬假調劑之羣吏相信即民安而事集可庶幾矣不大聲以色吾丈能事也秉此心以往當日異而月不同也某承乏於兹百凡負心負知已負天日者時有之惟吾丈能諒鄙心有所聞萬乞誨示修改他日可相見無相愧也張兄篤行君子委非衮衮謁人者特過信吾丈謂其爲可與共學者無以應之不亦恧乎匆匆奉復不恭伏乞鑒諒幸甚

答虞坡楊司馬

領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爲急撤兵省費即至萬計裁算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薊事甚棘京陵孔邇得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聞之敢尾虜後不復馳驟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也今時馬力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戊午巳未三掠止實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得之秋高恐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孰若還公樞省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益尤大言不盡別帖分兵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者防西路而

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爲要務賞不逾時將吏始知勸覈功良不可緩此在省中諒悉從公議惟厚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望

答南岷王都憲

三湖之議其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況此　祖宗典制豈可紛更其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埂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

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

答水東閔少司馬

領是月十日翰教并副帖知紫鳫二關内外橐槖載途倉庾如櫛非翁忠慎勤勞財以聚衆説以先民何以得此至於裁濶狹量登耗計徒庸平市易旁籌曲算雖蕭冠楊韓殆不是過矧千里緘詞恍如面諭文章爾雅經略具在翁之識慮安閒精神凝靖尤可想見也此間幾成旱暵上軫　聖衷啟禱周雩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愠既解於薰風化更速於時雨麰麥將收於至日禾黍可望於秋成天時人事豈偶然哉安攘之功固不專在於戰陣間也想所欲聞因并及之使旋匆匆先此奉報袞繡還朝諒在旬月瞻望旌旄不勝戀戀

與侯貞菴

承諭出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可屈于知己隱忍遷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有志其弱冠時投牒有司蓬頭跣足傴項俛眉請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罷構精神巧説蔓詞奚啻妖冶既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憚卑諂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蹌立則傴僂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爲當如是耳夫既已乞覔名利如此今乃猥云錙銖富貴人誰我信然其之所以決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矧有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闈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選者自分文學空踈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未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其兹舉即不奬借恬靜亦當以堅直許之乃今不然以爲立異以爲沽名以爲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爲吾欲羅之門墻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

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爲某間阻其間夫胡之待某眞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某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毁冕秉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某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廉剛雄諒竟見疑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已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關隴素知兄兄今又爲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

不當贈謚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廕則不從以論南州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今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某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某者既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莊推揚之力而重之以勝詭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微譏顯刺交構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暗昧污衊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咼雖一旬三疏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于權貴之門終不可得祇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春簸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某之此去其復來與不復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咎自貽白圭之耻耶乃若擬鳳從莽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于正直抑且厭快于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于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進亦難其初不以爲然今某三疏求歸一切

縻閣于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此疏不行便當以痼疾爲詞請乞休致頤年幾三十似涉不情　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恝然惟兄委曲周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出之機械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之恩感刻無量如再以世俗交遊煦濡之情浮沉前却請斷來章萬萬無悔

答荆川唐銀臺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詭譎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冐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為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輒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

秋去春來習已為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為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為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為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況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為盜所浚之財目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墻也

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與荊川唐都憲

前具啓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䟽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賫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説否

答方湖王都憲

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戢羣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歳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賫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憀禍不止所諭二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强横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黃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隷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輙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説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

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豢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
皆有息肩之望矣

答荊川唐都憲

昨述真悃不忍飾詞來諭若督過何也其有見不以告吾兄更誰告乎兄尚疑其更誰不我疑蹈海闖巢誠不欲調弄筆舌其固信之亦不能不為吾兄危之恐亦非直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阻徧尋多訪理固宜然末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此真話也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視師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

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閫海外二事最為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為可托又不若不行為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鄉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礪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為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為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為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為非

策金堂玉環諸山其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參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八别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兵變民變爲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偏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

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奨論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盖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斂守令守令日歛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歛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汎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

與彭草亭都憲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户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懐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温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虚歳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懐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陜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

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率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勑都督楊文尋又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絶間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寔爲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

臣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只寫勑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絶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不收斂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役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爲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從之爲鄉道爲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於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醯瘋魏純楊准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

體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賫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産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

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旣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於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

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
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
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
其故何與

答雷古和

翰教惓惓至愛感戢無地諭及云云誠為過激苟
有公平廣大願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亦覺其意
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內善類望明公不淺收人心
收人才真格言也敬服敬服邇者中國狡賊通倭
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
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為甚賊五至敝縣其
盡室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再生之日
可歎可歎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城不守府
城奈何思質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為無見不答迺

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況羣
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為不軌已非一日搗巢
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
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
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
諸倭故其為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
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國公輝祖
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
暠楊文往來勦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
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

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爲奸細爲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汙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遺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啓斡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答盧嘉興

昨遣僕歸曾復均稅覈田事是時恐或尼于豪有力者迅筆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意石江中丞暨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百年規可歎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豪有力者田連阡陌皆爲梟鷹萑葦之場貧民流徙飽煖之家里中人相援就貧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不可不變甚於周公況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努力爲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任怨即譽惬一時未若功在百世況不任勞怨譽未即得任勞怨公許或不可泯惟高明裁之

與吳默泉

旬朔前錢封君行曾脩啓附呈想得入覽我公膺玆簡命所謂遺大投艱賴天之靈河伯效順漕渠通利一日萬艘盡渡徐呂此　聖明感格而我公福德亦豈小小哉乃若明春之事我公諒有長策也河淮濟三瀆并於一渠諸川且不可數計安得不潰裂四出乎神禹止一河入海處讓地五百里今既欲除害又欲資利又欲爭地安能一一如意也同年三紀落落曙星白雲石林二兄幸爲撫屬恲懞多矣嗟余小子家鄉寇難盡室遷移東奔西走今且半載迄無寧居奈何奈何玆因東溪座主何翁乃器孟賢兄謁選之便念我公篤於舊誼百凡自能照拂生厚在同門且寓此七年與孟賢往來見其勤儉謹恪克紹家澤於其行也不可無一書爲之先容敢勤狀上陳伏祈台照諸所欲言殊不能悉臨書無任惓惓

與梅林胡都憲

翰教云不問賊之來否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兵難養兵尤難奈何公今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久安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九重倚望眞切即百戰百勝衮繡遄歸尚未可期海內人材公所知也誰其代公克齋公近聞　聖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收豪傑於賈販之流消神奸於强暴之族非公精神意氣誰辦此者久不奉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略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照焉

復胡梅林

領教知賊情緩急撫勦端緒今歲江浙間賴明公保障賊知歛縮春夏麥禾民得穫耕功德偉矣但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掠縱横千里二陵五墻相去不遠傳聞駭異奈何開市之說既不能蚤圖於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後海既授首洪復獻俘人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恐亦如之江淮道絶今已四月撫市之疏今已再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又至矣其念鄉閭剥膚之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

與胡梅林

是月初十日大巡公疏至甬翁即晩錄差人馳上似與尊疏不相合說者又云二書記之姓似賊有意豊州之號或即王直外洋大船多至二三百均爲可疑以是此間主議者不肯堅决前疏中何不入日本字并捧金葉表乃原降勘合字樣賊不信我我不信賊其間用計貴在得人嗜利奸埋粉飾語言不可憑亦不可拒將計就計乃可去歲沈庄捷時即宜收海尸歛而祭之奏官其弟庶爲今歲開路當時便明言海計獻賊酋首先歸順大兵一進勢難分别以故勦滅亦與撫勦兩不相妨今日直至必須另作一局而矣幸尊裁

復聶雙江

即日捧讀翰教仰見庇覆周旋眞德實意感戢無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其才本凡庸即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某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内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啓奉

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伏惟明公道德文章伯仲伊周匪直韓范儔匹而已朝野倚恃腹心干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荊川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年内糾合四方之精鋭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人材不甚相遠但難其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

幹辦而又寛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倭奴也其所請未蒙准留洋麻港東西海所把總委相應比例添設掘港亦欲比例上請日前奏未蒙施行故且遲回伏乞裁督顧平溪孝友廉靖端毅明達漕務非此人不可萬乞久任俾其得與共事至幸至幸此我翁所知向承見教恐一動移難云重其任似於國家未見有益留之漕司賜璽加官可也懇切懇切公差人甚急迅筆草草語不倫次萬乞垂鑒

復王端溪

張鶴事三承教三奉復矣何以尚未徹覽也茲領長翰副帖仰見元老愛君憂國壯猷遠略有非後生所能測識者但今輙云倭寇然而非盡倭寇也生去年在金陵嘗告臼灘掌科亟宜宣諭倭夷招撫華人部議允行已而中止近日生又上疏乞亟議招以消賊黨尚未有旨蓋賊千人中倭夷不過百人其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者皆華人也若不包荒含垢早為區處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數年之後或有

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昔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于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今日事勢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

謹領尊誨奉以周旋匆匆不及詳且語不倫次統祈台照不宣

與謝與槐

是月二十日望湖公過廣陵傳示教輸兼領腆貺知桑梓無虞皆我翁德威仁澤也其入淮未兩月日先期守將江南策應久之不同催督四五竟不至比至賊已登岸七日矣如皐海門小縣無兵擒斬至四十餘名顆渠但閉門求援表擒而賊稍歛退近幸計擒叛賊顧表兇惡詭詐分布倭寇及海上鹽徒為間諜奸細此而不擒即他日之汪忤瘋矣南都備倭甚急遣阮長官至江北募兵具題而來不復敢阻況西界汝蔡蘄黃皆有賊徒多至四

五百人少不下百十人隱而未發然可憂最甚漕務乃靡弛又更僕不能數矣其本屑軀素無學術又不諳吏事一旦當此豈能稱塞百凡乖謬萬乞不吝條示俾得省改少逭罪愆幸甚幸甚茲因倭寇焚糧船事未審門下作何處分曾否題知或別有委曲恐與漕司相左故特專人賫文請教即今五月至矣恐不可再遲也楮往神馳有言不能盡統祈垂照

與半洲張督府

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真勝讀十年書衮鉞方渡江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旦夕顒望顒望茲啓毫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來今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中秋賊情稍寧更番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是即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艱安家銀兩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畫餅徒成話說遂爾逃逸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別方至天寧寺喬參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令喬

參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處毫兵逃逸者行顛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奉瀆正慮此也況淮西風俗雖膂力强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岐溝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

又與張半洲

某少尋章句壯習耕漁雖嘗玷仕籍數年其於軍旅錢穀刑名百務不啻面墻昨廣陵侍側浹旬凡所見聞孰非教益始知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非虛語也別後因　萬壽大慶冒風雨馳行三日始抵淮浦得預班行之末意明公渡江當在丙子順風時雨般雷迅霆皆元戎三捷之兆殊慰鄙懷通州舟師如期督發已具咨報揚州陸卒諒亦在行追擊分布蠢茲醜徒授首在即某承役江北實藉庇覆茲領尊檄條具八事草創膚淺殊不足觀仰惟明公安攘籌策經濟文章不吝潤色必能孚廷議而動　聖聰矣萬祈垂誨不勝至願肅清海宇軍務寔勞更乞厚自崇護不宜

報李古冲

某因山東兵至七月二十四日趨廣陵八月九日冒風雨渡重湖還淮得綴　萬壽賀班而尊翰付華指揮者適至有隕自天歡喜無量但獎借過情益增惶悚其所控訴實出懇悃未蒙憐察頒委諸調笑不勝愁歎不勝愁歎其之伎倆明公所知乃今舉萬鈞而加之駑駘竟不慮其顛踣以死得無太忍乎眞切眞切某至淮浦值饑饉師旅之後賑濟甫完倭寇卒至漕途幾梗今雖賊退運舟過徐而生靈荼毒亦已甚矣待罪之餘未審　聖明肯寬斧鉞之誅否萬一未得罷免明春漕事更復艱難況今境內千里旱暵民窮財盡而數爲江南所苦徵兵括糧日無寧時恐外寇未平內變將作性命尚未可保豈敢他望惟願故人不忘三十餘年舊誼曲加庇覆使得蚤遂首丘之願足矣行人索報書甚急匆匆不及詳兼以情緒蒼茫言不倫次伏祈垂照幸甚

答吳初泉

日者因海寇縱横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恊心體國何以得此感戢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别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霅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垻也某於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於正月兊完浙西江東七郡米石二月前渡

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其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糙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非材展轉思議别無長策奈何奈何天時人事一旦至此人臣事君義不辭難若終無益於國討民瘼死亦徒然爾言不能盡加之十羊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即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况不肖如某者乎令弟節推在廣陵偶有恙今已平復初任驅馳過勞耳無足慮也使旋匆匆舠有江南報益增悚懼豈惟江北江南休戚相關兵威賊狀所係不小臨楮惘然何日面晤

與少渠張太守

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情深義重非徒尋常寒温而已未審近日境内財力何如徵歛得少寛否春麥可登場秋苗曾入土否愛身守正達權順時公素所問學詩歌亦曷易占素履萬祈益自崇護言不盡

答克齋李都憲

海寇突犯江北其説頗異或云風也或又云非是其敢於越浙西江東而窺淮泗抑別有説耶來諭兵刃小接屢戰屢捷釜中之魚決無生理仰見壯猷度此時次第勦逐矣鄧子擁萬兵而賊登岸罪復何辭寇在門庭而經費缺乏度支義不容吝況
聖明注意東南尤不得不如議施行顧未能如原擬之數爾詳觀部署方略賊似不能南出瓜儀恐掘港以北或從夷陵間道出鄆竇或直走鹽城麻洋廟灣雲梯則運道亦可慮也賊徒至萬非翁文武全材孰能禦之努力奏膚功至望至望使人立候報書草草不恭伏乞垂照幸甚

復東郭鄒祭酒

某無似仰止門墻二十年餘矣别後雖三奉教言殊以未得瞻對顔範爲歉近令孫春元來京復承手翰雅音開緘捧讀如侍杖屨喜甚喜甚恭惟門下道德文章師表海内暹暹巖渭天意云何人情夢卜此其時矣况薛鳳荀龍淵源家學堂播箕裘奕葉濟美尤衣冠盛事也其不閑吏事晩叨此役百凡悠謬徒自知之朝夕匡救寔惟令器諸君子是賴有聞蔦乞誨示俾圖省改至望至望匆匆奉復語不倫次統祈台照幸甚

答黄潭陳都憲

往歳謫居和陽仰承教言至今不能忘丙辰春京邸相逢冗俗殊失禮嗣後衮鉞南征未能修候顧辱記存翰貺并至感戢何如仰惟執事南畿開府控扼江淅凡善類所屬望與執事所自期待者均有在矣近舟山遺孽已離巢窟但春汛不遠未審後當何如要之頭上難於絶内賊末後難於弭外寇故胥糧漏師亂孔不可不塞番船海賈利源不可不開惟任怨任勞任利害任毁譽者能决此策遺大投艱非公尚誰望哉

答虞坡楊司馬

某忝竊臭味依附門墻夙勤山斗之思寔抱型模之願三年皮骨胥過有聞一味素餐課績無效誤蒙恩渥仍玷班行教披之功敢忘所自獎借之意其何以堪伏惟明公兼吉甫文武之才分符鎖鑰蘊張仲孝友之德虛席樞衡　聖明倚重如干城縉紳信嚮知着蔡顧垂念於菅茅情逾伐木遂遠遺於文繡貺比緇衣徒誦金玉之音竟乏瓊瑤之報謹修蕪啓敬致菲儀伏乞尊慈俯鑒微悃臨書無任瞻戀

答陽華章都憲

翰帖并至知麾鉞尚在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桑土衣袽之意知者鮮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公之功大矣大疏所陳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原之變厥鑒不遠方溪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意事日有之至於鼇山煑海狠於萑蒲轉塹推溝脅於鴻鴈且介邳圻申畫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會尤爲可慮公純心偉畧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何日接膝言所難言楮徃神馳伏祈台照

答兩華羅大叅

上年閏月二十五日具啓奉報今秋又過半矣相望且萬里瞻對不可期義重聚樂想同此情也并事古行古心有爲有守徘徊遐徼出入四載大叅之推至再至三始得之何其人易而公獨難耶非巧拙殊途即淹速有數也兹承長翰眞德實意油然滿紙恍若面談更辱垂問淳兒非道誼通家何以得此感哉感哉其賴庇給由伏蒙　聖恩贈及兩世下廕小孫心材既免三褫之虞重徼一朝之貺寔出望外意所欲聞敢附及之

與梧皐喻都憲

其久仰門墻未由瞻對春初京邸得奉顔色領教言殊慰生平徒以冗俗不得時時欵語爲歉近承簡命開府西畿經文緯武之才於兹得展布矣顧今之時咸知外攘之難而不思内寧之尤不易也安得年穀時熟徭賦均節而休息斯民乎諒公忠愼勤勞於此獨留神也兹承翰貺殊感存記使旋匆匆先此布復别具緇衣少伸鄙敬統祈台照幸甚

答克齋李都憲

領翰教往來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況此情不特東南爲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爲然其爲宿蠹久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目下且得休息但恐秋去春來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爲經略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分明條議上達　聖聰乎

與同野李都憲

曩承翰教草率奉報已徹尊覽再辱長緘深感存記雲中虜患日侵士氣益衰出塞擣巢爲奇策豈惟牽其東窺之勢抑亦讋其南伺之謀非公壯猷何以得此懋功之典諒簡　聖心虛江總兵同心共濟訓練强兵防秋之際必大有獲但今南倭北虜尚未殄滅而軍情民志所在動摇内戢之計殆又難於外攘矣遺大投艱非公孰望哉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副帖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寛　聖主宵旰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外皆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不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况天地鬼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我公得人心所致不佞不佞旬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栢泉胡中丞

承教言日夕瞻望昨見試錄序始知復有西臺之命我公經文緯武之才蓄積既久出而一試之東南不足慮矣但民窮財盡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侵剝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也旌鉞西指愛莫助之來諭云別無奇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爾然貴省事比之他省尤難今之甲第聯雲侔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况猶有秘密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絕小民自信之他事可行矣來使取報音匆匆不盡晤語知何日真切真切

與董北山

金陵再候不得一奉教言爲歉爲歉報政有日當道諸公挽留再三者以執事威信素孚而忠勇其天性也然孤兵力戰竟無中權後勁之助雖孫吳奈何收功桑榆古名將皆然幸益自愛近聞返旆豈當道者不聞孟明之事乎抑執事以其難與共事而求歸也鄙心惓惓專人走候賊中動靜與所以防之破之之術萬希不吝見誨盈盈江水欲見顏色而未能也垂諒幸甚

答濯溪閻柱史

某無似側聞道譽傾遡久矣繡斧至金陵始得奉顏色聆誨教爲慰方圖修候趨赴未遑而雲緘適至奨借過情且感且愧仰惟門下純心粹學充養有素而才猷風節又足以展布其志意肅度貞寮懷民戢吏胥得之矣不佞不佞遄歸有期例應事竣舉勅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願留意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皦皦者或無補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出於科名貪殘者或非皆由於異路門下照臨之諒無遁情也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無任瞻戀

復董後峰

癸卯冬奉違光霽忽逾十年往嘗二過高廬再登堂展尊翁音容恍然如在感舊思賢情不能已徒以孫迹市朝交遊鮮少不獲一致書於記室爲歉然每會閩中人士知善政善教固已駸駸乎著矣兩漢時最重二千石以爲吏民之本務在得人故漢時吏治過於唐宋近乃大不然矣崔莊敏王端毅能幾人哉以事上則毀譽動心以臨下則頤笑任意宜其情理之不相通也執事學有本源才尤敏達三年有成庶幾近之幸益自愛不沮不渝

光樹勳庸是望是望茲承長翰兼荷貺幣深愧先施且感厚誼謹修小狀附使奉復匆匆言不倫次伏惟諒之

與石渚馬年兄

相違日久相思日切況茲多病日益衰弱感舊懷賢此心更轉輾也春中小价至京完事辱明公惓惓厚情渠輩雖不解字義亦善窺人顏色獨謂明公於其休戚相關似與衆大異也感戢感戢令親凌司城才行皆不凡自足見知於大吏其未效分毫之助爲愧耳茲因其考績北上便具小啓奉布素悰欲言萬種不敢盡伏惟明公垂照爲幸臨書目昏手顫不能成字不得已付吏人錄上前去八十有幾年更乞保嗇至望至望

與孫季泉

往歲京邸極承知愛形迹若疎而心神傾注久矣別後奔走江干趦趄仕路幾欲致一書於記室而未果也近聞晉位銓衡善類欣欣想見風采況於因緣桑梓夙被膏華者乎伏念某任情信己譽過寔多欲蓋彌彰爲衆所棄尚賴明公獨加憐察比蒙推轂獲玷清班未遑布謝迺辱先施令人愧感無地仰惟明公秦誓休休何須堯李皋謨采采不棄菅茅至如其者所謂察之衆好而不知其惡也敢不勉自濯磨上答知己顧近年以來屢遭家難百念灰冷病目足疾離披已甚苟祿南都或可歲月倘有他轉鞭策不前矣茲因劉常山人便敬備短狀奉候起居諸所欲言尚未能盡伏乞台慈俯賜照督臨書無任瞻戀之至

與彭草亭

衮繡東行不得面候爲歉自後邸報云云大抵事體已定但我公才德並著衆所倚望今所統督益復重大天下撫臣未有領十三府事漕粟二百餘萬石銀幣布縷不下數百萬又加以師旅之任者北山之詩非虛語矣萬祈堪懷順應無起他念所恃者　聖明在上君子盡其在我智者行所無事我公素所蓄積也茲因方泉道長使旋謹此奉候諸所欲言尚未能悉惟台照幸甚

復汪春谷

奉違道範於今五年音問濶踈亦已兩載盛德至教日夕不忘未審何時得侍左右也明公去任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而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明公者久淹藩省用人者亦爲譏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讒夫而讒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荊幸未深入歸德之盗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温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登萊南北數千里皆被其害慘毒不可言敝縣被圍先後五日孤城僅完郊墟四十里内不啻雲中上谷矣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爲盗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方殷耳况軍旅又不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皆與有責焉故敢及之貴屬來得長翰深喜深喜因其還便敬此奉復并致契濶之私伏祈台照尚容嗣音

與吴默泉

日承教翰知淮揚徐沛流移安輯惟山東所在盗起不能不廑我公之憂然朝野羣情倚賴攸重諒能先幾豫戒豈敢闖覦昨見邸報聞賊北走彰德波及臨漳則高墻之説亦不爲誣草竊小醜干紀至此是可深慮海寇乍來乍去嚴冬尚在東隅明春風信時有大舉且屢得間諜皆言其造舟結黨漁丁島人動以萬計草亭思質二公經理勤勞增壗濬渠除器積粟皆已有備而戰將之人巨艦未集人心幸禍訛言日興重以内郡奸豪反爲賊地齎糧漏師禁之不止奈何奈何卜居郡城寔非得已田廬墳墓日夕關心宗族姻里類多破業某雖悉力圖之僅可保明歲不至流散萬一賊再至自顧亦不暇矣家人旅寓荷尊嫂令器體公素愛時賜照拂此誠宿緣感戢感戢

復蔡鶴田

某質本凡蒙數尤奇蹇動遭逸口事輙危心其任時流視爲陳物獨賴正人君子督其無他每勤注念雖未獲奉候記室而交遊來往傳道高情者盖亦屢矣豈敢自附於臭味之同抑亦相諒於形迹之外與言及此感戢何如欲圖報稱惟此心爾茲者遠使過臨拜受長緘登嘉貺幣愧負益增歡喜無量於是愈信所聞之不謬而明公包荒棄瑕念舊不遐遺之意不淺淺矣仰惟明公道德文章政事表著朝野暫借麾鉞行蹐槐鼎海内善類得所

瞻依某素辱知愛者無能自效尚冀楙樹勳庸流光旂竹也

復右洲劉大叅

某行役淮揚深承匡掖馬頭之役調兵給餉身先將士殄殲劇寇皆公之功也某得逭於罪戾而公獨徘徊藩臬惭負何如京邸再聚首徒以冗俗不能時時罄欵别後又踈候問爲歉比者借重敝省尚鈌致賀顧辱存注翰貺并至令人且愧且感仰惟執事才兼文武望實既隆江淮之間尤著奇績年來閱歷閩浙本以干城腹心相倚賴也但積習既久蠧壞已極財盡民窮尤難展布惟事事節省拊循百姓專意安内庶可外攘若乃練鄉兵聯保

甲非得賢縣令不可百務皆從縣起縣令不肯同心恊力上官即有良法美意亦壅閼不得行矣敝縣斗偏海濵久鈌縣令昨始選何進士思謹觀其狀貌才志似足任事盖在吏部觀政㸃翁所簡授者萬乞誨詔之使旋勿勿謹此奉復

復希齋陳都憲

某因緣臭味嚮慕久矣去春京邸奉別忽又逾年再承書問感戢何如乃今　聖明簡注開府楚中未能致一書於[illegible]顧辱存記翰貺先施令人益增愧悚仰惟我公緯武經文才行並懋黃裳素履表裏相符既離藩臬而陟臺省發揮事業康濟時艱凡善類所屬望與公所自期待者均有在也諭云江漢之廣寔兼民夷之司保釐之任非我公孰負荷之召南棠芾典刑具在我公何讓焉但民窮財盡百凡取辦勢不容已安內攘外竟無善策奈何

答蔡知府 揚金

往歲行役淮東時值倥偬才力綿薄莫能展布百凡寔賴扶掖過承曲護罪過種種不致鎸暴至今思之殊不能忘執事宏才清操取信銓衡擢之知郡所謂篤實輝光自不容掩也其緣病冗諸凡濶略顧辱存記示我華緘重以腆幣令人益增愧感仰惟執事莅郡以來名實益懋有守有為上下孚洽其辱知愛欣慰何如萬祈益加珍愛不沮不渝如崔莊敏王端毅二公皆以守郡治行致位台鼎公何讓焉

答横泉雷憲副

某才識譾劣一無所長至於刑名之學尤所未習承乏於兹旋檢律例百凡乖謬實賴執事開誠曲誨俾得省改曾未逾年竟爾違別谷風伐木情可知也即刻領長翰如對顔色喜甚感甚諭云東西驅馳周歷邊關在天津者不踰旬朔勞苦奈何虞坡翁又有此疏度至秋初且有漁陽之行公况機朗識當此盤根錯節直揮斤游刃爾然兵凶戰危况積弊之後亭障壘壁器械芻糧皆所未備内輯外攘不可缺一而内輯尤爲急切今夏麥無收秋苗又澇即使蕭葛韓關尚難措手毋一念及未嘗不爲當事諸公憂慮也尸祝樽俎從容禮文此何等事而可大家不知痛痒乎真切真切

答方湖王都憲

數承翰教愛莫助之海賊山寇沓犯閩中憂勞奈何所恃者我公忠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奬率吏民而鼓舞兵戎以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弊自大江以南直抵嶺表皆然昨印巖公亦云賊中多華人爲耳目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脱從末減人心至此但圖利已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其人豈有種哉天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諒不爲逸口所搖也

與樊侍御

五月廿一日延平教翰至知閩中冦難兵食皆窘修攘之策定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冦不可不殲或曰非冦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冦爾或云内賊難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内要之皆非公論外賊本起於内賊内賊不除除外賊秖見其難也此事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構不然諸路未嘗不報首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

與余漳南

忝律例之學曾未肄習晚叨秋署奚啻面墻百凡乖謬深承匡掖竟爲有力所奪况以仁賢君子當此繁劇之地奈何顧惟揮斤游刃才有餘裕非遇盤根錯節何以自見幸留意愛養休息民財即已財官事即家事也但得師旅寧戢工役完繕年穀時熟便可臥治淮陽禁闥長孺不能忘情惟執事留意

答東滇范都憲

曩歲郎署追隨時公已負台輔之望嗣後敭歷中外名實益著去秋京邸相逢得奉顏色請教甚喜匆匆違別不覺更歲仰惟門下端諒貞堅才器雄偉稚圭重厚復之敏達寔兼有之開府南服控制諸省內輯外攘文武迭用奠綏有期尊諭所謂法令頹弛兵罷財殫大抵所在皆然非曲為經畫委難濟物

與永石張都憲

臘前春後再領教言深荷存記比聞塞外頗有賊踪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攘外必先於安內真至計也閭里苦楚愁咨痛瘝之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別矣夫國初徙外省之民實圻輔今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省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見諸施行也通糧雖少天津倉又何吝乎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不當如是但發廪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爾救荒之策自古為難公之憂勞槩可想見愛莫助之奈何奈何

與同野李都憲

條上邊事者多矣未見有如執事此疏者洪武中司徒郁公新嘗議之　聖祖亦深以爲慮今且二百年況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强悍使此輩不得其所怨詈憤恨懷逆扇禍勢所必至往事可鑒疏中首言賑恤以収窘困之心委宜急於歲祿帑金四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婚嫁及時最近人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當如是內經親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豈得二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催藩司將來者

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耳史冊所載庶民亦得徒就寬閒處況宗人乎名分別於貴賤約束嚴於莊疃惠與威可並行也關內代遼縱未可輕議關外渾蔚可徙也鄙意以爲我公此議急宜見之施行親親仁民安內攘外弭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司徒宗伯二公皆有開誠布公廣忠集衆之意諒必如議請覆也

答湛泉王文選

前月二十七日領手翰并副帖知道履康勝爲慰仰惟吾兄清風勁節宏材邃學久臥東山竟無有能少效推轂之力者其乃忝竊仕籍因循歲月王貢之誼安在顧麟游鳳儀良有天意龍潛蠖蟄且盡人謀爾兄高名滿海內不問識不識皆知嚮往乃亦有覩顏色聆緒論者亦不相知仲尼乎仲謂非命耶諒兄不介意也

與永明張都憲

承翰教并疏稿知春防有備醜虜失利退去非公壯猷偉略夙夜勤勞何以得此上寬　聖主宵旰之懷下慰善類倚注之望喜甚喜甚大抵安內攘外以得人心爲本欲得人心惟有不妄用其財不妄役其力爾小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況天地鬼神垂鑒乎漁陽全境晏然寔公得人心所致也不日二麥收成秋防又覺省力矣

答柏泉胡方伯

某無似夙承懿戒亦勉自樹立求他日相見無愧色顧庸劣之資事至輒乖謬積有罪愆尚不覺悟仰荷　聖慈不即誅殛薄示譴黜爲幸多矣五月十三日旨下六月二十七日抵舍酷暑長途良賤無恙秋禾將熟鈴柝晏然皆公庇覆也杜門省過不敢修候乃辱記存長緘腆貺一時并至感甚愧甚諭中云具悉此套已習成即欲刮磨殊未易爲力獵較之意可想見矣羼提羅波蜜有味且曲處之即不可忍有去而已擇而處之公素所蓄積也使旋匆匆敬此奉謝不敢令僮僕至官府乞垂諒

答胡子忠

辱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來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宜任此後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見行狀頗略亦欲妄以詮次爲先公小傳傳未即就曾於狀後略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叙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實諸公之傳巳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理之

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況其他乎先公忠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悅賴 天子明聖眷注保全脂韋汨沒取悅於人者反多掠譽辭益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悅又能保其無詆誣於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重之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即如陳九疇邵杰趙郎中哈密諸事皆有難言者言則恐以虛文賈實禍或可成就此書藏之家笥姑俟數年方行刊布可也且芒部功次再三議與內閣不合薦馬昊得旨且用柱冢宰以呂化之[illegible]此

皆大節譜中不見載何也豈諱之耶前數事既不諱又何獨諱此也要之先公心迹可對天日僕又安能軒輕耶莊渠翁宜取名臣錄俟後尋得即奉轉達餘惟心照不具

復王知府

其無似惟好賢一念竊慕緇衣仰惟執事學行端純才諝明達凡諸注措寔飫聞而嚮往久矣昨過姑蘇始得傾晤所見果如所聞殊慰生平別後二日抵舍徒以罪廢餘生分合杜門省過以故未敢脩謝乃辱記存翰貺并至奬借過情令人且感且愧使旋匆匆敬此奉復別具非儀聊致鄙忱村庄僻僕不敢輒造臺府統希垂諒

答黃海野

其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遇三十餘年於茲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然伐木興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濵所可共見者惟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之謫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役徒以斂跡市朝交游鮮少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故不獲致一書記室罪甚愧甚比得手書副帖如覩顏色如聆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安樂日異月新昃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賢憂勤惕厲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錢穀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知善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毋貪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愼無忘余言弟不孝不能敬聽乃今進退維谷奈何奈何弟藉先世遺貲勤生儉用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刼家事半爲所廢至今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喪百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蒼天孰爲樂土乎弟丙午復[illegible]繼室因有庶子三遂不

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兒準
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賢令器已登國學業
亦大成龍駒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與毅庵

某夙承聞譽傾遡寔勤未遂瞻依候問踈濶罪甚
歉甚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
不能勝況　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
水陸重以飢饉之後加以師旅之後人情易致驚
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
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
勢尚未可知也茲者循例條上便宜類皆商確於
總彙檢會於案牘者意見時有謬妄注措遂至乖
違徒知五公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已而非
人輙欲取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之餘務隱惡
而揚善羣策衆思之際不因人而廢言衢室萬楹
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琴瑟之絃不勝幸
甚幸甚

與趙大洲

某日寓燕山時時班行中覩公顏色友朋中聞論議竊仰公忠諒明潔超脫世累真有根器而又能充之以問學今所謂天下士者非公其誰某本鄙劣無足數惟好賢一念切於緇衣往歲公南謫時每念公昌言義色幾欲爲公執鞭而不可得也比聞道履至留銓舊家增重又幾欲致一書通姓名於記室徒以未同之言遲回者久之昨朋石兄過淮談公起居且聞公亦似謬以某爲可與進輒敢具啓奉候幸垂照某本非材承乏淮浦一籌莫展

重以師旅饑饉之後千里旱蝗財盡民窮恐外寇未平而內變將作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萬乞不吝條示俾得省改少逭罪愆幸甚欲言種種未敢盡

端簡鄭公文集卷三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四

序

端簡鄭公文集卷四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序　譜

別同年虞東厓序

余舉進士與東厓虞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夕繼見必有以規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規誨我者余言易虞子曰詞之輯矣內斯靜專余諾之欲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諂不瀆是謂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子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

能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爐余諾之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是之學亦爲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焉能忘之然余於虞子亦願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淆處之以簡而不懈恍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

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而已曰吾愛吾民而已曰吾奉吾職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敦艮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焉書以爲別

壯游錄序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於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於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甘凉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皐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戎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揷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剌乜剌善野戰南北相猗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凉州畜産爲

天下饒㲉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䘏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

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禀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産稱天府比歲不登至釐　聖天子軫念雖出内鏹而飢者弗療欲詰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陜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閡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轅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之文夫有志四方者

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游錄索叙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送董令應召赴京序

今皇帝御文華殿慨然發奮思獲才賢更化致理乃命公卿臺諫論薦林壑之彥又驛召海內令長之才且賢者布列臺諫以廣聰明防壅閼之奸予邑侯晴谿董先生首應召命晴谿令吾邑三年矣勤勵肅敏政令明脣庭無逋事野無曠吒下上之情久而益練於是郡大夫謂晴谿才且賢藩臬大夫又謂晴谿才且賢繡斧命使又謂晴谿才且賢聞諸朝考功大夫御史中丞冢宰亦莫不謂晴谿才且賢也茲行也不爲臺史必爲諫官晴谿以其

爲令長者爲臺諫凡今急務皆晴谿所得言矣曩者晴谿述職京師余告之民隱而曰他日驛召爲言官得論天下事茲非其時耶三垂棘於羌胡江南憊於租稅中原朘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嶺表削於徭僮藩祿日廣武廢日繁校卒日驕官評日舛士論日淆文體日流於邪橫朋黨之論日起經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益皆不可謂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孰非晴谿所得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者非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往湮蒙草腐無聞於世然則余所望晴谿者不淺淺矣

叙海塘事畧

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西墅張君廵海上觀海曰此剝床之災也波亢于陸垠閔薄甲苟吝隄工闆殫爲海乃屬憲伯黄山焦君黄山亟發帑興人徒運土揵石且修且築閱兩月費僅二千金厚址峻防平齊固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同詞當是時余謂吏于民上者爲民造福乃其常職雖弗頌可也已而聞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于是深歎夫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黄山瘁力肩心辰出酉入并食露盖以身先民縣

令晴谿董君又能經理凋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共濟兹役可不爲難乎今觀兹錄雖壺漿簞食纖瑣必載稼穡維寳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内之事大于此者多矣抑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興不幸而不成則羣嚚閧詆必欲中以危法如田寧徭寨雲中之役余未嘗不三歎息也夫君子之仕與居各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曲舉以罔輿情淆清議是衣冠之盗駔儈之流也余實耻之嗟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耳非卓然特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以語此哉

壽碧梧龔公序

嘉靖戊戌秋九月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之辰冢嗣邑師石浦先生載欣且慶朋壽無疆陳牢肆竽鼓缶吹笙慈孝允容流聲海國惟時季秋萬寳堅密霄宇澄夷雲風爽霽白露黄花種種妍鮮稱兹壽獻門墻之彦素唯化端恩義孳孚合愛同敬相率問余言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踈而心習石浦履正好修醜利敦義口無佞詞面無怍色其守介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厚奚弗壽石浦坦懷降情近人約己薄覽寡聽難忤易親

其度恢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慾奚弗壽石浦朴行淳衷剡竒就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畏奚弗壽余又聞公孝友天至質任自然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道卷懷晦時俟命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僉薦冠服内崇義方外奬恬遜凡石浦自樹之道皆公之教也奚弗壽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美繩武燕翼易占善慶書賛惠吉天不可矯人不可匿凡我朋友各慎爾術資父事君惟師資是即石浦壽公匪專家醞錫類作人庸建爾極

鄭省齋蜩笑集序

閩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遂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產爲尤盛若省齋鄭公又莆之良也公幼頴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爲古文詞十六能治孝經爲疏解比冠德性温明善藴藉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可不可即偘偘然自樹不肯隱而曲詞與世俗浮沉既三試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其爲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爲奇衺尖

麗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健意味深永往復閱之不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辯而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由心生者也出焉弗情而枝葉益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相喜可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模襲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說君子考辭以徵德不特敝於文焉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蔑不能文不失爲大賢行苟隳矣雖文如永叔歆雄奚貴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莆志謂公官不過五品年僅逾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乎足徵矣公之子次山先生守吾郡靖共夙夜爲江南良二千石益以稱公之燕翼也

壽封君思竹錢翁七十序

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己未初度之辰也時胤子景山先生爲納言於留都迎翁拜壽曩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盖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爲翁頌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官於其鄉明齊通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尊以信義儇人人亦嚮慕翁翁每自恨不能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

史爲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亹亹景山又能承順周旋檢身力學蚤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教子景山報政書上最　勑封翁稽勳郎　廟典覃恩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　宸宇制詞稱翁端方稱翁孝慎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願翁之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徤不近聲利恬然隱約樵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名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繫慮此人間至樂百不可一得者翁怡享其盛晚福其可量乎昔余先人凡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能立身揚名以爲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勉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尚有藉於景山也

合陽王氏世行錄序

相山王先生曩爲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歡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爲序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愛遺鄉曲風流縉紳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達而聞開之內又能效勤蚕績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

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敷遺於後發祥受祉濟美象賢信順不僭左契斯允非直人理蓋有天道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毅簡學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稚仗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寔於相山發之余嘗怪夫古今英雋之士類經險夷蒙毀譽苟先勁後回一敗塗地遂使讒胥之口得爲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永茲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

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爲慈念祖者以鳩宗爲孝孰非人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以發深省矣

洵涇劉氏家乘序

洵涇劉氏先封君母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于海上世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澗達有德于鄉人小贈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任氣矯時盡友海內名士緩齋蘿雲篤行躭經博觀外家語與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友朴厚無他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澹自將辭受出處大節皎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雲巢晚年益修勵端飭爲詩歌雖不及御史輩俊贍然深郁有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無私方果有負荷余不能及也邑人皆稱劉氏多賢爲著族信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悼念先猷損益舊譜爲本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家乘問序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官縻而仁孝之道衰矣表本支者教仁孝也踈而戚遠而近萬殊而一本也然而勸戒之義微矣不可無仕隱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畧而文獻足徵矣劉氏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以[illegible][illegible]譜也余家與梅[illegible]之

費苞溪之李洵涇之劉世爲甥舅之族入國朝而詩書簪紱劉氏爲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亢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諧爾族無隕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苟其利徤訐疵衰不自顧愛羞而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纖瑕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既成其族子棟輩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千湖先生嘗稱棟爲良子弟工部之子炌今爲兵部郎中學諭君之子熠爲南道御史御史學於余於先大母爲從姪孫兵部余姊出也

恩光錄後序

余讀恩光錄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爲善之美而淺齋魏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是乎足徵矣公初爲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扶弱政有張弛剗蔫鏟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利孔百出公以廉靖涖之不爲苛細矯激而内外諸乾沒者皆知歛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祲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于乞一切謝絕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者不察欲

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將謂鴈門太原上黨中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趙魏梁宋齊魯數千里之地誠事指揮呼吸間耳方畧顧如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靜稍練勁卒扼其險要民無恇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計利害紛賦裒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内憂斯棘矣此豈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節信於善類凡以荷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已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已下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　孝皇御極不欲以浮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諂諛之耻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而端人正士益奮勵争自檢飭何也以其所中傷人者直敗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異於昔矣自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係美沉機足以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

碧霄翔鳳詩卷序

胡子文澄質敏而才贍志潔而行端與余遊余奇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者謂胡子文章精强秀達宜與韓歐董賈爭驅登之薦書進南宮對明光廸官政有日矣茲行也其内外戚友繪碧霄翔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文澄者余好讀古經疏得鳳之詵盖成周而上鳳三見焉天倪溱溱帝武于落葆玄贊靈烟熅磅礴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遷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若巢阿之鳳會丁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九功川珠山玉梓樸金鎔乾坤訢合人物休融時則有若儀庭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戢惠燮禮備樂盈卷阿登吉圖土蠲刑二南六典化恊文明時則有若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僞妄滋煩或桉桉以丮君或竊倫以矜巳或比壞而翳集或匝月而謚來徒存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　今皇帝虛心書接揵武綏文宇内晏然無金革旱澇飢饉之憂譬之大明麗天湔雰偃霄萬邦快覩文澄戢翮中林矯翥上國蔽日傳天名與時值温旦祟梧志與事適豈

特谷鶯水遷溟鵬水擊云爾乎哉文澄益檢其身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益進其德以廣其才以無負鄉曲之譽儔彼三鳳媢茲一人所謂將飛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觀人在于而已不然小人汝嚇君子汝詰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澄行矣愼哉愼哉

贈太宰兩洲王公攺大司馬叅贊機務叙

安成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爲宗伯進太宰再上疏乞致仕不得去攺大司馬叅贊機務益堅臥不肯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强公出視事公不聽於是諸公卿謂某嘗爲公屬吏辱公知亦知公宜有文字爲公賀且述諸公卿留公之意余惟公之求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然出處之微權與君臣之大義輕重甚明恐未可以肥遯爲高蹈猷裕爲濡跡也公鍾英周岳蓄德商岩早與計偕遄就賔席湘楚之間由其模範不

啻文靖之在華亭蘇湖之有安定矣既登南省筮仕西曹遂移宰屬總領銓司善類蒙辜抗章揃雪儉徒干紀累疏糾繩尋遷太僕旋入奉常衆皆傾心人亦側目公居其間和而不流貞而不訐雖不履其危機亦竟被其巧擠出藩閩中晉轄嶺表綏刑尚德節用愛人珊珠犀角大貝南金衆所易涂公無私焉已而撫鎮鄖襄安輯流冗會有妄男子者挾張角之術餙王郎之詐公沉機曲算不動聲色生縛渠魁亟散支黨下縣巨豪二三相倚借交藏命寔繁有徒官府因循幸且無事虎翼鴟張漸

不可制公召而諭之伏地請罪淵藪羣情一時解散由是威行惠浹簡武興農鄕有委積之儲野無寇攘之警曾是險區遂成樂土迨董舟師屏我南國草竊奸宄驚擾畿甸公曰芽蘖弗剪將尋斧柯請兵誅討約束堅明師徒用命殲其狡獪盡爲鯨鯢宥其涂汙皆歸畎畝顯庸隱德盖兼有之佽飛方還轉卿大理嚴必用情恕不刓法書曰恤刑詩言淑問公之謂也爰有召命少宰還朝臧否三銓進退百辟恩不歸已怨不避人桃李在公門庭如水秦誓休休皐謨采采公奚歉焉久之拜宗伯歷

冢宰典禮修明務崇儉節賢愚畏慕爭自濯磨邇綰留鑰叅機務地望愈尊而職任愈重矣説者皆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途遠於秦梁宮府吏士之富備于嵩洛先朝監以儲皇副以名彌意可知也昔元之衰也隙始于江淮秦之敝也難發乎吳越今之倚賴于公亦猶畢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所以寧一人而康四海也公孝友足以行仁清方足以明義果毅足以樹功豈弟足以種德緊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黄裳表裏相稱此尤未足以盡公之用顧乃九命滋

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　聖明之注簡僉同之推
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君不
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則去
公於此三者無一焉胡爲若是恝然也嗟乎周公
不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亹亹千言召
伯曾無一言相荅然亦竟爲周公所留不去再相
兩朝歷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
宰亦豈能盡信於人然皆年躋八袠尚在政府公
所知也公其察周公召伯之心而觀忠肅端毅端
肅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際可以沛然無罣礙
矣

苞溪李氏宗譜序

江南之李其族大者皆祖南唐或遂祖唐展轉附
會失眞惟吳邑苞溪之李實推冑族敦悅詩禮世
濟其休自伯翼始居苞溪伯翼之子原白以賢良
方正起家郡副總管清白有吏績尋遷平江水軍
都萬戸萬戸之孫孟璿仲璣季衡皆有文行長陵
時孟璿被薦爲三郡訓導予家所藏書尚有南莊
先生題墨南莊即孟璿也季衡之子景孟舉明經
進士爲莆田尹慷慨修潔莆田之子滂亦以明經
舉于鄉行業雖未及其父其令蒼梧才諝幹局亦

有可稱述者蒼梧之孫儒烈舉進士有名諸族人
類多殖學耕田無忝世澤故苞溪之李與陶涇之
劉梅園之費璵城之陸之王水南之馮皆號望族
而李之後人視數家尤爲秀發矣予王大父少㷀
於難寔保育於李予王父提舉府君李出也百餘
年間予家與李男女五姻矣予先封君嘗爲予言
李之先緹甚詳予嘗屢造李氏之廬見其父兄子
弟有禮讓阡陌中循循如庠序然非蓄累積漸之
久其能然耶伯翼七世孫廷珮悼念先德斷自伯
翼始爲譜以示族人質而悉善善而不誣本支有

叙而不相遠庶幾乎宗法矣譜成授序於予予惟仁孝之心根于天性然中人以下非有所感發警省或遂因循隕落故爲譜以示族人所以教仁孝也嗚呼李氏家苞溪今九世幾百人其初固一人也能以一人視一族者乃可謂賢譜念祖貽孫收族之道胥此焉在矣

雲巢省錄序

先封君嘗言詩言志志發乎情而不謬於禮義詩即工矣唐虞時詩往往颺之歌謠至於中古盛矣然不閔於音韻上下五百餘年詩之存者三百篇三百篇中周公之作最多亦不過十七篇太史公稱周公能詩歌者此也漢魏以後作者益衆就其善者庶幾變風雅矣唐初始尚偶律然沉鬱悠婉詞外有餘味宋即議論多而風致衰矣元雄宕慷慨可喜而或病其猶豈氣運然耶明興專以經術取士士以故多不能詩自宋方諸公至近世中州何李名能於詩矣其與前代大抵殊科小子識之詩言之成章者也詩匪其志僞言也言僞而行弗僞者鮮矣小子識之余結髮業明經既舉進士學殖益落不能詩詩之工弗工亦不能辨然讀他人詩未嘗不知其性情先封君之教爾矣雲巢劉先生先封君母家兄也出名族惇說詩禮操行長厚晚年益進德有古懿戒風其發之詩歌不屑爲恢奇新麗巧玩之詞而平正深郁可詠歎殆其性情然也鄉先生戴雙湖氏廉直愼許可亟稱雲巢詩可刻云

送姊丈錢汝冲序

余聞之董生曰守令民之師帥盖教養萃焉士筮仕得居師帥之地可教養斯民勢不爲易乎方今民困於財化尼不行雖明敏仁厚之士不久任不得行其志時不爲難乎夫勢易可喜也時難可憂也達其難易之故而不動其憂喜之情將不爲良吏子吾儕未遇坐誦詩書斐然皆有志於民及官之往往取吝於有司貽譏於君子此其故何也情敝之也敝於喜者見其易不見其難於是乎尚奇敝於憂者見其難不見其易於是乎習故尚奇則

見小欲速之累多習故則赴功裕俗之意淺欲其爲民造福不可得矣善爲政者不以時勢爲難易不以難易爲憂喜夫喜不以易則思業乎其官而所操者爲難致之勢憂不以難則思通乎其變而所值者爲易乘之時故曰謂易匪易略之則難謂難非難圖之則易錢子所宰圻縣也民倶父母國賴股肱可弗是思乎錢子色温而言厲中方而外馴明不以察物而介足以容人授之以政宜無不達者區區難易之說於錢子何加焉錢子於余懿親容友恩義兼之苟不以言爲少而有取焉余

又以知錢子之優於天下也

送湖東廖先生令文昌序 代孫朴菴作

聖天子綏世厚生懋簡人牧罔有遐邇惟時湖東廖先生以海鹽學諭膺文昌之命行有日矣鄭子窒甫先生弟子也乞言於余以為別夫行以言贈有文采者類能之窒甫獨以屬余其容無辭以對余惟唐虞三代以來設官分職凡以為民縣之有令尤勢近而情接者視之為父母尊之為師帥懷柔安輯之恩董正訓飭之義孰非令之責也余嘗以繡斧之役往來嶺表出羊城而西渡龍江逾高凉抵合浦登石門遵桂海之濱南望吉陽而訪諸

吏民盖文昌之俗質而毅儉而勤生有蒹葭懸磬之風去京師雖萬里殆未可以島居卉服論也顧所以治之者何如耳湖東志專而業邃詞直而行方躍然有意於聖賢之學令茲試焉不求諸人求諸己不求諸迹求諸心通變宜民有餘地矣彼徒剪剪焉汩沒於簿書期會米鹽獄訟瑣屑之務者俗吏也日相尋於水涯山嶠之間以為流連曠達足以動風聲而留勝譽者通吏也恃才能好奇使氣進退揚揚上下不相蒙者傲吏也溺狗魚肉其人民者猛吏也柳子厚所謂受直怠事又從而盜

之者贖吏也俗吏之政冗以棘通吏之政濶以弛傲吏之政險以愎猛與贖者又不足言矣余昔筮仕令旌德惴惴焉惟此之懼也有一於此雖齊魯不能治湖東勉乎哉余與湖東臭味相求久矣於其行也能無望乎若夫推擠犄合之交清濁淹速之遇義命存焉有非今日所宜道也是為序

送西川沈先生任兗府序

曉也遠吾父得見友吾父者吾能弗事之云乎曉也不逮吾祖得見師吾祖者吾能弗事之云乎西川沈先生師吾祖者幾年友吾父者幾年其寓京師也曉也未嘗以凡禮謁之曰先生於吾祖也將弗有子道乎於吾父也將弗有兄道乎曉也烏得以凡禮謁之先生於曉也亦然旦旦而撫之纖纖而詔之曰而祖吾師也而父吾友也吾於而也有三世之好焉吾弗能視而也猶其視而祖而父也而祖而父純誠朴直而濟之以文章而祖欽欽如也而父侃侃如也而且仕而能無念而祖而父乎蓋先生於曉也亦未嘗以恒情畜之也夫謁之不以凡禮也于上之交不爲諂也畜之不以恒情也于下之交不爲瀆也衷之所繫者重則其分自合也澤之所留者遠則其望自厚也感之以重繫之衷而激之以遠留之澤緣其祖父之懷而重以師友之託是有眞德實意存焉非徒僞貌飾詞區區一時相遇之般而已先生今且去其能相釋乎先生于世淡然今其官亦甚簡然亦不可謂無好禮樂善之責試委事焉志或得行而可以無長沙江

都之歎斯已矣否則東海之濱亦足以自老而胡僕僕然勤動爲哉此固先生之志也曉也聞吾父北來理舟有日先生行且遇諸途其爲我報曰曉也食粟而已幸無恙

壽平湖孫母六十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甲辰平湖孫母倪孺人壽三百六十甲子倪之宗人相率問壽于海上大笠生大笠生曰禮有内則女無外聞余何以爲壽雖然余聞之先封君嘗言倪都運公清白吏也其温厚篤謹醇亮不渝殆過張汀州乃其子賓庵學成竟弗效母固都運公孫也其夙閑陰禮是曰淑女宜壽又聞之柰山子嘗言我孫之宗遠矣至朴翁起家進士爲名御史我伯兄務力田畜䅣儉邠勤鄉間中稱長者既饒高貲益卑歛餙乃其春耕秋賽

刈葛求桑男女效績高閫言言内助不可誣也是曰令妻宜壽余又交于母之子聞之母未老而傳也冢胤折節讀書義程自好矜弱扶傷施歛有節仲子亦馴雅嚮學友恭相濟並遊太學膴仕有期明經崔訓良朋湛交孰非教也是曰賢母宜壽夫觀母觀其子觀婦觀其夫觀女觀其族姓母有三德焉壽未可量也倪之宗人皆曰大笠生之言然哉然哉請書爲壽

送環峰宋憲副序

三衢環峰宋君筮仕秋官郎明罰勑法稱才大夫巳而銛囚于粤奏讞平允君子曰書言恤刑詩稱淑問環峰有焉比出守太平孜孜求莫曰率羣屬兢惕集事拊順摧頑平繇簡訟聲冠江左君子又曰周民父母漢吏循良於今見之余以垌牧行役至姑孰歷諸下縣見其士民忻忻然皆言太守善教養我考其牧政国人安輯驛牝成羣揆諸所聞非譽言矣環峰聲實交孚撫臺監使薦䟽凡六上下天官卿大夫不佞環峰詣省課最擬晉河南憲

副夫河南爲天下中土恒華嵩岳河洛滎波拱抱縈滙引燕趙控秦晉邇者虜窺郊甸其屏翰翼擁聮山西東憲副官高統文武吏士時平則申畫慎固羽書或至得秉鉞臨戎兼干城心腹之寄方今廟謨令股肱耳目諸臣各舉異才共圖亨屯濟蹇之業環峰兹遷蓋不徒循資采望一轉階級而巳夫多士濟濟莫盛於周䟽附先後奔奏禦侮惟其所使環峰才器雄儁學討純邃展其馮翼孝德之資而效經常權變之用奚施不可况當宁拊髀之時羣公推轂之日環峰得無惕然奮庸懋樹勳猷

以抒發其素所積蓄者乎夫太平南圻劇郡水陸孔道最難治環峰治郡不大聲色而政行化洽績用有成如此率是以往任重道遠未可量也當塗令李君索贈言書以歸之

送郡太守次山鄭公述職序

郡太守次山鄭公之朝 天子也余庠師黃子林子率余友百六十人送之屬言於余余惟古岳牧長伯各有分土爲天子撫循其民人至秦罷封建置守守之權益輕漢人稍知優重故其時多賢二千石夫二千石賢非直嚴健致法喜事紛更爲也年穀蒔熟則賢境內盜賊息則賢豪强戢不敢武斷鄉曲則賢催科有藝無逋賦則賢吏能無深禍肆其欺負則賢寮采坐堂寅恭相協競修其職業則賢下邑長吏有治蹟則賢賢操士大夫能以禮

下之則賢學官飭士興于學則賢凡此數者公皆有之浙東西太守公稱爲賢巳監司巡御史有薦書冢宰考功大夫有最課余何言余何言雖然古之贈言利其益今之贈言耳其諛公非耳諛者也今天子夙夜求莫太守賢如公必召見問民所疾苦公其曰臣待罪二千石賴 皇帝仁覆歲比大稔顧穀賤甚傷農農有穀十五鍾售白金一斤制地征者視地歲增歛白金抵穀即穀賦十二白金賦乃十五矣以故農盡其穀售白金給公輸明年夏秋間食不給即金多得穀益少其勢不得不折

而入于富有力居積者東海之役豈惟捍海鹽海鹽决浙以西財賦之區不能田臣日夜經理有端緒文法拘持不能遂比日役千夫率正役一日加役又一日又緩急失次耗費且無益臣七邑兩稅近百萬壤則錯出通計八百科有奇雖慧者不能詳矧茲愚民當巧弄胥吏貧粥產者又展轉輕重積空稅不能支即流亡且累里中人臣日夜計會庶幾畫一可調劑上吏按籍稱故事旋議旋罷惟茲三事惟　聖明留意亟下司徒司空圖可以貽經久佐小民者　天子誠允公言公即留於朝博利遺余郡中矣忠乎君而樂乎善余非公誰望哉

送夏侯月川先生述職序

余往來村落間見鄉人作業甚苦國家歲征其十二以奉吏以爲非吏則民爭且亂雖民亦以爲吏我治也故未滌場即日夜思給公輸公輸給乃計其餘以爲父兄子弟一歲衣食吉凶百費即不贍轉貸傭保勤動終其身不厭糟糠不敢缺公輸而吏於民上者乃或芻狗魚肉其民不然則飾體貌游聲譽養望待遷視官如傳舍不然則居首簿書米鹽獄訟間幸無逋事得避上官督過罔最書足矣孰肯爲民深長思者夏侯月川先生來莅於茲以經術自輔略武徒温恭靜寄閔焉如弗勝行之朞年政教甚設余父兄子弟皆謂侯賢侯已余獨謂侯之賢不在此此未足爲侯賢也余鄉人苦里役里役即坊市中尤苦一人應役家十人不得息耗費亦稱是以故富有力者不計市胥史胥史亦利富有力者與之上下手如鬼蜮然雖吏清平有幹局者亦以爲籍吏十年此直他日事往往不能盡力致法無私民以故益巧弄漸靡比均力政時富有力者多免役亦在鄉不在坊市中矣侯初至參伍善問盡知富有力者主名起居及田宅蓄積

上下不爽銖兩既授役者亦無怨言往時貧不支者得解役頓首階下歡呼去又通境內莲口授受役者必均平無多寡役坊市中者益與竒羨以裨其苦籍既定竟無能爲奸利欺負者此侯爲我父兄子弟深長思非特塞坐課完考而已貧者得休養滋其生力富有力者雖役亦未至於貧不能支侯雖賢驛召以去利固在我父兄子弟也惠孰大焉侯茲朝於京師寮友許君輩徵余言贈侯也侯行矣吾邑東海之後四十九科之稅侯嘗經理上吏弗能察也　今聖天子愛養元元問民所疾苦侯宜亟聞於上以終惠我父兄子弟許君輩亦能守其畫一以待侯之歸也是爲叙

壽少尹謝三溪七十序

曩余請告歸耕海曲聞平湖少尹三溪謝君善譽平湖吾邑所割大易鄉地相去不百里而近以故謝君常至海上問余郡太守次山鄭公知三溪凡鄭邑徭賦不均兩詞不能决者輒付三溪次山亦時時令三溪造吾廬也乃別去者幾二十年茲其胤子奎封緘書走价千里言嚴君年躋古稀三月十有一日其初度之辰也敢乞一言爲壽余惟兩生學文修行就養無方歆受家慶綏篤天祉陳牢肆罍鼓缶吹笙宗姻里黨咸閭盈席惟時季春乾坤訢合人物休融慈孝濟美情景相適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斯之謂矣余聞三溪善視其親調耳嘗藥愛敬懇摯慎終追遠必傳古禮和戢伯仲繼述家訓考叙譜係褒表幽貞尊祖收族曲盡恩義即有怨怒弗藏弗宿視讐如德坦然平施其修於家者如此若乃慷慨奮發見義必爲在南雍有上守臣平賊書在中都有上撫臺賑災書謁選至京師又有敷陳王道疏雖未得盡行其言而其卓犖雄偉固爲儕才下士者所歎賞矣其佐理平湖大抵柔細民忤大吏摧强族擒黠盜果於幹濟恥

於俛仰以故竟爲忌者所中傷雖次山昭雪而覆護之曾不得轉一階以去余乃知小人之能妨賢而君子之不能庇其類也三溪既歸志量不衰辛丑壬寅間北虜猖獗條上十事爲銀臺所格庚戌冬陶侍御募兵江北又兩上書條列戰守區畫兵餉皆有識略侍御見而奇之若三溪者其孝思義槩殆不可及語曰仁者壽外家書言氣壯者壽三溪履平康安適之時而有冬日夏雲之意當憂愁抑鬱之際而有掉頭舒嘯之風處山林遲暮之年而有鷹揚馬革之志所謂仁而氣且壯者非耶其

壽固未可量也聚百順以悅其親奎輿封也尚其懋諸是爲序

送劉唐巖太守擢憲序　項少溪代作

余官京師從松皐先生游詳其家世文學之盛心竊慕之及覲國野紀聞又知公之所由大其門者皆襄毅用兵衛民之遺也嗣出留都聞唐巖劉公能世其家名稱籍甚未嘗不想見其人會郡太守員缺朝命簡公來守茲土公甫下車閔旱爲災痛自抑損齋居露禱浹旬不懈民賴以濟他如課士惠民節財措刑諸凡善政不可殫述郡之父老子弟嘖嘖稱太守賢至不閱載而貞介之操端方之器明敏之才薦剡以不一書人謂古之循良不是

過也會夷寇江南飛書日至郡人習耳目玩不爲虞公曰澉乍寧紹聲勢聯絡其漸可憂即一旦有警誰以支之廼發公帑造戰艦簡水卒儲餉犒請客兵詰戎器事甫就緒而寇至屬邑公調兵擊却之未幾趨薄郡城郡中震恐莫知所爲公徐不爲動鼓新集之兵作勇敢之氣南下而斬其酋東出而殲其傑兩戰皆捷城賴以完嗣是澉乍連營屢獻戎馘鹽湖列鎮累送俘囚皆公豫爲之助也且嘉郡東瀕海口名爲殷饒而實不副之比歲飢饉加以師旅值開府用兵百費俱起萬灶咸集益以

城守之築塞堡之設宜民之財力就匱且疲也而公盡心區畫不厭勤勞不惜異同不順苟指雖有不得盡行其志者終不少變其初惟躬自儉約麦曲經理無巨細煩瑣悉出其手所謂視國之事猶己之事惜民之財猶己之財寔公之心也以是兵興三年士民安堵不復知有兵革之擾非有淵源之漸世德之求烏能致此哉余承乏淮北夷寇之虞不逮江南遠甚其獲免罪戾者賢寀屬之力居多況吳越之變寔大且久微公孰與匡之余意爲鄉曲討者擬公考最增秩留守茲土造福生民而

簡書適至擢憲全浙說者謂公出守五載屢遭事變身經歷戰保全東南根本而循資略轉未足以稱其報得非當事以公在浙日久練達機宜況烽火未息鎖鑰吳門非公不可甫爾量移以俟柄用耶公涖官有日門下士謝詰等感造就之恩懷如山之戴不遠千里倩余言爲別介項甥篤周請之余佩公父母斯民之德爲厚知公文章政事爲詳故以所慕許氏世德歸之而襄毅之所由大其門者尤公所當留意也若夫降澤之殷奏功之懋秉介之卓故能所居民阜所去見思行將國史傳之野志紀之閭巷歌詠之余何暇于贅詞哉是爲贈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總
督京營戎政帳詞并序

竊以京師爲四方之極貴居重而馭輕元帥領九
伐之權實安内而攘外遴選難於克稱倚任尚於
能專若非文武兼資名實並著即使登壇而授鉞
豈能制閫而運籌洪惟我朝始焉分五軍以隸五
府既而合三營以肄團營會豊亨豫大之時昧濟
蹇利屯之計師律遂靡凱績無聞伏惟我　皇上
勇智天錫聖武日昭煥乎昺新毅然華故謂書重
世臣之選盟府可傳謂詩壯元老之猷簡書具在

聿求長子爰得丈人恭惟門下弓冶箕裘閥家無
悔山河礪帶與國咸休先武毅公奮跡江都長驅
粵徼開國之勳庸既懋靖難之翊戴尤勤漢室通
侯周家列爵淵源有自奕葉相傳襄愍清慎肅恭
榮靖明慈允懿逮至門下承鴻貽燕翼之謀展鷹
揚豹變之略廉明本之孝友宏達濟以端方綰鑰
留都布東甌之惠推轂嶺表紓南顧之憂督漕者
三一肩行李入朝者七兩袖清風豈惟保障於江
淮抑亦儀刑於寮寀舟車所至每懷汲汲之私倉
庾既盈南奏陳陳之粟適承洛命遂拜俞音上將
騰耀式睹九天之象緯星軺夙駕竟廻三月之樓
船　聖明拊髀之思公卿連茹之義胥得之矣牙
璋玉節行看劍珮之光鳳闕龍城坐擁金湯之固
籌策足媲元凱忠順不亞汾陽徵泮水之章見魯
侯之無忝列祖考溱洧之雅知穆公之克稱英孫
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内參廟算穆穆在上而明
明在下外靖邊塵蓋自是高宗無慮甲胄之起戎
而重華不患蠻夷之滑夏矣某等或寅恭朝夕念
切金蘭或符璽後先誼同衣鉢攀留無計傾遡徒
勤謹獻鄙言爰申微悃

詞曰貔貅萬隊桓桓敵王愾共羨元戎白髮丹心
九重簡在從此轅門台府將相和調一匡宇内何
須讓乎勃蕭曹勳名等輩　降醜呼韓塞笞凶慾
中行輩看軍令分明閃朱旗總天地風雲騤柳營
到處春耕金城晏然秋塞吉夢協熊羆宗祊還百
代

右調帝臺春

送沈龍山詞并序

伏以有過必改聖王休復之仁無言不讐君子孫膚之節方陽德之雲蒸適善類之茅拔豈謂一人進退今是而昨非寔惟四海聽觀大來而小往恭惟龍山沈先生豈弟肅明溫恭粹恪文章重於金石行藝潔於圭璋不吐剛而茹柔義形于色匪澄清而撓濁性根于心漸鴻翼于西南附龍光于咫尺清寺展廟廊之禮鬼神享之黃門歷文武之科鳳凰鳴矣十旬九疏雲中經略尤奇一表千言婺源情狀畢露大奸距胱遠甸鸞棲政不拙於催科

心更勞於撫字唐羅漢卓孰云非百里之才蜀錦梁琢信乎稱十朋之器勿傳江滸之命切睠海濱之民傾遡何如攀留不可伏願益勵丹心愈堅素節或隊諸淵加諸膝也夷險何尤誰先之咷後之笑焉義命無隕仁聲已著而應務貴精曠度既醇而藏機尚密勿以藩垣而遺宮闕之念勿以樽俎而忘軍旅之圖登台鼎之司必開賢路享輿餐之奉必隱民情允惟社稷之臣寧徒溫飽之討無詞有盡厚望無窮

詞曰桃花岸岸春水生江流折折春潮平樓船送君發簫鼓一尊酒萬里情莫負天王此聖明　繞繞薇垣紫氣橫挈壺夜夜奏天閽孤臣收拔真非偶懲羸豕薦茅彙由來吾道利艱貞

虹橋鄭氏譜略

嗚呼予少侍先封君及諸叔祖聞予上世本開封人從宋南遷渡江至浙西家於海鹽南海上芇泉鄉去城五里今祖墓其初宅也勝國時有諱元璠元琰二公以學行知兵顯名官至總管別駕當是時方國珍張士誠往來海中爲寇二公率鄉兵禦之不能爲害鄉人皆信嚮二公　明興歸附後時幾及於難會二公卒得免顧宗人衆盛田連阡陌不能盡就繩矱洪武初大治江南豪右逮詔獄者近百人惟予始祖諱澤字士洪支子馴善謫戍宣

德府故譜牒散失無所於考直祖士洪爲始云士洪淳謹愿恪脩行義鄉人又復信嚮士洪士洪稍輯遺業累貲數萬金城中邸租歲數百金積書萬卷配胡氏生三子長諱璿字伯璣次仲明失其諱次諱震字季聲伯璣配梅園費氏守內則庭幃肅然生二子長諱讓字克恭號信庵次諱諲字存敬女一適贈監察御史劉景儀仲子伯璣博學通達今古事卓犖有幹濟材以計脫戍籍信庵幼失父母里中王姓者亦大族見信庵弱巧中奇禍乃以荊鄉人籍戍宣德者謂予家故籍信庵竟以此破

家時長水李孟璿先生以經明行修徵爲汝寧訓導謂鄭故名族乃以子妻信庵信庵端愼簡重謹厚寡默即貧乏磊落不妄取予卒年七十二李太安人孝順秉禮年八十五卒生一子諱延字世昌學者稱爲東谷先生配陶涇劉氏贈君孫女也東谷博讀五經諸史諸文集及外家小說書性耿介直毅端諒嚴冬盛暑衣冠危坐飲食造次必依於禮善楷書所著詩文三十卷燬於回祿郡邑中舊儒家及僧寺多有存者生徒從學先後五百餘人登科貢者百餘人諸生仕通顯至髮白時時來拜

墓予少時尚及見之以選貢入太學授廣東市舶副提舉卒於官年五十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配劉氏儉勤孝敬深舟淺泳以佐東谷年五十卒贈夫人東谷時有側室郁氏不復謀繼室存敬四子長諱遠字世明號守朴次諱迂字世貞號愚直次諱逵字世達號朽庵次諱邈字世蕃號樂善守朴坦直喜清談好酒年七十三卒配陸氏先封君迎而養之終其身二子曰珪曰璧亦好酒有田數項盡償酒價俱無後愚直有心計不屑人後卒年六十七配彭氏朽庵好學能詩文卒年六十九配

陳氏無後有屋值百金粥之與二女樂善天性敦
實多藝口不言人過卒年八十配五羊黃氏卒年
八十五東谷三子長即先君諱儒泰字亨道號吾
核封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資政大夫
刑部尚書孝友純至操行端貞臨財無苟得遇禍
不苟避勤儉恭慎終始一節賑貧恤孤絕甘分少
無吝色凡葬殮婚嫁三族之親百餘人年十六時
從東谷廣東海寧人有爲巡檢者其繼妻携前夫
女嫁巡檢巡檢既滿欲汙其女妻不肯從乃挈白
金十五斤與女倩居市舶官舍乘間泣訴先君曰

吾此女并此金付公子幸爲我毒此老賊先君不
肯曰我留若金爾撫若女巡檢妻又百方置毒毒
巡檢先君輙先覺止之又不可告巡檢巡檢將歸
先君謂爾老矣女且少又有囊中物道途恐不利
盍且寓吾舍移書呼爾子爲爾女求一婿來此配
爾女奉爾歸可無他慮巡檢意頗悟即泣下從先
君言逾半年子果携一婿來既成婚先君盡出昔
所晋金付巡檢歸比先君歸巡檢夫妻子母女及
婿相率來拜先君先君竟不言予家有老媼嫁爲
栢氏婦者其父母嘗從在廣東此媼生于廣東年

且八十餘謂予曰郎君童有今日大爹積陰騭也
媼呼先君爲大爹云先君能默誦五經性理好觀
歷代史不曲記至治亂興衰大事歷歷能言又能
口說本朝典故卒年六十九配費氏高祖姚孫女
建寧縣令琦之女也封安人贈夫人閑靖貞約毎
以不及事舅姑爲憾歲時節序愍忌必躬潔牲殽
不假手於妯娌子婦家業日裕布衲荊笄不事華
飾卒年六十一先君二弟儒恒字存道美丰姿善
楷書聘知州仲公孫女納幣費二百金未娶而卒
仲欲返幣先君泣曰吾不忍竟不受儒晋字敷道

配王氏側室李氏敷道六歲喪父先君撫而教之
分貲千金好近官府盡廢其業一妹八歲喪父先
君擇配百戶張憲貲之數百金廬舍器什咸備封
安人先君及存道劉夫人出敷道及張安人郁氏
出愚直二子儒升儒濟儒升字進道號吾匏配費
氏吾匏少爲邑庠生治書經經書史鑑性理皆能
讀顧不善爲舉業文字能爲詩以故不得舉卒年
七十九儒濟字行道好酒任氣與人寡合田廬穀
粟千金皆廢於酒卒年五十配某氏樂善二子儒
萃儒益儒萃字順道質實孝謹無矯僞語配孫氏

樂善無厚產順道能拓之買地爲墳葬父母已而又衰落儒益字從道配周氏勤生力苦以成其家先君五子一女長暐字晦甫號蒼谷配李氏曾祖妣曾孫女也側室朱氏林氏次昕字蒙甫號懷核聘劉氏祖妣夫人姪孫女也配塘南步氏繼水南馮氏馮氏次時字潛甫號樂耕配東城李氏繼梅園邵氏次即不肖名曉字室甫號澹泉配劉氏贈安人加贈夫人繼劉氏封安人贈夫人皆先祖妣夫人姪孫女廣東憲副瑋孫女也側室沈氏封太安人顧氏誥封宜人又次晞字潤甫配海倉沈氏女一適工部主事錢君木封孺人工部本劉姓先祖妣夫人姪孫與予同舉進士初爲威尹廉明有惠政威人尸祝之蒼谷能書尤精於算通醫藥倜儻明爽勤於治生喜面折人過然無他腸人亦諒之多交遊飲酒輒醉浩歌先君早付之家政諸弟皆敬愛之卒年五十七子四長淙字叔源娶李氏次洙娶戴氏次滴娶蔡氏次淋早卒淙滴李出洙朱出淋林出懷核性簡勁遇事直前不敢侮人人侮之亦輒報卒年六十一子二長滌字叔新娶孫氏次浹字叔洽聘馮氏繼馮氏[illegible]樂耕淳篤自守不好交遊

衣食省約卒年五十四子二長激字叔揚娶陸氏次法字叔禮娶徐氏法洙滌皆庠生不肖子三長履淳沈出娶朱氏封安人太學眷女嘉靖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中式引疾歸隆慶己巳謁選授刑部主事改尚寶司丞庚午建言廷杖繫獄逾年臺省申救爲民萬曆改元首詔錄用卒光祿少卿子一心材以予二品考滿廕爲官生次履準履洵皆顧出準太學生追錄軍功廕敘仕至南刑部郎中娶沈氏惠州太守垣女封宜人洵庠生娶徐氏常州通判梗孫女女五長前劉夫人出適秀水進士項篤壽廣東參議次適進士湯彬子承寵邑庠生定州同知沈出次適彭指揮端孫紹賢金山參將後劉夫人出次適呂性祖秀水文懿公玄孫府庠生江山教諭沈出次適秀水太學生吳紳湯陰縣丞顧出敷道子二長昇王出早卒無後次嚼字潔甫配李氏子六吾匏子二長暘字明甫次旦早卒無後行道子一啓字復甫娶趙氏繼費氏子二順道子一晣娶費氏從道子一昱字賔甫娶其氏自始祖至敷道及樂耕潤甫皆葬祖墓先君墓在長水鄉勾膝山形如點地梅花蒼谷墓在洵涇塘東五里橋西懷核墓在蒼谷墓後里許樂善墓在洵涇塘西嗚呼惟我始祖至今且二百年與梅園之

費長水之李洶涇之劉世爲甥舅之族乃今李劉宗人蕃昌至三四百人科貢不絕世濟其美費自先外祖後無仕進者然子孫亦近百人惟予宗族鮮少豈祖宗積仁累善而後弗能繼歟凡我兄弟子姪輩幸相與力行善厚勤生儉用學文修行以光紹前休哉

端簡鄭公文集卷四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五

傳

祭文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傳

杜生傳

杜生宋陽翟人也不知其名人皆稱為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僦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樺籬籬中雜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當是時生理益窘乃為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即受謝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于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謝錢即與鄉鄰時時端坐蓋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攜老妻坐桑下納凉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頃時但無用[illegible]世無求于人不能遠[illegible]

耳問生何以為養曰數年前業薄技今直耕田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觀何書曰鄭翁遺一書抄本也無題欵其間多説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頗忘之其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此書曝之日中有過客見而愛之索之去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執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亦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

痛哉杜生覶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客亦不往富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浹洽然或經月不往來亦不相呼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為菜羹餤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攜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而已生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頹然山立不見喜怒無問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摇其神不失其身不托交于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于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因媿騃其事作杜生傳

雪庵和尚傳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髪爲僧西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竒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徃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

相釋而誦儒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敢顯言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弃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輙投一葉於水投已輙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輙飲客不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容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楊公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

南溪先生傳

先大父東谷先生以蔡氏書教授門人登科貢者百餘人雲谷朱先生名最著雲谷之門人南溪先生名最著先生之門人類多文行著名惟余不敏學殖日落乃今抱病歸耕方圖卒業而先生殞矣作南溪先生傳先生姓吳氏諱昂字德翼別號南溪上世自勾餘徙家海鹽五世矣父贈君寬母鄭安人安人少寡秉節教先生先生喪父時纔六歲端穎不凡出就外傅即知嗜學習禮頁大父括庵翁遺學於雲谷雲谷顧諸生中獨吳生沉潛力學

善問大奇之先生亦博讀經史及宋四子書歎曰學莫先於主敬名其讀書處敬齋弘治甲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是冬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先生教之解耕織宜城人喜曰吳公衣食我宜城邑諛先生廉靖務休息朞年孚洽村社中皆尸祝吳公正德丁卯更新建新建治江西會城當是寧庶人驕索租甚橫民不堪結寨丁家山拒庶人諸大吏劫庶人積威低頭不敢出聲庶人曰新建人反諸大吏亦曰反先生獨抗言新建人非反者特畏死相救知縣當以法諭令解散輒以反名不

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淮揚治徐州未上明年致仕又明年母卒戊子家拜山東按察副使仍涖徐州時江淮饑先生請漕臺賑議且上陞福建參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爲尚書感　上恩日夜咨訪人才魏莊渠先生歐陽恭簡公力薦先生故先生至徐僅逾十旬遂擢入閩庚寅侯官囚逸出殘方面是日先生以括庵翁愍忌素服齋居諸囚亦相戒無害參政明年進右布政使出納清允府史不能爲奸利同事人忌先生異巳出金饋先生却不受同事人益愧有後言又明年五月震樵樓

先生曰闔災也罪在官長吾備位方伯闔長官也敢不引咎即日上疏請老疏三上始得致仕先生歸携圖書數卷閩士民歎慕攀援設供張祖道者幾千人先生歸溪上居故廬力耕數年稍積田穀構萬卷樓積古今書日坐樓中遠覽旁搜贊幽詮謬契悟既深率履尤篤若乃　國朝文獻時政緩急修輙更絃咸有條理既老而傳時時扁舟訪舊道古規今油然終日或徒步市井混迹漁農怡色坦懷賢愚欣附丙申海潮逾隄漂民田廬上下官司交相蒙蔽禍耿民嗷勢不得已苟且興役增里

補薄應故具文輒稱功樹石謂可百年無事會大
逾時潮患益急功力蕩費轉展歲時耕收並廢先
生上疏乞專勅京朝官一人鳩工繕治始下江東
撫臺議督水利僉事黃光昇經理出入兩載工乃
就緒巳亥歐陽公特疏薦先生是歲大饑先生絨
救荒活民書請賑上官不答癸卯甲辰又大饑先
生再上書又不答是時吾邑人死徙轉粥去者不
知幾萬人盜賊公行殺人莫敢誰何先生歎曰荒
且亂矣不如無生獨抱隱憂因而感疾龍蛇之交
忽焉長逝嗚呼惜哉先生天性孝友痛贈君早世

歲時饗祀拜跪涕洟事鄭安人尤極愛敬溫衾凊
枕至老不衰又能表異忠幽崇護賢達方洲墟墓
松楸鬱然異隱文章流傳海內皆先生力也先生
讀書主宋儒說傳以漢唐注宋疏近世學術心嘗
疑之每曰毫釐千里可不慎乎晚年好觀周禮疑
後儒亂經乃叅訂諸說附以巳見著爲成書名周
禮音釋嗚呼先生懿質淳衷清心寡慾克之問學
涵養深厚故能出處輝朗始終令蠲譽流鄉曲望
隆朝野云誄德考行宜受大名執友門生共薦嘉
諡叅政平湖趙公漢曰禮無私諡南溪效法程朱

師尊孔孟新學日熾卓有定見宜稱曰崇正先生
論曰余讀明名臣錄錄中有兩方伯天台陳公華
亭夏公二公皆人傑也先生學行純固如天台先
幾明哲如華亭而安貞履順歛華就實先生尤不
可及矣

王鶴山小傳

鶴山王先生名激字子揚浙東永嘉人沉頴堅肅有風槩旣鄉舉益交海內名士相磨切晩成進士令吉水召拜考功主事歷文選稽勲至郎中考中當是時舅氏張文忠公爲大學士有寵於　今皇帝柄用輙以喜怒進退人子揚能調護善類脫其茶毒已而稍稍引避辭文選郎中去南京爲通政時貴溪鄉用與文忠相持文忠又欲挽子揚相左右改清黄通政進國子祭酒未幾比文忠寵衰勤致仕去　今皇帝亦厭惡其黨子揚遂引疾請告內批得致仕逾年病卒初子揚居白鶴山中讀書餙行負盛名又其才諝幹局自足表見於世顧以舅氏故驟起驟廢廢卽不復起竟坐是抑鬱憤懣交游中有志節者多疑之悲哉子揚友誼甚厚雖十年不通一書者未嘗不用其情也爲文章簡峻有氣力吏事精强持體要兼治詩春秋有議疏存其家尤喜仙佛外家語時附儒書爲人談說嘗曰孔佛一道耳其通遊知往來存謝不啻[illegible]蓋天資潤達不屑曲謹固然然其大節不可掩文忠素不喜余非子揚得禍且不[illegible][illegible]其卒爲位哭之七

日而除

論曰甚哉自樹之難也以故君子寧愛身以遂已無寧貧時以便人使子揚以縣令歸山潔志峻節心迹之際皭然矣顧其意亦欲委曲盤桓救十一於千百而卒莫能諒其心也

華職方傳

君姓華氏諱鑰字德啓別號水西上世居無錫南齊時有孝子寶孝子十八世孫榮仕宋居汴其曾孫承事府君從宋南渡復歸無錫無錫之華皆祖承事府君父肯齋贈君承事十世孫也敦愿有隱德君幼秀頴年十五例入國學壯益英爽矜名節贈君持謙約輙有外侮君左右之侮者稍沮年二十四贈君歿内外窘急君經理喪葬甫畢即條畫家務諸横逆者忌君謂家且復振百計中傷君竟能自脫於險嘉靖壬午入南都從學矯亭方先生

是秋以朱氏詩發解南圻第一明年賜進士出身第二授戶部主事踰月調職方職方劇司君才明敏暇即下帷讀書甲申秋議禮疏上杖闕下丙戌陞員外郎監試武舉戊子陞武庫郎中充浙江考試官北還永嘉見試錄文喜欲攺君翰林君不應永嘉始不悅庚寅調職方郎中郎中掌將校黜陟類多承順有力者上下相蒙爲奸利即不敗幸得美遷亦負清議否且低頭隱忍俄引疾去君獨不肯依附永嘉遂憾司馬李康惠公顧獨倚重君君條奏按典法傳經義融朗勁達公每見君稿輙喜

諸朋儕緣是亦相忌先是君爲武庫見 上諭斥永嘉劾有中秋對月詩三章錄示余余急謂君且焚其草勿傳示人然已致諸友人友人壯而快之轉展相傳誦不數日永嘉復召至朋儕欲擠君者爲永嘉誦君詩永嘉果大怒永嘉姻黨陳忝將欲得錦衣君以首相與錦衣相表裏禍且及善類遂疏請勒陳去未幾陳發憤死永嘉益怒汪中丞鋐欲入吏部急君請司馬廷推汪提督團營汪又大怒曰華職方故阻我陜西胡巡按嘗冐軍功求陞不得憾君至是受順指劾君言道中獲將官嘗陞

書書中有華職方金若干君抗疏辯且乞解官歸聽覈已而多官窮訊無驗胡竟以他罪削籍當是時諸骨鯁大臣相繼去汪遂入吏部考察京朝官君竟以胡謗故被指摘諸忌先生者又組織無根事必欲逐君自是不得還職方矣君嘗筮易得賁之明夷更號白賁子日著書賦詩治園池雜植花果自娛徧歷江東名山水輿至浩歌劇飲翛然物外上官慕其賢求一見君深謝曰吾不任冠裳也戊戌冬君母太宜人病日夜視醫藥請亟治君恐傷母心忍不言病母卒尤力疾持喪禮病益深竟

不可救呼子泮謂曰人生修短有數直恐素行愧天日耳吾死且無憾惟汝學未成勉自樹立擇師而師擇友而友明經修行無殞世澤吾死且無憾年纔四十六君儀觀雅潔外若歛約而神采毅然言論鏗鏘道述今古令人喜聽性明銳有經濟才不肯詭隨人人以故寡合諸與君遊者又多直諒端方君子不屑曲相援引以故君一廢不復起君博學明諸經尤精於禮所著有禮記集註若干卷集註尊洪武開科詔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誤一時好禮儒碩皆是華氏說文章精健叙事亹亹明

聸知與人對語古詩似魏晉律似杜書法似虞柳有文集八卷勝遊集三卷

論曰余與君同年進士仕職方朝夕繼見相規誨也所與來往者皆一時儁達乃今二十餘年化爲小人者不知其幾君獨抱堅貞皭然不涅於緇垢矣

湛泉王公傳

嗚呼吾友湛泉王公今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公年四十三服母喪走使至金陵問銘於余余纔十有四年乃爲公作傳乎公名與齡字受甫山西鄉寧人世有隱德祖文封承德郎彰德府通判父爵累官至知薊州封吏部稽勳員外郎母李氏封宜人正德戊辰七月辛丑公生於宣化里幼奇穎丙子年九歲隨父彰德與兄培齡同受業於崔文敏公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兄弟同登進士初授蘇州府推官廉平執法御史大夫御史交章論薦陞戶

部主事旬月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勳員外郎丁酉請告歸適遭父喪襚含如禮庚子還朝會文敏公卒公疏乞送母至彰德經理其喪葬壬寅轉文選郎中公在文選秉政嫉邪直行已志條上清銓衡四事必欲剔洗奔競請寄汚陋卑佞之習薦起周公用熊公浹唐公龍萬公鏜時冢宰許文簡公又能信任公仕路稍清會諸城分宜脅權黷貨爲人求高貲善地無虛日癸卯秋公發憤上疏訟言其事諸城分宜餙詞巧詆幾中危法賴　天子聖明奪官去余時爲考功郎中代公文

選五閲月謫官去自是權貴人勢益張未幾分宜傾諸城父子並削籍壬戌分宜亦敗孼子世蕃伏誅籍其奸贓金寶數百萬計蓋銓曹不得其職者且二十年于時朝野善類喁喁望公旦夕且起而公以甲子十一月壬戌卒於家年纔五十有七公丰神秀朗孝友純備學討宏博材猷敏達毅然自信利害毀譽不能搖奪好善惡惡別白太分明以故居官居鄉善者好之而不善者亦或惡之去國之日行李蕭然琴鶴圖書不滿一車都人聚觀歎息泣下既抵舍結廬姑射洞天濯纓汾曲躬稼龍

門足不及公府口不談時事絕甘分少周贍宗戚啓迪後進勤勤善誘學者稱爲湛泉先生公自稱白鶴山人所著詩文若干卷門人西安同知李愚梓行于世配高氏封宜人克守内則子男二長整縣學生文行不凡次敕早卒孫女二關中雒田馬公嘗爲平陽四賢吟謂忠定韓公恭介陶公恭肅張公及公人咸以爲允

論曰余爲宰屬六年僚友先後二十六人端忠清諒如公者纔二三人又皆不能久於其位天之生材甚難而才之用世尤不易也悲夫

陸長君傳

陸長君者世縣歸安歸安有東漊村村中多平田竒樹長君自善璉村徙東漊東漊之陸皆祖長君長君名瑜字文珪自其高曾世世善馴儉朴至長君明毅方果不屑後人又能折節重然諾趨人之急人有德長君者長君不自德也狀貌竒梧稱其心度年且少有司授之役役辦授之鄉稅稅辦鄉鄰有相讐者皆請於長君長君一言即聽長君又非飲食草薦布被往來村落中不費人一菜果傔僕亦解長君意戢戢自歛長君妻占溪沈氏又賢

長君三十二殞矣沈能撫其孤濂日夜織紉自養茹荼揮血矢心靡他暴豪欲奪其廬沈不可竟不能奪乃今廬尚存樛樛矗矗皆勝國時故物語悉華亭錢太史傳中長君且死力疾擁樹濂疾聲呼沈曰傷哉孱孺子以累汝慎無隕家祏及濂壯及稍稍自振濂三子時中時和時雍中與雍與余同舉於鄉雍又與余同舉進士二子皆懋學篤行不狎時俗歸安人皆曰陸長君有後宜哉宜哉海陽盛太史表長君墓稱長君死而爲神歷歷有靈與水旱疾疫輙祭長君于社

論曰鄉曲中豪有力者往往削貧弱誑財利巳快意甚或武斷扞文罔長君才氣足以服人然厓厓守矩矱不爲抗暴竟不壽而死節婦之貞素皭然長君儀刑遠矣陸氏之宗賴以益昌豈偶然哉

張淑人傳

誥封張淑人太宰直齋先生屠公元配也世爲廣西平南人高祖福福建政和令其曾祖廣東翁源教諭輝祖南京户部主事廷綸主事君晚歳徙居桂林之全州桂林屠爲著姓累世樹德迨太宰之父侍郎公文行有名與太子少傅叅贊機務大司馬滐偕計春官相友契甚淑人少傅公仲女也幼柔慧靜專母韋夫人教之内則女訓諸書史卽解大義教之織絍蚕績卽習其事于時太宰悼年失怙無童心秀頴喜問學雲南憲副包公裕少傅公同

年進士屠又甥舅之族曰是子是女天作之合余執柯焉遂成二姓之好太宰弱冠登鄉薦親迎淑人淑人旣成婦盡屛金珠錦縠居常荆笄布襦不尚華飭盤飱簞食澹泊自將乃至喪紀賓筵祀祭吉凶之禮必致其豐潔事姑王太淑人曲盡婦道事太宰尤恭愼當饋不敢先臨務不敢遂若乃恩遇宗族禮接姻黨拊輯童僕周卹鄰曲咸有節適人皆宜之徽音融融内外無間矣淑人年三十六始舉一子以産難故不育遂獨處一室不復與太宰共榻亟請置側室爲嗣續計初卜陳氏得子炳

言未幾陳卒再卜張氏又得子炳哲炳哲週晬而張卒淑人抱而乳哺之淑人既病凡醯醬諸物悉封識付侍兒令謹其盖藏裳衣簪珥手自披檢均授子女疾革時顧二子曰吾其歸矣兒竟無母以累汝父奈何宜勉讀書學禮秉爾幼志期紹前烈又曰兒白汝父吾屬纊日附於身者布縕足矣勿用紵練吾平生未嘗出見外客親賓弔者無勞臨奠閨壼女流不敢當此禮言訖凝然而逝已而太宰閱故笥得封牒啓視之乃淑人手書曰一介寒儒叨官二品既衰病不堪報稱宜亟求退以讓賢

者太宰方懇疏乞休　今皇帝温旨勉留諸公卿貽書皆言獫狁孔棘大臣義不可求去以故不敢再請見淑人書益悲感淑人約身閑家動存繩墨里言俗諺不出諸辭氣墮容遽色不形於宴私雖父與夫並八座大臣而勤儉孝敬終始不渝隱然有士君子之行故其生死之際神識不亂如此太宰歷官兩京今且三十年清心純德孚於朝野謂非內助之力不可也淑人歸太宰十九年始封安人又四年進封宜人又四年立　皇太子朝賀兩宮受白金文綺之錫又六年進今封又九年嘉靖辛亥五月丁未卒於南吏部品官宅距所生弘治壬子十一月享年六十某年月日葬始安嶺先塋子男二即炳言炳哲炳言受廕爲太學生炳哲纔八歲女二淑人於諸子女恩勤如已出一錢尺帛不入私篋旅櫬南還二子塁容素顏銜恤行慟淚薄靈衣道路悽慘太宰曰惜乎夫人不及見二子之成立也傷哉

論曰余讀古經訓考女德盖書春秋者三十一人詩論歌九十一篇類多逸民烈士賢公卿大夫之妻皆足以徵箴圖樹風聲垂壼範然逮下之德惟

周南有之豈非愛欲之感天性所存乎淑人早悟淨因遄謀側室肅雍相濟成兹福履鳳毛麟趾卒衍厥宗樛木螽斯不是過坤道無成刑于之化其有自哉其有自哉

王母李宜人傳 有序

嘉靖壬寅癸卯間山西湛泉王子爲文選郎中余時在考功交相砥礪務直躬潔已爲國家進賢退不肖必行其志乃已已而王子發憤抗疏忤時宰賴 聖明憐察解職去未幾余亦謫江渚蓋不相見者九年於玆矣余趦趄仕路進退維谷未能自引去而王子藏修充養清風勁節名滿海內海內善類無問識不識皆傾嚮王子乃今不遠數千里遣從子士至金陵致母氏行狀問傳於余作王母李宜人傳

傳曰王母李氏世河東聞喜人父文繡以儒術起家爲豐潤主簿母任氏豐潤君初貧力學黌舍中母時纔十歲日與鄰女採薪擷野蔬夜即紡織易粟比豐潤君以歲鄉寧且耕且讀書母乃携饁求桑凡以贍給朝夕者辛苦萬狀豐潤君年五十有子矣母亦稍長乃秉志陰禮守內則誦女訓不踰畿閫大人擇配歸太守王公王公鄉寧大族沉毅寡言有才智母謹事之饋中牖下咸有節適嘗曰祭與養皆婦人事不必其豐必致其潔姑盧宜人性端肅母恭孝曲當宜人意正德癸酉公謁選上京師盧宜人念子憂成疾母調其嘗藥寢食靡寧號呼籲天求以身代竟不可起母茹荼揮血周旋喪紀棺衾含襚總總如禮丙子公通判鄞郡鄞郡中原孔道政劇多豪強難治公每戴星出入母上奉尊章下育諸子義方之訓嚴於過庭非師弗師非友弗友也嘉靖乙酉公晉知薊州漁陽邊郡尤難治治行尤著蓋公歷兩郡十五年母荊笄布襦無金珠長物公清白無玷堅鯁不回謂非母有助焉不可也戊子公謝政歸河汾已丑元子培齡仲子與齡同舉進士與齡即湛泉辛卯湛泉出蘇州

府爲推官母從之居吳甲午湛泉入吏部丁酉湛泉請告歸逾月而太守公卒母喪太守公亦如禮壬寅湛泉總銓部母從之京邸朝夕誡諭益切曰兒勿黷貨勿俛仰依附權貴人勿詭隨徇俗兒惟用天下好人答 聖明我心即悅湛泉受命惟謹癸卯秋湛泉歸山奉母極愛敬母心安焉益康樂強健庚戌六月辛巳無疾而卒年七十有二子男三人其季喬齡孫男二人曰整曰敕喬齡整皆縣學生母性稟夙成習學有素以故敏慧而安和慈順而儼恪儉猶葛覃勤即雞鳴愛洽鳲鳩惠深樛

木敦叙宗黨輯祔童奚憐貧敬老有施無吝可謂淑女令妻壽母者也若乃處約則服勞以裕蠱居豫則謹度以閑家思初則黽勉以效績閒居則凝靜以怡神雖士君子信道好修者不是過也狀言母食糗啗素三十餘年金剛圓覺觀音諸經不離手焚香默坐時見金光滿室歿後七日五鶴自空而降回翔哀鳴柩次者久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吳節婦傳

吳節婦者平湖鄭氏女也父肅娶於茹雍敬一德寔生節婦節婦幼閑內則年十七歸海鹽吳贈君未幾贈君殞矣當是時節婦纔年二十八有兩孤日夜躬衣食教之茹荼揮血益久益厲蓋五十年年七十八而終人咸稱爲吳節婦云節婦執勞自飭蠶績織紝寒燠無休時姑且亡呼幼女屬之節婦以累汝節婦育而嫁之禰衿九十事其舅始終極恭順雖魚菽之薦筐筥必自蠲曰養與祭皆婦人事敢不虔韓姒暴疾死無能歛節婦以[illegible]者

襚焉節婦又能念父母孝敬不衰歲時上塚輒泣下徘徊不能去時時述贈君長厚事教兩孤曰而父宜有後憐結酸愴然亦未嘗夜哭也仲子令宜城時分祿遺節婦節婦曰嗟乎祿養汝廉報汝祿無妨汝廉乎慎無復爾既封太安人貴矣益纖儉居約一布被更六十年綴緝不忍棄歲饑徵責且棘村嫗或以告節婦曰民不厭糠秕忍更涸其髓謂仲子盍言之郡事竟弛正德中有旌典邑中賢豪父老白之有司皆曰吳節婦綜家廸子劬力苦心迹其堅素允宜應詔節婦則謂仲子曰從一而

終吾盡吾心焉耳吾業受封敢僥再命汝亟謝以故有司輟弗請大夫士能文章者相率爲節婦詩天子制詞亦謂節婦端莊勤儉云兩孤者長昇仲子余師也諱昂仕至福建右布政三疏乞歸篤學粹行海内名德

論曰余讀古經訓至於女德書春秋者三十一人詩論歌九十一篇惟紀叔姬衛共姜之節最著可不謂難乎矧道塞學荒士鮮操槪女婦何以稱焉吳節婦矢心靡他卒蕃吳宗以昌其後難矣哉語云忠臣孝子多産於節婦之家彼其隱衷危慮積苦叢憂惛怛精誠孚貫天日非偶然矣

哀烈胡氏傳

哀烈胡氏江西南城楊華妻華與父行賈其母淫於羣惡少胡氏孝謹備至姑與羣惡少飲食必呼胡執酒殽侍左右胡不敢辭姑恐胡洩其事與羣惡少謀并汚胡塞口胡不肯姑毒手捶楚數百胡不能忍走投井中鄰伍人聞之急出諸井中鄰伍人或告胡氏母兄弟故母兄弟亟問胡胡輒對曰姑善罵人鄰伍人妄言耳姑又夜半令惡少入胡寢胡大驚匿地下姑與惡少牽其髮痛捶之胡欲呼求救聞姑聲不忍呼竟忍痛已而惡少又好語怵之胡曰有死而已姑益憤矯不孝告諸縣官縣官微聞其故召密詢胡胡又哭頭搶地言婦實不孝縣官不能詰遣去未幾行賈者歸胡泣謂夫曰家足温飽自今勿更涉江湖夫意胡戀已稍不悅母覘知即密謂子汝婦有他志汝勿復行賈即行賈遣汝婦去別擇良家女子信母言大怒斥胡汝亟決去不去吾殺汝胡哭曰吾寧受君刄死君前不恨誓不出君戶又頭搶地哭夫稍遲疑且竊聞鄰伍人笑言竟不遣婦去乃與其父復行賈姑與羣惡少厝火薪中置胡室火未及起姑大聲呼婦

竊財欲逐人去焚我廬持鐵撻搒胡幾死與羣惡少謀再告縣官可必殺此婦一惡少不可曰前此縣官稍疑此聞時時遣隸踪跡幸少忍吾輩直殺之易耳乃數月羣惡少囊沙數升與其姑半夜入胡寢呼胡謂之曰汝能從此諸少年姑婦好如初即不從今晚必殺汝胡徐應曰分死久矣不忍負姑家隱忍至此幸姑憐而活我我能事姑姑益怒羣惡少共縛胡置地下持囊掩其口鼻胡死轉未即死姑拔簪抉其左目羣惡少挺折其臂胡遂死姑與羣惡少急舉火焚其廬將號市人謂胡死于火也火竟扇不起天明矣鄰伍人知之羣相呼或哭號于市胡烈婦死矣盡市人走觀姑及羣惡少愕立不能走盡縛詣縣官具服讞報當南城士民萬口一詞稱胡氏貞孝徧告上官巡撫王暐聞於朝禮部請如盱眙何氏雙貞二女賜祠祭制曰可祠額哀烈與論祭有司仍歲時祭羣惡少咸從重典論當是時南城士民鳩金錢立祠有司稍助材木嘉靖庚子祠成

祭文

祭南溪先生

嗚呼先生粹質淳衷潛心篤行學本存誠教專主敬乃廸王庭遂勤民政德藝姬髦循良漢令入登曹省出踐藩臬三分閫符再秉楚節吏畏其明民懷其潔介而能容和不可瞀鄉崇秀達國推俊賢少需旬朔坐躡衡權曾不終日高尚靡堅鳳翔千仞龍戢九淵圖書萬卷早夜精思寤寐周禮歷覽旁洛輯為音釋百世可垂見諸行事文不在茲嗟余小子學於先生年幾弱冠定荷陶甄修辭砥節善誘循循經師人師時孰與倫傳而不習竟爾沉湮業荒行毀履險蒙癃宮墻可負忍辱此身一違顏色忽更六年比歸海曲徒拜几筵典刑如在音容杳然陳辭薦藻有淚如漣嗚呼先生岱山北斗白日青天幾先殆庶禮中周旋出處輝朗始終令蠲神在帝旁陟降翩翩其來欣悅鑒此哀虔

祭整庵羅太宰

穆穆　敬皇稽天顧俊旻運式開英髦彙進公際其時發解南服大對洋洋重瞳屢屬益自警惕有美弗彰揚金楚璞素履黃裳入肄秘館出踐替宗學討宏邃模範温恭乃貳太常乃貳太宰三禮是寅九德斯釆迫秉留銓聲實兼懋宗工大儒誰出其右盈庭之議非公弗睦公拜元卿賢於夢卜方瞻繡衮遽戀蓴魚舉疑未忘朝端若虛龍戢九淵鳳翔千仞樹蕙滋蘭深棲遠引充養粹完先知先覺力屏喧豗發揮正學虛心平氣論難諄諄于豈

好辯終古迪後人劉子傳經馬君述史公豈無心時止嗚呼我公閱歷三朝諳練既久詩曰老成書云壽耇登公鼎鉉虞庾揆毀衡置公左右孔思周情公不可召孰尼公行厥施弗究嗟乎蒼生其等分職南都獲繼後塵憶公顏色仰止手神訃音忽至信耶或訛天不憗遺傷如之何嗚呼我公岱山北斗白日青天神在帝旁陟降翩翩緘辭千里敬奠几筵公其欣說鑒此哀衷

祭仰蜼胡主政

嗚呼仰蜼擢頴文林濬揚洪緒射策彤墀列躋高第南曹拜官初騫雲翅共謂層霄跂予可致對鵬與妖吞覡兆寐嬰疢牽綿忽逃二豎生之實艱奪之胡易依日凌霜鬱爾奇志譬彼瓊琚造物所秘鏇彩韜輝俾世乏匱又如嚴霜羣條並瘁無擇芬芳摧此蘭桂嗚呼橫目之衆接跡比屋有偉才彥亦不偶然長養培植匪人實天得士如君天故殲旃冥靈何德獲衍長年曰及何辜頓隕朝煙君方强仕恭温寡欲高春尚遠曦輪遽旋賀門未闔弔

廬已填窅邈茫昧天曷問焉某等忝梓風期莽蹤宦侶昔聯騎輿今阻笑語修夜不暘悲哉已矣非來祀流孰不酸楚陳牲于俎注酹于鍾葦輔素旐歸逐飛蓬埋玉何地衰草寒封輓謳不竟寫恫長風

祭苑洛韓公兄

秦中之韓材俊相望爰有長公修名益昌約身勵志華實寒緗弟兄師友道德文章譽流月旦惠浹茸棠乃周行義而漢循良蕃辭朱紱遄返素裳棲遲林壑旣壽而康卓哉仲氏金如玉如思兼禮樂蘊發圖書塤篪鴻隕曾不少延白頭聞訃瘖若童年其等銓曹先後異姓同心覩茲友愛悼念彌深緘詞千里敬奠几筵慰爾孔懷鑒我遐虔嗚呼雲蹟蹟兮白日闌木葉落兮秋風寒鴈孤鳴兮悽以酸注行潦兮酬江干望靈旗兮何處睠舊宇兮盤桓

祭吳憲長 代作

穆穆憲祖顯有令德惟人斯作惟皇之極姤遇泰交罔匪俊塞兄際其時抱策談經鴻漸于磐鶯振于庭素心直道偉貌脩名[illegible]翩翩結旌乃肅百僚截截風聲出憲于藩荐歷佐長陳臬是持周咨弗爽繁秉殷綱寧踈漢網碩位未躋辭榮請告陶賦歸來齊歌高蹈春煦秋陰崇厓深澳飾巾待期從吾所好嗟兄於我連茹同征歡偕魚藻寵洽鹿苹庶幾携手皓首爲程何如四紀落落嚶鳴豈不懷兄亦有簡書一緘千里日月居諸忽承哀訃我心躊躇今其巳矣感舊思初嗚呼王貢情違國罕交絕憖遺莫逮餘徽未竭潦酌谿毛爲兄遙設燕樹江雲山空水咽兄盍鑒茲其來欣說

祭戴郭南

綿綿戴宗世濟奇良或登廊廟或晦耕桑淵源郭南肯構而堂掄經畿府抱策明光雄才朓頴雅度含章清修苦節華賓寒緗婉詞正色春藻秋霜始官民部介勵自將出納惟允夙夜不遑昔聞易簀于寔辭牀充子之志白賁黃裳天胡弗弔胡忍子戕嗚呼戴子余知子文亦知子心子不余負余亦子欽嗚呼戴子鶴髮在堂鳳毛在室造寢過庭能無增恤嗚呼戴子韜爾靈懿葆爾精英同根互宅一死一生胡壽非夭胡壞非成青天白日懸此素旌

祭屠東洲中丞

嗚呼我公世德克紹直躬不渝蚤登甲第夙負經綸敭歷藩臬秉法臺省蓋有汲長孺之堅貞而不慝有包孝肅之耿介而能容有呂獻可之先憂而不忍於去國有杜祁公之持正而不屑於絕人是以上簡宸衷下孚羣望豪權斂手庸鄙革心真三代之遺直百年之間氣也若近代太康鹿邑鹽山浮梁可謂先後頡頏者矣天不憖遺傷如之何嗚呼霜臺寂寞梓里蕭條我亦何心爲公長號東匊豆脯再拜陳辭洋洋玄旐神之格思

祭范贈君

檇李之范世濟賢科惟君遵養晦迹泉阿蕭爽自任狂直無吪或歌而鼓或醉而傞豈能矩矱隘我軸邁循循訓子弗弛弗苛左經右史師規友摩早登天府秉節馳軻祿養方茂遽罹寢疴曾未日昃隕此黃番銜恤行慟傷如之何嗚呼薦爾湘蘋侑以吳纖慰爾令子致無過慆强乃饘粥慎乃廬苫約躬飭行妥爾玄潛

祭于二尹

蜀有壽俊允惟柏莊慈明洵劼愷易醇臧文章羽獵惠愛其崇乃周行藝乃漢循良早辭朱紱反茲素裳山椒水澨屏迹耕桑豈無矩矱遂我徜徉官評士論孰低孰昂循循義訓弗弛弗苛左經右史師規友摩梁珝蜀錦並掇賢科祿養方茂遽罹閔疴曾未日昃盍鼓盍歌銜恤行慟傷如之何

祭華海月贈君

循循華翁韜迹中林温恭成性孝友因心隱非狷約仕肯侵尋蓧靈蓄懿既積既深克有令子繼述欽欽左經右史師規友箴康侯偉器大雅遺音式登膴仕祿養方隆天胡弗弔罹此閔恫嗚呼云云

祭同年華水西

遥遥華宗世濟奇良宋以忠奮晉以孝章淵源贈君肯播肯堂君其冢胤鳳翥龍驤掄經畿府抱策明光雄詞金石雅度珪璋辯驚筵座翰絶縹緗始官民部再歷職方陳圖畫策燁燁周行婉詞正色春藻秋霜赫彼時宰肆其堅彊如川之潰如火之煬金吾冢宰左笙右簧忤顔抗議順指中傷俗憎雋秀世嫌勁剛竟罹罝罬屏迹耕桑勛庸未竟著述自昌詩言匡愕禮云后蒼官評士論朝低夕昂洸然無愧孰否孰臧嗟我於君壬癸聯翔塤篪等義蘭茝同芳歌我伐木藉爾承筐十年不見問我滄浪我曰蠖蟄君曰岐羊君曰陳辭我曰括囊箴言覩行慷慨鏗鏘曾別未幾倏爾云亡訃承令子我言惶惶遥慰爾知莫此椒漿嗚呼玄旗央央素雪荒荒青天白日而不可量吁嗟乎君其來樂康

祭徐東園

我朝鷹揚元勳軒龍懿戚未有盛於公家者也先王佐　聖驅胡功高伊呂嗣公托孤效節志慕夷齊自茲以後世篤忠貞或躬耕故里或綰鑰留都逮至莊靖敦詩說禮亮國閑家上簡宸衷下孚士論休哉烈矣公莊靖仲子也孝友同心謙良率物莊靖寔鍾愛焉蓋有信陵孟嘗之風而耻於豪俠無魏其武安之靡而未嘗以聲音顏色拒人況鳳毛麟趾無忝義方緯武經文世濟其美以故縉紳君子樂與公遊而公亦樂與縉紳君子相存謝也

某昔寓金陵周旋樽俎談玄道古竟日淹留違離未久忽聞長逝臭蘭伐木傷如之何馳驅原隰未遑致奠每一念及恍接音容嗚呼生死死生同根互宅孰常無常奚悲奚懌緘詞千里再拜匍匐公其鑒茲宛然降陟

祭陣亡采馬滿三揮使 嘉靖癸丑四月十六日

諸君皆勳閥元胄生長江南賴國家昌靈不識兵革邇因江南貴官豪族嗜利通番釀成禍變浙東西屢被其害吾邑斗逼海上平沙擁護蓋自　開國以來未嘗有海寇窺我城闉者今乃出沒兩浦倏去倏來遂令樂土幾成荒徼衛中總麾諸使君設謀奮勇出城力戰先焚其舟又擒其黨賊既潰散鄉閭晏然俄而後曹賊再至諸君欲殄殲寇讐抗績僚友率衆先登背城接戰竟殞其生嗚呼痛哉其即刻接家書得聞其事南望揮涕不勝驚悼

旋念諸君之死於　國家有忠義之報於墉濠有保障之功光昭祖考澤庇子孫雖死猶不死也文武大吏必能表揚　恩命下臨血食茲土否則吾父老子弟當共圖之決不忍使諸君泯沒也再拜緘詞遣子生員履淳致奠英魂其鑒之同事効死千兵戶俟禮宜配食陣亡軍士皆有親上死長之義并具酒肉可呼而飲食之人還匆遽迅筆潦草嗚呼痛哉

祭項瓶山

惟公上世百年種德孰發其祥載封載殖桓桓司馬功在社稷大系繼之柔嘉惟則乃祖乃父孫貽子翼乃有瓶山是承是式木訥近仁質直好義城府不設表裏無二三策既陳百里斯寄豈弟姬髦術良漢吏入踐秋臺晉司符瑞十齡不徙徘徊卿寺遜跡金陵奚擇而處東都西京于焉暇豫乃賓四門乃總三署委蛇自公庶幾終譽蚤辭朱紱返吾素裳山椒水濱樂且無央九淵龍戢千仞鳳翔官評士論孰我低昂矧茲庭訓師覗友摩揚金楚璞濟美賢科作之述之孰與公多曾未日旻盍鼓而歌訃音忽至傷如之何其等分職留事與公後先典刑如在音容杳然緘詞束帛遥致几筵公其鑒而玄旐翩翩嗚呼悲哉

祭同年張淑安母

辱交令子異姓弟兄側聞母懿內則是程詩占窈窕易用柔貞豈無陰教亦有神成施肇于室奠藻於祊儉由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非無儀惟母之懿家人是宜言觀其夫抗志矯時清修膳學經師人師亦觀其子雙鳳朋龜賢科濟美如塤如篪寵章未逮祿養方隆既豐其始亦令其終天胡弗弔遘此閔恫訃聞東徼海瀆山窮銜恤行慟落日悲風嗚呼倏玄霜兮素雪竟春草兮秋叢慰哀忱於遥路寓澗酌於幽宮

祭年家徐母趙太恭人

允懿徐母克修陰禮內則蠲蠲九十陳儀閑家奠牖雍肅恭淵形管黃裳春桑秋葛弗懈弗專湛友崔經效績夫子義方周旋成茲國器疏言勁忠吏事旬宣講幄宮賓淳明慈諒朝野歸賢家慶未艾祿養方隆胡不少延訃聞京邑純孝瘠毀五內摧捐䘏典哀策賁始厚終有寵自天某等年家子行迹繫風塵心馳几筵南望婁松薦毛陳藻鑒此遐虔

祭胡柏泉母

於惟淑人生於名族宋子齊姜蚕閑內則彤管黃裳天作之合爰嬪于胡饋中牖下學於舅姑詩云窈窕易曰靜方儉猶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非無儀惟母之懿家人是宜宜爾有子温共靖宣緯武經文朝野歸賢惠問斯存徽音載揚家有餘慶國有寵章葆茲陰禮既壽而康胡弗少延遽返真常瘠哉純孝五內摧傷某等辱交令子道誼周旋迹繫風塵心馳几筵發引有日玄旐翩翩未遑執紼抱此微虔

祭王樂湖母

允懿王母雍肅恭淵儉由絺綌勤即紘綖祊禋明恤灑掃周旋含章行地義訓流川音容既戢禂第無忝雙鳳朋龜貢茲綸藻祿養交殷遽罹凶慱望絕秋雲倩淪春草筵几徒存神形遂杳傷哉令子異姓同心感茲大慼悼念彌深溪毛澗酌再拜欽欽喟然陳詞彷彿來臨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孫忠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六

碑銘

墓誌銘

端簡鄭公文集卷六

子履準輯　孫忠材訂訛

碑銘

正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石涇陸公神道碑銘

曉童子時受蔡氏書於石涇陸公後十年上春官拜公於武庫又二十年爲文選拜公於冬曹又十二年而公之宗弟太保都督公持公母弟主事君狀問銘於曉嗚呼年過半百學道無成徒見羨墻未遑場室烏忍銘公哉按狀公姓陸氏諱杰字元

望石涇其別號也先世吳郡人唐忠宣公家浙西至宋樞密副使旋吉族益大子孫析居海鹽宣德中始分隸平湖是時有處士宗秀珪相繼捐粟萬餘石賑鄉閭　朝廷賜璽書旌其門蓋公之高曾祖也祖鋹知程鄉縣多惠政民尸祝焉父南京光祿卿淞純心篤行有大臣風節母王氏累封太淑人順孝閑内則弘治戊申　月　日公生於石碑涇幼岐嶷長尙慧能讀經史爲文章贍麗雄暢正德癸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武選主事歷車駕員外郎中考覽典章裁議明允康陵欲南巡疏

詠不聽嘉靖癸未陞湖廣右叅議分守荆南兼理
太和山荆南在豫雍間民嚚雜漏徭賦役黠不可
踪跡又與中貴人共事類多齟齬公嚴正善張弛
竟莫能相撓甲申外艱歸丙戌終喪移山東右叅
議治遼東東虜名篠塞顧數内侵公能調兵食將
士豫附遇虜輙肯戰虜頗畏我不敢輙入寇庚寅
陞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河南值久旱穀貴饑甚公
便宜發賑又繕亭障薄其直而食之全活幾萬人
壬辰虜大入榆林塞兵西援逗遛不敢進公督桀
游擊張總兵合擊虜虜引去追斬首功中律急請

掣禁兵癸巳陞右叅政守關西先是藩祿不給時
時譁官府公曲算裁闊狹均節歛散宗人無怨言
兵農錯居任氣喜鬬或借交藏命急則飛語相怵
公不吐不茹務得其情人用和懌甲午權江西按
察使理冤負剔貪殘鋤豪俠風紀肅然遷右布政
使乙未轉左廣東會安南貢使不至文武大吏督
兵進討嶺南騷動公偵知夷情容白諸大吏曰永
樂洪熙宣德典冊可徵陸賈馬援爲力難易何如
此可不煩兵而下也諸大吏從公言　上聞遂罷
兵莫酋表謝罪請貢南海故有番舶公私皆獲其

利已而一切禁絶利孔未塞亂源遂開公殲其渠
魁解網更絃民夷胥説戊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適　今皇帝幸舊邸卜葬　獻皇后公綜理
精密率以恭勤勞來吏民奔走用命昕夜宣索細
大立辦車駕纔北還　梓宮即南祔水陸舟車未
聞定議公隨宜區畫所在夙備葬事甫畢復葺園
寢財力之需動逾百萬公請留祭賦并蠲田租皆
得　俞旨楚人大説守備中官廖斌不法公疏劾
斌斌亦誣公賴　今皇帝聖明不問未幾斌敗抵
法稍暇即行視江漢修堤二千餘里至今賴之辛

丑進工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仍巡撫　今皇
帝嘗數見公狀貌又知公才以故數賜金幣諭問
稱冬官大臣而不名壬寅召還京佐部事公辭兼
官甲辰内艱歸明年言官論公得致仕壬子巡浙
御史疏薦公遂起修　顯陵及玄岳宫觀公至楚
未幾遘疾甲寅三月卒於均州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　今皇帝悼歎贈工部尚書遣官祭葬可謂恩
遇始終矣公元配楊氏繼沈氏贈封皆淑人子光
弼光畿皆官生能慎家法女九並適名族孫男一
堯時乙卯正月[illegible]二子奉公柩葬仁和縣黄鶴

山新塋公脩髯奇骨廣顙豐頤秀朗出風塵重厚凝山岳望而知其爲非常人也家庭之間內行謹飭紹聞追遹志行不違念鞠諸弟義兼師友述家譜置義田建世德祠敦叙堂養蒙室凡以立愛收族者無不盡心焉若其器度寛平混融物我議論爽達諳練古今尋常吏事剖決如流對壘臨戎形神閑暇雖敭歷中外四十餘年亦嘗發揮於事業而實未究其蘊蓄嘗曰讀書求仕豈圖温飽今匈奴未滅不能爲國家任干城綰鎻鑰而徒縻好爵非吾志也及其歸田里居脩然卷約水涯山崎混

跡漁樵短棹肩輿惟意所適營丘敦匠飾巾待盡其死生之際了悟如斯險夷毁譽又焉所擇哉銘曰吳中之陸遥華可譜遜弘霸圖贊臣帝宇衍於平湖實自樞府逌我　皇朝世篤其祜　實綸在堂綽楔在閭恂恂程鄉令名弗居勳卿繼之金如玉如志存貞諒道洽淳初槐鼎未登有孚盈缶公其元嗣克繩厥後書曰温恭詩云孝友緯武經文左宜右有肅肅邦政是究是圖扣閽一䟽誰及其愚玄岳奕奕岩壑奥區堅明約束莫敢矯誣乃逌榆關拊輯東垂訓農閱武士飽而嬉布其恩信旣脫相縻懷我好音柔此諸夷秦之鄜延斗偪朔方憲節莅止車徒載揚希文縛塞長孺開倉不煩禁旅玁狁于襄晉守關西屏茲涇隴頤綏宗潢安集流冗比長江臬凶壘恐恐雪其眚災剪其怙寵總轄東廣交酋弗庭伏波下瀨如雷如霆公曰勿亟外憂內寧盍修文告完我王靈番舶海賈伊昔匪今孰過民利而啓戎心執禽於田舍鹿於林交易而退弗叛弗侵經營四國譽命滋崇結旌秉鉞分臺楚中重華狩岳文母歸豐龍飛鳳戢載奏膚功取其豺虎安問狐狨潚防千里江漢攸同百廢具

舉人和政通　天子有詔還貳司空會是巧言返吾初服含章履坦優游邁軸清議弗渝無往不復簡在聖衷奚俟推轂楚甸三釐芉棠郁郁天不慭遺民之無祿　皇曰吁嗟爾勞爾勤錫之恤典禮數孔殷隆隆黃鶴萬松如雲彼釆芩者無逝我墳惟公作人循循善導冀我上達牖我深造人亦有言靡德不報庶幾斯銘匪阿所好

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配贈淑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己未秋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楊公上疏言伏念臣先臣殞歿甫及祥禫 璽書臨門奔走金革未遑襄事緣臣母逝 賜葬王庄先臣壙室例得豫營茲藉 威靈既脫遠徙欲遣臣男舉人州俊以仲冬丙子啓壙合祔仰祈 聖慈俯賜卹典 上若曰卿守邊勤勞可因父及母同葬異祭盖殊數也時宮保公

移鎮薊遼緘忝政裴君紳所著行狀及手述母淑人壙誌問余合葬之銘余惟宮保公才兼文武名播華夷矯世濟時屹然砥柱永言孝思孰此爲大謹誌而銘之誌曰侍郎公姓楊氏諱瞻字叔後舜原其別號也七世祖善甫自華陰徙蒲遂爲蒲人曾祖昇祖諶皆有行誼父選母李氏長厚好施于姻族多賴之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封太淑人弘治辛亥十一月甲午公生於蒲先是二年正月壬戌蒲有田隱君者著姓也生女奇愛之爲擇配見公頴敏讀書能文章總丱充學宮弟子試輒[illegible]

等遂許聘焉正德戊辰歸公舍貝納順百爾井臼事不以累公公得肆力於問學己卯遂登鄉薦嘉靖己丑宮保公成進士公亟圖祿養授扶溝知縣至縣纔三日外艱解任壬辰授知縣扶風甫下車值歲饑卽發粟賑貸尋旱且蝗公齋祓請雨雨集蝗盡斃歲則大熟若乃教始菁莪俊髦連茹政先樹畜男女獻功繇賦劑於均平淑慝嚴於旌別庭有質成之訟野無顛越之徒昔人所稱牧夫循吏公奚讓焉淑人又能陰禮自將柔儀不忒綢繆牖戶閫無外言約束童奚家有內則於是公職益修

名益起上下益孚謡督撫席文襄公王襄敏公上其治行甲於關中乙未徵書至縣父老子弟扶携送公歲時伏臘尸而祝之太史康君海王君九思碑文皆去後思也是年拜貴州道監察御史丁酉巡按江北公考六計於周典忝三德於箕疇奬廉能除殘黷柔窮困抑權豪數奏則會文切理允駁則就事得情挈綱舉目憲紀聿修執政者顧不喜調大理評事稍遷寺副辛丑出爲四川按察僉事分巡北道公結旌馳驅度陰陽扼唇齒崇墉浚隍平途餙館包絡嚴塞關析相望既獲地利務[illegible]人

和巴劍之間田牧安堵大抵公之治蜀宣慈類扶
風而明肅類江北也會有謗言當調官公竟浩然
東歸秕駕九衢振衣千仞水嵳山嶠尋樵問漁而
巳庚戌六月巳未淑人卒辛亥　賜葬祭十月庚
午安厝甲寅宫保公三品考績封公通議大夫兵
部左侍郎母初封孺人再封宜人至是加贈淑人
乙卯十二月癸卯公卒又四年而合葬盖公後淑
人二年而生淑人先公五年而卒公壽六十有五
淑人六十有二公質抱恭良因心孝友雖伉直好
折人過而存謝遊知周卹故舊奬進善類褒表前

修恒若不及爾其經圖緯籍靡不探綜發憤下帷
尤深於易略晏殊之訓詁索程朱之理數收朋善
誘指授家法達材成器棫樸盈門發爲詩文不務
纖靡操觚揮筆篇章立就逸宕幽閑惟意所適著
書有曰周易尚書億評錄各四卷羣書類要二十
卷天人造命錄一卷臺中奏議二卷詩文三種三
十六卷淑人事舅姑最孝三族周親恩禮勤厚尊
卑良賤並得其歡心雖未嘗知書預外事而慮利
害辨頑良明義利示勸戒言輙中理公嘗曰吾自
得淑人而四十三年庶幾寡過嗟乎雖鳴咊且可

謂得意永畢矣子三長卽宫保公名博娶張氏累
封淑人次惇次惺皆夭女三適州學生丁成規馬
豸舉人王崇雅側室子二忭州學生娶張氏憬娶
蔣氏孫男五長卽州民娶史氏州士官生兩娶裴
氏州俊官生聘王氏州域錦衣正千戶聘王氏州
鎮官生聘盛氏孫女四曾孫女一銘曰重華之墟
世有哲人矯矯舜原弱冠超倫材諝弘霈學討深
醇出領邑符入綰臺紳師我帥我我宜我旬無恒
安息肯失其身移我北寺俄復西怨經之營之孰
非王臣道之將廢巧言如簧反吾初服匪詘伊伸

媛媛好逑徽音蚤聞饋中牖下既潔既㪅絺綌示
儉紘綖效勤相夫廸子和敬相熏利同益友義等
嚴君自天作合錫此玄窀王庄之麓中條是因𡸣
蜒千里靈秀氤氲我銘不磨瞻爾子孫

延安府同知彭君墓誌銘

全椒彭生渠卜嘉靖戊申月日葬其父延安君於邑西龍山之陽哀經詣余致栢泉胡先生書問銘書言君倜儻敏達勤事以死渠又博聞藻贍云余惟栢泉文學行誼有名何不銘君而乃委余余力辭渠拜且泣曰先生表先人墓已不可再請泣生拜不肯起余哀之乃受行狀狀出澶淵吉進士澄進士令洛川見君行役勞瘁憐其死叙述甚悉君諱儒字伯眞別號小湖上世江西安福儒族六世祖觀受徙全椒觀受至君父雄皆馴謹有隱行雄

配張氏弘治戊午十二月望生君幼頴異年十三就試督學御史亟稱彭生高才十七廩于庠庠諸生皆推彭生易學明邃正德己卯娶李氏時生理落莫君性顧闊達好施予周族賑貧扶傷救死至空囊不吝嘉靖癸未江淮間大飢君歎曰使吾有粟千鍾殍不至是乙酉登鄉薦丙戌試南宮還學于國學比登銓籍歸結屋南山見不可意事輒歎曰使吾得沾一命忍負所學壬辰外艱喪祭如禮戊戌以母老謁選資祿養君時壯年自負試文俊朗有思議出入今古以故得授兖州府同知治河會河決幾壞漕渠君往來河上視水勢地勢百方濬塞未幾河又南徙省請河吏都御史胡公纘宗知君請留君山東攺濟南君斂練事至立斷已而移延安延安泰中東北邊地地瘠民窶又近朔方虜東西入冦孔道君專調兵食能曲算劑盈縮節適其財力農人安焉軍興不乏檄君行塞塞上有神木所所官故橫肆貪殘君鐫暴其奸諸塞武吏皆敬憚君君志在摧强不肯侮孱弱収恤煢孤表禮孝順降情嘉色煦如父母保安被虜慘毒人情大摇制府遣君行撫君至保安弃輿馬踰險出絶

塞求殘骸揮涕爲文祭之保安人皆感泣當是時君聲猷益著上官交薦君延安人亦謂君旦夕且擢去丁未夏御史又檄君覈塞帑君年已半百冒暑驅馳浹旬千里叅伍出納帳牘紛叢竟以暑病比至府谷乘風中寒醫藥相左不數日卒時六月二十六日也子男三長即渠縣學生娶蔣氏次瑑娶朱氏次瑋聘林氏女三孫男一夢祖渠出九歲解屬文聘吳氏銘曰蚤負奇譾秀達弗羣學窺底奥志抗層雲素所蓄積約已裕民書賢留句仕晉齊秦共位以質飭吏以文遂根錯節游刃揮斤孰

毀孰譽吾任吾眞以死勤事祭法所掄轄韓克復
勒此貞珉是曰樹德俟爾後人

福建延平府同知封中憲大夫湖廣衡州府
知府蔡公墓誌銘

公姓蔡氏諱玘字潤之亦字玉卿扁所居別室曰夷軒人稱夷軒先生始祖源爲宋直閣秘書郎自新蔡扈從入浙遂家德清六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子可宗宏拓之族益大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父麟有行誼鄉稱長者配嚴氏柔貞守內則成化辛丑三月二十日公生于德清幼岐嶷偉風度性沉毅簡樸不以才智先人然內剛介自負少長習舉子業亦時爲古文辭

皆藻思過人年未二十補博士弟子督學使者試其文必寘高等頻歲比利大比輒不利至嘉靖壬午凡七大比始舉于鄉癸未游辟雍上書司成崔文敏公銑極言斅學之要文敏奇其言亡何文敏議禮不合去六館士送至維揚千餘人公實倡之辛卯子汝楠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公曰吾荷　國家作養久縻廩祿忝科名豈可以未第進士故遂自棄不思亟報稱邪凡六上春官不第乃謁選銓曹試第一授福建延平府同知戊戌莅延平會延平缺守公攝篆者久之嘗曰守令民父母也第與

民休息不宜操切如束薪令民側目重足卽令行禁止何補於治故其政尚慈恕延平人德公凡訟獄至公所多自直且相率完逋賦甲辰延平大疫歲且饉粟踊貴當事者議平糴公曰糴卽平民何操以糴非大發官廩賑之不可遂力請於上官得粟若干斛賑之賴全活者萬人三載考績最公曰有子報國卽吾所爲報也遂自免歸去之日父老走送塞衢路至有扳靷不忍別去者公既歸湖中諸耆碩故有社亟邀公入會公與諸君子日嘯咏山水間以杯酒文籍自娛癸丑春進士歷官守衡

州報政書最又數有薦書進公階中憲大夫如其子官是年衡守擢四川按察副使再上疏乞侍養不報遷江西叅政疏又上又不報公聞之愀然不樂曰父子受 國恩厚吾耄不能宣力效尺寸上報 天子乃又以吾老故令兒棄王事歸自逸吾何面目任衣冠邪亟貽書令勿歸身自就養江西時公年已七十六矣會公誕日叅政服金紫稱觴爲壽縉紳皆榮之未幾以疾卒於藩署蓋嘉靖丙辰正月十二日也公遭家式微獨以文學自樹不營貲產博綜羣籍尤邃於[illegible]朱易兼覽晏粥疏說

後進從公學易登膴仕者甚衆遇里中子弟諄諄以孝友勤儉勵行飭躬爲訓雖無餘貲而周族贍貧曾無吝嗇貽書訓子惓惓欲其慎官箴盡忠報國疾革時適叅政行部歸尤問所與游者乃皆時聞人也公頷之既歿櫬歸邑士人合詞謂公學不爲人仕不爲已請于督學使者祀公鄉賢云配陳氏封宜人無出側室沈氏封如陳氏生子一卽汝楠今山東按察使轉江西方伯文行材諝蔚有公輔之望娶臧氏封宜人長女貢士應璧女嘉靖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原既葬之某年方伯持余同

年刑部主事一菴唐君樞所狀公行實問銘於余余與公同舉于鄉上世皆自河南徙家浙西公長於余賢於余每見必有所規益余亦敬愛公今且與方伯相觀摩也乃誌而爲之銘曰恂恂夷軒明經篤行寬綽廉平施於有政政成而歸厥施未竟欲竟厥施啓佑以正是曰濟美必有餘慶勒我銘詞繁爾宗姓

梅塘盛封君墓誌銘

侍御桐城盛君汝謙遣其子世阜世夔奉所述厥考梅塘公行狀問銘於余余於侍御君爲知已義不可辭按狀誌而銘之公姓盛氏諱儀字克恭上世婺源人曾祖華華生茂茂生徤皆有隱德徤配王氏公其仲子也少朗秀爽闓洵和慈惠父母鍾愛之比長狀貌魁梧豐頎廣額脩髯過腹鄉人皆曰克恭長厚有福人也顧無它腸慷慨重然諾信義自負時時覽經史輙稱大義旁通星曆天官日用諸書獨不喜浮屠法鄉人皆曰克恭宜用世昔

周與甿漢舉力田克恭不值其時非命耶初伯兄欲析居公牽父母衣號哭曰安忍是伯兄不聽公抱季弟哭折券伯兄竟棄故廬與公倍索值去去未幾再索再與之無何伯兄卒公爲治葬亟迎養嫂氏撫其遺孤五人俾有家室乃始別治產而遣季弟習舉子業百爾家事不以累弟弟舉弘治甲子鄉進士未仕而卒妻倪年未三十守節餘四十年詔旌其門禮義之閑皆公力也公有腴業強有力者必欲得之值不如業不與較人有業售公者必洛其宗人業不如值亦不與較公嘗失牛蹤跡之得盜縛致公公留其牛不問主名遣去逾旬盜攜他物謝亦不受公無餘財性好施急人宗姻婚喪有弗贍相補助不吝人無賢愚貴賤強弱洵洵下之有所謀焉爲之周旋必濟乃已警勵浮窳獎誘勤飭開誠相與咸能得其歡心自是公之名益著浸聞於有司例授冠帶會寧庶人反攻安慶公在行間調兵食　睿皇后沿江北上臺人輓卒費皆屬公出納平慎莫能持其短長桐故有羡米萬餘石公白有司此非經賦賦且病民民之狡者且易乾沒或淥有司請除之有司從其言至今爲便

里墟中有違言莫能決公居間數言即解年未六旬皤然歛晦孫於兎河意況所適若將老焉自稱梅塘居士於是有司又以鄉飲酒禮禮公累辭不赴人益高之鄉人士又皆曰克恭孝友純備修內行善包荒不欲鐫暴人過人多德克恭克恭不自德曰盛宗者必其人也公之教侍御君也勞以義方勗之文行非師弗師非友弗友卒成其學登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進監察御史廉明端諒著名中臺丙午秋以　宗廟恩封公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張氏贈孺人先是公喪伯兄諸從子弱

季弟中道隕折且無後長子汝正又夭張孺人恒戚念公曰我心苟無瑕敢不敬順旣而侍御君仕於朝諸孫滿前公每曰胤祚繁矣敢不祇慎於是鄉人士又皆曰積善餘慶克恭有焉晚年遘疾形神不亂飾巾待期考終正寢盖生于成化辛卯正月望後三日卒于嘉靖辛亥六月望前四日享年八十有一癸丑二月十有二日葬於子山先塋從公志也公子男二人次卽侍御君女一適邑人孫文盛侍御君娶王氏贈孺人貢士亭女繼室王氏封孺人省祭官顯女孫男七人世皐娶張氏貢士

縉女世夔娶方氏貢士軻女皆邑庠生世楫世霖聘阮杜史鶚從郡伯桂女世翼世延世承尚幼孫女三長殤次適汪省郎居安子彭年次適趙給舍鈇子養吾曾孫女五人長許聘齊舉人遇子兆暘餘在室銘曰番番封君素履無咎永言孝思因心則友蹇而不渝豐而不有約已裕人逆來順受孰我恣尤厥孚盈缶君子軾焉逸民之耦是曰樹德宜康而壽命服斯煌逍遥林藪于焉令終俾爾單厚隆隆玄宮左右川阜旣秀旣靈克昌厥後閟此銘辭庶幾不朽

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致仕孫君墓誌銘

嘉靖已未三月十四日明軒先生卒于正寢年纔五十有八嗣子詩卜以其年月日葬祖右新阡奉君治命函狀乞銘於余余與君同時爲文武選郎中朝夕相切磨不敢失身徇人廢典法未幾余謫江北君謫嶺南蒙恩牽復與君同官金陵君之赴蜀余適行役江南君朝過南陵而予夕至竟不得一聚首君旣歸田予忝厠六卿又不能力薦起君而君竟不可起矣余安忍銘君哉按狀君諱校字

幼文别號明軒先世汴人扈宋南遷寓餘姚燭溪湖上正一祖徙海鹽大易鄉擊壤里宣德庚戌析縣平湖因家焉曾祖瑫封旌德知縣祖逵有隱德父紱力學不仕以君貴封某部某司主事母周氏贈安人弘治壬戌八月十四日君生於精嚴里幼穎異秀朗包贈君見而奇之曰吾女柔靖當貴遂許聘焉比就外傳博讀經史弱冠游邑庠試輒高等嘉靖乙酉登鄉薦壬辰舉進士觀政禮部周安人卒喪葬如禮服闋授工部營繕主事未幾封君卒喪葬如周安人服闋補兵部武庫歷陞職方員

外郎郎中調武選初在工部會廟工起財用不貲司空小泉林公知君一切奏牘咸以屬君君伸縮張弛得宜事集法行而人無怨言其爲武選考槩章謝請謁必欲直己行其志司馬東塘毛公亦知君凡選將調兵諸大政必以咨君尋坐同官失覺察株連及君出爲廣東市舶提舉轉同知衡州府陞南京刑部郎中法平情允人稱無冤司寇治齋萬公嘗謂予曰孫子讀書讀律他日經師法吏也太宰石塘聞公亟稱君端潔入吏部即陞君四川按察副使兵備重夔君至出淹繫撫豪酋興學講

武平徭簡賦漢夷寧輯暇則問俗禮賢横經訓士朞月之間政通人和顧勞勤太過爲氣痺所侵忽感疾乃抗疏乞致仕撫按交章留之君竟肩輿東歸友人有饋癭遠杉者君力辭曰吾寧速朽有司以羨金遣人出百里致賻君又力辭曰吾寧速貧既抵家病愈絶塵遠囂混跡樵牧願神葆性會意黄軒敝廬數楹薄田數畝衣食非陋僅足朝夕而已即有横逆瞿然自省曰一言之辱若撻市朝三反之餘奚擇禽獸以是君之行業日新名實益懋君子有緇衣之願而小人亦不能爲巧言之玷也

君學討宏邃爲文章贍麗有思致通達今古論議持正不隨人唯諾里居時值奸氓島夷擾並海郡邑君抱隱憂時時畫安攘要計告諸上官即行弗行弗問也君家世業儒至從祖監察御史廸方毅尚氣節忤逆瑾奪職稍遷南署員外郎請告歸君父及叔諸兄弟皆不得志于有司君蚤發躋位金緋任方面又不究于用累世饒貲至君登仕且二十餘年而家殖益落享年且不永天人之際固不可量乎配包氏封安人兄弟並監察御史男二長即詩娶姚氏次諫娶曹氏俱庠生女一歸府庠生

李有埛孫女一許聘沈某詩出孫男二叔京叔文諫出銘曰有斐君子含章抱質既簡而文亦温而栗克諧以孝因心則友是究是圖厥孚盈缶乃佐司空乃佐司馬獨秉堅貞時欽端雅技諸嶺海載窺衡湘視險如夷用晦而明遄歸留省胥啓刑書庶幾淑問不吐不茹皇皇龍綍出殿東川蘇彼氓夷既旬既宣胡爲高謝挽莫可留遯無不利吾復何求飡霞飲露樂以忘憂令終如始逌焉寡儔嗚呼平田曲徑環清流丸丸松柏如龍蚪闕此銘詞護玆丘宜爾子孫能踐脩

海陽縣丞吳君墓誌銘

淮陰吳氏從宋渡江家豐歷二十六世族益繁至海陽君兄弟大振君諱順字某高曾以來皆種德好施父南聲處士母李氏君生而秀朗有穎質宗人咸欽君學舉業母獨不喜曰自吾歸于吳聞吳仕者輒以勁正潔廉中廢通政公謫士伍山西至今爲子孫憂太守公貧無以爲養以故吳宗人不復肯學求仕奈何獨苦此子比君壯嗜學處士大喜教君讀禮記卽解漢儒禮容諸家及陳氏說教讀他經諸史卽解他經諸史發爲文詞益爾雅有

矩度吳宗人又皆大喜謂母曰媼故不欲苦此子此子竟不能顯融耶母於是亦喜顧君數奇蹇郡邑歲比輒利省大比輒不利久之始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皆讓君君天性最孝父母病露禱頓首哭求以身代服喪修祭咸以禮事三兄極恭讓正德辛巳一命爲海陽丞海陽人有田弗善耕有桑弗善蚕君旦夕導勸務耕蚕海陽人亦愛君曰吳君衣食我郡太守挾威凌下下吏庭叅盡匍匐君故與太守交謁稍衣鮮衣太守卽不喜君又或抗言民疾苦狀太守滋怒百方挫君君憤曰人生貴

適意吾終不以丞故辱吾身竟辭疾歸君雖遺貲又力勤善治生生理日饒更務質儉蔬食布衣至收族賑貧出囊庚所有無吝色人皆謂海陽君君子長厚人也君又善教子兩從子暨從子子皆成進士君諸子尚未得舉時時誨諸子義命曰無慮淹速力田必熟力學必祿諸子感君言益奮不懈晚年嘗壽域去家半里所臺池明潔林樹深茂手植雙柏尤挺秀君日往來愛之因自號雙柏一日忽召諸兒孫前謂曰吾二月二十日欲大遊諸湖山不數日疾作竟以二月二十日卒君生天順己

丑三月朔至嘉靖辛丑壽七十有三配順零張氏恭敬和樂有內則子男五人長一良陰陽訓術娶李繼閔次一唐娶張繼周次一圭娶王次原化娶陳次一袞娶王一唐原化一袞皆太學生女二適王鏞李瓊孫男十二維元維藩維喬維賢皆庠生性生維潮維中道生維垣維邦維貞維教孫女六玄孫一玄孫女一一良卜卒之歲某月某日葬金山之原三太學生與余遊于海曲者十年餘見其勤學篤行意家有嚴君焉茲緘君從子考功大夫龍所爲狀問銘義胡可辭銘曰淵源吳宗自淮徂

浙[illegible]發於君鬱爲時哲孝協丁連敬孚梁鉄然諾
丹青行義塗轍進豈擇榮退知避涅與爾觀顧孰
我耳節翻然歸來濯纓振冠水崖山嶠于焉盤桓
積而能散遺之以安釐爾子孫翩翩鳳翰玄宫斯
扃銘詞弗刊視此雙柏雨露允允

山陽知縣沈君墓誌銘

余嘗過淮陰淮陰人稱山陽君賢漕府文武大吏亦莫不賢山陽君　今天子愛養元元安得盡如山陽君者使爲人牧哉而今不可作矣君姓沈氏諱亞字子宣别號南崖其先吳興人避地平湖遂世縣平湖平湖之族沈爲大世世有聞人至於君六舉進士矣君生弘治癸丑月日生五六年即解文義對偶聲律王父大叅吾匏翁奇愛之稍長益知向詣比習舉業不爲舉業累閉戶靜坐沈深虛寂每有意會輒書識之久之積成帙爲文詞沛然不可禦尤爾雅有思致嘉靖乙酉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出宰山陽迂道歸省君大人汭阜先生光明經有家法教君當官歷歷道先德外祖倪都運公吏清白君之母亦以告君君奉以周旋不敢靡丁亥春上山陽山陽數月就理書報君大人曰山陽東西楚一都會北走齊魯梁宋南控江南北其民不可使貧民即貧緩急大可憂又好氣任俠易發怒椎剽武斷之徒往往而有否即擅魚鹽借交藏命捂有司有司惟簿書期會送迎之憂漫不省此非爲國深長思者兒不忍爲也又曰今之吏者一

臨民時時取辦於民民不堪民與我本父子旣乃仇讐然非民之罪罪在上之人兒日夜淬礪不敢妄費民一錢又曰民入詞於官旬時不與決遠或經年情未直而業破矣兒午夜治文書曙謁上吏畢卽聽訟細者立斷略文法大亦不過浹旬未敢言虛獄庶無久繫者又曰兒不幸值山陽多故疫且殣死者十三四卽不死縷衣菜色令人不忍見顧一時急兩稅又重以金溝之役兒誠不愛其軀以急斯民如力弗逮何君大人聞之喜甚謂君無隕先澤矣未幾勞勩太過疾驟作戊子夏四月大

人往撫之不愈乃白巡撫漁石唐公公曰潔己愛民民之父母沈山陽無愧焉令東歸就醫於家亟請於　朝改簡地需後用而君竟以是歲秋月日卒卒逾月乃有鹽城之命鹽城並山陽鹽城人未謂君遽殞也日夜望君來盍余過淮陰淮陰人始知之羣來問訊至有哭而去者君資性純篤不妄言笑父子兄弟和樂無間口與人交恂恂如也然甚有情久益使人念之始君釋褐時或謂君側當爲縣盍委曲者君曰吾筮仕而欺吾心欺吾君也辱祖父孰甚焉拒不聽君[illegible]特立修潔自守者卒

年三十六配呂氏判南京兆呂伯時女無子君大人以長子垓之仲子維鎘後君禮也女一許配府庠生項元滄嘉靖辛卯月日葬君昆吾圩新阡大人哭且拜授狀問銘於余君大人學於余王父交於先封君而余與君又相善也忍爲銘哉銘曰殷殷厥質蘊素純我父我兄歡無訛沈精易學窺兩何文章濬發千頃波淵源濟美登賢科一命百里綰青綸約身厚下起疲瘵朞月化理幾通和愛在山陽乂不磨去矣死乎春無歌嗚呼遙遙名驥歷坡坨君子貞吉徒爾詑爲爾勒銘淸溪渦上有樹

松被修羅

孫工部墓誌銘

余童子時從先封君遊洵涇遇朴居孫公公顧奇余自是二十餘年時時文行勗余公疾亟余候之榻前又力疾屬余銘墓中石於乎余忍銘公哉公孫氏名廸字吉夫別號朴居其先汴人從宋南狩徙越燭溪湖上已而徙海鹽大易鄉初縣平湖大易鄉隷平湖遂為平湖人其高曾皆高賢馴謹喜施稱長者父其敦悅詩禮母沈又賢淑也百年忠厚發祥於公公幼頴異長益洵明通贍經史弘治乙未以古今文尚書舉進士令旌德旌德在萬山

中其人任氣險健難治公明信潔廉孚於上下循守條職縣無適事旁邑聞公名有疑獄輒請決於公公在旌德三述職皆書最臺中大夫郎至旌德者益察公賢表公循吏璽書褒公得封贈父母乙丑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明年正德元旦日食公曰此中豎驕悍不謹之占上封事極言諱忌丁卯廵嶺南兩路舉剌有風裁藩使某乾没畏公鐫暴稱病去適當是時豎瑾果竊柄盡逐名士骨鯁異已者謫公推官德安未幾瑾敗詔復公官官公南刑部主事尋陞虞衡員外郎公已而有子喪侵尋不遂病滿請告歸十一年銓曹三起公司馬伍公文定又薦起公公竟不肯起嘉靖丙戌疏乞致仕戊子大禮書成進一階越四年壬辰仲冬二十四日卒以公望實稍低回即致位通顯公固重愛不屑遷就功名以耻辱其身乃今論定所得孰多公識度雄豁儀觀魁梧文章言論清劭秀爽收族賑貧屢施不吝汲引後進誨奬兼容存謝游知禮意𣪘摯其懷親念國白首不渝尤大節也晚年耕牧蚕績稍有餘財田宅之外書畫連屋鼓鐘罍洗選蓄精良町塲鹽米薪布舟輿百務綜理咸有程度

顧其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時有憎訕公何損焉公生成化丁亥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六元配潘孺人有賢操子男五人獻岳官守牧牧太學生獻岳官皆有美質先後公夭殁牧守卜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孺人鳳凰橋新阡奉其從兄四維狀問銘銘曰矯矯孫公龍田虎華三仕徘徊惟我方格結志深棲既堅既壹出我處我誰使誰尼公貌山河公心天日豈殄厥愠而卄回遹鳳凰之阡杉松奕奕孰阿所好有此貞石

錢工部墓誌銘

淡泉子曰余讀太史公伯夷傳及其論述孫叔敖事未嘗不怪其怨且詭也夫有道仁人所以自表樹於世者誠慕義無窮而安於命也雖貧且夭如顔淵晢哀沛然可無憾也此豈可與諛聞諂俗爭咫尺利者論哉作錢工部墓誌銘

君本劉姓諱木字汝冲別號石屋山人其先洛陽人八世祖美仕海鹽學諭留家海鹽淘涇學諭四世孫景儀倜儻好奇略以子御史貴號贈君贈君仲子顯廣額豐下有內行亦以子御史貴號小贈

君小贈君生璠璠生滂滂生君君伯祖有省郎子亦貴號封君故稱君大人小封君小封君父贅同里錢氏因錢姓君將請於朝以歸於劉而忝果也母朱氏贈孺人弘治壬子春正月巳亥君生於淘涇幼岐嶷不逐兒童喜戲稍長知讀書先封君見而奇之許聘吾姊比壯學於君大人又學於先封君學益明粹曉暢經史能屬文滔滔千餘言意雋永不竭即短篇數語亦渾健弗覺縮隘嘉靖改元以古今文尚書登鄉薦明年舉進士禮部是年冬授威知縣威當漳河間燕趙之交其人鷙悍持官府短長扞文罔君開誠待之榜境內求能箴吾過者威廟學廢君至即整飭又創小學訓蒙士士以故興於學威地瘠民呰窳無宿聚卒遇水旱不能救君捐俸倡邑中賢豪邑中賢豪競勸數月得穀萬石劉齊之亂威出燼餘城中多棄地君築室一千三百區募受廛者區歲粟一石入社倉轉假貧民歲息十二積數歲得穀又萬餘石君曰食足矣威墉頽即有蓄益之招也亟修葺更為外郭益堅高濬隍繞植林木為阻固未幾河北大無麥道殣相望威賴君獨全活流民自占者先後二千人威

苦牧馬牧牝馬尤苦君度牧田為兩科牝畝十七特畝十三於是民受馬於有司威信誣鬼往往夜聚又健武少年操弓矢跨馬推埋為奸不可蹤跡君為五十甲稽察守望相保威少年不能為奸他奸亦無敢入威者威境內有藩府佃卒佃卒豪挾勢凌民民苦莫可訴君至按法斃其尤傑黠胡屯長者羣豪卒不敢譁久之馴以定冀臨清呂張家有殺人獄疑莫能決君微知殺人賊决之片時當是時君神明之譽滿河北河北大名三郡有兵備憲臣忤權貴人罷其人并罷其官君抗言河北有

兵備西攝井陘西北接紫荆東控齊魯南扼河津自居庸諸山抵河上千里平曠人且懷急相矜爭勝易動揺兵備官不可罷威賦不均君倣晦翁漳州圖帳則壤畫界爲經遠計雖勢有力者請寄不曲聽貧富咸便之河北三郡父老皆請於巡御史願得錢知縣均我田也咸有門丁產三徭吏上下其手與奸市君就中裒益人人以爲便巡御史下其法河北河北曲周邯鄲魏濬長垣諸父老又皆請於巡御史願得錢知縣均我役也君既歷旁諸邑旁諸邑無弗便君者内黄南和敝尤甚君爲經

理三月内黄南和至今尸祝君君遇事輒自斷即不詭於法理人莫能奪已時郡大夫擅事好凌下下吏匍匐莫敢出聲君與爭大體及民利害郡大夫積憤百計中君君潔廉竟郡大夫去莫能中君也君善政更僕不能數其不私民一錢不妄用民力一日奉職循理斷然爲民造福庶幾血食茲土以稱塞　聖明愛養元元至意此君之心也巡御史御史大夫無弗謂君賢者最書九薦考功大夫再下巡御史覈異政如令甲稱循吏得　異恩封贈父母進君一階妻封孺人時嘉靖六年秋八月也又明年已丑來朝於京師聞繼母顧喪即日南奔是年春陞工部營繕主事俄而得疾明年秋八月壬戌竟不起嗚呼君在威出入七年卒之日甁有脫粟二斗棺衾不能備君大人以歲制者與之始克大殮君倨倨任氣節沉雄簡實常慕張復之趙閱道之爲人皭然自振未嘗出瑣瑣衣食語人固弗信其貧至是獨余信之君之心如青天白日豈肯媕娿齷齪爲兒女計乞其志必欲不負所學惟忠惟孝以無辱此百年之身而今不可作矣君年三十九子男二長焌聘窻友孫堂長女次炌聘

同年友錢芹仲女女一許聘嘉興胡宗陳皆吾姊出也焌與炌也皆不凡天其或以報君者焌以辛卯十二月丁酉葬君大易鄉祖塋君大人率焌等持狀拜且哭問余銘余與君總角共學見君文行卓卓如此必爲國家宣力樹功名曾謂君遽至此哉銘曰陶涇之劉係自洛陽蹇蹇景儀乃發其祥紫翁風裁緩齋文章拙逸養貞鳳起龍驤允也石屋世濟其光金如玉如白賁黄裳董帷沉濬賈策鏗鏘受命作牧股肱帝疆孰于懿戒敢恃于臧教學在于序于庠國胡相恤民無葢藏于有常祿

兮則爾倡說乃先民乃籌乃箱兮相原隰惟于棟宇兮授爾宅爾遺兮粻兮惟稌之斯墉斯塈歲閔其凶兮癸兮倉兮惟哺爾爾無逋亡惟兮圉人費孰爾償爾牝爾特兮弟爾芒惟兮子弟無或冠攘爾耕爾蓄兮不爾搶驕卒爾陵爾無相恇兮寔耻之茹柔吐剛借交藏命邦刑有常鬼神屋漏兮敢弗詳河北千里爾無閔鄣除戎設險謂兮過防爾賦爾役孰爾低昂三郡父老兮寧爾竊兮爾畫一爾無兮忘九章交辟璽書兮揚兮奉兮職徼福兮皇恐弗終圖有如河漳兮朝京師旋兮有喪匍匐

南奔圖書滿杭詎曰明試登兮巖廊晨炊弗繼就養無方昊天弗弔奪兮胡戕嗚呼爲周行藝爲漢循良厥施未究而心孔長死其安矣其後必昌嗚呼山荒荒兮海茫茫君之神兮在帝旁我銘君兮君無徬徨

朱翁墓誌銘

海鹽朱翁生正統乙丑仲冬〻八日歷明六朝豊洽之世至嘉靖丙申季冬〻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九十有三翁有腴田千頃桑竹梅李榆楩萬株湖蕩可漁樵者千畝馬牛羊雜畜千足臧獲有力任耒耜給衣食者千指子六人縉紳組繡經綸孫十人雷應雲電霓曇霽霑霙霈其應雲又能自奮讀經史以古今文蔡氏書舉進士爲名進士一命爲刑部主事又有名刑部刑部君益恭謙修飭砥行翁壽富多男子兼茲三福盛矣乃今歲秋初刑部君請

於朝歸葬翁也疏曰臣丱年失臣父紳育於臣祖玉臣幸章句舉業起家爲郎省中蒙恩贈臣父如臣官母馮氏贈安人惟臣祖沒且三年臣諸叔既葬臣祖母其氏相繼淪喪臣母兄雷又有宿疾臣祖尚未窆臣日夜疚心請告歸葬葬事畢矢竭犬馬力報　陛下　今皇帝敦先孝行亟兮告刑部君歸海上卜季冬〻二十二日葬翁開濟鄉乞銘於淡泉生淡泉生曰兮晚生尚及見翁翁習事負氣倜儻不可羈然摧强拊弱不肯役財凌鄉曲鄉曲有曲直不能解翁居間數言即解又耻武斷有持

金錢牲酒來謝卽走避卻去嘗爲萬石長徵輸必如期卽他人爲萬石長翁亦如約初翁始祖華有雄貲四傳至翁翁父琦中衰翁力田縮用乃稍稍致蓄藏而糧鹽之役又輒叢至不可支翁身任不累諸弟弟四人翁悉撫教授室畀恒產其孝友大節如此翁年且八十餘刑部君跪再拜請願攝歌鼓無勞苦筋骨爲翁固弗喜不應應役京師走水路往返萬里益矍鑠雖精悍少年自謂不如已而有　詔賜高年米帛官服翁遂得官服邑大夫歲以養老禮遣人持米帛問於家余聞先封君言吾

邑東海南山風氣包絡以故人多壽俊乃今里墟中年幾百歲者四人然馬氏無子周氏無孫惟翁及崔將軍文武光榮最盛所謂累行積善者非耶

銘曰謂海涔涵謂山崱律冲勝凝融縮我壽域瞿瞿朱翁配命求福覩儉幽勤宜爾戩穀不有英孫孰發爾輝松原隆隆翁其永歸

廣東惠州知府鄂陽沈君墓誌銘

宣德庚戌析吾縣東北境縣平湖平湖多大族而清溪之沈尤著沈自吳興徙清溪世有聞人太守石窻公琮謹厚有文御史青壁公瑋孝廉表宅里叅政吾匏公祭三守壯郡時稱清沈叅議一山公煉方毅秉禮封君汭皐公光明經博學叅政龍湫公圻有吏材大尹山陽君亞潔已愛民後先濟美世守家法淵源所漸濬發於君君諱垣字子完號鄂陽高祖昊曾祖封工部主事渭吾匏汭皐其大父父也汭皐以君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倪氏吾

鄉賢都運使顯女封孺人君幼頴粹稍長沉潛力學端靖簡默不妄言笑治程朱易有名舉嘉靖辛卯浙江鄉試乙未登進士丙申除大理寺左寺評事歷寺副寺正日讞省臺獄持平恕律例有弗當輒照駁叅駁追駁甚或圓審情理制決必平乃已已而奉　璽書錄囚廣西出寃民劉榮等七十餘人不爲法縛亦不刓法轉讞奏當上盡如公議癸卯陞汀州府知府行至河間聞内艱哀瘠幾殞比抵几筵以封君高年故輒婉詞愉色强自寬務慰封君既終喪當之官又輒跽請不欲旦夕去左右

封君不聽迫之行不得已至京補守惠州府還侍封君遲回數月不忍去封君又迫之行不得已携老僕二三人赴惠惠在嶺海間難治君政先風化廣輯學宮㬎諸生脩文行嚴御徒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務得民情錢穀出入莅以清平黠胥束手不能爲奸郡人皆曰太守敏達會某豪有力宗黨皆奸横凌鄉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鄰人莫敢發君廉得之逮至即訊詞證明甚并其宗黨咸底法李鑑者和平劇盜也糾羣偷負險出剽刼君設方略調兵餉言且勦賊乃遣人入巢諭禍福鑑自縛

伏罪支附皆解散君亦不窮治郡人又皆曰太守明毅值歲侵民大飢且轉溝壑或聚爲盜君發廩賑贍急爲平糴法通有無民得全活者不啻幾萬人郡人又皆曰太守慈惠君天性眞純表裏無貳郡中旱請雨即雨潦請霽即霽郡人又皆曰太守治行神固歆之蓋視事甫及期而上下孚洽會郡有利病條上諸督府議道中中瘴卒於番禺館舍同年沈少湖大叅素重君匍匐治喪襚含得如禮惠人在會城者相率走哭太守諸僚檢君故篋圖書外無長物也君篤於天倫善事父母曲盡愛敬

昆弟相與推盈取歉曾無間言兩兄蚤世撫其後甚勤女兄蚤寡無嗣迎歸禮事之餘三十年君質抱淳慤不喜紛華世勤耕織饒於布粟務崇儉朴澣衣敝裘自甘粗糲歷官清愼所至資給于家其與人交直道坦懷中無崖谷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裨助不吝財力尤遜志好古博綜經史探討理數及論前代治體人材及　國家遺文故事言之亹亹有條理顧善韜歛人莫之知茶陵張文隱公嘗曰沈子完含章篤行可謂慥慥君子非知言哉配張孺人叅政贈太僕卿時敏女先君十一年

卒有賢行具載太史趙貞吉所爲狀君初未有子孺人請側室君辭再三孺人竟納王氏未幾孺人乃生二子維鏡維錞已而孺人卒君義不再娶太僕公有文武才效績蜀中歿無後君別爲祠歲時祀之凡以無忘孺人也君生於弘治辛酉閏七月日卒於嘉靖戊申十月日年僅四十有八嗚呼曾謂懋德如君而天奪之速如此鏡與錞也皆雋秀能文君之澤固未艾也維鏡娶費進士滂女維錞聘太學生徐樟女鏡等卜嘉靖年月日葬君及孺人於江圩新阡奉光祿孫屐川先生狀走金陵請

銘於余一山汭阜二公皆學於先大父東谷府君山陽君與余相友善余與君又同朝受君教益乃今仲子履準聘君季女銘烏可辭昔山陽君之卒也君嘗夢山陽君言必問我銘於鄭子曾未幾何時乃復銘君耶銘曰恂恂鄂陽兼德行藝乃質而文乃弘而毅乃簡而廉乃明而懿書云孝友詩言豈弟古貌古心表裏相濟展其才猷靡往不利國無宄民郡有循吏允矣修名金石可鍥是爲席珍是爲國器會是蓄積而厥施弗既嗟乎鄂陽山蒼蒼海茫茫悠悠清溪深且長奠爾玄封茲吉壤宜爾子孫百世其昌

南澗徐翁墓誌銘

嘉靖壬子月日鄉進士兩山徐先生率諸弟葬厥考南澗翁於長水鄉新塋先期走千里至金陵問銘於予予夙知翁又與兩山相友善翁孫可適女今許聘予季子履洵有婚媾之好銘烏可辭按狀誌而銘之誌曰海鹽諸水皆注自西南過峽石山匯爲黃道湖湖旁縈川沃野村墟包絡爰有著姓徐氏居湖之陽世勤約積善至南澗翁益昌大翁諱瑤字世美別號南澗高祖奉訓大夫倫倫生熊熊生樂耕處士顯顯生愼靜處士全全生翁翁生而淳懿體貌魁梧廣顙豐頤見而知其爲長厚有福人也禹疇以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爲五福翁固兼有之皓髮朱顏步履强健往來數里不資笻杖蓋生于成化戊子二月日歷弘治正德至嘉靖庚戌二月乙巳而卒享年八十有二閱甲子五百有奇壽矣翁克紹先基孳孳堂構乃有腴田千頃廬舍千楹桑柘萬株牛羊豕萬蹄菽粟萬種萊菔萬畦陂池林麓萬畝封君之富何加焉且生長全盛時值吏治清平繇賦均約不識金革不近徽纆不罹險難帝力相忘心無罣礙非康寧耶翁天性

孝友篤於彛倫念祖合族不辭劇勩以故管山舊址擊壞先塋披諸草萊登於譜牒其事愼靜處士及母陸孺人率其眞心左右就養服勞裕蠱處士安焉年躋古稀不識城邑撫愛昆弟推盈取薄時出財力曲爲補助纖第之間尤嚴矩矱元配吳氏婉淑宜家得意永畢悼念彌摯馮氏繼之徽音如在均愛子女宛若鳴鳩義方之訓嚴於過庭敎以詩書輔以朋傳國士友民因材而篤宗黨交游或有窘急存謝周䘏務求贍濟下至僮奚衣食饒給包荒覆過不盡其情甫年十八卽總鄉賦出納萬

斛量槩必平下無怨言上無逋事人有隙辭險徤莫解翁爲居間數言而釋其用財也積而能散有負弗責有求弗吝出穀食飢懸金掩骼慷慨施予不啻水火顧薄於自奉恥事紛華布袍葛屨十年不厭器度宏濶常善下人卽有橫逆受而不較若乃倚勢相侵輒正色折之曰興衰更事夢幻泡影便宜幾何我慢侵人徒而自損上官每旌善必書翁第一縣尹夏學憲公浚少尹沈方伯公繼美留意彰癉皆禮敬翁亟稱淳謹表勵鄉間有司以鄉飲酒禮翁凡十有五年皆辭循例授翁冠服又辭

人益高翁翁之好德雖更僕可數也遘疾彌留形神不亂飾巾正寢從容待期子孫滿前禀受治命翁曰百事須從寬吾以此成家今亦以此傳家寬人乃所以自寬也又曰九世一門自古爲難汝輩田廬相比溝井相望勉爲和順何異同居語畢長逝離諸苦惱可謂考終命矣昔周興毗漢舉力田翁際其時必能致位貴顯爲民造福乃竟爲科目所遺兩山及諸後昆皆秀雋有文行將荐登膴仕凡以褒揚翁者未可量也子男五女三皆吳出長梗卽兩山舉嘉靖戊子應天鄉試娶朱氏繼陳

氏次相娶虞氏橋娶王氏樟太學生娶吳氏梓娶董氏姚欽陳相周郊其壻也馮出女一適談某孫男十七可賢可敎可學可適可觀可上梗出可成可立可嘉相出可進可遷可迪可道可達可選橋出可表樟出可忠梓出敎適成庠生達太學生曾孫男七洪訓太學生洪範洪諭洪謨餘未名孫女十曾孫女七銘曰奕奕峽山洋洋長谷滙而爲湖翁居其澳乃殖乃封乃開乃讀經史箴圖耕漁樵牧于焉種德于焉貽穀素履番番綸巾野服孰我怨尤旣嫺旣睦謂翁朱顏謂翁黃耇螽爾子孫森

其如玉靡積弗發尚有遐福隆隆玄官莫茲平陸
斯銘不磨式哉軌躅

孫生墓誌

孫生名官字德懋世居平朔大易鄉其高曾皆雄貲有隱德父廸起家進士爲監察御史仵逆瑾徘徊不仕稱方正君子母夏氏御史公側室也生生而秀慧少長能讀書御史公自教之已而學於方伯南溪吳先生吳先生宦於閩乃遣之來學於余時生已能講解書傳爲舉業文字余稍節束之就矩度已而教之爲古文辭卽能爲古文辭教之讀經史卽能讀經史生楷書甚遒勁爲大字亦雄俊有神采生好潔不屑與人寢食余曰是非福相竟

改與人交由由如也生儀觀磊落器宇軒翔任負倜儻能持人緩急其假貸居積未嘗盡人財力生又好擊劍買長劍時時自舞爲懽亦好射射百步輙中余故奇愛之冀其爲遠大器乃竟夭折惜哉生生正德甲戌季冬十八日嘉靖癸巳八月十七日卒後御史公纔十閱月使御史公在其痛何如也或曰生好色竟以是病或曰生尚氣必欲白其曲直竟以是病豈其然哉生孝謹宜自愛其身必不爲此此忌生者毀生也娶淯溪劉氏苦節自廿誓不他適卜以其年月日葬大易鄉新阡

吏部稽勳郎中卜君墓誌銘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簠泉卜君卒于京邸又明年癸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守持錢秋官狀問銘于余余與君同　朝五年每過余必質經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遂至此哉按狀君諱大順字信夫簠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顒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長子官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即

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顴堅聳志能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黨曲爲周卹訓誡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群集善附麗徭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潤狹均其勞逸而日省閱之簿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史大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實家宰甌寧古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改稽勳歷四司主事員外郎稽勳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搖奪尤留意人材詢諏周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報政　制詞有克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

慎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疾數請告母聞之不喜君冀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起長歎曰傷哉吾母兒不孝矣善類聞之咸悼惜焉君生正德庚辰十二月辛卯年僅四十有二元配楊氏贈安人繼室顧氏封安人子男二長自鄣聘余長子之女次自邦未聘女三俱顧出長字陸職方子基誠次項主客子時亨次未字銘曰皦皦君子志在脩名文以行著才以學成孝友端潔洵敏粹貞豈惟鄉雋蔚爲國楨百里可寄三銓是平愛留棠芾譽猶水清陳書展圖左規右繩圭稜外霽淵回內凝彌留不

亂臨深履氷謂天蓋高蹐我良朋勒此銘辭莫爾
玄𨻶仁必有後繼序其承之

誥贈淑人王母顏氏墓誌銘

嘉靖丁未冬大宗伯安福兩洲王公謂余曰曩歲癸未臘月甲寅葬吾母於邑東象岡之陽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豊城楊文恪公嘗爲壙志而墓中之石尚未有刻子其爲我銘諸余按公所爲行狀誌而銘之誌曰母姓顏氏安福令族父主敬先生廣烈明經篤行發解廣石爲睢寧儒官母姚亦儒家女父爲虹學司訓先生其館甥也景泰甲戌五月丙寅母生於虹幼莊靖寡言笑六歲大人教之兒童詩歌母不喜願學烈女故事稍長教之刺繡母又不喜願學蚕績布縷大人異之爲擇配得氷蘗王翁翁家蒙岡世有聞人母年十七歸翁先是姑氏歿繼姑氏疾且殆舅適四方母即任家政翁有大父母在也母周旋孝養務得其歡心翁又有幼弟與妹母曰吾不逮事吾姑其有子若女而吾不善撫之惡在其爲人婦絕其分少相爲衣食長而授之室家咸俾得所祖舅姑歿母以孫婦當冢婦之事喪紀總總皆有節適歲時魚菽之祭不必其豊立必致其潔也當是時翁壯年秀朗有志用世就學睢寧又謁定山先生問性理之學學既有得自

金陵遡江逾湖登南岳盖往來於吳楚者數年母
外資篋笈内操井臼深舟淺泳辛苦自耳杍軸雖
豚筐管汚辭之務身執其勞公初讀書母督之甚
嚴非師弗師非友弗友晝所講貫夕必令其習服
比翁歸喜相勞苦曰吾遠遊百爾家事以累爾爾
又善教子學且成行將繼吾志吾今管於丘壑老
焉遂謝進取已而有舅喪喪之如祖舅有子婦教
之如子有女教之如婦少子生而晚也甚憐之然
亦不弛其教庭閫之間翕然雍肅乎於宗黨曾無
間言人以故益信嚮翁翁之行義益著正德甲戌

公舉進士仕刑曹入銓省母屢書戒守官箴曰糲
飯布衣吾家常物勿以食祿故滋驕侈丁丑公書
最封翁文選主事母安人辛巳　兩宮徽號詔恩
加封文選員外郎母宜人母曰上世積善以有今
日惜吾舅姑不及見之又明年疾作六月丙辰卒
于正寢是年母壽七十公將請告歸省而訃音忽
至銜恤行慟奔赴几筵稽諸夢卜得葬吉壤葬後
十有八年公九卿三品報政贈翁南京大理寺卿
母淑人又後四年公再報政遇廟恩贈翁正議大
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仍淑人子男二長即公

名學夔端諒廉平兼資文武持銓秉鉞績用胥成
娶劉氏累贈至淑人少子學益嘉靖己丑進士爲
職方郎中有名今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贊理軍務
娶劉氏封宜人女二長適劉閔次適監察御史劉
模孫男七世初官生世載世恭世方俱太學生世
昌世種庠生世構孫女二曾孫四紹祖繩祖俱庠
生襲祖同祖曾孫女二余讀古經史見所書女德
多逸民之妻賢公卿大夫之母莫不慈孝貞約足
垂内範毋相其夫爲隱君子成其子爲天下士雖
古今哲何加焉銘曰允懿王母含坤德蚤聞陰禮

閑内則昧旦雞鳴交警飭登堂奠牖皆吾職學而
弗仕無逞色豈約不知誰之力母亦嚴君佐義方
天衢鸑鷟雙翺翔重綸衍命何輝光宜爾晚福壽
而康行吾素履安其常貽厥孫子無相忘隱隆隆
兮象岡山拱抱兮泉源長松杉萬樹兮鬱蒼蒼勒
貞石兮護玄藏

誥封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李氏父愼菴先生宋丞相宗勉之後世縣富陽已而徙錢塘與仁和胡封君交淑人許聘封君仲子封君仲子　皇明名臣端敏公世寧也淑人旣歸公屏靡從質稱公志公方嚴淑人濟以和敬調劑上下家人皆宜之弘治壬子公舉於鄉試南宮淑人儆室事舅姑餅罍相倚必有以悦舅姑也癸丑公成進士推官德安淑人從公奉舅姑德安當是時愼菴司訓漢陽漢陽去德安近淑人歲時候使甚孝謹不衰甲申從公主事南刑曹以公

推官最績故始封孺人正德戊辰公守太平太平去家萬里公歎曰有祿不能養父母奈何淑人曰舅姑有婦何憂也公去太平未幾姑病家益貧淑人寄食父家日夜織紝資湯藥不能給則仰天泣曰婦力竭矣姑竟卒歛襚必以禮壬申公自寶慶守擢憲副兵備江西淑人從之江西時劇盜驕藩內外孔棘公時時在兵間淑人內政視德安寶慶益謹戢一夕寧庶人召藩臬群公子群公子競往淑人獨不遣子純往甲戌公抗疏寧庶人必反舉奸臣利庶人賂欲殺公悅庶人公獄中累上書得

不死謫戍遼陽當是時純纔年十五六淑人亟爲求師師莊渠魏先生撫其背泣而遣之曰汝父嘗言魏先生孔孟正學汝念汝父善事汝師無以榮難故廢汝學已邪寧庶人敗公起徙中再遷御史大夫巡蜀逾月進少宰公念封君老留淑人事封君俄封君卒於家淑人哀歛如姑嘉靖壬午　今皇帝上　四宮尊號謂淑人禮嚴蘋藻動協箴圖逾年薨淑人痛公孤忠寡諧未盡其蘊哭之極慼超三等進封淑人已丑公以宮保大司馬致仕歸慘竟以是病越四年甲午冬肝氣驟發又素患風

濕顧兀兀欲吐方書禁不可吐醫人誤投之吐劑吐已卽脇痛又或投之下劑已下卽不起時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純每言及淑人病時事卽涕泣頭搶地不能出聲曰嗟乎純不孝不知醫痛哉嗚呼無及矣淑人父家故饒已而清苦自約終其身刈葛求桑不廢績袵荊笄布襦無金珠長物公歷官孤鄉淸白無玷難進易退堅鯁不回謂非有助於淑人耶淑人逮下嚴而有恩賓筵饋祀皆有節適云淑人生成化丁亥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五子男四震茂繼皆卒純以特恩爲太學生女一適

宣陽何繼淑人卒之明年癸巳秋　天子遣藩臣諭祭是年冬月日葬九曜山陽純奉廣東督學田汝成狀走三傳問銘甚哀銘曰允嫕胡母內閑垠垠令章思媚既輯既謹何蹇非夷何豫非屯載其一德惟此貞馴克相君子社稷之臣吉壤三卜奠爾長窀

誥封恭人項母張氏墓誌銘

余閱職方舊牘至石城之役如項襄毅公何壯也比撫荆襄戒妄殺全活幾千人有遺愛焉其能發明功名有後也宜哉公仲子綬結髮從公出入秦楚被薦充畫贊官往來廣東西却敵上首功七級累官指揮僉事明威將軍恭人將軍繼室也恭人姓張氏父武以親軍千戶隸上衛錦衣母某宜人恭人幼莊靜寡言笑閑女紅錦衣擇配歸將軍時年十七襄毅公方貴內外姻族饒洽恭人能獨儉節蠶績弗休尤孝敬姑鮑夫人特愛之成化壬辰

將軍自執金吾改官九溪十五年得無恙弘治己卯將軍再改守禦嘉興歸里閈甚安適恭人恒曰愼無忘九溪也正德丁卯將軍再罹難恭人謂不能忍小辱即死無益奈先人何人獨患無身耳將軍遂慷慨去戍遼陽恭人亦時時遣人至遼陽候問占言卜筮北望隕涕庚午詔湔雪將軍歸自遼陽則又曰愼無忘遼陽也初將軍伯兄在南臺恭人相將軍養襄毅公無違色將軍弟繹夭矣有遺孤女將軍令恭人收字之教之成人嫁之襦衿九十歲時祭祀必洗潗馭下嚴有恩禮臧獲男女咸

卒程度視諸子女甚均有鳲鳩之愛將軍歸逾年
卒卒之日治命嫁二媵金與章也恭人曰金可嫁
章有出嫁之不可章竟全其節子行如指揮鏞主
事錫上舍銓章皆謂恭人賢有婦道母道也恭人
生景泰甲戌七月朔嘉靖己丑五月十七日卒於
正寢壽七十有七盖生與將軍同甲後將軍十有
九年而卒將軍葬永豐鄉恭人膺誥贈封子男二
鏜前嘉興守禦千户娶某氏鎮太學生娶某氏女
其適九溪指揮使薛遠太學生女某鏜豁達雄談
善飲酒稱將家子吾郡文武之盛如項宗者鮮矣

襄毅公賞不蔽功其遺休余澤固宜有此而鮑夫
人以來嗣徽之助如恭人者亦不可誣也鏜等卜
某年月日葬恭人將軍墓次乃用鄉進士胡君淦
狀請余銘銘曰婦徵徵夫母徵徵子侯子侯夫文
武斯禔我銘泉宮貽此女軌

誥贈錢母滕恭人墓誌銘

余友太常卿景山錢公孝友端諒愷悌明潔敭歷
中外名實相孚視余若兄弟也將改葬其母而問
銘於余且拜且泣哀瘠不能言計公喪母時纔年
十有一今且四十有四年矣所謂大孝終身慕者
非耶母姓滕氏世吳人先祖德懋國初爲兵部尚
書有名父以章善醫有隱德母朱氏成化丙申十
月望母生吳里中幼淑慧莊靖織絍蠶績筐筥饔
糦酒食諸女事皆閑習比歸思竹翁逮事舅竹隱
先生姑某碩人竹隱爲陰陽正術倜儻任義姑性

儼恪恭人敬順能得其歡心翁壯年奚達志且用
世好存謝游知賓客母深舟浚泳不以累翁太常
君就外傅習章句對偶凡食飲語言母時時督誨
之必曰小學少儀當如是是時里中競侈靡母獨
儉約耳淡泊顧於姻黨童奚務從勤厚纖第之間
融融如也子男一人卽太常卿名邦彥女二正德
庚午三月既望母忽遘疾疾且亟形神不亂起謝
翁曰妾不孝不獲終事舅姑子與女皆幼奈何累
君幸善視之喪紀稱家荆笄布襦故在也語畢瞑
然而逝年僅三十有五卒後二年葬吳山之陽又

十六年而太常公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又七年
爲吏部稽勳員外郎贈母安人又二年爲考功郎
中贈宜人又一年爲太常少卿報政道陞光祿卿
上疏乞貤封封翁中順大夫太常少卿而母加贈
恭人繼母氏封恭人先是太常公元配沈氏繼室
氏贈封皆宜人時其恭人有子邦直太學生生子
二人而恭人尚未有孫堪輿家咸請改葬恭人諸
卿大夫與太常公遊者亦謂堪輿家言不妄公請
於翁訪名師博求之果得吉壤於其鄉蓍且卜之
習吉乃某年月日啓恭人藏加杉棺陳命服碑刻

制詞開神道移葬焉公初葬母庶人禮也張都水
嘗爲銘今三承寵制葬以大夫烏可無銘銘曰於
施命誥咨子秩宗嗟爾母氏陰禮是庸無非無儀
既肅既雍弗偕夫壽而逮子封于三錫命言慰爾
恫既褒爾孝亦勸爾忠惟忠惟孝大監爾衷乃薆
吉壤隱隱隆隆經之營之奠此玄宮釐爾子孫維
熊維熊允允松柏山回水縈銘詞不磨徽音無窮

誥封張宜人墓誌銘

張宜人明襄陽太守東濵徐先生咸元配也宜人
父家世鄞人國初戍海寧衛因家海鹽宜人生四
歲喪母父彦昇處士故循謹鍾愛宜人時東濵年
少能讀書爲文章有名處士顧東濵喜曰五行家
言吾女當貴必欲得賢婿莫宜徐生遂定婿宜人
幼祥順貞閑守内則母有遺貲盡讓其姊去已而
父家稍落東濵又貧張徐諸婦女讌會率侈飾宜
人布素自若東濵舉進士歷守沔襄皆楚壯
郡宜人侍東濵潔廉自愛每歲除輙白東濵爲酒

飯飲食閫中人令醉飽曰鄉井家室之思亦人情
耳閫中人皆感泣當是時東濵二千石宜人誥封
已貴益儉朴僅僅如居約時東濵仕京楚二十年
大人留海上宜人亟請所以悦舅姑者錦縠毳
鐘鼓歌舞之奉竭常祿不問所出入舅姑甚適其
養事繼母及異母弟極孝愛周旋匍匐不遺餘力
東濵樂易無他腸不屑生產客日十至不厭卽留
之坐東濵不數起茗醴菜豉盤匜皆蠲腆歲時饋
祀錡釜必自飭也其調睦先後輒拊僮奚敬老憐
貧有施無吝均愛女子禰袮九十再更丧紀専致

信誠閫內之謑有儀刑焉宜人舊有痰疾每發輒愈比長子清孺縣學生甚孝懿學成竟早喪其婦湯氏繼喪遺孤承祖纔幾歲宜人固重憐之已而長女又寡無朞功可倚者東濵又一病三月宜人時時泣且禱又不欲使東濵知而戚也積憂叢瘁遂成隱厄乃甲午季冬六日竟瘚不起東濵念其賢不復謀繼室所謂得意永畢矣宜人三子重恩重俊皆清孺弟早夭三婿長賀峤次仇俊卿次王大猷皆縣學生孫男即承祖聘顧氏宜人生成化丙戌月日壽五十有七東濵卜乙未月日葬清風

新阡持狀問銘銘曰閑閑陰禮有允宜人賢幾樛木敬始湘蘋載其堅約胡豫胡屯左右君子喪亦速貪既深既秀清風之潯斯銘不磨扃此長閫

殷贈君周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丙申冬十月　皇太子生有詔覃恩勑贈東阿殷公為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元配周氏封太孺人時公卒已二十有七年又後十有一年而太孺人卒卒之明年戊申十一月庚寅仲子學憲君啓公竁而合葬焉手書行狀走使數千里問銘於余義不可辭謹叙次其事誌而銘之誌曰公姓殷氏諱祐字景淑號恬庵世東阿人父清母門氏成化丁酉十一月十七日公生於阿故城岐嶷有美質少即砥礪不屑人後甫壯失母生理衰落公

勤家服賈相時懋遷歲有贏息拓田廬潔瀡滫大人安之益自歛飭里中周處士有女少公二歲九月八日生幼端重寡言笑處士愛之為擇配公奉大人命請婚於周周宗人皆稱公賢處士遂許納聘即太孺人也太孺人來嬪于殷敬順雍肅宜於上下當是時祖姑暨舅在也太孺人滌身承志昕昏寒暑時省而謹護之已而舅病風未幾又病瘘公侍疾嘗藥日夜憂悴饘粥耳目專倚太孺人以故雖罹負疾竟獲永年比卒公居喪哀毀葬祭必依於禮公性儉朴無妄費顧好急人樂施予二弟

妹皆幼撫而教之授之室家遇宗黨子弟誘善規過懇惻如已出往來存謝恒執謙和橫逆加諸受而不報更徭服賦人擇其便我任其難暇則與二三父老弈棊相娛忘情勝負阿故城素不喜業儒公發憤曰吾恨不能讀書以經術起家今有子乃不蚤善教卽有貲萬金何益兩子甫五齡遂遣就外傅凡公懿行太孺人寔有助焉正德庚午公年三十四忽遘疾荏苒數月季秋十三日竟不起太孺人年纔三十二慟不欲生母賈碩人百方寬解曰汝祖姑年且百歲諸孤長者纔九歲少者六七

歲汝死誰任其責者奈何不自忍太孺人乃已亟圖襄事閱三月祔葬公邑城西北原先塋太孺人能讀孝經烈女傳了大義中更多故內操井臼外防鼠雀上奉尊章下保孤弱茹荼揮血辛苦萬狀志操益堅辛未流賊且至人爭走避太孺人曰吾有祖姑及諸孤安忍棄去卽去恐不能脫俄賊至驅太孺人太孺人罵賊賊持刀逼脇太孺人罵不絕口賊怒甚力斫兩刀刀當太孺人頷頷破血流滿地賊以爲死去不顧宗親里媪急走視太孺人見刀傷入寸許相顧流涕曰天乎孝節婦乃若此

死逾時忽蘇諸孤環哭太孺人張目視諸孤亦哭曰吾未亡人也汝父歿吾分死以祖姑及汝輩故忍死至今日乃遭此賊祖姑無恙汝輩無恙吾卽死無憾又曰賊斫我時若見汝父在我旁捍我宗親里媪又皆愕且喜曰孝節婦復生神庇也然瘡甚被風三年後始痊十餘年輒一發發則痛癢不可忍祖姑卒二叔貧太孺人力持喪紀至粥產不以問二叔族有欺侮者太孺人攜諸孤避之母家就學東阿因良師友太孺人辟纑織縷以贍諸孤曰汝父命汝輩名何義也努力無爲人所啞子婦

初入門皆令務機杼不得刺文繡飾鈿襦下至臧獲亦知嚴憚作息有時家無厥事壬辰仲子成進士令合肥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行文學顯名於時丁未僉憲關中不數月擢河南督學憲副太孺人曰經師人師豈易稱哉日愼一日可也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忽患痰疾而卒壽六十有九太孺人孀居三十八年遇險如夷履盈如歉兄弟相見若對嚴賓縞衣布被十年不易幾閾之內莫敢笑語完飾稜稜霜寒玉潔登諸圖史足垂壼範刑於寡妻公之謂矣子男三長儒娶林氏學憲君其仲

子也名學娶張氏封孺人季舉娶蘇氏蚤亡曾孫男二曾孫女二學憲君書詞甚哀痛且曰學不肖不復得事吾父母繼自今忍不倍萬修檢求無忝於所生嗟乎余亦人子聞斯言也能不愓然銘曰

遥遥殷宗世種其德餘慶淵源乃封乃殖於惟贈君秉心翼翼濟賷亨屯裕蠱是力克儉克勤而康而色胡弗耄頤而奪之亟惟太孺人允也善匹淺泳深舟樹此家室昊天弗弔中年永畢抱此素衷有如白日孝養弗違義方弗佚蒙難正志孫其貞一丘原隆隆九九松柏勒我銘詞扃茲玄穸

李母屠孺人墓誌銘

海鹽長水之李皆祖元白元白仕勝國爲河南水軍都萬戶入　國朝而其曾孫莆田君進士起家爲郎君慷慨修潔寔生蓉菴蓉菴幼頴異莆田君奇之擇可與齊者乃聘贈尚書平湖屠公女是爲孺人孺人毋姜夫人有內則陰禮之教閑如也歸蓉菴逮事姑蕭孺人孝養無違色歲時饋祀洗腆喪紀賓筵咸有節適姑甚宜之蓉菴學於郡百爾壼內事孺人任之不以煩蓉菴蓉菴竟以科舉之學登進士嗣是上春官入冑監南北行李孺人輒

先戒蓉菴登堂辭毋去無難色正德庚午蓉菴一命爲蒼梧令孺人曰遠地也昕昏服食非吾躬視之不可即從之官未報政蓉菴沒柩歸自嶺外歷端溪灘麓之險孺人茹荼揮血艱苦備至泪抵家遂圖襄事康僖公嘗曰吾妹事蓉菴可謂以禮始終者矣初孺人有子而殤媵無待年者亟爲蓉菴置側室比生子愛且教之壯而授室產秩如適族人謂孺人含章飭性足稱女模此其逮下之德尤不可及孺人生卒享年六十有九男三長世楠早卒次世檑太學生次世枋即側室子女五適郡庠

生林茂賢太學生倪儆金鳳士人蕃松沈眞孫男五雲儒烈儒烋廷遷壽松雲以族人後世楠儒烈充郡弟子員女四世櫺將以嘉靖丁亥十一月二十八日祔蓉菴之墓而奉其族兄霽山所爲狀以請余銘泣且曰歲之不易罪何及矣余惟我王父提舉府君李出也於蓉菴爲兄弟行是烏可辭按狀刪次其大者而系之銘曰允懿孺人旣雍旣肅敬始坤家賢幾樛木孚儆箴箴輔偉克復而況系宜祟此家蓄有閒泉宮奠此平陸

樊母王孺人墓誌銘

縉雲樊侍御在留臺端潔持風裁凡所論建大抵欲清官常恤民隱不肯顯然鐫暴人于心器之已而聞母喪墨衰素顴瀝血南奔旣抵家述狀緘書屬會稽陶柱史承學問銘於予義不可辭按狀母姓王氏考水南處士友勝妣申氏弘治庚申仲冬二十一日母生於水南幼婉慧貞靜處士教之孝經小學及古列女賢哲故事母輒解稍長申碩人教之蚕績織紝饔糟酒漿蘋蘩汚澣諸女婦事又輒閑習年十八歸一所翁守翁壯年負義氣與人

寡合母以柔道濟之宗姻里黨皆親附翁未幾姑亡母承家有禮事舅益孝敬凡歲時愍忌魚菽之祭不必其豐必致其潔妯娌先後相與無間言下至童奚衣食作息咸有節適翁讀書別館不屑治生母外資篚筬内操井臼深舟淺泳清苦自甘百爾朝夕芻米不以累翁翁學竟成顧命數蹇産歲比利大比輒不利母曰無憂也不有命乎比翁遘難大窘家殖益落母又曰無憂也不有義乎當是時侍御就外傅母辟纑成縑當束修翁旣免于難尋膺歲貢侍御學又成文名騷騷著浙東矣乃嘉

靖壬寅翁受官京師得山東陵縣儒學訓導母從之陵在陵五年而侍御舉于鄉上南宮省母於陵明年丁未侍御成進士拜行人奉使南都再至陵母若曰吾在田間聞國家取進士恩榮禮數最盛汝父終身力學不能得汝今得之夫進身益高立身益不易汝始服官愼無忘先世自吾為汝家婦聞諸長老言汝五世祖諱敬在諫垣十八年陞江西叅政又不知幾年終其身蔬食布衣如做秀才時家業不長尺寸其冢孫諱貴舉進士亦能守家法清白之吏後必昌汝其遺庇也侍御曰敢不受

命以辱先世戊申秋侍御還　朝至陵奉母入京就養饑廬湫隘滲髓時竭母日怡然顧侍御曰書生得官便有富貴相非好消息汝毋此我無憂也庚戌秋虜犯郊甸衆恇懼母謂家人無恐寄令從者鑿大坎於廬後侍御見之驚問故母曰吾意也勿問汝為臣子愼無草草是年翁陞教諭高密侍御之官南臺送母之高密道出任丘見囚徒荷校血流至踵號哭楚毒謂侍御曰此獨非人子何至是對曰有罪固宜然母曰即有罪罪之何至是甚吾嘗聞一貪官每酷刑勝金錢去官後病癱死所

得竟歸他人天道眞可畏母至高密翁曰塹床葦戶儒官固然若安此且相聚否且從兒南俟我為歸計母曰兒在京更澹泊白首糟糠吾又安能舍此去遂留高密辛亥侍御數圖迎養未果壬子正月望母卒于高密享年五十有三子男三長即侍御名獻科娶朱氏次獻壽娶梁氏次獻綱聘鄭氏繼聘朱氏女一適士人鄭重孫男四女二侍御走高密奉柩歸縉雲卜癸丑八月壬辰葬仙都山陽銘曰母秉陰體從以順隨有開有則無非無儀饋中庸下正位斯宜履豐而約視塞如夷馭主猶織

冀婦相敕左右君子經師人師成之賢胤邦家之基徽音惠問爰徵於茲寵章未逮祿養方滋曾是餘慶而不少遲仙都之麓川谷逶迤眞爾玄宮百世其思

朱母劉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劉氏世家洵涇洵涇之劉惇説詩禮四舉進士有名碩人父杰篤行耽經好博觀外家語能詩文寔整修其家法母錢氏天順丁卯八月十二日碩人生於洵涇幼婉淑解讀女誡長益静雅歸愛蘭朱君愛蘭秉義程爽任氣好存謝游知賓客諸嘗往來皆賢豪有力者碩人善相之閫以内甚設當是時舅亡姑且老碩人事之極孝敬比歿遂哀致喪祭必腆洗先後相與甚節適僮傭雜作者衣食之以恩鄉嫗卽造請未嘗敢簡賤有美輒推

以相濟家益饒益纖儉事農畜春蠶秋績日無休時時述長厚事教子若孫子若孫亦習見其未嘗遽言色相率爲馴謹耻抗暴長子模模夭婦顧少也碩人撫之特厚爲立後後以仲孫璪璪弟玘後仲子楷楷有子瑭弗慧碩人哀念之指王婦謂玘曰而毋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瑭固而兄也盖璪與玘也皆季子栻之子也栻春和坦直無忤悴稱碩人子娶倪氏產四男球玭皆國子生以故璪與玘得爲人後禮也碩人五子三男二女女適陳沐沈坤孫女六曾男三篪輅栞女三碩人卒于嘉靖戊子七月十六日後愛蘭二十五年壽八十二學諭劉君模狀曰古稱賢婦孝者恭者慈者富而勤者惠逮下者碩人庶兼之信夫栻以某年月日葬碩人於愛蘭墓右墓在某鄉銘曰劉有緩齋薛鳳荀龍成之令女内閑樅樅旣盥旣饋協於華穠燕後崇先彔宜是膺觀於裯第宜爾祊宗有允銘詞秘此玄封

朱母馮碩人墓誌銘

嘉靖戊子閏月丙申朱子從龍葬母于開濟鄉先塋屬銘於余余乙酉冬竊斗食京師聞先人訃摧裂幾殞從龍匍匐救余得南奔比余禫從龍亦罹此大故嗚呼痛哉從龍覞晥致孝母病經時衣不解帶食不甘味余負愧寔多母馮氏海鹽大易鄉著姓世朴厚有雄貲考昇妣何成化丙戌七月三日生母於淘涇母少而柔慧壬辰海溢家人倉卒辟難母時甫七歲徐曰新舟可乘也亟登舟棟撓死者數人舟中人得全父故奇愛之爲擇配順德

君總鄉賦旦夕入城府母經理家政逮事曾祖祖暨舅姑佐饁授衣最孝謹歲時修饋祀腆潔馭臧獲男女有程度後先姑妹間臧否毀譽所自起母依義崇恩久益宜之弘治己酉子雷生癸丑生子雲雲即從龍生未冠順德君病病且亟告母曰雷也殖子雲也藝子吾即死而勉飭之母泣對曰萬一不諱未亡人之責也俄而順德君卒卒之歲正德辛未水大歉母輙飯瓠飯從龍進曰雲不孝惟是朝夕芻米幸不竭胡自苦如此母曰鄉人且食草木實吾得瓠飯足矣歲無屢豐吾亦以訓爾曹耳客有謂從龍文無害盍爲椽者族人以告母母曰雲不欲爲有道之士乎吾不忍爲郭林宗母也驟勗之力學從龍非師弗師非友弗友經學明贍正德辛巳遊太學明年舉順天鄉薦盖順德君卒已十二年矣乙酉秋母謂從龍曰汝兄任吾外汝婦餔吾吾無恚明年　天子策士煦煦陛下非四方之志從龍不敢違遂卒業太學丙戌夏六月母疾寢語呼從龍從龍忽心動走歸母獲見從龍喜疾良愈愈其年而疾復作竟以二月晦卒於正寢卒之前一日召冢孫槃立榻下目視之曰吾年六

十有三僅得一孫汝耕效汝父讀效汝叔汝母凌賢也善視之又泣而呼曰孫孝婦孫孝婦尚未有奈何行且從夫官矣汝能逮下早圖之自是不復言嗚呼母之愛子無弗至矣成其身念及其後至於死生之際而弗能忘也嗚呼人孰無母哉狀母者孫子構卿從龍內兄也其言文而信按而銘之曰濟睽以豫弭釁以節昭其儉德陰禮弗越胡不肅雍餘徽未歇克有令子鬱爲時哲是曰嚴母敬此松柏

墓表

浙江布政司都事致仕華君墓表

無錫之華皆祖晉孝子寶寶後數十世至宋原泉府君徙隆亭族益繁大入國朝而科甲始盛君王大父大父皆欽餕孝弟力田守先緒里墟中稱長厚君子父坦庵先生嘗讀儒書爲科舉之學顧好奇節不屑羈檢瀕貢罷去君汝秀頴敏達倜儻憤發欲成父志資名師友益研經史爲文章有名江東顧歲比利大比輒不利廼請入粟補郎散官已棄郎散官去游太學太學諸生推華生才祭酒司

業皆喜華生勤學好禮又有名南都南都再大比竟不利當是時君之子雲舉於鄉矣曰吾不能復僕僕人下遂上疏乞長告官授浙江布政司都事階從仕郎歸老於田君性朴諒尚簡質不喜燕遊日理耕桑廸訓孫子輒馭臧獲暇則琴鶴圖書稍自閒適嘉靖辛丑雲舉進士禮部君益喜時時寓進士書勵以忠孝大節君豐軀玉立風度磊落劇談事對人莫能詘然寬大無他賜人皆信而敬之臨財不肯妄輒推與人又能守矩矱恭慎自約租入先公賦有餘貲弛責振貧施舍不倦尤敦修孝友養祭喪葬必依於禮遇内外宗戚皆有恩義衰落不振者力與周旋必使有衣食田廬乃已人故多德君君不自以爲德也縣大夫歲讀法以鄉飲酒禮致君君曰斯禮也所謂觀王道於鄉者謹謝不敢赴人益高君君交知姻婭非東南聞人即望族以故君名久之益著壬寅秋七月卒享年七十有九名卿大夫士咸悼傷焉初君病時進士適奉使便道歸省醫藥飯含無遺憾云君二子進士爲長次露進士余所知積學修行有用世之才癸卯冬葬君于揚名阡緘狀問余夫晚達者積益厚寡

獲者澤愈長華氏之種德久矣封培葆聚尚在爾嗣人余故表之令後世得覽焉

外王父福建建寧知縣費公墓表

嗚呼余外王父質齋費公葬開濟鄉四十六年矣惟是表墓之石未有刻余聞先人言費氏冡祏詳甚公世縣海鹽爲右族曾大父山甫大父原禧父仲昭皆賢豪長者累積百餘年發於公公幼奇穎年十三能爲文詞補邑庠弟子員有名邑庠成化丙戌貢太學又有名太學壬寅授建寧令令又益有名條禮洗俗稽市通幣閱農賑歉均賦平役勸學授程惟夙惟夜鋤其强梗以植良柔曲請不能奪也幕吏其貪縱不法公抃諸庭列罪狀奪其官

去公又不屑低回媚上官直巳徑行其志以故民胥悅而時有毀言公曰吾吏民上凡以爲民苟徇勢逐時負吾民雖一歲九遷吾不爲竟抑鬱憤悶不盡其素所積畜以死悲哉公豊軀鐵面雙目炯炯孝友篤摯問學淵宏凡喪祭大禮必致其情與人交規愆成美意氣感激白首不衰外王母陸孺人平湖名處士禮之女有內行舅氏曰鑾曰鍔皆孺人出長舅氏娶呂州判女繼室葉氏有子坤泰娶夏將軍孫女繼室鍾氏子潤愚道曾遉拙皆鍾出少舅氏無後外王父[illegible]安人仲女也費與

鄭世婚姻至外王父與先王父提舉府君益相善指吾母許嫁吾父嗚呼吾養無及矣忍表吾外王父哉吾聞廉良之吏其後必昌外王父官建寧不私民錢今閱其日曆出入者凡魚薪錙銖費皆給常祿外王父巳矣非爲官評士論存此竿牘飭耳目也其爲廉良吏無疑乃舅氏學弗獲仕孤孫僅以譽名光揚之期有望諸曾孫矣表以俟之

行狀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行狀

公姓項氏諱錫字秉仁別號鉼山其先祖秀從宋南渡徙家嘉興累世樹德六傳而至公之高祖吳江縣丞邦會祖衡皆贈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忠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襄毅父經仕至江西右叅政襄毅公有文武才秉鉞秦楚擒逆胡輯流冗全活幾萬人功德盛懋著在旂常敷遺後人濬發於公公生而頴敏稍長沉厚端靖讀書輙善記襄毅公奇愛之爲擇配時陝西學憲祝虛齋先生致

仕居海上明經篤行士類宗仰襄毅公造其廬委禽焉且曰我孫可教也幸卒成之年八歲嫡母趙淑人卒母王淑人又卒公哀號如成人諸長老憐之曰汝稚子無過苦叅政公在南臺爲御史出守太平聞之召公至姑熟就養于田淑人公見父牽衣大哭言兩母棄我去狀父亦哭而心竊異之曰此非凡兒也久之襄毅公卒于家從父奔喪歸尋就學於虛齋教之讀五經公卽能讀五經而專治春秋　國初開科取士春秋兼用六家傳及古註疏公又能盡讀六家傳及古註疏時時靜坐深思

作爲文詞春容俊雅共學者皆自謂不及項生虛齋亦喜項甥守矩矱力學含章善晦也甲戌入郡庠而叅政公起補臨江太守未幾田淑人卒於臨江公迎柩歸喪紀總總如禮服闋入太學丙子舉順天鄉試癸未登進士授建陽知縣建陽閩壯縣繁劇難治公潔廉示以恭儉堅明約束戢胥吏崇文教表祀遺哲磨礪風俗駸駸向治於是藩臬皆稱建陽令賢臺察亦皆賢建陽令登諸薦剡謂可任風憲建陽人又皆慕令至有鳴弦夜拍之書蓋三載書最始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或爲公歎公顧

喜曰此吾大父舊游地得一履遺跡幸矣益留心律比傳以經義不爲法縛亦不刓法師聽明允有聲西曹戊子叅政公有疾公請告歸調茸嘗藥疾且稍瘥會回祿旋罹大故含襚葬祭情禮備摯服闋補福建司主事入莅本科看諸司刑獄奏疏同年進士王子揚在考功擬薦公自代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攺尚寶司尚寶直內廬職符璽公以恪慎將之六年陞少卿尚寶尋陞南京鴻臚卿鴻臚閑局頹垣敗屋不可朝夕公移文修葺始有堂廡庤督屬吏肄習禮容閱四載陞南

京光祿卿公曰叨第二十四年官至卿寺三品章句書生無他行能誤被　聖恩寔踰涯分吾將營于舊隱老焉且疏欲上忩再輙爲交遊所阻光祿本漢官顧今職掌大與漢異歲入白粲萬七千石牢醴鹽薪飴酪果蓏諸物稱是類供給内府旁孔漏巵不可勾較公稍欲剪剔逸口相峨聞之言路然無可踪跡者直論公不稱職會當事者素不喜公竟免歸未踰年而當事者敗衆意且起公而公不可起矣公既反初服卽郊墟故庄布樊築室中爲草堂榜曰歸來水丘林壑窈窕崎嶇嘉木名花

周匝離落時乘笨車或棹舴艋遊息無時惟意所適春和景明賓朋沓至籩豆洗腆竟日淹留然自奉儉薄脫粟盤飱未嘗不飽尤善下人不屑簡伉野老村童必與鈞禮孤寒之士苟有一技皆得衣食於公以故人無貴賤才不肖皆喜親就公公内行修飭事諸母最孝事諸兄最弟事諸叔最謹其處人倫之變包荒濟殯殆有人所不能言者繼母王夫人卒時公年已六十矣衰麻哭泣罔不中禮夫人治命遺貲悉與公公悉推與妹妹有子不能婚姻禮百費皆出公子弟或違教未嘗顯斥微諷諭之能改卽止歲時燕會必述先世積善累德事及虛齋所論經義學術訓之虛齋子繼臯與公同舉進士其後稍不振數數周之爲置墓田祀虛齋從子元淳項氏宗子也有貞疾公曰禮不可無後以孫其後之元淳弟濤年甫五歲弱甚内外滐指風雨漂搖公曲護周防憂勤萬狀田宅繇賦奚童良惡咸爲區畫恐懼安樂人情日異公固安焉槩公性行可謂木訥近仁質直好義城府不設而表裏無二者矣若乃不媢人之長不言人之短不忘人之德不讐人之怨有先民長厚之風焉至其論

析經史商確政事又能出入古今審中利害外若渾淪而内有條理是故所至雖無赫赫名而其操身馭物翛然無可訾議也嘉靖癸丑閏三月五日衣冠對客痰疾忽作諸子環侍噤不能言俄而少甦略進湯藥猶捋鬚張目咄嗟欲語少頃鼾睡如雷痰纍纍不能出口明日漏下五刻瞑焉長逝距所生弘治庚戌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祝氏加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元深太學生娶邵氏次元淙壬子舉人娶沈氏繼徐氏又次元沐聘陸氏女一人孫男四人道亨國亨時亨臣亨孫女一卒之

歲季冬十三日葬公思賢鄉先塋之次深具公事實匍匐千里至金陵問狀於余余與公同舉進士同官兩京辱公之知公素所積蓄未究於用深與淙皆能學文修行以世其家襄毅公之澤固未艾也謹述其實事俟立言君子采擇焉

端簡鄭公文集卷六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七

記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記

嘉興府題名記

江南九省浙爲大浙十一郡嘉興爲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梁有魚鹽菰果之利士重廉節恥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壞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算裁潤狹以故黠胥能上下竒美爲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

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兼魁宿之家往往設財役貧又當傳道餉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也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臧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媢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媢人公非茸媢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于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官於茲土孰不欲尸祝於茲土然率衒其素者勢法易徇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爲人牧者貴有眞誠惻怛之心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爲民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莅官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閭霽雄敏剸劇有餘才寮寀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矣嗟乎人心無常急於風電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平湖縣重修廟學記

嘉靖丙申冬平湖縣重修廟學又明年秋廟學成晉藩叅政趙公里居並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姓名于人辭再三不獲乃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堂歷百餘年礎歆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文僖公孫也謁奠旣虔遡圖繕葺新賁于鼎去蠹于華表樹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授鼛鼓弗勝于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衛包絡東西客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館合爨名賢異祠習肄聯廬廩器殊鑰繩引鉤錯度法咸宜丹堊塗茨仍改並餙若乃前廹闤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壓增其式廓秩于右注則俯闞清泠匯波左縈則遥瞻沃蕩偪奥齊開冲勝咸集吉壤奇觀於是乎在雖新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剗淫就正先誋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可贖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履兹聖域修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典詖教敦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旣久論議漸滋宋儒冢毀于支離經師負謗于訓詁游聲相扇附和寔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于輿聖徒之感剪拔奇袤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廸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

躋古堂記

余曩耕海曲聞河南㸃齋許子既來京師知許子益稔今年夏許子去南京為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云夫弘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三州遠近包絡爰有泰山乘離戴午悠迥磅礴雄秀萃焉衍為豐原融為巨壑方田曲澗帀柳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奧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既蹇産以循流復覬㚅其失逕於是朓西峪之砠而開南村之實懸磴化為周行叢崖豁為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民什伍為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

食自畜人慣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益溥而長若往而復山嵴藏阿丘形㸃陸高不乘巘廣不聯垙卜築於斯可適可軸所謂躋古堂者嶷然擁門庭而殿寢塾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昔險阸雙嵴闃蕪兩虢韓秦更衰漢楚交厄烈士辭人闕夫俠客紛徇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籍遊息登眺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恥回遹深略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流神精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卹既無裨於經綸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既葺聊以自誓吾士信美初服可修或姤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輈或歸潔而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因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嘐比跡商衛而莘傳作求也

峽飲岩棲記

嘉靖丁未七月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公報政戒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正人君子事規誨余且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於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其能善治也既送公江舟問余峽飲岩棲記曰此吾舊隱子爲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嘗至晉所謂峽與岩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其在河汾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爲材賢其爲奥區吉壤必矣夫峽可飲水也飲於峽樂水也岩可

棲山也棲於岩樂山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公非直有見於斯而已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岩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内臺立朝端朝士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逆瑾竊柄時陵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爲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羣憸巨黠險狠相濟公譽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狥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巳私者輙齟齬

公公益堅貞持節槩不爲動揺當是時非公爲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恵浹於甘棠干城之功幷於疆圉臧否之辨昭於氷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凡公懿行吏僕未易數非公政學兼懋能然乎公年且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汲引善類廸訓後進亹亹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益以占公之仁且知也昔公之隱岩峽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歧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晩節知者不昡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往來

岩峽候公其以余言諗之

近田草堂記

少保太宰許公之爲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受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爲之記曰嵩華河洛之交雄奇深秀鬱爲靈寶去城半里有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亨夫分固知足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遥合故山而俯溪泉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丘陵㢡其厚址規洞留雲寄我心於不競方塘止水涵吾性於有融亭於斯高山流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映帶坊堦之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爽塏選遊

息之勝謝彼囂塵比松竹于斯干取棟宇于大壯外奬百堵中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隍庌坦乎其敞博儼若彝訓榜曰近田蓋陶村朝曙雞犬相聞山郭暮鐘牛羊不括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饁南畝則饔飧可繼以築塲圃則任載不勞以供賦租則委輸易致徒步便於往來經營宜於晰夕詩謂來牟用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非令圖魏儉豳勤斯爲本務也若乃侮父母者耻昔人之勤勞聽祖考者顧小子之廸德或因之而景福受慶烝士興畎或因之而廢禮黷神害時望歲聖賢訓戒精實詳明凡國家之盛衰子孫之賢不肖皆於是乎足占矣念哉念哉恭惟少保太宰公望隆帝宇處揆殿衡教始家閑鴻貽燕翼雖手携而命之間皆言近指遠之義乃檃括其詞而繫之銘曰乾坤易簡性道中庸素履無咎行險多凶言勿尚口行勿飾容爾心篤實而貌溫恭紛華勿競耽樂勿從勿勤而遠徒爾憧憧邁種貽穀莫如老農我菑爾穫我負爾舂爾祖爾父清白之風守爾家法斯治斯弓三復斯言雋味無窮厚生正德泛應旁通無怠無荒有始有終象賢濟美即此田

功

嘉魚李氏重建義學記

余童子時讀書東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與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子四友私竊願見顧戢且遠不能以姓名通越數年公爲大司馬余從屬吏後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爲義學記云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封望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陵徙嘉魚嘉魚一世之祖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始爲湖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來學之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

氏東喬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爲學學設而無田我族人盧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三十餘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遑式廓予惟夙夜疚心涕慕是經是營用弗殞於舊德乃惟予五世崇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人禮不獲祀於家廟乃即何崙墓偏爲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堂搆播獲之勞法宜祀伯氏東喬大崖以聖賢之學倡我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於祠祠左建爲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固舊頫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盧於斯耕讀於斯和樂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之心何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明久矣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侮聖言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而不復其究未可知也公爲義學能無有槩於是乎寄邇松楸允念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弗遷其志幼而相諳羣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諒之心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而聖功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爲良士不獲用亦不失爲友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

從子弟弗若已之子弟矣而況於五服之親乎況於服窮者乎況於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比渙萃離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是者亦思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于仁人孝子之心可也

當湖里居記

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湖川谷委抱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躇焉景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徙當湖者蓋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濵故有權務趙氏世居其旁先生八九歲時秀頴不凡喜弄水石草樹置盆缶中蓋池若山水既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搆之先生曰藝

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歸益徙近湖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其中名其石窩曰吾將于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闢後圃湖上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奇石不問巨細闤徑溏隍高下羅列就中爲序芳亭亭中有書萬卷有琴有碁弈博簺投壺觥籌談笑可樂之具圃後有曲溪可遡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舟觴詠既醉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非知舊有禮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舉進士推官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未幾召拜給事中南科已而爲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士習稍變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順旨論事猥瑣先生獨持大體戶兵兩尚書有時譽顧其子弟通鹽賈邊師頁金錢先生疏論引古誼動以廉恥兩尚書竟引去大禮議起先生曁廷臣伏左順門哭諫不可竟下詔獄朴於廷其復拜給事中進都給事中也得與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怵好語君無異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靖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

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二十年雲中遼陽戍伍囂譁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卿臺諫合詞薦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達練時務者一遭蹇産即低頭變而曲事權貴人庶幾附會功名以自濟其私然亦未聞有枉尋直寸者雲泥鵷鳳先後兩截百年之身豪此緇垢吁可惜也余與先生同朝先生出處之際大節皦然非直刓毀選避區區全其身不出其鄉者比也作當湖里居記

常足窩文

平湖漸齋趙先生之縣車也知幾高尚觀化神游大暢玄吉陶然日休於是扁厥居曰常足之窩詞類俗稱義根理窟語淡泉子曰曩吾與子並通朝籍朝夕親甚旣子歸臥滄海吾猶待罪青瑣比吾謝事金門子乃被召宣室徽音寡聆中靈稍塞今余有室一斗靡物不有緬惟往哲格言在牖假子玉瑣模彼金箴發爾洪鐘披我寶鏡可乎淡泉子謝曰吾何足以知此雖然先生處不殖利仕不究貴老不厭學有此三難吾方美子神獅振羣孤隼

離弋豈有珠玉盈堂聲色塡帳哉而云窩之足也吾乃喻矣先生之窩匠石莫能運其斧而等明堂清廟之富乎工倕不獲雕其器而媲天球璠璵之陳乎含章靡闕若蒼旻之綴繁星應妙無方譬英盤之轉明月乎盖太極合而爲坯至善麗而充宇惟聖入域惟賢跂止水火不害風雨莫圮鬼神怡而弗忌貪饕過而不取是以有此常足乎殆性靈之奧居直理之廣宅也顧乃忌巳之足而望我之無不幾乎持燈乞火者與先生曰唯唯吾亦欲不失此常足爾若云巳能則余何敢於是淡泉子曰

太陽不愆輪於崑崙溟渤不廻瀾於尾閭君子不以道遥而弛任畜博而遺珍所以規久大於玄象矩宏遠於黃輿俾無虧其初也先生譜行黃髮考心赤子令問無殞素履彌堅猶且潛居順靜探六籍之驪淵開襟談道采衆思之文繡恐恐然一息驟盈萬善必漏懼足以虧也故聖猶致謙以求益况吾人得託足而取損乎先生寓言立教殆一日全仁垂千齡之壽貧士服道邁列侯之富者矣先生曰善乎之言至矣納之吾窩充然足矣他有奇論非所容矣

祀六府記

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之有改也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爲大夫即五祀不得祭矣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世爲大夫故五祀可世祭今世父子爲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之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藏乎余心竊疑之虞書曰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六府萬世永頼余忝爲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祭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也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爲之題曰水火金木土穀府

之神立春祭木立夏祭火立秋祭金立冬祭水土以季夏穀以春上戊歲暮則合祭焉蓋以義起也或曰儀禮士疾病禱於五祀五祀士亦得祭周須祿天子元士視子男子男諸侯也可視諸侯豈不得視諸侯之大夫乎王制謂大夫祭五祀亦不析言王侯大夫不知天子元士亦得祭五祀否況五祀之名與數見之經傳不能盡同祭法曰七祀家語曰五官月令與左傳又不相合祭六府可也吾將令吾子若孫世世祭之作祀六府記嘉靖戊戌春正月望

書兵部題名記後

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　長陵往來兩京選事固出留都簿云敬依敬陞者　獻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是葢於茲而弗載焉羈靮之役無與於選無所於考也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有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順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與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然近時王公守仁楊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

廣濵關陜而李公承勛提督團營於內亦皆弗載例此也嗚呼今可登斯石者無慮數十人要皆一時之選然侯諸百世未可槩論溧水齊公泰目擊時艱發議犯難卒蹈大戮禍及九宗而或者病其志大才疎至於擇將而不知景隆之非亞夫也亦感激悔恨之詞耳同時如鄧州鐵公鉉壯猷偉畧庶幾完濟南以障江淮而豈沛不守徐揚震盪無可爲矣使公用於鄭村垻白溝河未戰之前事未可知後四十四年而有巳巳之變皇輿岳狩虜酋也先破獨石馬營紫荊直犯京師東則朊朊不花

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而錢塘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挍留國監力阻南遷决戰德勝門外刼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遄返蓋忠勇如李宗而成功過之卒以亨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坏土纍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嗚呼逆鉉之議不行 茂陵固在東宮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年鈞陽馬公文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畧有端緒竟不容於汪暨謫戍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

傾陷馬黑麻牙蘭驁然有憑陵封豕之志公能籌運帷幄糾合羌虜一入其城至今西域有遺威焉戊午陝巴之復公之功不可誣也惜乎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哈密遺黎不能盡歸故土量留半室寄住肅州嘉靖甲申速壇滿速兒入寇内外相應幾失河西徙戎之論信足徵矣或謂公不能容劉公大夏此或傳者妄耳劉公華容人也以兩廣總憲入爲大司馬忠誠康朴始終一節 泰陵己未以來勵精求治平臺暖閣時時造膝君臣相遇萬世一時面對之詞不能盡述要皆遠猷宏識

逆瑾竊柄芳守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焉遠謫生還卒享遐福而芳守遺臭萬世莫滌矣東山後又二十餘年爲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義根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詔獄今 天子以漢邸之年應癸庚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切比入兵曹以哈密芒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乎上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鐵公于公愫禍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起彼依阿澳涊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利害不顧焉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若孫何耶書以識之

書慶成圖本後

嘗聞季札觀魯仲尼從周盖文獻存焉有足徵者我朝紀年十有二元而史局之開凡十國家遺文故事宜可槩見然液池焚草一字不傳王葉丘邵四文莊公雖時有著述亦或毖矣而未傳或傳矣而未悉士有通今學古之志者往往得之傳聞講說之餘非誣則陋漢遷唐競宜其無聞也虛窗陳武選先生錄慶成圖本出以示余觀其序意殆謂事出一時有三可錄夫因其可錄而錄之以傳夫人事每如此文獻其有徵乎錄而藏之可也

書趙漸齋戶帖卷後

大明建國之三年檢括海內圖帳此所謂半印戶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於庚戌冬　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頒之海內帖尾六押盖戶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下者民部三郎官其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教　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翁勝國之亂動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至於今名臣良吏積學之彥濟美明時皆可傳矣是固　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効也觀於斯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謹壓疆宇以稱　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經思永定之意趙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世世德厚積薄發履盈思謙忠信恭儉益敦宗祏也余既作當湖里居記又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

書西墅卷後

余耕海上未嘗不發憤太息怪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而舉刺之風裁日落莫也余既病廢惟冀賢人君子宣力致乎海内無事乃得深棲飽食蛇委俛仰於水涯山嶠之間顧大不然奈何其能善其後也嘉靖乙未汝南西墅張君以御史巡余浙中浙東西父老皆謂君稱御史八討三科咸有程適余時時聞之顧喜余亦以爲稱御史矣已而繡斧至海上過余舊廬中坐語竟日則見其光霽雄豁堅貞自信其能措諸政事恍舉心也固宜茲還朝與

天子宰相可否天下事余願一言而君擇焉我朝倚邊立國武事最競自許李變三垂囂譁護養萌芽幾於脛股甘肅松番孤危日甚雲中遼左蹙國日深非止造陽百里而已湖嶺之南夷獠桀傲彭岑安李諸族皆所謂嬰樊之虎所在兵力巽愞若不相支漕途日裂挽卒益窘梁楚之境勢如潰瓜自　長陵至於今汩逆水性以通舟檣河濟淮三瀆失其性者五百十年矣分封太廣乃今載屬籍者六七萬人皆坐而衣食縣官後將何以給之報功之典古有之然未有優之太過如今日者漢唐元功小過輒廢即國初宗臣苴茅爵土者亦惟魏黔武定暨今　天子續封五姓而已而諸小功臣旁枝借沿襲之榮貴游竊恩澤之號今計一歲武臣之祿數千百萬民之膏血何堪於此國家經賦仰江東江東五郡當天下什五乃壞則錯出即有心計者不能曲算以故胥史得巧弄欺負農人農人貧粥產者轉展輕重積空額不能支即流亡累里中人相率就貧不賣男女身爲僕虜不休釁孱之士不肯明經傳傳義操心行平正其詞一切務爲奇衺尖利險刺破道惑衆之説以徼時好流而

不返遂成邪横士大夫務爲容悦再三顧忌是非隨聲日積月深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闇然皆無忠義之氣又其甚者天子願治急於饑渴大臣交抗迫於水火分朋樹黨翕訿百端不知君子日侍殿廷見　天子宵旰憂勞之色何忍爲此凡此皆可憂者君歸與君相求所以匡濟斯世於此皆急務也然使他人聞之其不姍笑以爲狂且迂者鮮矣君緘西墅卷示余余謂西墅之名不在雲虹水石之佳而在勳庸節行之著剡余未嘗至西墅即言之不過摹擬繪絢間未必能發揚快君意故頌君

浙中之績而願君任天下之憂書之卷後歸之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圭　陳元冊　不

書與路同恩卷

余少業科舉文字已屏海曲日與漁牧耕樵相狎不復能爲古文詞詩歌以故儒紳談辭章競翰墨者不屑與余遊余自喜朴拙人顧謂余木强人耳同年龍阜葉子遣童子持此卷問余余怪其困人以所不能欲辭去已思龍阜爲縣宜於民不負鹿鳴之約也爲之叙曰龍阜不得舉進士進士爲縣即不潔不能爲民造福者或得爲臺諫否亦六官即州郡大夫上官見進士知縣亦輒降情相推挽惟不得舉進士者非才與守稱不登之薦剡龍阜

端簡鄭公文集　卷七　美　陳元三冊七十　本

爲南樂御史大夫御史皆薦南樂知縣賢報政考功考功大夫又書南樂知縣最非龍阜樹立卓然不能得此龍阜論議爽鄂節槩端直憫世病民瘠見顏色絶無憂讒畏譏歎老嗟卑之態骨相磊落又足稱其志意其薦與最固宜司封著令知縣非薦與最不得贈封南樂贈封及存歿矣龍阜今自南樂移上蔡上蔡之民苦於南樂水旱蝗蝻風雹災爭天下民之苦於吏者又奚止上蔡君子學以用世寧忍恝然耶余所望於龍阜者非直上蔡已也童子立俟草草殊不文

書胡端敏公行狀後

公初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封進或遂不閱惟公遇大事往復再三閱有不當輒對余長歎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乃可否且有患事後往往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歎曰難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亟差官追之彰義門書贐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勉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

部不數日首劾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寵賂無厭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逐去疏入權要人爲之內主僅改南戶部未幾溫州缺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推之守溫州蓋公爲尚書不久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旣議處哈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薦人材桂太宰遂怒訐於朝至斥公亂政哈蜜疏制置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答實不用公言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說然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　天子憐其忠潔眷注保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全河西得不殺事尤烈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見余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然實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

端簡鄭公文集卷七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目錄

卷八

志論

雜著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志論

皇明土官志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

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贓縻嘉靖九年　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最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況投宦非人刓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遼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

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顧其壤地聯絡衡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譏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搆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剽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斂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爨豈直苗夷也廣西

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屛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勦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略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蔟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硐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僰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徙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番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瞥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頹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聚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於節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亘南北太行絶東西表裏縱横左右縈帶閡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隷三關圖後

居庸虓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為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雖固眞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為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斧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已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鴈門稱絶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黄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管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産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内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 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盖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吴浙（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盖州梁房口海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蓧塞奚夷彼遂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食益窖開原三城（中固 汎河）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

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産二江外（松花 黒龍）否則縶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縻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内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上榆林）虜馳牧外險内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督内艤泛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内天壽山七陵在焉余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已巳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遊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入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遯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初隷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屋可廬而居既挈其地畀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比結婣大種闞我東鄙愼哉愼哉

雜著

漢黨人論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閧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咎驟張羅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于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衮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斨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權力不足爲闚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耳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于四凶阿衡葆穉于三蘖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踦蹰于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碏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茂避禍于適秦子哀辭禁于遜魯陶朱扁舟于烏喙子房謝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于蟄蠖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狥名既急熱心外慕羣疑

衆難伺隙而起譬倏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剸之燰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狥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樂天知道皦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訐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苴陵二子賔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綱范岑冗職千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冑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抜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爪包杞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苴心倡和朋徒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强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揺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冀脫徼纒交結宦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滋苴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于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坐收鄰伍鈐赭偏于章縫釁厗鞠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跡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逐原野昔以抜茅今且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攻轍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答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譃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于朱並曹節慘于侯覽刊章容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罔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殆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于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外内緦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揺動四方呂强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盗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于衰周典刑絶于商季董卓首撓鍾簴曹操遂移

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勝説之困棘于焚巢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氷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于横議誹謗之律始于反唇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闈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冎之隙賦役繁重杼軸其空刑獄苛棘握粟出卜讒人交亂發笱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

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于車鄰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于楊園之巷伯君子于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含田芸田所博者希所失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添工脩然絶跡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讀晦翁劾唐仲友劄子

君子小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宋僞學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衰世皆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史稱王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禁痛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淮薦提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友故輙數責訐發曾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擾取怨嫌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曰怨仇當路蹤跡孤危曰贓吏黨與並當要

路曰按劾贓吏于忤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手不若得罪于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能忍淮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讀陶集四八目

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無卷長歎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君子固爲已非爲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安可勝悼也幸或畧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人哉晨門荷蕢儀封人荷蓧丈人皆聰明睿哲君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爲遯焉者顧達時委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

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軹儒生麥丘邑人烏江亭長泉鳩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弔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項襄王之射者太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之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衷公愧扎餓夫羞黔漁父憐胥刺客全盎賈人辭荀伶官歌楚力士擊秦厮卒還趙漢濵詰温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絶良童子愛曾小兒諷項負芻譏薛箍桶啓程是其人或毀貌餙心以藏已或曲辭長算以悟人或沐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匿軀以明義或直情任氣以矯時或遵銑示篤以乘變矯矯翼翼砥平繩直姚姚密密玉質金相均卓犖間世之英也僅爾行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江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舂築之間更多玄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櫝玉隱霧飡霞豈惟名姓沉滅併無訶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啻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耳心泯焉已耶抑有重於此而不屑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發憤爲文蕭遠孝標感慨與論誠有激於中莫能自

已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心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怍容夜無寐語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不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必計亦不暇計矧肯役役爲後世名哉嗚呼覯子言者益不能不撫卷長歎已也

蛇戒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庚有蛇長且尋丈羣鼠嚙之潰其腎腸竟死余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于羣鼠固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氛氣三晨冥霁若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墐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逌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

躁羡信厭屈蟄而雷即起起即不肯復蟄其死無足怪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掩身寧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蓀萃以待陰陽之所定余於是乎深省

嘉靖名臣頌

嘉靖名臣頌爲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珤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凡十五人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剗戎雪華赤舃黃華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翼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政覈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濬發沔江光横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華堯年燭燕漢嶷日角虬鬚龍顏鳳臆明作萬幾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釣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蟄才與時際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無訛濫才徯人備事假衆集

新建伯王公

矯矯王公英資超蝺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翻

然良知汮汮右陸左朱羣疑衆怫聖域閑閑道岸
屹屹力肇志騫庶其彷彿牿牛譏堅田禽殄虢俘
淠檻長寧剡彬剕師律儒珍長裾短褐嶺北嶺南
芔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章矯
紓

少師大學士楊公

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罭搖搖翠
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韰剎床元兇
敢弋宦閹樊排滑璽絳扐內籍徽音外莫崇極談
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偪晃大號二聾

逭爾誅殛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
塞

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

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武超犖古貌古
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徵服扣閽囊頭
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夭椽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
斧峩峩奮白清濁晛蹐玄樞造膝丹幄余曰履霜
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梗上孚竟罹謠
詠

少傅大學士蔣公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
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盡臣允書
壽俊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頻
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
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舌留讒山椒水
滏

少保大學士石公

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抜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
璋雄文彫膢槩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
容閣孰我毀譽孰我囊槖時遂低昂我胡前却謁

廟危詞陰强陽弱三封內批矢情丘壑賦鴈悲羈
贊士嘲瞑賜策懸車終始鶴鶴臣貌不揚臣心不
怍

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

嘉魚楚材融通爽霽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
桓寧丼唫噬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圉言言山戎
喙喙撡憲以澄董師以制乃條六黃乃翦五細周
達人情諳練國契雄算籌胡省災深計積積勞
趨朝顛蹶需爾天卿重疃屢諦黔婁展禽謚兼康
惠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見素清英蚤好姱節佛闢韓疇蜀靖張垮謝祿深棲如晳避涅江濠不共誣命于竊千里一函義風杰烈起踐秋臺平反係紲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疏同蘭黨議共叕介石胡堅孩魚胡決葆抱孤貞大巧似拙啓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鐵

少師大學士楊公

達哉遂菴應變警捷高略深資難聯易盍坐塡褒衣門攬長鋏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廻金閨

三接奸瑾究璠遥虔邇刦兵貴形牽謀尚幾合亞夫中堅弱翁私聶搏虎於樊襲狐於脅起覘戎軺遄歸理爕徇正傾邪功驕利喋萬鎰纖瑕煩言緩頰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喬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窬窺建業奸吏茸言兇奄詭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慴六飛南廵左超右卓刑綏甸師妖纏大角咨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康羣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丘

吏部侍郎何公

彬陽誾誾簡粹雄昌温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孟曰成章出釐閑牧還靖職方甸宣滇徼佐典銓綱約不留眕廣不隳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數爾猖狂屏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警言報德神在帝傍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

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閎達非

踈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奏凱巴蜀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玉讒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見幾脫於鈐赭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

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於政惠郯疲甿獨准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猾禮議盈庭分朋樹讐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自怒咼瘳罪我冷臣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牖納夫豈詭隨

何詢嚀咨拜相武英即命裀楊進賢遠奸願無雜
遝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乖程馬業喜固遷顯亦甚
顗誼非少年奇跡頡脫飛辯河懸累書交疏謂非
我職政資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遏
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宂今乃歎老淹速殊途
行違一道堅氷不遲苞桑宜早乃圖聖功曷哉阿
保

大同總兵太保梁公

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豕面鳶肩鷹胸虎頷氣擁霆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井其澤移鎮雲中兵驕
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
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讋唐藩
威行漢塞胡隕干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
愾

遼東總兵都督馬公

馬公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
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坰乃鉏其酋乃擄
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容章獻忠收攬賢儁遺

減坤囊譴深霱穴全遼喁喁載秉符旃涉河陷陣
逾山毀巢疆陲外靖伍卒内嚚腹心弗潰掌股斯
調於惟先達棫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
爲比競不爲嚚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
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擢鏡亡效詞袁呂竊比彭楊
用拘簡素以俟旂常

平齋沈先生像贊

此平齋像也能象之冠裳而不能象之道義能象之丰儀而不能象之志意質而文廉而易直而溫柔而懿誦六經而覽百家通時務而敦古誼如先生者竟老於薖軸之間而不得爲明堂清廟之器乃知古昔三物賓興之典其終不可棄也耶

自贊

爾貌何癯爾心何漉爾言何銳爾行何訖或謂爾躁迫或謂爾憂悺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弗弭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知存知亡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負爾百年之身而寧剪焉自謂一時之彥

連珠三十首

余聞道莫大於綱常有主則立政莫先於禮樂非人不行故作之君師治教所繫防以和敬陰陽乃平

余聞巨室將顛一材莫措狂瀾雖迅寸隄可防故師匠地營揮斤可藉河流天注砥柱奚傷

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國較玉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

余聞易棟需材大小異區瘳疾需藥苦甘殊性故

棄大取小難扶六宇之顛厭苦即甘何補七年之病

余聞日中見斗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

余聞藉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說其徐故忠信可昭猶云泮渙屈伸靡定聊以躊躇

余聞羣芳破穢合志爲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

余聞釆葑釆苓人言罔極匪兕匪虎吾道何屯故坦坦素履不罹虎尾之厄几几赤舄自靖狼胡之嗔

余聞孝定於禮本以從周政急於名猶之助衛故秉禮空傳於魯國宣子留規正名徒講於聖門仲由滋敝

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失

余聞就重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爲証或嚚嚚相纍之嘲故蒼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

雨苦動潛蛟

余聞懷瑾握瑜好此姱節毀鍾鳴釜殃乃逢時故重石可任蹇蹇違心比草不芳將將速訾

余聞耻畫巳於半途力定則敏咤拒人於千里志遜則虛故載驟駸駸十駕何後伐檀坎坎一簣尚疎

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貿絲遂至二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縶中久愧方江泳漢攺路貽忒

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直爲仁失守則譸故

樂土可依恐拂鶉居之翰高山是仰尤增蚕負之
憂
余聞交扈啄粟本非其性飛鴞食黮且革其音故
俢心生矣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
淺
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涣積薪厝火詎見乎離故
可戒衣袽褕祭有福旣傷童僕焚巢何疑
余聞昌詞正色足破邪謀内陰外陽遂傷善類故
强藩奪氣由知汲直之賢曲學當時竟落江都之
位

余聞過虎豹谷者恐發於聲當盤盂殆者或徵於
色故害有所可避不必微以周廟之緘利有所可
趨不必嘗以齊封之域
余聞屬性於内者用晦而明標命於外者先善與
利故木雞可鬬在腹無虞泥牛不返東陵可戲
余聞道有升降匪是古而非今教有淺深豈先傳
而後倦故破華服於猨狙竟速周公之誚薦太牢
於海鳥能無顏子之譴
余聞王貢殊途彈冠坐譽曹劉共事投著成嗔故
心迹交乎胡越可爲左右乎利害相激兄弟或如

道路人
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巳故
鳴鴈後烹若競漸磬之志卉泉易潔奚煩井甃之
阤
余聞別鶴孤鸞諧俗非調游魚秣馬動物有腔故
濮上桑間竟以亡國靈臺鐘鼓由之造邦
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凫短鶴長共雲
水飛鳴之局故力有所不可强孰能朁筆而荷戈
才有所不可棄豈無尺瑕而寸玉
余聞帝出震春枯乃發露爲霜秋芳遂傾故物貴

乘時化機迭運仁需藏用造物忌盈
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蘋鳥木曾固非其地故
撫三時而務農者縣磬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
瓴自易
余聞纘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
不慊於先哲故宮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
薪莫止戍申之轍
余聞天地位焉毀乾坤則無以見易陰陽和矣交
上下斯所以爲泰故朝曰君臣嚴敬之巨防燕稱
賓主和樂之嘉會

余聞兼山著其背之占介於石矣習坎孚維心之
象渙若氷焉故剛柔萬變隨物而能慮夷險一節
安土而無遷

晉齋箴 有序

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
爲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胤泮緝熙家學以晉名
齋箴以貽之其詞曰

易有太極闢化裒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玩
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內順
外明明順相濟胡履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
遜爾志旣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弢爾靈覺
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
思悔也勿文摧也勿愁福爾王母接爾康侯有慶
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脩

觀井圖銘

宋太常博士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秋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無取焉所慕者惟彭氏而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踢踖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放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負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氷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予既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著銘於上顧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為淺近之詞令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予子淳伯準仲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毖汝身何從父母天地愛之敬之吉無丕 刵臭味色聲持行聽視服闇登高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自求是趨是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神俱瘁雖悔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事天事親厥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

午山銘

奕奕安陽望於楚中昆侖磅礴合靈萃沖若拱若抱既隱既隆經之營之坎爲泉宮爰獲奇石厥文永午午永陽安意言相伍有開必先匪今伊古斯乃神授以篤家祜乃象物宜而占數術是爲乾龍是爲離日是爲書九是爲圖七於玆發祥終焉允吉仁人孝子克慎克蠲思啓行翼余敢弗虔敬以自命有順無悖秉玆陽德事親事天

斗斛銘

出以是入以是子孫世守是庶不殄厥世

弟子說 有序

廖湖東先生之任文昌曉既贈以朴翁之文矣乎生恩義一别萬里江湖满地繼見未期復作弟子說弟子微也言有尊也曷爲尊師也曷爲而尊之以成巳也是故敬其師焉資之以事君也忠也愛其師焉資之以事父也孝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弟子繫於師一也世之爲弟子者吾惑焉方其請學於師也坐之南面北面而拜之一旦起而相侮如戴少府之於安昌侯者輾然自以爲達也即幸而仕矣則以官閥加其師寧無應泰山之愧乎其

進於是者曰吾非其學弗學也爲之師者從而信之晨周暮孔惟恐其弗喻也唯唯而退未及出門牆而東攷其行弗若矣覘邪和叔一日三點檢者豈不尤可哀哉籍混葦於韓考功文詞談論間耳一經指授終其身不敢叛去彼剽掠糟粕僅能行墨輒自挾爲長技而俯覜其師委而不復顧其賢不肖何如也嗟夫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猶君父也自是而後河汾盛矣貞觀諸名臣竟無一言及其師者何也伊洛之學又非河汾所及故人之疑殆有甚焉吁可歎也曉嘗觀弟子職自言色食飲洒掃燭袓莫不有教是以心虛氣平無復驕惰之習此其成人莫不有純和子諒之風焉今也三尺童子翹然自負教之以弟子之事則面赤背汗而不肯爲長而益狎險躁㥯淫百病交作無惑乎其然也昔退之作師說謂人弗師其師爾使其悟焉擇師而師之猶可望也今既師之又從而褻易之棄置之甚而仇讐怨惡之相覬相襲以爲當然則今之時又非若退之之時矣湖東先生非直官聯之師也曉之於先生也其將爲弟子乎其弗得爲弟子乎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目錄

疏　議

議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議

大同疏嘉靖己丑正月十七日進留中

大同之賊罪大惡極決難輕貸遣者命將出師無功輙返　皇上軫重　宗社再議用兵本部調遣星夜四發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勑旨頻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幹弱枝强內輕外重蓋自并州總兵李隆賊殺都御史許銘時邊防漸已多事其後宣府教場吶喊寧武點名潰散腹心之疾日甚一日至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諠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刑法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朝廷誅其首惡不過十六人彼乃謷殺數十餘人是以殺人之威抗朝廷也朝廷賞誅首惡者銀四百兩彼乃奪取其銀凡殺桂勇家丁者賞二百兩是以賞人之恩抗朝廷也都督魯綱回軍到部臣問以駐軍陽和等處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對臣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説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內

宣布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眞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對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由此二臣之言觀之大同之亂良未已也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曰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鎭大者聯於九邊周思歷算較短量長用兵之議誠爲上策然遷延宛轉再三未決者特無有

爲　皇上負荷此擔子耳夫宗室固可憂而　祖宗社稷尤可慮良民固可恤而異日兵連禍結民靡底定尤可哀誠願　皇上思念及此赫然斯怒發士卒數萬錢糧數萬別選志慮忠純爲國任事文武大臣各一員爲之總帥令其臨城布陣索取五堡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前日主謀之人加以赤族之誅其餘首惡如郭巴子者止誅本身脇從不問則鎭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更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爲動搖務平大憝用收全功昔唐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之地盡爲藩將所據憲宗發憤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卒能光復土宇爲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天之難恫疑恐愒者不下數輩憲宗裴度惟斷乃成耳　皇上誠以憲宗爲可法大臣誠以裴度爲可師一城叛卒何足爲全盛之憂哉今若苟逸偷恬長奸養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內侵圻甸其去京師不過旬日　皇上雖追咎今日當事之人亦無及矣臣備員該司不敢緘默伏候勅旨

乞養病疏

臣海濵賤士幸濫仕途黽勉稱報豈敢愛力緣臣賦質素弱自幼多病積習既久遂成虛怯形骸枯槁靣色瘦黃痰嗽驟發飲食少進累經醫藥不能痊愈況臣父年幾七十念臣千里孤身殷憂成疾愈疾愈憂愈憂愈疾臣又以父病關心精神恍惚每一南望幾致喪心是臣一官而臣父子二人之命係焉如蒙勑下吏部查照刑部主事項錫事例令臣還鄉調理病痊之日赴部聽用則 皇上孝治曲成之德臣雖致命曷足云報

再乞養病疏

臣棄親來京本圖祿仕詎意水土不服攝生欠謹舊症時發十日九病外曠官守内貽親憂臣已於本年初八日奏乞養病旨下吏部立案尚期痊愈復出供職而臣妻劉氏竟殞命潞濵見今旅殯舟中遺有四歲幼女旦夕哀號臣久病呻吟之際罹此驚憂疾日益增屢藥弗效日食數匙枯槁特甚臣之病狀衆所共見豈敢自誣如蒙勑下吏部查照監察御史劉訒事例容臣回籍調理病痊之日赴部聽用不惟息臣父子懸念之情臣亦得以安靜休養幸不早填溝壑叨祿效勞尚有日也

又乞養病疏

竊念臣於嘉靖七年閏十月復除前職至今未及一年三疏求歸本非得已緣臣父年幾七十衰年多病臣母旣亡父無繼室飲食衣服湯藥之類付之一二家僮旋聞臣父疾時聞臣思歸致病臣妻殞命潞濱臣父憂念益深疾遂日進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特令臣義男鄭旺賫書到京呼臣急歸相見發書之時已臥病兩月計今已逾四月矣臣父昔日促臣赴部今又呼臣急歸必其疾勢危迫不復如昔康健時矣臣不即歸一面是眞遺親不孝

之子也清明之朝亦焉用此遺親不孝之子為哉伏惟　皇上大孝橫四海至誠體萬物而微臣區區父子之情獨未得伸遂使數月以來經旬伏枕面色痿黃形骸枯槁飲食厭惡夢寐驚惶自度此請不得終亦捐命旅邸無復生全之理如蒙勑下吏部查照近日監察御史王重賢事例容臣回籍調理兼侍父病臣雖終身草莽亦當為歌詠太平之民矣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薦文武官疏

題為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兵部咨節開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前事內一件舉將才以備任使奉　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看議得給事中徐浦所題相應依擬合行在京九卿官限半月以裏各要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略出衆及明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不拘文臣武職見任革任緣事聽勘及山林隱逸微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仍不得濫舉匪人致滋請託違者聽本部及科道官糾究治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到部臣等虛心採訪得見任革任文臣武職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凡一十員如原任山西叅政胡松材可剸煩智能應變勞績已徵於太原方略備見於章疏力田糊口匪徒邁軸之良閉戶沉思可謂干城之器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學以廣才而心迹光明志以帥氣而德性堅定覽究孫吳之書端諒有識習知占步之術朗達不踈原任應天巡撫都御史今充軍曹邦輔持已清方賦性忠勇身先士卒甘苦相同惠及瘡痍錙銖不擾追南

京流劫之寇殄戮無遺却監督横逆之求中傷有
自大同先致仕今代副總兵尚表年力未衰忠勤
茂著出奇以挫賊鋒俘馘具在行閒以携賊黨營
帳漸移竟收保障之功皆其鼓舞之力五軍營副
將雲冐昔充總帥累建奇功今在京營申明師律
老成練事聞望夙著於同儕精神折衝姓名久馳
於異域薊州副總兵馬芳膂力方強騎射出衆發
身行伍能識士卒之情歷樹戰功備嘗險阻之味
邊境服其恩信虜衆畏其驍雄大同閒住參將趙
臣聞鼓鼙之聲歎髀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

冠而往救方醜虜窺城之際厲氣廵城迨援兵入
餉之時乘危轉餉獨石參將劉漢守上谷之東隅
孤懸足倚扼漁陽之西界斥堠甚明勞苦當一靣
之衝果毅衛三軍之帥宣府參將郭鎮蚤肆韜鈐
夙乘壘壁先驅後殿綽有虎視之威合騎分營累
挫鴟張之寇原任參將黃演膽氣雄豪弓馬閑熟
繕修關塞經理屯營處危地而結陣完師遇勍敵
而鼓勇決戰以上各官雖文武不同職任亦異要
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守者也
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閒于亨替職岩復起用

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爲功臣成化中遼東
廵撫馬文升充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書稱爲
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欲求所以上體
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人最爲急要是應破格超
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羣策如蒙勑下吏兵
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薦原非濫舉徒滋請
託即爲酌量叙錄擢用起用見諸施行臣等不勝
幸甚伏乞　聖裁緣係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軍
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三十七年五月
十三日進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明職掌疏

題爲明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貴州清吏司主事鄒光祚呈奉本部劄委本職管理嘉靖三十七年春季紙劄查得內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使司大理寺宗人詹事等府鴻臚光祿等寺吏科等六科翰林院尚寶司國子監太醫院四夷館行人司及內府司禮尚膳等監承運針工等局春秋二季并本部十三司四季舊額該支紙劄共一百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

過囚犯官民告紙內支給本部近因詞訟既簡紙劄甚少各衙門應用紙數日逐候領似不可缺呈乞處等因到部送司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吏戶禮兵工五部及大理寺歲用紙劄刑部關支不敷於都察院見收類解紙劄內關用如又不敷并刑部題奏本紙俱於兩法司支贓罰銀兩買辦又一款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不許自理俱付刑部又一款五城兵馬司凡巡城御史批發囚犯該司取供送法司擬罪發落又查得成化年間該都察院題准兩京法司接受詞訟與在外不同在京一應大小詞狀例該通政司受送各衙門施行至如巡視等項御史縱有分內當行詞訟俱送該城兵馬司轉送刑部問理又查得嘉靖三十三年該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條陳四事內一件明職掌查得問刑條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除內外守備官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赴南京通政司告送法司問理近年以來事體漸更各衙門自受詞狀揆之政體甚非所宜一件處紙劄照得南京各衙門紙劄該刑部取用今北京紙劄刑部都察院各管半年南京既有巡撫操江都御史又有六科

巡城等衙門准理詞訟本部不特紙價不敷雖贓罰無所於處俱該本部議題奉欽依行南京府部及守備等衙門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司問理不許一槩接受其紙劄各衙門隨數多少酌量均支如再不敷許於入官贓罰銀內動支買補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各衙門紙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爲照該司所呈雖爲紙劄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冤濫政體紛更非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例該一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十

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詞毎日少則一二張多則不過六七張於內又有例不該准者詞狀紙劄贓罰通爲一事先年紙劄不敷許動支贓罰買給今詞狀既少紙張亦少贓罰豈得獨多以故累年紙劄不敷動支贓罰年復一年贓罰無幾一二年間必罄竭又將何以處之切緣在京一應大小衙門人犯俱應叅送法司問理大明會典開載甚明近來各衙門不遵 成憲各受詞狀徑自發落紙劄贓罰通無查考甚至强竊盜賊止送

人犯不開贓仗人命威逼量追埋葬不送問擬笞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往往具告通狀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 聖明在上一應詞訟既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詳允越職侵官任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職等待罪刑部知而不言是爲失職況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州赤縣百萬生靈尤爲最切近者今各受詞狀拘提禁繫箠楚結斷甲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於紛拏刁潑喜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矣職等直

因紙劄缺乏一事究極弊源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申飭在京衙門務要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斷不許逕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人犯俱要叅送法司不得逕自決發其廵視五城批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彼量情發落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叅送法司問擬通送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既明刑獄清平政體歸一贓罰銀兩不致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矣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

一日進初三日奉
聖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廵城御史不許徑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叅來說欽此

會題詳議賊犯王直等疏

兵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江　等謹題爲仰仗玄威討獲海上巨寇事兵科抄出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題前事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斯盛各題稱問擬過犯人王直葉宗滿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塞出境絞罪及稱葉宗滿王汝賢俱各歸順報効欲從末減定擬充軍王直妻子免其爲

奴止行流置伊毋汪氏八十以上犯流依律議貸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三十八量擬本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刑部尚書臣鄭　等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周　大理寺卿臣馬　等伏覩大明律一欵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産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欵越度緣邊關塞因而出外境者絞又一欵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

上裁欽此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坐擬前律於法允當今胡宗憲等議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死充軍恐未足以正法其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叛親屬俱應爲奴葉宗滿弟葉義三十八亦應流置俱難別議王直毋汪氏招年八十以上犯流相應議擬奏請及照王直葉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行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

典刑以快人心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議斬罪即時處決梟示海濵以爲叛逆之戒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産並入官葉義三十八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律收贖惟復別有定奪庶國法昭明人心知所警懼矣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

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永遠
充軍其餘依擬欽此

廿九 李文 刑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鄭　等謹題為擒首惡以
安重地事廣東清吏司案呈到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該本部等衙門題前事先准兵部咨兵科抄出
該兵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緣南京
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
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墻頻跌昏死拖入大中
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
所有家財刼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

三百八十 李承 刑

原各兵原無叛心秪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
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
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
神祠倡為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
懼洶洶動搖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
華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
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又各一張隨於三月十
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
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
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昶朱受

兒謝學及先獲今故錢周江伏住江甫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鞫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攀之口而安其反側之心耳再照前項兇逆雖釁起於積怨而事緣於激成然各軍叨蒙國家恩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國體厚負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讎害所司本無

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臣等義激安危事干職任不敢復愛身家勉效尺寸伏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為總督糧儲官揹勒月糧激變事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該本部議擬覆題節奉　聖旨各營軍士平日受　朝廷糧餉恩養輒敢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為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

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文曉諭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豈儲坐食受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羣噪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兇越貨傷人寔不減井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便通行誅夷亦不為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盡赦其脅從至仁大義招揭無遺

隨令渠魁相繼就縛一時根本之地倏爾輯寧四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所據逆犯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脉朱受兒謝學錢周江伏住江甫蔣貴葛貴二十五名罪惡深重難以輕貸合行南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三法司堂上官并掌科掌道官文書到日再審無異即便押赴市曹依律處決中間果有監故者一體斬首梟掛作孽去處以示懲戒脫逃唐四兒懸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無名者從

有脫漏欽遵　明旨悉行宥免以後不許諸人挾讐攀告致生疑懼南京兵部仍出給大字榜文明白曉諭等因題奉　聖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周　等大理寺左少卿臣張　等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梁　等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劉　等會議得犯人周山蔡忠劉鑾勝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昹朱受兒謝學所犯俱合

依比凡奉　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斬犯秋後處決爲照前項事情初因黃懋官稽誤月糧激變軍士周山等不思受國厚恩乃敢脫巾呼噪遂致聚衆殘害部臣情罪甚明法律具在但中間多爲饑荒所迫似有可原仰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止誅首惡肆赦脅從今該南京兵部將周山等拏獲具奏前來隨該兵部覆議上請復奉明旨特令臣等再加詳議比擬前律似亦相應合無恭候　命下仍咨行南京三法司衙門將各犯再加詳審其情眞罪當者依律牢固監候處決中間或有原非首惡本係脅從罪應末減者聽與辯理備由奏請定奪及照脫逃重犯唐四兒仍行南京兵部嚴加緝捕務在得獲以正法典其餘無名者欽遵　明旨悉行寬宥以後不許諸人挾讐攀告致生疑懼緣周山等俱係重刑又比附律條例應奏請定奪等因會題奉　聖旨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

案呈到部臣鄭　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周延等大理寺左少卿張雨等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劉存義等謹再議得犯人周山等事情本由督糧部臣黃懋官扣除苛刻支放留難遂失士心激成衆怒始焉攘臂鴟張不顧一朝之憤既而捧頭鼠竄自罹三尺之誅但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兼且原題招詞未具尤恐首惡未盡今雖捕獲在官委難槩擬重辟臣等先次會議正慮及此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眞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

與辯理顧今嘗伍軍士跂足　天恩地方官司翹
首　宸斷若復文移往返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
示信令洞釋羣疑至屢　聖衷特令再議臣等仰
見我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威　帝
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意皆非臣等愚陋所能
測識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
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
等十七名俱照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朧
迯唐四兒仍懸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遵奉欽依
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曉諭以安衆

心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斷勑下臣等奉
行備咨兵部及南京兵刑二部一體欽遵施行緣
係周山等係重刑比附律條內滕彪等情可矜疑
通應奏請定奪及係擒首惡以安重地及奉欽依
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
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
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
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跪事理
未敢擅便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題
十六日奉

聖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發邊衛充軍
其餘照前旨悉宥欽此

申明律例疏

刑部題爲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雲南江西福建山西廣西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通政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爲積惡朋黨詐欺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事隨該雲南等司呈堂批發到司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敖鈞等各開稱蒙本司牌發該城遵奉移文順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被告犯人董倫等去後隨據各該州縣牒呈開稱案照本年四月初七日蒙

巡按直隸鄭御史憲牌內開照得按屬地方雖近京師一切詞訟自有撫按司府州縣受理若有虧枉方許陳情此一定之例也近來有等姦徒每有人命失盗投獻等情惟圖騁其私欲不候有司輒自越訴刑部各司告理動至濫行提人殊非法體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今後但有詞訟俱赴撫按并本道及各府州縣陳告不許輒赴刑部各司越訴敢有故違者即行拏解本院若遇提人非奉欽依不許擅發先具由備申定奪如掌印官不行遵守仍前附阿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犯欲就拘解原蒙嚴禁除申本院詳示之日另解等因各牒呈到司各備由呈報前來爲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使司告送到部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並無徑到各司越訴各司亦輒受問理者今據各呈備由呈報各該州縣牒稱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候各該州縣申詳該縣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難于聽斷伏覩大明律一款凡鞫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

勾取又一款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他處州縣事發見問者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若囚數相等者以後發之囚送先發官司併問若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斷又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南京刑部事例條內弘治元年奏准凡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府縣滁州等州衛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文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候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前項律例

各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輒敢阻撓事屬違制理合呈乞申明以便聽斷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各司呈稱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應詞訟先從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判送各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覩大明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常鎮等

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應天一府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州武清縣皆在京城百里之內准狀提人已非一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臣各該州縣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創行況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輒出禁諭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爲贅疣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瘝職御史侵官

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容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故違　成憲恣肆抗阻及容臣等先將違悞首領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致紛更職守不至侵奪冤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緣係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

辯明御史鄭存仁欺罔疏

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事先該臣等題爲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欽此除欽遵外除該直隷巡按監察御史鄭存仁題遵奉　明旨敷陳律例懇乞　聖明裁定以一法守事奉　聖旨這所奏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欽此臣等竊詳御史鄭存仁奏內將臣等原題內所引兩京法司通行律例欲以禁止越訴槩稱悖違難行而其詞語深重一則謂臣等欺誑　聖明一則謂臣等肆行悖謬一則謂臣等故違欺

罔等情聞之不勝惶悚竊照本部原題事理本係職掌已荷　聖明照察伏念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莫重於故違今臣等勉圖職業思效涓埃豈敢恣行智臆自取罪戾今將御史鄭存仁奏內指摘臣等欺罔故違悖謬等項事情逐一開款辯析庶幾情迹得以自伸而政體不致互異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勅下都察院及該科一併詳議奏請定奪臣等不勝激切仰望之至原係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所引問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文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叅奏提問此條乃奉　旨推問及抱奏寃枉提人事例本欲應在接受民詞妄引前例至於欺誑　聖明而不顧

前件臣等查得前例係大明會典開載及近年申明奏准頒行本條上下文內並無開稱係奉　旨推問及抱奏寃枉八字不知本官有何所據却誣臣等妄引欺誑不敢不辯伏

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又引問刑條例一款各處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等項重事許其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并一應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蓦越奏告者俱問罪南北直隷等處各遞回所司聽理是臣原行欽遵律例者如此該部題請反覆不一惟欲接受民詞而已

前件臣等竊詳本條事例專指各處奏本人

犯而言非謂在京府治所屬地方詞狀不許
一槩陳告通行遍回者也夫旣曰告陳又曰
奏告律例明文一體開載必有分別今本官
乃以奏告爲陳告以狀詞爲奏詞一例視之
却指臣等爲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
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大明律內一欵軍民詞訟
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告本管官司輒赴
上司稱訴者笞五十
前件臣等竊詳律文止言上司者係在外巡

按三司各道等官原不及在京法司凡本部
詞狀皆由通政使司投准送審亦無上下官
司統攝定與在外事例不同其附近昌平等
州縣即係在京府治所屬軍民詞訟與本部
本相關涉及查官制并行移體式順天府州
縣並無開載直隸字面與永河真保直隸府
分不同今本官乃欲槩以直隸地方視之而
謂臣等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該部近引大明律一欵凡
推問罪囚有起内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

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勾取此
乃停囚待對事理與准受詞狀一事不相關
涉又一欵若起内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
他處州縣事發見問者聽輕囚就重囚少囚
從多囚就問事理亦與准受詞狀一節判不
相合及至引用大明會典一欵南京軍民詞
訟但有附近常鎮等處府縣滁州等處州衛
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即如所開縱事體
與北京相同亦止曰人証干連初未云附近
詞訟全越該管衙門徑赴南京法司告理之

文也
前件臣等竊以兩京地方軍民爭訟法司未
有不受詞狀而遽斷理者律內所謂停囚待
對者即對此等詞狀也所謂移囚就問者亦
問此等詞狀也干連人証者亦證此等詞狀
也今據本官一已所奏乃欲以越訴禁止而
槩謂兩京附近地方俱不得赴法司告理則
法司先已無訟可聽又有何囚可停而待對
又更有何囚可移而就問又更有何項干連
而拘證者耶臣等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請大明律一部問刑條例二本逐一檢閱如彼奏將各該附近州縣詞訟仍照舊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各司問理此一條款開載何處

前件臣等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刑部事例條內節開洪武元年置登聞鼓凡民間詞訟戶婚田土鬭毆相爭軍役等項具狀赴通政司并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又一款諸司職掌條內節開通政使司等衙門送原告連狀到部將告詞全文抄畢連人狀判送承

行又一款通政使司事例通達下情條內節開凡有四方告不公不法等事常事者另置底簿將文編號用使關防明立前件連人狀送當該衙門整理臣等原題欲乞仍照舊規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者蓋以遵奉會典所載二百年來兩京通行者也今本官未嘗檢閱而輙謂此一條款開載何處臣等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本部原題硃語則曰申明律例至後又曰仍照舊規豈非預知所引律

例不合而又復出舊規一說以爲遮飾支吾之地及稱律例乃朝廷之公法舊規特衙門之私便

前件臣等竊詳律例一代之典章舊規即會典律例所載自來遵行者也及查各衙門節年別項題奉聞欽奉　明旨照舊規行字樣則舊規二字原非本部衙門私便明矣而謂臣等出此一說遮飾支吾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認罪回話疏

刑部尚書鄭　等奏爲感激　天恩認罪回話事先該臣等題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奉
聖旨鄭　等不候回奏輒肆瀆擾着回將話來欽此臣等聞　命警惕措身無地荷蒙　皇上不即加誅容令回話臣等不勝感激竊念臣等不候都察院并該科看議回奏輒便辯明欺罔故違等情委係一時愚昧上瀆　天聽臣等罪當萬死伏乞
聖慈俯賜矜宥少寛斧鉞之誅臣等不勝恐懼待罪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嘉

靖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進奉
聖旨院科未回奏得旨鄭　等便肆意辯瀆昨周山等敢爲亂怨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從末減以處疏内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姑從寛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趙大祐等降俸各二級該部知道欽此

議

擬上監國議代許文簡公作

八月初十日恭聞　聖諭欲令　太子監國下羣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　皇上天德高明
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莫四海無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值違和旋資静養尚秉離明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東宮正名監國少俟康寧再釐臨莅臣等驟聆天語殊切氷兢反覆籌思無能奉答伏念　皇上早登大寶綜理

太勞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遥途遂致神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欲再加調攝但宜且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邃盡却奏章恐天心爲之變渝祖監爲之閔惻臣工爲之疑懼民庶爲之徬徨羣情易揺國是難定臣等未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　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日新而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揆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冲年未離阿保出閤之禮尚遲負扆之期太速况若釐於政務不免親於聽斷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携持之際

僭遂干其事權官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䑛
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爲佑啓之累歷觀
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　皇上龍顔冉盛之時青
宫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闥而遽行授受者也況
漢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墻或變生胡虜或
君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爲此非常我朝
成祖文皇帝内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攘胡於漠野
每一往來動經歲月　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
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
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緘勑手開或秉筆繕奏

内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
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官坊
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
處也去年　皇上南狩承天比歸閱月雖有監國
之名未輒聽政之實以是廟堂帖然遠近無議今
欲遂舉四郊　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
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長思却慮博諜廣詢斷然
皆以爲不可也伏願　皇上急回初意俯徇輿情
清凝思慮恬養精神聊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
政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庶謨臨斷仍勑

内外大小文武羣臣務竭大馬仰荅乾坤旣不得
受直怠事毋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若肆凌奪
其有不忠不孝暴横刼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
許言官不時論劾請旨究懲以消巨凶以懲不恪
如此則九重亨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　皇
太子亦得保胎哲命丕養聖躬他日謳歌朝覲下
切羣心鴻謀燕翼上承洪庇矣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目錄

疏

淮揚類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

海鹽鄭曉著　子履淳輯

疏

淮揚類

添設揚州同知一員駐劄瓜洲

題爲比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案查近據直隷揚州府申報倭冦千餘攻圍通州流刼如臯泰興地界及蘇州府申報倭冦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據此巳該各撫臣督兵進勦

并嚴督官兵防禦江關策應截殺外竊照揚州府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郡最巨蓋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俱設有同知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議設是誠缺人廢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況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北岸正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人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盜賊無藉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障衛之故先年兵部申明題准事例該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洲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會同該衛巡捕官緝捕盜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事務叢挫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事今照倭冦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本處調兵防禦歲無虛日而用人圖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等因准此臣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李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員同知專一清

軍協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洲舊有府館衙門駐劄令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巡哨船隻會合該衛巡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江而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冦入江督兵追勦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弭盜安民之策或不可緩也如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特賜采納該部再加詳議查有就近地方曾經撫按薦舉有才力官推用一員添設該府同知所領文憑明註駐劄瓜洲專理捕盜字樣不許營謀別項差委及遺棄信地潛回府城住坐

如有誤事聽臣叅究從重治罪庶員有定設事有責成人臣益思於盡職而江關永頼於無虞矣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漕運議事䟽

題爲償運糧儲事案照先准戶部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叅將遍年俱在八月以裏赴京會議漕運事情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除欽遵外今照嘉靖三十三年糧運過淮已畢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寰議照漕政之設歷年既久規畫精詳載在議單法例明備臣等遵循不暇何容加議特以叅之時事輿情之小有損益者及地方應議事宜未敢循默謹條爲一十二事上塵

睿覽乞勑該部再加會議覆請

宸斷早賜施行漕運幸甚地方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計開漕運并地方應議事件

一議職掌案查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准兵部咨爲乞留運軍防守事該浙江撫按衙門會題該本部覆議事干漕運必須行令會處方得歸一合候命下移咨漕運都御史會同撫按再查無礙准將海寧衛左右中前四所官軍掣回操練防守地方其原領

運船四十七隻退還杭州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巳該漕司會行浙江布政司掌印官會同浙江把摠朱仁查議去後又據下江把摠郭全仁呈爲議處海防以安重地事開稱鎮海衛運軍三百九十二名太倉衛運軍七十七名調撥吳淞江口防守蘇州衛運軍内又攺發白茆福山等處海口備倭遺下運船缺人領駕等因該漕司會行各衛掌印官督補駕運去後續據浙江把摠朱仁呈稱海寧衛官軍存留防守原允

糧米已該都布二司議派各衛軍船帶運毎船一十二石等因該漕司查無文移知會駁行都司會同把摠朱仁查勘海寧衛軍船的於某月日掣回防守原派糧米雖令灑派別船帶運即今用何官軍領駕何船裝送各衛於何處地方零星派散帶運船可能負載或船老舊不堪作何處分及查該衛上年掛欠京通二倉糧米二千四百餘石原令隨同新運補納即今官軍存留防守前項糧石作何處補逐一查報去後續據浙江布政司呈蒙

浙江巡撫衙門案驗内開海寧衛存軍防守雖未經漕運衙門會同查處然事切時宜風迅之月勢難少緩仰司即行杭嘉湖兵備道將海寧衛官軍掣回該衛操練防守地方其原領運船四十七隻照數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隨行都司查議竟不將海寧衛糧船發還杭州前右寧紹温台六衛衛嚴湖三所卻將額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分派一總一十二衛所官軍帶運毎船一十一石八斗有零原船聽把總官暫撥缺

船衛所領駕候運回發與杭州前等衛所旗軍領管等因該省不行照詳漕司只具照驗前來鎮海太倉蘇州三衛彼處官司通不經由漕司爲照漕運乃國家重務設有浙江等一十二總所轄一百三十一衛所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名一軍該運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共歳運京儲四百萬石盖毎總船有定額毎船軍有定役毎軍糧有定數著在令甲特令臣等奉　勑行事職掌既專責任有在今乃一切不經漕司職掌安在及

查運船連年遭風遇水錢糧鈌乏造舩不前數多老舊不堪重載今計每船一隻該裝正耗糧米并運軍例帶土宜行糧等項不下五百餘石若再加帶委的難行湖灘洪閘水淺風疾尤爲可慮況江西湖廣山東等處皆有運糧官軍儻各地方遇有警急一槩比例援引奏留運軍灑泒糧米停閣掛欠漕規從此廢壞糧運益復稽遲臣等豈敢偏執已見不以他省軍務爲意切緣運軍可留防守而糧米不宜灑泒運船可撐駕而掛欠必須着

落臣等雖才識踈庸不稱任使豈敢不遵國家設官分職之意自取侵官失職之愆如蒙乞勑該部再加詳議通行各該撫按衙門都布兩司今後一應漕務悉聽漕司處分其海寧衛遺下糧船四十七隻退還原衛所該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照船裝載不得灑泒掛欠糧二千四百餘石急爲處補仍要一咨戶部一咨兵部一咨漕司登籍備照庶幾事體歸一不致掣肘而臣等亦得少效其職業矣

一議逋負爲照糧運必須淺船造船必須銀兩近年除額造淺船外風漂水溺數多以致各總鈌船免運或每船加泒糧米船既磽薄載復艱重尤易損壞不得已只得雇覓民船公私勞費日甚一日即計明年全運除歲造外鈌船一千五百餘隻大約用銀一十五萬兩將何取給卷查嘉靖二十六等年各總鈌船數多該漕司會議動支淮安府庫軍辦料銀共八萬九千八百餘兩補造淺船九百二十二隻以濟全運原擬各船候及號之年扣料

補還除陸續解過銀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六兩外尚有未解軍民料銀六萬七千八百餘兩內清江廠欠銀四萬九千一十五兩浙江廠欠銀四千六百二十九兩上江廠欠銀六千一百二十六兩四錢下江廠欠銀八千四十七兩六錢節經查催未曾解到續據工部主事黃扆呈稱查得本廠上年南京江北等五總原領漕運衙門補造新船四百六十五隻該扣軍民料價銀兩除解還外尚欠三萬九千餘兩比因蕪湖廠歲解木價年復拖欠

遂致無銀補還節經移關并呈本部催取分
豋未解及稱蕪湖廠每年額辦清江衛河二
廠木價銀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兩内除各年
已解外尚欠嘉靖二十五年銀四千五百四
兩二錢四分五毫二十六年銀九千一百四
十兩二十九年銀三千六百兩三十年銀一
萬三千六百一兩二錢七分六釐三十二年
銀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兩共銀四萬四千一
百一十五兩五錢一分五釐五毫俱係年例
額銀以致本廠木價日乏借過補造船料日

積且本廠造船歲有定額辦銀歲有定數船
隻既無減免木價豈容拖欠數年之間若非
借貸造船必致稽誤糧運若不呈催誠恐將
來不惟乏銀補解原借抑且本廠缺銀買料
關係匪輕乞要移咨南京工部盡行蕪湖抽
分主事速將前項各年銀兩照數補解赴淮
濟用等因到臣據此屢咨南京工部未見回
報又查得嘉靖三十年三月内漕運理刑司
呈問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民黃某與聶某陳
某劉某聶某陳某黃某陳某某等領出清江
廠工部分司收買楠木官銀侵欺八千二十
三兩有零事發問擬軍徒等罪呈詳前任都
御史應　抄招將各犯咨行江西巡撫都御
史吳　處轉行清江縣監候變產完贓解淮
造船去後今經年久亦未完報又查得嘉靖
三十二年各總衛所奉例減折漕糧三分之
一例該減存運軍辦納料銀已經通行各該
司府照例於各軍月糧内扣抵解淮貯庫聽
候修造船隻浙江總下杭州前等一十三衛
所減存運軍一萬二百九十二名每名該辦

料銀二兩四錢約共銀二萬四千餘兩節行
該省督催扣解又經差委指揮張可仕前去
催促完報不及六分之一江西總下南昌等
一十一衛所減存運軍二千九百五十九名
共該辦納料銀七千一百一兩六錢湖廣總
下武昌等一十衛所減存運軍二千二百六
十五名共該辦納料銀五千四百三十六兩
俱各未到通查各項欠負銀共該一十一萬
二千三百餘兩雖小料大料名色不同然修
船造船支用則一往年漕司尚有積貯一時

缺船銀兩未到尚可那移濟急今查淮安府
庫並無積貯船銀造船日增料銀日負豈不
有誤糧運如蒙 勑下該部一行南京工部
將蕪湖抽分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起至嘉
靖三十四年七月終止儘將該廠銀兩解還
漕司務足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有零之
數一行江西巡撫都御史嚴行臨江府清江
縣各掌印官定限務將犯人黃某等侵欺銀
八千二十三兩變賣家産盡絶將銀傾銷成
錠差的當人役解赴漕司或仍將犯人黃某

等八名解赴漕司監併一行浙江江西湖廣
各巡撫都御史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各掌印
管糧管廠官將前項扣除減存料銀作速催
徵立限完解漕司庶幾不致銀兩缺乏糧船
可得如期修造其於漕務不爲無補
一議庫藏照得各總衛所歳運遇有折色船得
減存軍得辦料每名例該銀二兩四錢解發
淮安府庫專備修船支用係是定規嘉靖十
年因徵欠拖延姦頑作弊該漕司題爲議處
休息船料以便糧運事該工部覆題奉 欽

依通行各該巡撫并各省都布二司嚴督各
府州縣掌印官公同衛所將減存軍辦料銀
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存軍應支月糧銀兩扣
抵料銀俱解漕運衙門寄庫聽給修船不許
仍前拖欠每年終各造冊徑自奏繳及行漕
司知會查考等因今照各府州縣遵例扣抵
者固有而違慢不扣者尤多甚有扣存彼庫
各該官司不知漕運緊用錢糧輙作堪動銀
兩任意那移別用及至行催支取修船即稱
奉有彼處撫按批詳展轉支吾搪塞亦有就

彼造船分文不給致累旗軍賠料修船盡將
行月糧銀償還料客者又有吏胥作弊支百
扣十者又有必須行財央倩囑託方得關支
者又有廠官及該管官假稱使用侵剋月破
者及至旗軍領得到手私債利息公門需索
已費五六矣甚至借貸物料無償隨截料客
在船沿途盜糶正運還債者初意扣糧抵料
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本爲善政豈
知法立弊生不惟扣抵失時出納欠明而公
私上下乾沒侵漁頭緒多端以致船不得如

期造完完亦不得如法堅固漕政廢弛未必
不由於此再照淮安府設有阜積庫大使一
員攢典一名原爲本府歲收錢糧而設其漕
運一應錢糧似難兼管本年五月内臣等選
委高郵州知州姜博會同淮安府通判党淳
船廠把總詹懷世通行查盤造冊訖合無就
於本府内另盖漕運庫一座請給漕運庫條
記添選大使一員攢典一名責令專管看守
漕運一應各處解納錢糧坐委本府管河通
判常川經理不得更委別差仍聽該府知府

提調及通行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
各司府衛所掌印官務將見在存軍料銀不
拘遠年近日儘數遵例查明那移別用者即
行處補月領侵欺者即行嚴追其過期未扣
已扣未完已完未解已解未獲批廻者逐一
查出追究具由回報漕司自後毎年料銀限
十月以裏就差該衛所當年減存催料運官
逐項分別封記解赴漕司驗發淮安府漕運
庫收貯俱聽漕司明文給付修船旗軍赴庫
支領按季塡報循環稽考其各總衛所應支

修船銀兩照年等第把總官查明不必類造
躭延毎衛各造冊給與領運官隨重運過淮
呈遞漕司查明支出委官唱名給散旗軍親
自領去償還料價庶幾宿弊禁革船必堅完
人無嗟怨載入議單永爲遵守
一議舉劾照得漕運毎歲糧米四百萬石額坐
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布政司所屬杭
州嘉興湖州南昌撫州建昌贛州瑞州吉安
臨江九江南康廣信饒州武昌漢陽永州衡
州岳州黄州荊州長沙承天德安東昌濟南

兗州開封懷慶彰德衛輝南陽河南歸德三
十四府幷應天直隸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安
慶寧國太平池州廬州鳳陽揚州淮安廣德
徐州一十五府州毎年派撥各總官軍領兌
運納係是成規一切漕例具在議單但地方
廣遠官品不齊各處徵糧過期交兌違限或
輕齎遲留或行糧落後今年六月糧船過淮
日久各處輕齎席板多未解到若遇一事稽
延未免全幇遲誤雖漕司照例嚴行督催文
移往返動經月餘名該所司奉行完報者固

有而抗違怠玩者甚多緣各官多屬隔省意謂漕司不與舉劾輒以彼處無按批行爲詞往往阻誤糧運年復一年百務隳廢若非立法補救將來運事日益難支查得總理河道衙門因事掣肘奏准將河道有干衙門聽其舉劾況漕運職司錢穀與前項司府州事體相關尤爲重大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爲國家重計值此隳墜之餘乞　勑吏戶二部再加詳議合無將有糧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員職名先於該年九月以裏開報漕司

容臣查考徵兌遲速分別賢否據實舉劾其縣丞州判官等官倒不舉劾者查照往年舊例但遇運官呈稱船到無糧管糧官呈稱有糧無船彼此抵捂容臣即時差官提取對證責治庶幾人心知儆若待類叅不過納米數石又復派取小民指一科十管糧官反以爲利不以爲慮也其有九月以裏職名未到者亦容臣等行彼處撫按將各該掌印管糧官住俸庶幾人心知儆有裨運務矣

一議船廠切照浙江總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原額淺船共二千三十九隻俱用松木五年一造每年該造四百餘隻原無軍三料銀每隻領浙江布政司民七料銀七十三兩相兼底船成造若底船全者運貼軍辦料銀一十五兩拆卸者貼銀二十兩無底者貼銀二十四兩先年因未立廠各衛關料俱於蘇州府地方雇匠四散打造多被官旗通同匠作侵欺料價板薄釘稀駕不經久至嘉靖三年間該浙江巡按御史歐珠建議行漕司勘明題准於杭州設廠團造委指揮一員把總其事

仍行工部抽分主事帶管近年以來訪得彼處商匠包攬勢豪強賣釘灰木料倍取價值惟知射利不恤漕船造不如式限未及期多有損壞弊出百端難以枚舉但緣漕司遠隔不便稽察而人情不知警畏妨誤漕運莫甚於此近值倭寇擾亂地方未靖起運必須如期造船宜革宿弊矧今該廠弊端日增漕船日廢臣等受茲重寄寢食未遑爲今之計若不改建船廠嚴加督察銀兩耗費愈多糧船損壞益甚臣等查得儀真臨河嘗有補造船

地空濶堪以該廠况浙江買木必由儀真經過合無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行令先期通將民七料銀解赴漕司照例發淮安府貯庫該總將杭州等一十三衛所年例及號淺船今年運回就令押空船委官駕至儀真灣泊將原設浙江廠把總官改於儀真新廠駐劄仍於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各取能幹不拘千百戶一員在廠督造查收底船關領料價收買木植等料把總提調關防禁革姦弊召雇匠作如法打造刻期歲裏工完過年照新

例叅究降級每五日一次開工數報漕司船完給旗領駕裝運過淮印烙每年將造完船號旗甲姓名用過料價數目造冊呈報漕司查考庶幾錢糧不致侵漁運軍得免困累矣

一議職銜照得永樂年間初設漕司平江伯陳瑄實領其事又該副總兵官每年起運前往江南等處水次催趲方面有司等官體統相臨遵守法例糧得早趲運無後期成化初年始改都指揮同知袁祐充叅將註在錦衣衛帶俸代理副總兵事名目雖異體統尚存自後郭鋐周璜張洪温和莊椿梁璽王玉張奎劉璽相繼叅將照舊在錦衣衛帶銜支俸後至嘉靖十三年叅將萬表循例陳乞錦衣衛帶銜以便催運彼時止查張奎劉璽奏乞帶俸係沿正德年間弊政題奉　聖旨錦衣衛係近侍衙門不許濫入以後都照這例行欽此近今推任叅將止在原任都司列銜以致都司視爲寮友各府州縣目爲都司體統盡廢約束難行叅將遂不復往江南止駐瓜洲催儹再照湖廣等一十二總各該把總一員

先年俱用都指揮或署都指揮近年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把總如江南江北直隸衛分尚可行事至於湖廣江西浙江山東四總皆有都布按三司視爲下僚多方裁抑衛所有司各官效尤抗慢催趲糧運徵處船料取撥官軍事多掣肘近因例限嚴明河道艱阻臣等猥承重寄勉圖稱報須得體統稍異政務易行今思錦衣衛係近侍衙門奉有
明旨不敢輕議查得京邊叅遊管領人馬一枝多有蒙恩得帶府衛者漕運叅將奉有

勑諭協同漕運兼守淮安較之京邊叅遊帶
府衘所管事體尤重乞 勑該部詳議查照
京邊叅遊帶府衘事例擬議上請准令漕運
叅將亦帶府衘仍照先年前往江南浙江等
處水次往來督催各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
悉聽稽查依限交兑如有徵兑過期誤事者
輕則量行責治重則指實叅行漕司奏請譴
罰其湖廣等四把總并加查勘見在各把總
賢否内有稱職及曾經保薦者量陞署職若
不相應更調别用另推真署都指揮充把總

官令得與都布按三司頡頏行事以後推用
叅將并四都司把總照例題請施行庶體統
正而職業修舊規復而漕計有裨矣

一議江閘案照先據直隸揚州府申准管河通
判吳景晨牒奉漕運衙門會劄前事仰勘瓜
洲花園港一帶通江官河始自何年開挑行
船後於某年因何淤淺不通今欲疏濬建閘
通運人情事體有無利便再查瓜口閘是否
即係花園港一帶河道新置緣何關閉不通
瓜儀地里相去不遠何故儀閘通舟如故而
瓜閘旋與旋寢豈河形曲直不同易於走洩
或地勢高下懸絶不便啓閉抑閘座建不如
式難於放船或人情利於盤剝多方沮撓遂
一詢訪叅酌根究務使停當經久可行不徒
如昔年糜費錢糧仍備將瓜儀各地形閘座
模倣圖畫并工力錢糧事體難易明白開具
呈繳施行等因奉此依奉親詣瓜洲督同本
鎮廵檢王定壻官袁文學王世方拘集槩鎮
年高知因老人保正徐寵等各到官帶領步
算水手人等前至西花園港從江口由港内

水路逐一舟行踏勘直抵鎮西陳家灣東時
家洲越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路道
環繞水流平緩其上河與下港地勢雖有高
低並不陡峻設若就彼建造閘座使江南糧
運由此上閘出於運河北行以免車剝之難
誠爲經久之便隨審徐寵等各稱本港先年
曾有石閘相因到今已廢年久樁石等件無
存遂被居民占爲田地墳宅莫考所自本職
復又登陸步履踏勘得越港以裏舊廢閘座
迤南居民侵占港身開田葬墳起蓋房屋約

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此去即通港水若建閘之時仍將港身兩邊民占田塚并臨河房屋量價承買歸官其間灣曲之處亦要開濬舒暢以所挑港土幇為隄岸兩邊礙路樹株亦用伐去向後另於隄内新插柳樹甚有濟於漕儲及照儀真通江閘座探得彼處運河響水閘地勢直抵江口僅及五里水平共低六尺大約二處以地勢計論則花園港北之通江閘座似為相同而潮水遇長上下俱平再照瓜口閘設於各壩之外緣非花園港一帶河道彼時設閘盖為攔潮糧運雖由此閘而進未免仍從各壩車盤徒費錢糧無益糧運合無將花園港上首以時家洲越河為頭閘詹家橋北二里設為二閘橋南二里設為三閘江口入裏設為四閘比照儀真事體建閘四座每遇二月初間糧運通行開放至軍糧過盡即為封閉外加土壩築實毋容走洩水利其往來民貨船隻照舊各壩車盤庶幾鎮民不妨生理而每年運船得省車盤之費不知其幾合用[illegible]糧工力畫圖貼說備

由牒府回申在卷案照先據鎮江衛運糧指揮關宣呈稱瓜洲原有花園港通江官河年深淤淺堪以挑濬設閘通船有益糧運據此已經會行本官踏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所申花園港原係通江官河從江口直抵鎮西時家洲越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先年曾有石閘今廢年久椿石無存及勘得舊廢閘座迤南居民侵占港身開田葬墳起盖房屋約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即此可驗舊港形跡原非民地因淤年久遂被居民占業并臨河房屋量為出價歸官比照儀真建閘四座以通糧運以免車盤誠為漕運無窮之利盖緣瓜洲各壩居民圖利隱蔽官司遂使每歲漕糧二百餘萬石運船五千餘隻勞費財力耽延稽阻指揮關宣世居鎮江見聞眞切特舉此議又該通判吳景晨躬詣水陸踏勘明白相應議處但所費椿石工匠人夫錢糧未經估計查得先年建造瓜石閘一座動用漕運官銀一千三百餘兩以今四閘論之約計用銀五千二百餘兩并給買臨港民占

原地開濬幇隄栽樹修葺等項再約用銀五六千兩共計該銀一萬一千餘兩約計每歲江北浙江下江等五總過壩正耗糧米二百餘萬石每石合用盤壩脚米一升共用米二萬餘石折價每石四錢值銀八千餘兩以兩年車盤之費足勾創建四閘之用前項銀兩暫借淮安府庫漕運官銀支出專委南河工部郎中監督分委廉幹官員管領若官爲採石責令往來船隻附帶不無耽延歲月工程難完相應召商并木鐵灰麻一切兩平收買

雇倩人夫從内及外次第建造不勞民力不歛民財候下年查將各總原該過壩脚米扣銀補還數足停止再照四閘相去不過十里合用銓選閘官一員閘吏一名總司啓閉每歲二月間糧運盛行開放止許官糧船行禁止民載不得出入至七月内糙白糧盡即爲封閉其往來民貨船隻照舊各壩車盤候十月以後各總回空糧船到閘却又開閘放出庶使船無停滯糧無盤剥而盜竊侵漁之弊亦盡革矣

一議行糧據直隷滁州等衛所運糧指揮等官崔文漢等呈稱泒兊江南等處糧米見運官軍該支行糧蒙帖淮安府常盈倉支給該倉回稱見在糧銀儘放淮安等衛官軍無糧緣由前來據此隨據該府申蒙管倉戶部陳主事牌開節蒙漕司坐泒淮安等衛官軍行糧俱赴常盈倉全支除將在倉糧銀儘數放給外查得該倉原額麥糧七萬六千六百石内有淮安府未解糧四萬八十餘石常州府未解糧六千三百一十六石四斗一升揚州府

未解糧四千三百六十一石六斗七升各稱災傷延捱不納除將滁州衛以後支糧均帖申繳漕司乞爲改撥別倉支領等因備申前來爲照運軍行糧乃沿途食用若或耽延未免艱食正糧病運掛欠已經題奉 勑諭内便宜處置事理將滁州等衛各幇官軍行糧照依上年事體改行臨清倉支今各府州縣徵解不前往年漕糧減折行糧數少未甞告乏近年全運行糧支多况改倉支領亦稱乏糧文移往返耽延誤運查得戶部議單内開

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
所俱於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官軍就於兌
糧水次倉關支惟江北鳳陽等二十二衛所
官軍俱於淮安常盈倉關支等因查得每年
全運用行糧大約八萬餘石內除泒兌淮鳳
揚州三府并山東河南領兌者約用行糧二
萬五千餘石應合照舊常盈倉支領若江南
兌糧官軍約用行糧五萬五千餘石卷查嘉
靖三年漕司議將蘇松等府起運鳳陽等倉
糧四萬六千石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

一萬一千石俱免上倉就令民戶運赴本處
水次聽監兌等官隨正兌支給江北二十二
衛所官軍行糧并行淮安等府將原上常盈
倉糧四萬六千石改運鳳陽等倉上納以抵
蘇松等府原納之數已行一年官軍稱便止
因各府不恤漕軍未遂拖延隨申復舊常盈
倉支適今河道煩難地方警擾漕運為重刻
期過淮過洪無容官軍延緩凡可速運事宜
即應隨時改定合無仍照嘉靖三年事例將
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

陽等倉抵補蘇松等府原納鳳陽等倉之數
却將蘇松糧米存在水次動給領運官軍行
糧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
亦留本府水次聽江北等總官軍隨糧關支
再照浙江湖廣江西南京南北直隸各該水
次支給行糧俱要各該衛所印信文冊以致
往返留難科泒百出守支官旗指以造冊經
過各衙門使費衛所軍多者百十餘兩少者
不下六七十兩此皆軍士骨髓相應通行前
項南京省府只遵照議單事例每正糧三十

石七斗二合作軍一名給行糧三石每運官
一員亦給行糧三石填入原給勘合同照中
間軍糧雖稱灑泒逃故船非人力決不能行
只照運米支糧庶免旗甲沿途包賠雇工科
歛大弊如糧支不盡仍令民戶運赴原定該
倉交納若水次拖延上倉遲緩俱照議單內
嚴處軍糧以速起運事例定將經該官吏叅
問住俸降級以為怠職誤事之戒庶民免上
倉勞費之難軍免造冊科歛之累

一議分總切照漕運一十二總其江北等一十

一總軍船多者不過千餘隻少則八九百隻催儹起運交納船回易得速完惟浙江一總原額官軍二萬一千八百餘員名淺船二千餘隻比之各總數增一倍況溫台寧處金衢等衛所離省寫遠船回寄泊杭州河下官軍俱各回衛把總官在京催督完納每至歲暮方得回南又該分派水次交兌雖在浙江一帶而溫台等衛所相去水次路遠一官勢難徧歷往往領兌愆期況今地方倭寇擾亂徒有統攝虛名全無綜理實效至於查補逃軍

督驗修船止憑文移委官催促往往返動經旬月姦頑恣肆任意延緩盜糧侵料弊端百出不能悉舉且如連年掛欠京通倉糧每至二三萬石那用扣省羨餘等銀亦不下二三萬兩追補雖嚴拖欠如故年復一年通關未獲比之別總積弊尤甚蓋由總屬軍船衆多錢糧浩大是以一把總官關防照理不周所致若遇才力罷軟愈見廢弛臣等查得江南原屬一總比因軍衛隔遠難於鈐束曾於嘉靖四年間該漕司會議題准分為上江下江二總各設把總官管理至今稱便別今浙總軍船日漸凋弊若惜一官不分為二將來廢壞難以救藥合無比照前例將該總原屬杭州前右紹興三衛湖州海寧嚴州三所共額官軍九千九百八十九員名淺船九百餘隻運糧三十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一斗三升八合分為浙西總寧波處州台州溫州四衛金華衢州二所共額官軍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員名淺船一千一百餘隻運糧三十六萬七百七十九石二斗二合分為浙東總添設把總官一員分理庶催儹易於責成起運不致遲誤

一議旗船據清江造船廠把總指揮同知樂鎧等呈備鳳陽直隸管廠千百戶呂東等呈稱留守司江北三總鳳陽淮安揚州等三十衛所年例改造淺船共三百四十五隻合用料價除民七料銀外每隻該軍三料銀三十五兩共銀一萬二千七十五兩內廠造船一百八十一隻該銀六千三百三十五兩係各衛廠軍辦納就將各軍月糧查支扣解惟旗造

船一百六十四隻該銀五千七百四十兩俱在各衛減存軍辦料銀內支給先年在庫料銀有餘足備支造近緣漕糧奉例全運減存軍少料辦不敷縱有臨時減折料亦不多其廠辦料銀又因連年災困月糧無支往往拖欠每遇改造急缺料價只得呈借庫寄別總衛所修船料銀時值庫藏空虛無料可支責令廠官賒料借造往往借貸不前經年隔歲不得報完以致見運缺船裝載況新例嚴明參問降級深為貽累呈乞轉達議處等因到

臣查得清江廠每年額造中都江北直隸南京等總淺船五百五十二隻四分內南京總船二百七隻四分內廠船料價出於南京户兵二部鹽引柴薪銀兩旗船料價出於南京總各衛允運江浙三總輕齎銀兩扣充造船不致妨誤惟鳳陽直隸衛所旗廠料銀不能依期解淮蓋廠料原有餘丁貼辦月糧抵扣今因連歲災傷糧無見支差役繁重丁無空閒遂多拖欠其旗船料銀又因全運衛無減存軍無辦料而年例船料勢不容緩每遇改造告急只得借支別總邢東補西苟圖完事旗船未及告完別總又復取討紛紛呈告無從支給有將行糧月糧盡數包賠者有將允運官糧暗自賣償者官軍受害公私俱弊年復一年疲困極矣臣等猥受漕運重寄豈容緘默除廠造船料暫時遲緩尚可照舊於各廠軍月糧銀內嚴行扣抵追解外所有旗船料銀五千七百四十兩若專靠減存軍料一遇全運修艌尚且不敷成造焉能濟用查得議單內一款溥關利以及百姓內開自嘉靖

十四年為始輕齎銀兩除一六照舊外二六者原餘米二斗六升減去二升止徵二斗四升折銀一錢二分改為二四輕齎扣留銀一分解寄太倉庫以備修河之用今查江北直隸中都三總衛所遞年全運額派允運正糧共八十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八石六斗五升六合內除山東糧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二合係一六輕齎免扣其江南本府州糧七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二石二斗二升四合內除三分通糧外實該七分

京糧五十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石五斗五
升六合八勺每石該扣由閘解部銀一分共
銀五千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七分五釐五毫
六絲八忽比與旗船額料止少銀四百五十
二兩三錢二分四釐四毫三絲二忽仍於減
存軍辦修船料銀內補支若將此銀起運過
淮照數扣存寄庫以作各衛旗船料價之需
比與南京總衛扣用三四輕齎造旗船事體
相同合無自嘉靖三十四年為始將江北直
隸中都總下衛所兌運二六輕齎內該交七

分京糧每石扣銀一分發寄淮安府庫聽造
旗船支用其該京糧扣銀一分似應免解如
此庶年例旗船不致無料妨誤而見運修船
亦免累軍包賠乞入議單永為遵守

一議軍夫據直隸儀真揚州高郵淮安大河邳
州徐州徐州左八衛各申稱本衛地方逼近
河濟南北衝要每年凡遇進貢進鮮等船合
用軍夫俱於各所雜差內借撥應付一年輪
差不過二三次軍不告勞近年有南北過往
不分大小官員船隻不顧地方連年災傷軍
士京操漕運剿賊防倭城操巡捕尚且逃亡
數多差撥不敷動輙發牌抄催逼要軍夫軍
牢吹鼓手一時答應不前即便綁打職官百
般凌辱及至典賣衣糧忍痛雇倩應役又遇
前途缺人更替帶過數站剝衣絕食苦不可
言見今淮大二衛吹鼓手死亡在途者甚多
又有各帶光棍隨船充軍牢吹手逼勒折乾
稅糧之意即今衛所困疲軍伍蕭條矧地方
多事東境海洋未靖西界羣盜未殄見蒙點

選召募征操合無將過往使客官船取用軍
夫軍牢吹手盡行裁革少蘇十分困苦等因
各到臣及臣往來淮安兩城及鳳陽等處節
被軍餘男婦沿街哭訴情實可憫據此查得
節年題准事例凡遇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
貢進鮮等項州縣人夫上水二十名下水十
名其餘公差人員上水十名下水五名驛遞
俱有關文上水驛五名所七名下水驛三名
所四名有驛無所有所無驛上水十名下水
八名其過關米館驛上下水俱二斗遍運所

上水四斗下水三斗一船止支一關支驛者不許支所支所者不許支驛節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為照每年進貢鮮品并龍袍御用物件等項關係國家重務經過軍衛自應撥夫拽運送過一程即回生理至於過往使客人員中間守法考止照關文應付有等勢豪罔遵國法或一人乘坐數船或一船齎執數關沿途吹打響器虛張聲勢每到一驛聽信船頭撥置多方需索恣意誅求既有州縣驛遞人夫應付又要軍衛撥夫又要軍牢又

要吹手又要折乾及查各衛原設答應軍夫數亦不多逃亡過半過有公差却將雜差餘丁輪撥日無休息貧軍負累委的不堪各衛所申前因實係下情困苦若不查處深屬未便除冒濫關文照例裁革外緣臣待罪拊循地方目擊其艱豈忍坐視如蒙乞　勑該部詳議合無出榜通行撫屬軍衛有司驛遞衙門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應付外其過往使客不分大小官員船隻如有前途發牌行令軍衛抄牌

者通行禁革不許抄牌應付軍官敢有阿意奉承者一體治罪干礙應參人員聽撫按衙門參奏施行其各衛原設答應軍夫盡行裁革仍令該衛將見在人役僉補操運如此庶法令嚴明人知警畏驛傳肅清而地方免騷擾之弊矣

一議俸薪照得江北地方設臣巡撫都御史一員并管理南河工部郎中一員漕運理刑刑部主事一員督造漕船工部主事一員淮安徐州管倉戶部主事二員徐呂二洪管洪工

部主事二月沽頭管閘工部主事一員俱帶有家小駐劄淮徐府州地方公理事務各官應得俸薪等銀米俱是差人齎文赴京各該部院關領係是舊規如臣本色食米一石照例每月於淮安府支給其管河郎中等官八員每年該支本色米九十六石計算公私之費四百餘石方得九十六石至京通計兩直隸十三省各有京官帶家小駐劄行事者每年食米不下一十餘石俱應查照臣例就於各該地方存留糧或別項官銀內支給似於

京儲頗有便益其折色俸銀并折絹折布等
項一體查照在京則例亦於所在官司應解
戶部銀兩內支給再照臣等九員該柴薪四
十二名該銀五百四兩相應就於所屬四府
三州各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丁齋夫銀兩
內支給有餘查扣解還兵部少欠本處贓罰
銀兩補支通計兩直隸各省不下六千兩俱
應議處不惟解戶收頭糧長免於徵解各官
亦得就近支用殊為兩便如蒙乞　勑戶兵
二部詳議凡京差官員帶有家小駐劄行事
者本折俸銀并柴薪銀兩一體隨任支領庶
幾官司得省文移而小民亦免勞費矣

戶部會覆

一議職掌云云

前件查得海寧衛今領軍船原係杭州前等
衛所應領之數先該浙江撫按官奏戶部題
准行令會處退還今却不退還將糧米灑派
甚非事體相應行漕司會同浙江巡撫將海
寧衛四所運船照舊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
軍領駕或量派該總堪加衛所使衆輕易舉
海寧衛掛欠糧米作速追補完結其鎮海太
倉蘇州三衛運船照舊上運行巡撫官另議
防守仍行各該撫按司府等官今後事干漕
運務要聽漕司處分不得侵越違者聽戶部
及該科叅究

一議逋負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一行各該巡撫將前項料銀
嚴督有司軍衛催解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
廠各年拖欠木價上緊解還一行江西巡撫
將黃某等侵欺銀兩追究解淮或將犯人照

數解淮監併

一議庫藏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添設庫副使一員專收漕司
錢糧其出納仍聽淮安府掌管不必另項委
官其司府衛所料銀查補解報驗發收支悉
照所擬施行違者聽漕司叅究

議舉劾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舉劾其兊運船米遲誤彼此
抵捂者徑行監兊官會同巡按就近提問

一議船廠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將浙江民七料銀如期解淮
貯庫浙江廠把總官改於儀真新廠駐劄其
餘事理俱照所擬施行

一議職銜云云

前件看得漕運叅將先年原無五府帶銜而
錦衣衛帶銜事例又有奉　明旨不許濫入
俱未敢輕議合照舊銜充叅將管事各處既
有監兌主事會同巡按御史行事叅將亦仍
在瓜洲催儹不必赴各水次軍衛有司運誤
船糧者俱查實備行漕司叅究其把總官既

稱事多掣肘聽兵部於見在領運官內查推
資望相應諳練運務者陞都指揮以便行事
年淺不堪者不得一槩濫及

一議江閘云云

前件看得建置花園港閘既係古昔閘座且
有利漕運相應依擬閘成通舟之日漕司移
咨吏部銓選閘官一員徭閘吏一名禮部鑄
條記一顆以司啓閉其餘事體俱照所議行

一議行糧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自二十四年爲始將蘇松該
上鳳陽等倉糧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俱
留在各水次隨正兌給運軍作爲行糧支不
盡者責令民戶運赴各該倉交納將淮安府
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陽等倉
抵補前數但淮安常盈倉糧改上鳳陽則百
姓添一番脚價之費蘇松常鎮改上鳳陽常
盈倉糧留在水次百姓可免解納之難相應
行漕司調停量扣有餘以補不足使不偏累
其拖延叅究勘合回照悉所擬施行

一議分總云云

前件相應依擬將浙江總分爲浙西浙東二
總各照所開衛所管理除見任把總管理浙
西總外兵部再推一員管理浙東總事

一議旗船云云

前件看得造船料銀各有出辦舊例今稱留
守司江北三總旗船無軍辦料要將二四輕
齎扣留銀一分免解部發寄淮安府庫聽造
旗船查得先該戶部議濬閘利以及百姓將
輕齎銀兩二六三六者各減去米二升各扣
留銀一分是前銀一分原議免徵以寬民力

非解戶部之數也三十一年該漕司題稱前
項輕齎雖經通行減徵節據揚州等府猶徵
在官別用要自三十二年為始將二四者仍
改二六三四者仍改三六每米二升折銀一
分共銀二萬七千餘兩解發淮安府寄庫會
同總理河道衙門查河道夫役係極疲州縣
編僉者量減數名將前銀添雇該各衙門會
議依擬仍候年豐地闢逃移復業夫役可辦
之日漕運衙門酌查應否減徵緣由具奏另
處是前銀一分已徵作修河夫役之用有何

可以扣存但查前銀雇夫修河係一時權宜
若以之修船亦非事體合行漕司備查前銀
徵過若干河夫用過若干存剩若干如果無
軍辦料暫准扣留五千二百八十七兩零權
作修船之用如原辦夫州縣果然民力稍蘇
仍責照舊出辦及或又有減存料銀前扣留
銀五千二百八十餘兩支用不盡者通收貯
庫年終一體解赴戶部作正支銷　已上俱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該戶部等衙
門尚書等官方　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這漕運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一議軍夫云云該兵部另覆合候　命下移咨
南直隸撫按衙門出榜通行所屬各該衙門
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
夫悉照舊規應付其過往使客及大小官員
船隻如有發牌行令軍衛應付者通行禁革
不許應付違者一體治罪干礙人員悉聽撫
按糾奏施行各衛原設答應軍夫通行裁革
仍令該衛將見在人役僉補操運等因嘉靖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子少傅本部尚

書聶　等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
欽此
一議俸薪云云該戶部另覆合候　命下本部
移咨總督漕運都御史鄭　自嘉靖三十四
年為始將前項各官各每月應支食米聽於
各駐劄地方司府存留糧米內支給其巡撫
鳳陽都御史及各官折俸折絹折布等項俱
照在京則例各依品級於所在官司應解本
部或地方存留及庫貯官銀內動支給與部
屬等官三年一年差者以各該年分滿日為

止餘月仍俟赴京給領各司府將給發過銀數呈部以備查考此外除山陝宣大遼薊等邊原無解部銀兩及本色米不便仍舊在京關支外其餘但凡京差官員帶有家小駐劄各地方行事者俱以到地方之日爲始一體在外關支本部及工部等衙門將各官在京原支俸給扣出不必造支其儹運郎中監兊主事等官但係不帶家小及不係一年三年差者仍俱在京關支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另覆合候　命下移咨部院凡有差出官員帶家小駐劄行事者轉行各該地方查照各官應得柴薪自　命下之日爲始就於附近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丁齋夫銀兩有餘照舊解還本部少欠以本處贓罰銀兩補給如遇回京截日住支仍於本部關領年終通將各官支給過銀兩并解部各數目備細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惟復止照舊例仍於本部關支伏乞　聖裁緣係儹運糧儲及奉欽

依該部知道事理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子少傅兵部尚書聶　等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題爲懇乞天恩廣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事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切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爲賊蹤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内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

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旣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勦便夫各路之軍威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旣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容令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略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霑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其見今從賊者亦乞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

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

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
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
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
爲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得言招撫事竊念
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爲名凡盜賊應勦應撫自
合條畫奏聞恭候　聖裁臣愚無知言似迂濶而
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如蒙乞勑該部
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再乞斟酌擬議上請定奪施
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息肩之日
臣愚幸甚地方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案呈到部看得漕運
侍郎鄭　題稱倭夷入寇多是中國之人爲之耳
目又皆麤豪勇悍之徒恐棄故鄉翻從異類出沒
海島莫可蹤跡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
心之憂貽害不小乞要行各該撫按官於白衣中
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略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
勇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捕盜殺賊立有功
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仍要將從賊者許令歸降
送還鄉土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
用情願報效者委用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功

績亦與叙遷及又稱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累
遣信國公湯和等各宿將防勦卒乃遣南雄侯趙
庸招撫巳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宣諭至洪武
二十五年以後始得安靖乞要臣等詳議施行各
一節爲照本官博雅老成究心時務習知　先朝
故典故言似迂濶而實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每近
人情所據包荒含垢以消其黨與不爲無見相應
議處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尚書張　查照節奉
欽依內事理復叅以侍郎鄭　所陳或勦以示威
或撫以示恩或廣招徠以示無外之度此　帝王

之師仁義並行之道也無得拘泥故常坐失事機
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太子少傅本部
尚書聶　等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修築城寨疏

題爲剿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後患事照得
通州等處倭寇登岸焚劫地方臣於本年四月初
六日前赴揚州府駐劄調遣各路官兵征剿仰仗
天威陸續擒斬倭寇首級姦細賊盡退遁地方稍
寧緣由節經具本題知伏念臣待罪海防奉職不
效致厪　聖慮罪復何辭切照撫屬地方沿江沿
海去處南北動經千餘里揚州府泰州泰興興化
儀真三縣淮安府海州鹽城安東贛榆三縣及要
緊市鎮瓜洲東西海所雲梯關洋麻港廟灣並無

賊寇侵犯如皐縣賊雖至而縣治官民房屋通無
損傷海門縣縣署儒學俱存民居被燬僅百餘間
惟通州城外被賊焚刼受害爲慘臣於五月二十
一等日歷詣如皐縣通州海門縣及狼山等處撫
處被寇人民隨據分守通泰叅將梅希孔呈稱差
人探報狼山掘港呂四等處江洋海洋並無倭寇
蹤跡地方寧息等因到臣就行閱視城垣設置兵
船分布官兵戰守防禦即今軍民安堵秋苗布種
除將有功失事人員劄行該府推官劉起蒙查明
候覈實另行外再照通泰二州城池高深堪以防

守如皐海門二縣與通泰二州相爲唇齒原未有
城相應創建內則聯絡通泰外則葆聚鹽場且於
淮揚二府亦有藩籬之固臣督同如皐縣官吏師
生父老看得縣治東西之長倍於南北南北各設
二門東西各一門似於堪輿家未便再三周視形
勢東西宜照舊關廂爲止迤北地形卑下且多墳
墓河道斜衝難以展開南面地勢平曠畝澮縈繞
相應開拓與東西相稱定擬圖城徑一圍三相距
各二里零十分一里之四共二十四分圍計七里
二分共七十二分止設四門每門各設窩鋪三箇

共一十二箇及看得海門縣城基酌量形勢相應
南北之長倍於東西舊有南門城樓必須仍用勿
勞改作庶避石橋又得第二層流水爲濠頗省工
力大約城周圍五里半通計五十有五分前面東
南西南角爲圓形後面東北西北角爲方形已經
牌行該府縣勘議估計外泰興縣臣雖未至但據
該縣士民呈禀地臨大江形勢險要倭盜出沒無
常亦要築城有備等情至於海州鹽城縣雖有城
垣節年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掘港呂四等場近
海地方寨堡墩臺亦應修築前項合用工料人夫

俱因地方災傷錢糧匱乏無從取辦已備行該府
勘估去後若非先行具奏奉有　明旨亟圖修築
誠恐今秋明春倭奴窺伺無以保障地方如蒙伏
望　皇上軫念邊海財賦重地漕運要津乞勑該
部從長計處動發錢糧及時修築剋期成功庶使
海上百萬生靈咸知朝廷惆念不恤財用必欲築
城修堡預防寇盜莫不還鄉復業趨事赴工人有
定志而有司各官亦知仰體德意先期經理矣地
方幸甚臣愚幸甚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進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議覆合候　命

下移咨本官行令各該州縣廉幹正官務要多方
設處或勸貸富家出給工食或借倩貧民暫勞筋
力相度地方緩急漸次修築其餘不敷之數亦聽
本官將可緩錢糧下量行動支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

瓜洲築城疏

題爲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
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尚書兼右都御
史張　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江又密
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運道經由南北要地
近年倭賊深擾若使由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且
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衆萬一有
警非惟商民被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
庶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
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

敞原隰寬廣於河道兩岸築立營堡二處牆墉堅
峻中可容衆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
瞭望稍如城式垛口戰格將臺米倉俱各齊備平
時議立參將或守備官員量撥軍兵操練把守以
揚軍威遇警拒戰倉卒之間民或奔走可以依歸
似爲要衝切務其在此時尤當亟舉仍將督行過
緣由并計處過錢糧工料一併咨報等因又准操
江都御史史　咨稱瓜洲一鎮切近留都下接海
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寔南北要害之地原無城
郭以障衛之況今倭寇猖獗動輒垂涎以爲口實

盖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在繁華易以誨
盗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不及時設置
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便巳經行
仰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用
工價銀兩作何處辦查得北虜入寇近年北直隸
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在於城市鄉
村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
治之但此地土埂一經風雨輙至圮壞須得甎石
乃為經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體無礙方
可施行去後浴煩會同督行議處等因前來案查

臣先歷詣揚州府議得瓜洲應否築城築堡防禦
俱行該府及海防道併勘去後續據該府回申行
准本府瓜洲駐劄同知唐鉞關稱看得瓜洲雖名
一鎮實運道襟喉留都門戶況當倭寇陸梁海堧
容邇其為危急實可寒心節奉部院明文勘議建
立城堡無非為保障地方計盖成大事者不惜費
不一勞者不永安築堡不若築城雖費而有益考
之前誌唐宋皆嘗有城雖遺跡不可考而今城隍
廟尚存則其驗巳但原估城牆過於高廣故費亦
增加不無可減省者又經本職熟計深思周咨博

訪連日督率經歷晏鈗及諸鄉耆保甲長知因人
等親履地址均股較量鳩算工材曲微備悉輿情
允協衆論僉同比之原估計減三分之一務在堅
緻不徒觀美期於有成不至浮費雖於民居微有
損而實有大造於居民非惟於運道無少妨而實
所以保固夫運道及照即今倭患方滋事勢已迫
若非速為經理誠恐議論定時事巳無及居民財
貨姑置勿論如地方何如國計何等因及丈量城
圍七里九分九釐設城門四座各上盖廠廳三間
周圍窩鋪八座并隨鋪敵臺水關二座減水閘小

水關通江閘小水關逐一估計合用物料工食銀
共計二萬九千六百兩有零備細開關到府准此
卷查先蒙巡撫并操江衙門牌劄俱奉巳經行准
本府同知朱裒議稱該職督同千戶方矩經歷晏
鈗拘集縣鎮保甲長耆民顏鵬等議看得該鎮築
城於留都藩蔽益固漕運襟喉無虞又奚止全瓜
民一鎮而巳估計用銀四萬八千五百兩有零開
關到府准此議復聞奉巡撫衙門劄付准總督軍
務衙門咨又經行准同知朱裒關看議築城費用
甚多又恐於民居有損且恐於運糧有妨今蒙議

建設二堡誠爲簡便合於江岸鎮之東西各設一堡旣以保障江關亦以護衛本鎮或遇倉卒有警居民亦得依歸估計二堡共用銀九千四百兩零等因關府准此隨該本府看得同知朱袞先議築城估用銀四萬八千五百兩零今議建堡估用銀九千四百兩零比與建城之費果爲簡便但跨水築城則運或致有妨而且難料其堅久恐非可成之工省費築堡則官軍雖云可恃而未必足以容民恐爲無益之費必須從長計處方垂永久又經關行同知唐鉞覆勘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同知唐鉞關稱覆勘過瓜洲鎮應造城垣不必築堡一節爲照瓜洲之地誠爲江淮喉舌維揚門戶仰蒙總督撫操衙門議行本府築該城堡但築城立堡均爲保民而利害較量不可不審今欲於該鎮東西各立一堡較之築城之費委果輕省但該本府知府吳桂芳細詢民情皆謂民之所以相保原以妻子居室財貨今空立一堡內無井泉薪米房舍即一旦有警則北走府城南渡鎮江家口財物一葦可航孰肯入此空圉之內以蹈坐困之計言似有理至於築城之議該鎮居民一向不願本府屢次

詢問輒據告稱壩多土薄不惟有妨運道抑且多礙居民衆口嗷嗷從違不一故本府遲回數月不敢定擬頃該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會同同知朱袞督同江都縣知縣周思久并原估經歷晏銑等周原相度自朝至昃或登陵阜以審其形勢之高低或測井泉以觀其水土之厚薄內經五壩外覽大江蓋該鎮雖近閼江潮然擘自古昔實是土厚水深掘井者動經二三十丈而後得泉此其非浮洲淤沙所積可知也五壩分建內多支河以城包之於中似屬駭聽但壩基支河皆在民居之內而今築城基正包民基之外就民間田園挑築爲城基址本固且環民居之後初無拆毀之嗟椽之地利人情宜無甚拂其兩港運河雖官民糧運船隻之所必經若其上止作天橋兩傍城頭相峙不必關閘則於船隻往來自無阻礙遇有警急則或橫鐵索木筏以當關或囊土壅水以拒敵誠固國之要誼扼險之良圖也居民之所以謬稱不便者蓋蚩蚩之民慮恐官府不肯出財將取給於該鎮軍民商賈之家故爾嗷嗷執訴近該知府吳桂芳明白曉諭必不分毫科及於民以故始有欣欣然樂

從之念今同知唐鉞再行細估又經減去原估三
分之一止用銀二萬九千六百一兩四錢九分八
釐則所費益省而大工益似易就矣竊詳本府所
屬如泰興如皐海門雖係縣治然無城之害似尚
止於一縣至於瓜洲漕運咽喉南北孔道比之三
縣尤爲要害今三縣無城者巳蒙　聖恩俯允版
築就次而瓜洲重地隄防鈌略尚有可慮乞行本
府先將應用錢糧工力逐一再悉愚誠議處申奪
以俟本院題請施行等因據此除臣移咨總督軍
務衙門外會同操江都御史史　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劉世魁莫如士議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
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
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
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公同同知唐鉞朱袞先後
踏勘丈圍城基估計合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
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看得吳桂芳所議瓜洲築
城視海門如皐泰興三縣尤爲要重及咨訪區畫
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洲雖江北地方實南
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務衙門裁酌均派
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但恐江南倭寇

猖獗供億不貲無暇及此如蒙　皇上裁察勅下
該部再加查議容令臣督行海防兵備道叅政該
副使張景賢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即便多方措處
錢糧調集夫役定委該鎮駐劄同知唐鉞總理選
委屬官分督趂今江北倭情稍寧畫地分工剋期
修築事完之日將完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
奉有　明旨臣等宣布　聖明愛護生靈保固地
方之意庶幾官有法守民有定志築城鑿池計日
就緒可以壯形勢而愼封守禦暴冦而讋戎心矣
其議設叅將守備操練軍兵防守事宜待城完總

督軍務衙門另議外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議覆看
得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
世魁莫如士等會題稱揚州府瓜洲鎮水陸孔道
南北要津即今倭冦爲患無城捍衛乞要築城以
保地方一節爲照事貴預圖有備無患今以瓜洲
巨鎮襟帶諸省拱護兩京人煙庶繁貨財聚集況
當糧運必經之地又值倭夷猖獗之時乃無城郭
障衛非所以固國保民設險而禦暴也所據建築
該鎮城垣誠今日事勢之不容已者既經各官會

題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巡撫都
御史鄭　總督軍務都御史張　操江都御史史
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莫
如士督同海防兵備道并該府官員照依原議將
瓜洲鎮城垣即行建築合用錢糧工食等項先查
在庫無礙官銀取用如果不敷聽令多方措處選
委才幹官屬調集人夫趂時興工務求堅固一勞
永逸不得縻法病民別行科擾其城基儻與居民
房土相礙亦要估給官價免致失所司府官不時
往來巡督提調無容下人侵費官銀苟且完事中

間若有未盡事宜徑自從長會處施行完日通將
做過工程用過物料支過銀兩各數目覈實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
七日本部尚書吳　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請發銀兩築城疏

題爲懇乞天恩急發銀兩築縣城以防倭寇事據
直隸揚州府申爲剿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
後患事該臣牌仰查議如皋海門泰興三縣築城
工料人夫合用錢糧申來奏請施行等因依蒙行
據如皋縣申該知縣陳雍逐一估計合用甎灰石
木等料匠作人夫工食等項通共計銀四萬六千
四百一十六兩三錢二分海門縣申該知縣翟次
喬關報城濠本縣自行僉報人夫并查在倉稻穀
措備銀米挑濬外築城合用物料夫力共銀二萬

二百六十兩九錢一分五釐及查原蒙批允利和
鎮北水蕩田河工銀已納三千一百三十四兩八
錢二分九釐未納二千三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
八釐本縣城內居民基地照依先年奏准事例再
起地價一倍銀六百兩二項通共銀六千一百一
十二兩五錢五分七釐尚缺銀一萬四千一百四
十八兩三錢五分八釐泰興縣知縣姚邦材申通
計合用甎灰石木匠作人夫工食等項共該銀三
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八錢二分其河濠濬土人
夫槩縣自行起取據此看得三縣申內估計工料

物價大約共該用銀九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五分五釐內泰興海門除築城外其挑濬河濠合用人夫俱於槩縣各里民戶起倩輪流更替每日官爲措處每人量給食米二升而如皋縣則議動銀雇募每日人給銀三分計算合用人夫六十一萬九千二百工共該銀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六兩合無除築城人夫照依原議每工用銀三分雇募外其濠工人夫今改令該縣照依泰興海門事體於槩里民戶分番更替每日給米二升折銀一分二釐止實該銀七千四百三十兩四錢似覺寬省再照通前三縣築城之費實該用銀八萬七千三百一十六兩四錢五分五釐但奏留止有運司餘鹽銀四萬兩其本府見在稅契事例贓罰等銀除支用外今止餘事例銀三千餘兩贓罰銀二千九百七兩七分五釐七毫其稅契銀在府庫者止該銀六百九十餘兩各州縣者見在查催未解難定的數通計前項堪動錢糧不及五萬兩必須一面興工一面再乞奏請方可克濟大工合無定委本府通判史朝賓總統其事親詣各縣督同各該縣官照依原勘基地興工築造仍經理一應支放錢糧

其海門縣止有知縣翟次喬一人防禦倭寇合行高郵州新任判官趙卿管理築城事務要高城深池堪垂永久足爲保障等因到臣案照通州等處倭寇登岸焚刧地方臣於五月二十一等日歷詣如皋縣通州海門縣及狼山等處撫處被寇人民閱視城垣看得如皋海門二縣逼近江海急宜築城當即督同官吏耆老畫定規模行令縣議申府覆報其泰興縣臣雖未至據該縣士民呈禀亦要築城併行勘議緣由於本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議照如皋海門泰興三縣地臨江海形勢險要急宜築城既經該府勘估工料實計用銀八萬七千三百一十六兩四錢五分五釐數目前來查得近准戶部咨該臣會題請准留餘鹽銀四萬兩并該府見貯稅契事例贓罰等銀相兼接濟今據查報通計不足五萬兩之數況今奉有欽依賑恤被寇人民該銀六千餘兩通州等處防倭調到主客兵糧每月該銀三千餘兩修理器械雇倩哨船又不止千兩海州鹽城興化等州縣城垣

節年删塌向未修理雲梯關廟灣掘港呂四等處
寨堡墩臺俱未修築合用銀不下數千兩近該江
南調發臣撫屬兵快一應安家盤纏及經過地方
千餘里行糧船隻皆取給於江北而山東兵勇六
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交割日用糧餉前項
銀兩所餘無幾其三縣造城缺銀應用有誤興工
明春賊勢殊未可料今查得鳳陽府庫見收折糧
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先年江南織造
本處賑濟并緊急賊情官兵行糧及南京兵部犒
賞池河官兵先後動支前項銀二萬二千五百餘

兩今尚有一十七萬八千餘兩積貯在庫原係軍
馬錢糧似應動支伏望　皇上軫念海門如皋泰
興三縣城池實爲通泰二州之門戶揚淮二府之
藩籬三十鹽場之堂室江南常熟崇明等縣之唇
齒急宜創建城池保障地方雖費數萬金而外消
姦宄覬覦之念內收士民離渙之心即計一歲所
獲田糧鹽課奚啻百萬況全活生靈防護運道關
係尤重如蒙乞勑該部從長計處大破常格行令
該府於前項積貯銀內量動支六萬兩解發揚州
府庫定委通判史朝賔判官趙卿總理分管趂今

秋冬之際賊情寧息即便興工其支用不足聽臣
督令各該撫屬通融湊補事畢之日將完過工程
用過錢糧造冊奏繳仍嚴行各該管工官員務要
節以制度官不傷財諭以先民人皆趨事高城深
池重門聯堞足以禦暴客而讋戎心殿海堧而慎
封守自茲以後億萬萬年老安少懷享國家親賢
樂利之澤男耕女織供府庫粟米布縷之征矣嘉
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查得動支折糧等銀係隷戶
部掌行爲此除票堂外合用手本粘連原抄三張

前去戶部山東清吏司煩爲徑自查議施行等因
到司卷查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爲重大倭寇懇
乞亟處錢糧以便剿捕以固地方事該巡撫鳳陽
都御史鄭　題該本部議將兩淮運司聽解餘鹽
銀內量動四萬兩及轉行撫按官將揚州庫見貯
應解事例稅契贓罰等銀見貯之數權且扣留免
解相兼備倭應用等因題奉欽依欽遵去訖今該
前因查呈到部看得鳳陽乃　祖宗陵寢重地庫
貯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之需而
本部先次題留餘鹽事例稅契等銀專以接濟備

倭糧餉而發且築城事宜原非本部職掌而南北
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城池無慮數千例無
取給於戶部者況地方殷富士民與其積財以資
寇不若輸官以備盜所據前項折糧并請留餘鹽
等銀俱難以輕動也但巡撫都御史等官鄭　等
題稱揚州府三縣城池江北鹽課所關江南糧賦
攸係且以全活生靈防護運道乞要動支鳳陽府
庫貯折糧銀兩築城以防倭寇是盖設城郭溝池
之險而為保境安民之圖外係軍儲內干邊計實
不得已也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

鳳陽都御史鄭　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將鳳陽府庫積貯折糧銀
內量動支三萬兩解發揚州府庫收貯與同先次
請留餘鹽事例等銀儘數相兼支費修築後不為
例如有不敷以禮勸諭士民殷富之家各照上中
下等則出辦財力畫地分工刻期完報庶衆輕易
舉一勞永逸以防後患仍嚴禁管工員役不許侵
欺冒破科擾小民如違聽撫按官徑自從重問擬
事完巡撫衙門通將動支過各項銀兩費用過工
料各數目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變塘田奏築瓜洲城疏

題爲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據直隸揚州府申先該本府申爲建築營垣以保障地方事節奉總督軍門巡撫操江巡按巡鹽等衙門各批仰府查議應用築城錢糧申報奉此已該推官符允中親詣踏勘前田原係本府城西古蹟句城塘離城三十餘里東至何家墩西至秦始墩南至耿潭北至東西二橋周圍一十八里計一十六汉設有石閘三座浅浦五所江都縣歲審塘夫十名看守蓄水協濟漕河先年本塘閘壞不能蓄水

被臨塘居民薛釗等將周圍開田六千四百餘畝每畝租銀二分五釐後因修閘復追還官薛釗等七十二家各又復行盜種不納租銀被民龍一躍告發問罪查出歷年拖欠租銀二千六百五十餘兩追併間被仇鸞族人仇龍糾結薛釗等違例將前塘畫圖赴京投獻仇鸞喜受具本奏行戶部轉行巡撫駱都御史處劄行本府查給仇龍等二十五名領種實則薛釗與姦民黃谷等一十五名并佃戶繆憲等一百六十七名在仇龍處分領佃種近仇鸞事敗已經奏奉欽依行令變賣回贖改正

等因備牒到府隨該本府知府吳桂芳會同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蓋因地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每遇大雨淋漓細流會集其中得以灌溉沿岸諸田此蓋前人築塘之本意也國初改運裏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洩涸則放洩塘水由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船然塘築於諸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蓋漕河居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爲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之西地形高阜且水出無源一遇亢旱比諸運河輒先乾竭

況流渟久積塘腹漲平縱或聚水不盈數尺而實無益於漕河矣故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文移日積訐訟日繁遂使姦詭生覬覦之心典併吞之計今幸追奪還官但此田俱屬膏腴人所共慕一聞仇鸞事敗各興苟得之心故田數甫及萬畝明文未至而赴府告佃者已紛紛矣竊惟方今國計空虛江北災青重大開河濟賑費無所出若將前田定價召人承買似于目前國計未必無少補於萬一蓋前此塘田不過召民佃種每畝納銀二分五釐歲入無幾若照依

時值變賣官貲其利而民樂於趨此亦乘時拯災之一權也伏乞博訪輿情特爲酌處如果可采特行題請施行等因具由通行申呈撫按河道各上司照詳續蒙巡撫連都御史巡按成御史各批府再從長議申施行議覆間比因河道衙門未曾批示以故一向未曾議覆今照建築瓜洲鎮城雖云保障居民實係隄防運道盖該鎮五壩乃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水源所從洩處若此壩失守則漕河斷流爲患莫測有識之士往往私竊憂之今蒙會議築城該鎮以垂永固無窮之役雖該鎮萬家生

靈之幸實亦宗社咽喉之重計也但地方連歲失收災眚迭見誠難區畫查得前項塘田自本府建議變賣以來因各院未蒙允示仍係各姦占種其水閘三座已被仇鸞黨惡拆毀遂爲廢址若議修復須用價銀三千餘兩就使修舉緣塘心淤滿積水不多實與漕河並無濟益若將前塘已開種成田者分作二等膏腴者每畝定價銀一兩五六錢次者定價銀一兩一二錢召人承買官給由帖永爲已業造入該縣各里戶冊仍陞納租銀照依灘田事例每畝量加作銀五分聽候河道支用仍查

照各處官田事例不起科差以後若有消長聽其自相買賣一體過割其塘共計已開過成熟田九千三百七十八畝六分三釐九毫八絲大約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已具鎮城一半之費則是不必存接濟運道之虛名而有拱護運道之實利其於地方漕政兩有得濟矣再照變賣前塘固具築城半費而不足之數尚應議處周詳看得該鎮居壓稠密煙火連綿憑高引領之間不下萬家之市今繞以城郭貽以安全縱不可損其貲財以助工豈得不借其人力以興事查得同知唐鉞原估合千工

費內有包砌城牆隨用傳遞磚灰等項雜工二萬八千七百有零每工估銀三分該銀六百八十餘兩及取土築城自遠運土至城邊者每工銀二分五釐該銀五千兩就近取土築城者亦每工銀二分五釐共該銀五百四十餘兩通前三項計總共該銀六千三百餘兩合無俱於槩鎮居民照其門面房屋攤泒人夫以充前項三等之役每日止各該給與食米銀一分可省原估銀四千兩之費此外仍少銀一萬餘兩又查得本府先蒙戶部題奉欽依截留免運米二萬石以作軍餉合無於內抽

取米石值銀五千兩以充城工食米使費等項支用儻後師旅繁興錢糧缺少容本府另議處補其尚少銀五千兩查得先奉欽依鳳廬二府協濟揚州府備倭錢糧相應查取鳳廬二府截留各項銀兩内銀各二千六百兩解貯揚州府庫接濟城工如此則所估錢糧俱有下落而版築大役庶可次第經始矣等因到臣案照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吴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會行該府勘議丈圍城基估計工料緣由前來已經會題

去後今據前因除臣移咨總督軍務衙門外會同總理河道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曾　操江右僉都御史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莫如士汪克用議照瓜洲築城原議該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千有零今據揚州府知府吴桂芳開議一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没官塘田照依時價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一要將該府截留軍餉米抽取價銀五千兩一要將鳳廬二府截留協濟備倭銀内查取五千兩一要借倩該鎮市民人力可省銀四千兩共足原議二萬九千有零之數

既不敢上請内帑亦不致下瓜小民斟酌區畫詳悉明白相應依擬再照前項没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爲稼穡之塲低者不過茭蒲之藪若遇乾旱諸湖水雖未竭而此塘已爲陸地矣以故姦民獲利即遇清查輙便投獻及至没官改正之後該府擬欲召佃起租未見允行殆亦有爲但與其聽姦雄違例受獻附益私家孰若許官司履畝佃耕裨補公帑之爲愈也況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是損虚名而圖實

用揆諸事體似亦相應夫隨時濟務難泥故常衆難羣疑必資權變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師旅饑饉適遇時艱錢穀甲兵會逢財絀亟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俯從所擬前項事宜容臣行令知府吴桂芳即便舉行召買塘田務要時值價貫借倩夫力亦要量給食米其餘銀兩俱要撙節支用庶幾瓜洲鎮城就緒有日屹然與揚鎮二府相爲唇齒鞏固畿甸防護運河保障江淮拊輯商賈據地利而扼天塹禦暴客而安人心眞國家無窮之利也其所賣塘田仍照灘田事例每畝徵納租銀

五分聽候河道支用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進奉、聖旨戶工二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議擬爲照揚州府截留免運米鳳廬二府協濟備倭銀原議專候軍前取給糧餉儻倭冦就平仍將未支免運銀米先行起運軍前已支之數仍令下年照數補足務在不虧額運四百萬石之數固難別項借用而揚州府句城荒地既議變價築城則應徵租銀合照原題解部亦難別議況今各處兵荒財賦源竭太倉空乏日難支持所據前項修築事情俱不宜槩侵戶部但本官題稱瓜洲鎮築城鞏

固畿甸防護運河保障江淮捍輯商賈是蓋設險要以安人心護運道以重國計誠今日事勢所不容已者既稱將前項抽取銀兩支用儻後師旅繁興錢糧缺少該府另議處補足前項協濟地價各銀兩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嚴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即查原截留該府免運米要見軍前已支用過各若干見在未支各若干准於截留米內抽取銀五千兩鳳廬二府協濟銀內各查取二千五百兩共五千兩并地價銀兩通貯揚州府庫相兼支用務要選委材幹官員嚴督匠作人等及時興工堅牢永久仍禁管工員役不許侵欺冒破如違聽巡撫衙門徑自從重問擬其地畝召佃租銀界至頃畝既定每年同秋糧一起徵收查照先年題准事理解部接濟邊餉地方事寧漕運糧銀仍照原題施行事完通將已未動支過銀米及費用過銀兩丈量過地畝租銀各數目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本部尚書方等具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倭賊燒燬糧船比例折兌疏

題為倭賊壓境燒燬船糧懇乞比例折兌不虧糧額以救軍兵以安地方事據浙江監兌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曾楚呈稱本年四月十三日據寧波等衛所領運指揮等官莫隱等報據千百戶馮清等呈稱帶同旗甲葉珊等領兌嘉善縣糧米四月初十日霎有倭賊四百餘人臨縣殺人放火燒燬倉厫官軍寡弱難敵致燒有糧軍船五十五隻殺死旗軍顧仲良等一十餘人燒燬已兌在船正耗米三萬四百五十一石六斗止救存有糧軍船二

十五隻等因據此查得嘉善縣額派正改兌糧米共六萬一百八十九石內該除已兌過太倉鎮海松江嘉興四衛所鎮撫等官劉卿等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領運開行外餘有寧波處州台州紹興四衛嚴州海寧二所領運千百戶等官馮清等原與該縣交兌延遲致遭賊禍燒燬船糧事干重大就經通行軍衛有司查勘明白訖其地方各該失事官員除職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先自查參外為照前項所燬之糧迺係國家額派糧儲例不容缺但今地方被害慘極所燒糧米數多

似當權宜區處務使上不少虧糧額下不大損軍民斯為兩全之術盖被燬糧米設或復取於糧長則被刼百姓不堪重科若盡責賠於旗甲則受害貧軍似難抵辦況船隻已被燒燬官軍無憑領運且欲再買本色起運則錢糧賠賊愈多軍民苦極無措為今救災權宜之計合無比照本部題准平湖海鹽二縣被災折兌事例准將嘉善縣額糧六萬一百八十九石內除已兌過前項太倉等衛所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外所缺正糧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三石六斗議將前項勘過見在火燒救存

在船在倉污壞不堪正耗糧米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五石有零并糧長延捱未給官軍行糧二千六百六十一石通令軍民變易取價折色另解且既准議免運本色則餘有輕齎板席銀五千九百七十九兩四錢有零亦可那補正額外又有免運空閒旗軍八百六十七名當比減存辦料事例各應扣取月糧八箇月共計銀一千三百八十七兩二錢有零又有糧房吏典并糧旗人等二百八十二名俱不合交兌違限致罹賊禍皆當行令軍衛有司應罰公罪紙贖銀共計七百九十五兩四錢有

零通前各項共計有銀八千一百六十二兩有零
該折正米一萬三千六百三石五斗有零連前救
存米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五石有零并未給行糧
二千六百六十一石湊前大倉等衛所已運過正
米二萬五千五石四斗通融計算可以足補該縣
原額正米六萬一百八十九石之數若或必要追
賠本色起運則正糧之外又有耗糧而官軍行糧
月糧輕齎板席銀兩俱不可動前項被燒之糧從
何處補雖有救存在倉在船正耗糧米并未給各
軍行糧勘皆汚壞不堪運納只得通行軍衛有司

各令軍民權宜變易取價折色以補正額并將輕
齎板席及各項減存罪紙銀兩補足前數且被燬
無存船五十五隻并救存不堪運船二十五隻若
再議造修例用糧銀七千餘兩一時難辦縱使辦
有料銀亦須動經數月方可成功未免緩不及事
理勢無一可者況嘉善與平湖海鹽地方相接被
災略同今又加以倭賊燒害軍散民逃死傷流離
情尤可憫伏望　皇上廣天地好生之德拯軍民
焚溺之災量寛一分則軍民受一分之賜念其艱
苦賍賠情出無奈容令止照平湖海鹽見行攺兌

折銀事例每米一石折銀六錢總共折銀計二萬
一千一百一十兩有零共該折補正米三萬五千
一百八十三石六斗之數庶軍民安生地方有賴
合候　命下之日查將前銀照數類齊差官解赴
太倉銀庫交納以補嘉善縣原泒正米六萬一百
八十九石之額如此則軍不至於大損民不至於
重科而正數之糧得以補足無歉矣職已經會同
廵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通行都布按三司掌
印守廵管糧等官左布政使游居敬等并行嘉興
府縣知府等官劉慤等把總指揮等官朱仁等計

處前因各報事體兩便軍民服從别無異議等因
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浙江等總把總朱仁等呈報
倭寇燒燬船糧緣由已經具題去後今據前因會
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前項燒燬糧米既該監兊主事曾楚會同廵
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炳然及布政司該府該總各
官游居敬等欲照平湖海鹽二縣准徵折色事例
湊合銀兩兼運本色共足嘉善縣原額漕運之數
似亦相應但盡將各軍月糧原該備料之數一槩
徵取完糧明年修造運船合用銀七千餘兩無從

措辦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將嘉善縣燒燬糧米行令准擬折銀兼運本色上納其前修造運船銀兩容令臣等通融處補庶幾今歲京儲不至缺乏被賊受害軍民亦得少蘇矣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本部議覆前項糧米兌運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者每石折銀六錢解部備用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

擒剿倭寇疏

題爲擒剿倭寇事本年五月初三日據新任分守通泰參將梅希孔呈據通州巡捕判官施耀報稱訪狼山鄉保朱雍等結稱倭船一十二隻在於本港口活水約倭二百餘人在鄉燒虜盧港保總王津等結稱其餘倭船下海開洋去訖緣由前來本職於四月二十九日與同運司判官馬侖守備陳律各率精兵分路前赴狼山地方陞任參將解明道亦領兵至探得倭船一十二隻灣泊在彼督兵攻剿各賊隨潮先開六隻止存六隻本職部下官

兵在於江岸與賊對敵火器衝打射傷落水不計其數賊見大兵勢衆共併一船乘潮開去官兵陸路難追棄下空船五隻得獲倭賊弓箭刀鎗并原刼擄驢馬等物本日又據解明道呈稱通州賊勢摧敗四散奔潰百十成羣沿海流刼本職分兵督乘勢掩襲於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節據各兵報稱在於小海口并陸洪等墻遇寇對敵斬獲首級二十八顆并夷器等件本月初五日又據通州掌印通判唐維申稱賊已撲滅人漸安寧本日又據原任守備陳律運司判官馬侖呈稱倭寇船隻

住泊狼山港下隨同解叅將梅叅將於四月二十
九日二路出兵截殺行至通州十里煙墩見倭寇
五十人各賊望見官兵追趕齊奔船所職等同叅
將各兵用神鎗火炮弓箭等器打放射死倭賊數
多斬獲真倭首級五顆生擒從賊一名宋許比因
潮長各賊乘風駕船九隻逃奔江中沙洲隨被親
兵張春等下水將纜割斷及用火器燒燬船一隻
賊見我兵勢衆併船二隻開洋去訖奪回船三隻
并倭刀衣服弓箭旗旛驢贏馬匹本月十一日又
據副使李天寵呈稱督兵前赴通州至白蒲鋪地

方據原差哨探軍兵邵美擒獲倭賊姦細一名邵
卿審招係通州馬塘場人本年四月十八日倭賊
經過本場刼掠卿投入隨從探聽引路各處殺人
放火刼虜財畜二十六日卿探梅叅將領兵已進
通州說知各賊前去搶刼如皐二十八日到將婆
鋪遇徐州官兵對敵將倭賊頭目阿細吾并不知
名當先首賊共九名就陣殺死生擒謀主一名樂
和餘賊大敗逃走賊恐官兵追勦令卿復回探聽
消息五月初二日到白蒲鋪在官民張恩門首仍
踵倭賊形狀詐說後邊大夥就至驚嚇人口躲藏

卿入本家房內搶得布衣三件跑走張恩看望後
無夥賊叫同街鄰跟趕不及至本鋪迤西當遇徐
州哨探軍兵將卿捉獲等因又據該道呈稱沿海
各場報有倭船陸續到岸蒙本院批行叅將梅希
孔分撥前鋒官三員馬得良高時沙子現率領驍
勇三百名前去掘港等處勦捕又撥官吳漢羅表
王欽領民兵三百九十四名前去如皐丁堰鎮堵
截策應又行守備陳律分司馬龠各另委官將原
領民兵分撥泰州東臺等場四百名泰興縣等處
三百名又撥官呂圻王遷等領兵五百餘名分投

隨賊向往勦捕緣由到道本月十二日又據守備
陳律判官馬龠呈報初一日初二日統領官兵到
於餘東呂四等場與倭寇對敵擒斬倭賊首級二
十三名顆奪獲弓箭刀斧槍叉等件等因各報到
臣又據揚州府捉獲姦細仇谷華審係福建永寧
所人一向從賊探聽消息今來揚州打聽官兵多
少要得搶掠臣遵照先題及便宜事理起取叅將
喬基操練揚州府官軍兵壯又有巡鹽御史莫如
士選取山西陝西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五百名
名為商兵專委運司副使汪集操練以備城守外

案照倭冦登岸攻城流刧節被官兵殺敗已將擒斬首級共一百四十五名顆獲功緣由先後具本題知去後及照叅將解明道近奉欽依陞金山副總兵官今旣出城通泰新任叅將梅希孔見在捕賊即行解明道星夜前赴江南到任外再照各該糧船浙江江南直隷絶江而渡者必由瓜洲江西湖廣沿江而下者必由儀眞江海相通倏忽往來事干京儲尤宜嚴慎以此留兵分布防遏未免糧餉不貲較量輕重自難吝惜況今西路官兵調在海上彼處地方類多盜賊誠恐乘機竊發而各處

官司調兵募兵日無虚時臣撫屬四府三州寔係南北水陸屏翰要地陵寢高墻干係尤重人情易於動揺事體難於歸一臣本菲才寔切憂懼除候事寧通查有功失事人員奏請定奪外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為照倭夷入冦蔓延江北侍郎鄭　到任未久乃能激勵將士招募義勇併力堵截隨即撲滅即其調度勤勞誠可嘉尚但今糧運盛行江南倭勢未見的報況淮揚係南北水陸之衝且又逼近陵寢高墻干係尤重所處前項官兵委未可

掣既該本官具奏前因相應[illegible]擬　命下移咨漕運侍郎鄭　仍將各該地方守港守口官嚴加戒諭毋使將懈於成功兵驕於常勝致有他虞其一應有功及失事人員通候事寧之日一併具奏定奪等因具題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剿滅江北倭寇疏

題爲仰仗天威剿滅江北倭寇事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揭帖開稱呂四等塲倭寇焚舟登岸狡猾尤甚本道於本月初五日至海門申飭將士令以挨牌門扇前拒後用大銃弓箭護之復動通州庫銀八百兩陣前激賞將退後隊長吳玄張洗以軍法處治人心思奮初七初八日連戰得勝初九日遣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領官軍誘之彼見官軍獨進即一擁追殺被伏兵四起斬獲首級四顆殺傷十

餘人復迸入江畢家若非呂四塲竈丁搶功爭競遂可平定前賊七十餘人先後斬獲十二級殺死傷重三十人所餘不及三十人一二日內定須盡滅使江南聞風不敢復窺江北更望本院差官前至儀真瓜洲二處各募兵五百名以備江南奔突梅參將因本道初四日到通州初五日至海門亦隨後至今病全可張參將似可留在揚州操練以備江南除通平前賊另行飛報等因即刻又據本官報初十日已將倭寇盡行剿滅並不遺漏一人所據功次除查明另報據此隨據分守通泰參將

梅希孔亦報相同緣由到臣案照先爲地方倭寇登刧事於本月十二日具題去後今據前因爲照先因倭寇類多姦細覘知江北官兵調赴江南會剿乘虛突入江北焚舟登岸刧掠雖止七十餘人皆真倭漳賊十分兇猛又有船七隻海洋往來不絶其時海防道副使張景賢蒙總督軍門調赴江南本官渡江聞報即便馳還泰州臣隨行張景賢剋期進剿本官回稱賊鋒初至焚舟死戰兼慮在洋賊船窺伺勝負相乘侵犯未可輕進必須審度機宜得其情狀諒不旬日盡可殄滅臣以本官

久在楚中曉暢軍務不復遥制悉聽機宜調度期在克捷自後節據各報通泰參將梅希孔久病不能出戰臣先遵照便宜起取參將張恒代喬基守禦揚城只得行令急赴通州統兵復取指揮王繼陳鑄領哨又因江南聲息迭至即將揚州城守及瓜儀防禦事宜盡付揚州府知府吳繼芳經理臣仍駐淮安分行徐穎二道各選精兵一千待報緊急聽臣統領前去彼時張景賢知梅希孔不能出戰兼程趨至海門梅希孔隨亦繼至先調張恒等俱未及到通州而前賊果已剿滅若非副使張景

賢急還信地直抵賊巢申嚴號令明信賞罰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縱有斬獲未免逋逃今獲全勝地方稍寧實皆仰仗　天威也除取回參將張恒仍守揚州及防禦江南倭寇事宜另行外其江北有功失事人員通候委官查勘至日具奏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稱呂四等場倭寇焚舟登岸副使張景賢督率官軍連戰得勝前賊七十餘人先後斬獲十二級殺死傷重三十人所餘不及三十人隨即盡行勦

滅並不遺漏一人及稱副使張景賢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獲此全勝一節為照前項倭寇登岸劫掠若非各官設謀效力一時勦滅蔓延之禍有不可言所據副使張景賢聞警報而急回信地督官軍而設謀進勦七十餘寇刻期就誅功委可嘉及照巡撫都御史鄭　討處海防調度軍務累成克捷之功實賴籌畫之預似應先行賞賚以酬勞績合候　命下將鄭　張景賢各先加陞賞其餘有功有罪人員仍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具奏前來以憑覆請定奪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太子少傅本部尚書聶　等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鄭曉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右參政仍兼兵備副使照舊管事欽此

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疏

題爲大勢倭寇擁衆入境官軍奮勇殺敗對陣斬獲首級事本年五月初三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本月初一日據把總張應詔千戶陳嘉謨通州同知印寀等各報斬獲倭寇首級到道除將首級發通州查驗外卷查先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該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張恒喬基親至狼山相度地形險要分布水陸軍兵申飭號令授以戰守機宜隨於二十九日據指揮張繼善差人口報有倭船十隻每船約有五六十

人自西乘風突至狼山等情到道當即會同叅將張恒喬基親至城外分布各兵牌催千戶陳厚百戶劉芳余慶與教師劉樞等領水兵三百名先至狼山東頭堵截後牌催千戶陳嘉謨鎮撫趙繼先武舉東昇教師王成等領水兵五百名追襲又將叅將張恒喬基員下親兵二百六十名差千戶王桓百戶曾沂高第與指揮張禾鎮撫彭遥義勇官王美丁友德等各領家丁二百餘名於狼山東西分左右二哨與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相爲犄角鎮撫呂圻領兵三百名前至海門防守分布既定

各差官執旗牌督戰隨有倭賊八船一擁登岸當被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親冒矢石箭射銃傷死落下水倭賊不計其數兩山左右翼齊力夾攻賊見兵勢甚盛即復開洋乘風向東前去當被水兵將一船倭寇約有五十餘人圍困狼山前小山下驍勇鄒月奮勇先登倭賊披靡當即斬首一顆各賊退入山上據險死戰各兵奮勇射死倭賊鄒月因割倭賊首級被賊殺死各兵據險攻圍晝夜不息各賊俱將已死倭賊割首乘夜棄入水中漂淌無存訖初一日各賊潰散水軍向前盡行斬滅前

去七隻外續到二隻因海風大作俱飄往東南仍向江南去訖除督兵追襲外照得倭寇連年侵犯乘舟一到隨即登陸殺人放火遠近震驚今次賊船不得近岸又被各兵擒斬地方安寧及照指揮張繼善百戶胡文領兵防守而先事有備賊至拒敵而奮不顧身功當首論把總張應詔先因賊至調到福山事完發回中途聞報還即旋師追剿事不避難功有成效其志尤爲可嘉千戶陳嘉謨陳厚百戶劉芳與指揮張禾鎮撫呂圻趙繼先千戶王桓百戶余慶曾沂高第武舉東昇教師劉樞王

成等同效勤勞而叅將喬基初督分守即能鼓舞人心調度有方將士用命叅將張恒同心協力贊畫殊多分遣家丁臨陣效勇以上二官賢勞尤著再照知府吳桂芳建議團練鄉兵而遠近有備用心督理糧餉而軍士歸心通州知州翟澄同知印寀判官施燿吏目孫好仁揚州府委官照磨孫光祖知事俞滂及泰州知州趙祖朝俱應併錄乞敕念地方多事委官將四月內前後斬獲首級遠行勘明照格獎賞以勵人心地方幸甚本道幸甚除打落下水黑夜漂淌無存倭寇不開外今將斬獲

過倭首船隻理合呈乞施行計開斬獲倭首一十一顆倭船一隻倭刀三把倭箭一十五枝倭槍一條周家橋把總張應詔下陳谷等一顆金忠等一顆林惠等一顆陳儀等一顆張定等一顆倭刀一把通州所千戶陳嘉謨下朱節等一顆褚奉等一顆朱谷等一顆千戶王欽同瞿悌等一顆曹惜一顆通州同知印寀下丁榮等一顆泰州所千戶陳厚奪獲倭船一隻倭刀二把倭箭一十五枝倭槍一條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為仰仗 天威剿逐倭寇事據海防兵備張景賢呈四月初八等日倭寇突入通州等處刼虜官兵剿逐至十三日開洋遁去緣由已於二十一日具本題知外今據前因為照沿江沿海邊腹地方新舊倭賊出沒縱橫兵備張景賢等乃能統率官兵設法堵截水陸奇正軍令分明器械芻糧畢具不乏以致大敗群賊狼狽遁去雖斬首一十一顆而其焚溺者竟為鯨鯢俘馘者盡成葅醢兵威大振地方稍寧我兵陣亡者惟止鄒月一名官民人畜房船並無損傷除斬獲首級者給賞銀牌奮勇當先及陣亡鄒月量賞優恤仍劄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首級除候事

寧通查功罪人員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八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

生擒眞倭斬獲首級疏

題爲仰仗天威官軍對陣生擒首倭斬獲首級事本年五月初九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張恒喬基於本年五月初四日據狼山官兵報稱倭寇尚在山前隨差泰州所千戶陳厚等前去剿捕内見一倭體貌魁梧端坐土坡餘倭侍立指畫拒敵隨被水兵宋賓朱葛等斬獲首級二顆餘賊潰走各兵生擒首倭一名解道搜出印記一枚又委同知印寀領兵六百名會同原差鎭撫呂圻海門縣知縣趙

卿典史余廷舜等合兵追剿利河倭賊一百餘名隨據印寀報部下斬獲首級餘中場竈民何細蔣棟一顆竈勇姜清等一顆餘西場義官周民等一顆倭刀一把驍勇季昺等奪獲驢一頭又據余廷舜報斬獲首級民兵陸博等二顆倭刀一把王秀等一顆黠槍一根陸室等一顆吳悌等一顆王忠等一顆弓一張箭四枝李邦占等一顆莊爵等一顆倭刀一把耆民陸星莊表等二顆倭刀一把錢召等一顆民壯姚保等一顆槍頭一根刀鞘一把又據通州生員張棟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知州瞿

澄差快手孫學等同耆民王璐鄕兵翁實等生擒倭賊一名又據印寀報斬獲首級金沙場竈勇季倫等一顆耆民王霞等一顆餘中場竈勇吳滔等一顆各報到道據此除先斬倭首四十九顆姦細五名節經呈報訖今共斬首二十一顆生擒倭寇二名并將首倭印記各印黏報其餘倭寇因見兵勢勇盛逬遁北海開洋去訖十二日又據該道呈節據餘東呂四等場各報倭寇登岸燒刼本道委差印寀統領親兵四百名并指揮張禾千戶陳厚等統領各場竈勇剿捕去後本月初七日據報斬

獲首級陳厚等水兵朱葛等一顆瞿棟等一顆呂四場竈民盧宇等一顆箭二枝成曜等一顆倭弓一張箭九枝呂四餘東地方蔡鑑等一顆倭刀一把又據通州報斬獲首級餘東場竈勇江信等二顆倭刀一把倭鎗一根又據千戶羅表并呂四場報斬獲首級義官潘樞耆竈潘檄等一顆倭弓一張朱仲義等一顆倭刀一把倭弓一張印寀部下同餘東場大使張濟時竈勇徐莬等總催蔡紳等斬獲首級共一十二顆又據印寀報倭寇泊船二隻在新溝地方初九日倭寇開船西行被地方潘

櫝等統人將船打下一隻奪得倭弓二張倭箭一
捆倭寇登岸跟赶到於仇竈地方斬獲首級七顆
義勇官恭儒典史余廷舜帶領民兵王秀等至江
家場南海地方斬獲首級共九顆通前節次共斬
獲首級一百七顆生擒倭寇二名并姦細五名及
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并原任叅將張
恒各亦呈報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五月初七
日先據通州分司申報呂四場本月初二日到有
倭船六隻約倭三百餘人在新溝口登岸放火殺
人通州又報本州地方利河鎮到有倭賊二百餘

人十一日又據通州申本月初七日據海門縣報
初五日卯時有倭船六隻停泊呂四場東周河口
各倭深入東倉刼虜大河口哨軍李萬等又倭新
到倭船一隻停泊本營港口約倭七十餘人登岸
往袁秉深顧恩等家放火殺人又有倭船三隻灣
泊新溝港口約倭二百餘人一半往西倉鎮一半
往東嶽廟前張港巡司報有倭寇一百餘人在餘
中場盤竈上爲害又據掘港把總韓德禎呈本月
初七日長沙直墩軍陳金等報倭船三隻倭寇不
知其數已登北坎沿村放火初八日馬軍羅寵又

報海內續到倭船二隻賊未登岸本日督行指揮
王表千戶鎮撫馬德良等掘港巡檢王濟馬塘場
官姚大鵬掘港場官靳瀛等統領官軍地方竈勇
前去堵截至北坎南路賊分三路前來被我軍箭
傷二十餘賊我兵亦被截傷二名對敵間南面忽
有續到倭賊一枝從海沙奔突襲來四路賊約四
百餘人各賊見我軍追急復奔北坎屯劄又據通
州分司申呂四場忽有倭寇七十餘人登岸放火
官吏督率竈勇民兵交戰倭轉跟鬬二十餘里勢
甚猖獗竈勇毛芳等向前抵敵戳傷倭寇數人俱

各刀箭傷重各倭狼狽奔回原船竈戶盧本報稱
新溝倭船三隻衆倭登岸當有倭寇四五十人齊
來相敵衆兵吶喊各倭驚懼回船初六日各倭糾
夥各船倭賊約二百餘人盡數登岸兩路分攻齊
來正場兵寡不能對敵被傷竈勇邵才任忠等擁
入場中放火燒燬正堂前面捲棚并司房板櫃卷
架收閣文卷簿籍循環盡行燒燬無存殺死竈民
周幹莊定等燒燬房屋商鹽不計其數及倭寇捉
獲民人丘佑説各家衣物俱搬藏竈蕩倭寇徑奔
各竈搶虜衣包官吏帶領竈勇潘檄等前去船所

剿捕在船倭冦斬獲首級被傷寃勇潘喜夏繼先
朱眞朱瑞成素將死即今東西各港俱有倭船停
泊誠恐不時突入申乞調兵梭應施行又據如皐
縣申十一日寅時據哨探馬快周紀報稱倭冦三
百餘人突入本縣馬塘場後趙家庄殺人放火已
該本縣主簿閻士竒吏勇吳位等會同指揮戈揚
官兵前去剿營初十日酉時分忽有倭冦一夥奔
營被吏吳位奮勇迎敵戳傷倭冦一名衆冦救搶
退回去訖比時天晚收兵回營至十一日整兵在
於場西觀音港排陣與賊交戰仍被吏吳位張穀

勇士葛蘭奮勇戳傷倭冦三名被賊殺死民壯郭
恩土兵劉繼武許鉞等三名并壽州驍勇一名其
餘未查的數即今前冦已奔西來曹橋逼近縣道
五十里放火等因據此節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
機追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先次斬獲倭冦首級捉
獲奸細奪獲船隻倭器等件已於四月二十一日
五月初八日各具本題知外今照倭冦漂泊江海
出沒無定或逋亡舊賊或新到島夷俱未可知仍
嚴行防守相機剿捕及照兵備張景賢應機揆策
有發縱指示之功糸將喬基張恒出戰守城效奔
走禦侮之力知府吳桂芳調度兵糧輯和將吏及
各該大小官員皆知感激　聖恩誓滅此賊除將
生擒斬獲功次通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問
報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
外伏惟　皇上明德馨香孚格於蒼昊仁恩汪濊
漸漬於黎庶丕振聲靈廓清氛孽江淮之間稍得
寧靜秋毫皆　帝力也臣待罪術循獲逭罪愆不
勝幸甚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斬獲倭寇首級疏

題爲仰仗天威斬獲倭寇首級事本年五月十八日准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萬　手本據直隸淮安府同知劉一中呈本月十四日本職會同把總謝詔領兵於劉圍浦地方與賊交戰不意驟雨大作其時我兵曹龍戳傷倭寇一人曹龍退回失跌水坑被寇殺死衆寇扶傷同走至黄沙竈被委官廟灣場官白景時伏兵斬獲首級三顆各賊奔潰上船官軍剳營拒守職等見得賊勢猖獗添調驍勇吴郁

等鹽城縣把守官兵周官周倓場官白景時吏竈蔣恩等并鹽城縣會手張木及令鹽城縣知縣高琨主簿張大璉辦運軍餉連夜齊集官軍十六日辰時出軍賊與官軍俱隔通海大港彼此窺望驍勇吴郁沈澄等脱衣當先過港衆軍隨後攻敵見陣倭寇二十七人戳倒倭寇二十一人偶遇潮長敗寇六人乘潮奔逃上船溺水者不計的數我軍亦被箭傷水灌者夏勝等収軍過港實獲首級一十三顆并違禁異服一件大小刀十把鎗七根盔一頂甲一領弓七張弓套四箇弦五條箭一百四

十三枝箭袋七箇號頭海螺一箇竹管一箇倭衣一十三件十七日又據委官伍祐場官曹鋌等報生擒倭寇二名本職未經面審除審實另解及將有功人員略行犒賞外理合呈報等因據此合用手本前去查照施行准此又據淮安府申并同知劉一中把總謝詔各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海防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稱倭寇突入通州等處地方刼虜臣因倭情緊急將淮安備禦事宜交付總兵官萬　知府蔡揚金把總周表臣隨赴揚州府調度節催總兵官萬　手本飛報

廟灣洋麻港雲梯關等處到有倭寇已經分布官兵堵截等情前來續據淮安府申據贛榆縣飛報倭賊登岸日照縣岸近安東衛地方在林子舖殺傷民人張質李龍等三人又殺死一婦人各倭占守涌泉山約有四五十人晝則入山夜則刼殺等因據此隨調附近沭陽縣民兵赴彼策應去後今准前因爲照倭寇漂泊江海出沒無定海防兵備張景賢見駐通州督兵剿捕廟灣等處又有同知等官劉一中等堵截防禦仰仗天威開洋潛遁及照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萬　素抱忠悃沉毅善

謀一聞警報兵將俱集淮安府知府蔡揚金守官
廉靖而民心已懷臨事明果而軍輿不乏同知劉
一中鹽城把總謝詔同心協力部署有方禦冦寧
民于城是賴皆能仰體　聖心效勞於軍旅者也
除將斬獲首級功次發淮安府推官徐大壯紀驗
明白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
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斬獲倭冦首級生擒姦細疏

題為仰仗天威斬獲倭冦首級生擒姦細事本年
五月二十二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兼副
使張景賢呈據本道委官通州同知印寀報於本
月初九等日斬獲首級一顆又據呂四場報斬獲
首級者竃成校等一顆潘檄等一顆弓一張箭五
枝刀一把把守狼山指揮張纓善部軍張本等一
顆掘港備倭指揮王表呈地方顧才等一顆箭袋
一箇軍人葉欽等一顆倭衣一件呂四場者竃毛
芳表濟等一顆又生擒斬首一顆義官潘樞及潘
廷等一顆倭弓一張箭二十二枝箭袋一箇倭船
一隻并蓬桅又據掘港場申解生擒姦細二名史
皮阿何梁柱驍勇陳松地方周仁等斬獲首級一
顆小刺刀一把花衣一件又據把總韓德禎稟十
一日領軍在馬塘場軍人丘江斬獲首級一顆倭
刀一把十四日又據呂四場副使李政吏史孝魯
張芝者竃彭清毛達等共斬獲首級四十五顆并
倭刀倭弓倭箭等件各報到道案查先該本道會
同原任叅將喬基張恒分布各官兵竃勇隨地水
陸該奇相機剿捕除將先斬首級一百七顆生擒

原缺第一百零二葉

倭寇二名姦細五名節經呈報外今共斬首級五
十六顆生擒姦細二名通前斬首并生擒共一百
七十二名顆理合呈報等因及據署官分守通泰
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先
據通州分司申呂四場通州申利河鎮海門縣掘
港把總韓德楨呈長沙苴等處各報倭寇登岸等
情前來節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機追剿去後今
據前因除節次斬獲倭寇首級捉獲姦細奪獲船
隻倭器等件俱於四等月二十一等日各具本題
知外為照倭寇乘舟出沒江海東逐西奔仰仗天

威官兵追剿開洋逃遁卒難盡滅今兵備等官張
景賢感恩圖報設奇追剿擒斬數多其功可錄併
候委官紀驗功次及查勘各地方有功有罪人員
至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進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當夜差驍勇顏隆周桐張柄崔新薛祥至賊營周
圍連[illegible]起火銃砲使賊驚疑不安至十八日呂四
場賊與東海賊共八船至狼山前數里灣泊與前
賊併夥共一千餘人料賊必來衝突隨令贊畫李
奇方宥同百戶伯永福胡文等相度地勢於險隘
去處布置火砲待賊退避攻打又令千戶王欽鎮
撫呂圻吳子忠在於望江樓埋伏本道親在南城
與叅將喬基督戰至十九日早賊乘大霧兩翼包
裹而來當有百戶伯永福執旗先登胡文執弓矢
同進各兵奮勇向前內耆民毛守獨先衝鋒各賊

披靡復有倭賊二人穿紅舞刀前來衝陣被同知
印宋百戶伯永福所統部下親兵昝沛朱雍等斬
獲眞倭首一顆潘楨潘檄同義官潘樞斬獲眞倭
首一顆賊勢大敗城上銃手王鉞專尚志等各用
銃砲火箭并長箭手劉樞王成王繼武孫位王志
信陳成周均劉珊等用弓箭射傷百十餘人自辰
至未大戰十數合復至西門城角間道掩襲百戶
胡文等伏兵齊起賊見伏兵又城上專尚志朱英
等用砲打死執旗賊首二人餘衆數人各賊退回
將打死倭賊擡去用火燒化復令同知印宋百戶

伯永福發部下兵勇毛朋等伏路賊敗回伏兵四
起殺敗倭賊擒獲脅從并被虜人二十四名發州
審究外比因大霧四塞霖雨繼作咫尺不辨難以
發兵前進隨有狼山巡檢尹柰同男尹仕義統領
弓兵乘勝亦殺死倭賊十數餘人貪功割首尹柰
反被兩傍倭寇擁出殺死伊男尹仕義口稱與父
同死於敵殺退前倭背負父屍回營當夜懸重賞
寄令驍勇周桐張柄崔新薛祥顏隆等夜至賊營
放砲各賊亂走二十日仍又大霧猛雨不止不敢
進兵本夜仍令周桐等到賊營放砲二十一日乘

霧開船又令鄉兵成惇朱爵持火傷船賊已開洋
水兵四面攻圍成惇周梧等火箭射傷穿紅巨賊
二名打死從倭十餘人其廟灣場倭寇已該本道
見賊分枝東行劄委淮安府同知劉一中把總謝
詔督兵剿捕去後近報斬首一十六顆并生擒倭
寇二名通州海門縣各官兵竈勇斬首九顆并前
擒獲發州脅從及被虜人口二十二日狼山賊逃
遁福山等處江北倭寇已靜隨遣水兵千戶陳嘉
謨領兵追襲二十五日據本官稟稱隨同原差快
手顏隆等至次日辰時行至江南常州府靖江縣

地方探剿倭寇哨有賊船九隻灣住彼處港內離
江三里之遠又尋地方曹權報稱有倭寇四百餘
人見今去攻本縣城池餘賊一百五十餘人在於
馬沙東套口港守船比職寄撥水兵楊雲路王夫
馬栢陳義等同原差快手共二十四名前去哨探
又撥水兵一百五十名東西二路藏伏有賊一十
三人前來隔港交戰快手張柄等用放火器見陣
打死二賊隨被各賊搶回有快手周桐過港又用
火器追打比銃發破燒傷面目等處有賊隨後追
走後被甲職伏兵追賊各賊退奔本船當獲倭鎗

一根倭箭一十四枝況各處再無兵船在江巡哨
甲職將兵船布圍本港套口候賊船出江剿捕另
行報稟等情據此卷查先斬倭首一百六十三顆
生擒倭寇并姦細九名節經呈報訖今共斬首二
十五顆生擒倭寇二名并脅從被虜人二十四名
連前生擒并斬首共二百二十三名顆除水陸布
兵晝夜防守外為照倭賊大勢逼城城南大戰先
登陷陣則有百戶伯永福胡文雖未有擒獲之績
而保全城外居民數千餘家無一人受害全安之
功不在斬馘之下同知印宗領鄉兵則部下斬獲

數多給餽餉則各營士飽馬騰武官之功伯永福胡文爲首文官之功印寀爲首而耆民毛守奮不顧身勇尤可取伏乞俯念臨敵用人之時此四人之功乃本道親眼與萬人共見非若往時傳聞之可比特爲甄錄以爲遠近奮勇者之勸其巡檢尹柰奮不顧身先挫賊鋭死於王事情尤可憫尹仕義既能奮勇殺賊又能收全父屍功尤可嘉亦乞通爲題請查陣亡事例重行優恤加廕以爲死事忠孝者之勸賞不逾時其於軍政所益不小爲此今將得獲倭刀三十九把倭弓二十四張倭衣一

十三件倭鎗一十根倭箭二百二十枝馬一匹驢六頭船七隻理合呈報施行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通州申五月十七日據本州探信快手孫煜走報倭寇約有二三百人從如皐縣丁堰鎮來至天生港沿沙一帶直抵狼山地方又據海門縣報稱倭寇四路爲害本月十九日午時忽有倭寇一夥約有三百餘人從山前南路到於南廂望僊橋随有狼山巡檢尹柰與賊敵戰陣亡各寇直至南門橋下放火射人官兵敵退南行潛藏等情前來節

行海防道分布官兵相機追剿去後今據前因查得淮安廟灣劉團浦地方斬獲首級一十六顆生擒倭寇二名并倭刀等件於本月二十二日具本題知外爲照江南調集大兵征剿即今新舊倭寇奔突江北淮北上下二千餘里出沒無定勢甚猖獗今兵備張景賢申嚴號令明信賞罰親冒矢石督兵力戰百戶伯永福胡文同知印寀耆民毛守各奮勇血戰擒斬功多保全城外居民實皆仰仗天威也除將官耆伯永福等各給銀牌懸賞尹柰先行該道重加優恤再照巡檢尹柰官職雖卑矢

心勠力禦寇殞身伊男既能殺賊又全父屍相應褒恤量贈職級仍查照陣亡事例將伊男尹仕義量與一官百戶伯永福胡文同知印寀耆民毛守四員名先行給賞以勵將校并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相應照格陞賞通候查勘功罪至日另行具題外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

原缺第一百零八葉

清等二顆華恩一顆吴哲等一顆孫鉞等一顆葉
實等一顆陳爵一顆于順等一顆巡檢焦三省一
顆千戶吴繼勳一顆張遵一顆呂晴等一顆宋邦
鋭等一顆共三十八顆生擒從賊一名并倭器等
件泗州衛鎮撫戴堯臣一顆倭刀一把各報到道
看得前項首級各該官兵均有斬獲但其間有衝
鋒破敵就陣馘斬者有賊敗後摻剿者又有圍困
燒死取獲者難以槩論隨行同知劉一中分別等
第定擬賞格緣由開呈到道爲照前項功次本官
督戰親見其事知之必悉既經分別前來似爲得

均内義勇官王大文二顆淮安衛左所副千戶劉
翔一顆克軍百戶吴郁一顆俱不顧領銀告願陞
級其餘官兵無容別議外知同知劉一中把總周
表均承責委出謀奇中始追赶於張泗冲雖未盡
斬獲之功既圍困於馬頭鎮大報堵殺之捷全軍
無失窮寇盡絶及照知府蔡揚金號令素嚴謀猷
克壯當兹專城之重隱然虎豹之勢致兹克捷功
不可泯叅將王元伯領兵過衛料敵制勝尤宜上
將之才可當一面之鋒至如本職猥以庸才一籌
莫展因人成事功非己出實由責成於劉一中等

付託得人委用亦效等因及據原任叅將王元伯
淮安府同知劉一中把總周表各呈相同緣由到
臣據此案照先爲仰仗天威斬獲倭寇首級事内
據淮安府申據贑榆縣飛報倭賊船登山東日照
縣岸近山東安東衛地方在林子鋪殺傷民人張
質李龍等三人又殺死一婦人各倭占守浦泉山
約有四五十人晝則入山夜則刼殺等情前來隨
調附近沭陽縣民兵赴彼策應緣由已於五月二
十二日具本題知去後續據海州申據興莊塲報
稱保長王禮等探得山東流來倭賊見有日照縣

安東衛并贑榆縣人馬在彼截殺二十一日守禦
海州所申報海州差哨官陳爵等十七日赶至興
莊唐僧口迤東與寇交鋒被寇殺死民快何住王
子元楚成箭傷陳爵等十八日倭寇至臨洪浦有
賊衝陣軍人王袍用神鎗打倒倭賊一人海州民
快割去首級又用噴鎗打倒二倭首級贑榆縣民
兵割去軍快徐友等止獲賊驢五頭倭箭三枝二
十二日據興莊塲報十七日倭寇經過橋南殺死
民人龍仁受等二人又至地名清口殺死民人周
奉及戳傷民人張君時等四名又據安東縣申十

八日飛報倭寇在海州新圍莊哨官陳爵驍快楊
禮等截殺首級二顆并手五隻脚六隻倭旗二面
倭刀弓箭等件二十四日委官淮安衛百戶江東
曉稟報二十三日倭寇在劉家莊本職率領勇士
赶至八集地方遇有倭寇會沭陽縣官老約戰赶
至桃源縣趙家莊地方上陣對敵用火箭夾把銃
打死倭寇在地衆倭一齊將勇士王敖等一十二
名殺死部下勇士張仁殺死倭寇一名當時撞去
奪得船一隻宿遷縣申據白洋河老人周瑞捉獲
倭寇一名清河縣申據老官亭老人滌銃報倭寇

南行至本鎮將陸鑾殺死又據淮安府申二十四
日賊在桃源縣張泗沖地方殺死老人一名小甲
一名二十五日至黃家觜又殺死二人二十七日
沭陽縣知縣朱璣稟報桃源縣義民夏三父子家
兵共二十餘人夏三男夏尚德將賊一鎗戳倒欲
取首級被賊赶上反坎三刀陣亡其戳傷賊被衆
賊擁下淮河去訖徐州一人戳賊一鎗被賊反回
砍訖三刀陣亡百戶賽文火箭射中一賊五月二
十七日同知劉一中稟報二十六日到桃源縣三
義鎮迤西黃家觜探知寇在陳章家草房歇宿我

兵圍住衝敵未見勝敗徐州陳子實將倭一人連
戳二鎗倒地欲取首級間衆倭齊上將陳子實殺
死桃源縣會手將冦戳傷得獲倭刀一把六月初
一日桃源縣知縣傳以智稟報二十六日夏眎等
用銃箭鎗刀各行打傷倭寇奪得倭刀三把倭弓
二張箭二十枝倭竹器布袋二件驢一頭不意三
更時候各倭浮過河南職等追至三汊夏眎孫祿
殺死倭寇一名得首級一顆二十八日三汊精壯
董貴等鈎住倭船殺死倭賊一名得首級一顆又
據贛榆縣申報驍勇宋祿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

顆倭刀一把緣由前來其時各官兵俱在沿海防
守該臣會同鎮守淮安總兵官萬　調遣沭陽縣
知縣朱璣淮安衛百戶江東曉賽文各兵前去海
贛一帶截殺又令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選帶徐州
并鹽城戴罪報效獲功官吳郁等前去清河截殺
把總周表領兵清河浦防剿及分委把總指揮千
百戶等官樂鏜潘準金詔張世功林本源等各選
水兵戰船於禮字壩草灣柳浦灣雲梯關各停泊
闌阻無令脫走下海原任叅將王元伯泗州衛鎮
撫戴堯臣各選兵前去清河上流各堵截無容遁

走又差淮安衛百戶馬金調取馬邏民兵前來聽
同知劉一中調遣及行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駐
劄清河往來督戰并調邳宿等處官兵併力剿捕
取淮安府庫銀四百兩發同知劉一中於見陣官
兵内挑選好漢三百名每名先賞銀一兩官二兩
令其當先殺賊多備乾糧棊炒宰殺猪口隨軍食
用又恐各賊係是倭奴前鋒後曹大夥結艘而至
隨行潁州兵備僉事朱舜民夜雨自淮馳至泗州
督令衛州官高鶴鳴羅尚絅嚴兵防護　祖陵又
調池河守備張文爵統兵五百名前來淮安城守

隄備運道去後今據前因會同總兵官萬　議照
節年倭寇往往先以狡健數十人先行登岸蹤路
踏白若不就便剿滅或得還巢不日引類呼朋内
外勾引動輒數千攻圍城邑焚刼村鎮近日淮北
地方沿江沿海各有兵馬賊徒數至廟灣洋麻港
雲梯關東西海所等處隨到隨剿不得刼掠乃直
出北海從山東日照縣登岸日照并山東安東衛
追兵回還賊遂從淮北腹裏經沭陽桃源直至運
河急發官兵圍住殺傷倭寇彼即砍碎投入河内
半夜取民間岸上漁舟撞入河中用麥掀棹過南

河次日官兵沿途追剿賊被損傷偶因三四日間
驟風大雨我兵火藥既濕弓膠又軟全不得力賊
於黑夜又奪麥船從南岸過河遂至馬頭巡司賊
雖不多軀壯獰惡裸形如獸掄刀如飛詭計姦謀
變幻莫測若不擒斬盡絕但得餘賊還巢彼必勾
引深入江淮之間殊爲可憂即今仰仗天威勦滅
盡絕通計先後斬獲首級四十四顆生擒二名奪
獲倭刀六把倭弓二張箭二十三枝旗二面竹器
布袋二件驢六頭船一隻運河漕船舳艫相銜數
百餘里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刼殺之慘照得

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原任參將王元伯往來淮
泗披戴風雨部署奇正指授方略淮安府同知劉
一中清江造船廠把總周表奔走水陸親冒矢石
率先兵勇竟收全勝知府蔡揚金職在專城志期
滅賊城垣郊市晝夜巡行器械芻糧頃刻立辦以
上各官皆能仰體　聖心效勞於軍旅者也數臣
之功劉一中爲最諸兵之功王大文爲最再照劉
一中本文職官員旬月之間劉團浦馬頭巡司二
處領兵部下先後斬獲首級六十顆生擒四名即
今軍旅之才委的難得本官陞賞相應查議王大

文係邳州衛義勇調守昌平給與冠帯官斬獲真
倭首級二顆戴罪報效吴郁原任鹽城所百戶問
發充軍終身先在廟灣劉團浦地方父子斬獲真
倭首二顆今又爲首斬獲真倭首一顆劉翺係淮
安衛左所副千戶斬獲真倭首一顆俱不願領賞
所宜查例酌處陞官以風勵將校者也如蒙 皇
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乞查臣題懇乞 天恩廣
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覆奉欽依事例將王
大文陞邳州衛試所鎮撫月支食米一石吴郁將
伊并應襲兒男先於劉團浦斬獲過首級二顆不

肯領賞准令贖罪今次所斬一顆照上年通州殺
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該兵部覆奉欽依陞
指揮僉事例陞副千戶副千戶劉翺陞正千戶俱
世襲其同知劉一中部下功多畨爲甄録兵備等
官劉天授王元伯蔡揚金周表酌量給賞庶幾賞
不逾時人心激勵其餘斬首生擒功次發淮安府
推官徐大壯紀驗明白分别真倭從賊等第臣即
欽遵兵部題奉欽依事例諭以 皇上恩威勳支
淮安府庫官銀登時給賞除將陣亡被傷兵勇行
令有司優恤地方有罪人員查明另行外緣係仰

仗天威剿滅淮北倭寇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三十
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斬獲江北倭寇疏

題為仰仗天威斬獲江北倭寇首級事本年六月初六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續據呂四餘東等場報有倭寇登岸該本道會同原任叅將喬基差百戶伯永福衛鎮撫呂圻前去截殺因恐軍不向前將各官編入行伍隨軍剿捕於五月二十七日據海門縣申據典史余廷舜下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一顆倭帽一頂陞室斬獲首級一顆馬勲等斬獲首級一顆籐棍一根二十七日辰時百戶伯永福在餘東場地方親自

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箭十枝又據伯永福呂圻差家丁呂照稟為報功事五月二十九日巳時有倭寇前鋒約有五六十人在於呂四場迤北放火刼掠永福帶領馬上家兵四名與同同知印采部下耆竈秦泮等竈勇百十餘人合兵對敵永福箭中數賊獨馬衝入賊營破亂秦泮率兵四面攻殺倭寇大敗共斬首級三十五顆永福兩陣自斬真倭首二顆得獲倭弓一張倭鎗一根其老營倭寇正在呂四西場放火殺人聞風喪膽竄東奔船千戶羅表督兵追剿去訖又據耆竈秦泮稟稱泮等隨即對敵伯永福射中倭賊頭領賊敗被本官衝前斬獲首級一顆當日前到本場天晚宿歇次日泮與伯永福獨馬前去青墩港倭船處所看得大船六隻兩岸搭蓬三箇泮與本官隨回計議次日齊兵埋伏與賊挑戰至二十九日巳時不意前鋒精銳倭寇約五六十人在於本場北放火刼掠隨即帶領家丁竈勇與同伯永福與賊對敵被伯永福連中數賊獨馬衝營破亂泮率兵勇四面攻殺賊敗亂走共斬首級三十五顆內伯永福親自斬獲首級二顆鎮撫呂圻斬首級一顆在內又據

呂四場復報相同卷查鎮撫呂圻前於五月初一日親自斬獲首級一顆今又斬首一顆共二顆百戶伯永福親自斬首級共三顆俱未領賞看得百戶伯永福前在通州能執旗鼓勇城南之戰大致克捷今隨軍呂四編入行伍用箭射敗倭賊又多斬獲之功鎮撫呂圻屢挫賊鋒所向必勝值今地方多事正欲官軍觀感効力之時況將官之中如伯永福呂圻之謀勇誠不易得其所得功俱係編入行伍衝鋒親自斬獲衆目共見乞速行題請照例陞級以為忠勇者之勸通共今次斬首三十九

顆及本道所屬海州等處報到斬獲首級四顆理合呈報施行又據本道呈上年倭寇每到地方輙便焚舟深入窮寇失勢故可一鼓殲之今次賊多漳泉人在內運謀又係新到徤倭常不離船得便即入失利遂退又動分數枝牽制我兵崇明縣三丈浦賊船亦在彼中有久住之意今宜少緩以計破之故先令陳嘉謨等水兵船隻守定三丈浦口爲必剿之勢使倭寇不敢由水再犯通州遣伯永福呂圻率各場并鄉兵剿呂四等處賊使彼首尾不相救又令各地方堅壁清野使彼無所掠久必

自敗今呂四等處兩次大勝賊已破膽止是天雨大霧每每計不得行久雨必晴晴則出奇設伏必盡滅之使不敢復窺江北等因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喬基亦呈相同緣由到臣案照節報通州狼山海門呂四等處倭寇四路奔突等情前來已行該道分布官兵防剿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該臣題爲乞留軍職官員以保固地方事查得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俱膂力過人弓馬閑熟曾經戰陣效有勤勞若再被別省取用地方益致乏人該兵部覆奉欽依別省不得調取如有擒斬功次照例一體陞賞已經行取各官向在海防退回以備緩急調用今伯永福斬獲眞倭首級三顆呂圻斬獲眞倭首級二顆俱編入隊伍人員不願領賞所宜查例酌處陞官以風勵將校者也如蒙 皇上勑下該部再加詳議乞查上年通州殺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該兵部覆奉欽依陞指揮僉事事例將伯永福呂圻照各斬獲功級伯永福係百戶陞三級呂圻係衛鎮撫陞二級俱指揮僉事仍與世襲庶幾賞不逾時人心激勵況軍職官至指揮便可

選充將領儲養將才正其時也除將斬獲首級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賓紀驗併勘有功有罪人員至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

剿逐江北倭寇疏

題爲大勢倭賊擁衆入寇仰仗天威官軍水陸夾攻得勝生擒斬獲首級事本年六月十八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右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本月初八日午時據狼山巡檢司報稱有倭船二十六隻賊一千四百餘名自江南地方直指狼山等情到道當即會同叅將喬基委鎮撫彭遇領兵三百名先據狼山賊即東行去狼山十餘里王竈港別港柴港等處地方連船屯聚去通州城十餘里比因久雨城墻周圍倒壞二十六處共計長一百八

十八丈七尺修砌不及本道會委義勇官王美領兵三百名列陣東門外義勇官丁友德領兵二百五十名列陣南門外鎮撫吳子忠領兵一百五十名列陣西門外指揮張禾領兵一百五十名列陣北門外以待選委千戶賈勇鎮撫彭遇各領精兵四百名作爲遊兵應援同知印宷領驍勇四百名作爲中軍教場劄營相爲犄角餘西西亭金沙各場兵先因調至附近呂四場殺賊聞警亦來策應賊見我兵有備不敢離船深入又令印宷遣驍勇沙全葛鑾道真曹富袁奉陸春何桂等各領精兵

分爲四枝埋伏要路以防流刼鄉村遣千戶陳嘉謨陳厚領水兵逼近賊船時常往來攻擊令賊晝夜不寧初九初十十一等日水兵連戰數十合箭射銃傷甚多因水上隔船未得首級賊勢益沮十二日辰時賊引舟奔突東行被賈勇彭遇攻其北陳嘉謨陳厚攻其南水陸齊進賊大敗射傷落水者不計其數就陣據千戶陳嘉謨下耆民吳言張諫丘富等生擒從倭一名馬二郎身上有金環銀絲花碎金俱即時賞給吳言等外耆民瞿裸斬獲首級一顆吳言斬獲首級一顆陳諫張丙顏隆斬

獲首級一顆倭船二隻瞿柏斬獲首級一顆倭刀一把瞿慷斬獲首級一顆同知印宷下兵沙全葛鑾等斬獲首級一顆陸春何桂等生擒從倭一名陳朝本家兵閻宙陸傑等斬獲首級一顆吳儒何太何倫吳遷等共斬首級二顆沙全吳佩等共斬首級二顆千戶賈勇下兵毛守錢集斬獲首級一顆鎮撫彭遇下兵崔橋何紬等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竈民江時報斬首級三顆倭刀二把弓二張箭三枝又據海門縣兵許懋王秀等報斬首級一顆餘西場官驍勇李晒等斬獲首級一顆曹鵾奪獲

牛一隻曹惟李逵曹三各奪驢一頭小驢一頭倭
刀一把臥单一條長衫一件又據軍犯張廷遂同
家丁張全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倭箭六枝又
據通州分司申據馬塘塲竈勇周權等生擒倭寇
一名鄭偕并倭帽一頂等情各報到道據此今共
奪獲倭船三隻內有江南虜刼衣服二百餘包米
一百餘石俱給各兵分散以酬其勞賊帶傷東行
仍催督各官軍晝夜追剿用計襲擊獲功另報外
今生擒倭賊三名共斬首一十九顆等因又據本
道呈爲報功事本月十三日卯時據千戶陳嘉謨

稟帖稱同趙隆朱雍遵依寄令調撥耆民楊雲路
聞勤倪賢等兵船先鋒追剿倭賊用將軍砲打壞
倭船一隻落水倭賊不計其數隨有次先鋒吳貴
瞿柏兵船併力齊攻斬獲倭首各一顆并倭箭及
袋其船仍被各賊救搶去訖等因具報到道據此
查得先該本道會同叅將喬基軍前聽用官李竒
方宥密議潛發二將軍砲三將軍砲責令千戶陳
嘉謨報效軍犯驍勇趙隆等前去遇便邀擊剿捕
外理合呈報等因及據署管分守通泰原任叅將
喬基亦報相同緣由到臣據此案查六月十一日

先據海防道呈照得本道節差衛鎮撫呂圻等至
呂四塲水軍千戶陳嘉謨陳厚各領兵船在江南
靖江縣追襲倭寇續據呂圻呈報於五月二十九
日在呂四便塲與江時各又斬獲首級一顆又據
團隨驍勇顏隆報於六月初一日在靖江縣馬沙
地方斬獲首級一顆薛祥斬獲首級一顆張丙同
千戶陳厚部下水兵雷梅共斬首級一顆千戶陳
嘉謨下耆民馬柏等共斬首級二顆餘中塲竈勇
周貫等斬獲首級一顆倭弓一張箭五枝海門縣
典史余廷舜下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二顆戌忻等

斬獲首級一顆陸梧等奪獲倭刀一把弓一張各
報到道具呈到臣案候類題間今據前因爲照即
今新舊倭船奔突江北淮北上下二千餘里沿江
沿海邊腹地方出沒縱橫官兵力能防禦不能登
岸自山東日照縣登岸倭賊直穿腹裏屯住清河
馬頭巡司隨被官兵剿滅已於六月十二日會本
題知外今倭船二十六隻賊至一千四百餘人自
江南地方直指狼山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等親
冒矢石水陸備兵夾攻力戰以致大敗羣賊狼狽
開洋遁去實皆仰仗天威也計今斬獲首級三十

一顆生擒三名奪獲倭刀五把倭弓五張箭一十四枝牛一隻驢四頭船三隻卧单長衫倭帽各一件衣服一百餘包米一百餘石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及照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屢犯江北兵備張景賢等設謀督戰先後通計斬獲首級二百九十三顆生擒并被虜共三十八名似應先行量加褒賞其餘有功有罪人員仍照兵部原行通候巡按御史查勘除將生擒斬獲功次俱發揚州府通判史朝賔紀驗審問候巡按御史覈實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奉

聖旨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目錄

疏

淮揚類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附錄院部題覆功賞疏

淮揚類

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疏

題爲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事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糧船遲誤年復一年雖因天時地利颶風大水所阻亦緣人事未能修舉政體未能歸一故也各該有司徵收不時船到無糧動輒以船幇未齊爲詞開兌

延緩及至兌完行糧輕齎席板等銀守候逾月尚未關支戶部議單奏災減免支運改折等項九月已定今各處有司或至次年三四月間尚有災傷之奏減免支運改折文移紛紛以致漕舟漕卒或已到原撥水次而復改赴他省或已兌糧米在船而復交還有司官軍坐食甚苦公私浮費不貲及至減存已過半年船料無從辦納浙西至常州一帶運河類多淺阻丹陽上下二百里間尤甚有司通不肯先期疏濬甚至四月糧船大集阻塞不通直候黃梅水發方得出京口閘北及過淮河水又已驟漲以致牽輓不前凡此數端皆不可不亟爲議處者也況浙西蘇松等處倭冦未靖南北奔突俱於運道有礙關係尤重查得浙江兌改糧六十三萬石計用淺船一千九百餘隻分撥浙江并南京等總衛分領兌蘇州府兌改糧六十九萬七千石松江府兌改糧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糧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改糧一十萬二千石計用淺船三千八百九十餘隻分撥中都江北等總衛分領兌通計糧米一百八十餘萬石船五千七百九十餘隻其該兌州縣糧米如

浙江海寧海鹽平湖三縣南直隸華亭上海崑山常熟嘉定五縣太倉一州皆切近海濵其腹裏仁和錢塘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吳江長洲吳縣武進無錫江陰十三縣亦有冦盜若拘泥常規不急爲區處恐復壓　聖慮臣等何所逃罪如蒙伏望　皇上勅下戶部詳議轉行總督倉場衙門行令坐糧員外郎通查各總衛所糧船隨到隨收卸出空船各行工部差官押同各衛所委官星夜回南沿途督河洪閘等官一路催儹駕赴浙江并下江蘇松等府聽候正月領兌開船及嚴行有司務

要舊年徵完漕糧行糧并輕齎席板銀兩等項聽允奏災減免支運改折銀糧俱要於舊年十二月以裏奏行如在年外決不准理鎮江至杭州一帶河道俱要及時挑濬深濶以便糧運再照邊海州縣糧米准徵折色似亦輕便但恐京通倉庾必須充實且江南秋收之後槩徵折色一時米價必賤未免傷農亦乞勑下該部酌量分數定擬本折庶幾國計民情實爲兩便不惟臣等免於罪愆實以仰慰　聖明南顧之憂也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覆沿

海州縣糧米漕司速會同各該巡撫酌議仍照舊派徵本色或果事勢不便比照議單有災該免於附近撥補足數事理酌量各該府州縣起運存留之數以地方遠近爲差如腹裏者多派允軍邊海者多派存留及别項起運錢糧通融徵納要在不失四百萬石及各該府原額之數蓋漕運糧米原無虧欠之理仍要於舊年十二月以裏交允開行既早自不與寇賊相值而過淮入洪亦不爲河水所阻軍民兩便國儲萬全而漕規亦不至廢弛矣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題爲懇乞　聖明定議江南江北錢糧軍旅以蘇民困以安地方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江北四府三州連年饑饉難蒙　聖恩蠲賑及令臣等竭力撫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通州等處倭寇焚刼調遣徐亳邳宿等處官兵勦捕各給召募安家盤纏銀兩隨途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於四府三州庫藏空虚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

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等處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依文答應所費錢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奚啻百倍於沛縣今調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自沛至瓜洲經行北江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曾備咨總督衙門定示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又據徐州

兵備道呈蒙總督衙門牌仰本道督領精兵一千五百名前到丹陽蘇州等處會合截殺遵依先選徐兵八百名責付徐州左等衛指揮金漢等統領又行徐州動支銀八百四兩官每員給銀二兩軍兵每名一兩以爲安家之資經過州縣官每員給廪糧銀一錢軍兵每名行糧銀四分只山陽一縣支給行糧銀三十二兩隨批該道選兵盤纏如擬支給及移咨總督衙門查將前項官兵用過安家盤纏銀兩轉行江南巡撫衙門於蘇州等府收貯聽用官銀内照數解補還庫以後江南調取江北

兵快悉照施行去後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雇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旣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徭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理　皇陵盖造髙牆建閘濬河搜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者也再照倭寇之内華人十居七八類多姦狡知我水陸險易地里遠近將官强弱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叅將盧鏜江北叅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搶刼遂至蘇松浙西江北南北千里處處失利盖賊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由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

撫屬自海門以至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叅將梅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況敢越江而赴江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髙墻所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並不曾敢調動一人一馬盖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爲强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河南交界

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絶一則近護運河一則遥
以高墻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巳而勞人善戰者必
致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調
募江北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
鳳泗徐邳恐亦非長策萬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
罪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菲材當
此多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巳見自分彼此竊念
倭寇焚刼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
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
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旣令其奔走

於鋒鏑之間老弱者又令其供億於徭賦之外安
能保其不有他變乎况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
動而難安良善爲之驚疑姦雄因而扇動是海徼
未寧而中原先敝矣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江北
地方陵寢所在運道所在高墻所在乞勑該部從
長計處以後江南調兵江北擬定規則令其自備
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選去處并
經過有司免其取辦供應前項用過江北錢糧亦
不敢望其解還補庫其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
通不得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住信地者亦不

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
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高墻及鄰境盜賊如此
庶民財不致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平而內
憂可弭矣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議覆令撫按官奏稱旣
役江北之人不當復竭江北之財而鳳淮等處
皇陵運道高墻閘河諸所修建民力不堪要以後
調兵自備錢糧不必取辦江北其巳用過免其補
還固欲分於彼此者至於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
衙門差官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爲盤纏

行糧之用而今年四月內南京兵部差官江北募
兵其安家盤纏行糧亦係帶來給散其所援引亦
自有因且稱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但軍需重
務關係各地方民隱而一時錢糧又有盈虛不等
輕重少偏便有利害本部遠難遥度必須行令會
處事體歸一庶可經久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
督軍務南京兵部尚書張　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并巡撫應天都御史周　會同酌議要見先年事
規江南募兵調兵是否自備銀兩盤纏行糧料草
沿途應用有無派及江北以後召募兵快應否悉

照規則遵行其或事勢有緩急庫貯有盈虛又當從長酌議要見何項可以支給何地可以分派一一從長計處停當軍民兩便可久可繼者為定則轉行兵備管糧等道遵行不必各持私議互分彼此動輒內干帑藏以致國計空虛邊餉缺乏無可為力徑自具奏施行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題覆准戶部咨看得戶部咨稱該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稱倭寇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江北各參將領兵策

應賊遂分劫以致處處失利蓋賊船乘風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路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援兵分布四五枝遇急策應庶保無虞及稱鳳陽泗州陵寢高墻所在關係尤重徐州雖有勁兵千餘彼處强悍誠恐各省盜賊生發須兵彈壓堵絕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非長策乞要從長計處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不得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駐信地者亦不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防守各一節為照本官所陳不為無見舍己芸人顧彼失此均為未便相應酌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軍務尚書張　酌量江南江北賊勢緩急調動兵馬務在兩不相失事圖萬全等因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太子少傅本部尚書聶　等具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預處來年漕運疏

題爲懇乞　聖明預處來年漕運事臣於六月初十日會題爲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事止因今年春末夏初海寇猖獗預爲明年允運之計尚未知地方災傷也及至八月初一日臣又題爲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寛秋糧以救民生事亦止因江北四府三州秋糧難徵請乞蠲減之計尚未知即今海寇猶未歛戢也及照浙江杭嘉二府直隷蘇松常鎮四府皆財賦重地嘉靖三十三年旣因賊寇夏麥未得全收秋苗未得全種幸而稍有得種者又罹旱魃屢經賊寇秋禾未得登場夏麥未得入土兩年三熟收成失望富厚之家已難支持貧細之民盡皆逃徙重以疫屍餓莩轉於溝壑征兵饋餉急於星火不惟三十三年秋糧徵收艱難抑恐三十四年糧運道路梗阻近又聞得糧船已到張家灣者因通惠閘座水衢柵場京倉輸納尚爾留滯不過旬朔風氣向寒未得開幇必至守凍況運軍連年舊欠新欠剜肉補瘡月糧行糧張願待哺今復艤舟久候不無虀食正糧掛籌揭債勢所不免萬一海寇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縱橫則

耕稼方興必貽田畯之憂舟車所至復有萑蒲之警年復一年何時休息田賦日縮軍旅日煩民力日疲國計日乏矣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將江南江北災傷被寇地方秋糧早定徵蠲減折及支運等第馬上差人齎文付各該巡撫官作急坐派各司府州縣徵收聽運仍將三十三年運到漕糧或儘上通州倉厫或預放官軍俸糧或隨宜分囤德州天津二倉其脚價究貼免曬墊倉等項悉聽該部處分務令糧船凍前入閘南行疾速修艌以濟新運不惟臣得免瘝官誤事之罪其於京儲邊餉保民禦寇均爲有補臣竊念國家建都北平乃朝廷親爲守邊鎮撫華夏漕運糧米盖不獨上供九重下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寔足食足兵安内攘外社稷大計臣待罪漕司所宜心思力行不俟督責勉圖報稱於萬一但臣體質孱弱材識短淺徒抱先事之虞曾無應務之略而所轄各該司府州縣等官隔離甚遠約束難行不得不吐瀝血誠於　君父之前也伏惟　皇上敬天愛民勤勞萬幾臣不敢備錄前後奏覆文移繁猥塵瀆謹述緊關略節情詞仰祈　聖覽昔神堯大舜之際寔千

古極盛大治之朝尤且君臣上下都俞吁咈每以
蠻夷猾夏四海困窮爲慮臣叨冐職掌豈敢因循
隱諱伏望　聖慈寬臣狂妄之誅俯賜采擇早爲
經理天下幸甚臣不勝幸甚嘉靖三十三年九月
十二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覆
恭候　命下通行總督侍郎盧　及巡倉御史通
州坐糧員外郎漕運總兵參將等官查照節題事
理一面速行起囤一面分運京通二倉務使空船
早回不致凍阻以濟來年運事仍咨漕運及各該
巡撫都御史會同將各司府州縣三十四年應運

三十三年秋糧速爲分派俱要全徵本色設法照
例運至水次倉以需交兌縱係災傷被寇州縣止
許於存留及別項起運錢糧內蠲減不許一槩免
折以虧大計或鄰近地方有收查照議單撥補足
數日後有收照數徵還或照先題事理邊海者多
派存留少派起運腹裏者多派兌軍少派存留庶
計豐耗以定賦不失通融之法臣等亦得因贏縮
以制用可免詘乏之憂矣仍備行督撫衙門臨期
多方防護催促完兌星馳前進共圖萬全但今倭
患未寧事勢難料而蘇松杭嘉四府原額漕糧一
百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五十石誠恐冬春之交各
總運船一時輳集交兌數多動經旬月一有驚擾
便致壓誤惟復於內量改折三分之一以速交兌
其折銀照例每石正兌七錢改兌六錢聽各該巡
撫趁今徵納之時派於被害極甚及有礙兌糧州
縣照數完報以補漕糧之不及至於倭寇久據地
方無種無收人戶一時辦納不前巡撫官會同漕
司勘報明實另議具奏聽臣等酌量暫且停徵以
蘇民困候賊平年豐照數帶徵折色一面將前扣
留銀十萬兩糴買糧米湊運補數其災傷地方不

許一槩改折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三年十
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是欽此

儹運糧儲疏

題爲儹運糧儲事據江北等總把總運糧指揮僉事蔣璟等各呈將催儹過所屬衛所兌完糧運接續過淮緣由到臣又據浙東等總把總運糧指揮同知詹懷世等呈稱所屬衛所派兌浙江糧米除先兌完開行過淮外其餘有兌完糧米因被倭寇猖獗盤據地方節奉監兌等衙門明文着令官軍將船駕赴僻靜湖港廻避以防疎虞不敢開行及有尚未開兌者警報日聞未得寧息等情各呈前來據此案照嘉靖三十四年分漕運糧斛四百萬

石已經會派浙江等布政司并應天直隷蘇松等府州依期徵收及行浙東等十三把總官分撥官軍駕船領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萬　查得今歲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内新舊事例折銀糧七十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三斗三升九合蘇松二府被倭久據停兌糧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七合存留軍餉糧九萬二千二百石實運本色糧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内除山東河南二省糧五十七萬五千六百石就彼起運外實該過淮糧一百九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自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止該臣等陸續督催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直隷等司府州糧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六升俱已過淮前進其浙江杭嘉湖三府因避倭寇未曾過淮并候題請未兌糧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二石九斗三升四合欲候盡催過淮方行奏報但今前寇未靜難以預期不無遲誤除嚴併司府及各領運官員將未兌糧米上緊兌完

候官員勦滅前寇地方稍寧與已完避泊船隻星夜兼程前進過淮畢日另行具奏外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奉

聖旨

久任理刑䟽

題爲乞久任理刑以肅漕政事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永樂初年漕司設有刑部主事駐劄淮安問理刑名先年題差定限三年經行事務悉得次第完銷近年差委多係年淺主事往往陞轉即便回部又不待交代雖委府佐暫署類多因循案牘前件百無十完漕司所轄南北直隷并浙江等五省二留守六都司一百三十一衛所隔越數千里每年開兊遲延秋糧欠少過淮違限交糧掛籌以及船廠軍辦料銀

等項應該問罪人犯不下數千起惟江南官軍重運過淮然後歸結若淮北山東遮洋二總并於文移尚不回報江南所歸結者亦不過公罪納贖而已其他奏告等項事干待對者俱稱錢糧經手例難拘留比及糧完潛行過淮至於退運官軍雖經行提百無一至近如鎮江衛指揮程世勳打死見運軍士侵欺在運錢糧貪酷百端被軍告發批行該司差人守提聚衆毆打公差不肯赴理比臣移咨江南巡撫轉提亦竟不到不獨軍衛爲然各該有司相習玩縱其於漕政雖歲有議單一切視爲

故紙如鎮江河道江南各府開兊直至四月挑河講兊彼時倭寇已登岸矣各該有司公然放肆明言漕司移文住俸徒爲故事即有一二參究亦復科派糧廒反以爲利諸如此類難以歷舉又有甚者近日廬州衛指揮田疇同伊弟并軍人在於蘇州府水次取討掛欠被彼處棍徒結幇尋害假稱盤詰疑是倭賊妄拏拷打登時致死數命彼處官司通不申報盖自設漕司以來未嘗有此異事及照淺船料銀漕司急用錢糧今查各總造船軍三民七并修船料價每歲所用不啻十萬餘兩各處

衛所有司有額辦之數又有抑抵之糧若使依期徵解豈至缺少運船近年各該人員拖欠者既不嚴限拘追徵完者又多侵收冒破以故造船缺用修艌無銀總廠賒賠漕司處借積習至今廢弛甚矣及今若不改圖恐數年之後漕務大壞合無查照先年事例再加嚴審漕司理刑主事務要三年爲滿部銜陞轉仍留管事春夏糧運盛行在淮查問見運人犯比併贓贖秋冬運船過淮行令巡歷各處嚴督軍衛有司掌印管運收料官員查催拖欠船銀就行問理減存退運人犯并各該違誤漕

務有司官員再照各處地里遥遠一歲難周要須一年南京上江下江浙江五總一年江西湖廣二總一年江北留守司三總山東遮洋二總挨次巡歷清理完銷如蒙乞勑該部再加詳議今後理刑主事定滿三年三年滿日呈部差官交代方許回部臣復查各省監兊主事每歲選差五員各領勑書分投水次監兊糧斛所據理刑主事既限三年徧歷各省相應比照監兊事例請給勑書一道令本官欽遵行事庶幾官有定守事有專責各該軍衛有司自知奉法不敢違慢規避其於漕政不爲

小補其打死指揮田疇一節乞勑法司議行江南巡撫衙門嚴提究問儆戒將來若只照常發落不惟漕政難行其於國家綱紀關係不小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處驛傳疏

題爲議處驛傳以革宿弊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莫如士議照撫屬沿河驛遞南自儀真北至沛縣共計二十七處除儀真至淮安一帶尚能應付惟清口至泗亭各該驛遞雖因地方災傷錢糧短少亦由積年光棍聚集兇徒把持官吏遇有一應公差人員到來關閉衙門圍聚曠野執持鎗棍堆積瓶石不接關文不行應付使客耽閣稍有較論即便趕打甚至傷人壞船待其去後抄謄前路關文黏按卷簿填入循環按季銷算官

銀發到目破侵用臣到任以來雖經訪拏究治奈何積襲相沿一時未能盡革若不早爲議處姦弊日滋錢糧糜費覊旅落寞甚至聚衆百餘酗酒行兇恐成他變臣叅訪衆論皆謂各地方光棍因無州縣管轄驛遞官吏受其利餌不能鈐束以致狼狽如此如蒙乞勑兵部再加詳議合無就將各該驛遞官吏印信移入附近州縣應付庶幾宿弊可以漸消棍徒因而解散如清口驛屬之清河縣桃源古城二驛屬之桃源縣鍾吾驛屬之宿遷縣直河下邳新安三驛屬之邳州房村彭城夾溝三驛

屬之徐州泗亭驛屬之沛縣各遞亦照依驛分附
屬其官吏俱在附近州縣聽候抄關應付廩糧過
關夫船等項雖有兩驛併在一州縣去處應付廩
糧通關仍照驛分計程算給其人夫替換仍止到
原驛處所即回不與州縣夫役一同更替或就量
減夫力使客亦自樂從如此庶幾置郵不至虛設
錢糧不至侵漁公差員役不至稽遲矣嘉靖三十
三年七月初二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
本部議覆爲照前項驛遞相離州縣窵遠以故積
年棍徒立黨聚羣敢於爲姦不惟阻滯賓旅抑且

糜費錢糧其害已非一日莫能誰何本官題請前
因蓋救弊通變勢不容已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
本部咨行巡撫衙門照依原議行令清口桃源古
城鍾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夾溝泗亭各驛
及各遞運所各該官吏隨帶印信移入附近清河
桃源宿遷邳徐沛各州縣聽候公差人員往來到
彼抄關應付廩糧過關夫船等項其兩驛併在一
州縣者應付廩糧過關仍照驛分計程算給人夫
替換仍止到原驛處所即回不與州縣夫役一同
更替各驛遞即屬所移州縣統轄凡應付往來事

宜及支銷錢糧數目俱聽州縣掌印官立法處置
稽考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一體查照施
行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

挑濬河道疏

題爲挑濬河道以濟新運事照得淮安地方自夏徂秋黃河水發渾流灌入裏河水去沙存致將新莊閘迤南一帶河道率多淤淺恐妨新運劄行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踏勘去後續據本官督據淮安府管河通判党淳勘得西門外起至新莊閘河口止量長六千八百七十七丈照依上年規則俱以下深八尺其罷家灣尤深九尺折算共該三百六十八工共夫五萬一千五百二十名四次翻工每次該夫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名并官老廩

糧工食共銀一萬三千一十七兩四次通共銀五萬二千六十八石其人夫衆多議照嘉靖十六年挑河事例起派本府牙行并四府三州人夫赴淮攢挑等因到臣看得議呈相應准擬但今錢糧缺乏夫力艱難姑先將近口淤淺太甚者赴今挑濬夫用淮人如上年例餘再量減議報批行該府續據回申爲照運期限迫工程甚大在庫堪動官銀止有三萬五百八十餘兩而三里溝閘又見在興工錢糧無從措置各府州寫遠又值災傷疫病人夫未必能濟必須相時處分庶幾事機不失查得

今春亦因運事急迫自馬家嘴起至新莊閘四次節挑深濶丈尺權宜略減亦已濟運似應悉照此規再加深濬重運無阻而錢糧人夫減半矣又行通融磨算各深長不等俱挑口開濶十丈底濶七丈折作二百五十二工每工人夫一百名共夫二萬五千二百名仍作四次翻工以紓民力先自新莊閘起至福興閘止一次計該六十三工共夫六千三百名計二十五日完工每名日給銀四分共銀六千三百兩每工老人一名共老人六十三名行山陽縣選差殷實得過之人其積年棍徒幹充

盡行革除每名日給銀三分共銀四十七兩二錢五分每三工用管工官一員行淮大二衛於千百戶選取每十二工用督工官一員於本府所屬有司內取用并築壩車水雜差官二員共二十八員每員日給廩食銀六分其前項夫銀必須選委廉幹有司官一員預先赴府領銀鏨鑿包封每五日一次沿工唱散但逃一日即扣在官事完造冊繳報本員每日廩食銀六分共銀一兩五錢通共銀四十三兩五錢總理官二員照依先議定委文職通判党淳武職把總潘準每員日用廩給銀一錢

共銀五兩計一次通共銀一千三百九十五兩七錢五分第以福興閘下至清江浦月河口止爲二次明年正月初旬再行二次翻挑四次總共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兩合於本府庫貯修濬黃河等銀三萬五百八十二兩四錢内照數動支再照人夫合行山陽縣掌印官速將牙行清審編單至於衛縣里伍人夫亦應量起山陽縣攢夫一千六百名大河衛八百名淮安衛六百名共夫三千名俱縣衛掌印官選取壯丁不許將老幼搪塞餘用前項行夫補足等因到臣據此會同提督漕運鎮

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新莊閘一帶河道乃漕運要路近年節被黃河泛漲年復一年隨淤隨濬隨濬隨淤勞民費財更無休息查得去冬今春挑濬馬家嘴等四處工程計用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餘兩況今歲黃水較昔特甚灌入裏河直至黃鋪一百餘里水勢稍緩沙泥停積舊工徒費新役復興即今回空糧船不能陸地行舟率皆車壩年久舊船破損益多所據應挑工程既經管河郎中勘報該府覆勘前來相應依擬欲候
奏請至日興工但事在緊急新運期迫勢不容緩除行該府作速起倩人夫擇日興工及行管河郎中包應麟往來督理勒限完報以濟新運候事完之日將挑過河工用過錢糧各數目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

建三里溝閘疏

題爲運河淤塞乞賜亟處以通糧運事卷查嘉靖三十年八月内准工部咨該前任漕運都御史應

題前事内開清河口爲因黄河泛濫淤阻重運不得通行議於三里溝開河以便糧運擬於適中之地建置閘座以時啓閉等因本部議擬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劄行淮安府動支原議官銀採辦石塊木料造閘去後節因水勢占漫未得舉行該臣接管先於三月初八日親詣看得前項三里溝開河建閘寔與新莊閘一帶河道利害相因切

緣新莊閘口正當徐沛黄河下流連年河水泛漲灌入裏河河水稍平淤沙頓積以致年復一年隨淤隨濬隨濬隨淤勞民費財不得休息若三里溝開河建閘上接泗水清流下避黄河渾水新莊閘便可隨宜啓閉縱有泛漲之時必無淤沙之患可節民力可省官銀爲利甚大此寔前任都御史應

留心漕務相度地勢水勢特建此議委於運道有補既經該部覆議仰荷　聖明俯賜施行地方幸甚但合用石塊産於徐州尚多未完臣一面委該州判官高瀛等催督各匠晝夜採取運至河邊一面委淮安府知事吳寬齋領官銀前去該州公同掌印官雇覔民船裝運工所交卸去後隨行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復勘相同臣於九月十一日督同通判党淳等又詣三里溝再三詳議牌行淮安府看得南河包郎中原同党通判等定擬建立頭閘二閘俱各相應無容別議但昔人嘗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所據建閘築隄亦應並議即今二閘至頭閘泗濵一帶地勢卑窪恐河淮汶泗諸水或時漲泛向東奔潰既建閘以引清流必須築隄以遏渾水即今未開河身三十七工之

土足勾築隄隄成閘固委於運道有益不必年年挑河勞費財力然兩閘臺基宜高峻以壯地勢鴈翅宜廣濶以逆水勢斯爲可久之計其東南七里等湖尤恐水勢漲漫流入三里溝新河亦爲可慮似應東邊亦築一隄然一時并工不惟人力不前抑且取土有限或候閘完通運相度緩急次第舉行亦未爲晚等因并行通判党淳督理及咨總理河道衙門并行撫屬各府州選取作頭石匠陸續前來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　議照前項閘座合用物料接續運到相

應舉行擇於十月二十八日祭告興工及行管河郎中包應麟總理勒限完報除候事完之日將造過閘座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

參軍官索詐白糧船疏

題爲河道事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呈該蒙臣批狀問得犯人張愷招係直隸儀眞衛中所運軍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本衛蒙戶部催儹運韓主事准監兌冀主事手本取官催儹白糧船隻本衛將散拘在官本所副千戶王道呈送韓主事處蒙差前往常州等處催儹太倉等五州縣淺阻船隻王道只合照依牌限前進爲當因見韓主事駐劄窵遠就不合不行前進差愷與在官運軍魏現拘喚在官閘夫魏琪等前來分付如遇白糧船到閘具手本投報本月十五等日崑山縣糧長嚴廣等嘉定縣金封等太倉州徐龔等華亭縣衛佑等各運糧船到閘魏琪等將船數開遞王道差愷與魏琪行拘愷等各不合索得嚴廣等銀一兩六錢均分入已方帶見官比王道要得乘機索財又不合妄稱嚴廣等遲誤糧運將各撈打責令取供嚴廣等畏懼刑責只得各湊銀布不等嚴廣等三十二兩金封等一十七兩三錢徐龔等一十九兩二錢衛佑等二兩央在官書手周室胡希伍各亦不合引領送與王道接受伊又不合假以

問罪爲由科罰紙贖銀嚴廙等一十兩八錢五分
金封等一十二兩四錢徐龔等九兩五錢五分衛
佑等一十兩四錢俱入已續蒙漕運鄭都御史訪
得委官索騙白糧船隻銀錢給發告示仰儀真縣
張掛禁約後有上海縣糧船到閘王道因見告示
隨即放行訖本月十三日蒙龔主事查得王道承
委催儹不務清慎罰遭冦窮困之糧長違駕運免
鞫之嚴例止當責催速過豈得逗遛任情耽誤國
儲例應参問爲此牌仰本衛即將本官嚴行戒諭
行令痛革初心以圖後效具戒飭過緣由申呈撫

按衙門知會後嚴廙等因被王道與愷等拷打索
詐不甘將情各另狀赴鄭都御史處告准省令各
告部糧去訖又該南京工部管閘程主事蒙鄭都
御史行令密拘閘夫胡奉等到官審得前項索財
情真備由参呈回報併將嚴廙等告詞黏連批仰
海防兵備道問報本道將愷等與王道行拘到官
再三研審前情明白問擬張愷等各應得罪名照
出千戶王道有罪参呈到臣除將犯人張愷等批
行發落外爲照今年漕運船隻已於六月內過淮
盡絶至八月内王道方承委催儹不過白糧船隻

又經臣先期差委山陽縣縣丞劉鋅渡江督催已
到儀真各糧運頭先經倭冦焚刼又遭非常旱災
運至糧米皆農夫之骨髓舟人之汗血王道乃敢
淫刑黷貨法外指索通計贓銀至一百一十三兩
七錢情罪可惡参照直隸儀真衛中千戶所副千
戶王道叨承武廕忝竊部委輙肆兇惡多收棍徒
分投撲捉非法拷打逼索銀錢強取罪贖數逾百
金羈留旬日紊亂漕規稽誤糧運律合有罪嘉靖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肆奏災傷折徵秋糧疏

題爲肆奏地方連年十分災傷懇乞天恩憐准折徵秋糧以安人心以消内患事據直隷淮安府知府蔡揚金申該臣劄付准戶部咨前事備仰本府即便嚴行所屬州縣將嘉靖三十四年免運三十三年秋糧免改米石上緊徵收本色依限交兊起運等因奉此查得本府嘉靖三十三年秋糧原額正兊米二萬五千石改兊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先因所屬州縣地方災傷重大秋米失收已將被災緣由申請蒙廵撫衙門議將正兊糧米改折

價銀改兊糧米改撥支運題請照例減折以蘇民困又節據合屬人民環泣哀訴皆曰三年之内非水即旱民多逃竄節蒙減折尚難完辦欲乞蠲免等情隨該本府備將國計空虛并本院題請減折之意布諭災民庶各安心田里今奉部咨照舊全徵本色不獨例限迩期而災困殘民將何措辦查得漕運議單内一改兊糧米儻有災傷等項停免聽各該廵撫官如蘇州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松江常州等府撥補足數安慶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寧國太平等府撥補足數其餘府分有災俱照

此例湊補候災傷府分有收仍照撥補之數徵還等因但所屬州縣連年無一處不被水旱無一民不窮到骨委的災傷極重十分不堪又且挑濬運河異常負累廬鳳等處雖稱災傷未有如淮安之甚雖稱民貧亦未有如淮安之貧且苦者况各府漕糧數亦不多今查本府除正兊截留米石勢不容免不敢槩議外所據改兊本色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亦係該徵聽兊之數府屬殘民朝夕翹望減折一聞徵兊本色老幼驚惶若不再爲申請不無徵收不前抑恐激生他變合無請乞早爲計

處庶災疲殘民少存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此案照先爲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寛秋糧以救民生事該臣題開撫屬地方今歲秋災重大議將各府州縣兊運糧米折徵銀兩改兊糧米改撥支運緣由具題該戶部議得漕運糧米原係額不可缺之數合查照議單本府有災於附近有收府分無災州縣通融泒補如各處俱災或撥補不盡即星夜具奏以憑覆議等因備咨前來行據徐潁二道及各府州縣從公勘議定泒但各府州縣委俱災傷無從撥補又該臣酌量各屬額糧多寡被災輕重

議將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俱徵本色內截
留軍餉米一萬七千八百石起運米七千二百在
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內撥支運一萬二
千石折銀六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正兌米
六萬石內截留軍餉本色米二萬石改撥支運七
千二百四十三石六斗二升仍徵起運本色三萬
二千七百五十六石三斗八升改兌米三萬七千
石內撥支運二千七百五十六石三斗八升折銀
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石六斗二升鳳陽府正兌
米三萬石俱起運本色改兌米三萬三百石內撥

支運一萬石折銀二萬三百石廬州府正兌米一
萬石內起運本色五千石折銀五千石徐州正兌
米三萬石俱起運本色改兌米一萬八千石內撥
支運八千石折銀一萬石開坐具題該戶部議擬
將揚州府通州海門如臯三州縣被倭擾害地方
人戶查照近題蘇松事例量准漕糧改折三分之
一其餘州縣并廬鳳淮徐四府州漕糧仍照先奉
欽依事理查照均派所屬災輕及無災州縣里分
人戶趂時交兌施行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到臣隨
即通行各屬欽遵坐派徵兌起運去後今又據申

前因竊念臣叨任漕撫亦知邊方多事太倉積貯
不多敢不竭盡心力冀圖全運以充裕京儲然時
勢實有必不得已者不敢不長慮遠顧以貽意外
之憂也查得撫屬漕糧揚州府已蒙改折通州等
三州縣兌改糧米三分之一其餘并廬鳳二府糧
不甚多或可勉強催科設法撥補起運俱照舊行
令徵兌本色外惟淮安一府屬果如部議節奏竊
減支運改折無歲無之即今小民塡街塞巷環遶
號泣者正爲此也盖饑穰更迭尤可百計支撐惟
水旱頻仍遂至十分憔悴又如徐州止一州四縣

水淹沙壅地瘠民貧原額漕糧多至四萬八千石
比之廬州一府反多四倍即今交春青黃不接壯
者率多應募江南剿倭苟圖活口其餘并老弱者
張顒待哺救死不暇切緣淮徐地方自正德年間
流賊殘破之後生理未復舊額戶口逃亡太半新
增徭賦加至倍差儘今日半州半縣之民辦往年
一州一縣之事以故去者不復歸留者又復去田
野荒蕪市井零落此南北通達人所共見臣待罪
於茲日夕憂懼若再加以追併稅糧縱使嚴刑峻
法粉骨碎身官徒加以罪譴民竟迫之死亡終莫

能完況民爲邦本豈敢只顧今年不思來歲萬一民窮盜起卒至用兵公私之費恐又不止於折徵而已該府所申目擊民艱誠非得已再照臨德二倉所積空虛不敢望撥支運兊運糧米亦不敢槩乞減折臣反覆思惟計無所出惟有量折改兊可以上完國計下恤民情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淮徐無處不被災傷無歲不被災傷百萬生靈正在南北咽喉之地特勅戶部再加從長計處合無將淮安府改兊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兊糧一萬八千石各量准改折一半每石連蓆耗折

銀六錢通計二府州不過五萬之數兼放月糧亦不虧損漕糧原額其餘一半併同正兊仍徵本色起運如此庶錢糧易完民困少蘇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進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照都御史鄭　恤念民艱奏詞懇切相應酌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漕運都御史鄭　將淮安府改兊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兊糧一萬八千石各以十分爲率三分改折色每石徵銀六錢其七分仍徵本色交兊各該運官領兊折色銀兩照例煎銷成錠差官解部聽放官軍月糧庶

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國計民瘼兩有攸賴此外不得再行覬覦以稽糧運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異常氷雹疏

題爲異常氷雹事據直隷鳳陽府申據本府陰陽學申據直日陰陽生李達呈稱本年五月初七日未時自西北長淮衛鳳陽縣雷震而來狂風驟起氷雹立至小者如核桃大者如雞卵落積平地約有尺許東西僅有二十餘里南北相距四十餘里民間樹木田禾房屋牌坊等件盡行打傷至本日申時初刻往正南解散去訖等因到府隨差快手祝剛等四名分投前去各該被災地方逐一覆查是實理合申報施行等因到臣又據中都留守司

亦呈相同據此爲照芒種前後農事方殷甘雨和風乃其所宜今報氷雹大作又在鳳陽重地誠爲異常伏惟 皇上達孝明倫肇修人紀修德凝道克享天心百神效順萬福攸同正其時也顧陰陽愆和有此災異寔臣叨任拊循職業曠廢所致除臣痛自修省及行留守司鳳陽府并撫屬文武大小官員各同加修省用回天意外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進奉

聖旨禮部知道

停建江閘疏

題爲儹運糧儲事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包應麟呈該臣劄付前事備行本職督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前去瓜洲從長勘議建閘築城有無妨礙人力工料可得併辦若果一時難以並舉明白回報以憑具奏施行等因奉此依奉督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鎮花園港一帶看得自江口至詹家橋見有長溝一道潮水通灌迤北至時家洲約長三里許原是平地加以濬治之力即可成河潮平之時内河水勢較之外江僅高二尺若依原

議處所比照儀真清江建爲四閘隨潮啓閉通舟往來誠爲漕運無窮之利切照瓜洲一鎮係是長江要區河防關係匪輕連年倭奴爲亂江洋震動爲運道計者當懐意外之虞先經本院建議築城本爲護守十壩而設今議開閘乃在城守之外恐於慎重河防初意不同今版築方興復又建閘二役並作一時財力恐亦不繼合候城工告成之日蟻聚廓清之時另行計度時宜酌量工力然後决策爲之庶於事體穩便漕政有裨等因回報到臣又據直隷揚州府申准知府吳桂芳關稱勘議相

同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該漕運衙門會題條陳一欵議江閘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前件看得建置花園港閘既係古昔閘座且有利漕運相應依擬閘成通舟之日漕司移咨吏部銓選閘官一員撥閘吏一名禮部鑄給條記一顆以司啓閉其餘事體俱照所議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勘議建造去後臣於四月十七日前赴瓜洲同漕運參將黃印管河郎中包應麟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該鎮同知唐鉞江都縣知縣周思久運糧把總姚澐蔣環前到花園港相看得本港一帶與儀真諸閘瓜洲諸壩水勢雖有不同地勢原不甚異若如初議開建閘座放舟通行停止車盤委的錢糧不致破費船隻不致損壞實於漕運大有利益但查建議造閘係在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具題而築城之請乃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是建白造閘於未議築城之前也臣會同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萬　議照瓜洲築城雖爲保障地方實惟防護運道城工見有次第十壩已在城中盖一鎮居民既環繞十壩而兩岸高墉又包絡萬家其於

運道可保無虞今若建閘復去城西四里是築城本以護壩而建閘却又離城舍重門擊柝之防而爲卽鹿無虞之計相馳背矣故瓜城未築必須建閘既築瓜城還須車壩大抵皆爲運道非敢二三其說也况今揚州一府迭遭倭寇伏蒙　聖恩軫念生靈連築四城財力有限前項閘座似應停止俟城工完備海徼寧謐因時度勢再議興建亦未爲晚如蒙伏乞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定奪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

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

題爲剿逐倭寇查勘功罪事據直隸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賔推官劉起蒙牒爲清查倭寇流刼地方事該臣劄付仰各職親詣通州海門如臯等州縣東臺掘港等鹽場挨查倭寇的於何月日時入境始自何處地方登岸流刼彼處原設守備備倭官軍及該管有司廵捕廵江廵司官兵人等因何不行併力堵截致令猖獗爲害備查各官兵職役員名分別情罪輕重仍公同各該掌印官查勘要見某日經過某處某日攻圍某處殺傷軍民竈戶

若干燒燬官民房屋若干陣亡陣傷官兵若干從實查報并陸續報到首級分別剿從真僞有無妄殺冐功等情以憑具奏等因又該臣批據揚州衛申爲稽查沿海備倭官軍事仰劉推官查照施行蒙此卷查節蒙廵按李御史廵鹽莫御史廵江汪御史牌案俱爲前事備仰掌印官會同史通判劉推官查勘備牒到職會同親詣通州并海門如臯二縣及東臺掘港等場鹽課司逐一查勘得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倭船一隻約有七十餘賊自江南來至掘港場長沙苴墩南州沙淤港口登岸至二十三日又有倭船二隻百十餘賊自南坎登岸比有分守通泰叅將解明道先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帶領親兵水手一千餘員名擅離地方前往江南蘇松等處策應截殺未回及有提督掘港備倭揚州衛指揮同知張明化亦一向在家偷安不行赴營備禦本場東西營備倭揚州衛千戶劉夢魚桑一陽泰州所百戶吳承恩并該場廵檢司廵檢王濟因失烽堠致賊登岸俱各退避場西駐劄以致前賊搶入營內歇住六日放火盡將在營文卷及該場官民軍竈房屋四百二十四家俱各燒燬

殺死軍民竈戶男婦黃勝等三十名口本月二十四日呂四場又有倭船三隻到於本場泰園二十五日又有倭船三隻到於江家便場本日二更時分又到倭船二隻各賊約有八百餘人俱登岸從呂四場餘東場餘中場餘西場及張港廵檢司地方放火燒燬民竈房屋一千四百餘家所過傷殘有提督大河口備倭儀真衛指揮劉時學見得賊勢猖獗因牽解叅將明文查叅不堪備倭乘機離營回衛續委提督官通州所千戶顧萬元伊亦不行赴營防禦大河口廖角嘴備倭通州所千戶常

朝係稍營備倭千戶侯彪張港巡檢司巡檢王世
臣吳陞巡檢司巡檢李憲名亦不行拒敵本月二
十六日前賊內五十餘人搶入金沙場鹽課司屯
住燒燬竈民房屋二百二十餘家殺死竈丁男婦
陳淮等四十三名口本月二十七日呂四場地方
毛葵等在於該場與賊交戰斬獲首級三顆二十
八日金沙場倭賊突入海門縣北一里地方該縣
知縣翟次喬督令家丁翟豫等吏葉懋等民兵馬
勳等與賊交戰斬獲首級六顆奪獲倭刀等物敗
退賊往西亭場燒燬竈丁房屋四十餘家殺死竈

丁潘完等二名掘港前賊一起二百餘人到於豐
利馬塘二場殺死竈民張朋蔡才等男婦三十七
名口燒燬房屋四百九十五家本日戌時解叅將
方從江南聞報回還通州駐劄領去親兵水手因
聞倭寇四散刼掠盡行逃散止餘兵壯三百餘人
帶入州城以致兵力寡弱倉皇失措未曾出軍截
殺本月二十九日飛報到巡撫衙門嚴行儀真守
備張壽松統兵前往通州截殺本日莫御史牌委
張壽松操江衙門牌委揚州府捕盜同知朱衰各
統領民兵四百餘名并帶揚州衛千戶方矩馬德

良百戶陳道等前往通州如皐等處追剿本日東
臺場亦有倭賊一船六七十人自本場海下丁美
社地方登岸有該場大使李冠西溪巡檢司巡檢
李旻失於防禦致賊突入本場搶進察院占住燒
燬民竈房屋一百二十餘家殺死生員翟儒并民
竈男婦曹雲等三十二名口本月三十日前賊又
到丁溪何垛二場燒燬竈房一百餘家殺死竈丁
張禹等一十二名口當有巡檢李旻會同東臺何
垛場官雷濟等率領銷篙手人等追至傅家口三
里橋等處抵敵斬獲首級一顆奪獲倭刀二口并

弓箭圍袋布疋等件被賊戳傷銷篙手史華本日
掘港場前賊從馬塘到於如皐縣地方丁堰鎮殺
死居民男婦楊林等二十一名口燒燬瓦草房屋
八十家隨到該縣東十里鋪曾家莊刼殺志窺縣
治該縣知縣陳雍督同主簿閻士奇率領吏兵吳
位孟週軍犯葛蘭等到彼與賊交鋒斬獲首級四
顆賊遂止宿未曾前進本年四月初一日早前賊
擁衆至縣北拱辰北極二門各官又督民壯保甲
人等與賊交戰射傷倭賊六七人方退比行閻士
奇仍領兵追至八里莊又與前賊交戰仍被吳位

孟週同民壯范社斬獲首級一顆奪獲鹽頭箭對
等件亦被賊殺死民兵沈進射傷民兵趙朋等二
十餘名賊遂畏懼縣兵勇悍往東去訖本日呂四
場前賊內有七十餘人從海門舊縣徑趨海門縣
迤南五里知縣翟次喬督令巡檢王世臣民兵崔
名等仍與交鋒斬獲首級一十一顆生擒從賊一
名奪獲倭刀弓箭紅纓盔等器本月初二日隨有
續到餘東等處倭賊與前賊合夥共四百餘人徑
窺海門縣知縣翟次喬典史余廷舜因見賊衆無
城勢力不敢當即將帶印信及領吏民人等於本

日巳時分逃入通州城內潛住各賊在縣殺死居
民朱臣等七名口燒燬房屋三十二家仍入縣庫
劫去埋藏官銀一千三百五十五兩一錢二釐殺
死禁子一名該縣取有庫子史輔侵盜供招申詳
未結本日掘港場前到倭賊百十餘人自馬塘石
港沿途劫奪會合呂四場攻海門縣前賊俱至通
州城東南門外其先按如皐縣倭賊被該縣殺敗
亦至通州西門外各賊會作一處攻圍通州日則
四散殺掠夜則團住人家叅將解明道與通州所
等印千戶姜旦該州巡捕判官施爗各因兵寡賊

多不敢出剿有本府通判唐維初赴該州署印日
夜與各官誓心併力措糧募兵爲拒守計本月初
四日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衰從泰州到如皐縣剳
營適有東臺場前到倭賊六十三人自梁垛安豐
富安靑家集海安來至史家莊地方張守備朱同
知方千戶追趕至鮮魚莊朱同知部下擒獲倭賊
一名湯黃毛并鎗頭一根又追至尤家莊其賊對
敵二合被賊殺死民快殷山射傷張喬等八名賊
遂從黃橋鎮東地名曹莊埠新開港搶船三隻下
江去訖比時泰州巡捕同知張鶴與判官吳瀚并

泰州所千戶李欽各不行預領民兵在於海安鎮
把截以致倭寇由彼經過無兵追捕本月初六日
通州倭賊潛遣姦細宣湖爬城身藏火藥火石約
於本日午時城內放火各賊遂從叛叛乘亂陷城
隨被巡城官兵將湖捉獲供出先伏在內姦細四
名當即擒獲殺訖以致本時賊果擁衆攻城見無
火號退遁本月初七日巡撫衙門至揚州會同莫
御史調委運司判官馬俞原任守備陳律統領揚
州衛指揮王表千戶石如璧安泰王桓百戶戴桂
曾沂張燦泰州所鎮撫冒爵百戶匡贇高郵衛指

揮伍憲軍民兵一千四百餘名於本月初九日自揚州府起程前去追剿比有解叅將因見通州圍困調取泰州所千戶王烈揚州衛千戶洪岱赴彼救援揚州衛千戶文昌齡亦以督解軍餉銀兩赴州共帶領民兵三百名本日行至通州城外西橋地方有賊中已獲姦細顧表誘哄各官前進遇賊對敵各官被伏夾擊殺死并民兵楊連等七十餘名本月初十日張守備等前兵聞洪千戶等被殺各即退軍海安鎮本日有倭寇八十餘人自掘港場顧家堡唐家苴港口棄船登岸四散行劫到於

拼茶角斜二場放火燒燬竈民房屋一百五十餘家殺死民竈男婦繆尹等一百名口比有拼茶寨備倭揚州衛百戶何林角斜寨備倭該衛百戶王承祿官軍各畏懼逃避並無一人在營抵敵本月十一日朱同知因准府關將所部兵快交付張守備統領以便調遣本月十二日張守備方千戶等督兵到於李家堡地方遇賊交鋒又被殺死民兵董華韓海等三十名失落銅佛郎機一口及噴筒火箭等器本日馬分司陳守備兵至泰州本月十五日巡撫衙門又發兵五百名委泗州衛武舉鎮

撫戴堯臣統領應援通州本日通州倭賊内分二百餘名從陸路流至如皐縣石莊巡檢司地方將本司廳房文卷并居民房屋一百二十九家盡行燒燬殺死季怡等一十六名該司巡檢張永督兵在於司南港與賊交鋒擒斬首級一顆前賊流至馬塘石港二場有石港寨備倭千戶侯彪巡檢司巡檢李恂亦失防禦被賊燒燬竈丁房屋五十六家殺死男婦徐欽等八名口又將巡檢司居民張二朱盖殺死燒燬房屋七十三家本日海門縣知縣翟次喬差兵蔡儒等在於舊縣地方計將勾引

向導劇賊顧表擒獲送州本月十七日馬分司陳守備兵自泰州起程前進至海安地方與張守備朱同知兵會合一處比時通城圍久節奉巡撫操江巡按巡江巡鹽各衙門嚴文催促各官進援及奉巡按節次行府將各官查叅各官因見賊勢衆多兵非素練一時恐損兵威及聞新任梅叅將所統邳宿精兵將近只得少待同行未曾前進本月十八日掘港前賊内六十餘人又從丁堰復到如皐縣東陳鎮燒刼該縣官兵與賊交戰殺死軍士栗奉周欽被該鎮保長謝潰等奪獲張守備原失

銃噴筒二箇賊從馬塘往江南沙搶民沙様等船
下江去訖本月十九日新任通泰叅將梅希孔奉
巡撫衙門催取前來本日統領揚州衛指揮繆騰
尚艮千戶馬德良儀真衛立功指揮黃道南及泗
州等衛指揮等官謝詔羅表呂圻伯永福高時等
并家丁軍兵共二千二百六十九員名俱自揚州
府起程前去追勦以上各日不等叅將解明道通
判唐維督令判官施燿千戶姜旦陳遷秦鵬王欽
監生馬勑耆民水手曹鼎等時領民勇下城在於
各門相機殺賊陸續斬獲首級二十四顆捉獲奸

細一十餘名我兵被傷殺者約有三十餘人解叅
將因賊鋒可畏向未下城督戰本月二十一日操
江衙門取回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裒把守瓜儀地
方本月二十二日巡撫衙門調取徐州兵備李副
使統領徐州衛指揮張岱王繼徐州左衛指揮金
漢倪祿鎮撫孫憲臣楊柱百戶賈勇丁山呂典周
邳州衛千戶張禾等官軍民兵五百員名至揚州
府次日巡撫衙門劄委起程前去勦戝本月二十
三日通州城外賊探知大軍將到就於本日四更
時分扛擡新造攻城大木梯四五十張擁衆二千

餘人直趨城下攻城解叅將唐通判督率判官施
燿吏目孫好仁千戶姜旦秦鵬李夔王欽百戶蘇
烈羅勇各領民兵人等亂用佛郎機銃弓箭甎石
等件在於各門奮勇射打當時射打死二三十賊
俱被各賊擡去燒化被傷者百餘人直至午時前
賊始退各官仍督兵下城追斬獲首級二顆奪獲
倭弓箭倭刀木梯等器本月二十五日各賊懼怕
內外夾攻及忿通城兵勇殺傷倭黨數多隨即放
火徧燒三門外并鄉村居民瓦草房屋通計五千
八百餘家殺死男婦葛輝等九百四十四名口奔

往狼山地方搶虜民船三十餘隻及將解叅將原
調到巡船二十餘隻亦被搶去本月二十六日解
叅將唐通判因見賊退督令耆民義兵曹昂蔡伸
等在於各地方斬獲零賊首級七十一顆內真倭
一十七顆從倭五十四顆呈解在州本月二十七
日叅將梅希孔判官馬侖守備陳律各官兵俱至
通州本日前被如皐縣殺敗倭賊從通州下船轉
至掘港海洋由唐家荳登岸添合夥賊共一百三
名流入馬塘場徑往如皐志欲報讐刼縣人心洶
懼時兵備李副使領兵適至探知賊果去縣僅三

十里當夜傳示官軍授以計畫次日黎明發兵行
至縣東蔣婆舖地方會遇前賊蜂擁前來官兵奮
勇向前交鋒比有劇賊一人頭戴紅盔手揺白扇
雙刀奮擊我兵被殺一人被傷二人當被徐州左
衛百戸賈勇下馬鎗刺倒地斬首及邳州衛正千
戸張禾等各就陣斬獲眞倭首級九顆擒獲謀主
一名樂和餘各被鎗箭火器射打傷重負痛奔走
血痕徧野奪獲倭刀一十把并各項器械倭物海
螺倭帽弓箭等件共一百七十七件賊氣大挫仍
歸掘港本船去訖本月二十九日叅將梅希孔觧

明道判官馬命探知狼山尚有未開賊船五隻當
日各統所部官兵會合分投東西兩營追至狼山
邊各賊望見官兵勢多火砲齊發遂遺下衣物三
船併作二船開洋去訖所遺船隻内有虜去幼男
一名宋評當被判官馬命部下民兵取回其餘衣
物各兵分獲去訖又有餘倭并脇從姦細因無船
不能遁去分散各場五七爲羣趂船逃命本年五
月初二等日有判官馬命計令各場官吏督率竈
勇潘岑等相機剿捕陸續斬獲首級二十七顆亦
有海門縣民兵莊頭莊雀等在於各鄉斬獲首級

三十九顆首獻該縣瞿知縣處各申報巡撫衙門
及合干上司訖本月初四日前被徐州官兵傷敗
倭寇尚住掘港船上巡撫衙門調武平衛指揮今
陞荆瞿守備楊縉統領亳州軍民家兵三百七十
五名前到如皐該梅叅將調撥揚州衛千戸馬德
良宿州衛百戸高畤邳州義勇官沙子現共領兵
勇五百餘名於本月初六日同至該縣地方次日
黎明各官兵勇同到海邊前賊下船關敵被沙子
現高畤手刃倭賊四五名邳兵亦殺倭賊三四十
名沙子現高時爭奪首級被賊掩擊將伊等并邳

亳兵勇郭萬良等殺死七十九員名楊縉剳住部
下官兵連發數箭將賊射退仍回如皐次日各賊
開洋逃遁去訖後因賊退巡撫衙門將徐兵淮兵
邳兵陸續發回又恐防禦乏人將原調宿頴靈璧
等州縣驍兵三百八十九名選委鳳陽中衛指揮
程宗統領於本月十六日前赴通州梅叅將部下
策應又查泰州所守城百戸周相等倭賊報警若
罔聞知縱令城軍私逃過半隨經該州具由叅申
撫按衙門批行兵備道查叅未結各職將前項事
情查訪明白及弔取該衙門文卷拘集在官員役

密對相同又審據各濱海地方俱稱寧靖並無倭
冦各到職備牒到府隨該知府吳桂芳通判史朝
賔推官劉起蒙會同查議照得倭冦入侵民竄塗
炭今已克捷地方底寧所據各官功罪應合分別
議處及稱功罪貴明而勸賞貴速查得自賊犯江
北以來各該官民或迎其初鋭或擊其惰歸先後
斬獲眞從倭賊首級共二百九顆已經通判史朝
賔推官劉起蒙節次辨驗明白親歷被倭地方細
加探訪並無妄殺冐功情弊若候題請至日方行
給賞不惟人心失望抑恐後效難期合無候詳示

至日即便查照欽定賞格係眞正倭首者賞銀三
十兩係從倭者賞銀十五兩俱動支庫貯官銀交
付原委紀功通判史朝賔分別給散其有已先稍
給者照數扣加以勵人心及查前項首功如兵備
副使李天寵如皐之捷與四月二十五日以前通
州如皐海門各起功級皆係大舉倭人志窺州縣
或千爲羣或百爲伍其得之也較難其自四月二
十五日賊解通圍以後係惰歸之賊隨路趂船多
者一二十輩少者僅五七人其獲之也頗易合無
照依各官開報月日除副使李天寵所獲功次原

係大舉克捷相應全賞其餘俱以四月二十五日
以前者全賞本日以後每首級一顆減去銀五兩
其陣亡千百戶洪岱等四員除洪岱等已該撫院
具題兵部覆奉欽依贈官錄廕外內宿州衛陣亡
百戶高時與邳州義勇官沙子現似應一體旌錄
及又照得各該地方人被刼殺之慘家罹焚燬之
殃即今賊雖解去孑遺之民無食無廬凄凉大甚
若不大加優恤恐無復生之心萬一賊再乘風而
來此輩投竄賊巢苟求生活內外膠固袪除益難
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除蠲免夏稅已蒙撫院

具題及通州今歲均徭差役并應加派錢糧撫院
批行本府另行議處分豁與各場竈戶已蒙鹽院
差官賑濟外其餘被災民戶合無查照戶部題請
官銀內准令本府申請動支共足銀六千兩查酌
地方失事輕重通州三千二百兩如皐縣一千八
百兩海門縣一千兩差委勤慎府首領官一員齎
帶前去會同各州縣掌印官照依今勘人戶姓籍
分別被殺人口被燬房屋沿鄉給賑用昭憫恤聯
屬之意庶以固人心於既往弭隱禍於將來等因
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經劄行通判史朝賔紀驗

功次推官劉起蒙前往被賊地方查勘有功有罪緣由去後爲照各官止歷詣通州海門如臯等縣掘港呂四等塲查勘其揚州府瓜儀等處淮安府沿海等州縣防禦事情俱不在各官勘報之内然就臣所見尚有相應備陳者臣本章句書生素無材術倭寇忽至移駐揚州未免顧此失彼其時江南江北委的賊勢十分猖獗江西湖廣糧船沿江而下者將至儀真浙西蘇松常鎮糧船絶江而渡者未至瓜州淮揚一帶正係漕運要途節據各處擒獲姦細供稱賊黨欲窺瓜儀搶掠揚州而淮安

所屬鹽城地方去年倭賊亦曾侵犯臣雖先調池河都指揮張文爵官兵五百四員名和州西梁山巡船一十五隻會手一百五十名分布瓜儀水陸防禦便宜起取叅將喬基於揚州教塲操練主客官兵教習武藝督察城垣門禁盤詰姦細但臣顧理不周一遇緊急倉皇失措隨有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劄儀真督守江防調集兵船振揚威武北扞廣陵南控京口鎮守淮安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選募官兵措備糧餉分投守禦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要害去處仍於府城閲武揚兵防護

運道叅將黃印駐劄瓜洲挑選運軍標識漕兵字様就彼開設教場團練隄備漕船收江過壩入閘臣惟專理通州一隅事務而已及照副使李天寵送驗首級之時有斬獲真倭首級邳州衛正千戶張禾徐州左衛百戶賈勇稟臣不願領賞乞要陞官臣即言尒等係領軍官例不得自斬首級難擬陞職李天寵稟說昨領兵官是徐州左衛指揮同知金漢其張禾賈勇係編入隊伍人員等因臣照得直隷巡按御史李逢時嚴兵拱護陵寢集兵策應通臯巡鹽御史莫如士募邳兵以助戰團商兵

以守城巡江御史汪克用約束戰守查覈功罪俱因有例不敢叙功外臣伏念江北揚州地方表裏江淮襟帶吳越正在畿甸申畫之中又係漕輓午道之會西距泗濠舊都伊邇東聯塲竈商課甚多臣叨任漕撫兼領海防既不能先事預圖又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地方失事罪復何辭即今仰仗天威倭奴退遁人民安輯糧船無阻農耕及時然賊過去處殺傷民竈燒燬房屋刼掠官銀陣亡吏士亦已多矣臣據各官查勘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役賑恤被災人戶奏乞蠲除

夏秋減派該年徭役俱先後劄付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訖及照一時有功有罪人員相應分別擬議上請定奪如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律已甚嚴而氷蘗自將馭兵有法而秋毫無犯俘馘之餘賊徒喪膽按部所至旌旗生色若非恩信素孚於平日忠義激發於臨時何以得此所宜論功加賞陞俸久任責成者也分守通泰叅將梅希孔沉毅有威質直無僞進兵而通州之門始開窮追而狼山之賊遂遁口不言功事皆就緒所宜給賞以厲後功者也徐州等衛指揮同知等官金漢倪

祿張岱王繼鎮撫孫憲臣楊柱正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丁山呂興周或守中堅而殿後嚴整或破賊鋒而爭先踴躍掌通州印揚州府通判唐維雖倉卒遇變不免四郊之焚刼然夙夜臨戎庶幾百雉之保全賊至之初安輯市里賊退之後撫定瘡痍如皐縣知縣陳雍主簿閻士奇獎率吏民屢摧强寇露宿原野卒保縣庭遏西出之路倡泰州之先驅塞東走之途壯通州之後拒都指揮張文爵初駐江北移守江南雖無擒斬奏凱之功頗有奔走禦侮之力原任叅將喬基聞鼓鼙之警嘆髀肉之

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冠而往救簡練有方城闉無恐以上各官雖戰守不同均宜量賞以酬其勞者也內金漢係領軍官部下五百餘人斬有眞倭首級九顆正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係編入隊伍人員斬有眞倭首級各一顆不曾領賞例應陞一級世襲陳雍量陞服色俸級仍管縣事運司判官馬命本係文職而慷慨請行原任儀眞守備陳律先已退閒而橐鞬就道皆能首布軍容率先士氣洛傳解散之帖懸示招撫之旗斬獲之功不無獵取而擄剿之計亦多擒執此宜略其過而賞其功者

也原任通泰叅將今陞金山副總兵官莘職解明道始雖束手閉門銳卒潰於鼠竄旣而登陴據險州城幸爾兗全傳報或多失實功次未必盡誣此宜錄其後效而宥其前愆者也海門縣知縣翟次喬抗賊取勝功亦為奇避難圖存罪亦可諒但錢糧之損失頗多而報功之誇張已甚每欲揚已以抑人遂至陵下而罔上所宜調用而曲全者也荆瞿守備楊縉千戶馬德良疾馳冒險雖挫軍威堅壁射䟽足稱敵愾惜未獲其首級然已致其損傷居民皆稱其勇敢賊衆亦因而遁逃所宜宥其前

懲而責其後效者也泗州衛指揮謝詔鎮撫戴堯
臣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鳳陽中衛指揮
程宗揚州衛指揮繆騰尚良王表千戶方矩安泰
石如璧王桓百戶張燦曾沂戴桂陳道儀眞衛立
功指揮黃道南黃承歷千戶郭豸高郵衛指揮伍
憲千戶羅表徐兆麟赴援千里雖無克捷駐守五
旬亦無喪敗以上各官所宜免究者也揚州府巡
捕同知朱哀通州巡捕判官施燿吏目孫好仁泰
州同知張鶴判官吳瀚海門縣巡捕典史余廷舜
泰州所千戶李欽百戶周相匡贇鎮撫冐爵通州

所千戶姜旦秦鵬陳遷李夔王欽百戶蘇烈羅勇
西溪巡檢李旻吳陵巡檢李憲張港巡檢王世臣
才力綿薄職守隳廢幹辦不前奔北恐後即有微
功似難准贖所宜原情罰治者也內張鶴已告病
去任儀眞守備張壽松援通州竟爾逗留棄如皐
幾乎潰散黃橋追賊將至而輒還角斜遇賊未戰
而先走況掘港乃其信地倭奴從此登岸儀眞今
之要區江防豈可乏人所宜深懲而亟罷者也揚
州衛指揮張明化千戶劉夢魚系一陽泰州所百
戶吳承恩踈虞守備揚州衛百戶何林王承祿通

州所千戶常朝侯彪狼狽奔逃儀眞衛指揮劉時
學通州所千戶顧萬元假更代之名掩失事之罪
石港巡檢李洵掘港巡檢王濟石莊巡檢張永金
沙場官程良增東臺場官李冠掘港場官靳瀛石
港場官馬呈雲馬塘場官姚大鵬石亭場官籍玹
餘東場官張濟時餘中場官戰勇餘西場官白元
高豐利場官王坤栟茶場官萬策角斜場官呂金
何梁場官雷濟丁溪場官趙惠均有地方之職曾
無保護之計以上各官所宜行巡按御史提問論
罪者也陣亡百戶高時義勇官沙子現直抵賊舟

奮勇血戰殺賊數多所宜贈官錄子以風勵將校
者也如皐縣吏吳位孟週各斬獲倭賊首級一顆
未曾領賞內吳位告乞免辦孟週告乞超叅所宜
查例酌處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
覈實將李天寵加賞陞俸梅希孔給賞金漢等量
賞陳雍量陞服色俸級解明道復職翟次喬調任
楊縉謝詔等免究朱哀等罰治張壽松罷黜張明
化等提問內金漢照部下五百人斬首五顆事例
張禾賈勇照編入隊伍官自斬首級一顆事例各
陞一級世襲高時照洪岱等事例贈官仍將應襲

兒男陞一級世襲沙子現量贈雜職一官仍令伊
男冠帶吳位孟週查照事例免考超參庶幾功罪
昭彰賞罰明信大小文武各官莫不知所勸懲盡
心効力蠢爾倭奴不足平矣再照漕運總兵官鎮
遠侯顧寰孝友廉靖端毅宏達恊同漕運參將黃
印幹濟明敏操履勤慎揚州府知府吳桂芳綜錢
穀有爲有守蒞軍旅不剛不柔此數臣者務令久
任必能裨益漕政共濟時難知臣體質孱弱智識
短淺凡在仕途皆知臣不稱此任今果奉職無狀
一籌莫展上負國恩下貽民患有罪可數無功可
錄伏乞　皇上少寛斧鉞之誅薄示譴責放歸田
里亟選賢能蚤爲經理地方幸甚臣無任惶悚恐
懼待罪之至緣朱裒係在外五品文職張壽松等
俱軍職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進奉　聖旨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李逢時莫如士各
題前來該兵部議擬內除解明道已經節奉欽依
戴罪殺賊張鶴去任不議外爲照淮揚當江海之
衝漕輓係軍國之計各該地方官員平日不能設
備臨時不能禦賊以致倭寇縱橫生靈荼毒即其
職守之常責以世子之義分任雖有不同失機則

皆一律通應通重問究但前項地方承平日久民
不習兵一旦事出不測遂至倉皇無措各該失事
官員據法委難姑縱論情似有可原合無容臣等
參以三臣之意酌諸情法之間通行議擬上請參
照儀真守備張壽松應援無功逗留不進指揮同
知張明化副千戶劉夢魚桑一陽百戶吳承恩何
林王承祿正千戶常朝副千戶侯彪既鮮預防之
策又乏臨敵之勇指揮僉事劉時學千戶顧萬元
方矩馬德良失事喪師罪難輕貸內方矩馬德良
能解張壽松之危功難盡泯正千戶姜旦遇寇無
謀秦鵬陳遷因人成事判官吳瀚千戶李欽防範
失預追逐不前內姜旦秦鵬陳遷獲功雖微亦應
免究知縣翟次喬事干錢糧同知朱裒州判施燿
職專緝捕翟次喬犯在事外朱裒施燿事出不測
運司判官馬倫兵旅非其所司威信卒能濟事原
任守備陳律指揮繆騰尚良王表千戶安泰石汝
璧王桓百戶張燦曾沂戴桂陳道原任守備今立
功指揮黃道南指揮黃承歷伍憲千戶郭豸羅表
徐兆麟百戶匡贇鎮撫肙爵指揮謝詔所鎮撫戴
堯臣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指揮程宗吏目孫好

仁典史余廷舜百戶周相千戶李夔王欽百戶蘇
烈羅勇巡檢李旻李憲王世臣師雖保全功乏擒
獲兵備副使李天寵職任司戎才堪應變提貔虎
以先趨首虢倭奴之膽望鯨鯢而欲奮終全海上
之城斬獲既多酬當不次叅將梅希孔提兵赴援
功不虛張守備楊縉見賊若勇臨事乏謀指揮同
知等官金漢倪祿張岱王繼鎮撫孫憲臣楊柱正
千戶張禾百戶賈勇丁山呂興周各有爭先殿後
之功通判唐維卒收安輯撫定之效知縣陳雍主
簿閻士奇屢抗敵於方張都指揮張文爵終宣力

於無失原任叅將喬基憂切桑梓功在門庭巡檢
李恂王濟張永瑒官程良增李冠靳瀛馬呈雲姚
大鵬籍玹張濟時戰勇白元高王坤萬策呂金雷
濟趙惠失事惟均通應提問但各官分任既輕似
難責備陣亡百戶高時義勇官沙子現勇冠一時
手刃數級卒以戰亡即其忠義之氣委可嘉尚縣
吏吳位孟週獲級不願領賞亦應查處合候　命
下將張壽松張明化并劉夢魚桑一陽吳承恩何
林王承祿常朝侯彪劉時學顧萬元吳瀚李欽與
瞿次喬通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陳律繆騰尚良

王表安泰石如璧王桓張燦曾沂戴桂陳道黃道
南黃承歷伍憲郭豸羅表徐兆麟匡贇月爵謝詔
戴堯臣伯永福呂圻程宗孫好仁余廷舜周相李
夔王欽蘇烈羅勇李旻李憲王世臣各嚴加戒飭
方矩馬德良姜旦秦鵬陳遷與朱宸施燿楊縉各
免究馬俞與倪祿張岱王繼孫憲臣楊貴丁山呂
興周唐維閻士奇張文爵喬基通行漕運衙門分
別等第獎賞陳雍量陞俸級仍管縣事金漢張禾
賈勇仍照例陞錄李天寵近已陞任似難別議但
斬獲功多相應與梅希孔量加賞賚李恂王濟張

永程良增李冠靳瀛馬呈雲姚大鵬籍玹張濟時
戰勇白元高王坤萬策呂金雷濟趙惠免究陣亡
百戶高時照例贈官仍將應襲兒男准陞一級與
做世襲沙子現照浙江杭兵頭目項廷善事例贈
正千戶伊男仍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徭以爲
死綏者之勸吳位孟週准令免考超叅及照漕運
侍郎鄭　調度有方運籌決勝激勸忠勇旋平既
沸之波蕩滌妖氛竟奏殄縱之效雖自陳不職乞
恩譴責但功大罪輕似宜量加褒賞顧寰黃印吳
桂芳雖無斬獲之功各有勤勞之績亦應量賞但

恩威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均乞 聖裁等因
嘉靖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太子少傅本部尚
書聶等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張壽松并張明化等巡按御史提了問陳律
等并方矩等姑免究馬俞等漕運衙門分別奬賞
陳雍陞俸二級鄭曉顧寰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李天寵梅希孔各十五兩二表裏黃印吳桂
芳各十五兩其餘陞錄贈官等項都准行欽此

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爲防禦疏

題爲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爲防禦事
據直隸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牒爲剿滅倭寇
事該臣劄付備仰即查倭寇的於何月日時入境
始自何處地方登岸流刼彼時原設守備備倭官
軍及該管有司巡捕巡江巡司官兵人等因何不
行併力堵截致令猖獗爲害備查各官兵職役員
名分別情罪輕重要見某日經過某處某日攻圍
某處殺死軍民竈戶若干燒燬官民房屋若干陣
亡陣傷官軍若干并陸續各官報到斬獲首級逐
起審驗分別劇從真僞有無妄殺冒功并各官兵
竈互稱搶奪首級等情從實查報等因又奉臣劄
付仰將查過呂四等場自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
初十日止豐利等場自九月十三日至本月二十
日止陸續斬獲各起倭寇首級及地方功罪人員
一併查明呈來以憑具奏施行備行到職遵依親
詣各該地方查勘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巳時有倭船一隻約有八十餘賊自江南來至呂
四場地方二漾口燒船登岸從竹家莊流住本場
西北中團張方洴地方竈戶周顯家占住十六日

有海門縣署印高郵州判官趙卿即委巡捕典史
余廷舜張港巡檢王世臣吳陵巡檢趙仲爵會同
呂四場把截百戶伯永福該場大使朱汲副使李
政義官盧漢大河口備倭千戶常湖各領民兵竈
勇人等與賊對敵被傷親兵王伸等三名竈勇顧
松等三名止獲倭弓一張箭三十七枝十七日各
賊放火燒燬竈戶朱伯等三家草房一十四間殺
死竈戶高橋等六名本夜各賊到於餘東場便倉
西殺死竈民張璀等二名比有分守通泰叅將梅
希孔患病不能出軍各場司官吏備文稟報海防

道兵備張副使即日親詣泰州行令本州知州趙
祖朝如皐縣知縣陳雍揀選驍勇史湖葛蘭等二
百餘名前赴通州會合剿捕十八日卯時各賊在
於正場搶商鹽贑船二隻從運鹽河使向西行伯
永福統領官兵追至曹嚴窪地方對敵得獲倭箭
一十二枝火筒一箇十九日各寇流至餘東便場
地方梅叅將調摘港場把截宿州衛鎮撫呂圻通
州所千戶顧萬元會同百戶伯永福并通州巡捕
判官施耀協力堵截有施判官家兵施傑耆民江
鉀等與賊交鋒斬獲首級一顆各賊退入竈戶袁
祿家至夜逃往海門舊縣經過殺死僧人卞元登
并居民孫鳳等五名二十一日到於地名新港居
民李軻家屯住殺死本家李富二十六日判官趙
卿帶家丁趙士太督同典史余廷舜張港巡檢王
世臣兵勇王秀成忻等用草圍焚李軻家草房一
十間各賊窘急擁出被衆兵戳死三人俱被賊搶
擡燒化箭傷倭寇一十餘人本日各賊奔往地名
李家莊比有鎮撫呂圻宿州義勇官李金等督兵
在彼對敵被李金下民兵李倫同親兵王受斬獲
首級一顆戳傷倭賊二十餘人陣亡民兵徐漢等

三名二十七日夜各寇復到新港官兵截殺被餘
西場竈勇曹大化斬獲首級二顆海門縣陣亡民
兵王山各賊當住迤東唐竈岡居民楊悌家殺死
本家男婦四名口燒燬房屋一十七間二十八日
典史余廷舜督兵陸梧等用鉛銃打死倭寇五人
各寇搶擡燒化民兵成忻曹思王秀陸梧等斬獲
首級一顆得獲腰刀一把裹頭黃絹一段陣亡民
兵劉珊二十九日賊自新竈港移住居民郁員家
屯住各路官兵會合追剿宿州民兵王舉等各用
火砲打死倭寇二人各賊搶擡燒化比有西哨義

勇官吳玄隊長張洸退縮不行拒敵以致各賊乘機衝殺民兵王豹等一十二名戳傷民兵趙仲良等八名搶去佛郎機三管比時判官趙卿下家丁趙士太兵勇王秀等與賊對敵共斬首級一顆得獲倭弓一張裹頭紅絹一段餘中場大使戰勇督同義官周民竈勇徐貴翟名唐奉嚴冉周木陸禮王昺等共斬獲首級三顆得獲倭弓一張箭一十枝刀與鎗篙各二把被倭燒燬民查浩草房三間殺死本家婦人一口三十日海門縣驍勇郁員等與倭對敵斬獲首級一顆各賊燒燬郁員草房三

間流徙餘東場竈民江鋽家屯住九月初五日呂四場義官盧漢竈勇潘檄泰泮彭清等與倭對敵斬獲首級一顆戳死倭寇一名被賊搶擄燒化本日兵備張副使因見倭賊未滅梅參將稱病未出兵政無統乃領兵親至海門縣調到儀真衛指揮劉瀛泰州所鎮撫王翺百戶劉芳義官呂調陽通州吏目孫好仁各隨軍聽用當蒙查得吳玄張洸先戰失事各以軍法捆打枷號示衆及動支庫銀隨軍犒賞軍民竈勇莫不悅服咸有奮志梅參將前疾稍可亦到該縣計議征剿通州知州翟澄晝

夜運送糧餉供軍不缺各賊屯住江鋽家本道統兵直將賊巢圍困初六日呂四場竈勇朱蒼與賊對敵被賊用銃打死初九日本道令官軍積草將江鋽家房屋圍繞督令指揮劉瀛鎮撫呂圻王翺百戶伯永福劉芳義勇教師王成李世德等及各場竈勇通州海門如皋民兵人等用挨牌火器當先四面伏兵放火將江鋽瓦房一十三間盡行燒燬賊因勢急衆擁齊出隨該本道督令精銃教師義勇王成李世德向儒陸梧邵鑾葛蘭等八十餘兵奮勇當先砍殺隨該參將梅希孔部下親兵謝

才王完等斬獲首級二顆典史余廷舜督領民兵屈真馬照崔名參儒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一把紅絹一段又同民兵吳悌成忻陸惺斬獲首級一顆判官趙卿下家丁趙士太同民兵王秀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一把巡檢王世臣同兵竈崔泮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刀二把巡檢趙仲爵同家丁趙鳳鳴弓兵王宣等斬獲首級一顆判官施燿督領民兵季本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標鎗二根倭刀一把倭弓一張倭箭一十五枝黑馬一匹銀二兩三錢一分民兵曹繼祿與梅參將

部下民兵鄧堂合斬獲首級一顆吕四場大使朱
汲等率兵夏京潘橄盧昺泰泮等斬獲首級三顆
餘中場竈勇張相王安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
弓一張箭三十三枝餘東場竈勇張瑞王价等斬
獲首級二顆如皐縣驍勇葛蘭吳惠曹鏞等斬獲
首級一顆各賊將民竈袁熙徐愛張儒等九家瓦
草房五十一間盡行燒燬叅將梅希孔部下陣亡
親兵韓祿等一十四名通州民兵陣亡李淵等一
十四名比因天晚各賊衝出行至場東總催袁祿
家屯宿初十日辰時逃往竈戶江鋒家潛住各官

追趕到彼將本家瓦房九間用草圍遶燒燬各賊
擁出衆兵截殺判官施燿部下民兵江鏵江莊等
斬獲首級七顆得獲竹柄鐵刀一把倭刀二把典
史余廷舜家丁余成民兵崔炳王秀張通陸室等
共斬獲首級四顆判官趙卿家丁趙士太同民兵
蔣良陸室陸梧周朋吳祿姚保崔輝等共斬獲首
級七顆巡檢王世臣同農民姜一元弓兵王楠李
良莊明莊桐張順周朋等共斬獲首級六顆餘中
場大使戰勇督同竈勇嚴旺周保王祖曹栗等共
斬獲首級四顆得獲倭刀三把鳥鎗一根鉛筒四

根餘東場大使張濟時副使李鳳督竈勇徐莬等
二百餘名斬獲首級二十二顆得獲倭刀九把倭
衣一件倭箭三十枝倭弓一張倭帽一頂標鎗二
根小倭甲一件丫篙一把鉛錫銃一筒紅叚繫腰
一條被傷竈勇徐莬等五十三名前賊盡行剿滅
至本月十三日酉時又有倭船一隻自江南來至
豐利場地名沙魚港西岸住泊止有二十餘賊登
岸餘賊不知人數藏遁在船虜去竈戶陳栩等二
名十四日豐利場副使楊虎督領竈勇人等前去
追剿各賊回船開洋停泊十五日馬塘場大使姚

大鵬督兵防禦各賊棄船上岸流往地名川沙窪
搶得石港場葛竈戶并不知姓名人家共船二隻
開洋本日酉時到於栟茶場伍竈地方倭冦二十
餘人上岸刼竈戶宫邵家衣糧物件搶去竈戶吳
龍徐鎧家船二隻有備倭千戶張祚督兵至康莊
地方因天晚未曾交戰十六日各賊棄船登岸將
虜去陳栩并吕四場寄任人楊尊殺死有栟茶場
攢典倪堂督率竈勇與賊對敵陣亡竈戶朱漢等
三名有該場竈勇徐果王鎧楊臣等四十餘人併
力向前斬獲首級一十顆得獲刀八把弓一張賊

船當被我兵放火燒燬賊因勢敗無船可投奔往
甪斜塲搶竃戶包鑾表福船二隻開洋復往拼茶
塲伍竃地方十八日酉時賊冦駕船至豐利塲灣
港住泊該塲副使楊虎督領竃勇人等到彼至十
九日午時與賊交戰楊虎同男楊子進驍勇許昂
吳弘陳章桑析吳欽耿相丁鐘保正錢才等併力
斬獲首級八顆得獲弓二張刀四把箭五枝陣亡
驍勇許靠桑本王錦管春餘賊亦被各竃戳傷奔
走上船二十日備倭指揮王表統領千百戶潘忠
盛勳并軍兵人等至豐利塲地名唐家苴墩埃沙

潢港口與賊交鋒當被軍餘蕭艾熊經楊平等五
十三名共斬獲首級四顆得獲倭刀五把餘賊敗
走二十一日有倭賊一十餘人到於掘港塲地名
句蠣港口北岸該塲大使靳瀛副使任九疇帶領
驍勇人等與賊交鋒當被驍勇李信等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大小刀二把二十二日餘倭五人仍到
豐利塲沙魚港東岸有該塲副使楊虎率領驍勇
陳悌等於二十三日辰時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弓
一張箭四枝餘冦奔走海洋去訖二十九日辰時
楊虎仍率驍勇陳相等在於砷水港東瞭見一倭

用箭射死斬獲首級一顆十月初三日又有倭船
一隻從江南來至餘西塲北海地方住泊倭賊二
十餘人登岸將該塲哨船水手陳霜等衣服米糧
逢桅虜搬上船有近海義官陳科總催陳租等前
至沙塗地方與賊對敵斬獲首級四顆得獲花布
旗一面草帽二頂竹箭四枝馬杈二把鎗篙二枝
各賊勢敗奔船開洋去訖本職通查過呂四等塲
自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除叅將梅希
孔部下親兵王完等斬獲首級二顆未送紀驗外
止據各該兵勇臨陣斬獲見在首級七十五顆內

該本職督同江都縣主簿楊長春驗過真倭三十
二顆從倭四十三顆豐利等塲自九月十三日起
至本月二十日止各該兵勇臨陣斬獲首級二十
二顆驗過真倭一十一顆從賊一十一顆又自九
月二十一日起至十月初三日止各該兵勇斬獲
首級七顆內驗過真倭四顆從賊三顆前後通共
首級一百四顆內真倭共四十七顆從倭五十七
顆細加查訪委係真正功次並無妄殺冒功等情
此皆本院委任責成調度得宜海防兵備張副使
親臨行陣振作士氣是以賊冦望風而勢自潰軍

竈同力而功自成又查得先該本府知府吳桂芳
奉本院牌仰動支官銀一千五百兩行委運司判
官馬倫召募各場竈勇在場防禦仍預發銀兩在
通州如皐等處供給民兵以致寇至兵不遠調而
精銳自足費不及民而供應以時則今次成功亦
頼區畫素豫有以為之所矣縁此次剿倭甚速且
盡是以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及據
前項首級係各場竈勇與通州海門民兵斬獲為
多各該官兵有不得者積慙懷忿遂稱搶奪實難
憑信止查通州民兵曹繼祿與梅糸將部下民兵

鄧堂合斬首級一顆彼時曹繼祿自行報功被鄧
堂具告兵備張副使處批行通州處分明白本府
并高郵州各起捉獲倭寇三名審明另報外將查
勘緣由備牒到府申報到臣據此案照先於本年
九月十二日為地方倭寇登掠事本月十五日為
仰仗天威剿滅江北倭寇事十月十一日為仰仗
天威剿平江北倭寇斬獲首級事俱該臣具題訖
及劄行通判史朝賓紀驗功次前往被賊地方查
勘有功有罪縁由去後今據前因俱從實開報不
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役優恤陣亡壯勇量

賑燒燬房屋醫治被傷軍民悉行遵照節奉欽依
劄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外照得倭寇
類多姦細詗知江北兵船調往江南遂敢乘虛累
犯江北即今仰仗天威先後剿絶驅逐地方稍寧
臣住劄淮安專委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會同叅
將梅希孔督兵剿捕所據勘到功罪俱已明白相
應擬議具報為照副使張景賢志慮忠純才猷宣
朗三令五申而賞罰甚明一月三捷而俘馘殆盡
足徵經文緯武之器具見安内攘外之功所宜加
賞陞俸久任責成者也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建議

調募土兵先期給發兵餉綜理周密而神思安閒
氷蘖自將而出納無吝所宜給賞者也通州知州
翟澄泰州知州趙祖朝如皐縣知縣陳雍海門縣
署印高郵州判官趙卿皆能訓練兵卒而遇警足
以即戎餽運芻糧而臨時不至鈌乏儀真衛指揮
劉瀛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泰州所鎮撫
王翱百戶劉芳通州判官施燿海門縣典史余廷
舜張港巡檢王世臣吳陵巡檢趙仲爵呂四場大
使朱汲餘中場大使戰勇餘東場大使張濟時副
使李鳳皆能部領兵竈而聽授方略躡蹤追襲而

恊力剿捕揚州衛指揮王表千戶潘忠百戶盛勳豐利場副使楊虎栟港場大使靳瀛副使任九疇雖所斬獲不係大夥之冦然於村墟均有捍衛之勞以上各官所宜量賞者也及照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况江北自千戶姜旦兵船三十隻驍勇水手曹鼎等五百名調赴江南之後水兵既乏哨探陸兵遂難禦防似應免究以責後效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冦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冦見今糾聚吳淞江

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習之冦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住江南地方空虛殊為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而舟師之練習甚艱主兵便於客兵而烏合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乏人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臯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通泰而直趨揚州

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以犯瓜儀而窺伺留甸如此則漕運阻絶江淮震動矣臣待罪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也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以待之如蒙乞勅兵部再加詳議上請行令總督軍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　將姜旦水軍即便發回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於哨探防禦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庶保無虞地

方幸甚臣不勝幸甚除移咨總督軍務衙門外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議擬為照倭冦狡猾難測乘風隨處剽掠委宜有備庶保無虞但江南原調江北兵船已經議行總督張　查照賊勢酌量議處漕運河道又經募撥兵船行令署都督周于德管領防護副使張景賢奉　旨加陞俱難再議所據前項各該官員剿滅倭冦之功既該都御史鄭　具題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巡撫衙門將吳桂芳翟登趙祖朝陳雍趙卿劉瀛呂圻伯永福王

鄒劉芳施燿余廷舜王世臣趙仲爵朱汲戰勇張
濟時李鳳王表潘忠盛勳揚虎靳瀛任九疇動支
無碍官銀分別獎賞仍咨總督都御史張　查照
節奉欽依內事理議處停當務使江南江北俱有
備禦勿得顧彼失此致有疎虞等因嘉靖三十四
年正月二十七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聶　等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附錄鹽法莫御史奏功疏

兵部為仰仗天威剿逐倭寇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莫如士
題云為照前項倭寇屢犯江北數遭挫衂乃者恃
其庸蠢復肆窺伺幸而仰仗我　皇上德孚天地
化洽海隅臣庶效忠士民奮勇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鄭曉乃能仰體我　皇上委任之重區畫周悉
調度精詳虛己受人雖寸長而必錄誠心率物屈
羣策以圖全集徐潁宿亳之兵以壯其威練通泰
海門之兵以資其用廟灣等處防範惟嚴麻洋港
口守禦克慎發銀以置器械給賞以勵人心兵備
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忠勇性成謀慮精密兵機練
習安不忘危陣勢通融志在滅寇聞賊而毅然就
道畧無避難之心料敵而洞然甚明遂收擒逐之
効雖未能盡剿無遺然賊聞而膽寒敗而遠竄且
沿海州縣場竈赤子近頗二麥告成不致被其蹂
踐三春煎辦不致妨其鹽課此固江北莫大之慶
也再照江南江北相為犄角江南蘇松等處近調
有狼兵土兵刻期勦定誠恐南擊北奔勢所不免

如蒙伏乞敕下該部行總督軍門并撫操海防參將等臣多方防禦設法剿捕或屯衆以截其要衝或設伏以邀其潰散或整搠水軍以躡其向往或齊集陸兵以迎其將來勿徒以江北土竈等兵爲足恃萬一有警而不多方應援江之南北併力協心務使此寇盡皆授首靡有孑遺庶兩淮漕運可保無虞三十鹽場可恃無失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照先該巡撫鳳陽都御史鄭 題前事該本部議行查勘隄備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前項倭寇流刼江北雖稱退遁但江南方發兵進剿奔逸肆潰勢所必至江北地方委應戒備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合咨前去煩爲督行沿江沿海副參守把等官率領所部官軍在於各該要害處所嚴加把截如或奔突流刼即便會合各該官軍併力截殺務使進無所掠退遭挫衂共保無虞須至咨者

附錄兵部覆題請陞賞錄陰疏

兵部爲仰仗天威剿逐倭寇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題內稱海防兵備右參政兼副使張景賢勇不避難智能料敵籌度素閑於平日分布切中乎臨時遂收一方保障之功誠有千里長馭之畧之一臣者勤勞尤著所當重加陞賞者也原任參將喬基張恒官雖按閑志存報國一聞警報即就道而不辭同心運謀知參贊之有禆之二臣者所當及時錄用而喬基則近已陞級仍當給賞者也徐州兵備副使劉天授親冐矢石督戰益勤原任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建議築城團練有法淮安府知府蔡揚金調度芻糧軍旅不匱之三臣者雖無戰陣之勞實有區畫之益所當論功加賞陞俸者也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通州同知印采海門縣典史余廷舜呂四場副使李政奮勇血戰軍民之保全是賴宿州衛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邳州衛義勇官王大文先登陷陣寇賊之斬獲獨多內伯永福呂圻原係編入行伍而王大文則不願領賞人員以上各官所當照例陞賞者也周家橋把總

張應詔宿州衛指揮張繼善泰州所千戶陳厚鹽
城所百戶周俊泗州衛鎮撫戴堯臣廟灣場大使
白景時餘西場大使白元高金沙場大使程良增
馬頭城巡檢焦三省雖其擒獲名數查與賞格不
同然皆竭力禦防均爲忠勇可尚以上各官所當
量行巡撫衙門分別犒賞者也淮安衛軍罪指揮
周官鹽城所軍罪百戶吳郁原係調取殺賊俱有
斬獲但周官所犯情罪本重今止首級一顆遽難
准贖相應暫免發遣送發軍門聽用候再獲有功
次另行議請而吳郁父子則共獲首級三顆既免

其罪仍當陞賞者也通州所千戶秦鵬敵已對陣
駕船開洋地方殘燬罪將誰歸鹽城所千戶朱雍
興化所千戶王文高郵衛千戶楊豸職專備倭縱
賊登岸居民被掠心亦奚安以上各官所當嚴行
提問以懲怠玩者也壽州衛指揮戈楊海州所千
戶敍大勛趙良相王世祿百戶黃學張漢汪濟舟
孔胤時義李傑鎮撫徐守正淮安衛百戶江東曉
鹽城所百戶韓堂潘紹正三義鎮巡檢耿光庭狹
水鎮巡檢孟文德高橋巡檢白良佑或恃勇而輕
於迎敵或過怯而巧於規避殺傷雖云不多職守

則已大曠以上各官所當量行降罰以示曲全者
也東海把總楊天駿鹽城把總謝詔掘港把總韓
德楨高郵衛千戶羅表海州所千戶吳繼勳通州
所千戶陳嘉謨桃源縣知縣傅以智典史沃天章
沭陽縣知縣朱璣主簿熊卿典史任玉卿贛榆縣
縣丞林松典史來復陽如皐縣主簿閻士奇餘東
場大使張濟時或失於堵截之不預或失於哨望
之不先律以軍法亦屬有罪但承平日久武備漸
弛卒有警急委難支持况其被挫遭衂之後均有
追逐勦捕之勞內陳嘉謨接管備倭失事之罪難

免狼山奏捷擒斬之數頗多見今緣事巡撫衙門
相應免提問罪責成後效以上各官所當原情準
功以贖前愆者也狼山巡檢尹奈勇於赴敵以殞
其身伊男尹仕義切於愛親以返其屍忠孝兩全
父子無愧所當破格褒恤贈官錄子以風死事者
也再照原任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鄭
　孤忠自持羣策畢用綜理周而區畫當兵食咸
充號令肅而威惠行將士効命淮揚二郡獲莫安
以無虞驅馳二年惟鞠躬而盡瘁據其發蹤指示
之功允爲文臣武將之倡又當持行甄錄以彰其

忠而酬其勞者也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請
將鄭　特行甄錄張景賢重加陞賞張恒等及時
錄用劉天授等加賞陞俸劉一中等照例陞賞張
應詔等量行犒賞吳郁等免罪仍行陞賞秦鵬等
提問戈楊等降罰楊天駿等免究尹柰等褒恤則
功罪既明賞罰亦當人心知所激勸而地方重有
攸賴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卷查原行事理相同案呈到部看得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吳　題稱江北淮揚地方有功
失事人員委官查勘是實及稱海防兵備右叅政

兼副使張景賢所當重加陞賞原任叅將喬基張
恒所當錄用而喬基陞任仍當給賞徐州兵備副
使劉天授原任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淮安府知府
叅楊金所當加賞陞俸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通州
同知印寀海門縣典史余廷舜呂四場副使李政
宿州衛百戶伯永福鎮撫呂圻邳州衛義勇官王
大文所當陞賞周家橋把總張應詔宿州衛指揮
張繼善泰州所千戶陳厚鹽城所百戶周俊泗州
衛鎮撫戴堯臣廟灣場大使白景時餘西場大使
白元高金沙場大使陳良增馬頭城巡檢焦三省

所當量行犒賞淮安衛軍罪指揮周官遠難准贖
鹽城所軍罪百戶吳郁既免其罪仍當陞賞通州
所千戶秦鵬鹽城所千戶朱雄興化所千戶王文
高郵衛千戶楊豸所當嚴行提問壽州衛指揮戈
楊海州所千戶殷大勛趙良相王世祿百戶黃學
張漢汪濟舟孔胤時義李傑鎮撫徐守正淮安衛
百戶江東曉鹽城所百戶韓堂潘紹正三義鎮巡
檢耿光庭荻水鎮巡檢孟文德高橋巡檢白良佑
所當量行降罰東海把總楊天駿鹽城把總謝詔
掘港把總韓德楨高郵衛千戶羅表海州所千戶

吳繼勳通州所千戶陳嘉謨桃源縣知縣傅以智
典史沃天章沭陽縣知縣朱璣主簿熊卿典史任
玉卿贛榆縣縣丞林松典史來復陽如皐縣主簿
閻士奇餘東場大使張濟時所當原情準功以贖
前愆狼山巡檢尹柰伊男尹仕義所當破格褒恤
贈官錄子及稱原任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鄭　所當特行甄錄各一節爲照淮揚地方
帶江濱海前項倭賊或南自蘇松而來連舟不絕
或西自青州而來百十爲羣殺傷之慘遠近震驚
焚刼之餘室廬蕩析一時將領脆弱營伍空虛若

不足恃所賴原任巡撫侍郎鄭　每事經畫多方調度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倭奴片帆不返臺中之薦揚累牘連篇編民之歌頌塞衢盈道比之江南得不償失者迥不相同相應首論叅政張景賢副使劉天授宣猷宣力並著勤勞而景賢之功尤當特論其餘有功叅將張恒等有罪千戶秦鵬等并死事巡檢尹忝既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勘明奏報前來勘酌重輕俱已允當内喬基雖經革任功亦難泯相應通行議擬合候　命下將鄭　厚加陞賞仍與錄廕張景賢重加陞賞張

恒附簿錄用與喬基各加賞賚劉天授吳桂芳蔡楊金量陞俸級劉一中印宋余廷舜李政伯永福呂圻各量加陞級王大文授以附近衛所所鎮撫張應詔等九員聽巡撫官分別犒賞周官免其發遣軍門聽用吳郁免其軍罪仍加陞級秦鵬朱雄王文楊豸并耿光庭等二員通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指揮戈楊等十四員量加俸級把總楊天駿等十五員免其究問陣亡巡檢尹忝優為贈官查給棺斂銀五十兩伊男尹仕義照例給與冠帶免其雜差但恩威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楊　等題十六日奉

聖旨鄭曉陞二品服色俸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一級銀二十兩一表裏張恒喬基各賞銀二十兩劉天授等陞俸一級劉一中等各陞一級王大文准與做所鎮撫張應詔等巡撫衙門分別犒賞吳郁陞一級秦鵬等耿光庭等巡按御史提了問戈楊等各降一級楊天駿等免究尹忝准贈光祿寺署丞伊男仍給與冠帶其餘依擬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咨前去須照本

部題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查照施行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一

曾孫端胤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目錄

疏

淮揚類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淮揚類

陵寢工程銀兩疏

題為乞修陵寢以隆　聖孝以固根本事據直隷鳳陽府申該臣批據南京工部主事張大部呈稱本職接管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彼隨會同鳳陽府總理通判等官李瓆等并帶作頭匠役恭詣工所逐一勘驗修理

間據委官經歷李廷价等呈據作頭匠役沈紀等各稱先蒙估計工料各工不敷盖因歷年既久外視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如見壞者一楹而上下拆卸其損腐之植疊出估修者一丈而彼此聯絡其繕治之功倍多原估正殿找縛鷹架并搭天橋共用杉木三千五百根而今只及一半原估外圍墻垣損壞蜈蚣楞木二百餘丈而今修補計將數倍况自估計之後又經年餘風雨損壞處所更多又有出於原估之外見今各匠停工待料比與先年修理估計物料大不相同呈乞早為議處等

因又據委官千戶等官張威等呈稱蒙委修理白塔壽春等王墳工料不敷緣由亦呈到職看得前項各稱不敷并堋塌續料係干重務恐有冒破糜費錢糧情弊況經本部前該委官王郎中估定數目會同撫按衙門題請明白遽難准信又經行據各官冊報前來惟恐不的本職仍率各官并匠作人等前詣各該興修處所眼同逐一覆勘委與各官匠作呈冊相同必須計處爲照先管工楊主事自舊年十月破土興工以來先務催料而後及興工其原料數否難以預知及料備興工然後委官

匠作競云不敷本官於三月初五日雖亦呈部而旋已病亡矣職查舊案嘉靖十四年曾經修理較今日之功雖不甚同所費至三萬四千兩有奇然尤經始於十四年秋告成於十六年冬且原冊內亦載有云原估續估及其不足也又通融估及其又不足也又有未估有司添辦之條今日之功更換修補　皇陵并白塔處所以殿屋則自正殿以至廚房共二百五十餘間以墻垣則自紫金城以至外墻共五千七百八十餘丈以門亭則自金門以至東西碑亭共四十餘座又有大水關等處共計六券宰牲涸堂二所古溝一道估後堋塌者又不在此數其工不在小矣所估工料等價乃止於二千餘兩比之疇昔十不及一安望其能敷用哉夫人處事以速成者爲精敏以緩就者爲鈍拙職叨茲委儻原料稍敷豈不欲夙夜經理期月成功也哉亦思修理陵寢干係匪輕以嘉靖十四年大修重費迄今不過十餘年耳尚且損壞如此況今以如是之料與如是之工儻未踰年而經修處所旋有不固者將誰任其咎也又況盡如原估之數必不能成功乎除將見在物料一面先儘不敷接

濟修理餘候估定另行外今將取到各該委官造報原估已敷未敷及估後又堋塌者三項文冊呈乞查照早賜委官會同驗估等因批仰鳳陽府掌印官會同留守司作急估計呈奪又該巡按直隸監察李御史案驗准張主事手本前事亦行本府估勘回報奉此卷查先奉撫按衙門并南京工部劄案備仰遵將原估物料工價查照本部出辦并行各府取解派到銀兩委官買料興工修理去後今蒙前因依蒙備行本府知府熊勉學會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并帶委官恭詣　皇陵并白

塔壽春等王墳各該工所公同本部委官張主事
并總理工程通判李瓊及留守司僉書袁吉各管
工指揮經歷等官蘇潤等遵將　皇陵正殿金門
兩廡碑亭紅門御橋具服殿享胙亭明樓朝房直
房齋宮涵堂神厨神庫宰牲晾牲酒房更鋪并紫
金城外圍墻水關溝渠及下馬牌坊等處與白塔
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神厨直房享胙厨房
裏外墻垣等處逐一躬親看視果因歷年既久外
視似尚完全拆卸既多中間委俱朽爛當原估之
時據迹外觀其有損壞坍塌之處因而相度修整

工料若費不多及今土木既興每該從新更換添
補拆卸揭宼等項計算工料多有出於原估之外
況又估後風雨摧剝其間損壞坍塌益多俱應併
力修理若止憑原估工料委各不敷及查先年修
理卷內亦有原估續估之條所據議再估加添修
理一節不爲無見除將緊要應修工程先儘原估
物料接濟湊搭修理并嚴督各工匠作沈紀等查
算原估工料數用及舊料尚堪改造與本處借用
不開外應該加添竹木鐵釘甎瓦灰麻漆篾桐油
三䃮等料價值并匠作工食查算明白又查得嘉
靖十四年大修卷內開載應修　皇陵緊要工程
原估殿內抽換斤柱三根彼及修理之時看得上
下堅完惟近䃮二三尺浮皮畧破敲有虛聲若易
新木未必如舊且動搖全殿其工非小俱仍照舊
止揭宼油飾完報歷今又經一十七年前柱愈加
朽壞不堪即今見修工程更換殿內後斤柱二根
前簷柱十根地檻五根全架拆卸安換如新比與
先年工程尤爲重大況先年節次估添工料等項
計費三萬餘金自經始以至告成之日計經三載
有餘矧今興修之際若以歲月速成所費爲惜恐

非經久遠圖之計前項續估加添物料及匠作工
食等項共計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五錢二分五
釐三毫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二分一
釐六絲本府并廬淮揚四府出辦銀二千三百三
十四兩七錢四釐二毫四絲酌處停當合無俯從
仍照先年修陵續估事體一面會派發工併修一
面題請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先准南京工部咨前
事內開修理鳳陽　皇陵正殿并壽春等王墳殿
廡墻垣等處估計木植等料價銀二千四百二十
九兩七錢有零內除本部出辦銀四百八十五兩

九錢有零坐派鳳陽等四府出辦銀一千九百四十三兩七錢有零等因已經會議酌派鳳陽府銀五百三十兩廬州府銀五百兩淮安府銀四百兩揚州府銀五百一十三兩七錢有零各解工所應用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年間修理到今風雨損壞㭊塌者多先該估計工料一時簡略緣正殿與官堂墻垣等處委的工程浩大今主事張大韶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整飾一新以隆我 皇上崇修

祖宗陵園之意及查先年修理 皇陵估計之後續有加修因料不敷復議添辦今與上年事體大略相同既經該府公同各官查議前來所據續估料價工食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五錢有零相應處辦欲候題請至日恐誤工程除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有零外其該各府出辦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七錢有零一面先行酌派鳳陽府銀八百五十兩廬州府銀七百五十兩淮安府銀四百兩揚州府銀三百三十四兩七錢有零各解工所接濟外如蒙乞勑該部合無備行南京工部并臣等各遵照施行及行主事張大韶督率司府委官將前項殿宇官堂等處趂時併工修理事完一同造冊奏繳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進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鄭 題稱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先蒙估計工料不敷盖因歷年既久外覩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先該估計一時簡略緣今工程委的浩大張主事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修飾一新所據續估料價工食銀二千

六百四十三兩五錢有零相應處辦欲候題請至日恐誤工程除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八錢有零外其餘酌派鳳陽等府各解工所接濟一節爲照前項修理 皇陵并壽春等王墳續料工價并酌派銀兩等項緣由既經該撫按官議題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工部并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鄭等照依各官議題事理將前項續估料價工食銀兩如數派辦趂時修理務要工作堅美無致虛費事完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嘉靖三

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本部左侍郎郭　等具題十
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

修理陵墳告成疏

題爲乞修陵寢以隆　聖孝以固根本事據直隸
鳳陽府申准總理委官本府通判李璦牒據分委
管工指揮經歷等官趙都李廷价等各開稱原委
分管修理　皇陵正殿兩廡官堂亭房等處與白
塔壽春等王墳殿廡墻垣等處先於嘉靖三十二
年十等月初十等日興工至嘉靖三十四年三月
十二等日俱已完備各將修理過工程用過物料
支過燒造搬運夫匠車船脚價工食銀米并原估
物料不足續估添辦等項數目緣由冊繳到職督

同分管工程經歷等官李廷价等逐一查勘明白
磨算相同類造文冊牒府覆勘轉繳准此該本府
知府熊勉學會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覆勘
錢糧俱各明白工程俱已完美除各另造冊回報
外議照　皇陵及白塔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
年大修以來漸就廢壞今象再舉修理煥然一新
深足以慰　仁祖在天之靈盡　皇上追崇之孝
凡在臣民莫不懽忭備將工完緣由繪圖及總理
分理督工用工效勞員役并查嘉靖十四年修陵
十六年告成效勞人員甄別等第陞賞緣由申報

到臣據此查得接管卷內先准南京工部咨准工部咨該南京太常寺　皇陵祠祭署奉祀汪大紀奏稱　皇陵正殿簷柱寶座平臺兩廡紅門角門御橋便橋碑亭燎爐水關明樓闌干具服殿朝房并周圍墻垣門舖下馬牌坊等處及白塔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燎爐神廚官廳直房甎城隄閘等處皆甎瓦脫落木植朽壞坍塌欹斜滲漏等項并　皇陵外城土墻周圍瓦片脫落墻垣崩塌乞要查議修理本部看係陵寢重事擅難遙度合咨南京工部委官前去會同撫按守備等官逐一相度如果損壞倒塌滲漏應合修理者即便估計合用物料各若干照數處辦次第修理合行事宜該部徑自查照舊例題請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部本部劄委署郎中事司務王學吾前來督同司府等官相看得　皇陵并白塔壽春等王墳委俱損壞坍塌應該修理備將該修處所相度估計合用物料除大次杉條松木琉璃甎瓦紅黃土料會有本部關支采取其會無紅漆城甎紙筋等料價值并雇匠工食銀兩除南京工部出辦銀四百八十五兩有零外鳳廬淮揚四

府出辦銀一千九百四十三兩有零直匠人夫於鳳陽等府及留守司起倩軍民應役等因題奉欽依備咨轉行四府出辦工料直匠人夫及物料差官押運工所聽本部委官主事楊綸照數驗收應用施行准此行間續准禮部咨開選擇　皇陵正殿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壽春等王墳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各吉日興工緣由題奉聖旨遣侍郎吳鵬行禮欽此欽遵移咨本官恭詣鳳陽府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祭告　皇陵并司工之神初九日祭告白塔壽春等王墳并司工之神回奏訖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該臣接管據鳳陽府申蒙臣批據南京工部接管修理委官主事張大韶呈稱本職接管修理　皇陵并白塔壽春等王墳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彼勘驗修理間據委官經歷李廷价等呈據匠作沈紀等各稱先蒙估計工料各工不敷盖因歷年既久外視雖若完全更動則多朽爛本職仍率官匠人等前詣各該興工處所覆勘相同必須計處爲照先管工楊主事自舊年十月破土興工以來先務催料而後及興工其原料數否難以預知及料備興工

然後委官匠作競云不敷本官雖亦呈部而旋已病亡呈乞委官估驗等因批仰鳳陽府掌印官會同留守司估計呈奪該本府知府熊勉學會同署正留守賀麟見僉書袁吉續估加添物料及匠作工食等項共該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有零除南京工部出辦銀三百八兩有零外鳳廬淮揚四府出辦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有零酌處停當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　皇陵并白塔壽春等王墳自嘉靖十四年修理到今風雨損壞坍塌者多先該估計工料一時簡略緣正殿

與宫堂墻垣等處委的工程浩大今主事張大韶躬親督理目擊用料寔多乃有此議必須從宜整飭一新等因會本具題本部覆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隨行各府將前續估工料依期辦解修理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報完工程中間恐有遺略及一應管工大小員役歲月有久近勞績有多寡未見一一甄別隨行該府知府熊勉學先行閱視工程及將在工員役分別等第開報到臣除將各項用過錢糧數目劄行鳳陽府轉行主事張大韶覆查明白遵照往年事例類造文冊徑繳外臣隨於嘉靖

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前赴鳳陽經過泗州其時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魁患病四月初二日臣會同主事張大韶親詣　皇陵初三日親詣白塔壽春等王墳督同留守司署正留守賀麟見僉書袁吉鳳陽府知府熊勉學及約會奉侍　皇陵内侍官張奉奉祀等官閱視得　皇陵正殿寶座并殿内抽換楠木襟柱簷柱枋椽門檻金門角門明樓兩廡碑亭紅門御橋具服殿齋宫涸堂神厨神庫燎爐宰牲晾牲酒亭井亭朝房直房享胙亭更堡并紫金城外圍墻水關溝渠及下馬牌坊等

處與白塔壽春等王墳殿廡金門紅門神厨晾牲亭井亭直房享胙亭厨房裏外墻垣等處修完工程逐一看視委俱完美別無遺略臣竊惟　皇陵寔我國家億萬世王氣所鍾慶源伊始相應崇重但修理有年不無圮壞幸遇　皇上純孝因心善繼善述一聞傾敝之下再下修葺之　命該部計議覆題咨行南京工部坐委司官會同前後撫按督同司府等官相計修理臣等相與嚴督各該總理等官鳩工集木採石造甎派徵原估續估料價備查初議添議工程官知效勞人咸趨事役不忽

期事皆就緒堅固華美宏邃清嚴眞足以綏奠神
靈輝揚　聖孝覲昔商祇見於桐宮周僅聞於豐
水殆不侔矣乃若壽春等王墳皆我　仁祖恭功
之胤　太祖本支之親繫出天潢屬在玉牒今其
墳墓俱各煥然一新彼伯邑之寢園莫考頡羨之
名號徒存相去又萬萬矣臣待罪祔循躬睹盛典
不勝幸甚再照前項陵墳效勞員役旣該鳳陽府
分別等第勸報前來內除應賞應犒者查支官錢
買辦花紅禮物先行犒賞外如南京工部屯田清
吏司主事張大韶才識明敏幹濟公勤殿更十杜

悉係楠材墉高四圍不啻塗墍他皆稱是新故相
兼復有餘背溝防並舉可謂事半而功倍庶幾一
勞而永逸奉侍　皇陵內侍官張奉稟質安靖應
務周詳往來行視不但任其勞巨細經心必欲善
其事鳳陽府知府熊勉學材器宏達知慮精審本
以節用愛人之心而行日省月試之政出納無吝
上下相安財力有經公私不匱中都留守司署正
留守賀麟見協同僉書袁吉始焉同心規畫旣而
協力贊襄指揮若定鼙鼓弗騰鳳陽府通判李璦
夙夜在公收支必慎　皇陵祠祭署奉祀汪大紀

首陳盡瘁之議共成賁飾之功以上各官賞賚相
應取自　聖裁如蒙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再加
詳議擬奏上請施行庶幾人心知勸恩渥無遺惟
復查照嘉靖十四年修陵前例舉行嘉靖二十四
年五月二十二日進奉
聖旨是

佃種昭陽湖櫃外餘田疏

題爲陳愚見以利民生以濟河渠事巻查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准工部咨該刑部左侍郎吳　題條陳閘餘田内開櫃水之外餘閒田地頗稱肥饒今運道河身既高水櫃之水窪下不能激之使上名雖接濟未收實用如沛縣昭陽湖櫃外餘地約七百餘項置之荒蕪委爲可惜若召民佃種每歲納銀沿河諸湖可得銀萬數兩貯之河道或打造剝船或雇倩夫役或買辦椿草或修理閘座則官得贍用民得安生其積水之處若有侵占

仍照新例問罪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説欽此欽遵隨該本部議照前項水櫃係經漕河初制近年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不過申明而振舉之今本官復題稱運河身高水櫃窪下不能激之使上是不但謂櫃外餘田置棄可惜似并水櫃以爲無用但事關國計難便擅議相應行勘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漕運河道及巡撫各都御史并管河管閘郎中主事等官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河御史督同該司府守巡兵備管河官查照先今事理將前項昭陽等湖水櫃逐一踏勘先年因何建置及後因何廢棄自侍郎王以旂修復之後曾否有何實用即今各閒曠地畝若干應否召民佃種歲收子粒若干有無於官民兩便務要斟酌利害從長計議會奏定奪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該前任都御史吳　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黃國用劄行徐州兵備道勘議去後該臣接管據沛縣申前事又經批行該道併勘續據兵備副使劉天授呈稱依奉行據沛縣回申查得本縣昭陽湖原額地七百一十八項三十七畝五分除用過地二百一十八項四十

四畝八分九釐築爲水櫃尚餘地四百九十九項九十二畝六分一釐數外另有滕縣湖地七十二項三十六畝係隸山東地方縁由到道據此巻查前事會委豐縣知縣戴輔會同沛縣署印主簿都永清親詣昭陽湖逐一沿丘履畝踏勘明白審據告人夏旺張鉞等各稱先祖於洪武年間開墾承種及查原行始末巻案先年節被黃水淹沒縣治倒塌文巻湮溺無憑查理彼因本湖淹淤不堪畜水後自嘉靖七年間蒙工部管閘主事衙門查勘前項地畝高窪有收坐派租銀不等遍年依期完

紙專備河道公用嘉靖十八年蒙工部管理南河
郎中衙門明文坐派湖地七百一十八項三十七
畝五分每年每畝徵租銀一分共銀七百一十八
兩三錢七分五釐俱奉明文取解修理閘座河道
用盡嘉靖二十年七月內蒙本道前任署副使案
驗該蒙督治漕河兵部王侍郎案驗該本部題爲
遵明旨查復官湖以濟漕河事備仰本縣即便省
諭原種昭陽湖地人戶三百五十八戶若有祖父
置產而子孫不知者從實首官革退原徵租銀盡
行除免見種秋禾姑准自收其徵納租銀底簿備

存待勘處果用民田若干方許討畝抵換或量給
官價敢有豪强佔種有司仍前徵租定行拏問等
因本縣遵依查明討畝抵換外實用過地二百一
十八項四十四畝八分九釐築爲水櫃外餘地四
百九十九項九十二畝六分一釐并北接滕縣官
湖地七十二項三十六畝俱封禁不許耕種一向
遵守今蒙查勘爲照前項湖地始築水櫃引洩水
利接濟運渠誠爲良圖後因節年黃水大發致將
水櫃淹淤高厚據其地形較比外餘閒曠地畝稍
爲平坦若欲興復挑濬但地里廣濶所費工力太

多擅難輕議除水櫃奉有欽依相應存留外其櫃
外四面閒餘田地壅淤尤爲高阜悉皆曠廢遂至
拋荒然以有用之地而置之無用又減數百兩租
銀以損修河之費合無仍歸先年失業之民領種
每畝討二百四十步加徵租銀三分每年算約共
銀一千七百餘兩貯之河道公用似與官民兩利
一方窮困之民有所仰給并稱滕縣湖地及南旺
馬塲安山三湖該山東委官兗州府黃同知徑自
勘報等因巳該陞任副使李天寵會同管理南河
工部郎中彭澄沽頭閘主事曾鎰親詣昭陽湖踏

勘得本湖先年窪下納滕縣諸泉之水設漕之初
導引接濟運道四面隙地聽民播種至正德年間
黃河從沛濁流灌激淤迷湖形高下俱堪耕種百
姓以爲恒業嘉靖七年以來議令徵租嘉靖二十
年間漕河涸竭議復官湖擇取稍下一區築爲水
櫃以備蓄洩四外餘田封禁不許耕種數年之後
霖潦湮淤圍堤坍頹櫃內比外勢高尺餘泉流至
此不能停積徑達金溝歸入運河議得前湖開漕
之始窪下者堪以積水閒曠者聽民耕作是以公
私兩便繼因黃河湮淤照畝科租則少濟公家厚

裕民利至於築櫃之後湖身增高勢自不能停水
餘田封築小民遂爾失業即今櫃形既存以俟相
時修濬蓄洩其四外閒田本與水櫃不相妨礙棄
置荒蕪誠爲可惜内滕縣地畝聽該省徑自議處
其沛縣餘地共計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
一釐俱平衍膏腴應歸先年失業之民領種歲收
子粒豐歉難定每畝加徵租銀三分以備河道公
用永久可行官民兩利緣由回報去後今蒙前因
爲照昭陽湖櫃外餘田實該沛縣地四百九十九
項九十二畝六分一釐既經前道會同各官勘議

本與水櫃無妨相應召民佃種公私並濟事體調
停無容別議等因到臣據此會同總理河道工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劉世魁莫如士議照昭陽湖櫃外餘田既
節經該道會勘議報前來相府依擬如蒙乞勑該
部再加詳議合無備行臣等轉行沛縣掌印管河
官將昭陽湖櫃外前項餘田四百九十九頃九十
二畝有零召民耕種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每畝
加徵租銀三分大約每年計收租銀一千四百九
十餘兩收貯官庫以備河道公用其櫃内積水湮
淤去處嚴督該管官司以俟相時修濬蓄洩濟運
仍出榜禁諭小民不許將應禁積水去處一槩湮
占盜決水利如違照例問遣其撥分佃種務令肥
瘠相兼不許勢豪之家揀取肥饒偏累小民如此
庶法令昭彰官民兩利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十一
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併覆後題申明三湖
禁例疏内

申明三湖禁例疏

題爲申明三湖積水禁例以備接濟漕渠事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　咨准臣會案爲陳愚見以利民生以濟河渠事議題昭陽湖櫃外餘田召民佃種等因准此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山東布按二司并南北管河管泉分司及徐州曹濮等兵備道各督率所屬府州縣管河管泉等官勘議昭陽南旺安山馬場等湖堪修水櫃有何實用未報又該本院親臨督同各該管河等官踏勘得馬

場南旺安山等湖見有修蓄水櫃堪濟運道其內外高阜地畝雖堪給佃第恐漸次侵種低窪地畝未免盜決隄防以故衆議未定姑候再勘外惟昭陽湖水櫃近年黃水淹淤地勢高阜間有低窪之處亦不能受泉源並無勺水一望荒蕪地土悉皆閒曠爲照各官議將本湖内湖低處仍存留以見舊制其外湖高阜之地計畝召民佃種歲納租銀約有一千七百餘兩收貯官庫以備河道支用度其事勢尤爲官民兩便已經行令管理沽頭閘主事曾鎰具由另報去後續據本官呈稱昭陽湖櫃外餘地五百七十二頃二十八畝六分一釐率皆高阜抑且茫無限隔蓄水委難濟漕無賴俱屬久荒要歸先年失業之民佃種照畝加徵租銀緣由前來但恐議有別見事當歸一已將前項緣由於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移咨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處查照計處施行外隨准本官咨稱爲照前項四處水櫃先該本院奉　命賑濟之時經由各地目擊時艱乃爲具題雖出利民生濟漕渠之意今既該貴院親臨踏勘知之必真但事在

彼中本院難以計處等因回復到院案候通勘至日會題間今准前因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准此卷查先准工部咨該刑部左侍郎吳　題前事備咨前來已行徐州兵備道勘議該臣接管續據兵備副使劉天授呈稱南旺馬場安山三湖該山東委官徑自勘報其昭陽湖餘閒田地內滕縣地七十二頃三十六畝外沛縣餘地共計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一釐已經踏勘明白與水櫃不相妨礙棄置荒蕪誠爲可惜相應召民佃種每畝徵銀三分聽候河道公用等因已經會議

於本年十月十一日具題去後今准前因又該本
官揭帖開稱昭陽湖地更無勺水真可與民佃種
惟安山南旺馬場三湖水高運河六七尺實賴其
接濟其勢豪見昭陽湖與民佃種必又有本奏擾
此各湖之地儻一與之後必有侵種決隄之患今
春末亢旱徐州小浮橋黃河水來甚微止靠徂來
諸泉以濟運道運河水淺量開馬場湖水接濟十
日後得雨運河大通安山南旺湖水尚如舊未開
此湖水深有益於運河也昭陽湖地則與三湖大
有不同蓋原因黃河水決衝壞飛雲橋時已將此

湖盡為平地雖所謂水櫃者亦皆無用召民佃種
似亦相應等因到臣為照安山南旺馬場昭陽四
湖乃漕河水櫃查得去歲該刑部左侍郎吳　奉
命前往山東直隸賑濟經過地方目擊各湖櫃外
田地荒蕪以此具奏召人耕種納租該二部議擬
題奉欽依已行徐州道將昭陽湖櫃外餘田勘明
會題外其安山南旺馬場三湖見今有水濟運與
昭陽湖事體大不相同誠恐姦豪牟利之家矯借
此例為照奏擾未便所據前項三湖既經河道衙
門咨勘各湖水勢地勢應佃應存皆其身經目擊

以故明白詳備況關係漕河重務如蒙乞勑該部
查議合無轉行總理河道都御史嚴督該省管河
管泉兵備等官將安山等三湖水櫃照舊蓄水以
濟漕渠不許勢豪援比佃種及盜決隄防敢有故
違查照新例從重問遣及有妄比昭陽分佃奏擾
者即將原詞立案仍行究治如此庶漕河水櫃不
致廢壞而姦豪覬覦之心永絕矣嘉靖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進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
部議覆臣等看得先年諸湖設為水櫃所以蓄水
濟運有關國儲無容別議臣前奉　命賑濟淮徐

兗沛地方經歷昭陽湖濱見湖坡沙漫淤為平阜
而南旺安山等湖櫃外餘田頗多亦堪樹藝因有
例禁民不敢耕維時沿湖飢民失業千百為羣剽
掠官運船隻幾釀大患非我　皇上垂仁賑恤措
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其揭竿負戈去而為盜者
又不知有幾矣臣目擊民艱且事固有昔利而今
否者欲將櫃外餘田聽民佃種使其居有常業以
存恒心非謂盡廢水櫃而界之民也今節該各官
會勘得馬場南旺安山三湖水櫃有利運河難以
召佃惟昭陽湖淤為平地原與運河不相關涉與

民佃種公私兩利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咨漕運河道等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并管河管閘等官嚴督該省兵備州縣掌印等官即將昭陽湖櫃外餘田四百九十九頃九十二畝六分一聲召民耕種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每畝徵租銀三分完收貯庫以備河道公用大率每戶以五十畝爲則不得多給以啓豪强覬覦之端諸人得以藉口仍各給帖執照使地無遺利民樂更生日後或於河渠有濟照舊退出還官公私兩無妨礙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仍蓄水以濟

漕渠榜示遵守如有豪民盜決侵佃等項查照先今事例施行等因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本部尚書吳　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

薦舉兵備官員疏

題爲薦舉兵備官員事竊照臣撫屬地方原設新設兵備官三員皆能感戴　聖恩勉脩職業但歷任不同似難槩薦如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劉天授歷任副使已久而徐州蒞事尚淺雖係賢能未敢薦舉外訪得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張景賢學以廣材而心術光明志以帥氣而德性堅定有賞有罰畢協羣情匪亟匪徐適中機會出納錢穀旣徵節儉於羔羊拊輯瘡痍尤播甸宣於江漢所

謂經文緯武之器竟收亨屯濟蹇之功雖當風雨漂搖之時寔爲戶牖綢繆之計即其能戰而能守由其善斷而善謀惟其知微而知彰見其有體而有用整飭潁州等處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朱舜民器度恢宏才諝精敏挫强以果毅不察察以爲明撫順以宣慈不纖纖以爲惠清刑獄則雀角鼠牙必得其情弭盜賊則童牛羸豕必防其漸指揮若定足任干城剖决如流何妨盤錯豈惟令行而禁止固已吏畏而民懷此二臣者皆賢能懋著所當薦揚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

果臣言不謬乞將張景賢陞任巡撫朱舜民仍陞兵備庶名實相叅資望並用知人安民除戎禦寇一舉而兼得矣

公舉劾以勵庶官疏

題爲公舉劾以勵庶官事伏念臣本非才待罪揃循節該欽奉勅諭官員有廉能公正者量加奬勸貪酷不仁者從公黜罰欽此欽遵臣於所屬有司官員詳加體察除有愆過者各量行戒飭訖及照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領兵勦倭一月兩捷先已叙功論薦兩淮運司運使唐時淮安府推官徐大壯徐州知州胡麟無爲州知州何寵泰州知州趙祖朝山陽縣知縣史朝宜英山縣知縣李鳳俱任淺廬州府同知李如桂先已陞任宿遷縣知縣莫抑興化縣知縣曾梅俱已調任天長縣楊完考稱復

任以上各臣皆賢能不敢槩舉外訪得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才猷宜朗問學純明豈弟足以輯民情而綜理周密果達足以飭武備而神思安閑錢穀之出納有經巳知其端潔刑獄之輕重不爽益見其精詳當倥傯之時不啻揮斤游刃處紛華之地尤能崇雅黜浮淮安府知府蔡揚金操履端凝政體練達明而且恕詩云不剛不柔介而能容書曰有爲有守加之以師旅效兎罝干城之功因之以饑饉著鴻鴈勞來之績鳳陽府知府熊勉學豁達

而待之以沉毅慈惠而濟之以嚴明牧民馭衆吏事旣脩設險除戎武事亦舉淮安府通判党淳法必用情仕不廢學勤以集事而耻於詭隨読以先民而慎於防險鳳陽府推官苑囿賦質馴雅守職恭勤聽民詞則原情而執法處民事則弊革而利興廬州府推官董堯封資材儁秀操履靖恭理刑以明恕民自不冤署郡以公平事克有濟六安州知州喩南岳慈惠畜民果斷任事平徭均賦無復雲漢之憂内輯外攘卒靖萑蒲之冦江都縣知縣周思久純良之質不務於發揚縝密之才寔優於

幹事可謂不謟而不瀆且能任怨而任勞泰興縣知縣姚邦材心與貌稱才與行符臨民不敢拂其情專尚休息持身惟欲寡其過每務謙冲以上數臣皆賢能昭著所當薦揚者也又訪得某縣知縣某人凶狡存心貪鄙成性妻喪巧索祭禮徧擾士民徵收勒取充頭嫁禍門庫賑銀贖銀充滿囊槖聯枷聯杻顛踣道途恣其驕淫收買部民子女肆無忌憚挾持原問官司此則貪汙不職亟宜罷黜以除民害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吳桂芳等擢用某人即行黜退

則臧否不淆而勸懲有在其於吏治不爲無補緣係公舉劾以厲庶官事理

舉武職以備擢用疏

題爲舉武職以備擢用事竊照各該巡撫官交代離任之日例得舉劾武職官員爲照人才難得而武職尤難臣所屬各官一年之間參將守備運糧造船把總被劾黜退及漕司查革者梅希孔張壽松張弧戴崇文宣詔馮國柱蕭敔張啓宸凡八員矣以故不敢再行論劾及照原任參將喬基張恒王元伯先因剿倭獲功已經叙薦守備儀真署都指揮樊景暘近已陞任中都留守司領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高恩謙運糧把總顧承勳將璟造船把總周表俱任淺不敢槩舉外訪得中都留守司協同僉書袁吉存心歛約涖政詳明文事與武事兼脩干城無忝守官與守身皆愼錢穀可司江南下江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郭全仁才本明達志亦堅定與人無競不屈法以狥人臨事有爲必任勞以集事湖廣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常勳閱歷久而事體已練幹濟勤而政務克修江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華蓋夙夜効勞而新故咸舉公私不擾而操縱有方浙江都司浙東把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指揮同知詹懷世外嚴毅而內寬平志雄偉而才縝密勞績已著訾議無聞衛河造船廠把總指揮同知潘準貧而有守嚴而不苛發廠官之姦贓不庇其黨而竟無怨言防海上之倭奴本非其職而略無難色以上各官才品雖殊俱堪器使如蒙皇上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袁吉等量加擢用以勵將校不惟漕政克舉而戎務亦修矣緣係舉武職以備擢用事理

薦舉境内人才疏

題爲薦舉境内人才事竊照各該廵撫官交代離任例應舉薦境内人才以備任使臣待罪𢘆循地方除原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松先爲預處安攘要務以圖防禦實效事已經論薦外訪得原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佩正直忠厚孝友温恭抱髙墉射隼之才心行已乎於諫闥勵衡門樂饑之志足跡不至於公庭盖已銜慮而因心惟知省愆而補過況年力正强似難終棄撫按累薦豈敢扶同如蒙皇上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張佩番爲錄用庶幾圖報有日而微臣薦賢爲國之心亦少盡矣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中目錄

疏

兵部類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兵部類

查催覈冊疏

題爲查催覈功文冊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因浙直等處征倭獲功人役告各逼狀要得不候覈冊先行授職陞級於例有碍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國家軍功陞賞凡遇各處奏報功次奉旨下部該職方清吏司查呈咨行都察院劄行巡按御史覈實覈冊到部又該武選清吏司查呈擬議陞賞具奏定奪此定例也近年浙江直隷福建奏到剿倭功次已經通行覈實去後間有覈冊到部陸續題請陞賞然未到者尚多以致各處獲功之人每每各告逼狀輒要不候覈冊先陞職級若與准行恐職級既陞覈冊不復行查革未免牴牾况據一狀具一疏而陞一官煩瀆　聖覽數釐批答尤非所以重王言而齊邦政也伏望　皇上容令臣等恭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劄行各該巡按御史通將先奏獲功員役不分職級已未陞授據覈冊已未報到作速逐一嚴加查考中間如有倚恃勢豪依附親識脫罪藏身奪功冒報及巧立名色如齎旗督陣出奇放火邏路進兵踰城報信等項俱要照例查革其有罪重於功仍須問罪功可贖罪量與准贖若委果在陣獲斬首級亦要作急覈報以憑議擬陞賞具奏定奪夫功不速賞無以勸勵官兵賞不當功何以慎重名器必須據理執法分別眞僞豈得遠慭持疑耽[illegible]歲月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施行臣等不勝幸甚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進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處重鎮將官疏

題爲議處重鎮將官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薊鎮建昌副總兵馬芳奉有明旨統兵前赴大同右衛救援建昌副將似不可缺大同副總兵尚表該在左衛駐劄今見在右衛城中叅將麻祿該在右衛駐劄今與尚表同在一城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副叅將官各有協守分守之職必須責任分明體統專一庶可約束官兵畫守信地伏望
聖明俯賜裁察將馬芳改爲大同左副總兵其遺下建昌副總兵員缺容臣照例會官推舉相應官

二員請旨簡用其尚表該在大同左衛仍留右衛與麻祿同心協力共守城池內安人心外禦醜虜務收全功仰報朝廷超格陞賞厚恩各官符驗旗牌照舊收用其馬芳勑書查照原擬責任另行請給左衛應否別設官員咨行宣大總督尚書楊查議具奏定奪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
聖旨尚表代任副總兵馬芳應援都着照前旨行候右衛賊退另議建昌副總兵王忬便選委相應將官具奏暫管

會議大同巡按欒尚約題兵餉疏

題爲進兵運餉乞勑督撫將領官員嚴加戰守以慰
聖懷以安重鎮事兵科抄出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欒尚約題臣於四月初五日至大同鎮城見得總督侍郎江　調取官兵已分營伍糴買軍儲漸足支用所當進兵之時矣隨該侍郎江　於本月十一日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　督同鎮守大同總兵官張承勛統兵前赴右衛訖臣愚以積久未練之兵恐難取勝於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爲持久之謀縱右衛之路通而糧餉

稍入臣聞右衛之內粟米竭矣牲畜盡矣房屋燬矣餓殍者衆矣老幼饑餓而不能興者不知其幾矣耕稼廢於歷年而田畝爲醜虜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爲鋒鏑之寃魂苦楚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雖少蘇於萬死一生之後七八月間胡馬强壯信內逆之勾引效已往之久圍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散而復徵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邊疆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所以過爲將來者慮也伏望　皇上嚴勑督撫諸臣同心

協力務在剷除而右衛旣逼之後守者多給粟米
耕者多給牛種使人人而爲自食之利量地里而
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爲戰守
之圖則虜賊之兊黠難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
庶免於倉皇至於應援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
可以備積者乞敕戶兵二部速爲議處不惟右衛
之圍可解於目前而大同郡邑凋敝之久可振作
於將來矣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
着兵部會同九卿科道官爲國保民議上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臣其會同九卿科道等衙門吏部尚

書等官臣吳　等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欒尚
約題稱大同右衛地方殘破已甚耕稼廢於歷年
而田畝爲醜虜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爲
鋒鏑之寃魂乞要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仍要嚴
勅督撫諸臣同心協力務在剷除待右衛旣逼之
後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
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至於應援之兵可以調
用兵馬之費可以儲積者乞敕戶兵二部速加議
處各一節臣等會議得大同右衛久爲虜困若使
往年巡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爲區處豈致危急如

此所據御史欒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
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仰賴　聖
恩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
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
之計深爲有見相應會議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
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
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
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運至左衛者但虜
退之後卽爲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
帑銀早爲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

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算右衛官軍民
戶分別賑濟作爲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爲屯種官
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卽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
照數補完至於加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
務須并及邊墻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
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
等衛牛心髙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
處大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
預防此皆御史欒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
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

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官軍舍餘內及土着居
民多方抽選召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
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由鹽法廢
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
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必須議
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
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農之際既能借貸本
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
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爲急務但
毎言及此人皆視爲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

之艾自今蓄之尤爲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
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饑疲之卒庫藏
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
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
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
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
歸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討或購賞以擒渠
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
此欒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
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

大臣審處合候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　嚴督該
鎭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趂此兵餉既
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
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墻設將領等項并今會議
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携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
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鎭上慰　聖心其賑濟銀兩
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欒尚約督領守巡等官設
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
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
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定奪臣等忝受股

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謀宣力爲國
保民仰體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勅下廷議謹叅
合衆論上乞　聖裁臣等無任惶悚待罪之至嘉
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暫管本部
事刑部尚書等官鄭　等具題本日奉
聖旨都依議着實舉行其有未盡事宜楊博作速
計議奏來欽此

原缺第九葉

聖覽伏望　皇上俯賜依允勑下遵行地方幸甚

計開一曰云云　二曰云云　三曰云云　四曰云云　及照給事中徐浦於條陳四事之後又欲久任尚書楊　爲宜大總督不爲無見但尚書楊　志慮忠純才識明練在内歷任職方郎中兵部尚書在外歷任藩臬巡撫總督其於地利險易將校勇怯守禦緩急虜勢堅瑕無不周知至於秉持實心幹辦實事必不可及見今右衛稍寧本官即能條上方略刻期修舉兩三箇月事必就緒本兵重地内練六師外籌九邊江海閩廣所在未靖必須楊　居

中調度庶可上副　聖明委任責成之意况節奉明旨總督官不必推且着楊博去事寧回部欽此欽遵此寔　皇上神謨廟筭徹首徹尾周悉萬全臣其荷蒙知遇暫管兵部事若復含默不言他日誤事萬死莫贖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成周分職推賢讓能伏乞　皇上容令楊　經理大同少寧之日欽遵明旨回部任事其於軍國政務必有補益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題

奉

聖旨是欽此

覆御史王本固倭冦疏

題爲哨報夷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卷查先該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　等題爲哨報夷情事該禮部與本部會議得宣諭日本國王生員蔣洲帶同豐後守源義鎮遣僧德陽前來稱貢雖有使物原無印表勘合山口都督源義長回文印信可驗稱名又非國法俱各有違難以准信稱貢方物照例阻回報效鄭舜功姑帶夷僧清授與審前德陽委屬同島似應一同遣回

已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具題前因大率言豐後進貢夷僧德陽已經議覆阻回至今尚泊外海輙與岑港夷人合艘一處釁萌已動而參政王詢參將張四維總兵官余大猷玩夷弛禁以致兩夷得以合謀逼挾將官及稱軍門一則謂風汛之未順一則欲留之以誘致王直毛海峰殊不思假夷誘賊機或發於偶中夷心猜猾變斯生於久留防虞未周當任其責前項有罪官員候事寧另行參究各一節爲照夷僧德陽原係豐後遣來

貢使已經奉有前項欽依遣回當事諸臣不能仰
遵德意遲疑懈弛遣留未決以致兩夷交通逼挾
將官即今春月將盡尚爾稽留內地但恐夷情狡
獪變詐不常致使彼此合縱乘釁構禍方行驅逐
必致勞師費財貽患匪輕既該本官具題前來相
應議擬題請合候命下本部馬上差人移咨總督
右都御史胡宗憲查照先今事理一面將夷僧德
陽等宣諭朝廷德威令其嚴加禁戢從夷作速還
歸本島如或展轉遷延即行嚴督水陸主客官兵
驅逐出境以弭交構禍端一面將岑港夷賊上緊

設法極力剿撲勿墮賊計要之順逆既明撫剿自
定形情已著耳目甚多若藏頭露尾掩耳偷鈴恐
一旦僨裂財力俱困　害東南關係匪細嘉靖三
十七年三月題奉
聖旨是欽此

選軍疏

題為營操官軍節年逃故數多懇乞天恩收補原
額以實京營以壯國威事准本部手本該本部題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總督京
營戎政鎮遠侯顧　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臣等
題稱要將見操官軍精壯者存留老弱者摘牌替
役事故原逃許其報名頂補自首免究仍通行各
該撫按等官清勾解補名一節為照選練兵卒充
補行伍實戎政首務今營兵強弱相半數虧原額

委應清補既該具題前因相應議擬合候命下行
移總督戎政文武大臣會同巡視京營科道官并
本部委官一員前到各營逐一清查除精壯者照
舊存留外老弱者許令在冊應繼壯丁審驗明白
摘牌替役隨具通狀告部行衛保結委係應役之
人方許造冊收糧其有逃亡事故各營即行該衛
查將冊內有名舍餘軍丁審係正身儘數報名赴
部以憑覆審選取精壯補伍各該衛所官職不許
指勒需索以致貧軍不得替補原逃如係壯丁俱
准自首復役逃三次者照例送問其有拐馬及拖

欠樁朋銀兩該營查追完日方准食糧招募新軍
止終本身不許一槩繼補舊年在營無丁者轉行
各處巡按御史嚴行各該清軍官查照本部勾單
着實清勾起解年終造冊送部查考以別勤惰如
此汰選既精替補不缺京兵庶得實用原數可足
而營伍亦漸充實矣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備行到營通行五軍等三大營副叅遊佐等官
署都督僉事雲目各將官軍衛所姓名年貌文冊
造遞前來臣等遵奉欽依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爵
等會同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張　河南道監察

御史盛　兵部委官職方清吏司主事陳　在於
教場內照營對冊逐名揀選得五軍等三大營大
寧前等衛精壯官軍劉經等九萬七千五百二員
名照舊存留在營操備其餘官軍臣等酌議分為
九項一項大寧前等衛祖軍老疾商丑頭等一千
八百一十三名各領精壯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臣
等督同該衛掌印官吏旗識揭對編軍文冊相同
即便遵奉欽依摘牌替役仍令告赴兵部驗軍官
處查考又一項原係祖軍亦有精壯弟男子姪偶
因貧乏失於報冊大寧前等衛軍人解道仝等一
千一百九十九名爵等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
係各軍親丁相應一體摘牌替役隨具通狀告赴
兵部驗軍官處查發收操又一項大寧前等衛軍
人楊玉等八百九十八名原係軍餘舍餘先年募
充軍役一向營操不缺今已老病合帶精壯弟男
子姪告替但見行事例旗手等七十八衛所自弘
治年投募軍人俱不准替今查得各軍中間多有
已經替補一輩二輩者緣此等軍役餘丁例不報
冊臣亦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面審是實況其
敢居城郭跟隨父兄出入營衛習聞軍令衆皆認

識別無詐冒比之近年五城招募四方白徒米貴
食糧米賤逃躲大不相同相應准令隨具通狀告
赴兵部驗軍官處查處收操又一項和陽等衛營
操軍人趙聰等四十九名原係騰驤四衛勇士遇
例改充前役今年老有疾各帶精壯弟男子姪告
替如前面審委無詐冒又一項冊籍有名原告操
備蔚州左等衛軍人安玉等六十名原係招募民
人充軍送營操在京居住年久難回鄉井各帶有
精壯弟男子姪告替亦如前審相同事例有云錦
衣衛及騰驤四衛自天順年間投募充軍俱不許

替又云嘉靖八年清華勇士充軍俱不准首補又云錦衣衛軍丘敖等五千名俱不准首補又云騰驤四衛壯勇等四千名俱不准首補竊詳前例四條止為錦騰五衛投充本衛軍勇士不許仍替原衛非謂錦騰等五衛軍勇餘丁投充陽和衛等營操軍役也相應比照大寧前等衛舍餘募充軍役一體許令隨具通狀告赴兵部驗軍官處查發收操又一項長陵等八衛軍先年係俱京操近改鞏城黃花鎮等處操備其間尚有存留京營操練老疾軍人杜丙仔等七十六名亦有精壯弟男子姪

告替相應容令隨具通狀赴兵部驗軍官處一體查發代操又一項各衛營操官年及六十并未及六十患有痼疾者義勇右等衛千戶等官李堂等一十九員相應行衛督催保送優養兒男年幼者保送優給各住俸糧又一項戶絕老病府軍右等衛軍人尹祥等一百八十六名情愿告退即與除免又一項原逃者如係壯丁俱准自首復役逃三次者姑免送問限一月內自首收操又一項逃亡事故缺伍者照依兵部原議各營即行該衛查將冊內有名舍餘軍餘及未曾上冊各官軍戶丁壯

儘數報名赴部覆審選取精壯補伍營操不許別項雜差悉聽兵部斟酌節年抽選事例題請施行仍嚴禁官識需索沮抑貧難妨誤軍務仍行各處巡按御史嚴督各該清軍官查照勾單着實清查解衛送驗發差再照節年營伍空虛隨時招募僅勾派撥即便停止惟知愛惜錢糧竟缺原額軍旅年復一年消耗日甚以致三大營見在官軍止有九萬七千五百二員名比與舊額數虧一倍況見在揀選中間一半皆係先年招募抽選官軍舍餘及勇士革退各衛所軍并長陵等衛存留京營之

人若不通行破格查補只靠清勾原籍戶丁文移往返虛應故事何日得完防秋緊要豈能濟急邇年仰仗天威玄佑畿輔安堵臣等少逭罪愆今年春月虜已大舉深入搶掠大同又聞宣府薊州遼東邊外各有虜衆分營住牧窺伺既久捍禦寔難京師切近關塞尤宜先事預防昔唐虞之盛每以蠻夷猾夏為憂成康之時尤以克詰戎兵為戒今日制治保邦居重馭輕整飭京營軍馬最為急務萬一虜營未遂遠遯郊外列營都城九門重城五門擺列巡城守鋪遊兵并天壽山守護陵寢皆係

三大營軍官調用如以見在官軍閒常操練足張
威武遇警調發數實不敷臣等職司戎務日夜憂
惧豈敢含默必須審度時勢簡省科條不拘近例
務究遠圖始充有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
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通將祖役舊軍并召募
大寧前等衛錦騰等五衛存留長陵等八衛見在
京操揀退各有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該臣等會同
巡視京營科道官兵部委官督同各衛掌印官吏
旗識對衆揭册面審果係精壯委無詐冒者即准
摘牌替役告補代操軍職應替者速令替職驗操

原逃者寬限准首免其送問老病無丁願告退役
者即與開除鈌伍者照兵部原議一行在京各衛
所抽選補伍發操一行各巡按御史清勾解補庶
幾禁革冗濫以充實營伍一舉而[illegible]得矣題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欽此

大工軍役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手本該禮工二部具
題修復朝堂奉　聖旨玆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
殿堂即隨次爲之一應事宜你每便會官議處停
當來說欽此會題奉　聖旨都准議行欽此內一
件計處做工夫役查得先年營造乾清等宮供備
內外各色人匠及摘撥三大營并錦衣騰驤等衛
軍校力士共十萬員名輪流做工運料及稱工程
浩大官軍必不能數要照例僉派直隸河南民夫
應役又准工部手本照得修復殿堂朝門午樓工

程重大煩速摘撥軍夫運木一萬名運石一萬名
工上搭廠卸料一萬名共三萬名前來等因通行
到營臣等看得會題共十萬員名一項各色人匠
一項三大營軍一項錦驤五衛軍校力士也所謂
輪流做工者五萬人接工也及查三大營見在正
備兵通計不過九萬七千餘名近奉明旨挑選精
鋭官軍十枝并標下隨征共三萬五千三百員名
選委將官雲冐等統領操練聽調出戰此外止有
六萬一千餘名以備分布內外拱護京城陵寢又
查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內該先任總督京營戎

政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等題稱各項工程緊急將外衛班軍查照舊規挨次撥用各將備兵正兵一體休息操練防守聽征等因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伏惟　皇上鼎新戎政各項工程不許撥用三大營正兵備兵即今修復朝堂事體重大臣等遵奉明旨恪守欽定戎政豈敢輙動三大營官軍所據會題軍夫三萬名應於班軍內摘撥但先年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班軍十四萬六千八百餘名近年大寧班軍五萬七千六百餘名盡數存留薊鎮中留班軍四萬一千九百餘

名盡數存留防禦倭寇止有山東河南二司春秋兩班官軍四萬七千二百餘名見在到班上有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員名尚不敷　帝真工所一處輪撥除大寧班軍防守薊鎮無容別議外留守司班軍必須分別議處如揚州儀真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六衛通州泰州興化鹽城東海西海六所設在揚淮二府地方切近江海其班軍六千七百八十五員名相應存留防倭　皇陵衛原奏留班軍三千二百二十五員名泗州衛二百八員名切近　祖陵　皇陵高墻相應存留防護其餘各衛所與江海二陵高墻相遠及潼關歸德沂州三衛汝寧莒州二所雖隸江北原在山東河南地方春秋兩班共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員名相應行令彼處巡撫將嘉靖三十六年秋班并三十七年以後春秋班官軍嚴限赴營聽撥應役若延捱潛躲挨拏鎖解罰班補工司衛所掌印并劄付官坐視責放不到數多及違限者聽部營參拏究問又查得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嘉靖三十三年秋班三十四年春秋兩班三十五年春班奉欽依追解脫班抵役銀兩共二十二萬九千四十六兩四錢未見

解到一兩嘉靖三十五年秋班未到官軍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員名原行各撫按挨拏解京濟上至今並無一軍到營亦應免提合照前例追收脫班抵役銀兩該銀六萬七百九十六兩八錢通計五班該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相應徵解接濟工程不然赴班者獨受勞役脫班者慣得安閒相率效尤益致怠肆再照木料石料廠料未審有無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若照原題輪流做工每班止該一萬五千人若三萬人通作一班上工則作須三萬人接替便該六

萬人原議官軍不敷必須仍照原議雇役伏望勅
下兵工二部再加詳議務要欽遵　皇上鼎新戎
政及節奉明旨將三大營官軍專一操練拱護防
守修復朝堂軍夫三萬名專在班軍内摘撥其山
東河南該班官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員名俱
見在　皇眞工所輪流做工候工完之日掣回供
役及馬上差人催促山東河南今年秋班官軍并
將中都班軍定擬應存留者暫且存留應赴營者
嚴限督發其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共該徵肮班銀
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亦要行令新

差査徵工部錢糧御史作速徵解兵部兵部轉發
工部雇夫仍行本營知會及査見在木料石料廠
料若干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仍
照原題分爲兩班輪流做工官軍不敷仍照原擬
雇役庶幾營務不廢役書有程臣等既得仰遵
聖明裁定之戎政亦不失諸臣會題之初議矣題
奉
聖旨兵工二部看議了來説欽此

取用錢糧疏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太監王利
傳奉　聖旨近日右衛地方内逆勾虜擾犯必須
多調兵馬逐剿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上并科道
官曾任巡撫二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項錢糧可
有設法計處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陳具奏大
同戰守事宜文武職官應該更置的兵部詳議來
説欽此欽遵伏惟　皇上軫念邊陲宵旰靡寧屢
勤清問博采羣策臣忝受軍旅之寄不能仰贊萬
一實切慚悚謹條陳二事上塵　聖覽伏乞勅下

該部再加詳議施行臣愚不勝幸甚萬一虜騎未
退衛城未開阻我耕牧斷我樵汲雖月給萬金終
難濟務昔人謂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
之猶爲可及然此實非臣愚所能知也嘉靖三十
七年二月題奉
聖旨戸部看了來説欽此

計開

一臣嘗叨任江北巡撫見南京太僕寺所轄地
方養馬之民毎年納馬不勝愁苦解馬到京
發民寄養又不勝愁苦及至俵邊騎操馬已

瘦損草料不敷致多倒失追徵朋椿又不勝
愁苦而所在守臣往往以有軍無馬有馬無
糧草爲辭臣愚欲令南京太僕寺今年該解
馬匹盡徵折銀每馬一匹例徵銀二十四兩
今令納銀三十兩民亦稱便一半發邊買馬
一半發邊養馬買馬之官但求壯健無得苛
察養馬之資必須給足無得扣除仍嚴禁將
領凡邊人牽得馬匹不許攘奪亦不許勒減
價銀邊人勇於趨利自能多方尋覓如此南
畿之民無納馬之勞北畿之民無寄馬之困

邊鄙得騰馬之用戶部省飼馬之財獲馬者
得市馬之利失馬者被耗馬之害而守臣亦
不得以無馬無錢糧爲辭矣通計該寺歲徵
馬八千四百九十三匹每匹折銀三十兩該
銀二十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兩内除一半差
官到邊買馬抵足該解本色之數尚得餘銀
十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此項錢糧似堪
計處取用以補一時糧餉缺乏伏乞　聖裁

一臣叨任協理戎政見本廳有戎政之印先任
漕運見總兵官漕運之印又查得洪熙元年
頒給征虜征蠻鎮朔鎮西等將軍九員掛印
共十一顆皆虎鈕印信各官又皆公侯伯都
督爵秩既崇軍務尤重未曾設有知印臣愚
欲照一品五府衙門例各設知印一名開例
納銀此等役色上納之後不必候缺便得收
參實歷滿日不必省祭便得收選比之生員
援例選除甚速品職稍同若一處准納五名
每名納銀數百兩查照年分先後量定銀數
實計該知印五十五名可得銀二萬兩況兩
京文武一二品衙門始有知印數亦不多此

於選法原不相妨似應開納以補一時糧餉
缺乏伏乞　聖裁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下目錄

疏

刑部類

端簡鄭公文集卷十二下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

刑部類

奉　旨從重擬罪疏

題爲乞察奸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浙江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鎭撫司手本先該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誤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厮原非真忠爲主本懷議然朕躬事玄息政先誠一二遠臣次可及於輔首必有主使同計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假此沽名錦衣衛拿送鎭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主確之人來說不許支調欽此欽遵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張翀奏爲懇乞　聖明亟處大姦巨惡輔臣以謝天下以靖虜患事奉　聖旨張翀這厮着錦衣衛便拿送鎭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欽此又該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董傳策奏爲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罔誤國黷貨鉅富大負　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奉　聖旨董傳策這厮着錦衣衛拿送鎭撫司

同時來究問來說欽此欽遵該正直校尉梁世桓
齎帖將犯人吴時來董傳策張翀拿送到司謹遵
明旨好生用刑追究得犯人吴時來供年三十二
歲原籍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由嘉靖三十二年
進士初任松江府推官三十五年九月行取到京
選授刑科給事中招稱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爲琉
球國使臣來京乞請封王將時來疏名具奏荷蒙
遣差前往琉球國是時來自合恪遵　君命恭捧
勑旨等項即行前去不合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
京稽遲就於本年三月內將大同地方總督楊順

巡按路楷各行條論致蒙將楊順等拿解來京打
問是時來又不合自耳罪譴實要脱避前差又行
掇拾浮詞將輔臣并原任吏部郎中萬寀等各行
条論又追究問犯人張翀原籍廣西柳州府馬平
縣人由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三十五年陞刑部雲
南司主事三十七年三月內是翀在於本部今相
遇今在官本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董傳策是翀不
思部屬官員自有本等職業要得出位妄言沽名
賣直向董傳策商說如今各衙門條陳邊政我們
也尋幾件事情說說翀同董傳策各不合將內閣

輔臣并吏部原任文選司郎中萬寀等無據事情
各具一本於本月二十六日一同投進致蒙將吴
時來并張翀董傳策一同拿送到司好生用刑追
究不能隱諱實招前情及又覆審吴時來張翀董
傳策招情無異參照犯人吴時來出身甲科叨司
耳目奉命出使異國本爲避難以遲違掇拾無稽
浮議却乃沽名而賣直心懷怨私意在譏　君情
罪既明法應懲究張翀董傳策各以樗櫟之材均
應部屬之任不思竭忠盡職以報國却乃肆意出
位以妄言朋比商確而遽陳誣奏欺　君罔　上

而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合候命下將犯
人吴時來張翀董傳策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爲
人臣避難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等因題
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來說欽此欽遵
開送到司將吴時來等從重議擬罪犯議得吴時
來等所犯吴時來除在朝官面諭差遣託故不行
又與張翀董傳策俱除奏事詐不以實各輕罪不
坐外吴時來張翀董傳策合依各衙門官進呈實
封及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人
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俱職官各照例
贖罪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欵凡揑寫本狀扛幇奏
告重事不實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合無將吳時來
等俱比照前例充軍案呈到部叅看得犯人吳時
來久居諫省未見昌言將離都門遽生姦計假真
忠而詐肆乃巧詆以沽名不思萬里奉使之榮徒
懷一朝亡命之慼前奏荷蒙　聖鑒諭劾已行後
疏再瀆　宸聽心迹遂露即其狂悖罪復何辭張
翀董傳策濫膺部屬不守官箴出位妄言惟知賣
直恣情瀆奏但欲計人一片浮詞初何關於建白

敢爲高論未見切乎時宜據法原情亦應併論該
司依律問擬前罪仍各從重照例充軍似應依擬
合無恭候命下將各犯免其徒杖抄招送兵部定
衛發遣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嘉靖三
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這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役了欽此

議大同撫按官楊順路楷罪疏
題爲緊要邊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乞賜究治
以圖久安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鎮撫司
手本先該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節奉　聖
旨楊順路楷錦衣衛便差官校拿解來京問欽此
該錦衣衛差官校將楊順路楷拿解到京題奉
聖旨各犯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謹
遵明旨好生打着問得犯人楊順供年四十八歲
原籍山東德州左衛人由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
河南原武縣知縣歷陞大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三

十六年三月內轉陞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招稱是順到任以來彼有北虜
時常犯邊是順不能仰體　聖心竭忠堵截屢次
乞請兵糧荷蒙准給銀三十餘萬兩該戶兵二部
節次解赴大同管糧郎中等官岳粹史闕疑處收
備主客兵馬支用又因防守左右二衛并平虜等
處奏討銀二十四萬兩該部止發過一十餘萬兩
解赴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笈轉發郎中岳粹等收
買芻糧等項各發左右二衛并平虜等處以備戰
守其一應修邊收買草豆錢糧順係總督官員不

與相干又有北虜侵犯大同并圍困右衛等處是順節次督率將領斬獲首級七百餘顆已經具題陞賞本年五月內督率標下官軍又在懷仁斬獲首級一百二十顆赴先巡按御史今在官犯人路楷紀驗因內驗有炙疤網痕審究獲功官軍斬獲情由彼各供說前項首級俱係先年投習白蓮教叛邊勾虜搶掠逆賊有路楷不合聽從報功官軍供說前因驗作功次分別給賞又將勘功數內奏稱似亦屬真本年十一月內又有虜賊黃台吉妄桃松寨前來邊口投降到順審係虜中罪婦又不

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奉送兵部彼因黃台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是順不合聽信詐說將丘富情由具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居庸關外本年十二月內到於陽和白登地方有桃松寨等知覺遁走出邊去訖有姚天祿將情具稟撫按有路楷將伊捉獲發行朔州兵備副使薛騰蛟處取招問罪未曾回詳以致遲延具奏原無撥軍送與虜營并饋送銀兩情由今被刑科給事中吳時來糸劾前來拿送到司今蒙研審打問明白不能隱諱審招前情及審

路楷招同糸照犯人楊順叨居總督寄重兵戎正宜攄忠圖報以紓宵旰之憂却乃行事張皇有踈邊防之務衛城久困不破格以解圍村堡傷殘徒彰功而自伐虜婦逃走國體有傷邊民困窮人情罔恤其情已著厥罪難逃路楷巡按兩鎮耳目是司知虜婦之既逝當據法以實奏勘首功以從疑致人言之可指憲體罔諳罪應同科及據楊順供稱大同請發過銀兩皆由管糧郎中收掌出入有無侵剋冒破彼有案卷見存可查所斬幼丁炙疤網痕首級并獲功官軍俱在大同吊取查究真偽

難掩桃松寨等出邊原在白登地方撥軍三千及饋路楷銀兩七千人衆贓多行查立見所據楊順等供招前情相應差官查勘明白具奏　聖明處分庶使邊方之臣有所警懼合候命下將犯人楊順等容令本司監候伏乞勑下科道衙門選差公正官各一員請勑前去大同地方將吳時來所劾楊順路楷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從實具奏恭候
聖裁惟復將楊順路楷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為人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者之戒等因題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欽遵

開送到司看得楊順招稱到任以來北虜時常犯邊是順不能仰體　聖心竭忠堵截又據錦衣衛鎮撫司叅稱楊順行事乖違有踈邊務衛城久困村堡傷殘及叅路楷看首功以從疑致人言之可指等情各是的又要將楊順等通送刑部從重擬罪以爲人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者之戒等因前來謹遵明旨將楊順等從重議擬罪犯議得楊順等所犯楊順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斬秋後處決路楷依奏事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緣路

楷被劾接受楊順饋送銀兩數多及楊順侵欺官銀妄殺平民各情罪深重該衛鎮撫司以事在彼中耍行查勘今已遵奉欽依將二犯問擬前罪所據路楷若果有前項贓私止依前擬未盡其辜合無將二犯一併監候仍乞勑差科道公正官各一員前往彼處將楊順路楷等前項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從實具奏如路楷等所犯果與論劾相同再行查照律例從重別議等因案呈到部叅看得犯人楊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外城外盡爲寇之巢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

月經略無聞揜罪飾功眞偽莫辨欺　君誤國
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若不寘諸重典何以振飭邊方犯人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邊陲全無風采論功則前後異說論罪則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若果受賄是實應坐侵盜之條必須差官勘明不致法網之漏該司謹遵明旨將二犯問擬前罪仍乞差官體勘知有重情另行別議情法相應合無恭候命下將二犯查照前擬路楷先行吏部革職與楊順一同監候仍乞勑下科道衙門選差公正官各一員前往

大同地方將二犯前項被劾失事贓私等情逐一從實勘明具奏上請以俟宸斷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進奉
聖旨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將奏內事情實查勘來說該部知道

看議知府宿應麟等疏

題為參究違慢官員以示懲戒以重大工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題前事據浙江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布政司劄付覆查得本司先於嘉靖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抄蒙浙江徽州等處採木工部李郎中案驗派買木植查議呈允劄行分派嚴州府採辦鷹架木六百八十五根平頭木一千三百三十根杉條木二千八百三十五根杉槁木二千六百二十五根共七千四百七十五根委推官宋璘

縣丞戴裴黎液採買派僉大戶一十八名解戶水手各五十七名該府於八月二十一日申送委官大戶到司領文買木及陸續解送解戶水手前來節蒙本部案牌行催備文催據該府於本年十月初四日申准推官宋璘牒稱先買完杉條槁木二千根又委建德縣縣丞張翊於本縣山場砍號杉條槁木八百餘根又於本月十二日申報買完二等鷹架一二等平頭并杉條槁木七千一百三十二根及據推官宋璘呈稱初次買完前木九月二十三日牒府轉詳并報二次買完木數前來十一

月初九日又據報完鷹架大木三百四十三根并原派木植俱已買完本司行委理問林晉會同原買木官宋璘驗烙於本月十一日先撥鷹架木二百根平頭木八百根杉條木二千八百三十五根杉槁木二千六百二十五根共六千四百六十根批差官解張翊等又於本月二十二日據報驗烙完足又將鷹架木四百八十五根平頭木五百三十根批差官解戴裴等各領解俱赴部交納去訖及查原申知府宿應麟於本年九月十一日痔疾舉發倩醫饒德調治未痊十月十八日同知龍興

到任將印信關令署管本月十九日採木李郎中經過本府宿應麟臥病未出是同知龍興率領官吏人等迎送又申開知縣洪英明先於八月十三日奉分守金衢嚴道行委查盤蘭谿縣倉庫錢糧本官於十七日離任前詣該縣於九月初一日回任十月十八日同知龍興到任知縣洪英明同縣丞蕭立教先行赴府參謁本日蒙採木李郎中經過本縣各官不在止吏方良言荅應十九日本部按臨該府知縣洪英明縣丞蕭立教懼怕嗔恠不敢出見致蒙牌差百戶李恩等到府行提該府轉

差應捕姜沐守提各官并該吏徐守志於十月二
十日到府轉解赴部行至省城又值本部出巡瓜
洲地方因有本縣倉庫獄囚難以遠離具告本司
准暫回縣候回省另解具呈採木衙門照驗先將
蕭立教徐守志解部獲奉批廻訖等因在卷查得
宿應麟等奏勘事情先該本司節次駁查明白爲
照大工緊急該府所派木植雖經推官宋璘採買
完足於九月二十三等日通行申報十月十八日
採木李郎中捞臨淳安縣地方未據報有驗烙起
運文書查訪採解事情知縣洪英明縣丞蕭立教

俱各赴府不在及至臨府知府宿應麟患病未出
而洪英明蕭立教在府又復不行接見事涉怠慢
前項木植惟恐遲悞致蒙叅劾等因具呈前來據
此案[illegible]先奉都察院勘劄該浙江徽州採木工部
郎中李方至題該錦衣衛鎮撫司題覆犯人宿應
麟叨居郡守遵旨採木雖稱買辦已完命使往來
有失恭敬之禮跡涉怠忽責亦難辭洪英明蕭立
教本以卑官自合敬慎却乃有誤迎送肆意可知
雖云各出公差情跡具在以上各犯俱屬有罪所
宿應麟遵奉欽依買木已完又經起運止縣屬

失誤迎送一槩被叅但未經查明擅難准送合候
命下將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通送法司監
候轉行都察院行浙江巡按御史將宿應麟所招
事情逐一查勘明白如果大木已完又經起運止
是失於迎送則情有可原如大木未完遲慢誤事
徑自從實叅究又該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洪英明
奏爲懇乞天恩辯明寃抑事俱奉欽依劄行查勘
知府宿應麟所招事情真確并將知縣洪英明所
奏事理一併查勘施行等因已經備行浙江布政
司查勘隨據該司備由呈覆前來尤恐未的又經

駁行再勘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原任嚴州府知府
宿應麟淳安縣知縣洪英明疾病公差情跡俱明
其洪英明與原任縣丞蕭立教因新任同知龍典
到任空署赴府叅謁以致採木郎中李方至過臨
該縣問採解事情失於應付踈慢之罪委不能辭
其買木一節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
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謹將查過前項情節奏
乞勅下法司并查李方至所奏通議上請 聖明
裁奪施行等因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案呈
到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題稱查勘

過原任嚴州府知府宿應麟淳安縣知縣洪英明
疾病公差情跡俱明洪英明與原任縣丞蕭立教
因新任同知龍興到任空署赴府叅謁以致採木
郎中李方至過臨該府查訪採解事情失於應付
回答其該府縣採買木植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
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乞要并查
李方至所奏通議上請　聖明裁奪施行一節為
照見監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先該採木郎
中李方至惟恐木植遲誤致有叅論被逮來京奏
有明旨行令彼處巡按御史查勘今據御史王本

固勘得前項木植考其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
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似應量擬罪名納
贖還職惟復別賜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七
年閏七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宿應麟等既木植不悞准各復職欽此

看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疏

題為緊要邊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乞賜究治
以圖久安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該本部題該欽差兵科給事中鄭茂題前事奉
聖旨刑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問得犯
人一名楊順年四十八歲原籍山東德州左衛人
由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河南原武縣知縣歷陞
大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三十六年三月內轉陞總
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稱
云云今年三月初七日該刑科吳給事中將順與

路楷通同飾罪大壞邊防事情具本題奉欽依行
問該錦衣衛差旗校王名齎捧駕帖前來拏解順
與路楷到京續該錦衣衛題奉欽依送鎮撫司打
問該司備供題奉欽依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該
司將順比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
而失陷城寨律斬路楷奏事詐不以實徒罪又看
得路楷被劾接受順饋送銀兩數多及順侵欺官
銀妄殺平人情罪深重事在彼中要行查勘果有
實跡照例別擬題奉欽依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
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將奏內事情從實

查勘來説欽此隨該欽差鄭給事中前去該鎮會
同巡按御史調取山西布按二司分守冀寧道張
叅政井陘兵備道蔣副使公同朔州兵備王副使
守巡冀北道史叅議王僉事會委直隸深州知州
周時中棗强縣知縣楊九部山西文水縣知縣張
誦交城縣知縣宋瑠會勘間隨蒙總督楊尚書訪
出王通侵欺擒逆馬價并賞功銀兩蒙行朔州兵
備道監追問詳間蒙給事中出示曉諭軍民人等
有妄殺平人報功侵欺主客兵糧及賞功馬價等
項銀兩并各倉場富商已經納過料草遍過領狀

未曾支銀或指官扣除或支給不及原數俱自嘉
靖三十六年五月起至三十七年四月止各備的
確情由赴科呈告以憑施行本年五等月十六等
日秦可大項應宗萬民仰劉用光史儒王英張柱
各將報功未賞并亢義不行公給賞銀呂應期將
獲功願陞題請未示張錦將胡典提兵不行救援
故縱孔江薛伏增妄割虜級伊男張世臣頭目功
及先案問結義官龐傑將王通侵欺擒逆賞功銀
兩別案另結于廸將張宗奪功與男張守餘冐報
圖陞并魏見李十二等買功賣功姚天祿將桃松

寨等逃走李鉄等將昇泰侵扣銀兩各情弊具狀
俱赴鄭給事中告准批兩道轉行各官查勘間本
年六月內廣足倉原[illegible]放賑濟糧奉勘合借支
與大同正兵等營不在官委官張贇等行糧米一
千二百二十三石八斗馬匹支料豆八百五十石
大同左衛委官指揮錢梁等官軍借支正月分月
糧米四百二十六石二斗破胡殘胡殺胡馬堡四
堡倉每倉價銀一千兩原扣坐主客兵作賑濟米
豆各堡亦陸續借放與官軍三十七年月糧訖井
坪倉賑濟糧亦借支與井坪所官軍月糧米二百

三十五石豆二百九十七石俱尚未補還蒙將龐
傑于廸張錦李鉄各詞內干審人卷提獲審得王
通侵欺原收順任內題請擒逆馬價銀六兩一錢
及妄割首級等情是實問擬招呈兩道轉呈鄭給
事中蒙批王通侵剋擒逆銀兩並冐功情弊摘入
勘事招內類報依蒙遵行外周知州等又審張宗
奪部下軍王爵等首功與男張守餘冐驗及魏見
李十二等買賣首級及妄攀王通等情是實已該
朔州兵備道問結張宗照例定叅摘擬張守餘不
應事重減等杖七十納米折價贖罪孔江等殘毁

人屍徒罪哨瞭照出胡鎮青吉張世勳另行陸續招解兩道覆審無異轉呈鄭給事中詳允案行各官即將王通侵欺擒逆銀兩割死人頭冐功魏見等買功張宗奪功及有罪游擊胡鎮把總千戶青吉旗牌官張世勳併入勘事招內聽叅間呂應期奉兵部勘合准陞具由回報訖各官又將查出各衛委官原領將收貯未用順任內請討修理城堡墩臺營房馬價未賑糧米支借客兵錢糧等項銀兩恐有侵冐情弊具呈鄭給事中分委大同府推官劉旦并大同等衛經歷等官郭邦輔等親詣各該倉場城堡查得正兵等營官軍借支廣足倉賑濟米該價銀二千三十九兩六錢六分六釐馬匹借支豆該價銀一千兩俱應客兵銀內動支大同左衛官軍借支月糧前銀應於主兵銀內動支見今管糧岳郎中坐行銀億庫着落通判韓寵候領買補破殘殺馬四堡官軍支過賑濟米豆原係把撥客兵糧料該於主兵銀內動支補還通判韓寵原領召買抵還客兵糧銀每堡一千兩見今買完米二千石廣足倉收貯聽候各堡撥軍搬回徑作賑濟井坪所官軍借支井坪倉糧米亦該主兵銀

內動支補還并將張子現王鏞張堂李松羅鎧等前項侵冐及馬騾不速完工胡來臣不行督催各情罪通行查出及陽和等庫見在銀兩俱盤數足各呈報鄭給事中又蒙巡按樂御史將胡鎮前項侵盜馬價情弊訪出具本叅題外各委官知州周時中等先將賑濟米豆借支補還前情覆查閻羅鎧景春王通各又不合將侵欺土頭銀兩實情隱下止將與景春王通劉良粥侵尅銀三千七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并脚價用過銀兩等情具狀首告委官周知州等處將銀呈准發大同府寄庫訖節蒙鄭給事中通將姚天祿等并各項應查收放錢糧卷冊吊發兩道轉發各委官通提各項人犯獲功官軍原斬首級等項到官逐一細加查審姚天祿范紹忠姬仁孟世英各方將原隱故縱降虜欒帶等四名復逃出邊杜錦李景山提兵坐視不行協捕及崔應奇輙憑虛報妄回桃松寨等被虜擒殺等情招出各官惟恐不的屢次差人前去崔應奇處提取原報軍夜黃友才等覆審伊又不合畏罪占悋不發及該各官會議姚天祿雖用番語將順等欲送桃松寨還虜易換丘阜情由漏與欒

帶等知然欒帶等已奉欽依准收家丁似非敵人難准前議范紹忠等坐視欒帶等脫走實係故縱亦難擬押解不覺失囚之律及審得羅鎧王通景春召買糧未曾上納妄破土頭銀三十三兩八錢六分妄稱先行納官行准晉糧岳郎中手本開稱景春納過土頭銀兩與此項諸語不同止有一項預買客兵糧餉事景春納過米土頭銀一兩六錢七分三釐豆土頭銀四兩七錢四釐數目不校難以抵准的係侵分入已又蒙將胡鎮在官家人胡俊等提發周知州等會審各執原係姜安紀五責

馬等情惟恐不的散拘胡鎮前來再三覆審相同又查路楷原題勘順與朱笈龔業會題捷疏所載擒斬虜功二百二十六名顆除生擒一名及官軍楊亨等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八顆並無灸疤網痕審係真正虜級又驗得叅將王銓并各部千總等官戴恩等部下首級二十二顆亦無灸疤網痕審係追斬零騎其餘張國其等原報首級六十八顆驗有灸疤幼小究係先年被虜今被賊驅攻搶城堡官軍壯夫拒敵擊打傷死漢人首級又該張叅政將副使親詣被虜地方拘審各該里老覆勘明

白行拘應州結稱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大舉達賊入境攻毀堡寨北樓游擊李漢臣各領兵在城潛住達賊回盡方領兵還並無與賊對敵懷仁縣結稱賊入境攻堡寨龔總兵本縣駐劄賊回方領兵出城行至地方半截橋哨見達賊奔入本村堡內賊從大谷等口去訖龔總兵方回鎮並無對敵山陰縣結稱大虜深入攻圍本縣堡塞搶殺人民並無官軍堵敵等情備行各委官查出劉達親報斬首級一顆龔業高良臣各部下報斬首級四顆共五顆并虜原未到地方各部官軍楊桂等共報斬

首級五顆又查王通係軍門人應之官非從軍征戰之役亦報斬首級一顆通屬詐冒再三研審究出俱係妄割虜殺漢人首級希圖功陞賞及該官會看得驗有疤痕張國其等各報功六十八顆原係虜驅攻圍軍壯打死各役斬割首級比與虜殺漢人首級者不同俱應免究但既有疤痕難以准錄原賞銀兩照數追收還官又查得路楷被劾受要楊順贓銀七千兩原無過付指實其桃松寨脫逃路楷原無叅題龔業胡鎮等候叅及將各項錢糧被虜攻毀城堡殺虜人畜等項備細查明與首

級各另造冊呈送具招呈詳間商人胡倫善保將
原欠賑濟銀五千七百五十兩該米二千九百九
十石五斗又欠麥價銀九千兩該米五千一百三
十石納完實收在卷將姚天祿等改擬與王通等
具招呈解兩道會同王副使史叅議王僉事覆審
前情無異取供具招連人呈解鄭給事中詳審蒙
駁回分守冀寧道張叅政并陘兵備蔣副使又經
會同朔州兵備王副使守巡冀北道史叅議王僉
事通將姚天祿等一干人證提取到官重復再三
研究前項各情無異問擬姚天祿依邊塞地面但

有境內奸細走透消息於外人景春王通俱監守
盜庫錢四十貫各斬罪王通係雜犯准徒五年與
景春各照例景春斬首示衆王通發邊衛永遠充
軍范紹忠孟世英俱押因故縱與囚同罪至死爲
姚天祿從各減等馬其依吏挾勢求索所部內財
者計贓准不枉法論一百二十貫罪止馬雲卞春
師相霍見張伏郭彥桂鄒大臣郭大金俱殘毀他
人死屍各減等徒罪李堯卿周儒殷宗虞張爵陳
剛尚德深夏寵姜安紀五司官楊世金李鈇徐卿
善保胡倫衛臣武天福韓經吳合興羅仲仁王尚

禮張安劉陽劉宗元高鐸王學李朝臣俱不應減
等杖罪月陞千戶麻富劉達靡冀張守餘并王通
軍人師相俱不准陞級先案問發充軍副總兵吳
鼎通判張學詩俱依在任犯罪去任事發杖以上
勿論未到李堂等係供狀人免提王學等錯寫實
收改正未到叅將劉卿指揮張翀丁堅福勝薛桂
周國千戶張雷蔣其劉瓏百戶王斌先已叅問仍
照原卷歸結未到通事表相軍舍武堂姚尚儒張
世臣畢鐸王漢宋世宗宋大才召天祿衛江趙淮
董保屈文傑李世英王尚仁劉成師禮劉果金紹

會馬汝器李祐史策劉龍張廷玉羅世言邢大林
周友成黃友才王文禮吉廷會田黨經歷田有舍
劉良弼俱提問脫逃劉三姐趙全丘富周原通行
沿邊叅守等官嚴督哨守墩軍夜不收緝捕知州
劉大觀遊擊胡鎮李漢臣都指揮秦松指揮張戢
吳來臣閆勲崔應期原章劉英羅鎧高良臣千戶
劉達王文炤王鑛王鎮張堂李松張子現馬驥青
吉吳端李東山杜錦楊桂百戶李林姬仁張宗旗
牌張世勳亢義俱候叅提及看得順於去年秋大
舉達賊入犯應州等處順既不能先事伐謀又不

能臨敵制勝以致墩堡攻毀一百一十餘座人民
殺擄共七千七百六十餘名口所報首級率多不
明請給錢糧罔臻實效及據桃松寨雖無護送之
迹實有縱放之情路楷勘劾失事朦朧隱蔽并叅
順機宜屢失物論久已不容罪過滿盈國典實難
輕貸所當重究以爲邊臣不忠之戒路楷始爲楊
順釋罪難免偏護之愆終爲楊順請陞彌枉是非
之實所當併究以爲風憲不職之戒及叅原任總
兵今提問龔業納賄營私擁兵退怯乘虜退而報
捷縱士卒以冒功原任巡撫今爲民朱笈輕負國

恩重貽民慼放歸實酬所願罷斥未盡其辜俱當
追論叅議史賜疑許用中副使朱天倖擬功致起
釁疑勘事依違未悉知州劉大觀均承分理之責
未見綜核之能通當量加罰治等因通行題奉
聖旨刑部看議了來說又該順具本爲懇乞天恩
辯明功罪以伸極冤事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
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將順等問招前情是實仍
擬罪犯議得楊順合仍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斬秋後處決路
楷仍依奏事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路楷有

大誥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贖罪完日發落原籍
爲民卷查先該原任刑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
奉　聖旨楊順路楷錦衣衛便差官校拏解來京
問欽此續該本衛將二犯拏解來京題奉欽依送
鎮撫司打問明白叅稱楊順叨居總督寄重兵戎
正宜攄忠圖報以紓宵旰之憂却乃行事張皇有
踈邊防之務衛城久困不破格以解圍村堡傷殘
徒張功而自伐虜婦逃走國體有傷邊民困窮人
情罔恤其迹已著厥罪難逃路楷巡按兩鎮耳目
是司知虜婦之旣逃當據法以實奏勘首功以從

疑致人言之可指憲體罔諳罪應同科等因題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該本部遵奉明
旨查據鎮撫司招叅將二犯問擬前罪題奉欽依
勑差兵科給事中鄭茂前去該鎮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欒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題奉欽依抄出
送司仍擬前罪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該
兵科給事中鄭茂題稱會勘過楊順路楷各前項
事情及問擬過犯人姚天祿景春各斬罪王通雜
犯死罪引例充軍范紹忠等一十一名各減等徒
罪李堯卿等二十七名各減等杖罪吳昂張學詩

俱在任犯罪去任事發以上勿論冐陞廕襲麻富
等四名不准陞級通事袁相軍人武堂等三十三
名俱應提問劉卿等一十一名照原問歸結脫逃
劉三姐等四名口行邊叅守等官緝捕未到李堂
等免提王學等准令改正供明方世爵等各查發
及叅稱楊順路楷再加議擬龔業朱笈再加追論
史闕疑等三員與劉大勲量加罰治胡鎮等二十
九名通加究問及據該司問擬楊順仍比依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
路楷仍依奏事詐不以實徒罪各一節爲照犯人

姚天祿景春王通及范紹忠等一十一名李堯卿
等二十七名吳昺等二名麻富等四名袁相等三
十三名劉卿等一十一名前項情罪叅詳律例俱
合相應依擬胡鎮等二十九名并劉三姐等四名
口委俱違法相應提問緝拏及照總督楊順先該
言官論劾鎮撫司打問題送法司從重擬罪以爲
人臣欺　君誤國大壞邊防不忠不職之戒奉
聖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欽此彼時大同西界
十分危急若非嚴加懲治無以震聾邊臣臣等謹
遵明旨將楊順從重比擬守備不設失陷城寨斬

罪路楷奏事不實徒罪罷職爲民仍乞差官將各
犯失事賍私等逐一從實勘明具奏上請以俟宸
斷蒙差給事中鄭茂會同彼處廵按御史欒尚約
查勘去後今據會勘各項事情明白具奏前來除
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
實一則攻毀墩堡一百一十一座一則殺擄人民
七千七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
前罪似不爲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廵撫
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廵撫龍大有
陜西總督張珩廵撫張子立皆荷　聖明裁允比

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似與翟鵬等相同
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饑饉兵馬羸弱虜勢猖獗墻
垣傾圮已逾十年自任總督即有虜困西衛之變
亦會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况該給事中
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勑該部再加議擬
相應酌處合無將楊順查照先年失事總督等官
翟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
路楷仍依原擬罷職爲民原任總兵官龔業仍聽
原案歸結原任廵撫朱笈另行提問叅議等官史
闕疑等四員量加罰治惟復別賜定奪但恩威出

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均乞　聖裁勑下本部欽
遵備咨各衙門一體遵照施行嘉靖三十七年閏
七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既勘無受贓
情弊降雜職邊方用龔業朱笈依擬史闕疑等各
罰俸三箇月欽此

參巡撫趙忻等疏

題爲貪縱撫臣激軍誤國乞賜究治以安地方事
廣東清吏司案呈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該本司
題前事先該戶科給事中蘇景和題前事節奉
聖旨趙忻劉敏政曹一麟錦衣衛差的當官校去
拏解來京問欽此續該前任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提問趙忻奏
爲因公被誣籲天辯理懇乞　聖慈俯垂照察以
伸究抑事等因奉　聖旨鎮撫司知道欽此又該
原任直隸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奏爲因公被累懇

乞天恩辯明極冤事又該原任直隸蘇州府吳江
縣知縣今待罪曹一麟奏爲懇乞天恩辯明究枉
事等因俱奉　聖旨鎮撫司知道欽此隨該錦衣
衛副千戶屠承宗題前事將犯人趙忻劉敏政曹
一麟俱各拏解到京題奉　聖旨送鎮撫司打着
問了來說欽此謹遵明旨打着問得犯人趙忻供
年四十九歲原籍陝西西安府[illegible]厔縣人由嘉靖
二十年進士初授蘇州府長洲縣知縣歷陞蘇州
兵備副使於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陞總理糧儲
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右僉都御史招稱是忻先

任長洲縣知縣已知吳下人民慣賴錢糧不畏法
度叨任巡撫以來查考卷冊內勢豪大族互相黨
結有一家四五年不納錢糧有一人積欠數千銀
兩是忻因見國賦不充軍餉缺乏委的行仰各府
州縣嚴行追併預備造船養兵軍士月糧等項支
費俱有各官卷案後又出巡松江府有金山衛軍
因為撥守川沙窪新堡赴忻告討月糧當行該府
措給崇明所軍人因海防同知周魯在教場操練
向本官攘討月糧彼時太倉州具申到忻當批兵
備道支給各散亦無激變別情御史尚維持創築

新堡忻發贓罰銀一千六百餘兩協濟修築見今
報完彼有工部為因協濟大工咨取各處贓罰銀
兩忻取蘇州府銀三千兩解京問後都察院咨開
蘇州府被倭地方免行起解忻將前項銀兩連批
發回該府貯庫批卷可查蘇州府水陸兵人衆多
為因錢糧不敷各道議呈到忻委的分為上下兩
班上班給與工食下班停止支給為因節省始末
卷案歷歷可查有今在官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忻
委催徵錢糧止因執法過嚴並無非刑酷栲又有
今在官知縣曹一麟泒徵本縣各項錢糧不合擅

用酷刑將嘉靖十四年起一應均徭盡行追併其
逋欠逃亡拘追佃種人戶徵收解發本縣歷有卷
案亦無索取埠頭常例濫罰槩縣居民船坊夫卯
等項銀兩委因徵泒過嚴人民懷怨傳播前來以
致給事中蘇景和將忻等条劾拏解到京題送前
來打問明白不能隱諱實招前情及審曹一麟等
招同条照犯人趙忻本以庸才濫叨巡撫不思朝
廷德意專恃一己偏私軍士告擾於教場委官欠
當百姓困窮於死地撫字何能情跡昭然國法難
免曹一麟自恃科甲不惜軍民行事多見乖方用

刑常失過當於法有違罪不容逭合候命下將犯
人趙忻曹一麟通送法司擬罪奏請發落其同知
劉敏政止因催科過嚴致招怨議原係趙忻差委
事出因公情似有間合着本部再加詳審請自
聖裁惟復仍行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趙
忻等被劾事情再行查勘從實具奏　聖明處分
等因題奉　聖旨趙忻等送法司擬罪欽此欽遵
開送到司謹遵明旨將趙忻等議擬罪犯議得趙
忻曹一麟等所犯曹一麟合依監臨官因公事於
人非法毆打至死者律杖一百徒三年趙忻依軍

務錢糧事應奏而不奏者律劉敏政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曹一麟杖九十徒二年半趙忻劉敏政各杖七十俱係職官各照例運炭贖罪查得問刑條例一款酷刑官吏不論情罪輕重輒用撚刻刑具傷人因而致死者俱發原籍爲民今照曹一麟酷刑太甚相應比照前例革職爲民案呈到部叅看得犯人趙忻叨巡撫之職乏保障之圖軍務紛拏不能條上方略錢糧逋欠未嘗奏下度支果於任法而不覺其任情急於斂財而遂至於斂怨重以委用非人

因而奉行過當毀言日至旣皆得於見聞辯疏目陳遽難白其心迹犯人曹一麟恃才妄作挾勢凌人數年逋負責辦一時衆口沸騰流傳千里旣得罪於巨室竟叢怨於撫臺贓私雖未敗露暴戾亦已彰聞再照犯人劉敏政守已甚嚴嫉惡太過事出因公情本註誤該司各問擬前罪叅詳律例俱合但趙忻旣經言官論劾鎮撫司招叅似難照常發落合無將趙忻量加降調曹一麟革職爲民以示懲戒劉敏政還職惟復仍行彼處巡按御史查勘具奏定奪均乞　聖裁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趙忻劉敏政各降三級外任用曹一麟革職爲民欽此

端簡文集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第一卷爲說經第二卷爲詩第三卷至八卷爲褉文第九卷至十二卷爲奏疏於奏疏中又分三類首淮揚次兵部次刑部曉熟諳典故通達國體志在經世於韻語頗不多作其文亦直抒所見不以詞藻求工前有萬歷庚子彭夢祖序稱曉著作甚富歿後懼累畀火存者未及什一其孫敬仲始爲蒐集付梓云

婁子靜文集六卷

〔明〕婁樞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王元登刻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婁子敬文集六卷》提要

婁子静文集　　魏良輔本

盛世醇儒河内毅菴婁樞著

男選貢應奎

歲貢　　秋

婿進士湛泉蕭守身校

曹縣門生王元登刊

九鴆圖解

圖鴆所以象思也思理也鴆物也理無形而難名物有象而易見見所可見因以思所不可見上古聖神率以此顯教示諭設為山澤水火以

象艮兑坎離而八卦之義昭矣設為鼠鷄兔馬以象子午卯酉而十二支之義昭矣以鳥名官設為鴟鳩氏象均平也以官制服設為方象正直也思之為言鴆也思不可見而圖之為鴆鴆與思其音同九與九其數同圖象感理而思義昭矣故鴆有趍然而望者以象視有側然而揚者以象聽有戞然而鳴者以象言有竦然而立者以象貌有勃然而飛者以象忿有愀然而前去者以象疑有翻然而束翅者以象事有瞋然而無事者以象色有詫然而趍息者以象見得

此皆形之可圖者也至於明聽之理良工不可得而圖者也則在君子之思也圖九思必以蓮蓮花之君子者也蓮裡九鵝是謂君子有九思也

嘉靖癸卯科亞魁姪東川晏炯録于育英堂

晏子靜文集目録

卷之一

卷之三
記

學齋文集卷之

曹南門生王元登校刊

序

送王侍講先生叅政四川序

部寺百司不俟十年咸得遷陟他所太史院儲養相材以久為榮出必吏禮卿佐下此亦國子太常
上即位之六年用廷臣議出翰林補藩臬即漢宣周知民事之旨也吏部以侍講王先生薦授四川叅政順道歸省於曹吾友楊子石偕往拜時賓客塡門先生延愚兩人之小舍出圖書雜陳館閣先生贈行文章讀之終日余謂朝夕侍從之臣必不使久留於外然未免以中外為重輕如汲長孺蕭望之之所見夫式遄其歸僚友之情也不忘遠
聖人之恩也仕不擇官泰不擇地吾儒之學也昔在唐虞岳牧九官本無內外輕重之差而漢廷郡守補相視事日淺弗與焉　國初旬宣大臣與九卿迭為出入者亦必久道而政成時則有若侍講劉汝弼擢廣東布政少保楊文定公送之詮兩端以

要其成曰或者遂謂吾儒徒事文墨未閑政事乎將使天下之人知吾儒設施有出尋常萬萬乎先生讀　先朝中秘書然未問劉侍講後來事業果如前所云乎果如後所云乎先生嘗與修實録矣金匱寶藏草茅雖所漸見評必權度方岳重臣何者當傳入循吏何者當傳入酷吏何者碌碌無傳焉當日之所閣筆而景仰懲創者乃吾身之所親見而人將欲見於吾身者也豈弟君子允無惡傳其無使同館晚進異時立賢相傳推本藩臬之政跡而無所考也即如諸公議則信處信宿何由而

政成內顧興而傳舍視豈吾儒安而能慮之道耶西南萬里孰知侍近君子有成之光雖有良史又安能以旦夕之政移入循吏而定百世之輿論乎吾雖不及見良史於百世之下然使得聞三載政於萬里道雖百世可知也

送都御史梁公巡撫山東序

天雅不作達人詢於芻蕘久矣鮮矣中山梁公方伯河南政善民安昭於上下
簡命巡撫山東以為泰山滄海闕里主公任重則憂深憂深則延廣遣使數百里下及朽人曰事求好問三老先生老於世故者也何以告我樞對曰事求真問士人朽也田東土而於東方事知之頗真山東地界兩畿之間兩京之輔倚也以建官則兵備獨多於列省於公乎提督有賴以漕運則舳艫相望於千里於公乎保濟無虞以商旅財貨則臨清濟寧張秋間楊不得稱一益不得稱二謹權量審法度於公乎四方之政行以世譬則登州之海寇青州之塩徒沂州之礦賊寬則玩寇殃民苦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於公乎處置之得宜以貢賦則沙鹵海荒而起運京邊之數不減於沃饒

不藩封之兩浙賦重民流不流者游招流禁游使闢曠土不追其往慾不責其逋負安民之政默寓止盜之方於公乎勞心疆理以送迎則水陸並供肩摩項曳之負寠多於荷鋤秉耒之農夫供其真裁其假可省二之一供其遡洄裁其流遡又省一之半無限蒼生之窮苦咸賴官督水陸政在養民者以有生無非事也事孰為大足兵為大巡撫之巡亦不必遍歷州縣也但於設兵備建軍衛之處所歲一往校其法備裁於孫武首篇曰將孰有能兵衆孰强士卒孰練法令孰行兵備之擧劾衛所之推

遂無復有他道也又必有九轍不遷之志然後可
建百年不易之功三年而可且將內遷則辭其逸
請其勞務成初志經曰定而後能靜安而後能慮
志不堅定安得靜慮而明位不久安易能研幾成
務以公達於大學之道是用推本在止之綱
送王侍講序作於嘉靖六年時三十有二送巡
撫梁公序作於隆慶四年時七十有五回首四
十餘年矣當年固有大志暨老百事無成而壯
心未已惜哉

送侍御朱先生出按山西序

聖朝名卿賢相真御史彬彬可紀獨守令差不及兩
漢循吏而安民阜俗育萬物漢道為優夫守令吏
民之本而監司守令之綱也吏敝民疲責之守令
守令無良將誰與歸說者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無亦去其太甚求其彷彿者乎吾嘗
試之矣上世之吏如慈母乳哺提携無所不至近
世之吏如妬母子已自能口食務得免於權奪撻
詈足矣乳哺提携非所望也今守令所畏敬而奉
行者莫如御史在外得行其志者亦莫如御史愛
民願治孰無是心哉而民不被其澤治不可得而

古者所令反其所好也傳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
君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
天子曰然御史曰不然者吾聞之矣御史曰然守令
曰不然者聽人外來之有聞也豈特不敢不然其
言且將不敢不然其意即如遠迎有禁厚餉有禁
愈遠而愈厚者從所好而不從所令也頁爾大禁
守令敢為其所不得為比圭屑冗瑣所得為者輒
移文以徵進止班太史所謂文書盈于几閣主者
不能遍覩而吏緣以輕重其間是繁文本以袪弊
而顧以滋弊也今文書百倍漢廷惟賢否勾當金

倉詿脚民命稽籍所不可已可已者尚多也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吾不欲先生煩於細
正欲留心於大者爾冀州之域方脫於震人未屋
而鬼未歸也雲中反側子陽順而陰逆之詩云之
子于垣百堵皆作安宅也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有
備也先生昔宰一邑令德令聞不下漢廷之循吏
今當一路嘉謨嘉猷獨後漢家之直指繡衣乎

送京兆扈先生觀察河南序

仕宦遷擢適故里衣釋韍掌而縱聲酒以為樂有
懷契濶而合故舊以為權恐鄉有辭而交際間遺

以為禮此人情之自然而亦無瑕於名節者也京
兆先生自留都而北上也抵家省太夫人太夫人
年八十有六矣承顏順志之餘百爾無所事其親
且舊杯酒召致不可得方策尺帛一無所受初或
議其貴賤禮絶已而見當路達人郡邑即吏儀物
名刺不可通也始知先生之誠孝專一而不暇及
其他議息而問餽而召致之念通國寢矣所厚者
度之任太晚勸之行不應謀乞終養太夫人知之
責之以大義謂不能成先君子之志始不得已而
比行然已越期例得左遷外補慰者曰位雖暫屈

名則孔揚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先生正色曰抃唯
知稽事為罪得放為　恩敢遠道以干譽乎及河
南憲副
命下懽然就道曰定省雖不及於晨昏音問可源源
於境邇也或引東漢賈逵為劉愷辨屈曰有司不
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惧非長克讓之風
成含弘之美和帝嘉納遷愷侍中且下詔後不得
以為比
今聖人以孝治天下有司何常法之拘愚聞之曰屈
見真伸枉偽

人鼓舞一世毫髮不差外法而原情人必有故意
遲進以為進取媒者先生將行也掌科藏先生侍
御朱先生別嶲張先生請為之辭樞聞在昔有宋
自貴卿外補多不以吏事為意蓋悻悻於不屑就
也惟向敏中能衆知政事知求與軍盡心民事由
是復入為相天子稱之曰向敏中大能官職蓋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也若觀察使之纖維末之學然
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雖天下運掌一因心之孝
所推也

送兵憲劉先生邊郡防秋序

大夫君子處鹿鳴蓼蕭之辰承筐鼓瑟孔燕豈弟
雖有所為而無庸於為及其遭小宛大東之斯怨
高厚之局蹐羨鶺鴒之飛潛歎有所為而不及於
為可為者其惟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朝乎周室
中葉治久多虞宣王館御北則匪茹之玁狁整居
南則蠢爾之蠻荆為讎鴻鴈劬勞旱魃為雹際以
淮南淮北之夷天下蓋多事矣聖人有憂之曰耗
斁下土寧丁我躬時則有若吉甫為憲召虎旬宣
戎功肇敏俾德啟宗詩人羨之曰四方既平王國
戡定世患無方叔召虎吉甫諸賢而北狄而南蠻

下飄何虜焉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方今虜酋深
入于山西者千里倭夷不靖于江南者数年
朝禮重憲臣非徒祭吏隠詢民瘼而已小則如漢
家遺繡衣持節捕盗大則用周室之屏之翰干城
千里位得為而時可為正君子大有為之期也猶
委之而不為是必何時而後為世恒謂文武異道
而将畧或不蒲于書生不開郷先達有韓文公者
當王廷湊之亂勑公宣撫其地或為國愛惜人材
監於真卿之使李希烈下詔止之曰無遽入公曰
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從初命而不從再命至則廷

湊嚴兵以逆甲士陳廷公曉以順逆畏以天威賊
宗心向化遂成不世之功文公之為文蓋如此先
生自釋褐讀書史館其慕文公之為文也久矣異
時官潞者率賂中貴以潞納比之呉綾蜀錦先生
亦嚴于自檢以檢下官雖古名将杜預之所為者
亦弗為之秋高虜驕雲中卒悍率悍卒以禦驕虜
在先生自有方畧吾恐文士以文士視之也文公
之擬明其為有用之儒方叔召虎之説以請修辭
者周兄蕭嬌咸有重任燕以所望於
天夫君子者多也

送戶部蕭正郎還京序

本深者末茂源遠者流長豪傑每出於特起而學
者多生於世家理勢之自然也館甥尚本懐之[illegible]
官京州總兵之曾孫何文定公之外孫也弱冠在
郷校校師薦行先多士辭曰平生不敢先人願在
與衆之列師嘆息而從之既舉進士試令襄垣前
令亦名進士以黨二豪訟擅師旅褫職或告之曰
矯正發伏可立大名令曰觧雜亂棼糾者不控拳
救鬬者不博戟乎其怨而不索其隠黄次翁之所
以驅廣漢也郷三老修城隍廟掘地得銀器一穽

喜歸令私橐曰神相庶官不假取民者也令語吏
民曰修廟所得仍用以修廟是時
先帝遣兩御史巡行天下訪仙跡而銀器内有仙人
丹爐或教以進貢則貴幸無比令促郷老急毀修
廟泯其跡政成陟戶部主事
皇上改元好賢納諫一時群臣各陳所見主事獨無
所敷奏視今天下其急務在於養　聖德安百姓
治軍旅養　聖德無踰於揚文懿公緝熈聖學疏
安百姓無踰於王叔英生財有大道疏治軍旅無
踰於馬端肅公修舉團營疏夜則手録三篇書則

携入太倉少有餘閑便為誦讀天曹嘉其勤劳薦
為正郎理大同邊儲郎中在倉二年每事必親感
疾行至冀胗者曰此劳心過甚兼以糠塵浥氣交
亂肺經惟閉門静坐可已在告得請居城南村杜
門謝客服藥觀書之餘課農訓子而已後一年有
旨始聚焚黄之典今既二年始入郡城朝　親王
拜守令荅親友次第衆行始謁我於山庄夫有疾
而不自愛其身者非孝子之體親也無疾而不往
行其志者非忠臣之體國也吾甥平生以忠孝立
身而事事以長者存心制行西漢長者成於惠文

而漸散於景武我　朝長者之風正德以來少變
改元初詆毀舊臣各舉所好未必踰於所毀是以
大臣進退維谷而長者之風日微漢太守如龔黄
卓魯皆稱長者此吾甥之分定者也異日自能化
及一郡今雖不能化及同朝亦可以及於同事耆
孰謂此行之無益於　國而斯言之無補於世教
也

送友人張東明任曲周二尹序

畏友獲嘉張東明授曲周丞里人曰以東明之才
之守令且無難丞可卧而治也愚聞之曰是未[illegible]
吾友者吾友不難於令而難於丞令雖政繁而得
專其事上也有期丞受制於人而日仰視乎令俟
顏色為欣戚出入為進止吾友方於事上令孰能
受盡言夫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事上以若德難以獲上矣流俗簿尉鮮能同德脂
韋形於廉直庸劣顯於才能涇以渭濁怨之招也
而况民心不古報施不視德之厚薄以為重輕而
禮儀每因職之崇卑以為隆殺令之所以福民者
雖不如我而吏民之所以事我者終不如令能無
校乎校斯怨于下矣上下不獲豈獨難乎免於今

亦古仁人之所隱也無已則有一焉引過推善積
誠動人昔賢以為佐令之道張四善罵而人不讐
以其面質而無背毀也今之從政者好耳屬於垣
子無退有後言僚屬亦無作怨導令以惠下率下
以親上亦推善積誠之道也聖門論政或裁其性
之所偏或就其才之所宜而蔽之一字不齒焉豈
獨平日講之熟亦其性之所自得者吾之論亦熟
吾友性之偏約之使歸於中耳若夫當官之道守
身之法皆吾友講之熟而性之所自得者也何荅
焉東明知我既深料應以為針石肯謂相與圖存

者乃出於亡國之大夫乎

送曹州來學諸生序

楊甥徐生武两生西來問學既更冬一日燕閒問爾曹去單幾何曰百里而近去崇邑幾何曰百里而遥單有秦襄毅公歷官所在有聲不畏強禦且嘗總制两廣餘富之地没之日家無餘藏焉昔人稱孫叔敖一旦可得千金至於没齒而無儋石之蓄若人其無愧歟崇邑有穆文簡公在史舘三十年夫史舘之序進卿相所謂榮分素定者也先生德行文章海内所宗九考而佐南都散卿未幾而

罷政家居何為素定者亦有所改移耶可以問其為人矣二公立朝行已之大節他日自有史傳其刑家其範俗其遺跡遺文尚有傳誦於邦人者昔紫陽夫子聞遂寧傳伯成嘗從茂叔遊而接其議論遂令其門人度正訪伯成之子孫以求茂叔之遺文乃得其手筆書藁此無他世未五而澤未斬爾諸生去賢者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賢者之居若此其甚也茍得其一節亦足以自淑諸生作而對曰曹與曲阜皆魯地相距亦未遐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曲阜孔顔之故里也吾豈感甚吝爾學哉

但君子教人有序不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魯周公之國也夫子何不教門人之在魯者尚友周公而但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孔顔去今二千載其布在方策者魯人聞之要荒萬里亦可得而聞也謂要荒萬里所不可聞聞者恐魯人亦不可得而聞也又何問其邇與遐哉諸生父而告别請益因贈以平日之語以附子夏過言游之義

送諸友之四方訓蒙自養序

吾鄉自十有九年不雨至於明年秋其後二年大

水禾没于顛桴浮于市民卒流亡自賣為傭士舘於蒙訓以自給傷哉傷哉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教人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仕制命於上者也不可必得教取給於下者也自求口實可為者唯此而已二三子素攻頤養正之彖今當頤六二之爻所謂顛頤拂經者也二雖在上求養於下今之為師者以之初雖在下二來求養今之為弟子者以之夫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反求養於下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故云顛頤拂經違禮記垂不往之訓而許子傷其不如農賈也然

顛頤雖拂經亦不蹈于凶其諸異乎于丘頤與士不足以自養苟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徃求之取辱得凶必矣獨不見許懐德掾坐受拜而古今士人一唾貴臣之禍百世無能洒者與士君子不得其志寧蹈于拂經毋寧蹈于凶其少年亟辭落泉館賔占得此也諸友可謂善擇所處矣聖人彖頤曰養正而彖蒙亦曰養正諸友求養於蒙而為人養蒙皆當以正所謂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草野蒙童大璞未散朴于城市易養以正但古小學之法壞為父兄者不量其

子弟之材質人人而求望攻文發科以至學文無成終無所用彼方以俗之為師者望爾而乃以吾之所以教爾者教人雖顛亦無所容我輩居官是已今當從俗於學文之中而無廢其躬行之實如講孝弟忠信之類便教以反求諸身度其性資之下者或使之誦居家警世格言参以習禮筭數庶幾學文無成將來亦有所濟此之謂養蒙以正之道若夫立身處世則睽大象有之君子以同而異同謂不皎以矣俗異謂不靡靡以同流同則身可容異則道可貴也觀其所養豈徒求養而已乎

不宗慤今孰大於是二三子念之哉

晉十二生入學冠字序

諸生始以總角從遊四年兩試咸與郡邑學校選未與雖當冠期少有待獲與近期亦勉從此亦人情俗尚之不可以強而律者夫成人之道大學之方前人之說備矣今當加冠說字之期姑與爾明辨其冠服字號少得遺衰以從禮可乎忠情冠裳所以辨貴賤也奈何僭踰於褐寬博之賤夫號本晚進下僚長大人而不敢敵以朋友之體奈何自名於尚不宜字之童稚洪範傳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時則有服妖說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奇怪之服厥罰水傷百穀三十年來大河橫流於兗豫滹沱瀰漫於滄瀛忽謂天人迥不相及也先儒讀詩至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傷之曰曹小國也乘軒而赤芾者三百人有以來薈蔚朝隮之歌也今何赤芾之〻子〻之更多而其儀不忒之淑〻君〻子〻者寡也子貢曰礼失則僭名失則愆可字而不字則愆名不宜號而號則僭 禮字云字云已不聞於朝〻之僚友迺亦不聞於 鄉校之儕輩表爾何為少保李公尚書王公頒鄉先達

也位極人臣壽臻耄耋未聞其號則此風在成化
前間行於江南正德間漸染於都下今則不可云
倘見賢不知思齊讀刺不內自省不智甚矣我雖
未能變俗然恥效尤雖有遇以加我者非其志也
我亦不敢加諸人昔王氏求脩學記後於開州王
冢宰晁翰林二公皆稱其號吾謂先聖前可稱鄉
人號乎乃直名其名已而二公見之皆索回原稿
以名易號此亦變俗之一端諸生所共聞知也邇
聞罪我者以字之為輕之故雖未以字夫老然終
不以加夫少張子厚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鄉吾不能以正是四國忍不語及及門之學
者乎十二生謂傅守約董用休王九式劉向學謝
鶴年徐篤鄭楠張台生戴錫祉張惕祇朱惟肖朱
惟寧傅守誠也

十四貞節序

皇祖有訓宗室之女不更二姓至於臣民家不為禁
令但失節者褫命苦節者錫旌嚴於宗室家法遠
過歷代也弛於庶民哀窮民之鰥寡無依也封贈
不及失節爵罔及惡德也苦節錫以旌異表行所
以勵俗也仁之至義之盡是以二百年間閭雖麟
趾之化行於家桃夭葛覃之風達於天下閭門淑
質重禮義而尚廉恥逮正德辛未流賊起霸州横
行於畿内河南山東山西婦女被其刼虜者固多
而赴水火罹鋒刃寧死不辱者無地無之採吾所
生之地所仕之地所游之地言死於鋒刃者廣
宗陶其妻楊氏懷慶[illegible]屯李弘妻趙氏投火死者
軍屯盛鉞妻沈氏投井死者東明舉人董錦母
氏曹縣貧人母與所女同投黄河而死失其姓氏
其平居遭夫亡誓不獨生自縊以殉葬者東明生
員楊舟妻李氏曹縣郝君孝妻尚氏也其歲未二

十而夫亡守節終身者東明我外祖知縣田良甫
之女蔡永芳之母也
先聖六十代孫曹縣孔承椅之女徐繼擢之妻也廣
宗陳強妻當氏女也婦姑雙節者則懷慶軍屯生
員楊鶴年之母知縣盧鑑之女其妻引禮胡湘之
女皆貧苦度生者也其在懷慶者已筆之郡誌不
重録即四地之中死節守節者所嘗聞而忘其夫
名婦姓已不能悉書而況天下之大又安能人人
奏　請而一一　錫旌耶不旌則實録不紀不紀
則斷後無聞焉然貞女節婦之自處初何嘗計世人

之知不知官家之旌不旌太史氏之録不録耶吾儒為世道計者自當闡幽以詔後世有官守者或復其門户差徭或歳時米肉存問士君子或式其閭里或聞諸有司或書諸史冊或紀之文集馨潛德於其子孫使無遺恨於地下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苦節者以之論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節者以之孟子曰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是所望於司風化者云

儀封張鴻臚之子思行入學序

儀封中州文獻名邦張氏儀封詩禮巨族鴻臚寓都下時長子思踐遊太學三載畢業同告歸志在課諸子各成名也蕆節恬退嚴訓克家鄉邦之景行者也次子思行科目器也歳庚午考選入邑庠姻親杜子方請文以為其婿斯言異時舉賀之地吾聞浚儀先賢有董養者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引而未發原其意不過謂為臣者忠為子者孝鄉學之堂名明倫所以明此也國學之堂名彝倫所以叙此也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而斯堂何為之問何獨發於儀封人得非君子之至於斯者轍跡雖不可尋而過化存神之妙

必有[illegible]於未泯者乎不録之遺響雖不可得而聞鄉黨自好者猶有皷其餘韻者乎千旄之孑孑雖不可得而見賢大夫在浚之城在浚之郊者禮賢下士猶有踵前人之風者乎思行歴世生斯地今始得登斯堂亦將有慨然悟然思擊於目而動於衷者乎或者謂鑑於古不如法於今聞所聞不如見所見也生鄉先哲有大司馬王公初入史館有河南二公之名終秩九卿有[illegible]三清之號總督兵馬有修舉團營疏御史[illegible]有[illegible]奈出巡議功在當時而法傳後世者[illegible]太史鄭先生閭可親經筵直講士論韙之壬辰會試録序因心以者文因文以知人有關世教者也黄門張先生禀言難犯遷秩而魏郡父毋之思恒存視職而終身當直之節無改不負所學者也千里程途未許便到但發脚處不可不先從正處立脚生幸與正人君子同生是國言行尚可尋而子孫尚可友也或者又謂仰鄉國之山斗不如趨過庭之詩禮尤為親切則方伯之棠陰太常之柱石皆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又何假老夫之繁詞

周蓉脈城王仁山生子序

若稽
聖祖多皇子同日人封位二十餘多亦咸嗣蕃衍維
周以是邦建天地之中陰陽所會河洛所環而嵩
行所鍾也職方氏稱其地穀宜五種民人育而生
殖繁氣本中和雖老錫而夭札鮮商周之都畿尚
舊
今聖皇之三過化維新用是世祿家國克由禮而多
賢閑藩多賢胙城維最胙城在周為衛衛之公子
公孫世不乏賢本宗若圭璧武公塞淵文公支庶
若公子荊公孫技足以正國人而傳來許逮今王

別號仁山夫仁者必有後詩云克昌厥後綏孝子
也則百斯男嗣徽音也永錫祚胤昭令終也皆仁
人之支流餘裔也仁者樂山鎮靜而壽生之居之
既庶且繁閭其所也聞其所慕以自名可以占其
所養矣當嗣子未育也通國之所懷而君子知其
必然也及其育也通國之所喜而君子以為當然
也嘗聞漢有東海恭王懷仁好禮傳其子有子二
十二人其孫肅仁讓能循恭王矩度王之仁不讓
東海之仁王之子孫獨不若東海之蕃衍耶東海
之孫能循東海之仁讓王之子孫獨讓東海之子
孫而不循仁山之矩度耶東海曾孫臻仁厚有恩
常分租秩賑給昆弟漢天子褒嘉之詔乃曰未知
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恤獨和宗乃大益封以
彰厥德我
皇上子育元元布篤宗室王之子孫如東海之子孫
吾
皇褒美獨吝於漢皇之寵命耶東明邑雖畿內第邇
周藩大尹王侯相飽嘉聲而家寵德喜先於國人
者也請鳴其懿夫富貴福澤王之固有何俟於祝
若夫弗納於邪則我

皇祖有訓亦王之習矣而祭者惟願王多孫子孫子
多賢如肅如臻以膺多福是以有東海之喻

曹州全老鄉飲序

井田廢而養老之政褻王迹熄而尚德之風微秦
法興而君民之禮隔常裼齊民有事至於公庭則
脫幘俯伏於墀下而守令時巡郊野則群趨膝謁
於道傍雖累千金餘萬斛能策肥聚僕而不敢緩
步於有司之階能食前方丈而不能交觴於芹藻
之宮蓋降殺之禮本以明上下之分而貴賤之勢
遂以成懸絕之交也是故復一子有常每因役劇

而難免須米肉閭下有司一視為虛文君子每慟
德音之阻抑而幸餼羊猶存獨於鄉飲之儀文見
之爾曹郡全老以孝弟力田著於鄉而以高年尚
德推於學校與郡守相與酧酢於堂則不祝而壽
不贊而德矣獨聞飲歌鹿鳴之首章云示我周行
夫賓主禮行則三揖而退一語不交周行之示恐
亦難輸次章云示民不恌夫匹夫而示鄉人者將
謂平其爭訟乎而武斷鄉曲之弊滋將謂撫民牧
之德休而覡家長吏降心之害難保其人人無也
惟有孝弟力田四字始而以是舉我終而以定與

人耳成周不恌之俗尚有食貨志可考春將出民
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
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今之耆老即古之里胥鄰長也兩漢去古未遠故
勸農舉孝之詔無歲無之我　朝循制首言孝弟
人所易知未言各安生理而力田生理之大務資
養以為孝供賦以為忠無游惰以為立身本以睦
鄉里以厚風俗皆自力田得舉以勸俗則示民不
恌比之示我周行者功效之難易不侔矣山東之
地游民衆而田曠游民衆則盜易滋開田廣則
盜易聚所以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宋江皆自此
出本朝百年間而大盜於斯已三起蓋作非為多
出於無生理而犯上作亂必其為人也之不孝弟
耳諸老皆有家者厚俗化盜保業以傳子孫斯不
負今日　朝廷之敦典云

名醫師道士張孝子序

道士本異家者流異以燕娭為教而醫以活人為
心與孝子之事親仁人之濟衆其道同其教同其
心同也道士真祥杭州人雲遊北海旅寓東明施
藥來報無所求亦無所望也孝子一中曹縣人幼

業儒因母病求醫不愈遂棄其本業遍考方術躬
禮躬烹而導飲母尋愈盟諸軒岐先聖願施藥五
載不受病者所酬遠近稱其孝而議其義也今歲
春秋官正郎孫公徹
命觀風於曹有司上其事公再核實檄屬有司待以禮
侑以帛復其身扁其門曰孝行醫士曹邑師生方
謀修辭以贈適小孫疾使往求藥一巾以非脉無
以得病之源傳言書創特其形跡耳僕馬遠來施
氏先在焉適相濟而無相尤與講脉理而后和藥
旋覺有効余感其惠贈以縑帛弗納曰願得先生

之文文以醫術雖萬言有所不旣請以古之孝醫
之事親明醫之侍上仁醫之處友與兩醫之相似
者以為世勸可乎趙宋時有處士任元受母老多
疾未嘗離左右知疾所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
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事皆洞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投藥必効雖名醫不逮
也傳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吾故表而出之以告
世之為人子者侍疾如宋之元受今之一中可也
國初名臣王達愬潘徐二醫士曰二人同會於雷
氏子之所不相嫌忌而相講明忘其所負挾而一

以拯人為念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古人有言曰
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故表
而出之以告世之醫友相遇如潘如徐如張如師
可也吾昔旅寓于襄垣之官邸有疾令為召醫忘
其姓名每送藥必親吾憐其老而止之醫曰居官
者豈能盡悅下心藥餌豈敢付于門吏之手萬一
有差罪何歸而我何辭此康子饋藥
先聖不敢嘗之旨也吾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居官
者之用醫與醫者之用于官自檢不可不[illegible]
不可不周也

婁子靜文集卷之二

曹南門生王元[illegible]校刊

序

禄位名壽圖序

慶闗西封君孟太公禄位名壽之蕃隆也元學士
王磐曰世之人家門昌盛顯榮皆祖先陰德之所
致也子孫賢能才俊皆父母教誨之所成也達於
其說者可與語

聖恩錫三藏宦成之庶僚而必封及其父母孝經以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謂之顯父母士君子稱人
之善遡源論世而必本其父母大中丞公問學雖
其所自致而過庭之訓得於封君者居多咸知其
易事而難悅悅惟以得親心之悅為悅懷邦舊治
生蕭大夫守身陳光禄天秩監生謝守淳劉植延
畫士繪為南極老人禄位名壽圖將以獻諸上谷
都憲府之椿庭推長樞嘗執筆按天文志九斿比
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安蓋
不獨一身一家之慶而實國與天下之慶也壽[illegible]

所以象祿也畫几所以象位也畫明月所以象名也象形所以會意也定名所以須實也周人之祝壽曰如月之恒封君當上弦之期憑几而坐於月下鹿馴擾而臥於側孫斑衣而舞於前儼然一南極老人也子四轉皆二千石封君已享二千石之祿行將受大中丞之封位矣更數年子位九卿翁封九卿又數年子進三少翁封三少祿與位隨位與名隨名與德隨德與壽隨荀卿曰得衆動天美意延年祿位名壽可畫而德則雖畫畫工畫其四而以其一俾我昔人謂凡物皆有影惟心無影蓋

畫者有影而俾我者無影也脩謂子心之影而德之徵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太卿王公八十壽序

庚寅歲適曹集太史王承恩晏座中諸君子以愚自何門咸稱何老脩長生之術既歷辯其無不勝多口歸而語諸先生先生曰有之子讀易乎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文王周公之所以生生而壽壽也子讀論語乎少戒色壯戒鬬老戒得食不語寢不言沽酒市脯不食孔子不傷生以全壽也吾善攝生不過日用飲食語言男女之常蓋不能如君佛呼吸吐納用助用正以強其所本無亦不踰于薄夫情熾性縶物交於物以捉其所固有也後數年再往往則諸君子申前問因舉先生之辭以對余曰何老談攝生吾人未之前聞宜斯世以斯名目斯人也吾今而後始知道不遠人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乃若吾曹太卿王公平生未嘗談攝生而今壽踰八袠方至者且未艾何耶曰不談攝生乃更審於攝生諸君不聞不言不二法門是深於不二法門余大笑太學生東明盧衛之公婚姻吾諸

甥也時在坐曰願輯成篇以為公壽竊意公本吾河內人其源流作用想異門而同旨遂歸以語諸友之答問與先生之訓辭

都諫戴先生壽序

德器壽福交相與也一言未足以盡見而覘人者每得於一言昔范文正公為書生時同門相家子饋之饌辭曰藜藿久安驟飫珍味恐難更藜藿耳君子曰內不失已外不曉人遠大之器也夫文正公之言非其本意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故言者無罪聞者不怒也始諫議戴先生

枉顧於東門僧舍有繼至者揖之曰戴廣文数言厚公而公少之也問何以曰廣文每投刺輒稱宗生公復之侍生耳先生曰使廣文亦吾宗吾亦云爾浮梁戴氏恭簡公之後天下名家也吾而自附於大宗不亦僭於識者乎君子曰非其宗而不敢妄認者定見也有階而不肯自附者定守也以裘宗自與而以大宗與人若謙光也推是心以取友其昔人之内不失己外不曉人者乎推是心以事君其昔人之過[illegible][illegible]已督則歸君者乎衍涵養之未充恐脩爾之未能所謂福大而壽遠者昔人

以一言而覘文正公於書生時吾不以是而得先生於傾蓋耶但文正公之相業位位兩朝而先生以壯年謝諫議今老矣君子苟有志于用世也一再蹶謀起矣兩紀之間薦喜千有二堅卧不起得無少文正公先憂之志耶曰惟先生不求薦也薦是用頻使先生謀起而待薦也求一蹶不可得已以平日卓爾之行與今日率爾之言皆正己而無求之道也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無怨則無憫人而無怨憫則神清志定而氣無餒歉皆厚生之道培壽之基也又何於無求之外別求所謂德與所謂壽

曹南劉公八袠壽序

負郭連阡町畦膏腴闤市室廬櫛比鱗集路人遥指曰此劉氏之餘畝別業歲課農夫賃工賈閒民轉移執事者無常業而有業遠流徙而近貿遷者無家而有家也觀風者曰富矣逆非一世有也循西門通衢而面南門甍簷廊互有經紀不見樹楔秪見遺址居人曰此四世同居劉氏家也永樂間輸粟助邊蒙旌異以表儀凡庸爾覩風者曰義矣吾聞厚國者天不薄其家其必有後矣已而見濟

濟蹌蹌出而寅賓者有待對于廷待選于曹待聘于家之器宇居人曰此劉氏之子孫弟姪甥婿也導童顏鶴髮冠裳儐然不籍扶曳而式禮莫愆衆鬨然避路曰此劉氏之大父國中之大老也注仕籍而不仕閣冠服而不服與知有恩與物無忤今歲八袠令日誕辰始冠服以迎賓遥指大賓有錦袍而通犀者京兆公也有鈒金而豸服者都憲公也有横金而佩虎豹者左金吾右錦衣也有琢金而佩白鷴者湖藩相耀州守也有將仕而豫賜服者京兆弟冢宰之諸子孫也顧不以爵而以齒断

推讓而居先者安平樂平大尹山□自餘嘉客非國
學之彥則鄉校之英與夫耆民巨室素為里人之
所敬慕而景行者觀風者曰是與魯邦之文獻足
徵而故舊老成之風猶有存而未泯者耶抑曹風
之均平專一心如結則神獨完故氣能久而不散
耶抑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而聚樂于斯第斯
人耶吾聞香山有九老會洛社有十二耆英會以
今日曹南諸君子觀之何古人之多讓也盛筵難
再恐二十年後諸老或倦于登依而晚進諸君子
方在仕途而不肯來求如斯日斯會之黃金滿席

恐不可得已洗爵奠斝之笑言翻令人動牛山峴
首之嘆也爾時集筵而集議者乃舊友田之常張
與甫孔以博戴叔言思揚之叔姪也

新安汪翁壽序

以其所主因不失其親觀遠人之道也庠友楊惟
吾耿介寡交且父子兄弟發跡明經科里閈望風
內交而不可得一日偕吾友張興甫求為徽之汪
生迺父壽文將述生之行我逆知其人矣其有所
試矣試於二友之所與矣尹公他寧有不端友尋
常客容客李應門耶將述汪之家世我逆知其姓

矣程學士數稱徽在萬山中俗習前朝之故[illegible]
汪之子姓尤徽之著姓二友曰先生知其子之[illegible]
而未知其子之業聞其父之姓而未聞其父子[illegible]
慈所遇之奇也汪生賈於曹無通醫術利物而不[illegible]
求報士君子以此雅重之迺父慣老江湖往來上[illegible]
國今年壽登八袠生將買舟歸壽恐長江萬里[illegible]
相直而不相知徘徊閭迺父適自遠方來人以[illegible]
孝思所感求南昌萬氏繪為壽圖題詠珠聯[illegible]右
以俟夫先生吾聞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汪生善[illegible]
親之術矣愛子者恒欲得正人而與之居汪生[illegible]

悅親之道矣即若汪之父子多財善賈稱壽者[illegible]
非市兒販夫仁人君子莫與也其何以為壽二[illegible]
稱壽通國之所壽也在昔越有善賈者貨殖定[illegible]
稱陶朱公陶今之曹邑也陶朱公次子不才身囚
於楚長子往視贖貨而不能保其弟以歸公在[illegible]
陶日夜倚閭啼泣以望夫何樂夫何壽之有汪公
富雖不逮朱公富而其子則才於朱公子之才君
子以子克家為富乎以不克家為富乎以悅親者
為壽乎以不悅親者為壽乎考史朱公用越後[illegible]
吳者二十餘年居陶者十有九年計其壽[illegible]

八九十年吾以涯公于才於朱公于是以知公之
樂過於朱公樂占其壽長於朱公壽

儀封杜翁夫婦偕壽八十序

治久無虞民不罹于兵荒夭札多獲自遂其引年
傳稱七十為古稀八十其更稀者也夫婦偕壽今
十鄉國之所稀也偕壽而子孫森森雝棠濟濟田
園秩秩德在于鄉而鄉邦無閒言繫傳四境而四
境交譽禮稱百順洪範之五福者也儀封杜翁黃
遺其季子錢比來受學一日負暄瑣之講列子書
至榮啓期行年九十鹿裘帶索而歌孔子問何以

為樂曰吾樂甚多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一樂也中國貴而夷狄賤而吾幸生華夏二樂也
人生多殤而鮮壽吾行年九十三樂也林類年且
百歲拾穗故畦並歌並進子貢問所以為壽曰惟
不與時競故能壽杜生肖然曰榮翁九十林公百
歲凡二公之所有者吾親皆可待也幸有田園而
免榮翁之拾穗父母偕老而非林公之無匹且有
二公之所無者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二
樂也錢不于列子所稱三樂之外而更得孟子所
稱之一樂乎遠近戚屬數百咸稱賀張汝建

和倡之詩序書云天壽平格觀杜翁夫婦之德而
偕老壽可以徵凡厥庶民之為善矣詩云莫肯念
亂誰無父母又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成周有道
之長是以榮公林公得安於百歲歷代分析亂離
老稚轉於溝壑仁人所不忍聞爾不知今日如成
周有道之長獨不見今日復多獲成周之多老壽
乎是故敬老卒人可以勸孝民之質矣可以勸忠

曹縣徐母壽序

徐母壽文為徐門弟子壽其先生母也在昔孔門
有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詰其故曰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声未嘗及於犬馬宣
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則古之
為弟子者非獨觀法於進見請問亦必有得於退
處過庭為師者非獨言語教詔於講席而其模模
範範足法父子兄弟者寔足以式多士有志之士
未嘗不寤寐古人之不可復而嘆師道之難傳者
曹庠友劉恒夫魏思止竇一誠過我再拜曰其等
皆徐門受學生也侍先生有年矣先生幼有大志
與兄仁夫貢士更迭冠吾庠多士承懽定省之餘
然後讀書然後課諸子弟太夫人今七袠矣諸弟

子知先生無所悅惟以悅親心為心弟子又以先
生之心為心求所以悅其親心以悅先生之心者
惟在侑之以文不腆不文敢布於下執事吾嘗求
草書于貞夫久而未得謾語曰異時貞夫求我辭
我更緩於是今日之事非朋儕比即謬謬不敢諾
諾經曰信乎朋友有道在順乎親順乎親有道在
誠身明善貞夫以明經為後學師表允知順親之
有道且與孝門與甫為友孝友雖出於天性而有
感於通家之登堂晉慶者居多以其信在與甫已
知順在貞大但未問諸友之見化於其師與師之

得於取友者為深淺詩云魯侯壽母宜大夫庶士
並句昔而已然于今復見之矣又何求其他善而
祝以他辭

底公諫稿序

中州人物弘治以前若文建文靖之桐業端肅毅
毅之態代近代不可尚已弘治以後河內何先生
安陽崔先生以理學名信陽何仲黙大梁李獻吉
以詩文名儀封王司馬考城底中丞以建議名王
公有內臺稿家藏集梓行已久底公蜚英聲於瑣
闥者五載撫夷夏於河西者四郡大猷偉績武夫

無間於賢士大夫之所傳述而乃埋其諫草不欲
市直以顯世自王門脫易近今十有八年矣冢嗣
萬金始收拾遺文將壽諸梓而以序問樞且屬以
刪繁擬要次其簡編按僞本疏狀二十有六今取
其十六皆關　國家之大體可為後世之法程也
刪其五事十篇以其為一人一事當日之朝儀也
乃分為上下二卷上卷首之以賦役黃冊動民也
條目凡七皆厚下安民之道也下卷首之以因變
修省敬天也條目二十皆袪弊彌災之術也動
聖學以端大本特上於臨御之始詩人之令終有俶

也上下交以求治道始陳於百餘年來易之地天
交泰也治內防外以隆新政體國之誠慮患之深
也慎選大婚以端本始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臧
封爵及皇莊二篇杜倖門也正祀典及禮制四篇
明統紀也糾文武大臣三篇抑奸邪也言及乘輿
天子　動容指斥倖門則權豪待罪非公之敢諫
不能言非上之好諫不容言公之誠貫金石
老量越千古矣公藏其稿於生前即君陳所謂入告
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之義也子傳其文于身
後一以存先人之手澤一以贈

聖朝之美德劉向封事猶存于劉歆也君子曰是編也可以見君之仁焉可以見臣之忠焉可以見子之孝焉隱而顯微而彰矣樞慕公也久而未獲親灸今獲辱交于其子凡平日所欲見之製作始得以飽觀敢不樂道人之善輯其畧以冠其篇目

代諫稿後序

樂毅傳讀于蒯通輙為流涕屈原騷讀于楊雄亦為隕泣彼異代之忠貞有所感而猶不容已矧一體之至情寧不想見于當時乎傳曰君尊如天威如雷霆先大夫数犯天顏而忤雷霆所親所厚者咸為之惧而况如子輩者乎當時但見其夙夜沐理皂囊輙惴惴焉如臨淵谷所賴　帝德海涵不擇細流始也雖免于劉栖楚碎首玉墀終也卒蹈于馬文淵萬里還葬慨風木之莫及幸手澤之尚存猶恐久而湮燾也爰登諸梓以貽諸後非敢謂太史有所考特以為家傳冈墜爾萬金徒讀父書愧發靨塲屋未竟前人之志何有進紬之階乎倘後世有才子孫聿求厥德知先公移孝以事君故忘身而狥　國移忠以教家故遺文以淑後愛而勞之即忠焉而誨者也庶魏文貞奏議存諸魏謩

賈長沙政疏徵于賈嘉詩云無念爾祖此則刻書之本旨也

王家四書序

宗藩條例首言修明宗範立宗學以教　宗人之子試以經書文義策表詩文夫經書浩瀚雖書生童而習之白首有不能究故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前漢東平思王宇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以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不愛於王偺謂雖五經工夫亦有次第惟成人以後傳文約禮之君子始可語及而非宗學後學之所能畢學也何也易道神幾春秋紀變與中庸多言性與天道尚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禮記駁雜與孟子俱未經筆削非宗室之所有事惟大學為垂世立教之大典有身有家有國者所宜共開小學論語則大學之事實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及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美教化正人倫當務為急不在

斯平鄭藩東垣王敏而好學構書滿閣未嘗教前漢東平之請求而法後漢東平之為善者也下問曰長子及入宗學之期當讀何書專治何經對曰小學大學論語詩選又問何謂詩選對曰頌為宗廟之樂大雅為朝會之樂與易書同歸於後矣國風正家之道小雅宴兄弟親戚朋友嘉賓之辭侯王通用亦必註其所美而明其所刺可得其半因賜詩朱傳一部令為批點退而私省歎取此四部類為一書併及講讀之法以助宗學之教惟示人以可知可能而不惑人以難知難能如小學吳陳

二家註以雲門咸池釋樂以袞紛盈朐釋數凡此之類皆惑幼學之甚者也刪去可焉大學淇澳烈文之詩聽訟無訟之本讀之者句句字字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正是格物致知之方歸正可也論語則為學修身問仁問孝各從其類以為一篇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義亦在所略詩抑抑威儀大學八條目皆具焉乃古之王者訓子之辭適乎人人大雅惟此一篇可教宗學毛傳以為刺厲王固非朱傳以為衛武公允謬何也一篇之中三呼君子此豈臣子對君之辭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猶

今父母之責子曰將謂汝小無知亦既抱子矣此豈似責九十有五之人哉況一篇詞氣皆是王朝而非侯國安得衛武公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衍義修身惟有二條曰謹言行正威儀專主抑抑威儀之詩也其欲一一訂正恐求愚而自用賤而自專之災也況耄及而力有所不足姑發其端以俟夫司風化者得有所謗哉 題請以為修道立教之地云

五朝文教序

古之聖人身教始於家邦政教達於天下言教施

及後世文者言之有章也所以發其心術之蘊而豫達其施為政治之迹也垂世立教立言者之本旨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身教必政教以達然堯舜之政不以與謨何以仁覆萬世政教非言教不求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六經者其為方圓平直者之規矩準繩者乎驗經左傳雕規鏤矩不失方圓法楚王相如黎造規不圓制度不方徙有雕鏤在爾先正司馬公謂通鑑概然曰辭賦若止為文章皆請亢削而不錄策如仲

舒表如孔明奏議如陸敬輿李長源不以文章而例遺也後世類文之士率皆以文為主蕭統文選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蘇天爵文類程敏政文衡皆極百家之選嗚呼一代之盛或記博而語未精精而類或寡獨真氏正宗一以君德治道為主刪其偶儷四六漢賦楚辭一切不收衛道類經紀傳類史群分類萃類大政之察深得溫公之旨其後呂氏關鍵謝氏軌範皆斷自中唐淡文左史無及焉夫刪述之後真循悠雅瀆文近古修辭據禮左氏翼經二書不及何以文為然二氏既失之畧而

真氏叙左傳漢詔則又失之繁蓋彼已有成書取其百篇以為世法亦云多矣二體已過三百篇何如取全書而讀之歷代風化既殊文體自異不以周漢唐分體而以辭命議論叙事分類如董子策問列於辭命策對列於議論破碎不已甚乎愚因先儒成書刪繁補缺分為五朝一曰周末文則三傳國語史記也二曰漢文班史為多文選附焉三曰唐文韓柳畧于真氏問益以諸家四曰宋文取其叙事而别集其叙道五曰　皇明文天順以前按程氏文獻成化以後據所見以為選經之以吾

辭文之以五事曰教曰體曰意曰辭曰氣[illegible]教或工無益是故首立教苟失其體雖工弗取是故貴得體以意為主以氣為輔是故意為先言之無文傳之不遠是故在修辭無情之辭非倫之辭是謂[illegible]至者一有不備弗錄也嗚呼文[illegible]不文非文文非文有意非文無意非文[illegible]悉巧言之鮮仁而亦遠辭氣之鄙倍也[illegible]克諧而亦神至樂之無声也斯孟因文以見道[illegible]道以立教之意云孟荀董楊王二程周張朱陸許薛十三子擇其醇言自為書

周末文小序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自周公制禮作樂文質彬彬周室東而質散列國盛而文繁大國修辭以聲罪小國修辭以自衛載在左氏之文可考也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豈獨鄭國為然則又傷之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春秋君臣本修辭以信禮而戰國游士遂敗禮以飭辭良由敦艮之質傾圮易而積高難水波之文愈趨愈下其勢則然也孔子觀霰集之候知蘇張之生放巧言之辭

仁斥佞人之亂義傷切䲙之難免惡利口之覆邦語丁寧而意已獨至焉今戰國策韓非子諸書正孔子之所謂佞人所謂利口乃自孔氏者不能熄之而又吹之不能防之而又揚之雖舉世好尚愚不敢引以為後儒法獨屈原樂毅二賢忠貫日月且其文無害辭不當以戰國例去夫文以世教為主苟教君用人也雖逐客書何可以人廢言苟教臣叛主也雖天下士惡用夫聊城書亦所以扶世教正人心息邪說恪守孔氏之家法云

漢文小序

人言唐文三變而未及漢文之三變高惠文景四朝儒者猶存戰國先秦之習至董仲舒請罷百家崇孔氏士習漸正孝武表章六經文章煥然可述光武明章崇儒重道王仲淹以七制之主續書本顯君寬仁玄默躬行心得之餘形為詔令故其謙沖惻怛藹然溢於言表孟子所謂恭儉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而又去古未遠賢者時有所徵是以漢世人才為盛論道若楊雄董仲舒論事若賈誼晁錯疏議若劉向匡衡史才若司馬遷班固而班實集漢文之大成從容而無左史之峭厲正大而畧諸子之權術與式而羞六朝之浮華體要黜宋人之膚瑣其文皆足以用世而升文人之空談班固以後文漸流濁蔡中郎豪傑之士也乃不崇班固而喜班彪之聲律不宗仲舒而愛子長之博學多術其令望既足以繫儒者山斗之仰而文辭之美又易使浮士之効顰是以為八代所宗流風餘韻至先唐猶未已也真先生選正宗取西漢而畧東京是已但於班史十志之文未免有遺珠之失今於十志篇首各錄數百言以為作於上者行之之兆云

皇明文教序

聖朝人文盛於成化弘治間亦猶唐詩極於盛唐也成化以前上遡洪武百年文章備於程氏文衡然亦擇焉而不精蓋姚呂之匹而蕭統之亞不可以入真氏正宗者恒多成化以來又百年雖名公各有文集而刪繁舉要尚未會為一編坊間有臺閣人文　皇明文選皆彙取成帙以求售耳原無精擇之功惡用悉辯其謬乎弘治末相尚左傳左傳無成迹成西昆楊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弗為已三秦梁趙豪傑之士病其語雖深而意淺近也

感時命義自成一家秦趙之文嘲譏峭厲如東漢
王符仲長統有乖西京博大之體梁文如段錦宜
肴不宜睹且雜誕無關世教江南兩儒倡為理學世
教之文所謂世教者謂教自機軸中出豈謂人人
而博文約禮旦旦而良知良能無一事而襲施何
以文為邇年士習肤文古又而也之乎助語恆半
譬如閩甌人語字少音多亦地氣之自南而北也
又如埡老呻吟重複煩瑣其言也善其氣不昌昔
文公朱子傷當時之文曰向來做時文只麤疏且
是有氣魄近日屈曲纖巧只是意思衰塌智者試

觀今日之所尚有非朱子之所傷乎文章關乎氣
運為世道計者可不深長思耶吾為此懼有廻瀾
障川之志而無退之永叔之才又自傷夫前古類
文之士居館閣被部命其萃選也易草茅之士亟
就亟問得所欲也難然或者謂貴而易萃不如窮
而後工蓋心岐於政雖宿儒不能無所遺忘而業
精於專中人猶或可企也數年以來旁求而手錄
之或一部數篇或數部一篇考近百部而錄僅二
百篇孤陋之未見采取之未精者多矣使罪我者
見之必將有以助我而同志之士欲變俗反古[illegible]
我亦有所助云首卷重錄前集鮮見國初之[illegible]
體耳成化間人文為二卷弘治間為三卷正德
為四卷嘉靖間為五卷求復繁以鄙辭一卷以為
請益之地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曹南張氏家譜序

曹兗州之故國也張曹城之故家也所謂故家者
非謂廣儲蓄以為富崇祿秩以為榮侈輿馬衆臧
獲以為豪以其襲忠孝遵禮義而世家法也吾讀
曹乘孝義傳見元季兵發有張氏兄弟假貸為輿
掾毋避難而盜賊感化因詢諸別駕翁曰若人後
裔尚有足徵乎翁曰是我祖也今祠諸鄉賢宛極

疊歷則曰塋有石欄刻朝列大夫張公祖塋字亦
不知為何代因出家藏中有洪武三年戶口勘合
乃述其先人之言曰田野愚民將何以報
皇王存此帖世世無避徵徭耳夫城野數萬家能存
洪武間故紙之故家有幾張家世修忠孝宜生別
駕翁也翁之忠見于理逖餉辭千金而不眄至今
宣府老兵猶能道其事公之孝見於三載野宿不
飲不腥無廬墓之名而有廬墓之實歲時朔望與
忌與生慕無不徃而徃無不哭盡其終身天性然

也公之家法雖不能悉但見貴家大族皆逕姻亦
世益見古尊敬家人物之有識而公之家法為世
所重也益公之忠孝家法本出先人世澤之長而
家法忠孝在公又將以長其世澤矣以是作譜以
遺子孫則本深而及遠非徒修後世之觀而已異
日曹之父老有語我者曰張氏之先有官守於前
朝嘽國法處有位之嚴也求去而不可得乃詐死
歸櫬久之踪覺夫婦戚械于京置大辟鄉民妄傳
上後悔錫之金頭故有金頭公銀頭母之說其別泚
有不肖子妄意金頭竊發其塚竟無所得其人垂

老輾轉呻吟其子生盖之棺天道昭然捷於影響
愚聞之甚駭質諸翁翁曰誠有是事為親者諱不
敢以聞諸君子愚曰昔召公蔡叔同一周宗周人
語召公之孫曰唯召公是似及語蔡叔之子則曰
無若爾考盖聖人不能必其宗族之均善而無惡
要亦使其子孫之勸善而懲惡耳泛觀往古不如
取鑒於今旁求天下何如反觀於家之為近且切
也肩康之孫世修忠孝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
已發塚之夫生無褙棺則自作孽不可活是已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illegible]

於有政貽厥孫謀之旨也何諱焉公名世臣以禮
經魁山東皆為愚之上官今為所主愚有感於公
之名允宜故家也是以起故國故家之論又推公
意庶覺來裔乃有勸善懲惡之歎

楚丘別意詩卷序

楚丘在曹之境內即春秋時狄人入衛文公辟地
渡河廬曹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之故都也壙土平
沙蕭蔭極目南望大河煙水蒼茫離人經履偏動
去國懷鄉凄凉寥爽之悰而凡君子之至於斯者
憫淪沒之遺址念狄人之內侵憶楚宮之安在而

升墟之空存情惓對景地屬宜人之不能自已者
廣文姜先生進賢之名士也句容成績掌教於曹
師道官箴兩無所忝而於賢人君子尤為有情爰
方冀其九載之淹留也先生以慈親在堂每動鄉
國之思適聞喬陟紹興之　命下於二載之前豈
曹士之福薄乃誠孝之動天文教將大闡於聲名
文物甲天下之邦而枳棘一隅宜鸞鳳之不久棲
也選曹品格郡博先生例得國子助教陞上遷亦
亦多陟縣令州守如舊制則前之儒門作遊太學
者時得以叙淑異間如新法則尊地雖小卧人甚

子恪遵禮教父母之仁即師道之舉而措之者也
嘗聞　先朝名臣逬江南人之官北而遷南者曰
喬遷君喜家山近蓬轉誰憐宦海遥近則先生之
所喜而就遥則弟子之所憐而追逐之莫及者也
他年雖有會此別難為情先生亦動渡桑乾於大
河望并州於曹境忽倭夷騷我徃滋之新任者十
年於狄人偪我今日盤桓不忍舍之故都於千載
也通學之士二百餘追而送之楚丘之野大河之
濵各賦詩贈別張友兆禎具草請叙因題其端曰
楚丘別意前乎楚丘之別向古曹之路而飲餞者
句容後乎楚丘之別向京師之路而飲餞者紹興
兩地多名士其詩文之美應知三倍於曹而情思
之切諒不能有加於斯地斯人也

鴻飛鳳舉圖序

寧陵有高士判武邑三日而賦歸來令尹楊侯尚
其志率鄉士大夫徃迎之郊題其門曰鴻飛鳳舉
子進士伯大繪為圖以集四方詩文友為之顯揚
者夫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未名實加於上
下云何遽隱處必終身不見云何試仕古之人有
千里見王一見而去志不変者有試彭澤令未數

月而觧印綬者此惟身親經歷乃見底裏
故始可與言豈硜硜喋喋者可解語哉想先生遊
床再業應不少於儕輩甲科貿屈省闈仍與信遂
天曹長邑佐郡分所宜然下邑下僚去志決而猶
庶幾為之兆乎其或初拜守倅類欲作威不閑政
事之商確衹辱階除之俯謁耶其或令尹之推讓
雖態而上下之統體自別畏從人後而惡受人德
耶其或涇以渭濁怨及僚友既不敢皎皎以為異
又不忍靡靡以尚同耶其或方六七十足民之志
惘然春服既成而童子六七之有待耶有田可耕
有書可讀牧事何如農事課吏爭如課孫耶而況
於造物循環不於其身于其子孫所辭者輕而侯
者重不盡之祿真可留而朶頤之夫何足觀耶楊
子雲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馬賈長沙曰鳳凰翔
于千仞遥增擊而去之言志在高遠則身不罹網
羅先生可謂高尚其事賢侯亦深達其心者歟漢
有龍丘先生志不降辱會稽都尉歲時修書記致
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然則全高士之節者繫乎有
邦父母之厚班叔皮除徐令未久而以病免其名
大顯於孟堅然則成先世之名者又存乎子孫之

賢楊巨源之歸去猶夫人耳修美于百世之下以
有退之之文在也寧陝侯之好賢無忝于會稽都
尉迺子之顯揚可望于孟監丞修辭以傳世者有
負于退之

大名太守荒政詩集序

書稱甸服百里賦納總五百里迺米鈺稭與粟各
以地為差言里漸長貢漸難也大名去京師千四
百里以畿內為貢眾明又大名之南服枕大河大
工無間歲貢遠役繁樂歲艱食顛饑饉薦臻比辛
丑終歲不雨草根木末飼蝗靡有遺流民就食于

淮蔡問者不翅七之五　帝用憫念求良二千石
分來還定安集之時太守方宦南都聞　命趨進
渡淮見流民載道曰東明民也憮然曰是不虛也
渡河見流民偽者召者驢驅者挽車而行者不濟
而轉于溝壑者曰東明民也潸然曰東明無復土
著矣乃諭民曰毋棄爾鄉井將荒蕪爾田園毀傷
爾居室古人云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明年有秋大
有麥爾歸將何之太守今與爾約兩稅有不在太
守者行為爾次第　上請凡貢專制在太守若行
為爾次第刪汰凡民之供上者比諸邑即不先九

是之懷民者比諸邑即不敢後也爾宜速還而今
[illegible]侯官不復爾邪吏不復爾私里胥不復爾漁也
爾宜速還民伏道左已有投醪挾纊之氣比下車
[illegible]退之行及之言未及之行[illegible]之適縣尹代州沈
侯新政勵精事事行之以[illegible]同心其年冬雪
明年春大雨民胥歡呼胥[illegible]乎有吏胥無或胥俗
以是旅胥歌于塗農胥歌于野邑致政即王璣采
民之謠集成卷帙凡二百四十四首謂樞也田東
明亦太守餘澤所及職當引其端樞曰詩言之精
也言之無文傳之不遠退觀諸君子之製恐不足

以傳遠璣曰謂二南諸風不出於里巷男女之歌
謠乎謂足以盡當時諸侯大夫之仁乎謂刪詩者
之不可遺乎璣集野人之謠辭雖鄙而情則真也
設以名公者之體雖華而事或誕也觀風者將采
其華而誕者乎將采其鄙而真者乎是故載其篇
目於右見愍之感者衆也以其入梓也僅存其十
一如左

懷慶太守孟公平妖賊序

天下之事漸敝於開[illegible]者之逡巡畏縮陰壞於濟
惡者之掠美市恩雖同於與嫉賢妬能者之同功

共事此真豪傑之士所以憤惋不平翹翹拂類直以為己任而不避知巧之所深避也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毋傷有位者之偷安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寫謀國之思患預防也生民之患莫大於妖律法所以重奸黨屏邪術有惑世誣民者罪殺罔赦正以此輩不根非分既足煽動乎群愚而鬼蜮孤踪又善潛逃于三窟若漢之張角元之韓山童我 朝之唐賽兒歷年之妄突起於數萬家在位君子雖有敏者莫措其手後雖剪除於皇甫嵩蔡罕衛元帥張擴諸君子屠戮生靈何

止萬億頃歲妖賊黨類出自關陝流毒畿內潛種偽號謀傳檄文無知之頑民越禮之宗室為之窩從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為所動搖者多矣渭南孟公之主我懷邦也不惟職思其居而無職思其外謂救其已著不若及其未發也先翦其黨於濟源然恐除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也繼獲其首於吉州逆黨散落而斯民安堵矣夫賊潛結三省數年三省大吏豈不知國之大災而思剪除之利害有所怵曰蔓草難圖也物我有所間曰官非何可了也力有所不贍則方以細務為急務明有所不

則奸易匿而下莫肯用情傳曰爝螢者在明其為而振木火苟不明雖振擊之而螢鮮落乎公之成功以忠為本以明為用不獨震擊而已雖然唐賽兒之平本青與旗之功而主將柳昇不恨其不待己來而成功之早亦猶王渾之忌王濬也巡撫遲公分守朱公設心殊異于是唐虞之朝僚与讓為鄉紙見分守上其功於巡撫巡撫以 聞下兵部議大司馬楊公品列而 請褒嘉之 天恩之錫予者既均遲公內遷少司馬公擢可計日而待矣夫與爭功而才名俱損者孰多是故孟公可為忠者

法遲公朱公可使爭者變

別駕張先生六十有六序

易以陽爻為九陰爻為六六其六為卅六別駕張公當歲甲寅壽始六旬有六於易得坤之象焉然則凡人之六旬有六者皆可以當坤位乎曰非然也坤之大象不云乎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必有厚德君子之卦德乃可以當卦體無是德而當是體此南蒯筮得黃裳元吉而子服惠伯反有疑於坤之六五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厚德也夫樂只君子萬年無期有求壽也夫厚德莫大於仁莫先於孝公之仁施于有政所部知之而鄉人或未之詳也公之孝刑於有家鄉人知之而異域或未之昭也昔公督工沙河愚方為其下官同事者以私造敗事愛公者或為公憂有宣府老兵在座曰是非昔理吾邊餉者耶黯邦本不以千金移出納令豈以梧棬橐杓茶邪典耶已而果秋毫無犯公之孝則其他可能也終身而慕歲時朔望於丘園無間於晨昏之定省且難能也昔歐公仁孝徵諸求叔公仁孝之徵諸吾友與甫也德無替於公而名將不但如公之甥姪曾而已夫仁壽之興也孝壽之基也克大其后有壽有求而無涯也若公

者可以言壽矣可以言壽矣都諫戴先生聞而語我曰古今言壽者咸稱萬有千歲然自有甲子以來未之有聞也雖修齡亦逆百齡先生以六十有六象公之壽於今歲也體其易之坤吾以九十九有祝公之壽於方至也筮得坤之乾

白雲山房序

次行之陽泌水之涯懐城之西十里地廣平而極
豐茂白雲叟之別墅也叟幼學即不以聲華勢利
移及受經虞舟先生所志同而所得益深已而棲
書史郤秋要西臺按滇南則與交趾近城朔方則
與胡虜隣蔚盡乎南北畫乎北矣守登州而宅海
隅官岐鳳以度函關東極其東西極其西矣所至
之地吟咏成編每顧白雲而憶枌里曰志在四方
雖男子生而所有事從事獨賢曷四極之僉丁我
躬也昔之達人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吾分甘倦飛知還之鳥寧不愛無心出岫之雲睆
彼西郊有田一區可以課農有書一屋可以訓子
有水一灣可以垂釣有棋一局可以樂賓俯視山
房可以無怍仰觀白雲可以無愧吾視世人之毀
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草木之榮瘁開落
禽鳥之飛鳴飲啄也吾視繫匏瓜而守適莫行或
使而止或尼者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
來去無定方也吾視白雲卷舒去來之無定又何
異吾身之起居無時惟適所安鄉村城國任自然
逐或詠歸于雲漢風輕或徘徊乎天光雲影程

皆我師也或志在停雲靄靄或怡悅嶺上白雲二
陶皆吾友也友人曰善哉雲叟之為樂也斯同造
物者之無盡藏而人人之可得何叟之獨能受用
也蓋人之少也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
得者幾人及其壯也馳逐于仕途貴賤別而榮辱
招焉貴者幾人及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不肖異
而成敗繫焉賢者幾人叟之得也貴也已不待贅
叟有肖子曰植豈獨幹蠱以孫親心且貽兩弟以
安使得潛心肆力于學文以永終譽過庭詩禮備
門下之經生斯又人生之至樂而至難得者宜其

如白雲之自在也騰百川而雨天下叟記情無限
蒼生望霖雨恐卧龍終不草廬淹也叟名涇字叔
清初號次山雲叟蓋晚年之定志云

重慶曹南段毋八十壽序

仲冬朔旦而吾友曹伯善陳瑞卿偕來而徒訪於
東門外愚且驚且喜迎而謂之曰二公何為者耶
遊耶樂耶志有所重而勞不暇擇耶曰然將無將
學師長之命耶達官貴之鄉之所有事耶曰否適
為段子希賢母太夫人八十上壽來也蓋必以月
朔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而不愆其期德其人而不

敢辭也文必以花生定其交而後求也曰吾聞
氏凡界以今文古文鳴於中國何為以能問於不
能而譏光之若是耶且吾已嘗謀吉甫求矣曰肯
甫為咸學咸學為太學諸公也吾輩今日則通國
士君子與鄉親友志也曰何以毋之賢今鄉愧進
景慕之如是耶吾聞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希賢為
多人所愛其愛親者耶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希賢
為多人所敬其敬親者耶立身揚名以顯親為孝
之大者希賢其顯親者耶非太夫人之德無以遂希
賢與衆之孝希賢為諸君子所重盍以昭夫人有

求之德矣語云未見親但見其身吾雖未拜希賢
母然已見於希賢矣昔華封之祝曰富曰壽曰多
子太夫人皆已得之矣吾復何祝焉惟願希賢名
過朝籍三載
褒封龍章炫耀於庭闈一樂也有孫讀書膝下重見
於施[illegible]二樂也夫人勤儉克家之風閭里族之
義世世保有而不替二樂也則希賢之志慰而諸
君子之往賀之願畢矣他日會希賢於別所其將
以吾言為何如

畏子靜文集卷之三

曾南門生王元

記

謁元城劉忠定公祠記

有宋田夫野老相傳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
州不見大聖乃今道元城不忠定公祠下謁如不
過大名瞻拜之餘適讀書所詢諸生曰大聖大賢
既通祀於天下一節一行又合社於鄉賢何為重

表異祠者諸生未知所對山人曰孔孟既通祀於
天下而別廟貌於鄒魯以鄒魯孔孟鄉也伊洛既
合祀二程溫公於鄉賢而別為三賢起祠以三賢
非鄉巷人伍也元城固忠定公之鄒魯伊洛也諸
生曰然姑舍是鄒魯子謂元城賢孰與伊洛諸賢
賢山人曰元城受學溫公私淑二程當熙寧元豐
間攻金陵者滿朝明道同新法之為民害乃吾黨
激成之元城曰金陵亦非常人不稱其善而併以
為惡則人不信使當時諸君子如二公之說則宋
室之禍應不如是之慘元祐桐司馬程子不咎除

諫聞元城不通相府書此亦生平之常及其歸也
溫公遺像畫及畫工而爭炷元城者香價湧貴皆
至誠通乎神明貫乎晝夜此類難一二記蓋由先
生平生喜讀孟子故至大至剛之氣有以塞於天
地間其視章惇蔡卞輿儀秦妾婦弗如投竄避荒
苦其心志在二光為報復其私怨在先生為增益
其所不能因扶親而得保身之智因保身而得寡
欲之仁異物自馴決壽夭於不貳後命不動達朝
聞於夕死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嗚呼忠也孝也
恕也誠也決利害而一死生也皆根本節目之大

者元城已見大意茲固前人建祠之本固見賢思
齊正今日為人上者拔諸生之俊彥而育於祠宮
者也諸生起再拜曰願先生少留書院以卒成我
山人曰不可不聞我　朝薛夫子辭當道即家為
塾之請胡叔心不主白鹿書院士各有志且非係
籍我將效季子之觀風列國司馬氏之浮沅湘窺
九嶷而探禹穴豈匏瓜之繫於一處耶諸生曰鴻
飛遵渚先生不可留矣毋金玉爾音然不有以遺
我乎乃昌言禽論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
稱之富貴百倍齊景者元城王也求無稱而不得
窮苦甚於夷齊者元城劉也于今無愧於首陽歎
知王與劉之分無他誠與偽之間也諸生既知思
齊又內自省求爾鄉人有餘師

東明縣改正廟學神道記

東明古東昏國元殘没於大河有百姓無官師無
城郭廟社無祭祀學校者凡百二十年至弘治辛
亥作今新邑始建學立師草創之初規制不備櫺
星門前巷為民舍所遮迄今又六十年嘉靖己酉
縣丞黃國用渴廟之初瞿然曰此先聖神出游所

也奈何塞而弗通乃買民屋除直道抵南城下長
必十幾丈廣視櫺星門而左右各長一丈且曰東
明人之試科意者與塞俱塞與通俱通乎教諭邊
翰等感侯之功將勒之石遺庠生畢瑩馬汝成楊
思仁綦理請為記樞聞昔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深嘉其言之有
中聖賢重改作重民力也所重有甚於此在不得
已者譬之有家先人恒惜子孫之力而為之節財
然而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誠以子孫之分有
[illegible]祠[illegible]焉者[illegible]於繼志述事之大[illegible]

守其家法比之宗廟之营又在所先忠孝孔氏之
家法也其在孔門後世有述焉者惟爾鄉先生閔
子騫其人乎閔子之孝夫人所知不欲臣季氏志
在厚魯忠莫大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況
生是邦者出望園陵入瞻廟貌良知良能有不隨
感而見者乎是邦東接魯西接衛意在春秋時必
轍還問道之所今同隸京師其被王化也尤先諸
君子幸生賢聖之鄉　王畿之地及是時奮厲登
庸早立
聖人之朝庶不負忠孝所學與今改作維新之意乎

因紀建置沿革之歲月俾後世有所考推明改作
大義以為風化倡若夫聖人之道猶天然而其所
以為教猶化工之著於物天不待贊化不容聲何
假賸者贅云

曹縣義士修學記

太山闕里並峙魯邦登太山而焚施者歲萬億計
過闕里而鮮朝焉說者謂太山司命能與人為禍
福群愚之貪生而徼福者事神之敬率由於利已
之私知有為而為為利則知無為而為為義也二
十六年河决曹宋之交潰大堤沒曹城學宫與官
廨民宇一時蕩逝神無所棲士無所[illegible]
君子惜之然當墊溺之餘凡民無所[illegible]
官守者又安能毆之乎之下自乘篆而坐于他[illegible]
所作邪作之不能廢之不怠乃邑大夫士共京[illegible]
邑公甚諫戴公朱公大府路公熊府張公楊公[illegible]
以積俸之私擇人而付使董其事必得義有所[illegible]
為而為乃以有為者僉謂宜莫如呂貝外千戶王[illegible]
家至則曰諸公之命不敢違而多人之財不敢[illegible]
也不曰事修而謗興乎夫財者謗之囮也與樂[illegible]
囮之叢也家雖貧請以千金市材木雖多牧圉

幾願以疆以農夫代徒役諏日備工分番食農
始于三十年之秋落成於後五年之冬齋廡長[illegible]
門堂樓臺為楹凡百四十不啓府藏不發閭左[illegible]
事畢集矣稽之初信不啻五倍亦可謂不食言
喪事之丈夫者假使有司者治之頭會千夫箕
千金而事未必集集之而旗督楚促嗸嗸置[illegible]
不能如是之兢勸乂臧也諸君子篤其義而[illegible]
其勸也請紀其由樞曰百爾君子勿謂聖道之[illegible]
遠難測也蓋雖未若諸祀之可媚然而不回之[illegible]
自作之孽亦未嘗終忘而可逃也昔魯莊僖[illegible]

其宅聞絲竹鍾磬之音而止祖龍入踞其宮惡覩沙丘之讖吁嗟乎圯者而有禍崇者乃能無福四三年來疊見撫按藩臬檄屬守令而敦幣於家公卿大夫臺閣名儒勒文堅石以詔後世即如裒不有是行則雖介千金更僕御走数千里而逶以歲月能得通國君子之交譽乎能丐監館提調者之下交乎能致名公貴卿之賛一辭乎無求之福所以福爾者豈人謀之可擬乎愚既嘉裒之志固推諸君子樂與人為善之心而又以傷夫起大事動大衆不出於有位而乃出於有家盖當民窮財盡

之時有位者未如之何也已矣

曹縣儒學前 東嶽行宮記

山高維嶽 泰山又四嶽之宗望秩封禪貫於古今廟貌行宮徧於天下典禮固然而世俗之説又以繫人心之勸懲者三事一言泰山能召人魂魄定其生前之善悪而治之盖本於張華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本為東方屬木木為魂其漸遂至於對燒春磨一言東岳主生能錫人男女盖本於儒者東方為春春為仁仁者生之理是以東岳為仁聖帝一言泰山能興雲致雨盖本於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望秩不崇朝而徧雨於天下者唯泰山耳其然耶其不然耶以意逆志其用同歸於使人作善以懲其不善而已乃今曹公建嶽廟以前學宮又有出於三説之外者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盖天地儲精 施雖不論於生物而山川間氣靈秀毓萃於岳儒故曰栽者培之必因其材而篤焉曹在兖州素稱多士李家平四子三登科正中丞八子四進士發解者三經元以下弗計也自嘉靖二十六年大河潰堤附城池之後五科乏才開國以來所未有者嘗如洪

水崩城千百巨室遷徙漂析離蕩非子孫窮者之所漸也望氣者曰是城西北淤積既高東南學宮勢下宜崇巽地以對乾方久而無任其事者至四十一年管河同知陳珊提調知縣曹恬閲士無忝於他方而人言果符於堪輿思唯東嶽可當厭勝顧殿宇宮墻所費不貲民力弗堪而府藏未敢擅發也聞邑中有孝子朱紀嘗施財置義學於里中肯惜財盍儒學於國中乎昔也不惜力而負土以成墳今也肯惜力於運塼石以崇廟乎紀聞言唯唯即日程工 規畫大畧前閣後殿遶殿以廊護廊

以逗鍾鼓有樓齋宿有所皰以琉璃盌以金瑀窑吏習儀師生出徙與尚禱祝咸有所歸也工勤二載費溢千金經始于四十一年之冬落成於又明年之春諸生陳琮張兆楨戴光肇輩請記嘗聞不責報於冥冥而責効於昭昭者仁人之心也不泥其或然之數而求其必然之理者君子之行也自今以始曹之為民者無問禍福之感應但當強於為善為士者無問風水之旺相但當強於為學五陰剝盡七日來復莂氏中微簡子克大吾將拭目以待之

曹縣西關觀音堂記

天道無私祐在善人人心有警監于鬼神廟貌之設使君子有所勸而相與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惡據釋氏言諸天菩薩甚衆世之所欽崇而供奉者唯觀世音以觀世音能救苦難也然其所救者善人耳如河中之風濤山中之虎狼善人君子卒然臨之玉石不分神昭其異或脫之於傍行而不[illegible]或保之於顛危而不覆老子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神[illegible]明[illegible]大[illegible]鬼盜迅[illegible]

之[illegible]浮逆[illegible]爭俊護之曹縣西關舊有觀音堂[illegible]城池相為依始女僧保安之所創建者逮嘉靖二十六年大河決堤灌城廟貌漂蕩無遺後六年耆民周朝賓謂數百年來輸處誠奉香火之地不可頹廢迺鳩率義士質諸縣尹重修觀音正殿三間覆抱廈於前樹鍾鼓樓於左右傍像諸神二十有四前後五載功始克襄因門生周尚友求紀其事夫周耆既能率衆以建廟像神必能率衆以作善去惡所謂作善去惡者非謂如吾儒之止於至善也但能去其太甚斯可矣服勞奉養可以言孝賦役無逋可以言忠隨力所濟可以為仁各得其分可以為公無詐虫愚無窮迫人已甚可以為誠為恕如是則神常保之祐之福自已求之爾有患難時或臨之爾有子孫時或監之又是則鬼神無私親所厭非所全者記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斯言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東明縣杜勝鎮重修玄帝廟記

帝北方玄武神也玄為水為龜武為旗為蛇所以戢邪魔祛暴亂察善惡而鎮靜寰宇者也歷代以來

皆知崇奉遠我
聖朝尤極尊禮南嶽太和山範金為像春秋祀于兩
京而行宮徧於天下東明杜勝集雖非州郡然杭
中州邦畿之交當大河湍流之衝集列省商旅之
財貨亦雄鎮也先年原有　帝廟至嘉靖戊子閼
西郭從道判大名犍河道駐劄于斯謁廟之初見
其規模陋小曰斯地設巡檢以詰盜專府判以治
水夫滔天洚洞欲過以抔土之人工多方姦宄欲
勝以數十之邏卒非神功有相曷克曷襄帝鎮北
方癸水以武為號則止水乃其餘事而毆暴亦其

日監在茲者乃闢陛扶圯大其宮殿塗以金碧瞻
者肅然繼判斯鎮者有隆無替至於謹晨昏之[illegible]
司炷燭之燃關鑰啟閉掃穢濁而禁匪僻者則道
士張宗仁主之四十年來耆民朔望為會香楮積
餘既多而連年大雨垣頹彩剝迺議重修正殿仍
昔為四楹抱廈於前翼亭于左右大門四楹儀門
二楹東為土地祠西為道士所止皆在儀門之外
制雖重建而工料視初為有加事已迺武寧王之
孫良棟來自南都因恩姪寧生烺請紀其績恩按
洪範傳曰簡宗廟[illegible]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貪欲恣睢務立戰勝不重民命則金不從革
顧此一域有兵有水在位君子憂水不潤下既知
崇宗廟而嚴禱祀矣亦嘗念及金不從革之故乎
蠢蠢黎元督之以公役索之以私貸孰不可已而
每後比及廟貌則覦財服役在所得已而爭先以
神司禍福也然神無私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知祈禍而禳禍乃不知作善而去惡雖
媚於奧竈然且不可曾謂
玄天上帝之神

高大參重修懷慶府古陽堤記

懷慶地名河內以其在黃河之北沁河之南黃河
去郡城稍遠沁河偪近郡城穿斷北關而北關頗
在沁之兩涯沁源來自山西穿太行而南下在濟
源河內之交斜倚東注過郡城東北角陡折而南
前人建國域民正取此一灣形勢風水郡城東北
三十里為丹河出山處攔為十八溝以灌田會於
丹達於沁亦在此境河陡折則水多旁溢群溝會
趨則舊道弗能容夏秋汛漲壅沁倒流決堤崩城
恒由於此老氓相傳八十年前為成化壬寅古堤
不固水入城漂沒人畜房屋甚衆太守日照肆公

築堤於水退之後又三十餘年為正德乙亥太守剡城周公重加修築修撰何先生碑記可考至嘉靖丁巳四十餘年水旋堤薄決於上流而南下[illegible]逆於城南關被害文定公書院百楹止餘一室水退人安其舊守土者恐勞民但塞其罅隙而已又十三年隆慶庚午夏大旱河南參政內江高公來自吏部分守河北駐節懷慶躬率父老士民祈禱洽旬驟雨如注者五日河復決於舊隙公立城上督九衢百姓填塞南門城中得免於難公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乃相其高下之宜察其緩急之處築

堤起自回龍廟下達丹沁會流之股凡幾里幾百步僉夫幾千幾百名人樂趨事時加稍食始於是年秋九月不兩月而告成府官均任其責而河內尹康侯用賢尤勤於所事既竣康尹欲紀之於石以示久遠遣使請記於山東愚聞之先民有言燕雀處堂不如鳩鵲之禦雨也禦雨於雨綢繆何及故曰迨天之未陰雨水未至而修堤防者以之孫武有言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為民父母不見有所施為而功自告成者以之乃若官為傳舍肥瘦若秦越有感於凡事豫立也畚鍤未動謷謷已作有感於不動聲色而事有終也豈獨為紀成績而已乎傳曰作事可法

懷慶太守重開丹沁河渠記

懷慶地狹民稠役繁賦重古稱富庶者以有溝渠之利而利於水旱之防丹沁二河皆自北而南下穿太行以達河內之境丹東沁西相距五十里沁出山處挽濟源河內之交東南至郡城又東南下武陟逶迤百五十里入於河丹水歷長平之南並善驛之東出山僅三十里會於沁以達於河丹分十八支派沁分五渠俗稱五龍口曰利人曰豐稔

曰廣濟曰溫潤曰減水而五渠又各有支派引以灌田三代以前無所考志稱秦渠至漢劉頌為河內太守表罷三公水碓而民獲其利則秦漢間已有之流久善氾岸久善崩變遷為淤利為病者蓋也淘淤止突若隋盧賁唐溫造崔弘禮元譚澄代不乏賢我

朝弘治以前屢有濬塞張寅碑可考七十年來利仁豐稔通行而廣濟諸渠久湮隆慶丁卯文安紀公自冬官正郎來守是邦明年戊辰自夏四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公祈禱之餘詢諸故老諭諸鄉民兄

隄興利以祛旱灾不臨以勢不限以時於是四境之内鄉民王傑輩告開廣濟河封科輩告新開廣惠南河任有德輩告新開廣惠北河成孝輩告開高橋河張光裕輩告新開普濟河生員王三汲輩呈於堯王泉新開惠民河公慨然曰前人開河以為民利後人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是所謂弗肯堂於底法弗肯播於既蕃也乃徧履其處窮廣濟分泒之源於五龍口間有存遺址者面濶四丈因濬之深二丈底半之建橋閘四十四座長一百五十餘里可灌田五千餘頃廣惠南北二河亦播

流於沁之出山地名石梯者俱闊一丈五尺深稱之底得三之二南河建橋閘一十七座異流三十五里入沁河灌田二百五十餘頃高橋河易名為康濟河下流雖存而上流久淤乃疏濬三十餘里闊一丈深八尺底稱之建橋閘九座可灌田一百餘頃普濟河闊一丈五尺深一丈底稱之建橋閘九座長三十里可灌田一百餘頃康濟河播流於趙家庄普濟河播流於翠篛觀俱出於丹而入於沁惠民河則引堯王泉以過五花泉闊一丈深稱之底半之建橋閘七座發源於雲陽峯下行十五

里附廣惠北河入沁可灌田五十頃六河共脩橋閘九十九座用夫五千名公又設處穀五百餘石以食之亦古人興作救荒之意也迺六河作始於隆慶二年七月落成於明年二月夫以數萬家千百年之利而成於五千人數月之間則通府喬君梁縣尹喬侯翔鳳率作興事之省乃成與有力焉一達於總理河道翁公翁報曰此舉救河患興農利召父杜母之政復見今日再達於巡撫李公李公報曰河渠成效甚速為利甚溥惠澤及民當與河水共長宜立石備書以遺將來劉邃長之子植

求為之記夫旱潦者天時也溝洫者地利也引而導之者人力也督人力盡地利以相天時之不及者善政也前輩穆文簡公有言江北之待天時不如江南之盡人力盡江南之人力不如脩三代之善政公可謂脩三代之善政者政成將遷而河内之不能久留也宜勒之石以示後世同德之君子得有所考無俾世迷

魯川書院記

皇明右文郡國之學校盈天下治化久而士類懈於舍有不能容達人長者或相山川之形或崇往哲

之跡或改仙佛之宫或即死囿之境建置書院以左右教養之懿然學校公也公則建官授禄書院私也私則有官無官有禄無禄咸得以居掌科戴先生自乙未冬謝政家居後學仰其風多執經問難有志為書院未果也後十二年丁未河氾溢曹城學宫頽壞或勸成初志先生曰匪宅之卜惟鄰是卜吾必待有鄰也又六年癸丑愚避師賊之亂流寓於曹先生一顧而疇昔之志不能已謂城市喧囂且難得直方大區卜地於西郭城堤之右演武場之北位向陽而地廣平謀契既定迺築周垣

百堵中為麗澤堂取兑象君子以朋友講習義也後為二知堂取漢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義也後堂之左齋曰遵賢蓋景仰燕山立號宇延師儒以淑四方來學者也右齋曰企范蓋欲企及文正公之義田義學以教以養宗戚子弟者也麗澤堂之東西有兩門相對循東門而東折北前為集青亭後為薰風亭由西門而西折北前為延馥亭後為歲寒亭皆楊徐二先生所題也取四時之義以名亭而各植以四時之花卉堂下三徑由之南出題其門曰同人于野同人門外二畝方塘中種蓮荷

過樹木亦非宫庐潦義也其東為大門題曰魯川書院有井有竈而執爨而灌花而司啓閉僮僕各有所司作於甲寅春而落成于明年夏凡來學之士治舉業者與子會文於前堂及東西兩亭習童子業者與孫授讀於後堂及左右兩齋先生時執黄老養性書一卷與愚散步其間且曰種植花卉雖不如劉左賢之牛犢賢于謝東山之妓也俾多士讀書之暇畧得窓草盆魚意思可不為牧豬奴戲耳夫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真樂也先生其真樂也扎諸友請紀其事勸之于石竊謂古

今之書院多矣而白鹿洞獨名於世當李渉兄[illegible]讀書其間養白鹿以自娛之時名亦不甚顯世[illegible]末之奇也及紫陽夫子來為郡守著白鹿洞規[illegible]為百世師呂東萊又從而記由是白鹿之名擅天下愚雖乏東萊之記筆而先生郤賢於李渉之兄弟若夫崇儒重道如紫陽夫子之用心亦存乎其人耳諸友讀書其間者動法白鹿洞規達而不[illegible]所學適子適孫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俾斯第[illegible]而無替皆將有感於斯文

儀封縣復民祠記

皇帝大封功臣錫之土田魏國公功惟最所食邑
獨多魏治大梁河南舊有魏國田其在睢留椰店
庄者佃戶常志原輩領之在杞縣馬房村者佃戶
蘭二輩領之計百七十餘戶為田八百餘頃昭在
典籍與儀封迥不相及但地連二縣佃戶或與儀
民雜居洪武中以大河遶儀封遷徙無常水淤沙
塌荒蕪田土　詔民開墾永不起科我
祖宗待君子特厚而待小人亦未嘗薄私治以前上
恬下熙勳戚各守分地百姓安其常業百四十年
鮮有訴於通政訟于有司者正德以後縣官多專

公私營辦一切取給民田無問起科與不起科計
私費不足以給公需而豪民㓂假之弊滋而奸民
投獻之計作而佃戶飛詭之議與有司避堅攻瑕
雖知而不問嘉靖壬辰大地均田志原之孫常濟
援佃戶名奸民李斐蕭通輩亦冒佃戶名以其祖
原墾不起科地已入均徭冊籍者四十餘頃冒作
功臣田土投獻魏國之掌管者因得復其役群
愚垂涎變奸本業逮甲辰間若佃戶若居民若寄
庄民王良王臣羅澤輩效尤常濟復詭獻民畝田
田二百餘頃潛賄狡猾書算以求叢著籍功臣時

無長吏稽查又欲為王良羅澤為之掩救辛
亥陽城王侯國光來宰是邑直往起廢不避權豪
縣民劉庭董知侯可倚請發埋沒侯廉得其詳曰嗟
乎儀封田未及五千一百頃糧馬百需不減他邑
河堤填築役將倍徙奸民之田日轉則居民之賦
日增白諸撫按藩臬咸報如議遂勾稽父老歷查
冊籍既得其情仍令自首先按甲辰後詭獻田二
百頃皆改正歸復外仍復七十八頃其先詭獻四
十餘頃亦輸款歸居民之賦迺均而奸民之伺
漸沮矣侯以治行第一　徵入擢拜尚書封部郎

其後四年交城田侯西城繼至謂王侯大力繼者
不能多得一濟敗百濟生狡獪書算弄將亂我冊籍
非勒諸石弗永吾聞之儀封人張召和曰武宰王
身先百戰以翼我
明與精誠昭乎日月邁其體國之忠必不欲以非分
之獲為子孫後世利今任事於外者第以此為事
非厲已而不知已陷於奸民之厚誣可謂深識人
情而善處天下之事矣若人早得聞斯論何有今
日之紛更王侯體國為民復之於前田侯與人為
善成之於後功德在人皆不可泯勒石以懲來裔

皆百姓之所樂為吾獨有隱憂者正以民田為官
所惜彼寧不自惜顧乃舍其田為人之田夫豈其
本心哉不遭蝮蛇孰肯解腕為民父母原情察隱
拔本塞源無使斯民為所不為欲所不欲是故仁
人有感於曾子陽膚之對也

曹南朱孝子施田置義塚記

成周六典大司寇之屬曰蜡氏掌國之骴禁有死
于道路則令埋而置楬焉蓋先王仁政必窮民是先
故無主者以我為之主不使死者之有遺恨也建
我

聖朝內自兩京外及天下府州縣有泰屬郡屬邑[illegible]
之壇所以祀無祀之返魂也所在而各置漏澤[illegible]
所以藏無主之體魄也仁之至義之盡矣維兗州
之曹縣北連畿輔南通大河舟車會歸之地流[illegible]
聚集之所比及庚申辛酉真定順德廣平諸處
饑薦臻百姓流移渡河而就食者已不啻七之[illegible]
曹其必由之路不及渡而殍者甚衆邑有孝子[illegible]
紀方出於廬見不掩之骼不收之骴喟然太息
漏澤之園無幾而道路之死者何限大御鴉[illegible]
者避道　人為之掩泣乃于城北八里施田[illegible]

畝有主者任其自擇而無主者[illegible]取而掩之闔
里父老美其德而欲傳之後請記於石吾聞孝者
推愛親之心以愛人友于兄弟者視人有同胞之
念孝子離家室而廬于塚上不飲不腥者三載迺
弟令晉江按山西江南淮北十年在外其生事葬
祭與夫幹理家蠱孝子之力居多其孝友素著
未可便許以愛人以同胞然其一念之厚亦可以
無愧矣他如置義學延師儒施義田以厚鄉族
廟宇以益學校此皆昭昭於人耳目者故紀之[illegible]
以俟觀風采焉

懷慶府教授馬先生學政記

卿無圭田仕不世祿無恒產因無恒心者曲士亦
與民同守令之賢者廉者自立者時時有之教職
原為家貧親老無之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比
比皆然其廉如賢守令教國人如教子弟吾聞諸
父老成化間有洛陽閻禹錫掌教開州弘治間有
莆田鄭劉掌教東明皆無負　國家建官設師之
意今豈敢謂世無其人五十餘年目睹而親炙者
懷慶府學教授馬先生其人也其次河內教諭鳳
翔王應元溫縣訓導[illegible]邑張修己馬先生鄉[illegible]三

十年終始學校蒞封今後又三十年餘矣弟子樞雖編入郡志而未詳又無力請祀諸名宦追述而為記曰先生名乾字體元保定高陽人中弘治十四年順天府鄉試明年以副榜署山東濰縣司訓陞膠州學正至正德十三年始來吾郡端嚴凝重不苟笑言時在學生徒僅百二十人東西兩外號家室六十區文會堂之東西內號三十餘楹其不住外號者盡收入內號冬春之夜相伴讀書晝則講書改課無暇時諸生日不至者考月不至者申提調季不至者申提學不俟按臨而黜退者十有

三人亦多取怨郡守諸公顧勸以寬亦不聽學糧出入皆無留難大戶樂糧不久儲而席草銀無所用來餽亦不納曰待供諸生月考飯或勸以舉會饌之典曰是必干有司有司有所沮抑則廢吾事吾惟盡吾力之所能為與其所得為者而已後三年陞國子監博士尋轉監丞監規之嚴前後無與為伍弟子入監時先生陞魯府長史去已五年矣諸生有越不率履者監前老稚猶云馬東廳在寧有是吾因諮其行於高陽諸其教於膠州於濰縣之國子生全盡始終一致而內外一誠者也次州人

曰郡有富家謀為王妃上下皆可獨長史不可賄以三百金則叱逼問者出王亦願聘與之語先生曰若儀賓則惟王所欲世子妃異日之國母也不可易易為之憶當時怨謗者曰除丹徒後行得着他處有貴家公子行不得又曰麤非本心也彼見學校無大利耳寧知嚴國學無異于鄉學麼臺數百金猶貧士之數十錢也江西胡居仁曰今日之官只有教官做不得全盡惆司教者遵時制逐文藝之末而不探德行之本也不念六經德行之淵藪講經所以教德行故曰工居肆則事成農力田

則訟簡終先生之任士不從市井飲博則非僻無由而至不交有司而降志辱身者寡矣此皆學文而兼修行之功效也漢唐宰相有如先生者后妃之家安得以不正進今天下之官民者不愛民錢而不緩於農事官軍者不尅軍餉而戰必身先士卒則百姓自無不得其所而天下自無不治矣豈必井田丘牛乘馬而後列之循吏名將傳哉高陽諸君子夷考其行如爾前輩之語我者尚合祀為鄉先生云

懷慶趙貞女祠堂記

太行山壁立萬仞而鮮峯巒丹沁二水飛流直下
而無盤旋縈廻之勢人生其間以血氣用事者則
徑行自遂而不顧人情律法之可否以義理用事
者則純一無偽而不二三其德或稱兵向闕以為
忠或埋兒割股以為孝或仗節斬弟以為法或觸
槐㬅面以為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莫知其
他者孟子傷其舉一而廢百人知其一者孔子美
其篤信而守死其行過乎中庸其志誠可憫也志
節可以驗人性俗尚可以識山川史稱其俗剛武
而好氣任俠盖有見於此云逮我

聖朝河内趙氏君大使剛之女未笄而父母許聘同
邑庠生王璁子錦錦父早卒而母孀居恒産漸薄
六禮不備許聘十年而未歸錦以疾卒貞女往哭
盡哀及葬欲殉顧姑老在堂義不可舍遂歸于王
之室以事其姑閉門毀容勤女工以為養後數年
姑以壽終營葬畢而自縊於寢室時弘治十三年
也遠近聞而赴吊者以千數題咏珠聯前太守長
山徐公奏祈旌表既得　旨為之立祠祠止二楹
在懷慶府前譙樓之下臨街衢而無門垣几越六
十年矣郡人婁樞每過其祠輒喟然嘆曰坤主靜

而鬼尚陰貞女生在閨閣人罕一見詎謂歿而[illegible]
衙市喧囂是非所以崇神乃所以瀆神也[illegible]
州衙内有夫子之廟左獄右庾譏喧歷年[illegible]
為州守始遷於地之東南高明處有能崇[illegible]之
改移置貞女像於窮僻之處或贖取王氏趙氏之
舊宅建置四楹週匝以垣啓閉以門則我願執筆
以隨其後豫撰祠記以勵風化曰之死矢靡他婦
人之貞也共姜以後世恒有之其或迫於盜賊[illegible]
溝壑蹈水火罹鋒刃者女子之貞也竇氏二女是
已乃若女子之孝以事姑貞以死殉古未之有聞

實自趙女始也執者以為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未醮而死似為太過然獨不聞
季札解劍以懸徐君之墓乎曰吾心已許之矣豈
以死而二吾心哉劍與心二物也不以死生二身
與心一人也已許於十年之前無改於十年之後
似未為過也錦之行不可知可見者有先師何侍郎
詩集中有載與王綱夫倡和錦有如是之妻如是
之友死而不朽貞女之神如在者亦可以無遺憾
矣文上太守關西孟公公即日贖取趙氏舊宅計
僻地比府第價羨三倍適有富家子棄前聘女而

謀為儀賓女家訟於官公罰使建祠而益以舊第
之價規制咸如擬議嚌民以禮自得大惠而不費
之仁修道立教克遂夫崇源立儒之志云

碑

懷慶太守孟公去思碑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數來當時之譽源繫後世之
思今之官人者公聽訟則上下稱明完兩税則上
下稱功不愛錢則上下稱廉設官分職授以須知
能盡之者為良有司語及百年積弊生民休戚大
政理亂多遜避而不敢當兩漢四百年間良吏為

盛其間豈無廉者明者課最而功者循吏傳鮮有
述焉所述者或治陂田或息盜賊或興學校之教
或制婚嫁之禮民之思也或立祠于九真或樹碑
於桂陽或感于下而被徵遷道或聞於上而録其
子孫蓋雖廣小惠易以悅人而計謨遠猷久而後
見也吾聞其語吾見其人者吾懷慶太守渭南孟
公嘉靖甲子之夏初下車即詢于鄉三老曰懷慶
沃壤田視他邑稱豐而逃亡屢視他處又共者何
也僉曰郡地夾於山河田視他郡為富而賦視[illegible]
郡為重加以五驛五遞冗費百索須民[illegible]

田糧者不均之中又不均焉公曰冗費脫籍事在
我邦太守可得而除者可立而待也大勢不均事
屬彼邦太守不得而專者可徐而圖也首廉知河
內十萬賦税前此縣官能徵九分即以報完其積
欠之一分與巨盈庫之有派而無徵者 不在流
民而在交通胥吏之富室痛懲一兩家民始稱快
白蓮妖賊流毒列省公擣巢穴于濟源獲渠魁於
平陽家
恩錫予驛遞則昔之用民支應者改為官支市肆則
昔之供官買辦者悉歸民利乙丑春修學宮其年

冬修倉廩明年春修郡志移衙前貞女祠於僻地
以遂其貞靜之志拔六邑之俊彥於府解為延師
以作人才修橋梁治溝洫崇節儉正風俗凡百非
一時之謀而動為永世之計至於廉明課最官人
守數之常者不可殫述甫二載而按察山東兵備
畿內之
命下馬群黎泣岐曰天憫吾民庶幾再試於河南乎
今纔踰年而去後之思恒多於當時之受惠焉濟
源之山林者曰寢得貼席自公除大盜始也修武
之墾田者曰歷年荒蕪自公為我種植也六邑田

價咸倍於甲子之前流歸衆而地差寡也村村老稚言及輒流涕若失所怙恃者鄉民張孝先實相庠生閔闇崔絕武生王轍率衆求紀其事此樞中心之所欲為者不求不可以已求其可以不文辭聞諸五代時有劉審交者為汝州防禦使及其去也百姓為之樹碑建祠太師馮道曰吾與審交為僚友視交亦無過人處但人之所不肯為者交獨能為之耳夫節用而愛人孰不能為但人不肯為而孟公能獨為之耳姑記於此庶觀風者得有所據而異時修史者得有所考以為循吏傳云

政弛繩亂政猛絃絕多辟多方疇咸一德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斲輪淑問不井不苦智烹小鮮勇除巨鱷義服隣心仁周民瘼爰及朽人偕偹郡史指授方畧多自裁處表正風俗先崇節義貞女建祠幽方攸遂敦尚儉朴源自儒家百金肆筵不飲一茶去甚去泰居者自安迺慰迺止流者漸還沁水之湄行山之阿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蠢蠢黎元誠意動天不我遐棄巡撫河南井崇勿翦青簡不遺五尺之石百世之思

婁子靜文集卷之四

曹南門生王元[illegible]

史考

讀通鑑法

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通鑑之大旨也亦古今萬卷書之大旨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讀通鑑之法也亦讀古今萬卷書之法也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四代之書備矣自諸侯出孔子所以修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自大夫出温公所以集通鑑故曰初命晉大夫為諸侯吾嘗考之春秋當始於平王元年天王東遷於洛然不始於平王之始而始於平王之終或文獻不足而四時不備若胡氏下闕之說則鑿矣通鑑當始於獲麟然避續經之嫌故托始雖在於七十八年之後而事皆備乎七十八年之前善惡昭而鑒戒著非若諸史之記多而志寡文賦直削而不録無莊騷濫觴左氏浮誇之弊直書其事而意自見亦不假於儒者之穿鑿先正之立意雖王

能救舉而悉辨之姑與首章撮其未發之意以為
讀者之法可乎如讀趙簡子舍伯魯而立無恤則
知趙之所以興智宣子舍宵而立瑤則知智之所
以亡立嫡不可不慎也宣子不聽智果以全宗又
安能聽尹鐸以免難伯魯棄訓辭於生前又安能
導遺命於身後乎讀智國之論則知弱不可侮彊
不可恃段規任章亦非嫁禍於他人知彼知我行
之能者也襄子去邯鄲長子而之晉陽地利果下
如人和也智伯以才美彊亦以才美滅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孰謂絺疵智能發二家之隱獨

不知瑤不可與共國果同姓也尚可別為異姓疵
異姓也乃待事迫以求之齊孰謂豫讓忠何不漆
身吞炭用諫於求地侮人諫而不聽相待可知國
士之遇無亦豢養之私乎然猶勝中行氏畜以衆
人則孟子犬馬國人之報又驗矣襄子舍子而立
浣是善用叔齊之意國人乃承其意於三世之後
桓子逐浣而自立國人乃殺其子於一年之餘無
異吳光之刺僚也禍福無不自爭遜以求之者春
秋公薨不謚葬乃謚智伯無後三家必不肯以亡
國之敵與戎君同謚為襄又足以知戰國謚法不

明妄議於生前不如春秋定論於數後也一抵鑑
鏡也讀通鑑而不知反觀是有鏡而不以自照與
無鏡同也反觀而不知從善以改惡是徒照而不
能正其衣冠與不照同也舉此一端以見焉立著
述以詔後世之意讀者推類以盡其餘斯無負博
學謹思之功矣

周晉唐女寵流禍考

周幽王嬖褒姒廢太子宜臼晉獻公寵驪姬殺太
子申生唐明皇納楊妃一日殺三子人倫乖亂亡
家之禍一也以上第一節言周晉唐女寵亡家之禍同宜臼廢而申侯

怒引犬戎攻宗周王舉火而諸侯莫至虜褒姒而弒
幽王申生死而公子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卒奚
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殺惠懷祚短不克
有終九子之禍四世之殃一姬之故也明皇既殺
三子寵胡人安祿山為兒內則出入宮壼晝夜無
閒外則專制三道十有九年安史陷兩京明皇奔
蜀身不自保敗國之禍一也以上第二節言周晉唐女寵亡國之禍同
貽禍於當時人皆知同出於有罪流禍於十世而
未考同出於有功宜臼立為平王犬戎恃功逼宗
周王下令曰能逐犬戎者即有岐豐之地秦襄公

逐犬戎舉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與之而東遷於洛周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者五百年卒滅周者秦也（以上第三節首一條言周因褒姒以亡國秦復周有功周以國與秦秦卒滅周）重耳在外十九年得以還國者皆其臣狐偃趙衰魏犨諸人從亡之功各變以地分為六卿併為三家晉遂空名於六卿之上者二百年卒滅晉者三家也（以上第三節次二條言晉因驪姬亡國六卿輔晉有功晉以地封六卿六卿卒以分晉）安史父子自相魚肉之後僕固懷恩恐事平而權損奪乃招思明之降將請以河北之地各封以大國世為藩鎮儼然一敵國也唐家世受其侵凌之患何[illegible]藉其干城之方自代宗以至昭宗與唐相為終始而唐卒以不振亡此又流禍之遠而周晉唐若出於一轍也（以上第三節次三條言唐因貴妃亡國禍成安史史思明之將來降各封以地遂成藩鎮藩鎮與唐相終始而唐亡）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當犬戎逼周之時使有管仲九合諸侯尊周室攘夷狄自能逐之出境即使功在秦襄仲必能一匡天下嗣王不得與人周秦伯不得受周於嗣王周室可無偏安之恥矣（以上第四節首一條傷世無管仲故秦伯得以吞周）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趙襄辭主於河上畏罪也非貪

也從行有如介之推者將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賞五人或以官不以地或以地而僅於百里尚何有後來尾大之患耶（以上第四節次二條傷六卿不如介之推是以貪功而封邑過制）諺云覆巢之下無完卵安史既[illegible]可畏者已不足畏不足畏者乃為可畏耶使[illegible][illegible]任子儀必有所處尚何有二百年迫脅[illegible]之虞乎（以上第四節次三條傷代宗不用子儀而信懷恩是以成世謀而立藩鎮）[illegible]然女寵在內不有奸臣在外相煽為惡安得禍及於天下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說詩者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褒姒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以上第五節首一條言褒姒皇父內外相煽故能成其惡）與春秋傳佞人梁五與東關嬖五說獻公居群公子於外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主亂者驪姬成亂者二五也（以上第五節二條言驪姬與梁五內外相煽故能成其惡）唐史奸臣傳李林甫杜邊帥入相之路請邊帥專用胡人故祿山得以久任而成患於外陰賂左右之近侍雖夜半發言重門遞至而預為之地非林甫不足以當帝心故能蠱其君以極其欲於內

以上第五節共三條言貴妃林甫內外相蟜敗亂此忍與宋儒真德秀有言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趙客所謂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便辟左右及夫人優愛孺子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所謂桑雍者也易傳曰凡姦邪之見信於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以上第六節引易傳戰國策太學衍義言姦臣女寵內外為患古今之定論也嗚呼嬖妾小人蛇蟠鬼附內外膠固不可解雖有忠臣義士所謂吾末如之何者此中庸論尊賢而必以去讒遠色賤言也去

讒遠色何者為本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好諛悅色人心也本危而難制用賢好德道心也本微而難廓是故惟精惟一必歸之於堯舜也不言中庸去讒遠色在於尊賢本之君心則書之人心惟危道心微惟精惟一之功也

漢潁川馮翊太守京兆尹考

潁川豪傑相朋黨前後二千石莫能制趙廣漢為太守善為鉤箭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入為京兆尹韓延壽代治潁川乎其怨讎教為禮讓百姓和睦遷東郡太守入為左馮翊黃霸代延壽因其迹而潁川大治廣漢之為[illegible]

下發於至誠吏民咸樂為用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一日以私怨論殺男子事下丞相魏相按驗廣漢脅丞相夫人殺侍婢乃將吏卒入府召夫人跪庭下收其奴婢去相上書自陳帝惡廣漢竟坐要斬吏民號泣而請代者以萬數不報延壽之為馮翊也上禮讓好古教化吏民敬畏如神才名在前太守蕭望之右時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illegible]

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御史又承順風旨得延壽奢僭踰制私鑄尚方刀劍治飾車甲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望之在宣帝時與丙吉同位三公意常輕之司直奏其遇丞相禮節倨慢詔左遷太子太傅元帝時外戚許史放縱宦者恭顯擅權望之欲清朝政請罷宦官由是大與許史恭顯忤巧搆其罪又知望之素高節不肯屈辱請逮於獄望之自殺○延壽代廣漢蒞所當革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黃霸代延壽因所當因人之善亦我之善也廣漢之脅丞相與而[illegible]

禮者也延壽之於望之居下訕上者也古今咸
惜二人之死為定國無冤之累延壽則蕭望之云爾
相視尹猶尹視令也長安令有罪天子下京兆尹
按驗令將吏卒辱京兆尹夫人吾知廣漢之暴矣
侯奏聞而手刃之矣望之之按延壽也不欲後來
者有加於我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者也其輕丙
吉也惟知我之才足以有為不念彼之有容德乃
大也我為君子且不能容人許史恭顯為小人其
能容我乎丙吉黃霸獨以寬厚令終魏相雖不逮
二公之謙亨亦不蹈三子之悔吝是以君子重器

識惡皎皎而小驢虞也

漢匡衡劉向議甘延壽陳湯功罪考

大凡議論不公多緣考案不明案苟明則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讀未終篇而公道自見矣漢甘陳之
功罪唐維州之取舍古今人咸無定論愚以為當
後世儒者未詳考其案爾初漢宣時呼韓邪單于
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
于入朝稱臣郅支自負其彊遂收呼韓邪之地西
破丁零兼三國而都之因求侍子漢遣司馬谷吉
等送之歸國郅支單于怨漢遂殺谷吉等數百人
兼併西域諸國諸國咸怨畏其彊大無如之何漢
遣使三輩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漢使者不奉詔
且以驕嫚之語辱漢家天子痛恨郅支背叛禮義
殺漢使者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萬里勞師動衆
故隱忍而未發建昭三年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
陳湯俱出西域上未有命討郅支也二人因西域
諸國皆怨郅支遂矯制發屯田吏士驅烏孫兵衆
延壽欲奏請湯曰大事非凡所見議久而謀泄乃
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遂將諸國兵與單于連戰
於康居國斬郅支首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人生虜千餘人并得前後使者所持之節二人
上疏請縣郅支首以示威服萬里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韓延壽以為月令仲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
縣將軍許嘉右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
施時方盛夏手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詔從將軍
議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
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移書道上按
驗湯所虜獲財物入塞者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
里誅戚施敵宜有使者迎勞於道路今反收繫按
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所過縣次曰

酒食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生事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與湯承聖旨總百蠻之君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立威萬里諸單于莫不鄉風稽首累世稱臣立千載之策建萬世之安今不念其大功而追論其小惡似非宣王燕吉甫春秋美齊桓武帝封貳師不錄細過義也宜尊寵爵位以勸有

功於是天子下詔議封議者宜賞以補單于之功匡衡石顯言郅支逃亡于康居國非真單于封千戶匡衡石顯復爭僅得封三百戶其後王莽秉政欲火服人心始論甘陳之功封其子為侯為元帝立廟首以誅單于闢地萬里功高百代為據

此乘春秋賞罰之筆須明春秋誅意之法春秋之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而專國家者專之可也甘陳出使萬里豈無事而慢游哉先意承順固當在忠臣孝子之列不請命而行恐犯大易[illegible][illegible]不寧之戒兵始集而自劾實春秋先發後聞之旨[illegible]昔人謂功過當相準愚以為有功而無罪功過大將軍驃騎將軍三十萬衆出塞而未能成之大功武帝求之三十年而弗獲者也豈獨向知之匡衡石顯亦知之使當時甘延壽妻顯之姊則顯之議封當上於劉向之先而丞相亦無許多駁難矣丞相乃秉公折獄之人豈兩詞之俱造哉縣首一經於許嘉案驗不直於天子議封三屈於劉向宜可以息爭矣乃復謂郅支逃亡非真單于夫逃亡者豈漢家能破其幕耶抑彼之勢大而兼併諸國耶彼遠之康居康居王畏其勢妻以女彼遂殺

其女而據其國此豈逃亡者耶不謂之單于而何哉自春秋誅意之法不明荀悅曰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胡氏曰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議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者未免以功利言之也此皆兩可之辭春秋之法不如是之含糊也

唐牛僧孺李德裕議維州取舍考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言吐蕃得之則不憂中國中國得之則不憂吐蕃[illegible]

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其後李德裕守西川楊
威招致維州守臣悉怛謀以城來降於是南蠻震
懾山西八國皆願內附德裕上言請以三千人擣
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下群臣議皆請如德裕策是
時宰相牛僧孺與李德裕各立一黨以相排擯恐
德裕成功復入相從中沮之曰中國禦戎守信為
上彼將責我曰何故納我叛臣將牧馬蔚川不三
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天子從其議命遣悉怛
謀抵虜令彼自戮吐蕃殺來降者於境上極其慘
酷快兇虐之情絕忠款之路群臣皆以為失策帝

亦以為不直追贈悉怛謀官爵○嗚呼自古奸人
亡人家國皆本於嫉功臣失大計也鄉使悉怛謀
効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維州歸功於宰相則封功
受賞可比單于僧孺挾虜勢以要君不三日蕃騎
至咸陽橋未聞失勢而能至得勢而不能至者也
僧孺不足責已獨惜夫溫公以僧孺為義以德裕
為利且有攘牛攘羊之喻不念牛吾牛也為盜所
刼牛不忘故主自逸入吾家何乃無仁心於戀主
之畜還之盜賊使殺戮以快其忿哉或言是時溫
公方柄國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
諒祚以降公力主其不可平生惟以和戎為便欲
堅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嗚呼謂公不通詐而過
聽僧孺也則可謂公為附會而故抑德裕也則非
武宗知贈怛謀於既死而不顯戮僧孺於猶生何
益之有此與孝景悔誅晁錯而不戮袁盎者同科

劉元城引子產立公孫洩明張湯杜周不入
酷吏傳者

先儒之論有言之似可聽而實非者衆人之所喜
談有識者之所弗與也按春秋傳伯有為厲子產
以謂鬼有所歸則不為厲乃立伯有之後良止以

奉伯有之祀又恐其誣世惑民也子孔雖不為厲
乃并立子孔之後公孫洩以奉子孔之祀宋馬永
卿問劉元城曰張湯何以不入酷吏傳曰班固於
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獨盛有恭侯純者
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
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
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
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
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嗚呼患斷言者非
惟不識班固之旨并亦不識[illegible]不觀[illegible]

史之詆訾張湯乎曰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曰舞文巧詆曰文致于法此皆酷吏之尤者以私怨論殺御史中丞李文則與魯謁居表裏為奸以三公之貴則與奸吏摩足及上問則陽驚上以湯懷詐面欺遂令趙禹致之死曰奸曰諂曰佞曰詐凡湯之隱惡所未發者班史皆有以發之獨不畏湯之曾孫大司空張純見之耶盖班史列傳本遷史世家其父其子其祖其孫或賢或否通列之於一傳若以湯列酷吏傳則賢相張安世之謹尊立君九卿張延壽

之至誠克讓皆置之何所又不聞大儒莫如董仲舒何以不與伏生丁寬並列于前漢儒林傳循吏莫如卓茂魯恭卓魯何以不與衛颯任延並列于後漢循吏傳作史者又將誰畏耶其推東漢之先世則不諱定王發之命名其推班氏之先世則不諱子文之於菟安有不畏君而畏臣不為已而為人者耶

諸史天文五行圖讖考

天文家以懸象占世道之安危讖緯家以推步談運祚之短長五行家以時恒沴得咎極徵人物之休咎夫福善禍淫惠吉逆凶天人之交與而易見消時有不然曾謂不修諸人而求諸天道之難明者乎知天知命無如孔子孔子罕言命天道不可得而聞列乎所謂仲尼能之而能不為者此其所以為聖也知天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謹厚明理者斯可矣謹厚無如高允允雖明曆數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惟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之為愈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京房眭孟遑乎是何至于得我道以亡身乎明理庶見張衡

衡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要世欺罔是以劉向父子閱定九流不載讖録且律曆九宮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愚獨以為圖讖皆出於附會也歷年久而人事多豈無一可附麗而取應者夫圖讖三代以前未有也始於始皇之世盧生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後人遂附會曰而不知乎胡亥之為胡使當時圖録曰亡秦者楚也而不知乎楚之為楚亡秦者趙也而不知趙高之為趙亡秦者陳也而不知陳勝之為

陳則亦何所不應哉吾請發附會之謬以釋後世
之惑可乎漢劉伯升高陵侯興兵討王莽　古之
好人之附會易文者曰此在易文不占而可知漢
兵之不能興也易曰升其高陵伏戎于莽三載不
興升者劉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也莽者主上名
也是不占而可知也莽大悅此即亡秦者胡之訛
讖也其後漢兵誅王莽何以不應附會之說也唐
巨賊黃巢作亂昭宗改元廣明附會者曰唐去丑
口而加黃為廣此黃巢代唐之兆也此即白水真
人之辨字也其後黃巢為唐所誅何以不代唐耶

以此知讖文有應者蓋千百年之久不知幾万事
幾萬言其中豈無一偶值而相似者乎守正君子
須先識其不應者之妄然後可辯其應者之妄至
于五行以金木水火分春夏秋冬蓋見夏熱而冬
寒春生而秋殺似矣土於四時無不在謂無日無
土也豈謂立春之一　日數至七十二日為本自七
十三日數至九十日為土顓頊帝堯決不如是說
也後世援大撓之甲子為干支以定人生之貴賤
壽殀小道破義已見非于呂才義雖正特辭氣之
間抑揚太過如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　坑卒

豈無為善者命不足信善亦不足信乎吾嘗譬之
善惡吉凶猶農夫之動惰飽飢長河決堤湮沒萬
頃豈問其勤其惰哉而良農自不以水旱廢耕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愚則曰人性之謂命小人性
勤稼穡工商命常溫飽性好游手蕩業命多饑寒
君子性如高允邦有道不廢邦無道不廢性如京
房睢孟邦有道難免於刑戮邦無道難免於刑戮
偏性不改便是大命不通中庸道其常毋矯以變

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

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
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
理志稱魏地觜觹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
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為觜觹參之分野矣又曰衛
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魏郡河內野王朝歌
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
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觜觹參之分　野河
內之野王朝歌為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
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
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

之衛與後所都之衛文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内屬
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内河東皆魏地是
以河内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内錫
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内之域屬衛與
屬魏之制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
為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
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
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滅
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

都帝丘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
襄王十七年以河内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
以地楊樊溫原欑茅之旧也使河内屬衛天王安
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内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
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
周國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
家分晉而河内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
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
魏也且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
有衛風唐即晉也今山西全境者是也衛則衛擇

東郡汲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内無疑矣漢[illegible]
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
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
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
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
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illegible]
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廿二
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
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維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
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

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
也樞獨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
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
河南志以河内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
衛室壁分野且河内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
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即為觜觿之分野而東
去濮博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其
乎晉天文志亦[illegible]謂河西四郡為室壁分野乃[illegible]
岐雍遠分於六千里外益不可曉[illegible]記天文[illegible]
室至東壁為并州分對[illegible]冀州[illegible]

並為并州即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并室壁之分野所考
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為益州分野星
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
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為益州即今
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
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之難步者乎信乎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旨而地里
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
者古屬山西卻在山東今屬河南卻在河北古者

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以占地
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
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
今衛鄘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
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
地也地非衛地則星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
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
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猶介心多憂思也
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
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為魏地則

為觜觿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卷四終

論

兇

媢嫉妬三字皆從女本婦人爭寵之文君子取之以名爭權倖利者最善名狀夫妬寵而好勝爭妍而取憐不顧夫之存亡寧計家之成敗哉秦誓之作穆公深達賢不肖立心之旨此其所以霸天下保有子孫子孫不用前一節以公天下專用後一節以謀鄰邦而卒自中其禍趙高謀扶蘇李斯有難色高曰扶蘇立而蒙氏用君能為之下乎秦亡遂决於此愚觀自古亡人家國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太史公傷之曰宰嚭譖胥夫差後亡上官訴屈楚王執黨忌納女楚建走袁盎謀錯七國倡禍是又來林甫逐九齡而祿山亂盧杞走懷光而朱泚叛僧孺忌德裕而維州陷秦檜謀岳飛而臣虜成卒之所嫉者去而用嫉者亦隨以亡幸脫於身者至於子孫世有家國淪亡而奸臣妬婦獨能保有之孫哉若大臣不讀秦誓雖平有終亡矣岳獨愛青一武夫耳武帝移愛大將軍者愛驃騎故人下移趣青者趣去病青不怨帝不忌霍不讐問

不聽蘇建之說以作福不用覇之謀以作威若武臣不讀衛青傳恐雁難識之缺也良賀二宦侍耳順帝詔九卿舉武猛惟大長秋獨無所薦賀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結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乃辱若內臣不讀良賀傳難乎免於椰宗元守愿之譏矣吾儒豈特爭權謀寵之大者愧彼二人即竊名幾利有愧多矣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後徵王式江嫉之率諸經生置酒因辨難駒自知其能弗如也慙於諸生罵言以俚語式謝病去爭如張子厚在關中坐虎皮講易一旦接程氏之兄弟遂撤去後人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勇之一字最善名克顏淵克己亦由此進

伐

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豈矜能伐功者帝以為訓蓋當時三苗雖兇之竄必有不欲成人之美而忌其成名成功且伺其自多自大者帝欲泯其形迹不然何謂何畏乎三苗雖兇孔壬易傳曰唯其知之先大以能含蓄此言極有意味尋常人只

欲鉶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鉶愈生愈匿愈盛不
胃去根本上理會自卯巳未先大胷中淺狹纔有
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
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氾溢若瓶大則水
不氾溢此孔子所以傷管仲之器小也誠以東周
事業望仲而深憾於仲之自滿也故曰葵丘矜而
九國叛古今豪傑之士為一字之累多矣同一地
耳無面目所見者即富貴所歸者也同一事耳悔
無成功者即還書暴誇示群臣太子者也同一儔友
耳環諸而族者即羞與為伍者也不矜不慚不慚

不戚何不忍少須臾以俟夫果爾有終吉耶若皆
志於功名者未足與議也功名而矜矜在功名之
外矜者富家之刼盜也道德而矜矜在道德之中
矜者貞女之思邪也意方萌而德已喪豈待形於
言動耶乃近世儒者薄功名而志道德美謙盈損
益之訓亦既講之熟矣董常顏子之喻亦既非之
久矣奈何謂天下賢者無如異端及門之徒德比
顏子賴天之靈二千年以來偶有此見是何言與甚
九淵曰誇人者必為人所毀以酬庸封功之大典
而出於炎印氾濫之群言生既不得致徵入朝畫

猶將甘私邀故里吾以志功名而[illegible]
志道德而累功名者先生節義文學功烈甲天下
是三者皆道德之將相也若能去得矜之一字幽
天下士孰不易傾覆而為栽培將廟食與國要
極耶先生弘遠天下士而天下士之遠先生也亦
弘矣

毖

忿生於立當敗始於自攻此古今之通患而大臣
所貴乎休休者也吾儒常小蕭曹為刀筆吏今讀
蕭曹傳二人微時相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

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何之
約束何舉參不以為讐已參遵何不以為軋已乞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此前漢之治所以亞商周
而高出百代者也王珪魏徵豈不識建成非秦王
之比而欲輔之以成事哉亦豈忠於所事而不計
身之存亡與事之成敗者哉瀛洲之登匹夫匹婦
仰之若天上人二子宜首選而恥不與惡其成而
樂其敗者久矣黨錮諸賢亦人耳被其容接者既
有登龍門之幸則為其拒絕者寧免撻市朝之慚
乎北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甥盧玄止

之曰制文事各有其時然為此者詎有幾人宜
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雖不德其死老子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可尚不可過尚者過則爭
者進京佳浩之死也魏之怨黨禍之成皆可鑒矣易
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學易可無太過矣程
蘇朱陸皆善學易者也鄉黨朋友自為一宗相怨
一方顧為鄉愿徑簡者小也奸人目之而道學之
禁所由起矣正德初河南湖廣兩藩互相攻擊而
北成蝸蚌之勢而入黨收漁人之功常聞諸前輩
云某也有瀛洲之疾為相日引詩文友某也有崔

浩之疾為文數榜其門第洛陽劉少師若罔聞知
此真休休之器度可與子文之物我無間原憲之
克伐怨欲不行者同科嗚呼聖人之無我顏子之
不校不可得而見矣有如子文之忠原思之難者
則吾許其為仁矣

欲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古今鄙
貪人若干態萬狀無出此四字吾嘗驗之此輩每
戢儆於有國之初而大肆於承平之際盖承平日
久則人曼安而俗奢靡曼安必厚於自奉奢靡每
資於奪人周詩云殷鑒不遠今之所監宜莫如元
國初儒者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
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内無事士大夫安
富貴而養功名職於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
為賢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偷其祿位顧
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佞佪濡縮苟
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
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
而遂莫之支焉我

祖深知此弊刑亂邦用重典當時君子畏法小人
樂業其後貪廉相半猶知諱名馴至今日則歐陽
修所謂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小學嘉言
漏於是矣嘉言之篇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
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今之貪而富貴者豈
獨鄉人榮之士大夫亦榮之廉而貧者豈獨鄉人
惡之士大夫亦惡之風俗至此獨立不變者幾希
回風向化鼓舞之機繫乎上而輕重之權存乎所
上以子婦待群臣則群臣亦以子婦自處自禮所

至庶恥自生各奏爾能猶恐家不辦也上以備[illegible]
待群臣則群臣亦以偷姦自處乘隙則問乘隙[illegible]
偷雖日撻而不可改矣忠信重祿乃猶背禮犯義
則籍沒之法加於太甚者可也至於移風易俗尚
貴辭說諺云眼前見利偽不如吏今人猶知願儒
而不願吏者以俗之重儒而輕吏也是俗孰使之
然耶嗟爾貪人無自貽災必棟宇有燕巢[illegible]
爾君子無然泄泄狡兔致災將罹於雉

財成輔相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朱傳謂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
不及則分之偏程傳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
之法秋風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則指之小[illegible]
今觀之當堯之時羲和四岳九官十二牧群聖[illegible]
集是謂天地交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時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月有大小歲有餘閏十五歲不閏[illegible]
以冬為夏以夏為冬閏歲月無小大則以朔為望
以望為朔此聖人財成天道以齊其所不齊也咨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絲績弗成使禹治之此聖人財成地道[illegible]
理其所不理也惟明明后旱潦有備兵荒有備[illegible]
變脩警診恒修警財成天道豈獨制曆明時哉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先聖也後天而奉天時後聖也
導水利以利民防水害以貢民限華夷以域民繕
城隍以保民大而分田制井小而移民易粟此咸
地道豈必鑿山開道哉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先聖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後聖也天地生民而不
能養民堯舜命稷之辭今則大司徒之職也天地
生民而不能教民堯舜命契之辭今則大宗伯之

職也皆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也大抵財成輔相合
而言之一道也財成正所以輔相也亦無天地之
分也輔相天地正所以左右斯民也財成輔相即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也左右民即中庸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也此中庸與易道相為表裏也

惟危惟微

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四句先儒以為萬古心學之本祖中庸序曰危殆
而不安微妙而難見此朱書傳曰人心易私而
難公故曰惟危道心難明而易晦故曰惟微似[illegible]

亦未明蓋危字正與微字對猶言彊弱多寡也危
如論語危言危行之危言人心之熾盛也微如孟
子之所謂幾希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又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
也者幾希正見道心之惟微也危殆而不安之下
文云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此二句說得極好方以
危訓盛也下文又云危者安微者著此二句又差
了乃以危訓殆也蓋朱子本旨只主人性皆善而
無惡若說人心盛而道心微有妨性善惟其曲為
回護是以是非錯雜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便說道性即是理理無不善何相近之有哉
孔子相近之說獨作非性之本堯舜惟危之訓難
作危殆不安皆緣有所主也朱子語錄又云知覺
從饑食渴飲處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
是道心說的支離了又曰饑而食渴而飲便是人
心如何而食如何而不食便是道心下二句近似
上二句差矣蓋饑而食渴而飲聖人以至愚夫愚
婦一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知孰為人心
孰為道心也君子食無求飽道心勝人心也饑者
甘食渴者甘飲人心勝道心也安於品節限制道

心從禮法中生也饑食之人則人[illegible]
道心也賤之而羞惡生焉亦道心從性而生[illegible]
下此則紾兄奪食人類入於禽獸矣推而[illegible]
逸莫不皆然皆人心之熾而不知以道心制之者
也於是乎爭奪之風所由起聖人齊之以禮越禮
者齊之以刑禮也刑也皆聖人以道制人心者也

讀秦風

愚讀秦風十篇而傷列國君臣不悟詩可以觀之
義觀及觀也觀人所以觀我也亦云見也見猶鑑
也善則見賢思齊惡則殷鑒不遠也昔齊桓管仲

謀彊齊仲曰君修兵甲大國皆將以有事小國皆
思以自衛難以得志矣乃作內政以寓軍令鄰國
未之知也一呼群起方行天下無與為敵仲避鄰
之觀我也何秦人不避而列國之不觀也車鄰駟
驖小戎無衣終南何有凡詩君臣同德上下一心
游環脅驅修車馬也厹矛鋈錞利器械也溫其如
玉在其板屋婦人亦知敵王所愾也王于興師修
我戈矛朋儕居常思憤也以此自勵雖齊桓晉文
難以克遂而況還也盧令也獵狐兔而不獵猛敵
也從子于鵠之內變何如與子同仇之克伐也蕪

𤼵思得賢人與共國事也渭陽離親之仁寓交鄰
之義也君子是以知列國之終焉秦有也所可羨
者晨風無義乎夫婦其小雅之思舊姻求爾新特
者乎權輿無恒于君子其大雅之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者乎君子是以知秦祚之不延也天厭人絕
其諸黄鳥之詩乎始于穆公之黄鳥成于始皇之
驪山修于地下比之築長城建阿房工在地上者
難易不啻十倍上具天文下周地里以水銀為江
河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輙射之或言工
匠作機恐漏消息遂生閉群工於墓中後宫之人

皆令從死驪山之徒不勝寃苦故多逃亡陳勝吳
廣觧送驪山之徒陰雨失期號于衆曰公等皆失
期當斬假令不死亦鮮得還遂相聚作亂漢高帝
為亭長觧送驪山之徒多道亡曰公等皆去吾亦
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數百人基以與漢卒
以亡秦及項羽掘始皇塚無人封閉手入塚中牧
童持火索照亡羊餘燼不收火發而驪山地下之
宫殿几床一燎盡矣此驪山之終始而黄鳥之[illegible]
孽也君子讀小戎而知秦之彊也不可[illegible]讀黄鳥
而知秦之滅也不可[illegible]可以觀世之消[illegible]

春秋十二公即位不即位

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illegible]
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也先儒於十二公各[illegible]
一説已自矛盾而五家傳號於每公各異其説[illegible]
見其矛盾矣今雖未能悉辯姑以首二公言之隱
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穀梁曰成公志也
程子曰隱自立故不書也胡氏曰不禀命於天子
而遂自立篡弑之所由起故仲尼削之也此皆臆度
之説也桓公書即位公羊曰如其意也穀梁曰繼
故而言即位與聞乎弑也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

其罪也胡氏曰桓公書即位著其弑君之罪深絕
之也凡讀春秋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聖人本言
果如是説乎否也且莊閔僖不書即位既曰與聞
乎弑矣而桓公之手弑乃得書即位此於輕重為
失律宣公亦與聞乎弑矣乃不用莊閔僖之例[illegible]
其即位此為同罪而異律恐春秋用法不如是之
顛倒也春秋之始諸侯猶知有王春秋之末不復
知有王矣胡氏以不書即位者為上不請命豈有
隱公莊公不請命於二百年之前襄公定公乃
能請命於二百年之後乎吾有以千古之獨見西[illegible]

而決爾凡書即位者[illegible]位于先君所沒之明年亦
猶後世之史踰年改元則有元年也凡不書即位
者即位於先君所沒之是年亦猶後世之史未踰
年改元則無元年也所謂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
君也斯言也質諸孔子而無疑者也吾何取以為
徵也昭公去年十有二月薨於乾侯明年夏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以是知諸公
書即位皆春王正月則正月之前未即位者[illegible]公
書即位在夏六月則六月之前未即位也彼不書
即位者即位於春正月之前也所謂一歲無二君

也歷考諸公書即位者多緣先公薨於秋冬[illegible]
久而可待不書即位者多緣先君薨於春[illegible]
久而未能待也若文公薨於春二月宣公[illegible]
以文之十八年十月仲殺惡與視而宣公猶[illegible]
也以此徵之而諸儒紛紛之說自息矣彼以[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為仲尼削之也不[illegible]
魯史舊文公即位在惠公之卒而不在隱公之元
也使隱公即位於元年正月則仲尼不削之矣即
位二字幸而與桓公而奪于隱公使予隱公而奪之
公諸儒之牢說益不可破矣甚矣說經者本為[illegible]

人於明而諸儒好遷其[illegible]說以納人於晦其五[illegible]
脫一月字有何可疑而[illegible]為紛紛之說不謂無[illegible]
而脫於筆削之後而謂有意而脫於筆削之前是
聖人於魯史全無一字之筆削矣何謂修春秋

傳賢傳子論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矣繼之
以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益避禹之子則滋德
衰之論惑甚今觀與讓堯命舜曰汝陟帝位舜命
禹曰汝陟元后是堯舜以天下與舜禹有徵矣使
有薦益之文獨泯於益稷耶自益避之言啟而汲

冢竹書之附會遂不為闓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
大禹之憂世也深似乎而未盡也蓋當洪荒之世
必聖神繼作始勝厥任天下既平賢君為可繼也
孟子曰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不知啟可以繼堯
舜之後而任命官熙載耶春秋戰國之君固有[illegible]
堯舜之名而禪授者人心不服而內變作此禹[illegible]
世之深也時世不同人心亦異湯有天下立賢無
方張子厚謂湯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成文武之德
大封同姓王仲淹知其然外不有天下之謗而私其
遊曰必使我子孫相繼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違[illegible]

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恭從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吾儒知成湯之立賢無方則知堯舜之傳賢知周公之大封同姓則知禹之傳子

性氣論上

古今論性者莫備於韓愈氏集孟荀楊之說而究其非五性七情周程宗之三品之論邵子宗之謂三子言性得一而失二而不知認氣作理已陷於謬且謂聞其號見其形理耶氣耶如其云亦不得因叔魚二子謂人情惡也性之善猶耳之聰目之明也人固有生而耳無聞目無見者可因而謂人

之耳目不聰明乎夫性無[illegible]言也久矣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明仁義禮智之性最為親切見孺子入井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寧死而不受嘑蹴之食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僭禰之曰鄙夫市飲酌必先人而後已則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聽優人偶語康間事無智愚無小大無男女莫不憾憎而惜飛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惡莫惡于盜罵盜以盜則怒目盜以善則悅轉而行其所怒從其所悅則饑寒利害迫之也非性也寧[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許今皆可能也無待

於君子也或謂三品本上智下愚之說董子曰性者生之質專以氣言則不是程子曰性即理也專以理言亦未是性者理之寓於形氣者也性無善惡而氣有邪正邪正之中有甚有不甚者不甚者可移甚者不可移也正氣配理為上智邪氣克理為下愚正氣配理譬之華人華語也邪正相間譬之吳越之人悅華語而效之者也甚者譬之閩甌之人雖強之華語弗能也此亦氣質之一定而不可移者也程子乃以自暴自棄釋下愚是專以人為言之非惟非理亦非氣亦異於孔子之旨矣子

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天何嘗命人以不善率性之謂道乃知不道者不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約人之情使合於性變化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信乎中庸為聖人傳授心法而非後儒之論之所能及也

性氣論下

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然天地之性有理亦有氣氣質之性有[illegible]氣亦有理天地之理不可見可見者飄日祥雲和風甘雨天地之氣也沴濛濛[illegible]昏[illegible]不辨天日者亦天地之氣也有時而[illegible]

隱羞惡者父母之性也有時而殘忍不義者亦父
母之性也當人子氣化形化之始間值天地之善
則為善人間值其惡則為惡人善為正惡為邪正
氣勝而來助性則為君子邪氣勝而性不能為之
主則為小人同父母而兄弟有善有不善所值不
同也善惡因其父母者恒多而間值者恒少也暑
夏氣也其或寒寒亦暑寒冬氣也其或暖暖亦寒
丹朱之不肖不肖堯而已非中人所及也天子之
子而有罔水行舟之力事匹夫於畎畝之中傲非
今人之傲也特未能舍己從人而已以鯀為父而

有禹鯀非四岳所能及也意者三江九河各有經
理直方之道使水順我而我不順水與禹之治水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醫國論

狀仁莫切於醫狀醫莫切於仁醫書以手足痿痺
為不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不屬
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
屬己狀仁近且明明且切矣破屋禦寇驅逐不暇
蓋言怠肆生於不敬私欲生於不仁前面除去卻
從後面進來體仁主敬則四面堅牢無隙而入不

假驅逐可坐而守國語謂忠信為周是己人生以
元氣為主元氣勝則百邪不侵風自風寒自寒暑
濕自暑濕元氣弱傷暑者救之以涼則又傷寒傷
寒者救之以熱則又傷暑醫家謂之雜症難醫只
緣元氣不能為之主也明醫補養元氣可逆治國
之理大臣調養元氣自得生人之道調養猶患于
不效娟嫉安能以求生病者不明醫者不仁久病
可以卒治又值庸醫之不善治推去前人更求[illegible]
人後人不諒我之術不能有加於彼姑以養病[illegible]
之悅而歸咎前人之誤彼用熱我用涼彼用涼我

用熱初不問其病之宜不宜人之勝不勝也宋家
元氣本弱英宗以後多病熙寧諸人欲攻之以熱
元祐君子乃救之以涼紹聖諸人更欲反其涼而
復其熱雖強壯之體有不能勝而謂餒氣病軀耶
國初儒者傷之曰自淳朴之氣散往往以智力
相推長甲曰可乙曰否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
者哉是故魏劉絜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以求幸
中其言亮氣之不顧人死也晉和嶠曰臣言不效
社稷之福忠臣愛國以求生之也何進召外兵以
平内難則剖腹以剜疾也孔明輔劉禪不能以興

刓則扁鵲之無能為也是故調養元氣不事攻擊
達于醫可與論為仁矣志在生人不在厚我達于
醫可與語治國矣

不猛論

聖賢之言為萬世法須深察而久驗之未可以為
迂也清理屯田優恤軍士之首務也正德五年大
理卿周東在寧夏忽軍官之覇占也刑及其妻妾
釀成寘鐇之變所謂暴虎憑河欲速之不達也捕
盜所以安民也其年都御史甯杲駐眞定捕墻蟊
鼠攘成覇上流賊之亂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五堡之變所以捍外而衛內也嘉靖三年張
文錦巡撫大同遣參將賈鑑脩築督工太迫且欲
毆此徙役之家室駐彼沙漠無人之境而又不善
其所卒釀成大同之變所謂未信而勞其民不顧
其後者也我思古人班超之告任尚曰邊方將吏
本非孝子順孫事在羈縻之耳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超去已敵何其猛而御衆何其寬雖古聖
賢之論何以加諸以斯人為狂躁吾儒之議論不
達也晁錯募民徙塞下曰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男女有婚種樹畜長凡所以為邊人謀者無所
不用其誠如此周叟安得有敗吾儒但見其死不
惜其被譴且咎其過刻議論之不公也或曰馬中
錫以恩信招流賊賊不聽招而中錫以獲罪死於
獄如此何曰渤海之盜未發各居其所不勝斯悅
不擾斯安故龔遂得以行之覇上之賊已横行於
列省即如聽招何處發落此則事同而勢異者嗚
呼恤軍也安民也屏幹也皆政之善者也且然此
論語所以拳拳於不猛也

御虜狄論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環拱中夏三方之俗屋居耕
食各有分地侵掠用希北虜以射獵為生食肉飲
酪衣皮毛以鞍馬為家室無城郭田宅之歸居如
飛鳥走獸率彼曠野隨逐水草美草甘水則止草
盡水竭則移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
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雖商
周之治秦漢之彊有所不免詩云侵鎬及方至於
涇陽言逆虜深入為寇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言
王師不尚窮追也歷代王者若晉宋之削弱秦隋
之祚短唐室之亂離六朝五季之偏安殊與

聖朝不相類惟漢室全盛有類我　朝當時廷臣建議御虜方畧若賈誼董仲舒韓安國班固楊椎嚴尤侯應多可採行求百世通行之久道然皆無如晁錯錯不惟為國遠謀保其邊境而且為塞下卒保其家室如曰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男女有婚種樹畜長言若瑣細行可經久譬之扁鵲切脉察病而又調其元氣以生生蓋人有田作家室虜入皆將以自衛衛家即所以衛國也比之謫發番戍不土著而輕窟伏者功相萬矣大抵人有古今而布在方策者無古今錯之建議文帝行其一二歷景武昭未能行至充國屯田於宣帝之世始行其六七此武帝百戰不能繫單于之頸而宣帝坐享呼韓邪之朝也北史高閭謂胡人長於野戰短於攻城建議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其後三百年唐張仁愿始用其法築三受降城於河外唐之中葉有内叛而無外侮仁愿祖高閭之功也邇年邊將賄賂戎狄以求免於寇邊此亦不得

已也漸不可長其流至於宋人之納幣不得已則因其俗收其情以市恩乎傳曰戎狄貴貨而易土貴壯而賤老彼雖戎狄亦知有父母之親但壯者隨逐水草老者不能騎射賤也餓也自然之情也因其地收其老以為壯胡之限界以免於内侵乎鮮卑傳曰自我中國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以今日之事觀之倭奴之性譬如犬豕飽必歸於巢穴而乃累年不還是皆逋逃失業之徒日避罪於海隅今守縣官莫敢追捕留一日一日之利也留一歲一歲之利也吾聞以蠻夷攻蠻夷為中國之長技者未聞倒長技之柄於蠻夷而以中國攻中國者北狄深入正如此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此未可與為從之同治論也必謹其將來以為善後圖不曰休養生息於里野嚴法而譏察於關津乎

治河論

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上中下之三策究其治河之工無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讓之上策中策譬如商之井田周之里選名甚高而實難行

也魯之三法推原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
楊炎之兩稅名雖卑而實百世之可通行也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
不恤讓之上策也今觀元之亡也罪不在魯而悉
者皆歸之魯知無罪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
恐漢室之亡已不俟赤眉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
費以業所徙之民讓處置之宜也雖縣置一讓徙
竭居民亦不贍徙民徙民之空地萑葦生而盜賊
潛其害有甚於河者丘文莊公亟取其中策謂多
開渠道引水灌田可殺水怒而利農不思春夏旱

乾漕河方淺而渠又引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田
中兩足孰肯引無用之水以病田是謂上策中策
之難行也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讓謂下策魯不謂
下又廣其義為三法釃河之流因而道之謂之疏
今之釃水隄分水河皆其遺法也去河之淤因而
深之謂之濬今日之挑河淘閘是已抑河之暴因
而塞之謂之塞今日之捲埽築壩是已憂國之君
子在部尚書則欲以不治治之蓋本蘇子瞻王者
不治夷狄論也六月興師周王豈其得已侵鎬及
方將若之何胼手胝足神禹豈好為勞洚水警余

誰之咎與及考邵公治水之方則曰疏故道塞新
決此即魯之緒餘爾任羅學士則欲引黃河入衛
河是即陰用讓之上策不從冀民而由冀地也然
大河豈衛所能容一入於衛則汲濬元城皆魚鱉
矣先師何侍郎欲南北各開支河今河南孫家渡
趙皮寨諸處固有支河矣或由或淤凡以脩築為
皆為運河謀也若河北開支河不經運河何以達
海僭謂與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上流導之
勿入孟津以上河允翁子孟津以下始善洮良以毋
洛瀍澗會於鞏丹沁濟溴會於武陟若導河南一

水南入淮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計北之開上
河則工省而易成導黃河則勢小而易制耳三十
年來工多施於曹單之下而遺於汴省之上
九重德意豈專在此一隅千里長隄孰保都無空缺
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丘一入曹濮之境則會
通之前功盡棄矣濟南有新河自淮揚以達天津
比漕閘省啓閉之煩比海運省風波之險工無廢
於此無治於彼何如詩云不震不動言不駭人也
不難不竦言不自恐也新河有冊籍治河有總考
皆足以資識乃石文隱公之說則不專在是曰山

河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相其地之高下水之分合堤之完缺何處可導何處可補雖不親行亦戒河堤使者勿徒苟且文書已也野狸一窟渰沒數萬家此非邇年之明效耶吾行河間半爲水國究其由則滹沱淤塞故道任水橫流而旁溢新壤數千頃非獨民賴之官亦賴之既瀦勞民非獨民病之官亦病之此事久因仍者寡尤作興者招怨阻而不遂悔而不爲如此之類尚多矣

游民曠土論

今天下民庶矣哉但多游民土廣矣哉但多曠土以游民耕曠土則百姓足而軍國亦無不足矣所謂游民者在野不止如僧道非僧非道非士非農無恒產又無常業坐而待食者不知其幾也在國不止如府史胥徒皆籍無名均徭無繫千百維群各有名目不知終朝何事食飲何從也王通氏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國有千人不耕而待食則必奪千人耕而餒在其中矣游民不去王化不行欲有以歐之先有以處之去野之游民尚費辭說上官能正下官非難矣無所留下官能正下吏非公

事無私遣國之游民可漸然盡矣曠土通天下言之畿之田十之三就一處言墾田之荒七之二山東之附海江北之夾淮陝西之河套行終日而雀無無際墾田之荒餘未悉數大抵而民影者無如懷慶五邑雖多荒田脩武則拋荒過半將與山東兩淮伍李鄭曰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田荒無今民不獨爲差繁賦累荒而無名之差多於有名代人之賦艱於在已遂使武安驛傳不行而南逸於允村吾嘗止樹下而詢居民語曰苟免三年賦役民樂耕乎曰豈敢望耕蔣來但勿追其既往則人易從矣大凡拋荒多負累年逋負里胥亦嘗誘民來耕而與之約誓矣禾稼登場追逋者至世豈有代人受拷而不負初盟之里胥哉完一年復一年曷有窮已長人者今雖揭榜告民亦弗信弗從矣詩云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勸民之官躬詣畎畝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勸農不與聽訟同在和顏而不在怒色也今之爲民上者若以迎送之勞躬詣畝以紙贖之鍰爲耕具諭其流逃者每二人授田百畝給與牛種銀三兩與一年自食其力次年有正賦無雜賦原業之逃者下至三年者分畝

給牛不免稅免稅不給牛受福過多而豪彊抑占之弊生矣難者曰田歸永業賦有定額免賦責之於誰曰郡縣所有拋荒糧數千石臣盜庫銀萬兩有派無徵必催科之政能完九分即已報罷三恩世不在窮民而在奸民若能發奸民積世之隱即得恤窮民不費之政矣難者曰論本爲以游民耕曠土也何不毆游民耕而別招徠乎曰君子能順人情久而與之化不彊人情驟而使之從今京師世祿世官不恥丐乞不辭賤役而不肯入行伍猶民之習與性成也若必毆游民耕曠土望其有秋是毆丐乞復行陣望其克敵也是故治兵有道責在忠臣治田有方責在循吏

子路疑冢論

西之長垣關境內有子路冢北之開州見道傍有子路冢嘗聞陳宋土人亦云境內有子路冢者意所未至之地未讀之書尚多有疑冢云盖開州在古爲衛先賢所生之地也長垣在古爲蒲先賢所治之邑也陳宋則絕糧慍見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恐斯人遺跡不有於我邦有則我邦之先故跡其疑者而以爲真吾聞古之葬者不封不樹

防封四尺[illegible]之形似非周人所作三邦輿圖容邇大河由周而來河凡幾徙徙則爲泥數尺是以三邦故城在唐宋者悉化爲禾黍而周冢猶存豈天佑斯文不與萬家伍耶抑人神其道而世世有所益邪抑設裳授神而附麗於漢魏以後之將相冢耶然皆未可知也漢末有巨奸畏人之惡之必發其冢也自爲疑冢七十有二後人惑之曰盡發七十二必有一冢眞均是人也何彼欲盡發其疑者以求報復其眞而此欲求祀其眞者乃盡崇其所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論定於地下豈不信哉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附會不可也與殘繼絕孰云非其善意以無爲有以疑爲真亦非眞若剛者信者之賢者所樂聞也邇年好事者觀風於衛求仲姓者以奉先賢之祀夫既因地以求冢又因冢以求後冢既載之郡乘後復籍之版圖百世之下皆有所稽吾非懼鬼神之不歆非類也正恐自我作之後人又將據我成案已多歧之中又多歧此亡羊所以痛哭也君子與其求無徵者以續先賢之後孰若即有徵者以辨先賢之誣論語記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且予縱不得

大葬乎死於路道乎則夫子臨終及門者尚有子路可考檀弓記子路不得其死忍爲夫子泣中庭命覆醢之誣以附若由也不得其死之訓不思顏子不壽而不病於仁者壽子路得其死亦何病於不得其死子路不得其死之下即孔子棄毋於道路彼敢於誣孔子何惜夫子路誠有是論語不並於顏子之慟伯牛之惜耶甚矣論語百家之尺度權衡也百家既附經以造傳而朱子又引傳以釋經如法家積案雖有善變者亦無如之何矣愚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書者但主於經而毋

泥於傳也好古者貴得其真而毋狥其迹亡寠字干部未可盡信修史者無然以感後世也崇德象賢在遵其道而不在於私其身也直道在人相傳者雖不能已而作偏者毋自我先也王道霸術天地懸隔而殃慶善惡各以類應所以係人心之勸懲者可監也而又以告衞之諸君子其成人之美輔之翼之無使仲之子孫流於不振而又重爲先賢累也

管仲論

或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雖微管仲孔子何至於被髮左衽哉曰孔子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但人自不察耳狄人滅衞去魯幾何復衞豈魯人衞人之力哉淮夷侵魯萊夷齊孰謂不畏管仲之議其後哉秦人狼吞虎噬楚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吞周之志久矣夷狄擯秦使不得與中國之會盟供貢責楚莫敢不來王齊桓作之晉文述之潛消默奪民到于今受其賜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管仲何不正楚子之僭王復西周之故地曰此仲之器小而力薄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事

業惟孔子可以當之齊侯不務德而勤遠召亂已識於宰孔管仲三歸反坫驕盈不滿於聖門此豈可與語東周事業者使仲生於幽平之世得與申侯共功而西都自可不失惜乎仲生也晚治其微雖賢者可及救其著非至聖莫能也當其率天下之諸侯而觀兵楚郊自謂可以方行得志矣及聞方城漢水雖衆無所用之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而況秦關之百二山河可易易圖哉宋儒呂伯恭識其不責僭王而責包茅寧知責人淺則甘罪而易服

易服則師出有名乎人深則畏罪而難服難服則盧出醜而又艱[illegible]之大國吳人越人皆僭王者也趙亡則備燕[illegible]之矣此智伯之所以殲於三[illegible]也伯恭文人爾烏足以知之

樂毅論

三年不取即墨志以天下為度大初之論毅也太深無湯武之仁行湯武之事蘇軾之譏毅也太淺盖毅之三年不下齊亦猶單之三年不破燕也當是時齊國已極單有飛鳥神師教劓倉墓之術何不早試以解圍知單之不試其術以有毅則知毅之不速其成以有單奕善相持釋鄗勘敗是故孔門不死則仲違耳中幗之辱淮陰五年不當羽惟剡石可以對弁刀别利器於趙魏燕齊破竹也單也三年處女於毅一朝脫兔於刼詩云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非單之可及困心衡慮乃能暗合毅也自待則欲全國全旅全卒待人則欲無暴無毀無燔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豈可以高宗之不能不待於三年者而責毅之以必克秦坑四十萬於長平趙之鋭卒盡矣何不一舉而殲趙齊霸國之餘孽而最強之遺事也彊秦之不能一舉者而欲一舉於弱燕耶吾觀戰國以來謀臣策士無可瑕疵者數百年惟得一毅進以禮而非便辟左右之私退以義而懷舊君有服之德趙謀燕毅泣曰臣嚮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誠足以動物義足以服人此而可議孰不可議更求誓死不受齊封之心與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對此其人為何如人

劉向請興禮樂論

人皆曰漢至元成異姓兆見歷數窮矣劉向請興禮樂將興教耄耋以從事於小學園平城而舞干羽乎嗚呼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季氏逐昭公陽虎因桓子孔子不直斥其大夫與陪臣而曰唯禮可以已亂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禮之畧見於施為者如此於衛必也正名乎於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拒父而收衆情姑置之勿問也向雖未可以語此操心危而慮患深宗室顛覆非漢孤臣劉孽子覺之而誰也如乃云爾是子路之所迂而晏嬰以為當年莫能究者西漢去古未遠向又博極羣書今其封事多用三

百篇夫三百篇皆樂之章而謳歌之紀也使其志[illegible]
其必引關雎麟趾以示地道無成其必用成王之
舅封於齊宣王之舅封於謝雖時維鷹揚且不世
敦周政吾何以知其然耶邶鄘衛[illegible]不可以毋天
下句不効劉輔之諫死辛慶忌師丹之中救祗[illegible]
一詩書所載賢妃興國嬖妾亂亡者爲列女傳勤
爭觀覽者以爲春秋作無成而不直指其勞民也
言亡者通三統國家有興廢而死者無終極王氏
權位太盛向不爲王尊王章之直諫但著洪範五
行傳符瑞災異之由以悟帝心夫趙氏之罷昌陵
之侈王氏之權其害一也列女之傳洪範之術三
統之論禮樂之興其心一也儒者未悉向之旨不
可以語向之心未足以知向之心不可以無向之
述也史臣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王氏起此論
然奪於王氏不能用王氏之權重於三家更生之
智不如孔子孔子不能彊魯更生其能存漢乎至
夫秦火之後諸經未泯禮壞樂缺亦當時諸侯[illegible]
禮樂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且特秦火哉是故禮
樂之不興而忠臣義士之所深憂也

胡趙二公論

歐陽子曰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
憂今之君子豈徒禁之又從而害之幸其無成爲
從而笑之丈夫遭此際而望志氣之塞功業之[illegible]
難矣哉書云同寅協恭詩云有爲有翼雖以[illegible]
文武之爲君稷契周召之爲臣未聞不俟協共而
格有苗不頼馮翼而襄纘者也歷代兵制莫善
於我　朝廢墜凌夷莫甚於今日雲中范陽皆強
兵健馬之地參將遊擊蓊然如雲巡撫兵備森然
如指二十一年胡虜不滿百經太原越澤潞直抵
平陽如蹈無人之境二十九年胡虜不滿千越古
北口潮河川直犯京闕容易而來容易而去孰不
知之孰肯當之又孰肯言之庶僚清而且貴者在
外無如提學在京無如翰林計資而遷坐食而待
卿相之榮分皆其素定者也人所共聞二公獨不
聞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正君子頼
朋友濟險阻亨艱危時也奈何窮李陵以無繼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蘖其短置狄山於一障
不自保誰復敢言執政之惡兵法曰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奈何處之以
不完之地而責之以戰擊不勝之功哉詩云[illegible]

念亂離無父母無父母亦無妻子乎寧有棟焚而
燕巢獨存者乎此皆諸公之所習聞但恐其入而
忘之也犯闕之後榜天下求謀畧之士僭著與夷
狄八策行至真定聞趙公之變而歸感公孚惠雖
未傾蓋已作前車歸而著此

理學錄中四諫官論

理學所包者廣感之爲氣節建之爲功業發之爲
文章盖有功業氣節而理學未醇者未有醇乎理
學順之而功業不建逆之而氣節有失立德而不
能立言者也楊氏所著理學錄自文清以下如翰

林四諫官諫上元燈火特一節一行之士如宋人
諫買浙燈狀耳是何以交舉而並論耶盍觀之漢
廷乎如嚴陵汲黯之氣節留侯條侯之功業班馬
二太史之文學先儒未嘗以理學目之若以今錄
參之諸君子未見其有加也必欲成君子之志莫
若以名臣理學錄合爲一書分爲四科理學如薛
文清胡居仁功業如李文達馬端肅節義如于肅
愍文學如蔡清此皆二錄所收所未收者楊文懿
公羅欽順何移呂三君子之理學邵文莊公王文
恪公馬伯循之文學正德以來斃於杖下諸君子
以百數孰非節義之可錄者乃奚止於錄中之十
有五人已也三善皆備王伯安其人也抑愚因四
諫官而有感焉

天子好尚亦與人同元宵張燈火臣民家皆然何獨
至於禁城而疑之當時事勢尚有大於此者奈何
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乎石亨之變不有李文達國
事未可知也彼雖求去尚當爲國惜之管仲死而
易牙豎刁開方進文達沒而汪直繼之李孜省萬
安劉吉接踵焉使其尚在諸權奸應不敢如是之
肆諸權奸之難制孰與石亨當時四諫官尚有存者
不與聞乎

婁文卷之五終

婁子靜文集卷之六

議

禦夷狄議

夷狄之患無世無之其在於今非禦夷狄之患而患治軍旅之難乃若趙宋遼石敬瑭之敗業喪地於狄者燕雲十六州而中國之疆兵律馬皆失形勢去而得志難我 朝復帝王之宇外大國是疆既無漢唐和親之恥又無宋人納幣之屈其勢易也前代人主或外而受制於疆藩或內而受制於權臣君不得以自由臣何能以幹事今幸際

剛健中正之大聖人作於其上 文明若日月之照臨 威令如風霆之鼓舞奔奏禦侮之百辟盖有得爲而不能爲者何有能爲而不得爲者其時易也時勢皆易云何治軍旅之難焉乆不行則病病則難策求乆不流則腐腐則難食所由來者漸矣嘗聞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曰

祖宗時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事事皆易今糧草缺乏軍馬罷敝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事事皆難竊怪忠宣公稱名臣皆相既云將帥乎惰大司馬事何事又知盡心為國多緣不肯任怨今夫、弘治間六十年餘矣軍士日益玩愒武職日益頹惰不理將剥床及膚纔振則浮言胥動譬如亂絲山積經綸者既難尋頭緒又不能心煩惟其悼整舊之難是以昔賀絲之易也二十九年大臣建議招募義勇聞者曰是詩所謂教猱升木也盖無賴子弟有過人之力而無資身之策平日不敢相聚為盜者畏 國法之重也今復資以弓馬則沿途刼掠誰能辨識及臨大敵遇大難鬨然叛散何處追捕李泌曰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獨不聞唐

白志貞招募卒之背君殺相宋韓琦招募卒貽大患於關西以之行於亂離削弱之世主將顧首不顧尾則可今當治平既於軍外募軍須於賦外索賦何乃置十萬世官百萬兵馬於不振而又別途招來乎四十二年榜求精曉天文者聞者曰是律所謂教誘犯法也獨不聞禁祥去疑兵家大法私習天文律有明訓軍勢所謂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而孔彗孛飛流抱珥虹蜺皆我之警而賊之勢所以忌主將撓擇情而開衆釁者也湯惟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何不公修人

事而欲私占天象亦傳曰[illegible]
圍之事孔子不如老農藝圃有世業術固有
不可以執一論也臣本軍生世授總旗及歷事左
軍都督府日與京衛邊衛軍官講求修復舊制㮣
慮方畧是以得之為詳盖王道治軍旅如養浩然
之氣不當忘所有事不得用助用正今茲未能守
孔子教民七年之訓也須得一年整理一年教訓
所病者文武千官各欲了自家事不肯了大家事
耳智者因人心以成事則事無不成愚者強人心
以立法則法必不立今人心既各欲了自家事使

人人果能了得自家事而大家事自在其中矣但
彼所謂自家事者各為身家者私也臣所謂自家
事者各供乃職者公也僭擬為簡兵八策曰簡京
營之兵簡邊鎮之兵簡衛所之兵簡州郡之兵行
簡兵之術欲簡兵先實伍實伍之方必使人樂於
從軍自不逃伍也欲足兵先足食足食之方必使
軍家實惠而民不以為厲已也兵資於馬必使民
無虛耗而軍獲實用也八策首尾相連表裏通貫
一事廢則餘皆不可行盖不敢襲書生之常談恐
泛而無益也亦不敢越

祖宗之制度畏賤而自專也不敢自售於壯年恐來
干進之嫌也不敢自秘於衰老其言也善愛國即
所以愛家也

上真定巡撫劉公編鄉兵議

是有見於安民無見於擾民也擾民之害不盡所
述而更端之釁或從此起貧民不具鋤鉏而弓刀
利器可人人得手人人在官執戟田手是不過為
點閘官漁獵耳所謂強民之所不能而法不必立
者是也夜巡止可行於城邑村村鈴柝是敎無賴
者賤食田園反詰田主所謂禁民之所必犯而勢

必不行者是也盖有國者之防盜猶有家者之防
鼠養貍設檻自有常法未聞使男廢耕桑女廢蠶
織朝朝暮暮執挺與刃而伺鼠穴者也方今不在
於創立新法而在於修復舊制何謂修復姑指養
貍言之民壯本以防禦也今州縣民壯多在本府
迎送過官補藥私衙公廨快手本以捕盜也今州
縣快手多在本府分隸各衙入而勾攝出而擁導
皆非原設之旨若放回此輩各因所在之鄉而分
番戍守謂新編鄉兵可禦盜者此輩亦可禦也謂此
輩不可禦盜者恐亦非新編鄉兵所可禦盜也度長絜

大兩番兵不如一番兵之差爲省事安民奈何不
用額設而更添設乎昔有慮京師居民外雜多奸
盗欲加檢括大臣王儉以爲事繁而勢難謝安所
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正德間憂畿輔多盗
都御史甯杲駐真定行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之法
釀成霸州之大變豈非覆轍殷監乎

策

忠愛策

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隆慶元年　朝臣互
相攻擊一歲之中公卿半歸本兵三易雖有謨

猷武人何所遵守苟非大臣推薦之不明必是
言官毀舉之不公詩云不敢不局不敢不蹐此
非盛世之美也今之卿相接言官以之而況外
而巡撫三司與邊臣乎自至四年此風猶未已
也草野之臣憂官風之靡靡恐勞
上心之忉忉因著忠愛策

忠臣保艾之心先養君父之氣

君父萬壽無疆然後可得而保我子孫黎民也養氣
之道無多事以盡其力無極慾以損其精無觸其
怒以生怨無汨其情以生憂怨與惱皆能傷氣柔
剛之德多怒怨所於心非惟御事臨民有差亦非
調養元氣之道所以大學論正心四事首言心有
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嘉靖間讒臣多乘
上怒造爲誣罔告訐志在報復其私怨寧計　重大
之損傷其在于今只是無以瑣細瀆精神各宜於
兄弟然後徐議家道之成也漢李固曰今所與共
天下者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
危則通其禍敗夫仁者視天下猶家則視萬民猶
子視百官猶兄弟兄弟相怨父母偏惱所以中庸
曰兄弟既翕父母其順矣乎獨不觀諸近年兄弟

之相戕者乎夏言排去張孚敬然未聞言之功業
過於孚敬而身家安於孚敬也嚴嵩謀殺夏言然
未聞嵩之功業過於言而身家保於言者也同人
傳曰至公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
亨夫后世人才不逮古昔雖以誠心果行內外同
心小大畢力猶恐不濟而況當事者本無中立不
倚之操而共事者又樂其敗而伺居其處此
聖皇圖治之心空切而天下不能早見　德化之成
也書曰人惟求舊
陛下起高拱於已廢不由便辟左右不出諸大夫國

人天下由此服
上之聰明睿智高出前古然舊臣之可用者不獨一
高拱而已三公某某某九卿某某某某筋力皆可
用祈行取來京暫居史部臣聞
先帝實錄久而未完後進之得於所聞終不如先進
之得於所見自好者若以老病辭則責之以大義
謂無以報
先帝且遂其廉節曰專領史職不煩庶務庶乎在朝
諸臣欲爲善則有所恃而相與勸毋欲爲惡則有
所畏而不敢肆其惡時有難處之大政庶乎文獻

之足徵浙臣舊臣不惟得盡力於公亦得以分謗
於私或者 迎慮兩政之階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孰不樂爲治朝之君子而自處其薄乎泰之九二
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忠臣若懷此志內安
百姓外攘胡虜撫二百年一厄之運復洪武永樂
之盛邇豈獨寧國亦以保家乃若豫懷不忠蘊口
於幹母之蠱不可貞裕父之蠱往見吝聽言則答
諸言則退是孟子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太祖在天之靈必不容於 大明之世

二言興邦策

詩云誅夫孔多事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耶今上好諫朝議紛紜譬如書生傳寫官課
原非中心所自得又何耻雷同熟爛野人已厭
觀矣而謂 九重之一日萬幾乎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而可久易從則有功
而可大因著一言興邦策

方今治道一言以蔽之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
食在安百姓安百姓之急務在一省字其常法在
一定字所謂省者在 朝廷則省冗官省冗費省
冗食省營建省差遣在百官則省貪省事吏省文

書儒省彌籍交際省虛禮公衙省徒役冠裳省僭
踰日用省矜豪在百姓則農省雜役商省官辨工
省刻鏤國省遊民風俗省僭奢驛遞省送迎里甲
省供餽之類是也所謂定者田賦有定則徭役有
定法供餽有定數鄉里有定俗三重有定制是也
足兵在治軍旅治軍旅之急務在一各字其常法
在一體字所謂各者各分其任得以自盡其力而
不容於推托也在京六軍各立教場各自操演各
司邊鎮各有應援軍各異倉倉各異省在邊鎮則
大小部將各分地方小官各守近方以備小入大

官無任遠方以擊大入各忠各奸各功各罪昭然
而不可掩也在衛所則春秋京邊之四班各定以
左右中前後之五所軍選於家官歸於伍斯得以
各盡其力也州郡之兵亦惟官去虛監卒禁盧浦
藝無虛張而已所謂體者先體軍士逋逃之苦亦
後自得足兵之方軍士之逋逃者衛所之苦有四
曰常榮不役曰支給不時曰供役無丁曰補役無
籍京班之苦有二曰工役太繁曰占役太多惟體
其情以役以時有丁有籍毋繁毋多而已得此道
而又加以足軍餉之四策則不必清勾而軍自無

逋逃矣修簡兵之本七條未入伍而將士已強矣
民信在正百官而實守乃其急務定守乃其常法
百年以來虛誑成風而有官者特甚只是了自家
事不肯了大家事文官作民害而稱民安武官不
見賊而報殺賊是謂虛誑在內科道執不建言只
是責人而不責己在外撫按執無榜文只是所令
反其所好是謂虛誑天下金粟歲供宗室京邊不
知紀極所在稱不足只謂虛耗實者對症之藥也
未有上不信而下信之者也今惟以其所實實其
所行計其入稽其所出則百官自信而

之矣所謂定者國家本有定制今惟定其職守俾
其簡易去其泰甚寬其不及而已吏部都察院百
官之綱也吏部有治官治吏之法察院有去泰去
甚之論則大綱正矣養士百官之本也國學有定
期鄉學有定數士習有定辭試士有定式所以得
人也親親百官之先也親親有定率支給有定時
名婚祿葬有定籍則文移不用家衆疆旅有定名
則官法易行所以親親也有司爲民父母必使民
親愛如父母無使民疾視如仇讐宗室已食民貢
于公無更侵漁於私常使民愛之敬之無使民畏

之遠之豈獨守道而信民亦以求國而福我三者
興邦之要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曰立大本者
聖心

解

西銘解

天下爲家西銘之大旨也每句皆存兩義子厚之
筆力也所謂兩義非謂句外別有義也乃一句之
中半句是事天半句是事親其文法自孟子來以
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西銘句句是如此有顯然者有隱然者顯然者

如民吾同胞之類兄也間然者如聖其合德之類是也若說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解聖其合德便差了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纔解个聖字其合德其子之合德於父母者乎箇同悖德以下皆是下比字下得下如字不得朱子註中多用如字猶字只是要人易曉原非本文之法大學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下比字如字推字都不是但大學是執柯伐柯西銘是以人治人都而易曉者無如杜牧之阿房宮賦借爲之解曰乾其吾之父乎坤其吾之母乎吾以藐然之

身而混處于天地之中其父母之子乎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其吾之體乎天地之理所以帥是氣者其吾之性乎天地之萬民其吾之同胞之兄弟乎天地間之萬物其吾儕輩之黨與乎大君爲天地統理民物其吾父母之宗子所以統理一家者乎大臣參贊乎大君其吾之家相所以輔是宗子者乎尊天地間之高年其長吾之長乎慈天地間之孤弱其幼吾之幼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其子之合德于父母者乎賢人超出乎等夷其子之秀出於凡弟者乎凡天地間之疲癃殘疾[illegible]骸不

其于身鰥寡孤獨而六親不具者[illegible]吾之顛連而無告者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子之夔夔齊栗者乎樂天知命故不憂其子之[illegible]於道而純全孝德者乎人而違天其子之悖德於父母者乎人而戕害天德其子之賊害其親者乎自暴而濟其凶惡其諸不才之子乎踐形盡性其父母克肖之子乎知天地之化育其子之善述人之事者乎通神明之德其子之善繼人之志者乎人而不愧於屋漏其子之無忝爾所生者乎存心養性以事天其子之夙夜匪懈者乎以酒敗德而自

絕於天者子之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也大禹惡旨酒其子之能顧父母之養者乎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頴考叔愛其母以及君是謂孝子不匱求錫爾類養育英才與人同歸於善其諸頴封人之錫類乎舜能使父母不施勞而底豫是能克宅天心而成位育之功乎申生無所逃而待烹是見害不避而恭敬以事天乎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於天其參之啓手啓足而全歸於親乎勇以從我而順受天之所命其伯奇之履霜[illegible]點[illegible]從親之令乎富貴福澤而使我安父母之

飽食暖衣以厚吾之生乎貧賤憂戚而動心忍性
父母之愛而勞之欲我底於成乎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則所謂生順死安爲賤形爲合德爲無忝爲
全歸於乾父坤母者乎

書

對東垣王殿下書

劉憲長領　命云府第西建書院招樞往來乎其
間使國人有所矜式此盛德事也朽何敢當嘗聞
漢有鄭丁衆者以通經知名當世太子及山陽王
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子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
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聖朝之制比之漢家尤嚴朽雖不才然嘗竊比於子
衆既而蒙　鶴駕枉顧於山莊山川增重草木亦
生光矣儀及物而信由衷詩云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召雖不敢往而德則不敢忘別著　王家四書
序一篇謂小學大學論語詩選也小學大學論語
俱有成書詩未有選祈　賜詩經朱傳一部點其
可讀者筆其可興可觀之法即如常侍左右終日
對談對　殿下者惟此四書對　宗人者亦惟此
四書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日記故事易

啓初學幼而習之知行之並進也近本爲好名者
買求書坊妄自添補須依古本刊行對類一書只大
而天文地理小而鳥獸草木備載乃小學格物致
知之方也訓蒙者不以爲格物而以爲詩料用功
則左矣四書爲經二書爲史　宗人之切務也

答大參高公憂旱書

皇上憂民之憂躬行節儉臣下化之大官供億漸省
小官苞苴漸銷聞諸他方亦多有類河北者
君臣同德宜享休徵雨暘時若乃元年三年終歲
恒雨今歲初春霖霪殊未優渥春分以至於今百
日恒暘　天心仁愛有通天下者有專一方者有
咎在前人而我適逢其會者有咎在同官而我與
受其譴者要不可謂罪非我致而獨諉之於人也
公駐節河北志在生養與民休息平日自奉已薄
禱雨以來濟泊有中人之家所弗堪者平日勞心
民務禱雨以來勤苦有中人之性弗能當者下問
朽人曰亢陽苗槁奉職惶懼翁坐觀當世何策以
潤之此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靡人不周義也
天意朽何所知公政朽何所補昔歐陽子志災異著
占不著應待君子之自思也朽請歷陳古典旱

災之占以待當 國君子之自考其應可乎洪範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
憂刑罰妄加如群不附則暘氣勝故其罰常暘也
旱傷百穀則有飢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京房
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旱荒其旱陰雲不
雨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
其旱天赤時有霄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
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凡此皆
致旱之由始則人事失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觀天
道之變不同而各驗其所失譬如切脈以知致病
之由然後可施藥病之方也萬民萬事從何處醫
起其惟春秋傳曹劌長勺之論乎衣食分人小惠
未徧民弗從也犧牲玉帛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
大之獄雖未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人之所與天
弗違也此正合洪範人無刑罰妄加則天無旱傷
百穀也元陽酷暑坐獄如坐甑而死數百人同拘
一所雖臥地亦不足自相枕藉氣如熏動如沸勿
問有冤與無冤孰不謂生為死乎若謀於文吏必
曰呈稟撫按而後行研審明白而後釋如是則六

月將過是謂虐惠僭擬殊死以下充軍發站已有
地方者當日發遣未有地方及徒以下俱令保領
在外秋中歸獄撥發羽檄露布不用文移天意未
可必而人情之可信者也莊生遇災而勸楚王赦
豈獨為陶朱公之子乎

答廣宗士大夫書

別來已越十五載何諸公猶不忍忘豈涼薄之所
能致乃君子不肯自處其薄耳道途往來間值推
車擔負窮民初不識若輒拜於道傍自稱廣宗百
姓語喇喇而意惓惓因詢及貴邑大夫士能言其
略是以音問雖睽而履歷則嘗聞之矣今來手教
別錄始得其詳慶弔雖限於兩地而欣戚之情寔
不容已亦由諸公知我能無忘於故知故見教之
詳如此 云呂先生守正慎密人也仕宜通顯乃亦
不長然則善宦之術果在清慎之外與但篭仕諸
君子李周二王靳陳翟郭諸友伍勿以是自沮也
當茲壯年尚可努力無安小成以乖區區之初望
于若史誌立傳一條雖係先生及諸友於我寵愛
而僻縣謂其無可述之政即如有可述恐亦非在
位者之所樂聞蓋今之著述關官職之大小解惝

政治之得失亦循百姓之敬簡繫黜陟而不繫厚
薄也記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
者是不爲白也母此作聖經誠謬若說今之官民
則然時居是邦是爲是邦父母當日不居是邦即
不爲是邦父母仇讐者四三焉路人者五六焉不
路不讐必榮顯而冀其庇覆者焉若夫罷棄歲久
已無庇覆之望而君子小人允懷不忘如貴邑之
存心過厚鮮有聞者某自貴邑以來有薄田二百
畝非凶年可以無饑從弱有事於大名非賄不免
盡賣以贖不信世有奪糧陳蔡間者不得已而之

曹縣王于舊知順德通守張公所幸遇都諫戴先
生爲我立書院公子及國中名士與小兒讀書其
間吾兩人朝夕論道談玄暇則傍花隨柳國中君
子時或假贄以問記序誌文且無講讀之勞而歲
致粟帛之利轉移以供老親譬如燕巢鳥棲聊以
支歲月耳後事非所逆覩也觀使者持書徑詣其
第乃知諸公與某無地而不心相逐矣君徵諸公
之福則子孫猶得會晤於他年十餘年來精選古
今文名五朝文教與孟荀以至許薛十五子醇言
刋布非三百金不可姑臧以待同志而有力者成

之傳寄諸友言不盡意此望憮然

答開州常世榮書

聞授衆壽丞自當感 恩知喜無負才名稱函語
云饒富之地其名易污涼薄之地其名易立以吾
友之清修斂政且不污於易污有不立於易立者
耶名立而政成令可計日待矣昔韓子傷時丞之
隱朱子惡逆由之陵兩失之矣吾不憂吾友如韓
子之所傷而憂吾友如朱子之所惡也來書約我
爲關中遊大抵函谷歷豐鎬以詢周秦之故邪謁
伯循先生於三原訪仲木先生於高陵就求其文

稿此夙志也覩老不敢遠遊兩子攻書家累無所
付托不敢許　但別有所懷久欲語關中諸君子
無由也因君所爲我謝之采薇出車東山之詩言
以世異武人不省竊愛關中名士樂府善發人情
與其爲嘆老嗟卑之無益孰若爲慷慨激烈之有
用也請述
聖朝累世養卒伍之恩與逐胡殘賊中原之恥編之
歌曲爲秦聲以壯其意無爲楚聲以導其悲生才
實難而況天然秦聲乎

庚午秋答晉南張興甫書

一別九年渴想一見知是此心之同然者倒屣郊
迎猶恐遲遲而俗緣未掃惟可與知我者語澂居
無別宅賓館客無止宿之所而僕馬亦無外閑主
人遑遑如也客亦為之愀然中途有絳城寺去兩
地各五十里舊友崔孔學讀書其中呼童秉策杖
掛百錢稍到僧房酒沽野店牛坡下灘晨風暮雨
有浴沂舞雩之樂念故人眠病之漸稀感世態炎
凉之日甚有寒鴉古木之悲終夕話談迭為賓主
欲飲者飲欲臥者臥欲行者行欲止者止豈非人
生之適意而晚景之願見者乎勿謂姻若無此樂

雖吾友廣宅恐亦難逢此景也送使之餘即先往
候書不盡言留待面語也

傳

兩醫傳

河之兩涯信巫不信醫巫在梁而醫在林凡通城
大邑守志不堅者率變其習以從所好獨有僻地
兩醫曰吾寧困而待斃羞屑持左道以祟鬼也而里
中少年謂術可變不可變巫可從不可從將視此
兩人以為耳目異日兩人謀所適推長者先行長
者庸醫也徒泥古方不達時務又好詆排群巫不
辭愧人眉宇一日入富家富翁方護疾醫乃談及
腠理至於胃絡言不治將深富翁許出群巫擁之
離境典衣鉢而空歸舉國譁之弟欲變其所習其
少者自信益篤也辨業益精也不附衆以趨舍炎
寒也且號於衆曰若輩姑勿變俟我茲行未晚
也方小試於外軒岐古典一字不敢遺瘍聾耳垣
一辭不能贅跛躄殘疾惸獨餓寒一視之若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尚可以活之療訐夫得我與不
得我者乃若變其陰陽移其燥濕旋覺目前之輕
安不顧出門之顛仆若宋人之誑勃卒翁雖與之

千金非為也醫國之手足以遂其活人之心三年
而播於遠邇上下擢內院太醫令乃上言曰先王
之法持左道以惑衆者無赦今巫風大熾原其志
在誘民錙銖之利究其極遂阻截聖人生生之仁
臣非私與之較術之短長計利之通塞也但憫群
愚之夭札者衆痛此風不可長也用是邪正得失
判然黑白而里中諸君子始堅其所素而不惑於
所誑老庸醫靦言曰太史公云天下攘攘皆為利
往我何人斯而敢以易之但吾兩人之出處實係
一方君子之從違此固逐小利而忘大道者天自言

典衣鉢而歸之與於不仁之甚者其所以回一方
之執聽扶疾痼禁巫風以長　國脈以全民命而
廉直之聲動天下尚有賴於吾友也吾友謂阿令
董君宜庸醫則前廣宗令婁樞也

訓

筮士訓子

二子久困於場屋四十無成名發蓍筮之遇困之
屯紳策謝曰筮士得士神其鑒我誠哉處困之地
當屯之時正士之未遇也之卦不爻言乎彖與大
象也屯彖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孟子不見諸

侯義也士當屯難往則非貞不貞不利何有元亨
困彖曰貞無咎有言不信孔子不諱其政義也當
困而言人誰信之正與中庸不尊不信互發所謂
尚口乃窮也不往不言而無所志凡民耳困彖曰
君子以致命遂志士當困阨尚不知命則恐懼於
險難隕穫於窮厄變所守易所習安能得已而遂
志本義釋致命猶言授命持以與人而不有之程
傳言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二說皆不如論語註
事君能致其身曰致猶委也致身謂委身於君而
不自私於己人臣事君之道也致命謂委之於命
而不往求於人君子遂志之法也中庸所謂君子
居易以俟命正己而不求於人是已致命遂志而
無所修爲一獨行之士耳故屯象曰君子以經綸
經綸之道若曰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此於
身雖無所往而其恩固已出其位謀其政而有攸
往矣所以辨其經綸不出位者取之於己而已矣
曾子不曰天下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而曰仁以爲
己任不亦重乎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任仁正所以
任天下也在屯經綸之君子即在困亨貞之大人
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言寡尤在困而
勿言寡悔在屯而勿往二子識之

說

國學王守會名兄子說

命名之義詳於左史魯桓公子同生之問說名之
義見於宋儒蘇明允名軾轍之篇皆父之所以訓
其子也吾獨愛晉魏之間有王兗州者名其子曰
深曰渾名其兄子曰默曰沈戒之曰吾以四者爲
名欲汝曹顧名而思義彼見當時達人名士足以
繫一世之觀望不矜細行自外於名教而世稱爲
七賢乃崇惇厚而不爲習俗所移後世爲父兄者

不違其旨望子過高或以顯要榮其名或於古聖王犯其諱識者鄙之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曹南國學生王守會貝不尚俗緣追崇古道積德厚而獲慶多已見九子而蕃衍猶有待也盖其家法之嚴原自於大中丞而天資之美暗合於王兗州也名其長子曰從順取禮經百順爲福義也次曰從好取曾論從吾所好義也三曰從簡取大易簡則易從義也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名其四子曰從方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名其五子曰從裕若從默若從潛若從康若從雅與夫深沉渾默世異而心同

字異而義同也請爲之說俾諸子識其義而守之夫命名者父道也顧名者子道也而從之爲義又不獨言語文字之間實欲諸子身體而力行之聞古之人有以嚴以敦以名其兒子者諸子不思嚴敦之義乃喜爲譏議之狂父在交阯還書戒之曰願汝曹効伯高之周慎毋効季良之豪俠又不聞古之人有以訓戒之辭書諸簡以訓二子三年而復之則少者出諸袖而長者已遺亡矣吾亦願汝曹効無恤之守訓毋効伯魯之遺亡也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望子之[illegible]也汝父無忝又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兄弟之相戒[illegible]也可不念乎吾忝在父行故於其說也不以譽而以規以俟諸子之冠也更申說名之義以說字

跋

文集跋

繙閱諸集其贈醫卜小道文章之[illegible]不可殫述及其達官卿相王公貴戚鮮可與者不論其旨既乃得於范史方技傳和帝時太醫丞有郭玉者雖貧厮養必盡其心力而貴人時或不愈帝詰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隨氣用巧豪芒即乖神存於心

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之心加以裁慎之志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達於其說者可與論文矣夫道人之文自宅理義之正達人之文放浪形骸之外或發其登臨遊覽之趣或寫其對時育物之情或得於觀畫[illegible]有感或動於思古傷今神交意會得手應心盖有活潑潑地不言而喻者有意爲文文斯下矣而況貴人多譏誚則辭不敢盡大政難全難全則譽也無情則又失之以矜持之志則氣餒而不迭發之以有爲而爲則體索而不

邑以餒歉之氣而爲不敢盡之辭以無情之塞而
成淙湲之體求文之美也得乎

婁文卷六終

婁子敬文集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婁樞撰樞字子敬河内人嘉靖乙酉舉人官廣
宗縣知縣集中襍著頗留心經世之學其論資治
通鑑專以首篇命晉大夫爲諸侯立論雖亦有所
見而以此一條遂欲盡通鑑之義未免主持太過
至於韓延壽趙廣漢考甘陳功罪考唐棄維州者
則皆人人意中語耳

見善於瀛者猶有喜焉昔秦人有倦燕趙之游方習靜入太華惟恐其不深也久之其所與游者卒然至則蛩然而喜次余在留都叢少年自山入遊金陵者未嘗不相過過未嘗不歎洽翺翔務盡其所有至其形神怡適心竊慕之則安然是已海樵浙之山

陰人先世起家百戶侯夫以山人才假令用兵家法術致名稱動卿相取封侯如知探囊取物又不然為進士業以竊道趨策試高第邀逢盛世殊易易者山人顧皆厭薄此不為曰吾不能以身在俛仰於人偃危機險阱獨攄情述作聞冀有以見於世於是

蒐撫六典探討群籍至如漢魏初盛唐大家之製極力為之蓋不獨孚羽毛而疎筋骨僅亂乎其華已也山人入金陵峩冠博帶儀容甚偉縉紳大夫翕然稱慕蓋賓客滿席應接辯析傍無留滯吐言下筆皆有音彩時人以為有江左風致焉嗟乎今去與山

人遇時何如曏之所忻與羅謝二山人曾未幾時又不知聚散何如矣余嘉靖中督學南中與山人之子少野君還未及論其集至是余為之粵廉訪使少野君復為都閫于此方梓山人集乞余敘之豈亦有待也於是因呂江左昔慕之志敘焉夫江左風

流碩公以名德致通顯者亡數然皆非專寘力于文其專以績文流聲當世而致通顯者獨二陸與謝康樂焉今綜其遺事終身晉室欲聽鶴唳而不能抗志浪遊至蓄健兒而蔽謗覽其文不亦湫然有湘纍之志乎斯與山人避諠趣深與白雲俱溷厭榮捨紱以海鏊為情遂其沖挹之性鑠其澹鬱之文身名俱得奕世並榮者其為傾側於人履危機陷阱奚啻千里然則山人可謂有以見於世矣文以貽之亦以志余私山人集之非偶云

隆慶元年穐九月晉江南塘薛天華君確父撰

海樵先生全集序

凡好古者類以古人為不可及而薄視今之人今之人雖有度越古人者人視之或疑或信既信誠疑不敢的然以為是是則貴耳賤目猶夫名而未究其實也古之人修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者不可得而見已其可見者言也言雖人人殊及其至也要不外夫道今之人所以不如古人者為未深造乎其道故也以予觀於海樵先生所為詩文即混諸古之人所稱大家者篇帙之中則奚以辨哉而徒謂今之人盡不如古何其待天下後世之薄也先生蓋嘗浪其跡於江湖

溢其興於觴詠舒其志意於山顛水涯之外或者疑其為放而其中則森然以嚴邃然以容淵然以靜澄然以深思焉其放也非放也達生故也適生之謂道故其發之為言高者凌風雲卑者入泉壤小者察昆蟲大者橐宇宙遠者述墳典邇者切世訓其言

皆有為非苟作者則亦何莫而非道之所寓也曩余以使事入浙索先生於會稽城南別墅先生為余論文終日蓋一指掌間而千古人品優劣文章高下治道隆替氣運變遷燦然畢陳其於古人體裁聲格用心之所在覽之既博析之既精如師曠審音公

輸削墨不爽毫髮則又何患摩古人之不可幾及也然先生所以致此豈盡由頓悟哉先生初以補廪強就職無何輒以疾謝罷為山人葛巾野服築室飛來山麓閉戶伏枕手不釋卷足不下床者七年斯亦可謂苦心而极力矣古之人若李謫僊者以僊才稱者也然其始也讀書山中十有九

年然後出而形諸著作遂以名世即杜子美稱詩中聖亦自以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故古之人所以能精其業而擅聲光于後世者蓋未有不由積學而得者也故欲立言者非學古之難而惟不能深造乎其道

之患聞先生之風可以猛省矣先生平生用力於詩爲多而文半之其始也尚冨麗而卒歸平澹尤工書與畫曩王敬所氏旣摘其小集刻於西粤今其子經國君刻其全集於東粤閩司署中以予嘗獲交先生屬予爲之校正而序其端碩余何足以知先生

哉惟嘗聆先生之緒論則亦有不得而辭者也先生名鶴姓陳氏其先武進人六世祖以戰功授紹興衛百戶遂爲紹興人集凡二十一卷

隆慶元年丁卯八月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勑提督學校按察副使南海盧夢陽譔

海樵先生全集目録

海樵先生全集目録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一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賦

光化亭賦并序

劉明府宰越三禩百里告成庶績咸宜群黎若戴無事之日廼上龜于龍嶼求靈于鹿岡濆命于上洽謀于下乗不日之工立無涯之趾爰搆幽亭扁曰光化聚山川于八牖通日

月于雙扉珠樹留春玄宮啓勝圖書積案絲石陳楹舒遂望于霞梯䌷殊情于榛井訪除舊業省作新圖君子嘉其良才父老嘖其明德選詞頌績刻石稱功准與公有白鷄之盟可無玄燕之賀廼作賦曰

覽斯亭之兀立厲龍山而上緣啓南箕而列象扶北斗以掄天籬捲雨而歸壑棟飛雲而横川競千巒之舞葉翼雙澗之流泉引瑶花以四照臨璧月而中懸信經營之不日亦撫字之有年分霞林以樓鳳結文

堂而集鱣非君三階八戶百栱千椽醴泉漢澳歸鳫巢烟沉香麈曲流盃列筵惟奇姸于目府縱熠燿而不傳斯光化之有實宜萬祀而稱焉

居然亭賦 并序

夫刻桷之室未足娛心塗金之居聊能適目君以臨虛取悅矚遠抽思倚微風以送歌抱松雲而舒嘯則九華三章無以肆其觀今芳宋光但以章其麗契道之士斯何取焉西涼洪公錄參浙事身遂塵軒而心留霞谷運船

載月長爲湖上之賓珠履乘煙幾作山中之客偶千淨慈沙門傍求寶域廼得翠壁玄隄環襟川麓構亭循性目曰居然盖意取宋詞情方鄭隱徹牘之頃則散履橫詞集俎之辰則聯裾協樂詞不任僻樂不忘憂誠用代之宏才擅古之通人也 雀 耽幽成癖致曠遺生爰陟芳亭頓空氛想遂營蕪語用記名區賦

曰

惟人綂極含采潛靈居仁作靜縱化通宜爻諱節昧接逸若醒廼有佇情丘壑結意園亭聯芳襟于安石践幽踪于管寧寄丈人以怡志托傲吏而遺形俯蘭洲以命記緣蜀嶺而著經是皆臨物以取適亦因勝而流聲爰瞻斯宇業業佇停前控西湖後帶南屏六橋邇碧雙峰送青盤坤方之寶軸依營室之華星列舂雲以爲戶羅脩摸以爲欞草入簾而舒綠泉穿幕而呈冷蓮奪化以長麗薔移春而不衰蘭香散麝松濤震霆蕨被九畹樅溥三宜將撤實以袪穢采精苗以引齡矯覿雲翰俛玩沙禽翬翬軫軫嚨嚨嚶嚶

鳶較翎于鶺鴒洲雎叶和于鸘鴇鸞鷗書鵪鵜鶴宵鳴彩鸞巡簷而覬客玄鶴逓砌而隨人復有白猿黑鷸蒼鼬黃麕貒貊㹮歙而據穴獼猴蚴蟉而經林麋擇遂以陸梁貙居曠以橫行仰見飛崕嶺巘崒屼欽岑縈廻九曲積疊千層俯觀靈巖秀洞崿然天成碕礒硐硅嶷嵯峗嶺谷爛流釆雕王鏤金若玄宮之四起佪青蓮而長生晴則泰風西至旭日東升萬象在望皎然以興雨則蘇堤走霾葛嶺出雲星石敝耀雷峰避形梯萬松而莫上指三竺而無憑若夫東引青

波南望錢塘西通虎跑北揖初暘曙劒門之桃花羨孤山之草堂縱四願之無極達一嘯于蒼茫時或取魚為俎采蔌為豆卣坎齊陳灑離交奏于是集賓僚叙故舊跂飛鸞君重㢘草馬喧闐瑀璫擊蘂延賞良辰盤桓芳晝飲不執禮樂不偕時或酣而傞或奔而喚或倚或坐衣冠參差有凌虛以娛志有探幽而怡思有倒幘以調歌有臨流而賦詩投壺博簺藏鈎圍棊雍容上下命爵傳巵呼五白于一擲決百戰于斯須頽然而卧蒙然而迷曾不知天地之為廣與日月之有推移雖古荊臺之遊雲督之馳會稽探禹濠梁觀魚樂則樂矣亦不能旦夕而有焉若乃公驂暫駐案牘輟書遊駢罷騁亭月長虛惟往來之不常任去住而自如激流泉以濯纓乘飄風而振裾拱北極而思君念西淙而懷廬道援周孔文述劉徐進抗匡衡之疏退驅李耳之車馭禹化以容與翔千仞而躊躕人知斯亭孰識其居人知斯樂詎知其餘斯則公之泉石也而非賓客所能與哉

達一賦

嗚野子曰萬物始終胎于玄牝玄牝不能自始終萬物必率理以張機故物皆隨質變化而不以長存理係夫天機統夫數數侻夫一一者道之原也故君子洞理達數以通天以窺萬物終始以搜造化伸屈脩短之機是以貴賤不移夭壽不貳任形委命縱浪于逍遥之中無弗得也然機無常迹數無定名理無方體隨動立機循行賦物故物各有數數各有一因類濟用同始殊終而不能悖也友有哀逝而慟者吾作賦以尼之賦必窮理理必援數數必詳原命曰達一以明萬殊非敢謂

夫流辭

濠梁劉子晉初吏山陰明年政流物䝡四境樂命既覲反任毋妻遘病子心煩勞形枯鬢焦天不厚祐復奪其偶哀割骨肉呼號躑躅綿聯明晦乃傷營衛精折神遷病及五內吸噏不常懵懵𨊺轞山人陳寉聞而憂之以書告子書曰大化鴻蒙囊括天地日月相經星辰相繫山積川流庶物攸倚之乾則虧入巽則

陂二五交長乃育群形或盈或縮參錯無平夫既有始靡不有休徵冨民代謝動息周流何夭而遏何延而脩禍伏于福喜返於憂變化無則非人可諆且夫金固土頑火木以制豺鴝奔騰弋者則揣春芳木繁風列葩毀陽動雷轟陰凝霰隆蓋物有所不能道有所不恃乘除於萬端合散于一氣故凡往者為順來者為逆浮不足怡沒不足戚是以介推就焚務光自溺比龍置身夷齊絕粒管閩吾子幼學食貧顛連很損耆以墳典力還純粹居晦遭明志新民物乘風振衣登天說策一日雲從冠蓋凌獵墨綬銅章以尹越鄉祿給雖菲雅抱頗將流公既隙開琴相羊凌高摛賦對月傳觴僮伻森列臧獲踉蹡騎閒乘且衣避流黃日忘滋于熊掌自屏色于毛嬙尊行樂道懊懊洋洋輪軫塞路賓客填堂談笑嘍嘌動止徠徉理援周孔文引荀楊厥度員員厥音鏘鏘昔則螢否茲乃際昌非天立命安致其祥子當測璿衡之玄機識陰陽之消息安上帝之殊爵樂吾生之良得況夫造化不常人道懼盈一身既揚眾祚難并乃有璧毀華櫝鬻彖

青鏡天青所臨又何憫憤且子昔身立行成乃失厥怙時世既逢憂炊無釜哀喬木于顛嵐銘玉香于幽土棲不能聯食不能哺若微降于生初胡篤苦于荼竟今子貫九丘明八索踵洙濂達河洛逆鬼神之幽徹理乾坤之維絡既知盈縮相旋屈伸相錯則吉凶不足以為憑死生不足以介吾樂也又何悲乎吾聞莊周外形稱為達士顏子不憂仁流後世啓期屨順曾參全體是皆豪傑之宗儀道德之繩軌蓋子所素景而追芳亦脩巳以自許何當局而迷途遺節文于中矩子聞其言撫心默理豁然得之溶溶自喜書報山人曰聞命矣

鶴賦

惟茲陽鳥遊自陰方火類木彖玄尾縞裳渾朱明而不入奪參精而獨揚玄英讓彩白藏磨光熇熇濛濛黔黔霙霙感坎候而長鳴藉土氣以中養擇淺滯而孤止薄雲漢以高翔脩形閒暇介性醇良渴吸沆瀣飢飡稻粱倫遐齡于鶄蔡跨藻質于鸞凰翊壹丘而振翰俟神聖以呈祥臨皦月以頓舞控清風而徐將

斁塵寰之卑潯狎逵士之清狂秉懿公之軒駕兮爲蘇輿之渠黄託芳踪于江夏兮旋故土于遼陽鳥類如此不亦奇哉然或集趾青田視孕生伏晴塘假寐睨沙孤啄惟來往之自如無横憂以經腹豈知危生于恬安乃致辱召于志足于是蓌奚挾孤魏箭張羅王良御駕造父驂驔䄂貌見而潜匿鸊鵜懼而凌摩爾乃恃靈而弗惑任布畫而眇睛頃墮身于繒繳空悵怏而誰何遂失脚于樊籠之内沉名于凡鳥之科副貢于王庭之哨巢形于塵寰之窠雖育字之恙悉

如動止之不促東䟽池臺鶴棲軒廡王孫俞駕公子乘駼升堂告慶徙欄喧呼于是張瑶華之宴陳麋熊之脯羅青玉之案鋪黄金之酤鄭女執饌楚姬當罏泄禮樂而荒亡肆睊睇以歡娛或撓之鳴或唆之舞一有弗任易顔震怒乃若内苑上林黄扉紫陌晴霏曉開春日晝白傾八院而無人掩九重而謝客諗疇昔之同群豈忘歸于舊國傷制絆之尚堅歆鷫鸘而不得徒羨群飛于瓊霄安能鳴求于芝谷方夫皋澤之從容若甚于困鵬之在北也烏之㒲此亦足悲矣

或有蓄于深江絶島清脩隱淪伺釣而食待汲而飲雲巘共息月野携行随菊婆娑繞客佻馴無鍾鼓之聒耳有曲歌之怡心朝唳曽岑暮浴津潯任意所適其樂無垠計之彼斯之顛危亦庶幾托身而多辛嗚呼羽蟲受偏榮辱循繫矧人統于三才悪能弗愼夫所處

傷別賦

李子用晦餞子子久皆有遠行北臺千里同志難携臨祖懷情悽然生咽因遂作傷別賦

傷哉別乎于人獨難酒殺既陳黯然無歡徘徊南浦路執手摧心肝我生未邁君去當還憶昔看花寶閣中銀筝玉板曾相逢蘭臺日日觀翔鳳雲房夜夜傚乘龍不遮春雨迷蘇帳只愁曉露落芙蓉白馬金鞍敞青袍繡帶封長劍照陸離賓御日相從况夫鷄壇締約藝苑同風詞宗曹謝家比衡融覽湖歌並楫蹈月醉聯驄相親不許三秋隔相知但許兩情通六橋三竺慣流連詎識西亭是別筵柳條入手絲難斷淚珠着袖暈空圓逸曲翻哀調岐途作兩天人歸南北

棹水落東西川況復亂煙結恨遠草牽心重山障日
哀鴈霑襟荒荒白日暮杳杳長江深江深日暮正堪
愁客子那爲遠道遊朝過戚里三千第暮宿天池十
二樓錦案堆金鑿珠箔絡晶鈎燕姬進舞楚女鳴篌
新人漸得意舊人漸當休新人舊人不須陳舊人曾
作昔時新但憐離别朝朝意不妬歡娛處處春況適
龍庭委命鳳陛致身分符作岳奉節爲賓三關弁四
漠東趙復西秦中宵驅捷驥萬里促飛輪心與江雲
遠身惟邊月親十年長作客兩地各懸神有書無鴈
有水無鱗不因路斷腸俱斷止爲思頻夢亦頻夢頻
兮思頻念遠兮悽辛辛極兮易咽夜永兮難晨芳草
兮萋萋遊子兮天涯天涯遊子終須返此恨悠悠無
盡時

美人題葉賦

斯後宮之洪容視花月而或羞何徵歌之失專倏棄
置以居幽步内園以流眄䲠商飈之又秋羨河漢之
希會悽人間之良儔題新詩於紅葉託逝水於御溝
淸長易曲心往難留緣憑天結配非人求世有路而

茫茫雲無期而悠悠豈君恩之不渥實妾命之未脩
委閶闔以耳賤顧他人之知不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二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古詩

節壽篇

妾乃朱門婦結髮比鴛鴦雙𢀳合歡帶主饋事姑嫜恩多禍不來羽翼遂分張哀痛日以深容華漸凋傷誓心八十載血淚積流黄惟此報夫主敢曰效共姜山上有青松偃蹇凌氷霜山中有白石突屼堅且剛

妾心豈不如歔愧歲年長妾願訪王母居彼瑶池傍倘可竊靈藥内化何空翔一入廣庭中千古守其孀

送劉東陽郡博擢宰來陽一首

子本嶺南彥早升賢哲區展足青雲端音儀光九衢攜鐸下宋越洪聲辟竿竽一鳴敦薄俗再鳴化頑夫匪徒授文學復得摘迪腴恩義既相洽交遊良不殊卒情隱者流折節龜山隅頗偕風雅興日與花鳥俱涉歷甜幽遠不厭洗行厨相樂已三禩星軺轉南湖豈俟戒驪馬遂登千里途振裳出西郭揮鞭謝賓徒萋萋江上草瑟瑟風中蘆旅情雖寡釋吟思良不孤來陽古名邑風教猶未徂時方用才力輸賦連市隅子能尚周恤可復頗者蘇丈夫志四海茲别邸斯須得意當努力頊勿念頭顱

蘭亭會飲送沈使君

清流控廣陌崇崖俯層亭日融秋氣佳賔侶如聚星雲林君逸想嵐泉娱静聽我庚如後來吾民惡能寧

其二

亭承永和餘會創嘉靖始山川聚華靈人物咸君子

濯彼曲澗流溥采秋蘭芷使君發馬鞍倚路紅塵起

其三

孟冬會蘭渚亭展疏豆陳豈論貴賤俱志一跡可親協歡曲水際散坐從性真微酬播芳味自覺觴有神緬想一代賢遂為千古人事勝量能繼亭荒當復新林成鳥歸宅氣回山吐春庚績及先彥貽但澤吾民遺茲亭上碑歲歲霑人巾

其四

脩禊已千載風流今復然集咏秋月爽觴響如調絃

人同意方洽地幽性所便遐邁當傅施嘉會惟永年

其五

淙淙流湍逝林薄亭始新遺彼後世樂永揚前代人
得酒忘日夕對山成主賓終當發行色馬鳴南陌塵

其六

秋花蘭亭際杯酒生餘香悠然挾良侶憩彼曲水傍
高詠一縱浪好鳥集林塘所會在適性非徒述遺芳

其七

人代有今古物理多廢興開亭傍清澗勝會還相仍

飲水敢效孔舞風聊共曾懸别各延酌念恩重捬膺

其八

征旆停西郊衣冠集華宇使君吐芳談金風動脩渚
離緒縈前途驪歌促征旅渺渺雲山重落日徒延佇

其九

華宇傍山成清流逐杯轉怡性正悠如分襟忽悽惋

其十

孤亭俯四郊曲水縈千壑咏别亭中人鳴鑣向燕洛

其十一

昔賢已成古遺響猶在今佳賞豈非訛千年惟一心

其十二

亭爲晉人復樂與越民同勝事此相繼萬古名山崇

哭周定齋諫議八首

越風久湮渙惟公障狂流率行向中路虛已知益周
德崇俗方轉一朝事冥遊千古青山夜蕭蕭松檜秋

其二

庶士敦近習公歎揚古音遂今海濱叟始聞師伯琴
日星朗玄耀江漢清以深人去不復作山水知其心

其三

憶昔在朝省爲官多節清端笏諫議班章疏惟精誠
公卿咸抗跡
天子獨知名數奇忽稱疾拂衣謝肥輕

其四

東望龍山阿嘉木浮蒼烟中有十畝宮昔此祀文賢
躡足繼遐跡述作欽所傳已矣欣有歸乘化凌重泉

其五

逍遥后峰隱廬宇俯嵓丘伊昔結稚杜招邀山谷流

我亦後生士遂作忘年遊爰思事如古涕零安可收

其六

鄉隣口易訾宗族古難睦公以誠信從內外鮮不服村落多貧鄉開學變頑俗千年田野氓遂使禮義足

其七

欝欝東麓居上鳴百尺泉伊昔脫塵鞅於此學彭佺道成入冥漠惟餘丹竈烟朝真方幾日人世徒千年

其八

冥冥塚前月飛飛屋上烏孤影失所依中夜相悲呼

羨公有賢嗣根嚮文藝途千載紹芳緒豈云天道無

寄許石屋法曹

有山堪秘跡無地可傳書詩卷隨貧在形骸是渴餘蕭然雲樹下真似賦閒居

求慕辭爲盧亭峰京兆作

悠悠復悠悠天地豈終極嗟哉孝子心思親無日夕椿葉覆空囱映彼舊遺帙殘萱滿北堂猶存斷機跡何獨仰止間而不見顏色天恩有誥書子貴多祿食所恨泉臺阻欲養安復得高山可怙恃叢林足依息胡爲孝子身白首自孤立日黑泉徠多月冷啼鳥集血淚遍丘墳草木亦爲赤郊雲長欝蒼隴水日鳴咽當此獨何爲永慕填胸臆

夜集吳廣文潄溪官署戲贈定山賢嗣

一水萬里流楚越本相屬吾與尔父游親愛若骨肉憶昔廿載時聞尔習句讀而今德學成通籍在庠屋尔父時命乖任越典教育講道雖未久薄俸聊自足尔來省祖親侍宴話鄉族秖存舊日人漸改今時俗我昨一見尔握手如信宿我今四十九尔已三十六

光華不待人功業當自速况此用才日顛尔早馳逐友言故不良父志尚堪續他年駟馬來毋忘問山谷

久雨答許石屋法曹

連旦淫雨滋出門路仍阻散坐池中居新苔上窗戶有懷人不來詹齋雲欲午曠跡曰旅煩幽心待伊訴歷遐世寡儔披卷志彌苦念彼山水娛清宴在亭宇忘機狎水禽延吟撫臺樹託病受官閒習懶甘儒腐仰止風愈高言羨膺重樹終期出世紛藏名學由父

壽友人母

的的壯堂花忘憂有歲華幽心承晓日清艷妬春霞地似遵玄石人疑會蔡家芝庭擅文藻萬古令名賒

五古一卷 送口者一篇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三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寫百花圖寄大宗伯季泉孫公兼賀季子秋捷

陽春獨佔尚書府喬木欣欣百花吐桃杏原含禁苑芳桂花又浥蟾宮露萬物敷榮皆有根仁義在人天所尊江南忠孝出公門冠冕滿朝承主恩芳聲奕奕流遐域四海蒼生仰顏色尺土皆沾化日功繁枝盡得春風力嗟余避難如飛禽千里相依栖上林調舌鳴春遷谷葉求群啄食馴穖陰乘風偶展雲霄翮迷路暫羇江上樹只待長安春日新還覓高林舊時主

重七夕歌簡邊少微水部

七夕復七夕天女當河織隔水語牽牛幸值重逢日此日重逢良獨難休教河水生波瀾人間更乞千般巧天上新增一夜歡從來歡愛無涯已碧海青天渺何許須臾分駕各東西回頭腸斷橋空處君不見天

使礽從河漢歸遠經牛斗度支機秖緣未遇君平子孫槎暫泊江之湄江湄水清清見底照見關南客星起客星起多光芒夜夜長依天使傍不似銀河牛女會一年一度鵲成梁

重恩堂歌爲梅䆳溪大參作

陵陽南畔莆田里千門畫棟垂楊裡溪上新開屋數重行人盡說參藩第中有金函冊鳳章主人兩度沐恩光終身不敢沒君德索余爲寫重恩堂堂前紫氣連南極對案青山若屏立豈無燕雀賀中庭更有圖

書堆四壁君不見皇朝雨露潤滿門多福定生賢子孫紆金曳玉世相繼出入休忘明主恩

金陵別李克齋司馬北理團營歌

多年不見李司馬一日偶逢長安居衣上猶懸太阿劍案頭惟疊陰符書昨聞保障江淮路坐滅群夷清海霧中原再見裴中丞萬姓爭傳更開府聖明特念府內兵召令司馬提團營不爲扶桑立銅柱直教西北作長城長城巍巍萬年峙回首江南失雙臂野人相送不能言極目鍾山淚如注

表兵憲歌

君不見赤手入山虎可馳翻身涉淵龍可騎驅兵寧掃九邊盜分符莫備江南夷夷人傍海各爲伍出沒郡州無定所兩口倭刀插在身常出陣前殺官府表公近提溫處兵少日治才嘗有名坐鎮連年斷烽堠晏然四境長清平今歲夷穿永嘉市公急勒捕兵四至王家諫議不顧身挺矛竟向刀中死公聞往援無

及之死者太速報者遲一怒斬夷如捲霧至今草木皆生疑人境相關兩難釋天心未免歸公責今日權爲銓部行他年又作長城石吁嗟人事胡尔然動足否泰皆係天馬援猶遭薏苡謗李廣尚乏封侯緣物當黑白須擇守退步傍觀聊袖手眼前世務難定期軍中變幻誠蒼狗冊山兵甲乇若雲各嶺土司仍出軍糈費儲供日不足城號野哭時相聞人生身在便爲足浩歌且進杯中淥得馬還同失馬憂公今未必不爲福

馬石渚司農所藏漢宮春晓圖歌

上林天曙垂楊裊漢闕千門日初晓獨有三千粉黛人夢回院院聞啼鳥結束新妝髻綰鴉御溝水漲流紅霞梁上調歌承早宴掌中習舞待官家長樂宮前鍾未已昭陽殿裏花如綺鬬草方從内苑來鞦韆又駕春風起衣冠待膳列滿朝諫疏積成三尺高幾言遣使渡河漢又聞驅虜發驃姚驃姚日發宴日作不顧長門淚珠落一旦羌胡把漢關致使王嬙歸朔漠朔漠之害在邊廷禍及王嬙惟一人豈如今日海中寇千家萬家皆辱身身辱有盡害無已去歲寇平今復尔外患從來連内庭宮中行樂胡為此

同心篇寄送南陵周與鹿明府入覲

君不見一身可收天下春百年難得同心人同心共值他鄉外可憐相近不相親君在南陵理民紀余猶伏枕禅門裏盡日高樓歌暮雲兩地相思一江水即今正當朝會期知君飛盖登彤墀向來善政播中外天冑冢宰能相知從此留君居獻納轉覺同心隔燕越但願傾忠輔

聖明永将風節傳天闕天闕星垣逼斗文少微遥列明河濆莫言出處難同跡夜夜清光長傍君

寄補龔風山五十壽歌

追憶去年君五十君在越鄉余作客余年較君過五歲君顔未蒼余髮白白髮於人胡足悲獨恨與君長別離君開壽域余不知相思空賦南山詩歌南山祝君壽但願功名歸唾手還如方朔在金門宦業清風兩長久君身前是仙者流西池桃實曾三偷只今天子邁漢武好乗星馭登瀛洲瀛洲元與塵寰隔余欲從之那可得倘念天涯舊日人乞與金丹駐顔色

寫愚公谷圖寄祝王古愚老人八十

群生共天誰是誰萬物相須人即已人取我棄總一家區區小犢胡足計人唵此翁真太愚我獨謂翁知化理眼前但識是同胞身外何心辨非是愚公谷名萬紀此翁到今猶不死

敬亭山中問道歌寄懷周都峰諫議

敬亭山中草初緑太平縣裏人如玉可憐相望不相親日暮長歌倚脩竹憶昔君遊鑑水濆草閣論玄今

十春君爲當世立言士余作天涯失路人路途失足
義猶在挺身不學塵埃態家在長懸兵甲愁毀積逐
令郡長怪郡長怪余其奈何太虛自明雲自過但持
一念對天日任教滿地生風波所嗟性學悟未得奔
走關河頭漸白惟記王門舊日言耿耿良知在肝膈
用之朝夕未曾離大德不踰諸物宜心中有天每照
耀舉足在是無乖違質此於君請君說衣鉢從來要
真訣止飯還須得米炊致遠豈仗無輪轍君有實德
造必深忠孝在身人所欽況談知學已成熟洪鑪煆

鍊多精金靜時何處可存匪臨事將何作實發萬言
逆耳孰順之衆妄迷真誰與決子夜朝元事事知開
門交物念即移百斧難除詩酒癖半生已成書史痴
墨花揮過人間世圖書燕窮山水理務博仍遊六藝
外探微復入千門裏覺時自祛還自迷克之不去将
焉歸雙手力執數尺杝其舡已過九曾溪積病如斯
今盡剖寄與盧醫善針灸瀉從本穴可加精補復諸
經當不苟惟君與進勿相遺宣尼在昔歎歸歟子夏
尚居文學列途人亦有禹王資

寫歸潮帶月圖爲邊少微水部

秋潮捲雪來天地霹靂翻江龍夜起五更帶月歸海
門百道璚光寒徹底君不見水曹完椎還留京酌祖
發船潮正平蕪闌一旦留清白千古長同江月明憐
余來往情方洽旰病禅秀悵先別鍾山咫尺未能歸
傷心日斷潮前月

嗚咽行哭蕭柱山二守

憶昔辭君出越里把袂躊躕立溪水君今北返余未
歸何事鄉書報君死風前嗚咽驚且疑想君之命胡

至斯天於有德每加祐況君信義人所知沉思恍惚
言者是折奪君年或在此少日才華獨擅芳出口成
文皆動世故知名與福祿抗妙藝不爲造物忌更無
食性酷嗜飴生來十五輒損脾一病往往累歲月常
日面黃神滯疲吾屢勸君求療術君益好學持精力
近復抱志清海夷長入軍中獻奇策自識儒生示令
難翩然赴
闕求一官得州未發黃堂政捐館先君白玉棺于棺
天降度仙流君去多應住十洲何年再返遼東鶴何

日還過緱嶺頭、緱嶺茫茫幾千里、相思相望無且處、
天涯哭君君不知、仰面含悲淚空注、

桃花歎寄見齋

去歲桃花開太稀、今歲桃花開滿枝、主人見花興所
思、不似去年酣酒時、從來人事有今昨、莫怨桃花易
開落、東家花向西家飛、空把春愁繞南郭、憶昨桃花
炎未開、有客待花長舉杯、今朝花落客不至、惟見短
墻蜂蝶來、自知人生多聚散、相見何須盡肝膽、君使
當初不見花、省得今朝寸腸斷、

汪海雲畫翎毛歌為黃池作

海雲平生負奇氣、好武獨擅千人藝、鼻吸斗酒明月
中、醉來潑墨成兒戲、世稱人物筆力高、我云俊逸惟
翎毛、龎跡每陋王一清、工細尚嗤邊景昭、今看此畫
何所謂、一鶚翔空五禽避、從來羽類本同群、爾今強
弱胡相制、林者奔巢水者潛、彼乎輒趨空戾天、何異
强梁當路邊、君子退步不敢前、正如海夷南掠望中
原、萬民失業遺烽烟、紅顏女妻半驅擄、白頭父子皆
顛連、安得上林射鵰手、抨弓落鶚清群醜、禽兮民兮
且耐守、自古亂離不長久、

芳園行為鈕石溪黃門作

黃門甲第連城陌、掩映高霞帶川陸、別尋幽賞闢芳
園、郄聚名花比金谷、牡丹灼爍居中庭、魏紫姚黃各
有名、繡毬雪簇月生暈、杜鵑血染春無聲、夜半海棠
眠未醒、梨花帳鎖丁香枕、雨砌新翻芍藥紅、月窗暗
透辛夷影、玫瑰風裏散氤氳、清歌半展石榴裙、丹葵
傾心向白日、碧荷擬蓋擎青雲、東籬黃菊盈三徑、紫
薇仙客生秋興、栽培累錦數萬叢、羅疊成山幾千品、

桂花原是舊攀春、金粟猶含粉署光、自同宮杏倚霄
漢、不隨桃李閒門墻、天寒池冷芙蓉落、水仙根珮鳴
川洛、日中茶綻擎寶珠、雪裡梅開分綠萼、綠萼梅從
內苑栽、主人司諫曾移來、今日含春當愛護、他年調
鼎須攙梅、歌芳園、咏芳樹、樹裏池亭分幾處、石溪含
靜飛紫烟、十友軒高亂紅雨、綠林築圃延長春、圃上
參玄逢至人、高樓又在千花外、十載藏書羅古今、塚
經岐鼓難考索、百子三墳猶渺漠、獨有尼庭一卷詩、
主人世世傳家學、瑩掖流芳祖復孫、玉甗金函蒙家

主恩、帷米花木發奇秀、雨露至今濡滿園、君不見米
代名園遍東洛、主人個箇居臺閣、君圖功業且莫歸、
賢達由來求後樂、

重逢行贈張滄江進士

人生結交重意氣、千乘在前如敝屣、肝腸偏吐客途
中、歡娛誰得重逢地、去歲與君同寓禪、日夕索酒賒
佛餞、今年又共河南路、驅車互向花間度、水市朝朝
典驌驦、青樓夜夜酬歌舞、寒山紅葉秋萬林、流水斷
萍分客心、君當遠獻天門策、余亦將爲白嶽行、余遊
白嶽君燕薊、南北關河隔烟樹、但得當廷奪錦時、同
心即是同遊處、君兮君兮莫延佇、霄漢風雲候君馭、

呂紀畫水歌爲黃池作

呂紀翎毛天下稱、一寫滿堂鳴且飛、今朝何復見此
水筆、神變幻無停機、人傳昔在錦衣日、
天子出題畫閣筆、彼獨應制進獻之、
殿前觚貢頻須鍬、今觀水勢多浩茫、遠吞紅日迷扶
桑、濤斷星斗九天闊、源接昆侖萬里長、升沉元氣生
潮汐、帶月搏雲混辰極、壯周寫意著篇章、孔子在川

嗟不息、悠悠江漢無昏朝、人生動足俱萍飄、興亡漸
隨流處盡、歲月總向忙中消、君不見眞水出坎原係
天、神龍捲縮歸深淵、從今一遇樵海客、披圖似覺難
爲言、

思菊周先生歌

思菊先生意何古、隱跡雲林開菊圃、霜柯鐵幹本異
常、玉瓣金英難盡數、把酒高歌幽興新、泫然涕泗露
衣巾、青天白雲望不極、對花忽憶崔中人、莊空菊荒
人隔世、先生之思與天似、風前不見貞素容、籬落猶
存傲霜志、君不見陶淵明、千年與菊同芳馨、何似先
生敦孝節、思菊之名與陶別、乾坤傳播無終絕、

齊雲品歌

君不見南國山惟白嶽尊、橫飛碧漢開天門、三十六
峰不敢抗、諸巒揖讓如兒孫、顛尾亂聳窅莫測、丹霞
照出芙蓉色、風裊爐烟百道旋、泉撒珠簾八千尺、三
姑欲出桃花明、天衢五老臨棋枰、手指群羊化爲石、
層臺尚着凌虛名、萬丈青天毒玉井、澄潭倒映雲龍
影、洞前羅漢談容多、紫霄似與西方近、藍渡河邊雲

水新喬松古檜延長春慈航日日乘流去未見回頭到岸人山盤嶂沓難盡述陰晴變幻無朝夕地胎靈異必有彰扆空託降神人蹟金身十丈氣吐雲無乃北極玄英君年來顯聖人盡仰八方禱福聲皆聞天子知之頒祀典宗伯錦衣頻勑遣金璧如丘粧殿庭道人列等承冠冕我生雅多丘壑情憶上高品禮太清半生紅塵夢初覺白首始到新安城城中軒蓋紛如蟻甲士傳呼國公至中丞侍御盡陪從兵憲群官分叙次

九重用鳳啣金章八寶龍函出異香黃冠黼服滿山路漫空仙樂迎相將齋場累月始圓滿余復卧病留溪館移居習靜海陽城炎毒四郊攀陟嬾金風八月秋正高萬山凉氣生征袍呼童隨我躡天路翩然而足輕如毛周遊已歷雲深處恍覺身心出人世今朝且別此山靈他日還來採芝學道了我長生志

海陽歌留別方奎山

散人翱翔無定鄉昨日留溪今海陽海陽遷客方太史相逢一語傾肝膽欵余避暑栖山寺日夕往來情愈至論文不讓謝玄暉下榻還如徐孺子長風落天秋樹鳴君往白下余宣城岐途鞍馬背雲發兩地相思同月明明月有情隨去住長照天涯客遊處獨把懷君一片淚洒遍千峰作紅樹只今兵甲盈海濱君才用世人所聞我有寶劍尚在匣他日重逢當贈君

海陽七夕歌

去年七夕客無聊今年七夕居海陽海陽風土尚侈縻千門列俎陳笙簧珠簾寶絡誰家女兢桔銀河笑相語行行乞巧禮天孫處處穿針罷機杼斗轉天高

風漸秋良人半在商賈舟舊書不到群盜滿新杵亂敲孤月愁含怨含情兩難寐滴盡雕闌一片淚自傷終歲鴛侶空翻羨今宵鵲橋會嗟余避亂西復東妻猶在越予雲中三年分跡夢空繞萬里羇居懷一同此時感節腸俱轉望比天河路尤遠乾坤骨肉會幾時世事間關命何舛君不見丈夫不爲兒女憐人生聚散皆係天夔州杜甫亦漂泊荆藩王粲猶風烟近聞寇息民安堵吾欲還鄉理田園湖上仍同妻子歡河東却笑牽牛苦

寫蟠桃獻壽圖祝韓兩亭推府

五福惟云壽所先人壽有德方可傳韓侯少稟秦川秀兩年治越皆稱賢前身原是偷桃客阿毋池邊舊曾識遠摘蟠桃向壽筵期君壽筭如桃實

三節吟爲雷少郡作

鴻濛未分元化一牝牡漸漓形始闢造物多幻百祥生綱常不紊三節出三節在天神鬼崇雷門從此流貞風幽心不愧山頭石芳意當同雪後松松可摧兮石可煅節義能将虹日貫千秋人範亦不磨夫人之

壽應無筭

九日歌酬周山陰張會稽携酒見訪

秋來日日天無雲山塘鳧鴨飛成群引泉灌菊高八尺清風吹動香紛紛籬傍有人扣蓬戶迎之乃是二明府共說今朝重九期拉我登高且樽俎聞言不覺笑且驚相携直上息柯亭正冠分袂吸斗酒夜深爛醉無餘醒河横斗轉下山去殘月依稀在高樹更漏無聲天欲明江鴈雙鳴向何處

亭上坐雨寄懷謝侍郎汝湖

山亭夜雨桐葉黃曉來芙蓉紅滿塘觴中有酒不能飲相思東望青山長青山東盤滄海曲謝公歸隱湖山麓日載笙歌水上浮暮抱白雲岩底宿去年訪公同公遊觀海直登樓上頭雲霞一片亂峰碧銀河萬頃冰蟾流一別悠悠移歲序秋晚蓮衣落洲渚料得西莊風露多開過亭前桂花樹憶昨逢公越水東咲談夜夜金樽空天王寺裏弄水月卧龍山畔吟松風人事長憐不如意毋失妻病仍相繼予從運目不觧衣公是何特四門去追公不及柰公何肝腸日逐東

廻波黃鸎嚶嚶楊柳暗長川渺渺停雲多近聞海嶠賈爲盜入野殺人如刈草君家正在海之南大小多應盡驚倒官兵斂手不下鄉巡司列坐宴中堂嗟嗟土地亦忘守大臣何故羅其殃時公振怒揮群族一鼓刀戈盡驅逐始知才智堪救時眼底若公徒碌碌公乎公乎于此足以觀世俗

菊花歌贈滕桐陽

野老春來不出戶生憎眼底花無數蕩子佳人漫作群笑歌蹈滿湖南路清真獨有滕桐陽秋來種菊花

成行名葩異品三百種西隣風過東家香九月十五
月初滿携壺遍拉看花伴陶然一醉菊籬傍仰面翻
嬿月光短太師白頦紅相袍狀元遊歸海日高美人
薦寢有二喬錦裙十段懸緋桃楊妃醉啜荔枝液玉
樓晒起海棠嬌金蓮佛坐僧衣褐四面錦盤巢孔雀
芙蓉褥上金剪絨瑪瑙盤中銀芍藥木香棚映黃薔
薇梅花五色人間稀萬卷難供田子眼猩紅易染西
施衣妲已愁多金洒血簾外瓔花啼雀舌白鴈翎寒
空自飛青心蓮老那堪折鶴頂鷄冠相映紅牡丹粉

落金銀叢萬鈴無聲金鎖靜麝香毬碎消玲瓏玉粉
樓中酒初歇金盞銀臺羅密疊長把金錢買喜容莫
教一棒飛香雪君不見陶淵明愛菊千古遺芳聲身
邊已辭五斗粟頭上惟餘漉酒巾今不見桐陽子高
才尚未逢知已十甕香醪三徑花樂道安貧兩相似
桐陽子且如此世間萬事奚爲爾

萬年萱壽朱太母

萬年萱映日含芳北堂上離披光五色葉長根老無
剝蝕經霜歷雪歲月深獸立忘憂安若石君不見朱
門孺人賢且老膝前有子成名早他日俱承雨露恩
一門盛美人間少萬年萱長茂好爾與孺人同壽考

漫贈徐少峰邑傅

尔本南州人移居陋巷底門前大夫山白日青雲起
雲飛遥遥昔滿空一峰獨出江之東從今下却陳蕃
榻千古人傳高士風

武林七夕歌

問君今夕是何夕乙卯之年七月七烏鵲高填萬里
橋新月微含半庭色忽憶去年當此時天曹夜宴太

傅祠酒邊女妓盡按曲燈下公卿皆和詩只今病卧
無交際況值兵戈滿吳市高情獨有主人翁開樽共
話當年事當日豪華說武林四時風俗勝燕秦千門
競糶穿針婦三市惟多乞巧人一旦風移人事具轉
眼翻成亂離世客舍荒凉故舊稀往來秪見劉家好
劉家少好二十餘不親女工長讀書花間久無蕩子
騎門外偏多學士車主人翁劉少好憐才好義兩相
似世上人情都莫論且共今宵一廻醉

秋日山居高東樓鄭曉山張太行朱東武劉梅

野過訪留酌夜半分韻得翠字

青天月出山移翠有客酣歌夜忘寐白袍倒掛溪上松烏帽低穿洞中桂七人元是竹林賢千里相逢滄海邊壺空燭短且歸去明河正落雕鞍前

樓中行時卧病寄送邊少微水部

樓中日暮傷離別遥望江關唱三疊去去仙帆不可從西風裊梛那堪折折梛雖易攀君難咫尺岐途如萬山山前緑草開天路水上青雲迓漢官漢官刻志多廉行疋馬還

朝聲譽盛共說忠誠出孝村更憐雅義根真性從此居曹族績昌當今海宇稱循良千秋功業流金石一代衣冠頌建康建康宮闕天中起鍾山倒映玄湖水官道花明馬足前長安柳色鶯聲裡鶯聲喚起客愁新城北城南羅綺春不知馬上看春日還憶樓中傷別人

符卿歌贈張甌江

張符卿日酣五斗如步兵爲紗半側緑袍敞騎馬長帶星河行十載爲官作兒戲名居鵷沼身田里看山

遠度白雲中留月長醉金樽裏才過八斗貌若愚袖手懶談詩與書三年不爲花鳥苦半世曾無妻子拘城中相府乃帝起甲第如雲連戚里三槐覆戶地長春八座羅庭燦成綺文園芳樹相勾連蔽虧日月忘流年沼邊鹿卧芝滿砌堂下鶴鳴聲在天愛君性古多幽意繞室惟栽蘭與蕙花開每見人盡香風過遥令鱗俱醉終宵宴客酒滿堂四壁燒燈白日光梁間秪聞雙玉振掌上時驚一燕忙越南隱人鳴野子廿載於君舊知

己策驢東入永嘉城兩月沉酣忘爾汝吁嗟世事非昔時兵亂人離君所知江南髑髏滿道路官府帑藏無孑遺軍門好士尚奔競朝挂鐵衣暮金印有賢謀見委蒿萊直道誰將列鏡懸白眼看人空自憐英雄事業成棄捐君才與我秖先後一出一處同風烟尊前有酒誠堪戀簾外流光若奔電但得與君長吞三百杯莫管滄海桑田幾千變

鄭郎歌贈黃池令子元壽

鄭郎八歲氣何昂頭角崚嶒雙目光祖裳入座吸酒

梁叉手應對聲琅琅有如象笏侍明堂手骨兀立端
且臧又如蚌珠生滄浪容儀溫潤神中藏翩翩頗含
鸑鷟瑞落落不同兒女行汝家原是詩書系祖父衣
冠擅才藝人文述作必有源庭前又出寧馨子寧馨
子且秘身克己讀書求古人今朝尚食盤中栗他日
應爲席上珍

倏別行 無聞贈邵醴泉北上

去年逢君在建康樽俎咲歌方幾場今年孟夏仍握
手傾歡兩醉城南酒陌上分裳五月餘今朝又遇關
前柳關前楊柳當暮秋暫綰長條繫紫騮解衣共入
花間市索酒同酣江上樓樓中歌舞須臾事歧路驪
駒促行思客邊惟有送客難相逢何似相離易況復
與君同故鄉十載結交情正長從今一別天涯路官
海烟波各渺茫春宴瓊林須及早補袞掖垣頻諫草
倘值天王問隱淪上書勿薦襄陽老

省吾歌爲金面山作

至德有遺行大慧無窮知太陰遍冥漠光耀恒有虧

吾人本非堯與舜出入安能窮善性曾參所以重此
身端居終日惟三省省身不在言語間當令念念長
見天眼前聲色能作障意外功名非本然羨君久散
江湖跡託興魚鹽聊自適堂中賓客四座盈樓上詩
書滿床積積書豈獨知古今悟道須追前哲心對人
處已每自反出門敬事如臨深君今與我心方契來
往禪門談道義幡然索我省吾歌究竟終身作磨礪
君不見良知元自省中來靈月長懸不夜臺世路常
多六欲態休教淨處惹塵埃

松岡二守遺像歌

人世久無真面目個個傳真誰認得眉間長挂兒女
愁頰上全浮利名色色相于人本不同直教打破總
成空三千粉黛神遊外億萬塵魔夢覺中麟閣圖容
人不識乾坤何處求真跡汗馬都隨逝水流精忠惟
共秋陽赤今觀此像多清真或是生前福善身面部
豐隆潴若月道氣優游和似春含心如欲甘貧賤壁
額多應厭軒冕兩眼長看濁世忙一舌曾共群儒戰
手執綱常不放寬情陶詩酒自盤桓挺身獨畏人情

悪動足時愁行路難、衷腸蓄志安盡知、求玄思與神仙期、看今几坐凝虛意、郎是初來出相時、付與兒孫牢認取、莫作奚門僞家主、傳流一氣不曾停、對面何須論生死、

天台篇寄送毛青城儀部出守合州

天台自古神仙地、處處胡麻映溪水、郡城半雜亂霞中、官居宛在千峰裏、聞君叅靜玄道成、五馬恰向天台行、萬年靈草非難得、二千之石胡爲榮、台東路亘瀛洲近、長見倭奴入台郡、海戸村農時作兵、內希私財日將盡、此去仗君神化功、一揮慧劒群妖空、君若遇時清烽火息、乞將丹藥活疲癃、

奚孺子行贈后岡令子四郎

奚孺子、四歲輙穎異、挺項出言抱奇志、顧余戀戀若同氣、侍席猶能指文字、骨格停停眉宇清、雙眸豁達如朗星、對食無求意自恰、鬪語中通心太靈、尒家三世多積德、恠道而翁產英物、一兒不獨似麒麟、三子還成鳳毛色、君不見陳仲舉南州徐穉心曾許、尒若他年學業成、𢔁門下榻期相與、

夢石洲歌

山人住越嫣越俗、閉戸只弾琴上曲、忽憶知音張大夫、停指開簾對脩竹、竹林清風飄我衣、池頭月出山禽飛、愁中作歌醉來卧、夢魂恍惚逢君歸、逢君歸對君話、夜半梨花落香雨、一覺都忘夢裏時、依稀江上山青處、

送章三洲祠部入金陵

去年別君杏花落、今年見君芙蓉發、屈指相違一載餘、中間思憶那能說、長擬君才當大舒、知已未遇仍汨如、三年止爲柱下史、兩郡五年勞簿書、天意在人當有日、中路何須論得失、千里長携妻子遊、一朝又領曹郎職、

晝舸西征江水長、金陵千古山蒼蒼、大明王氣今不改、南朝臺殿俱荒凉、此去知君能吊古、騎馬時尋芳草路、淮水猶過武定橋、鳳臺今作庚家圃、巷口烏衣何處歸、孤村紅杏仍芳菲、南郊北隴盡禾黍、寒林日落樵人稀、至今惟有鍾陵月、夜夜流光照城闕、期尒爲官如月明、四海清輝共芳烈、君不見

天王純孝大禮成萬方作則稱神明君心忠義出天
性祠曹之任非所輕但願齋心崇典故歲時禘祫貞
朝度贊成禮樂百神和不在虛文獻三賦

曲池山中對酒贈月槎兼懷萬楓潭諫議

浮雲東飛高鳥還落日半照曲池山離葉蕭蕭大聲
急山前有客敲柴關須臾入座通姓字乃是西江月
槎子問子孤踪何所來云自明州還到此杖屨初霑
海岱雲衣裳半帶敲龍水憶昔見君龜山臺身經兩
度桃花開看君雙鬢已非昔昔年春色今重來呼童

燒蘭缸與君吸斗酒逍遙曲池上世人豈能有請君
作歌我和之月白正是泉鳴時橫襆兩眼對脩竹夜
深相視心如痴愛君才思本清素悟道年來得門戶
三尺焦桐四海遊到處冠車集如堵歲晚天寒還故
鄉飛帆予亦下淮揚長風亂離各自往吳樹楚山空
斷腸為余傳言萬諫議客吳還是何時去江南不斷
鴻鴈行一札渾忘舊兄弟江水悠悠萬里山相思相
望隔吾揚九月金陵酒初熟問君何日出南昌

松石山翁歌

宙溪之山何歷歷上有高松蔽雲日緣崖挂壑幾萬
株地老年深半成石溪頭隱翁開草堂砍松作几石
作床手持道書枕石卧九天瀉落松濤涼余聞此翁
多靜志杖屨何曾入城市參玄好讀養生書忘世愁
聞亂離事昨偶逢君草市頭邀予共卧松間樓長看
白石當庭峙坐見飛泉階慢流相期同向山中住煮
石飡松老歲駐倘得長生在世間千古當為赤松侶

度關篇 九月下澣南遊齊雲作

湖陰九月秋方暮夾浦殘楊衰江霧散跡逃尋雲外

山策驢先度關前路從來關路本多岐迷盡行人人
不知千門映草肴與瘵衆口如碑有是非嗣宗不獨
悲窮塞楊子何心泣南北丈夫淚為古今流豈能浪
污青袍色長江排木時蔽天江頭半雜漕河舡尋常
勿作公私看盡是
皇家內帑錢帑錢濟亂需無盡使者徵求幾時定野
人駐足問迷津登關何必通名姓君不見賈生函谷
曾過秦雄論尚輝千古春韋繻今日辭關去貴詡鷄
鳴避難人

白璧篇留別何白嶽

昔從荊山遊偶得雙白璧貯笥二十年未逢知己客久藏漸爲塵垢昏光彩不彰温中存相如歸趙鄭尚在卞和泣楚猶遺痕我昨驅車萬安市道上偶逢何柱史握手重論京國交三載光華一夢事逃炎閩館松蘿山門外雲深心益閑風移俗狡寡交接日夕賴公相往還庖廩長供肉與粟綈袍一如周范叔對樽每見忘形跡談世時能出心腹西風入林秋夜闌久客欲發如秋雲愧無黃金謝賢主白璧今朝當贈君

新知行寄倪泗濱

種樹不如種花早舊游何若新知好一當患難死舊身或遇芳樽便傾倒憶昨逢君官道傍今朝已覺同肝膈交游不畏金蘭契言論真非兒女行上堂共酌斜陽晩一飲輒空三百盞頽然花底不知歸仰面天街月華滿

落魄行贈高海州

丈夫志功名田翁事商賈浮生不富貴難以時人口看君聰敏年正青少日讀書明一經飛翮即可上青

漢何爲落魄滯休寧休寧城中塵滿路君身無繡入不覩但知衣緼合漂零豈識君才能買當勸君拂衣還故山下幃刺股居衡關一朝名姓録金榜舊日人肴當易顔

江岍行送陳一敬一邦朱少徵少欽還越

錢塘日出潮初歇兩岍芙蓉錦雲夾越客訪我吳山中不待山陰夜飛雪入門握手歡笑生對面不言千種情屈指從頭數離別三嘆未終雙淚傾相留共泛西湖去閒身半在禪家住弄酒長捫峰頂天尋真每度溪邊樞看山興盡重入城騎馬却尋花裏行蘭館艷歌幾廻咲月樓玉琴連夜聲九門三市經遊遍樂事已極哀情見夜半俄逢惡少年竪髮裂眥手按劒從者抱憤咸擦拳少年却足不敢前君輩嬉然若無興咲談啞啞春風妍明朝東望鄉思發拂袖出門與余別送君直至江岍頭眼見風帆過吾越西陵日斜舟欲行離心先逐耶溪雲相思兩地凄凉夜可憐同夢不同聞君不見時事紛更人道絶交義姻情問班別看君獨存千古心感激令人寸腸裂山陰雪棹驚

煙波夜半歸來與君何愛尒遠尋江上路高情却比子猷多

月下吟

城頭月出光如雪兀坐空亭正愁絶尋君幾度不見君披衣踏遍天街月天街沉沉更漏長夜寒烏鵲啼枯楊君於何處醉歌舞使我獨行空斷腸離腸九廻有時轉我思綿綿與天遠尋君不及夢君時對月還如對君面君心如流水一去無回頭我身若萍梗朝暮隨水流流水何年向西注月輪豈共浮雲住一带

同心聊繫身千𪄌連理猶生樹樹老根盤歳歳春知君到處是交親縱使能忘伐木侶也須栢念倚門人

王生歌

王生每爲人所怜對酒放歌聲徹天屋角飛雲不敢動水邊萬木皆鏗然新安見者盡相許東邀西喚無定住當年生長在姑蘇因之流落忘歸去去歳逢余閶門路傍仰面折腰稱小王自言聞譽二十載今日頓隨遊遠方早晚視余若舊主慇懃孝義如兒女艱險長經亂世途凄凉共對秋窓雨君不見世人盡多私利私生獨愛余書與詩性靈慕篤學亦久往往出口成文詞余居城市逢迎倦逃炎即欲栖郊甸假館更賴生力多陽湖嵓寺搜求遍嗟哉王生之義誠有餘乾坤交結嗟不如若令軍門募士得生偕勦更報主能捐軀使我世清歸故廬

劣猫歌答奚后岡見寄

我猫無能性復劣四爪如錐尾半折夜避水鼠伏牀頭晝逐家鷄穿屋鉄搜厨囓器竊無餘幾度逐之仍返廬后岡君士一何愚賦詩索猫云護書吾於此物

胡足惜與之但恐傷君食呼童展紙聊走筆寫猫贈君挂齋壁嗟哉物假能混真對猫論像休論心只愁猫神爲筆分驅棟沿垣劣益深君不見孫知微酒酣慣寫虜鍾馗四壁但聞魑魅悲此圖勿作尋常看入夜能令群鼠疑

慕鷗歌爲金子作

越南戰伐無休息天日長含海烽色野老流離江上鄉三載星霜頭盡白水國茫茫雲樹秋中有散客居滄洲逃榮不羨公與侯慕彼沙邊雙白鷗白鷗性僻

忘機事盡日乘波自來去遠害那經網罟前若營混魚龍處人能忘世方與群鷗亦無疑長使人矮炬斜月栖同穩狎釣依舊情轉親君不見朔方白雁書曾寄黃爵啣環能報義天生羽類本同人人胡反與諸禽異一逢利欲心輒移同胞按劒時相持沙邊鷗休見疑吾與爾蹤隨所之

送章兩山北上

兵戈蔽野烽障天四郊村落無人烟君今挾劒復何往自言獻策金門前金門巍巍近天日

天子求賢正虛席好結英雄共請纓早下江南靜鋒鏑

吳幕府歌

吳幕府驕馬殺倭誰與伍常年在外今一歸腥血猶霑手中斧昨日逢君當縣庭滿頭白髮黧臉青堂前祇設數尺榻枕畔惟堆白草經自言左脅麻且急更兼中脘氣痞塞當道無閑醫未來臟頭露撒如雲集余忽見此涕泗多吾越之民其柰何傾言幕府妖殄理東路倭奴將渡河

少年行

洛陽金谷饒春色少年走馬城東陌娼樓酒館昨朝春相院侯門今夜客醉中交結不知心天上浮雲無定陰但得歌場投一笑詎知人面值千金千金一笑從來有人世那壽百年要滄海桑田尚變遷巷樹園桃豈長久勸君何用戀芳菲墻裡梨花墻外飛但看古來銅雀妓年年空設望陵幃

南山吟留別陳一敬

門外南山元不改山中鎮日雲長在高風吹雲又出

山一朝飄落青天外天外孤蹤無定處暢夢 衰暫時春他年若返門前路依舊南山是主人

海槎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四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侯先生歌

看山兩月不歸城，歸城輒過侯先生。先生永嘉住四谷，者書稚子皆知名，身中秖佩雙龍劍，市上橫行人共羨。千金暫買青樓笑，八萬春還思貢門，戰棄繻曉出函河，關河兩岸楊柳多，長空星沉客帆起，離別與□等何。我歌一言君且聽，當世儒冠非悞人，風雲偏護五侯宅，花鳥長依三殿春。君不見今人好利不好古，君莫從前爲詩苦，商客惟將錢作神，原家誰聞塵生金。嘗聞燕趙多俠遊，片言能以身相酬，荊軻曾把秦王袖，豫讓甘捐國士頭。君去應過三市東，君逢此輩當知已，時異休明易水歌，才高好論周宣理，燕臺峨峨高千尋，明君致賢不在金，從此遭逢君莫訴，古今賢士說侯嬴。

東坡墨竹歌

東坡畫竹只幾箇，葉葉斜穿野雲破，此法清奇誰授之，知君傳自文與可。寒林數畝烟蒼蒼，眼前咫尺如瀟湘，日落恍惚走風雨，夜深秖覺聞鸞凰。湖濤不興楚山碧，歸龍倒捲青天色，漁子鳴榔何處舟，十里平川一聲笛。憶昔七賢居此中，豪吟劇飲樽不空，星移物換亦已矣，至今綠竹揚清風。君不見徐邑博爲官無俸錢，惟有齋中竹，但愛竹上節，不論人間俗，來往閒庭對竹吟，平生惟竹爲知心。昨得東坡一卷竹，視之尺繪如千金，東坡公，少荊子，竹與尔心兩相似，但得年年共歲寒，垂老何須問知已。

遠遊篇送楊秘圖遊閩

山人性僻耽遠遊，長日白雲生杖頭，名山到處走欲遍，題詩多向空門留。前年自楚始歸越，兩鬢新添鏡中雪，田園江上未全蕪，一犢長耕歷山月。傲世那論生計愚，笑歌飲水何悠如，達士移書每問道，使君題扁名其廬。廬扁相傳滿鄉里，山人之心只如此，耻將名姓播人間，惟願開樽向烟水。春風昨夜鳴江城，翩然野興如雲生，出門仰天何所往，拂衣便向閩山行。

閩山峨峨倚天起東立藩屏入漳水水國蒼茫接海門白日魚龍伏其底君不見宣尼登泰山一望非人間君今觀海水從此難為言又不見向平好仙術家居事冥脩一畢兒女累方為五嶽遊君雖神仙侶難忘妻子憂大兒齒齠未三尺小丁在褓方一周衣食關心須料理閒身莫為青山留人生觀物在觀意一室真能見天地鄭圃藏名豈浪傳管寧抱膝猶堪繼興盡當思故里春山上月華長待人願君莫學風前絮滾滾惟隨南陌塵

王夫人歌

夫人不愛塵闤住隱跡偏尋傍山處流水時穿白石橋月輪夜挂青松樹抱膝中庭日晏如案頭惟著養生書惟君尚未藏名姓門外常多長者車

千金子行

遊河西畔千金子兩頰桃開紅照耳明水含眸雲撒肩陌頭走馬香塵起鳴鞭䢵過三市中萬家楊柳生春風夜深醉酒清梁道結客俄逢李太宗花前月下無朝暮為雨為雲越臺路不論交隨白髮長但知情與青春度含啼迭遠臨水湄天寒不惜解羅衣香肌摊雪花中少白玉凝脂天上稀天上稀天若有時人不知因之謫落人間世長得高樓夜夜期期君遲待君早門外啼禽怨春老君不見當年衛玠菓盈車今朝尚恨千金少

饋鰣行答周浮峰社長

去年蒸鰣與頗異每向人前說珍味今日君仍遠寄之甘美猶疑去年是乃知人美味始甘東坡西乳名徒擔案頭日見鱗如動簾外風凝香尚含呼童折魚

復沽酒虎蹲直須空一斗對此安能相共君哽咽當飡難下口

補祝吳瀫溪母夫人九十壽歌

夫人身居儒者門生長本為帝室孫容光內秘不可見賢聲惟與河山存膝前有子多文藻宦遊偶得江南好輕車從養向會稽心安忘却年華老今年九十眉益長坐臨壽域傾霞觴瑶池醉倒東方朔未得偷桃獻北堂醒來獨拜夫人壽仰天口占詩千首長願夫人在世間年年醉我蟠桃

酒、

寫長春圃歌寄壽楊南泉西曹

去歲花遲今歲早、今日看花明日掃、一花飛落一花開、不覺主人花下老、花下老人謾自羞、去歲看花曾黑頭、兩眼何辭索花笑、萬事只須逢醉休、人生苦無千歲壽、何不對花長酌酒、但得花生不斷香、美酒便當傾十斗、十斗日傾胡足多、花外日輪如轉磨、請君進酒勿停手、昔日劉伶今若何、君把杯、我擊鼓、折花當壽君莫數、無處迎春不送春、豈如君在長春圃、

諫官篇送祁象泉掌科之建鄴

昔余旅食淮海東、君方爲郡行巴中、相逢岐路不能戀、桂席又乘楊子風、匆匆歲月無停住、三年典法賢聲著、

天子徵君作諫官、策馬仍從秣陵去、余方抱憂居隴頭、無計送君徒淚流、離心一片繞江水、青天碧島空悠悠、君不見北胡犯關南寇劇、海上居民死鋒鏑、當路宵眠無所籌、震怒惟將刑濫及、又不見蠻夷昨夜攻城巖、今日將軍貫三木、如此全無愛士情、臨機誰肯傾心腹、邊患日大將日刑、上者移官身自榮、風塵障天白日晦、黃河之水何年清、君爲獻納時頗早、之官況是南科好、世事於今已若斯、此去莫辭頻諫草、諫當成事休建名、自古立朝惟致身、一心報主須捐已、片語安邊在用人、我作歌、君側耳、潸眼傷心聊慰几、吏道年來風漸衰、力挽頹波望吾子、

紅拂妓歌

紅拂妓、兒年十九、流落軍門在人後、主人驕貴、不足依、託身願入英雄手、一見衛公欣欲歸、夜半更衣脫

虎口、千里騎驢入太原、路經靈右逢虬髯、解囊擲頭盡驚異、口呼兄妹無相嫌、真龍出天野龍走、百萬奇珍爲公有、因之遂成社稷功、麟閣元勳今不朽、吁嗟此妓真異哉、恍惚身自天都來、從人不作裙釵態、論世惟多國士才、君不見唐臣多少居朝宁、袖手素餐常誤主、此女精誠世所稀、千古簪纓真愧汝、

紅線

薛家有婢名紅線、身若輕雲花作面、中藏秘術幻似仙、混跡閨旁人不見、一朝主難家欲傾、潛飛客計散

雄兵功成忽尔去人世明河千古猶含情

虞姬

紅顏古有薄命名命薄莫如虞夫人一遇重瞳承叱咤朝暮惟隨征戰塵八千兵散罷歌舞王貌竟爲垓下土自古與邦屬聖君至今人說王陵母

琴操

海客常年滯商賈白頭鄉相忘鄉土名利如天無盡時人生誰記回頭路琴操本是烟花人自知歌舞能陷身一旦參禪見本性千秋水月傳清真

朱東武行年五十予邀舊游卲南城余靈峰徐九里孫雲樵小集息柯亭醉後歌以代祝

聞君今當五十齒德具五常無百史堂上惟存軻氏親膝前又見徐卿子我亦年登四十九較君才藝一何有舊日交游秖半存相邀亭上爲君壽從此期君福祿臻獻書早晏曲江春明朝且謝南山去從官休嗟白髮新君不見朱買臣

桃花歌泊梁溪有懷萬楓潭諫議

梁溪三月桃花開凝霞映日紅成堆風吹花香落溪水東船野艓西船來昔有人兮宰山縣桃花千樹當庭見一去長安作諫官惟見桃花似人面桃花猶記昔年遊溪水無情日夜流他時若過溪邊路應被桃花咲白頭

題王繼津兵曹美人圖歌

古徃美人世所奇伯鸞徵仲相繼之江夏王生稱獨步武林今見俞家兒姚江孝廉李葵曰索得此圖藏亦久天生奇貨各有歸今朝又落兵曹手圖中二女何代人或似開元號與秦芳心未滅祿山根蛾眉尚

爲漁陽鞞嗟哉世人生男且勿喜門楣但看楊家女一人承寵萬人榮甲第如雲連戚里入朝曾賜七葉冠異域玄璣照夜寒歸來翻厭繁粧麗獨拄輕綃傍竹闌姊妹家恩意已足一旦鑾輿幸西蜀妖環已化驛路塵夫人魂落陳倉竹豪華當代視無前滿門殄滅胡足憐女子事人在其德嬌歌艷舞徒流連明皇在唐亦明主友于之義誠堪許況無聰敏能尚文獨此閨帷無可語禍福在天非有門反手災祥人自取治國常易治心難亂根不在安祿山胡軀豈爲帝妃

予、旋舞非是宮庭歡遣恨、千年唯在此、馬嵬誰因六軍死、君披此卷且莫哀、家國從來當愼始、

送朱少徵秋試

尒父昔當鄉薦名、見尒始添朱家丁、于今尒復學業成、騎馬又作觀場行、年華忽忽如電逝、廿載渾如昨朝事、尒須早折天桂枝、好同尒父燕都試、父子同試復同科、四海說來能幾多、今秋尒若不努力、他日其如尒弟何、

臺上歌寄王龍江太守

登臺偶酌亭中危、忽憶與君臺上時、倒危日夜同宴咲、馬頭長帶星河歸、匆匆歲月如奔電、閩越相違不相見、數載山中無一書、惟有床頭淚千片、淚流有斷續、所思何綿綿、知君樂田里、持釣弄江天、江天可樂復可居、市朝之事誠紛如、明朝與尒藏名姓、同入南陽結草廬、

停舟歌寄王野塘國教

停舟旅泊鴛湖暝、月出橋東蕩天影、撫景因懷廿載人、來此曾爲邑中尹、歲歲春風幾萬家、道傍謳遍甘棠花、野外於今尚絃誦、城南到處皆桑麻、桑麻有枯榮、所思無間隔、我昔桑麻間、曾遇匡人厄、此厄顛危人共聞、赤手惟君爲解紛、報德未圖車下戰、淚流空洒湖邊雲、前年隱跡吳山寺、偶尒逢君坦腹子、古貌清才世所殊、惟於阿丈兩相似、君不見富皋埋頭在西監、當時范老能相薦、一逢內助作相公、千古人稱晏元獻、又不見孫儁才華動朝野、乘龍又得桓家姐、君婿今懷王潤姿、亦非久居人下者、

賦得越王臺上月壽梅使君

蓬壺之水幾萬里、東來月自壺中起、飛輪直上越王臺、清光照入千門裏、千門皎皎揚金波、一犬不鳴、如夜何、川上明珠已還浦、城北虎群方渡河、明河夜半臨城闕、鈴柝無聲群盜滅、家家拜祝天邊人、夜夜願爲臺上月、臺上月、臺上月圓且光、萬民安堵無流亡、田有秋兮園有桑、胥甲不來夜益長、臺上月、月華五色、振作人文耀邦邑、禮樂三千士若雲、彬彬盡是登蟾客、臺上月、月來復去、度漢流輝歷燕薊、關山之戍歸幾時、胡騎今宵走何處、安得此月懸在九重之殿庭、長見百僚

眞與僞便當化作君王心盡照人間不平事歲歲年年稱至治、

賀鑑湖中水代壽宛溪使君

湖中水清到底上不波濤下無滓碧荇何悠悠白石亦齒齒終朝蕩漾無停止中有十丈蓮翻露復含烟倒靨艶影搖青天微茫遠瀉黃河源澄清堪洗蒼生宄只愁此水流出賀鑑湖東之瀛海歸蓬壺乘仙一入天河去萬古朝宗向紫都、

洞嵓歌送徐邑博以荊擢尹曁陽

常聞五泄之山在曁陽東與鴈蕩爭雄長又有洞嵓居其傍無乃至人養道煉藥之仙鄉歲久神仙已歸去惟有石床丹竈存中央我欲遊之未能往十年清夢徒飛揚會稽廣文徐夫子今復為邸守於此移將禮樂治斯民必有絃歌振人耳為之朞月政或餘休攀此洞探幽奇且尋五泄凌絕頂俯窺邑中百姓之瘡痍況今時事益紛擾行道樹功誠在玆送君且自之官去排難好為民社計莫從嵓裏問神仙蟬蛻茫茫在何地君不見秦徐市、

送社友鄉試

秋風滿庭槐半吐嫦娥夜敞清虛府丹桂俄開萬樹花人人盡挾吳剛斧君身本是文曲精却與嫦娥原有情步蟾折桂路非遠門外青雲接履生吾友昔多登薦籍一科常見數人入近進都非友內人況皆後輩非余識日昨看君氣色新今秋定知俱發身況當時事正紛擾天心應待老成人、

泣時行

海上之夷滿鄉邑城頭火砲如霹靂日暮居民猶巷

歌野老惟多仰天泣昔年夷或過甬東波浪外嵩常待風今則風消浪亦伏往來各郡如島中吁嗟此夷誰致汝總是豪門無賴子萬錢收買蠶口絲只愛椒蘇不惜死君不見昨日出海絲未售今日乘潮覓屍首屍首未得家未知白頭老父收新絲歲久尚門夷作館絲多捕兵家亦肥又不見中丞昔來令若霆商者杜門夷滅形今朝又報中丞死諸島饑夷一時起自知才將係安危吾越之人誰解此人言此夷良可憂我言夷外別有愁西風吹衣咽無語星斗滿天雙

涙流

老農歌

瀟湘雨深風不稀竹葉蔽天如雪飛洞庭老農罷耕耨桂帆遥自東村歸向晩開荘帶簑宿夜半持燈視牛腹衣薄不愁風苦寒但恐天明草不足君不見農家命在田中禾耕田况頼牛力多今春雨潦或不息秋後官租将奈何

孤城行

行盡深山何寂然石門幾處流寒泉孤城不閉雉堞

亂荒林日落無人烟或似黄巣兵火後居民半死縣官走正欲詢之行路人忽聽猿啼涙霑袖

雪漁行

北風昨夜吹湖水開門雪花没沙觜四望渾無訪戴舡一片寒山幾千里何處鳴榔有老漁凍腸無食頻喧呼得魚不敢換村酒易錢且欲償官租向晩漁舡集洲渚徹夜無眠共相語無食猶堪茹草根有魚纔可存兒女余聞此言無奈何仰天聊為乞陽和陽和着体手足活明日捕魚還可多

竹青塘歌為張通政作

知君久抱江湖癖海外三山盡題述十年舟楫長不歸滿眼風波慣能歷竹青塘水清若渠兀坐一帯如晏居倏作顛風豈無意天應愛君多墨書君不見世路風波日千里何獨塘中水如此又不見呉關此去非汨羅江魚之腹如君何

明樓曲贈莫大

思君只隔江上天逢君明月當樓前此夕團圓猶勝舊昔年惟愛何能捐登樓且款天邊月畢竟傾腸為

君説開口難陳三載言展袖猶存雙涙血我有寸腸君未知此唯明月能相窺誓心不學升沉魄結髪常将三五期三五升沉有朝暮君情儂愛無新故樓上雖題燕子名月中豈似嫦娥若看君向月開緑琴一絃一字清我襟而意休弾寡鵠操一身實有求凰心凰兮凰兮在深谷他日得之心始足雙飛白日傍樓棲比翼年年和月宿我身如高樓君身似明月樓須有徃來月自多圓缺君當憎缺莫憎圓今人難結前生緑君不見無心恩意若流水過眼容光如馬邉向

來纏綣無終已歸心忽逐氷輪起行行並馬到錢塘江水離情兩無底長江水清猶可窺人情隔面難爲期請看今夜尊前月明日清光知照誰但得君心未如石千里關山猶咫尺兩滯雲埋未足憐東生西去那須惜桂魄在天常有虧人生難得盈滿時鏡裡紅顏頃時事昨朝綠髮今成絲風塵本是沉身地烟花自古非連理蘭閨芳年不再來江州舊恨君須記君不見月亦有日相因依承光四海揚澄輝魚猶比目燕于飛君性惟靈反不如我歌此曲君莫嗔良言逆

耳終利身早爲舉案儒家婦莫學嫦娥月裡人

題陳一敬春郊共語圖

城南日煖桃花早散步沿溪春正好山色撩人不肯歸盡日長談坐芳草世事浮雲朝暮新人間難得心交人端居未啻分金意握手安能傾蓋親親仁就道人能幾機投豈在言辭裡恩深不與易萬來義重真堪輕一死感君遇我非凡群蹤跡尚如天上雲雲去雲來無定在君行君止難隨君我之待君若形影追隨曾未離俄頃日下看花每共行夜來伴月還同寢同寢同行雖可期兩心兩隔誠難知西橋楊柳東林鳥啼盡春風怨阿誰君不見長安道上遊俠子常把千金買知己一朝金盡歡愛衰對面相逢各無語又不見馬上挾彈公子徒攜禽時假花間路他日禽空路亦迷寂寞春花鎖烟霧高情千古有虞卿咲拚相印西入秦魏齊本是勢途士氣結盟成那顧身與君論交日將暮不覺臨風淚雙墮倘君好古重心交明日還來水邊坐

城西行送王會溪北上

城南日出飛紅塵長亭柳條青向人看君結綬別知已揚鞭上馬驅風雲雲霄渺渺幾千里金門遥向三天啓燕臺尚有求賢金際會須知自君始只今胡馬猶未平此去上書當請纓丈夫所學在何事挺身西北爲長城嗟余年少稱同志余卧丘園君命滯王途一上不能從白首悲歌淚如注

梁月吟寄見齋

梁間月色何淒寂獨各無眠淚頻滴知君寄跡閉空齋別有相思坐深夕月色於人亦有情來向短床相

對明不識君心不如月但知明月能隨君别來相隔
香林樹惟有月華自來去安得君身如月華夜深長
過幽棲處

庭下葵行爲朱少欽作

庭下葵葉離披𦶜幹高且直結蕋何㬤㬤挺身出塵
表不受林風吹墻頭忽過中天日葵獨向之心愈赤
有如鯁臣抗疏見
天子叩頭血濺殿前石又如烈女遇盜䀹白刃加項
語益激海浪難撼砥柱峰天風不轉鵾鵬翼吁嗟丈

夫生世間家綱國事當相關長虹白日每照耀節義
於人非等閒君不見海夷連年犯兩浙居民半化溝
中血天上王師望不來各郡財窮食將絶尒今蓄志
多崛奇忠孝在心人所知壯歲好攄請纓志伏劒出
門當勿疑尒但看庭下葵

爲陳一郉寫黄菊歌

我於雲衢别亦久前日雨中忽一過解囊偶出紙八
尺索寫黄菊花數朶吁哉此花不甚香獨於歲暮凌
秋霜懶從金谷爭艷冶自甘擯落東籬傍丈夫立心
在貞潔垂老更須存晚節要知學問何所來請向花
間辨枝葉葉葉枝枝出本根人生進取當有門雲衢
才性實天與莫因世俗相淆渾只今好爲明時出且
共杏花娱晓日他時興盡賦歸來余當同醉山中菊
山中菊年年花山人之醉應無涯

海上行送梅使君赴曹州兵憲

海寇殺人隨地有惟吾越城賴公守公今遷官入曹
州又報寇來皆束手始知大才能解紛安危在身人
不聞遑遑萬姓苦無告含悲西望東山雲雲飛遥遥

若奔鹿中原時事真難卜六郡天無三日霽黎庶家
空一斛麥吁嗟地險何足憑盜本在時不在人赤嬰
自是望其哺稿木從來只待春公去提兵當愛惠曹
民飽兮越民餒日夜烽烟照海城白浪連山號戰鬼
昨日夷兵犯海寧長矛攢殺周將軍吳中各郡盡湯
沸荒途逃竄時紛紜漕河糧艦國所係腹心况是山
東地倘然醜類合楊州首尾中分若爲計當道無書
達鳳池
聖主齋心猶未知誰報天兵出遼海無乃夷酋款我

師碩公多招叱咤士殷勤教以千人藝両浙兵財難
久持力障江淮惟賴此

李文霞歌

吳國有佳人婉孌稱絕世時命久不遭流落烟花地
烟柳扇花不定春怕將芳意浪隨人光華漸逐東流
水蹤跡猶同南陌塵自謂紅顔已拋擲重門花落無
人拾詎意青樓大道傍一朝復爲英雄識從此蘭房
歡愛長朝朝暮暮比鴛鴦爲愛冊霞戀秋水懶乘行
雨過巫陽君不見天台城郭霞爲牖洞中僊子餐霞

久一自劉晨採藥來留得風流在人口

題張中翰臨海卷

問君近日居何處避跡云尋海濱住展案長飛蓬島
雲閑門正見玄洲樹興至遥乘萬里濤斜月半天星
斗高適意休生尼父嘆浪形豈是仲連逃君家仲氏
余所善逢君如逢仲氏面一輩聯榮世亦稀雙珠並
美人爭羨仲氏久眺江上春東連滄海長爲隣余樵
江海路已慣相逢何異同鄉人

蘭房曲

春風昨夜至庭院動繁華都言夭李豔不如幽蘭花
幽蘭蓄性本清真谷中曉上託芳身自甘紉佩贈君
子那肯分香逐路人金鞭寶騎誰家子結隊聯肩入
三市蘭房有女二八年強抱琵琶半含淚一淚雙珠
萬種心求凰覓侶在瑶琴十年未遇成都客積盡相
思愁轉深名花開戶尋常見富貴豪華誰復羨眼前
但得一心人白首蘭房永相戀君不見綠珠當日逢
知己一旦樓前爲君死君將此操比蘭花妾意郎心
正相似

飛霞篇

朝登明月樓暮入飛霞館中有乘霞仙容光如月滿
相邀洞閣向余言前世還餘未了緣流連歲月不歸
去恩同比翼時翩翩兩心共念堅踰石河山可改情
難易暮暮朝朝如一時歲歲年年若今日洞口夭花
有落時我心終始無拋離溪頭流水去不返我心交
結長如斯山中歡愛真稀見塵世風流那足羨君使
肝腸無改移一任桑田幾遷變君不見天台瑶草今
復花劉阮遇仙何處家但得長生甘絕粒挾余遨遊

飡紫霞

送傅虚嵓諫議入山脩道歌

君不見眼前世事紛如蟻財空兩浙兵戈起風波蔽天白日昏乾坤無地尋知已君知天道難久安千里挈家深入山赤手掘穿生死穴一劍斬開名利關麻鞋不践紅塵路溪水桃花隔烟霧萬刼俱空滅往來一心無住通朝暮册書可講火不傳人間誰識天中玄君教悟到忘形處烈焰能開十丈蓮官路惟君明此理掉頭躡足人難比石上飡松夜月中杖前掛藥

秋雲裏疑君前是道者身今世脉真逢至人鬢眉不帶凡俗氣庭户長歸玄鳥春一朝失脚天池路吏隱黄扉曾抗疏自知貴寵能禍身叩頭

天子辭簪組靈根不斷舊藥苗閒居屛俗恍逍遥殊方恠士坐滿壁經年老衲談通宵門前草長春不管江上雨無心自饒咲傲每招官長罵淄澠不嫌妻子驕但問靜理當超刼別有仙家懸日月松苓豈是常飯糧石髓本爲親骨血功行漸滿顔若童神結體輕能御風他時緱嶺謝人世翱翔八極驅喬松君不見向平辭家別妻子翩然五嶽無終已又不見伯陽一日册藥成鷄犬食之皆上昇從來大道奪元化何獨一身延壽齡嗟余在山年半百日夜著書頭漸白願得君施點化功乞與金册鑄皮骨

銀臺行贈呂東匯通政

君不見卜居惟擇仁義隣結交須得賢豪人聯鑣貰咲不顧利當難解紛能許身憶昨騎驢入吴市酒中恰遇銀臺使此際方當乞巧期四壁笙簧擁諸妓夜半鵲橋牛女俱明河半落横座隅眼前狂客樂無狀

惟我與君心不殊吁嗟世衰友義薄况此城中風土惡昔時刎頸今反眸秖餘榮利能然諾古道年來誰與明方寸獨君非世情腹飽五車口如訥官同千乘身尤輕往間舊業居崇德避亂新依鵲橋側門宇聊同蝦菜隣衣裳尚帶烽烟色余亦求婚來武林兵荒河旱淹歸心滿途豺虎無可語日夕賴君開素襟看山每挾雲中仗探春共入花間去常把雙珠徵一歌不惜金魚換緑醑君才非不能相天位高責重名難全君才非不能靖世器凶思苦身徒致不如退步學

長生留得精神在天地天地有盡神無涯四海八荒皆一家請君但看呂嵓叟至今猶酣岳陽酒

交友篇贈錢在溪

種樹莫種楊柳樹交友莫交輕薄子柳花飄蕩無回頭輕薄之人寡終始嗟余半生浪逐群轉眼骨肉如浮雲襆琴到處走欲過越山南畔今逢君君年十八好文翰刎凍詩書常潸寒遠志尚與時相遠高木毋為人所歎學業未成身早孤舉頭兄弟皆如無居鄉不作兒女態斂跡獨求君子儒調殊意遠無交際陌上逢余心頗契許身直以死為輕合念直交金失利山齋幸與君相隣來往不異同胞人尋春長作看花伴坐雨曾為入幕賓君不見陳仲舉下榻惟待南州士百年意氣誰能如一代才情兩相似又不見劉長卿當時錢起能齊名文章一與肝膽合遂令四海稱同聲自慚薄劣何所有毎怪浮名播人口感君恭含冰雪姿一見便結歲寒友歲寒之交在久長恩情豈逐春花芳不信但看庭上杏昨日芳菲今過墻

平黎歌

嗟風捲雲翻海底海上黎蠻不時起官府驅馳無奈何近土居民愁欲死錢侯按法無提兵一揮長劍諸穴清歸來走檄報天子窮荒萬古歌昇平

寫天池五花歌

梅花落盡子半實堂下牡丹弄殊色朝王萬卉不敢汚粉毬一夜呈清白芰荷處古凌泥中赤心又見薔薇紅區區草木尚如此嗟彼君臣胡不同

口讖

天一口一口復九首利石為牙鐵為肘肘揮百歷至牙張萬骨朽饑蛟匿形虎罷吼天一口飛入婁瞫食天狗天狗觸印死移齧葛天氏背龍已折脟喪予擁道之人不敢指上帝震怒觀世發慈救苦下遣黃梅師燃燈普照作尊者誰慧劍一舉口作齏口作齏牙無齗舌朔朔禍之樅股努死方饔順

絕交行

人言結交須結心心交非誠交不深片言可以越山海許身不在千黃金越而蕩子名輕薄日向豪門酣

酒肉博簺朝隨客子遊闘鷄暮入娼家宿宿娼酣酒
不顧身華門忘却心交人人心原抱金蘭舊昨逢反
訝肝腸新肝腸本無今昔異蕩子心殊自相忌却將
寸步爲萬山不思異姓皆兄弟兄弟有劫殺妻孥多
去鄰藩籬變其體朋友獸知之我今與子交尚當安
享期安享已如此況渠患難時君不見世路悠悠變
朝夕鍛鉛爲利鉤爲直縱令黃口爲人憐當知白首
何增益君無所益實我羞人皆咲我非君儔寒松自
與春花別落絮惟隨斷梗流請君誦我歌中有絶交
語今當置此心無復爲君許他日相逢陌路中參差
牛馬各依風由來日月元殊耀自古參商道不同君
有廊廟資我多丘壑賤君登樞要時毋勞布衣念念
予勿念定交初初交之語誠欺余高情獨有稽中散
善絶山濤在一書

留明山歌贈徐龍陽廣文

奇哉留明之山高萬丈盤厓飛磴橫其上平吞日月
排肖冥下撫群峰若黃壤中有蒼松幾千尺太半年
深化成石仰見風泉天上流恍若銀河挂冊壁此山

不知何歲年父老乃云秦漢前至人來此悟玄理蛻
身萬古爲神仙神仙得真火至今載火行常時或隱
見因以卜陰晴此火從來無斷光胎靈毓怪難久藏
一陽在地豈無復千載又出徐龍陽十年混迹燕山
道大隱曾待金門詔卧抽彩筆答公卿醉草玄文薦
清廟自知名譽能滅身拂袖便辭西苑春放言上疏
謝
天子乞得留山作牖臣一住山中養至道畔烱眉垂
不曾老夜半打穿生死關獨立天中發長咲朝隨火
仙去暮逐火仙歸世人不可見惟火山中飛君不見
昨日花今日果焰裏金蓮綻成朶不知君死火得火生
世世在山還戴火

竹亭歌寄壽姑蘇錢處士

聞君上世本越俗徙居却傍吳臺麓座上常來四海
人亭中惟有千竿竹竹日畫學無故里思竹亦日多南
向枝閒來取竹作闞管清聲不異柯亭時今歲君當
中壽者賓客塡門盡朝野共祝君年與竹齊稚子龍
孫滿林下

明珠歌寄王龍石得子

老蚌生珠元不早一出人間便稱寶昨報新添王氏丁細檢君顏還未老體實形圓潤且溫掌上擎天光淵門好從家廟告皇考昔日聰官今有孫（皇考陽明夫子聰官乃夫子所命孔名也）君不見黃帝求珠崑崙丘象罔得以消帝憂異物從來天所愛區區不獨隋侯又不見董偃業販尚辭亂公主養之因得幸甲第如雲亘九天豈但輝連十二乘君家舊有封爵甚時下況承天子恩枕統棚綉且調護他日柿貂良可期

送張甌南山人入武林

越山爲君舊遊地舉眼皆非昔時事惟有山中樵海翁白首相看問行止君言我本東甌人今復移家向武林海門一片清秋月夜夜長懸故里心別君九年何所得養生獨見鬚髯黑扣之不語哭且歌吾知已究長生術即今海寇遍浙西官兵半死民流離此去煩君朋樂來大舒國手援瘡痍君不見昨日平湖寇復至今朝又報官兵死安得君丹盡活之人人來種門前樹

江亭問字歌

閒來偶向江亭坐江上初逢夜潮過幾處春鳩不斷啼飛雨湧天山忽暮入橋野艇何匆匆多應問字尋揚雄古書如毛不可識今人況無蒼頡風蔡邕八分意亦古二行鍾胡猶可祖內史草書氣漸溺流入梁陳無足數宋元亦有黃米流聊爾走筆成戲遊我明尚見解學士書意廢盡南安侯允明作草善飛舞徵仲小楷誰能伍我亦山中好作書廿載頗爲筆硯苦吾越蘭亭風已磨百紙難換雙白鵞古傳筆積十八甕今惟家藏千畝禾昨逢道上一村叟持余書篷繞門走走之三日無一知見者多應哭開口嗟哉俗薄何至此市販却是千金子常郁公庾少侍爾若來遊或餓死

寫牡丹題贈友人

飛黃入遠陸良鳥棲高枝丈夫生盛世毋忘得意時君不見春風昨夜歸東洛魏死千花一時發淸路香雲吹不開四座豪賓正酣歌嗟哉此花偏能占世情造物得權功始成煩君及時取富貴德亦樹芳垂今

名、

觀方坳寫山水歌

吾坳寫畫君電走、變幻雲霞隨意有、一筆飛奔俄頃間、積疊山川淌湖口、吁哉此畫濃復踈、墨痕盤錯如顛書、從來繪理重工緻、況無俗眼多輕儒、吾坳吾坳從今寫畫慎塗抹、片紙落世、九牛亦難拔、左巢索吾坳方一元寫山水、見其落筆馳驟、恐久而流於戲也、故書此、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五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古詩

端溪大硯歌贈胡頳溪使君

太陰凝精水生質、時事不平物語出、昆明池黑魚作雷、死委沓深書没跡、聖人妙擘造化機、鑿方象地淵君池、玄雲吐輝龍瑞發、鳥獸出靈神鬼悲、頳溪主人肇慶守、文房積器年頗久、鳩工日自下端溪、鑿來硯石盈窓牖、圓如古鏡吐蝕光、方者若凾潤且蒼、長似玄珪置玉几、水烟混影翻緗裳、小如金印呈明堂、龜文暗籠雙鳳章、開削萬狀品名異、古朴尚存增近製、一氣初成太極形、八卦復見庖羲世、伯牙琴橫片石頭、吳剛斧沉天漢流、半溪綠水九鷺立、幾樹落梅孤月浮、主人與我曾相識、樽前一見開胸臆、道我年來書翰高、憣然贈我端溪石、此石直橫四尺强、銀砂內沁霞彩揚、匣裏終朝換氣色、案頭黑夜生光芒、昨余酒酣清興起、臨池汲盡芙蓉水、呼童手研三斗墨、長

吟書滿千尺紙吁嗟榴文今不傳鍾繇程邈皆寂然
點畫全消趙孟頫章構廢盡黃庭堅人言余書乃古
制法度聊存二王意萬首詩留四海人真愧虛名滿
天地年來島夷犯南土萬姓流亡不堪數百錢斗粟
難度時孰有閒心好今古頽溪公真道義眼前如公
贈硯誠無矣

衡山夫人歌

問君今年七十幾雙瞳若漆雪盈耳燈前慣作蠅頭
書月下猶能畫山水與來兀坐驢背上一日行窮洞

庭里新詩畫爲騷士傳玄理惟尋道人語平生聲色
如仇讐半世功名猶敝屣昔予旅食吳苑邊訪君長
度衡山烟十二年來始一見清襟古貌仍依然人事
悠悠已殊昔長存只有山前石舊日交游半覺非後
輩揚聲皆未識白首逢迎獨有君高談能得幾廻聞
且開床頭三斗甕一呼日落俱成醺君不見班馬文
章振今古回首青山兩杯土又不見嵇中散阮步兵
從來嗜酒不顧名乾坤百年在適意人生何必爲公
卿請君石上對奕看世情

贈周横山明府

君不見梁溪水清見底明府之性正如此一宰山陰
三載餘流亡就養如歸市訟庭日靜官日貧高吟坐
對桃花春案頭僅有催租牘頭上惟餘漉酒巾翩翩
逸思凌允俗況有仙才能辟穀遙飛雙舄學王喬一
舉青天向王國知君從此承
帝恩通籍獨居金馬門明歲雲鴻下南海題書煩寄
樵人村

羽衣道士歌壽何鶴江鍊師七十

青城道士白羽衣火類木喙人間稀靈心不爲塵網
制閒身長逸天壇飛夜半滄江露華澈一聲高唳千
峰月碧漢秋鴻謾作群芳洲鷗鷺休相狎昔年徒翩
思遠遊曾逐孤雲窺九州歸來栖息七十載仙巢高
結三山頭君不見乘軒侶鸎形日漸摧毛羽縱自王
門多寵榮何如散逸居田野又不見王子喬翺翔繼
嶺乘風飈世人可望不可招人生托跡在遐遠豈能
啄食隨鶩鵝羨君落魄無拘繫飡霞飲露丹霄際從
此幽居海國西坐享清平三百歲

題映山圖

君家舊在江東住幽居遠抱千林樹竹帷長映門前山坐見閒雲自來去清溪流花三月香與客日日傾壺觴嵐氣晴迷綠玉杖翠微夜濕青荷裳石床夢醒月如畫恍惚猿聲在窗牖起坐高歌人不知笑指青天數峰秀只今移家向廣陵隔江山色猶崚嶒歸夢依稀繞蒼翠鄉心咫尺懸春藤君不見龐公移家向鹿門秋來雞犬自成村又不見子陵逃名居海曲惟見清風生釣竹人生大隱在城市何必終身避人俗

惕菴主人歌

野人久住金山麓揚帆又止蕪城曲步盡隋堤千樹楊却入廬園看脩竹園中主人多古心相留索我惕菴吟我吟惕菴君莫嗔一吟清風吹滿林能使浮雲徹天漢能令白日開塵襟世上難尋好道人好道惟求能自新參乎所以日三省回也因之輕一貧君不見湯盤銘日日求新心益明又不見履薄冰兢兢恐其墜時時守身身愈貞古人身心不使一刻有放逸今世胡爲徒自輕吁嗟廬君之菴以惕名無乃與古

同其情

東湖行同商法部趙水曹夜泛

闔門夜靜江風起明月斜吞半湖水長堤擊柝城烏啼萬里星文燦如綺湖邊主人邀客遊樓船載席浮中流高歌激越入空去雲停斗撼聲悠悠小艇聯翩分左右琵琶低度堤邊柳隱隱中含別調長合座聞之盡回首夜分蕩槳澄湖東兩岸沙明波映空郊野千家村犬靜滄洲幾處漁燈紅山人大醉言君吼蓬頭染翰不停手長箋一掃三千言索飲仰天傾一斗主人誦詩客擊壺爲冠半側亂髯枯歡娛直以夜爲旦酩酊不知身在吳君按曲我領顧流眄近侍知者誰古今難逢一意士和樂惟在初交時更殘謝君出門走星河漸落東湖口滿路晨光人跡稀拂衣那問雞鳴否

床前月有懷趙鈍菴水曹

吳中兩月猶病纏別君幾日如隔年枕畔依稀見顔色山窗夜月當床前床前月色明如練即是當時湖上見看明月如故人月來君識當時面人於明月

情亦多見月憶君當奈何相思且倒甕中酒擄床對
月揚高歌君不見君爲水曹清似月到處逢人談皎
潔但願流光照四方豈爲離群恨圓缺

賦得海上山壽許夫人

海上山下盤水府上臨天關長松古檜生其間魚龍
摩撼虎豹伏日月日夕相循環中有百尺泉激雷飛
練掛青天蒼厓赤壁毓靈抱氣化成石髓不知其幾
千萬年人或得此飡之可以爲神仙神仙不易成良
緣亦難遇縱令遇之得長生今古茫茫在何處豈如

世上多福人容神完固家不貧眼前絲竹長宴咲膝
下兒孫皆縉紳朝對海上山暮對山上月團欒骨肉
無圓缺百年但保一身安何必山中問仙訣朝看海
上山暮看山中雲滿門和樂生氤氳池邊已結蟠桃
實堂下惟多戲彩群君不見許夫人

王面郎歌

山陰蔡子王面郎白屋遥臨泗水傍年當十五貌奇
氣人前高論聲琅琅常時讀書不停口到處論才稱
八斗較文每居同輩先官府時令堂上走吁嗟世人
不愛貧鄉里視之如路人千金孺子盡貂緰郎也貝
珥猶披鶉十年東海父爲戍丸膽教郎惟母氏門户
顛連生計蹙天故爲郎變心志君不見燕人蔡澤時
未遇問相回從大梁士富貴自有壽不知四十三年
從此始又不見漢中郎母病三秋不解裳一朝賫畀代
入公爷至今孝義聞其鄉丈夫才藝豈終沒明珠毓
珄淵須光天生豪俊不在種有才便可登明堂只今
道上多豺虎郎偶逢予貌偏苦自言百計無避所微
軀欲樹容雙股郎兮郎兮安得猛士如裴旻爲郎張

射誅其群王途萬里躡足乘青雲

鄭滇仙歌

鄭滇仙雲中來結廬三弥巔軒囱倚天開參道每招
鄉相至秘形長使居人猜有時得意傍崖石手持一
筆如椽直呼童研墨三四升寫出神仙高八尺恍焉
雲霧生滿前猛虎哮吼龍盤騫古栢如從巴蜀見赤
日死向扶桑懸吁嗟此老胡爲爾養深悟妙乃如此
滿案惟遺好畫人尺繒不擲千金子我明吳偉畫獨
開邇來又見汪海雲乾坤盤異每相繼千載與之同

其群平山翁清狂叟不若滇仙歷年久

南徐老翁歌壽曹守愚

南徐老翁山谷居視世無言若守愚漱流枕石歲月晚衣草食松顏而癯一生不羨人間貴七十年來幾塲醉坐見白雲溪上歸行呼明月山頭起奇哉是翁世不多當林高蹈非蹉跎立心久爲鄉黨重好善不逢官長訶昨夜老人照南極曉來仙侶如雲集甲子新添海屋籌春風又見蟠桃實翁兮翁兮且進酒世上難得清平壽況有兒孫振業多素聞詩禮傳家舊君不見冊鳳雛生成羽翼鳴天衢翁今有子足文學他日飛騰光里閭留得翁名在人口何須蟬蛻登蓬壺

龍溪丈人歌

丈人十五學干祿一寫萬言常不足當道薦之見至尊遂令待詔金馬門宦途世味嘗欲適歸來尚覺塵滿面齋心往謁陽明師正是程門深三尺時良知一語人盡疑丈人服膺終不移閒居發憤盡探討歲月悠悠不知老混跡鄉閭三十年但見骨肉皆和好避

暮攜囊琥遨遊宣城吉水開教頭擕文勒石作後範尊尚不異東家丘由來有德多隣比念菴荊川盡知己二子才清皆善詩曰之亦得風騷理我於丈人叔姪稱叔且務實姪務名相攜一見王夫子乃知實重名爲輕尔來抱甕無所有愧把文章播人口丈人訪我青山中對面論詩皆白首君不見阮籍才爲一代雄阿咸俊逸相與同安得丈人開白社竹林重見揚清風

丈夫行留別徐尚化陳一敬朱少徵陳一邦朱少欽五子

平生好古不好今開口不合時人心一家骨肉盡世態見我作事皆驚怪丈夫身與四海俱豈能長戀妻孥在燕山峨峨淮水清白馬畫船堪浪行揮手別君君莫止丈夫從來志如此

許侯歌賀近山少㕘

島夷連歲犯中華殺人奪取官馬騎海邊小邑盡殘破都將民業作夷家羽書五道募年少狼兵土婦後先到醜夷驕橫恥不驚帳底張筵夜諠咲各郡財儲

難久撲坑民義勇皆虛文主營東手坐無策祇令藩臬作行軍許侯原守寧紹道家出山東知戰討手提三尺作元戎恨氣吞夷欲驅掃去年流夷犯越幾侯令坐困兵數圍夜半渡河盡斬首百有三十無一歸近鄉民業仍安堵父老壺漿滿前路侯馳尺檄逆軍門軍門飛捷聞
至尊侍臣傳命頒旌賞特賜黃金三十兩使車旌麾羅九衢許侯之心常若無欲將夷穴盡剿除直令兵甲還耕鋤吁嗟許侯真丈夫

臥龍山夜宴歌席上呈劉鈍菴使君

臥龍山前日初沒山陰道上野雲黑使君案暇上龍山殿裡張筵夜邀客越舞吳歈相和鳴秦箏半合燕趙聲酒傳四座若泉湧燈列八窗如日明南山隱見迷前趣湖光倒映千峰紫長郊晝角連海營幾處烽烟接城市城市烽烟無日消使君捍越多煩勞席邊候吏時發檄庭下從人猶帶刀夜深酒酣清思發雄談盡是黃公畧給賞惟憂倉庫虛保全尚恐民兵弱當道閒[illegible]如等閒公文十往九不還心懸土地若爲計倘切泖藩誰與關所賴推恩日已久民意如綱能死守事變時殊今若斯滿眼傷心聊進酒聊進酒休論兵從來越上多豪英美君素有益州義嗟予不似隆中人臥龍山空尔名對酒感君魚水情

宿方林禪院醉春軒携酒拉馬石溪夜訪

君家河北本儒宗遨遊十月向吳中予亦江東畝畝上鄉語雖殊志頗同感君携壺慰孤旅拉伴騎驢扣禪宇劇飲頻挑法座燈清歌遠落方林樹漏寒郊迥夜不闌虛堂半宿溪頭雲長談漸見河斗沒燭殘樽

盡俱成醺君之仲氏如同氣十載通家比兄弟憶昔相逢在廣陵當日聞君擅芳藝欲見常憐無見期薊門春樹神空馳一旦萍逢北關道丈夫蹤跡那能知今朝湖上樽明日江邊棹分手向天涯相思寒月皎別路悠悠千里餘淮河冰雪悲離居明春若有北歸鴈殷勤當寄江南書

塘南吟送龔風山歸山陰

塘南黃門千樹柳門東先生一年久捲書明日欲還鄉四座儒徒皆束手予昔同游爲布衣今朝同客不

同歸天長斷靄各自往風高哀鴈東西飛我歌塘南
吟送君心獨苦踟躕北闕道轉眼西陵渡西陵渡頭
潮夜鳴君歸煩報旅遊情仲冬至日猶濡滯新月圓
時方遠征

元日太倉寄懷崑山張石川通政

崑山有客顏如玉少日才名聞上國白髮歸來野興
多到處題詩滿脩竹平生愛遊忘去還一艇獨看江
上山訪漁和雨宿村舍尋僧帶月敲禪關十載懷君
隔烟霧一日相逢吳苑路日暮看花廣士樓夜深集

宴尚書府五更君棹發山塘予亦揚帆遊太倉水流
雲去不相顧碧海青天俱斷腸蹉跎忽覺逢元日憶
爾惟從夢中覓安得同開川上樽放歌一醉青春色

揚州漫贈葛芝山朱敬所劉龍岡胡南塘史大
梅馬入幽周邦城葉橘園八子

遊予跡如蓬飄舉忽千里別君四載餘一日仍相聚
世事紛紛今不同燈前容色俱成翁呼童且解衣邊
劍隔林換酒酣春風和君歌答君語晚潮帶月來沙
渚今宵歡賞且莫歸他日相逢又何處

送沈江村使君入覲

句踐祠前暮雲起夕陽倒映西橋水使君鞍馬欲朝
天祖帳先開三十里道傍父老行且遮留之不得空
咨嗟共說年來苦饑饉十家五舍無生涯今年宜清
歲豐孰萬姓有家衣食足捕兵徵吏不下鄉雞犬盈
村兒女育侯雋雲霄覲紫扉五馬蕭蕭何日歸窮冬
草木向霜落明歲桑麻待雨滋須臾旗鼓催行色含
悲相送耶溪陌謠頌聲翻浪影寒驪駒歌徹嵐光夕
北度新關聞曙雞孤帆明日向吳西淮海風高晚潮

急蒼徐夜冷長河低去去燕山若天上九關三殿遙
相向千官朝候百花中
天子臨軒啓仙仗正名考禮巡臣功諸牧錫典惟侯
隆臚傳若問江南隱莫說樵人在海東

丈人歌贈錢愛山

丈人不愛金馬門隱跡只居東郭村種田得秫二百
斛歲歲釀酒三千樽雲林草閣含春日半畝琅玕入
窓碧山色遙從城外來水聲長自檐邊入叅年恭道
逢異人默授地理殊凡倫鞭龍驅虎能挽象揚風轉

水如逌神漂流吳楚復燕趙千山萬隴皆行到遂王
折節常過門中丞候駕曾遮道知君好善不好金未
與擇地先擇心候門下榻不一顧貧家策騎長相尋
君不見景純仙去書浪存千古尚生劉伯溫邂來江
浙徒紛紛吁嗟此術非君誰與論

龍淵歌送戚生之天台兼柬陳梧岡使君

龍淵生瘦軀六尺氣吐雲十五學書劒二十好藝文
浪走江海復十載揮成圖畫凌凡群千家萬壁墨淋
灕婦人孺子皆知聞南遊吳越變名姓處處人逢疑

且敬東浮閩海七八秋畫價詩名益隆盛六月移家
下武林翩然訪我來山陰床頭自開三斗甕帶酣喚
月彈清琴相留同在山中住避暑長尋綠楊樹濯足
偏乘泉落時訪僧獨向雲飛處拂袖南循天姥行孤
帆夜發江潮生顧予咲指石梁路更欲求仙度赤城
赤城使君梧岡子好古從來得賢士龍淵生行莫止
他日相逢是知己

甘棠行送白省吾推府返嚴州

我本毘陵人萍居越山麓不得越人心還想毘陵俗
毘陵彥士白司馬偶來署越懸銅符訪予時過越山
麓說起毘陵如骨肉今年別我大夫山高帆西指嚴
陵灘留終酒盡駕風去中宵月掛清江寒君不見司
馬持身尚忠恕政成三月流芳譽千古思君君不知
請看召伯甘棠樹

寄呂奚后岡母孺人

昔余旅食蕪關路一見奚君若親故下榻論文每夜
深具餉烹茶賴君母去歲辭君白岳行今春復滯宣
州城昨日人來報母死余忽聞之哀復驚嗟哉母德

宜致壽天意胡為不垂祐乃知君命尚未通明歲科
場仍掣肘子因母屈且莫悲天念良才終不遺他日
揚名顯君母閭里千秋傳令儀

逢君歌贈顧子材

天街雨晴城柝鳴山寺月高僧獨行偶爾逢君雙樹
下香齋忽過他鄉人開樽羅席坐相對綠酒未傾心
已醉一談時事人共傷四座無言盡揮淚長夜漫漫
更漏稀法沼水寒龍欲歸重別殘燈話往昔忽憶與
君初見時麗藻清才幾增益青眼猶舒當日色但恐

芳襟尚未開對面看君萬山隔萬山可至心莫移刎頸斷金君自知陳雷之義未已矣衆林松栢仍離披君莫嗔我歌我歌多感激座客或和之可以見肝膈肝膈可見不可繫黃鳥飛鳴無定樹君不見人生交結在一心聚首何須論出處

浦口行

春雨湧漫橋半沒湖濤倒混青天色一片桑麻不見山幾處孤村野雲黒浦口旅人猶未歸隔林燈火明柴扉潮聲漸高路欲暝水碓不鳴漁跡稀

夏夜長

明河迢遞橫珠斗庭空星影明窓牖不寐懷人展轉多翻疑夏夜長如晝山遠林深更漏稀起看烏鵲正南飛策杖閒尋芳草路竹風習習吹人衣須臾泉出松雲裏頃刻仍為澗中水安得君如澗與泉渾合我心成一體體尚可一心難期我有寸腸君未知衆崖古栢不可喻青天碧海無窮思思遠情長愁不語百年一紀誰能許拂石開琴方待君斗沒鴉鳴天欲曙

劉生歌

劉生刻字世頗久系出河南本豪右榮壽原為士宦孫隨遷吳土開家舊繁枝流落太平城至今刻字稱劉生堂前梨梓疊連屋海內文人登滿庭吁嗟字法不易刻世代久無蒼籀跡鍾王空作上古書詹姜翻定當朝式近人好名言益訛雕鏤漸添書目多西京大歷一何有千瘡百孔徒揚波君不見安民在宋抱忠直元祐碑成心愈赤劉生操刀聊度日莫向人間浪鐫石

雙珠篇

君不見莫家姬皎如月夜夜氷心恨圓缺又不見沈女顏青如蓮時時含咲輕風前尋芳湖上兩相識何異雙珠出洛川

畫呂友湖卷

閨君獨厭城中住結屋偏尋水雲處六月荷開香入門三秋霜落紅生樹閒心不共世浮沉青山自笑人來去一曲滄浪夜正長收竿殘月盈沙渚

劉卿歌 代卿人作

當時湖畔逢劉卿春日高樓花滿楹掌上舞腰時妬

椰酒邊藍曲毎羞鶯人生歡愛難終戀倏忽光華若奔電回首東風成別離看春空憶如花面爲雨爲雲情轉新可憐忘却舊時人舊人莫道心非舊却比新人心更真人心真僞何須較自古情交無久要花塢遊蜂豈一叢妝臺明鏡難雙照與卿隔水路非多朝朝相望如天河謾言牛女長分跡今歲猶能兩度過今歳七月有閏故云誰似卿心火斷絶蹉跎忽作經年別一字銷沉江上魚終宵睇眄樓頭月樓頭月色如舊明樓内人非當日情安得卿心如舊月一月一度同虧盈

揚州小妓行小妓年十八性慧善歌每對人能談亂離甚悉意君憎其失足烟花無以從良人自奮者余偶遇賓筵心甚嗟卹因念兵甲在南逃踪無定其欲異於小妓幾希矣哀時感事遂撰此行

揚州小妓年十八盤絡紅絲疊烏鬟含態當場歌一聲四座文賓盡酬殺須臾轉調細且長颯颯迴風吹斷楊關情獨有天涯客淚落青袍思故鄉故鄉楊柳曾攀折屈指春風幾迴別一身到處只隨雲雙鬟今宵忽成雪君不見年來兩浙當亂離歌舞千門非昔時紅顔委棄路傍草日斜那復柔間期小妓聞言淚霑袖謂昔亦曾遭戰鬭青樓被火接地空少女無家逐兵走妾今來此聊茍延脱難但求箕箒緣嗟此尚留雞犬市生涯半落商人舡商人愛金不愛情十日五番登訟庭追逐一如獵前兎流亡何異風中萍風中萍有傳任妾身朝暮知何處人間滿眼皆兇讐悔不當年隨寇去余聞此語良酸辛時不利兮皆失身英雄避亂亦漂泊白頭千里隨風塵文章日混沙中

礫市上悲歌人不識那如此妓在商舡也得樽前逞顔色楊州妓且莫泣古來萬事有通塞少日光華不再來及時早展于飛翼

美人歌

春來日日吹柔風千山萬山花亂紅支杖每尋芳草外隨蜂復醉王樓中樓中美人花作面臨檻弄花花失艷片語先令五斗空一歌便覺千金賤四娘在唐元有名今日尚疑前世身憐才好事儼如昔慚余不似浣花人人生常被春情惱終日看花不知老握手

同心豈羨蘭當場一意真如實不信但看天上鸞並舞瑶臺月正團佳期返向藍橋度比翼還歸鏡裏看美人正是青春日彈指光華易拋擲馬上休貪薄倖郎花間好駐朱顏色花色人顏亦有時江州之淚君須知從今早結吹簫侶莫待嗟跎射鵲期

川雲島月歌 此余登騶磯手題擬而名也廟傳孫夫人故事惻然生感因復爲之歌

長川白雲飛不絕孤島天高見明月雲來雲去變陰晴月升月落常圓缺江東月照川西雲佳期而地傷

離群雲深白帝龍驂遠月冷吳宮鳳侶分雲團自古忘生死割據何嘗戀妻子離心空對鏡月懸王氣惟連陣雲紫女子結姻主在夫何人造計歸東吳自将歡愛同雲散却把孀顔伴月孤炎龍已化音塵隔一旦清流埋玉骨貞魂遥共蜀雲歸遺恨不隨山月沒古廟緣江秋復春雲作衣裳月作神但看往來江上路至今猶說孫夫人

哭亡令行 亡令者歙方君廷璽也令越與余爲文字交且多德惠於民亡二十年歙之人曾無有知君者余甚傷之乃作是行哭君於墓傍而去

君昔作令山陰時退食與余長論詩余今爲客新安路不見君顔見君墓墓傍芳草幾迴青擁淚弔君淚忽墮墮淚非爲君產貧君有文章足裕身墮淚非爲君蚤逝爲官有政家有子丈夫歿當祭社中君獨沉名在鄉里吾昨行遍西鄉湄萬戶千門說訟詞田車又入休寧市居人處處談風水有錢但擲歌舞場孰肯尊賢禮先輩嗟君古道人不知社稷何從興祀祠

百年德藝空動世統郡至爵位者誰君不見山陰民業非昔比每說遺恩恨君死當年嘗雨種桑麻今日償徵帶兒女君靈若復憐舊民當使後官政日新倘得疲瘵重立業君今雖死還如生

寄題蔡生雙泉卷

尔本南越人却向蕭然住柴門傍竹林正近流泉處泉流來自萬山中還分二道如雙龍長風飄入白雲裏恍若銀河掛碧空尔看泉水心莫傷且因濯足問行藏直須洗盡風塵耳勿使勞形在路傍

漁樵行

沙場有戰骨宦路多覆車人生縱富貴不如樵與漁漁本在水樵在山斧竿雖異心同閒爰魚醉酒卧明月自覺身外非人間君不見尚父釣渭水買臣樵會稽一朝遇明主功業與天齊從來豪傑多隱藏路人不預心莫傷眼前世事未可道且娛烟水話斜陽

寫百花圖歌壽滕桐陽 有序

滕子業儒慕義尚實遠華生有花木之愛手植名品不一一而數者含芳隱豔各以時榮

色照屋楹香連林薄遠近傳揚有味在冊遂成勝事也今子年六旬業益堅而所愛日益盛迺自抗情污俗逍遙大化之中物我兩忘榮枯孰計余實重焉因其仲夏之月持觴中庭奉祝花下潑寫百花一圖繫歌詩於上方惟以頌人之幽貞非傳芳於草木也

知君好儒術習性厭紛譁窗積萬卷書庭栽千種花年年二月東風至點白塗黃雜紅紫好鳥偏多繞樹啼群蜂那肯過牆去客子携樽逐隊來一日百壺還幾廻人因花勝醉不醒花爲春濃落復開開落四時相代換花内風香長不斷終歲屏前錦綉圍幾處池頭落紅滿君不見主人今年六十强童顏灼爍如花芳持觴爲祝主人壽求遠當同不斷香君須好自留春住春色花香日相遇君使年深花愈繁往來不異蟠桃樹

花下歌壽龔四泉六句

憶昔君當五十時騎馬長安氣益奇余方强仕釣滄海曾爲君兒書祝辭我今半百君下命十載光華如

一瞬羨君和樂顏若童我獨憂居雪盈鬢君兒聰明我兒魯聰者學文魯者武先後雖同登甲科功業崇卑難共數子姓榮枯君莫論生人萬事唯命存不如且向長春圃一日共傾三斗樽君不見桑田茫茫復成海千年蓬島今安在長江流盡古今愁惟有南山青不改又不見前年花發如紅霞今年人看前年花花開花落顏如舊人見花開成皓首世間苦無千歲人花下莫辭長夜酒酌酒看花當及時勝前況有寧馨兒清朝備績未能量鳳誥承褒良可期請看庭外

金吾第八百尺青雲照閭里莫道君無萬世名漢代龔
黃是誰子

長亭歌送季大

憶昔青樓把袂時錦樽銀燭結心知春風一夜吹別
院東家桃李西家飛飛花半落東流水一日隨波復
千里長江渺渺不見歸思殺城南遊俠子結交莫結
心結心之人情獨深君不見卓家孀婦白頭吟惟今
千載落人襟請看陌上青青草送盡行人空自槁潘
郎雙鬢沈約腰有情爭似無情好問君蘭槳何處歸

一路柳花落客衣只恐今宵兇氏妾明朝又作陶家
姬相看不覺流雙涕人生寂苦烟花妓一身籠辱隨
別人萬事悲懽不由已相憐復相憐寸心如火燃青
天一片月還向何時圓月圓月缺非長久世間聚散
從來有但得芳心永不移那須更戀長亭酒

花下吟贈孫雲樵

連日牡丹開未過雨後離披復幾朵故人遠自山中
來下榻便邀花下坐問君年來病若何乃云樂少惟
苦多容顏半槁毛髮在尚能竪眸高論如懸河開樽
與談舊時事廿載交游誰復似但聞騎馬向朱門孰
肯移書問同志余亦憂時病滿身閉戶懶看城市春
海天烽火夜不息袖手素餐羞見人乍聞君言對君
泣病痛雖殊憂苦一春風不管兩心愁訴向花神亦
未識留君一月宿花間花殘君復還舊山從今只願
加餐飯且把功名作等閑君不見紅牡丹開昔富貴
不敢攀今朝零落無人看

市上歌贈張文昇

別君一月相思作市上逢君月初落典衣索酒向山

家開口高談情似昨綠酒半空城漏催出門携手送
君歸欲行不行復延佇道傍梅雨落人衣疇曩同上
橋西路拂袖高歌向烟霧羨君意氣馥君蘭滿眼借
交胡足數世人愛金不愛賢嗟余尚淹槽櫪間圯橋
一旦遇黃石手攀赤甲排天關君不見海上兵戈作
兒戲好向斗邊看劍氣張華本是台輔資當今雷煥
豐城去我亦久懷安世心卧龍自歌梁甫吟避地猶
耕隴頭月憂國每看天上星只今藏名聊混俗出門
不作窮途哭何日相期張末年橫行千里通巴蜀君

聽我歌悲咽生丈夫之志在成名他時好持萬言去莫以余言一諾輕

汪汪山人篇

山人少年多藻思坦蕩於吾兩相似有時捉筆萬人中被髮書詞若河注年來往返如通家省春同醉城西花一心病倍眉長結十載憂時頭欲華日昨曾逢洛陽士與語便呼蘇季子市上俄隨俠劒人又道張華還不死昨宵共酌春湖東熱盞鯨吞樽屢空仰天枝曲人難和狙既呼盧氣若虹君不見輞川之圖萬古名人求一視輕千金又不見滕王閣敘書始成出讀未終四座傾從來才譽人所貴只今不獨吾與君

川中人吟寄錢敬夫

山中習懶不出城兩月不見川中人閉簾獨酌坐空閣惟有落月常隨身近日君居鑑湖側開門正對知章宅床上惟堆幾卷書簷頭長映千峰色海夷入寇戈若麻鄉民逃難如飛鴉北山尚有靈椿樹保護君當還舊家我亦有老父欲避山中路堂前毋妻柩未歸墳上土兄弟若參商姊妹猶齊魯大兒贅壻軍門間心關機務事多艱小兒病痘瘡未殘今當兵亂滯臨安窮年餒寒家如磬木夜憂時淚不乾勢迫時危思避地期君同往深山去混跡塵埃秘此身學鍜為傭度凶歲只恐君身難久藏少日況多聲譽揚倘使徵君清海甸當令兩浙還流亡但看尔祖武肅王千秋勳業在錢塘

姚生行

姚生刻篆如漢鈕負笈來尋會稽守為愛名山遊不歸一住龍宮歲月久海夷犯華今古稀白日閉城如被圍客心懷土去未得含悲西望魂空飛昨逢騎馬橋西陌一飲百壺酬未足慷慨還隨俠士遊却衣又向娼家宿君不見越俗好吝風尚存見人下馬先閉門君莫將書浪拋擲肉眼誰能辨籀文又不見年來鄉里崇嫁娶千金秖聘窈窕女歲歲粧奩辦不足家家賣盡蘭亭字有錢且登歌舞場孰肯分貲贈才子我聞吳楚多貴游况尔長浮震澤舟好將寶劒酬知己莫把明珠入夜投我贈君歌淚雙注上君亦欲吳中去君若明朝還故鄉避兵同入深山住

石谷長春歌寄壽梅徵君五句

高人之居石爲谷小閣壓簾映飛瀑興遠時隨黃鹿
遊月明夜抱青雲宿春風歲歲長不歸開畦種藥茁
初肥尙德偏將蘭作佩藏身不厭蘿爲衣澗口蒼松
（此句以見矣）
君人立根老年深將化石翠釜長栖遼海禽高枝獨
掛扶桑日從來隱者惟隱心遯跡況無山谷深輪音
馬足逈不到但見日落鳴幽禽此谷逶迤渺難測過
客皆疑李愿宅鄭子當年來學耕愚公於此曾還犢
君不見谷中風日如武陵四時不斷桃花春只恐居

人長在世畢時不識
皇朝人又不見有子知名在人口天上攀龍當唾手
他日垂功竹石間父與子聲同不朽今年壽當五十
期我歌紫芝君領頎對花進酒勿停手門外井田成
海涯南山峨峨天中起白雲半渡溪頭水行樂當乘
强壯時端居難得清平地野鶴元爲養道群蟠桃正
是長生樹但得心無塵世憂剩飲何辭千日醉得意
那須身後名昔日彭籛亦已矣却笑遼公追往非百
年身世知誰是

節齋倩爲楊月山太母賦

當年求髮嫁良人洞房羅綺耀青春同心不異連枝
樹並枕猶如比目鱗一朝愛斷盟山裂鏡裏分鸞愁成
永訣泉宮隧路書生塵空閣孤燈夜流血矢心長誦
柏舟詩片月淒風廿別離年來年去人難見花落花
開春不知忘却流年喻八十容彩愁中易摧折結意
當爲天上星守身願化峰頭石峰頭老石猶嶙峋霜
雨朝雲夢已殘幸將貞白留天地遠勝姮娥在廣寒

以上七古三卷共選○者六篇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五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六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律詩

風雨望焦山

立馬對山寺、隔林聞慧香、未能超苦海、徒欲禮空王、天影連沙白、濤聲帶雨長、脩然懷彼岸、何處覓慈航、

夜坐見白髪寄别朱仲開張毘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鬢、鄉夢不離家、林静無殘葉、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别緒轉如麻、

送楊汝鳴之臨浦

相見復相别、中心那可論、舟行一水路、山遶萬家村、客久容先改、途窮道愈尊、天寒臨浦上、霜月斷人魂、

送金竹厓使君守瓊州

使君乘紫騮、萬里何瓊州、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風清百蠻化、節苦二毛秋、他日甘棠樹、行人説召侯、

送商明洲法部服闋北上

三年廬墓側、不自厭山深、暫掩思親淚、還傾報主心、吴帆穿海氣、淮月送潮音、爲官無他業、商家有舊霖、

明妃

望望復行行、風沙蔽漢旌、但將身退虜、不惜貌傾城、羅綺霜前色、琵琶塞外聲、心如隴頭水、日夜向西京、

西施

西施閑且都、含笑出流蘇、風響衣前玉、花搖額上珠、芳心猶捧越、豔色已傾吴、一入陶朱棹、爲雲向五湖、

雪夜同施武陵華補菴彭龍池宿虎丘禪寺書壁

一室共知己、笑談情轉親、山川留别夜、風雪望鄉人、雀凍爭移樹、梅寒暫滿春、鍾聲先客夢、香度空雲、

尋蔣南冷隱居

海上凍雲舒、江頭冬雪初、行隨流水轉、因到隱人居、問俗惟鋤釣、留餐只野蔬、相看無細論、坐對一床書、

九里涇訪王仲山

欲過王維宅、獨行川上沙、水邊尋隱處、竹裏問人家、亂葉疑無路、枯藤閒有花、入門忘欵曲、携手説年華、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饗青魚
種樹春收橘穿湖夜灌渠期君結鄉社爲著養生書

月夜自廣陵入真州訪譚子羽江上

舟行不可極傍水問桃津乘此雲間月來尋江上人
深林微有逕老樹半無春別思誰能道俱應淚滿巾

與莫水部譚子羽遊將南冷休園

芳園帶川陸一逕轉溪深沼白移雲色林多礙日陰
對山聽虎踞近海識龍吟向晚聞樵唱悠然空此心

得趙甬江兵曹謫東平書因寄

造化不愛物真才常汩淪一州聊食祿半醉且忘貧
天近長依斗城寒未見春客途清有作千里寄交親

休園別將南冷

辭榮栖海曲怡老卧休園秀句題將滿芳花日以繁
心惟孺子識名豈大夫尊歲暮難爲別悽其不可言

同諸友宿上方霸山人房望明月橋述感

共宿高僧院其如秋夜何鍾聲沉遠樹鴈影渡寒波
客路逢人少空門悟法多上方今夜月猶向斷橋過

贈周重甫

築室海東畔杳無人跡諠春蘿晴挂地沙月夜臨門
蜀隴新苗長邗溝舊樹存知君好遊衍詩句滿芳園

卧病寄懷孫子用

避人長閉戶伏枕世緣輕一夜相思發滿池芳草生
俗交偏我淡古道獨君明千載嵇中散清風在竹林

嚴梅池少郡任甬東因過山中話別

忽憶五年事對君如昨時停盃看顏色雙鬢已成絲
官府復誰在世情惟自知天寒何以贈門外柳無枝

寄王龍阜諫議章三洲侍御

孟老棲衰曲王維在掖垣未蒙明主用空念故人恩
病裏貧難遣門前客愈繁交游無鮑叔此意對誰言

寄沈純甫

北闕雲千匝南山路萬盤別君無與語養性只加餐
鱸鱠隨吳棹鶯花近漢官竹林風已散高會至今難

病中寄懷呂尚賓諸世德宋伯貞

山亭暮花落綠樹變芳春一病經新夏長時憶故人
南魚思越海北馬望燕塵出處從吾好君當見此心

送謝與槐司直謫天台道山陰因過草堂話別
二首

五夜龍清班含恩別
聖顔方從丹陛下又傍鄞都還越水花中棹天台馬
上山非因遠遊宦誰得訪仙關

海國滄茫路山城饑饉年相逢無所謝把酒各悽然
芳草幾廻綠月華今夜圓神仙如可問同駕赤城煙

送戴青泉還浦江

方從江浦至又歷暨陽歸寒月隨孤棹春風隔絳幃

過湖亂峰盡出嶺片雲微明日山陰雪予還訪戴逵

南都金平淵過訪留宿息柯亭半月而別

遠遊非所宜感爾念相知獨坐一舟至共憐雙鬓絲
南山青在戶芳草綠通池不厭荒城僻園亭住幾時

讀金方山遺卷

平生麦苦吟死後尚遺真即此驚人句從知不化身
山深泉出澗風煖鳥鳴春十載燈前事悽其不可陳

新春奉懷沈使君

使君乘五馬千里向燕京帶月趨朝早臨花聽漏清
流亡還舊業桑柘滿孤城海上春方及農人待勸耕

山樓曉望有懷周明府

落月山陰道殘更出縣微桃花今歲好仙令幾時歸
開戶犬聲静遶村人跡稀山樓苦長望別思轉依依

唐荊川太史山居話舊

爾坐山公馬来尋賀老家別離知幾歲桃樹已三花
樓上燈明座門前雨暗沙故情猶似昨時事轉堪嗟

同沈使君尋蘭亭遺跡

行行半野田何處訪前賢不見流觴水空聞脩禊年

秋風雙客淚茅屋數家煙勝會非難復崇山尚屹然

新秋奉懷白省吾郡推兼聞擢官之報

衰草遍山城秋風日夜清兩心江上隔孤月渡頭明
地僻宜無信官清自有名猶聞擢司佐盃見
聖君情

送許石城僉憲督學之江右

江國路悠悠風帆去不收雨晴千嶂碧月白萬家秋
名豈因官重心惟爲道謀才賢今在幕何必網羅求

得張王屋書

別君逃海上白首樂耕鋤兩地隔千里七年傳一書淒涼燈下淚迢遞谷中居獨坐高秋夜愁添落月餘

送周虛巖還太倉

道人雲水姿去住本無時長路一以隔寒山何所期枝前黃葉暗身畔綠琴隨吟苦頭俱白聲名到處知

題童翁野閒隱居

草堂依近郭欹徑竹邊分坐見半湖水行看千嶂雲隣僧閒自至漁櫓夜相聞漭漭煙林外清真獨有君

送童南衡侍御謫湖南

四海皆王土休嗟宦路賒一官初去國十載尚離家夢澤星隨劍湘江竹映槎君才如賈誼不久住長沙

湯沂東都督平太倉凱還因贈

大將獨專征南平海上城州人迎鐵騎野寇拜天兵幾處客帆發萬家沙月清明朝遣虎士飛檄報燕京

太倉除夕席上呈諸友

頻年愜遠遊歲晚獨牽愁底事故鄉淚偏當今夜流來風將報柳殘燭更明樓君醉且休別同予送曉籌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踈燈明水底落月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金山晚眺

獨泛剡中棹遙尋江上山魚龍晴出海星月夜臨關散跡憐雲往羈心羨鳥還無能習禪性來伴野僧閒

送朱景明尋吳中風水兼訪施練川

嗟爾久不遇悽悽吳會遊劍尋知已贈山爲福人求月出洞庭白天清楊子流明朝川上路相望思悠悠

春日懷朱允忠

春日思遊子獨行南陌頭平生不慼別今日始知愁北鴈投燕去西江逸越流宦途歸未得綠草暮悠悠

留別張文東

一謝三茅宴悠悠歲月過仙家歡賞異塵世別離多城郭東連海關山北枕河秋風千里道遠涉奈君何

奔牛舟中聞祖母訃

祖母一朝逝哀音千里傳今宵嗚咽水流盡月明前孤婺沉天漢群烏棄野田自憐趨訃日不是報劉年

哭謝道安

逸駕淹三楚，幽尋入九泉。高才妨厚祿，早譽奪遐年。義與金蘭共，詩隨玉石傳。嵩南讀書處，秋月夜娟娟。

唐荊川携酒過訪

川上路長通，移樽晚宴同。鄉心千里外，世事一杯中。雲過窓俱白，林寒葉自紅。緑絶未可贈，言笑有春風。

過唐荊川太史隱居

惟君愛嘉遯，結屋向江村。遠月長隨棹，殘潮自到門。心無時事累，家有古風存。已得川中水，都忘河上言。

席上贈梁南塘郡博一首

君本廟廊身，官儒見性真。詩吟首蓿雨，琴弄杏花春。道與妻孥樂，家同弟子貧。沉淪滄海上，漸覺俗歸仁。

與沈江村使君風雨泊柯橋，夜半使君先發，余沿路追尋不及，賦詩見懷

相送驛西路，惠深難別離。市橋同水泊，風雨獨何之。江黑一帆沒，夜寒孤夢遲。仙踪無處覓，推枕益淒其。

季冬廿八日集張太史晓川宅

冉冉歲殘夜，悠悠客裏身。愛君新釀酒，偏醉獨愁人。月出海雲白，鳥鳴庭樹春。僑居門巷接，言論正堪親。

送陳蒲洲春試

知己古難得，異才人所欽。因君言面晚，當別酒杯深。舊驛斜連水，寒山半出林。登途分一劍，千里見同心。

送朱東武北上

落日照湖水，短杯催別離。常年分手處，寒柳半無枝。才老官方好，時清貧正宜。君當謝南畝，休與白雲期。

寄王龍原

逃名曲池畔，多病對談稀。風雨閑門夜，記君相別時。

地偏書去少，家遠夢歸遲。迢遞天台路，雲山不可期。

送黃賁山還吳

行盡越山路，還思吳苑春。寒潮江上夜，落月客中身。綠綺猶隨篋，干將未報人。到家安舊業，且莫厭儒貧。

寄送馬方伯石渚轉擢河南左藩

經年臨上省，千里又中都。善績今誰繼，皇恩古亦無。風雲隨去騎，氷雪遍長途。未識藩居日，還能念野夫。

送袁定山推府奏績北上

斜日半帆明、西江浪正平、風雲雙闕路、吳越兩鄉情、樹緑沉山影、天空落鴈聲、孤舟漁浦夜、共語一燈清、

送袁定山客部入明州宴夷

異國崇賓貢、中朝遣使臣、樂同開宴典、恩遠及文身、耀日兵儀肅、迴風鼓吹新、從兹蠻海静、萬古播
皇仁、

西湖送客部復命北上

按節海雲畔、駐驂湖水西、追歡俱自足、當别不須啼、入浦吟春草、臨關候曙鷄、思君天上路、烟月正凄凄、

宿藕花禅居

信宿水邊寺、地偏心益閒、興來尋緑草、日落見青山、沽酒每過市、問禪特扣關、朝朝堤上路、幽鳥共忘還、

武林雨夜方十洲童南衡二社長携酒過訪座上燕與王中白水部話舊

爲客身長懶、朝眠含未開、故人携酒至、春雨上窓來、燭暗催殘句、山融動旱雷、蹉跎十年事、惟見二毛衰、

許法曹山亭二首

亭宇千盤入、江城四眺新、緑樽時待興、嘉樹自留春、雲出每穿户、鳥鳴長傍人、頽然卧嵓石、不記旅遊身、

其二

幽居成隱吏、時事厭相聞、一室對滄海、半山生白雲、静來逢道侶、醉去狎鷗群、多少塵途者、勞勞不似君、

題楊南泉法部容閒閣

閣傍江城外、窓開雲水間、秖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日落見歸鳥、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池上坐月懷張鷗江方游初張太行山中之遊

蹤跡市中舍、偶違雲外期、開簾憶君處、正是看山時、

懶性野僧識、閒身流水隨、凉宵坐無寐、脉脉月臨池、

戚龍淵過山中

關路幾年别、秋霜兩鬢多、高談卑世態、遠涉識風波、藝絶惟名在、身貧柰壯何、爲君沽斗酒、聊復嘅蹉跎、

贈方翁

白首卧田野、青山行處深、盤桓不知歲、種樹老成林、日暖芝生砌、春明鶴在陰、往來溪上路、閒唱武陵吟、

送孫春湖進士奉使還朝

帝里三天遠、星槎八月歸、西江聞禮樂、南國想音徽、

霜白闕鷄早、風高塞木稀、知君能獻賦、旦晩侍龍闈、

閏正月望日顧龍川都閫張玉亭孫春湖貳進士過草堂觀燈因賦重宵詩

一春逢首閏、兩度見元宵、火樹花重吐、珠林葉未凋、酒摧晴柳碧、曲傍曉鶯嬌、自幸同心賞、那論刻漏遥、

送龔風山錫山授業

落日海潮至、恰逢西發舟、留君不能住、緑草望成愁、業擅一經在、名乎萬類求、春風梁水上、聊當浴沂遊、

元日同鄧玉亭周踈齋二判府宴白省吾推府官署話舊

世路復悠悠、年華逐壯遊、如何白司馬、猶自滯江州、官有論文暇、民無横斂憂、今宵鄉土意、不為緑樽留、

漫贈大中丞蘗谷王公

方草蜀中檄、暫安江上居、心惟萬事遠、竹有一庭餘、叅道得籤耳、問農無溺沮、年來憂國意、惟見鬓蕭如、

真州七夕同蔣南泠黄松軒携妓林八宴王西莊園亭

久客自無兇、賴君相宴歡、世途行未穩、銀漢渡應難、新月聞歌近、涼燈入話殘、今宵牛女會、試覔鵲橋看、

留別姜虛樓

秋風到淮海、久客返鄉園、別子渡頭館、難窮心上言、暗潮催短棹、新月照高原、只此離腸斷、那堪暮角喧、

漫寄俞二守是堂

為郡意難適、勝遊聊在兹、吟君五字句、忽憶廿年時、從宦辭方達、多愁思益奇、梁溪有舊社、白首擬同之、

與袁兵憲王水部江心寺眺雪書壁

飛雪遍甌東、乘時兆歲豐、影迷雙塔遠、寒照一江空、剡水舟將返、梁園賦未工、從來廟堂興、自與野人同、

夜酌李湖南鄉友宅

忽忽俄經歲、蕭蕭一客身、那知滄海路、復遇故鄉人、古貌猶存越、方言半近閩、今宵燈下酒、坦蕩見情真、

袁定山兵憲期元日見過因坐竹亭鋤筍薦茶幽意頗愜甌江尚寶聞之而至更深始別

元日好晴色、感君相過余、偶登石亭上、因愛竹林虛、童子咲拾筍、道人閒荷鋤、更深且莫去、玄論正悠如、

真華竹院醉卧夢陳見齋朱葵庭

連朝酒未醒，昏卧竹林邊。一夢到君處，對談如日前。齋含夏荷綠，庭吐晚葵妍。既覺仍傷別，長嗟淚泫然。

山居得項爲齋見寄

屏跡住西嶺，林深心更閒。臨風讀君句，傳響遍空山。白鳥落庭上，黄猿栖樹間。明朝訪隱處，疑向鹿城還。

又得項爲齋乃弟秀溪見寄

久厭風烟市，欣從鹿豕居。纔傳康樂句，又得惠連書。激志偏殊俗，憐才益念予。何時乘野艇，溪上釣鱸魚。

贈徐古愚

相逢谷口路，疑爾是愚公。有樹不留積，無田長學農。雪邊書一卷，花下酒千鍾。且莫傷時命，高才衆所崇。

送王東谷北上

城下潮鳴浦，橋西柳映津。不堪爲客處，復送遠行人。宦路開王道，天門倚北辰。君才本殊調，不忝帝鄉賓。

嚴光祠

炎漢中興日，功名方在兹。故人多聖武，吾事即皐夔。一善自爲樂，庶民將賴誰。惟餘富春畔，孤月照荒祠。

王紫峰少府鄭賓峰縣尉招集張甌江柱國第

漫賦

擬集沙門宴，仍看相府春。把杯聽院雨，按曲動梁塵。花拂三公座，談兼四海人。良宵興方永，門外曙光新。

江上遇同鄉吳海石九雲伯仲

避亂久爲客，見君懷舊鄉。且過江上歲，同醉市中觴。氷雪連閩白，烽烟帶海長。休談近時事，窮思益霑裳。

逢王十嶽還歙

漂零大江畔，歲晚旅愁深。忽見還家客，尤添望越心。買魚炊野飯，繫馬向禅林。且莫登途去，前山夕照沉。

李碧泉山人雅精星術會余推演甚驗漫贈此

詩

寄跡市中廛，窮書演二天。星懸化形外，命定建胎前。度亂時更姓，援災不問錢。嗟余沉病久，一論即醒然。

燕閑中秋病起鄭黄池夏仰峯載酒邀同蔣蘿溪奚小松携妓集飲晉濟禅樓感興成詩六首

病起仍梳頭，同君集宴遊。月明一江水，桂吐萬家秋。

玉露澄蓮宇，清歌度竹樓，忽聞天際鴈，鄉思復悠悠。

其二

蕭散秋中夜，羈栖病裡身，兩年兵阻道，到處月隨人。問舊憐盟在，談空見性眞，欲令佳興劇，不惜酒杯頻。

其三

經年客燕水，兩度值中秋，月是今宵好，人皆舊日游。僑居聊混俗，殘病强登樓，渺渺青天外，何方是越州。

其四

客病逢秋減，朋情向節多，一樓凝素魄，雙樹漾金波。

星隱疑無夜，雲停欲傍歌，樽空歡未輟，其奈故人何。

其五

銀漢列星稀，江寒月在扉，輪虛秋不礙，河靜夜無輝。樽俎人同醉，家山夢獨歸，一身千里道，愁見鵲南飛。

其六

妻方居海畔，子尚守雲中，月促三鄉淚，晋淹萬里鴻。途窮愁見鄖，身病怯飄蓬，今夜高樓宴，當令酒不空。

仲秋金陵寄朱壻少欽兼簡乃兄少徵陳一敬

三昆仲

相別日已久，綿思那有時，宦遊憐子遠，家事賴君支。蟾桂今堪折，鵬程去莫遲，田園正搖落，揮霍望門楣。

其二

憶昔共交親，遨遊閭里闉，和歌杯累月，談世坐生雲。造物乃相忌，萍踪胡見分，行當歸舊隱，休草北山文。

遠遊二首

遠遊江海上，樗散未言歸，霜雪凋吟鬢，風塵變客衣。大家隨處是，小過任人非，欲覓梁溪水，吾將卜釣磯。

其二

頻年經戰伐，兩浙蕩民居，客久貧何愧，身安樂有餘。名乎四海士，家報萬金書，更喜南山色，開堂日對予。

南寺贈聶曲溪藥師

君稱江右士，余是越南人，共以禪爲寓，聊將佛作隣。足窮窮澗草，心究藥囊春，自愧耽詩苦，頭顱雪漸新。

隣竹贈吳叟

塵世孰堪親，惟將竹作隣，清風散滿地，幽室暗生春。已悟虛爲道，當知影是身，紛紛林外士，誰識靜中人。

市上贈閔守泉

世亂不稱意混形蕪市間奉親聊賣藥遂害只求開
魚釣江上佇芝尋雲外山靜來探易理月白閉柴關

蕪關南寺贈蔣蘿溪兼送還休寧舊館二首

共是逃名客仍爲避亂人偶栖江口寺長作靜中隣
久病看無倦殘燈話轉親萍踪幸相頼忘却世途貧

其二

白嶽屢生夢蕪關又拂衣溪中百草在雲外一壺歸
別久故人老歲深紅杏稀兵戈隨地是栖息且忘機

龔默齋久居南寺索余賦號

一默已自得高齋常晏眠依禪將脫相久客漸忘年
地靜蟬遷樹庭昏月度煙余方避喧者相對亦無言

聞陶質齋掩壙賦此代奠

不見捐身日空聞秘玉秋重泉人世隔孤塚暮猿愁
雅行今方定浮生累已休惟餘烏鳥去啼恨遍松楸

題定僧

已得齋居意時時見定心山明雲不照江靜月長沉
豈滅無中性彌忘象外音冷然雙樹下何處有塵侵

夜集張滄江府中兼同邵醴泉言別

泊棹傍禪扉香林夜色微江澄月不動沙響鴈初歸
亂世同心少他鄉此會稀因憐遠遊者臨別各霑衣

延恩樓聽張玄洲弾琴論玄兼送赴淮陽開府二首 有小叙

玄洲河南光人也才致落落跡出沒多狀長遊
江淮間或談玄理或世務或琴或書其他劍射
諸技亦或隱見不一然人亦不知其爲誰也余
偶於蕪關見之扣其所蓄知其爲俠而好傳者
無疑矣惜蕪人鮮有知者而外買又藝且負焉

玄洲亦落落自如若無與於已一日携琴過禪
樓對余出生平希調一鼓動四座覺牙康在前
竟忘余是否爲鍾期者噫亦奇矣哉云將赴李
中丞開府期余再會瓊花下與籌確世務共援
邊南之難余既異其技又重其志且將約彼之
歸於玄也乃賦二律贈之復繪一圖於卷端云

留子坐江閣何余弾緑琴冷然絃上曲不是世中音
瀠靜魚出水月寒猿挂林嗟余塵土思頼此一開襟

其二

尓本爺玄性。何堪軍務勞。披星出帥府。馳檄涉江濤。風迅倭帆遠。雲深戰壘高。從來辟穀士。不羡五陵豪。

江樓夜坐待黃池不至

開樓戀晩照。心静水無波。不見故人至。其如良夜何。初霜變島樹。斜月掛烟蘿。獨酌聊爲興。悠然一浩歌。

讀松岡翁遺稿感而賦此

哲士今不作。新詩人共傳。出辭雙玉振。屬意萬珠連。窗老松成石。天清月抱闕。百年家學在。眞羡後昆賢。

送金慕鷗北上

聖代恩波潤。人間利涉多。君年正强仕。行矣莫蹉跎。燕市天邊路。陽關醉裏歌。惟餘江海客。垂白尚漁簑。

賀夏仰峯院醫兼贈乃翁鳴齋

閈市家風舊。軒岐世業存。詩書方述業。冠冕又霑恩。日暖芝盈圃。春深杏作村。秖因多道術。車馬日塡門。

觀芰溪圖感懷一首

不見芰溪叟。惟存柴棣花。翠條將並檻。丹蕚尚蒸霞。義著周詩久。風同召伯遐。有懷難久面。空自惜芳華。

鄭樂恬遠遊於歸過余漫贈

道人多逸興。江漢恣淸遊。訪舊惟孤劍。還家只敝裘。風翻半床帙。草映一庭秋。相過禪樓夜。高吟覆酒甌。

懷滕桐陽邑博一首

一病寄禪林。多愁白髮侵。每因明月夜。長繫故人心。古道貧中見。鄉情客裏深。悽其不能寐。默默淚盈襟。

寄懷謝蘭皐尚寶

江上氷霜暮。天涯故舊違。病蹤依水寺。銜鴈滿瑤霄。避難名俱泯。經愁髮漸凋。開樓堪望斗。寒夜正迢迢。

謁宋張狀元祠

昔賢讀書處。千古有遺祠。歲久苔侵壁。天寒葉覆池。才爲一代用。名播萬人知。門外雲山色。猶含異世悲。

送陳印峰文學還永豐

壯歲足經術。遠遊江上鄉。到來半廛舍。歸去一書囊。客飯投閑肆。風帆帶曉霜。兵戈猶在眼。且莫問行藏。

江上寄聶泉厓儀部

君才本用世。時命屢多違。作宦承天譴。還山製草衣。擾狀[illegible][illegible]帙。學釣築新磯。自愧逃兵者。漂零尚未歸。

再送李輝齋邑[illegible]入 覲

羨君爲幕府白首擅刑名自入燕湖路官心似水清
憂民時卧疾防亂屢招兵今日揚鞭去趨朝謁
聖明
陶四橋使君入　覲因過旅舍言別
爲郡復朝
天勞君駐馬鞭斯須此廻別相望又經年氷雪遥連
越雲山半入燕
聖明廵茂績畿内獨稱賢
寄送周鳳南祠部以水曹考績北上

榮遷方典祀考績又趨
朝馬度三天路星隨萬里軺國庠尋舊化闕臨有新
謡相望雲霄外離心共日遥
燕關逢高海洲漫贈
涉難天涯路漂零江上村形枯憐舌在金盡幸身存
旅飯投僧舍麻袍積淚痕逢君且沉醉得失不須論
送陳石江黄江沙會試
自嗟漂泊士復送遠行人今夜三山月偏隨兩地身
危時堪獻策天路好看春願得鵷班裏傾忠侍

紫宸
贈東隱丈人
城東有隱士白首卧衡扉行傍初陽出酣隨流水歸
道書堆案滿俗轍到門稀逍遥無世累閒看伯勞飛
過東原隱居
瀟散原東隱閒居得静機已聞仙夢破正是道成時
野潤雲歸壑庭空月在池惟余高卧久白首愧馳驅
送孫桂峰北上
遇子新安道同爲草市遊如何今夜語又上北行舟

比值敵書處時當說劒秋知君抱才畧
内宁定相求
休寧逢張秋谷太守
一別二十載重逢俱白頭且沽山市酒同醉菊花秋
避亂身猶寄談時淚轉流明朝又分手雲樹倍離憂
送徐思竹還蘭溪
遇子海陽市相過跡漸親偶因炎暑候同寄旅遊身
小篆空流譽歸囊且耐貧他時再相見同醉武林春
東泉隱人

相別三十載重逢如昨朝一身同落落雙鬢各蕭蕭
君遂泉東隱予爲海上樵世情今莫問吳越正兵刀

輓孫孺人

北堂有萱草摇落冷春暉獨此手中線猶存遊子衣
令儀垂壼閣清操託琴徽腸斷烏啼夜哀哀遶樹飛

送林晓江返金陵二首

憐君遠行役兩月住孤城道院時藏跡途人盡識名
褁携詩帙滿衣挂寶刀明日暮辭余去揚鞭氣不平

其二

嘗聞住南國何事入深山看竹荒林外題詩陋巷間
才高偏寡遇興盡忽思還共酌陽關酒長歌行路難

宿孔林答汪眉山三首

信宿孔林祠同君日論詩家貧猶好客才老未逢時
鸑鷟雲中跡芙蓉江上姿即看千里足馳驟向天逵

其二

世事日堪傷清才且遁藏人皆趨利達吾獨愛君狂
憂亂長談劍求仙未得方窮途今莫問且醉菊籬傍

其三

壯歲即聞譽白頭今始逢一樽酣永夜殘月滿前峰
細草催吟思流萍愧旅蹤知君得玄理容色似喬松

入敬亭山尋跡翠雲禪院漫言五首

日混市中塵藏名入翠雲乍經松路轉漸與俗途分
性懶依僧定身閒伴鹿群題詩滿齋壁未許故人聞

其二

暫作逃禪客聊爲變姓人山深惟見露草綠不知春
度嶺隨行脚穿林學負薪漸欣群妄滅幸見性中真

其三

散適維摩境冷然隔市譁倚雲雙塔秀抱隴一峰斜
泉白分龍鉢天空落梵花已能超萬劫何必說三車

其四

談經日洒然何處着塵緣身在難忘相機空即是禪
深潭花自照碧漢月長懸試問風波客誰爲到岸船

其五

栖禪暫出閣行盡敬亭山李白今何在孤雲尚往還
泉鳴青嶂外花落翠微間悵望層霄際高風不可攀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六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七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律詩

夜聞山僧吹笛漫興

寂法演金沙無聲是上車誰將一夜笛吹落九天花
石冷雲難定山空月半斜悠然澄旅抱不記在天涯

讀宛陵先生年譜爲梅響山作

偶讀宛陵譜因懷故里人名隨詩尚在業與跡俱陳
地古千山繞祠荒萬木隣承芳有佳裔千載緒重新

黃三槐至京索號詩

半世隱岩市三槐長在門青天挂明月綠蔭滿芳樽
葉客全遮屋林深半似村兵戈遍江國幽遯復何言

題楊伯海婺過軒

雅抱山中性幽軒日避名自矜丘壑貴翻覺廟堂輕
地遠月長暗石寒泉愈清漸多書滿案知草太玄成

簡故友

世路日艱危人情紙自知因君爲別久翻訝未逢時
宦況如天遠詩盟逐歲移多情庭下竹不負雪霜期

武林中秋與吳峴麓對雨

江城風雨夜寥落客邊身不見中秋月惟逢故里人
百壺歡轉劇一語座生春即此同心好何殊骨肉親

送謝蘭阜符卿北上

君有安世志況登賢達途一身霄漢上萬里壯心孤
官豈供符綬文多屬廟謨何時請纓去橫劍靜羌胡

送方十洲守承天

黑髮早爲郡清才衆所知即今多盜日正是保民時
入楚風猶厚浮湘路豈危汨羅堪旅泊莫動弔原悲

武林送吳峴麓還毗陵

千里共爲客往來猶弟兄如何當歲暮獨自返毗陵
水國帆隨鴈霜天月傍城知君本能質不久見飛騰

題沈梧岡卷首 亭在錢塘江上

底事山中客更尋江上亭開簾一以眺天濶浪冥冥
沙月到床碧野雲垂座青好爲冊檝去且莫草玄經

寄沈雲石

念爾十年期相逢復恨遲高談一宵盡幽意向心知

樓上別君日山中入夢時悠悠歲寒誓終擬戀綈衣

山中病起奉寄劉鈍菴使君四首

閒居病初起草色又盈池忽憶使君處孤亭風雨時
林花留咲語山鳥記傳卮悵望高天夜迢迢北斗移

其二

蕭然一病身地靜若無隣當此出門日俄逢擊壤人
幾家山犬臥滿路野棠春自覺南州遠官居栩漸塵

其三

黃覇新銅虎桓侯舊鐵驄豈堪滄海上况值亂離中

行縣全收盜公庭半雜戎安危才所係旦晩荷成功

其四

昨見夷離越今聞虎渡河官清心愈苦民樂頌偏多
山色當庭落潮聲傍署過漸看頑俗化何地有風波

寄裵荊州定山一首

兵甲滿吳郡嗟君尚楚遊秪因爲國計豈是戀荊州
鄭苦身逾病形勞髩早秋遙聞已迎養幸免故鄉愁

沈雲石携酒過訪書此見訓

病况久不愜感君携酒過八人三斗共一飮四更多
愽簺金爲土高談口似河鷄鳴各分往開戶奈醒何

再寄裵荊州一首

剡棹屢多阻遠心徒自忙不因夷馬亂無奈楚山長
性懶長遣客家貧漸倒囊閉門無可語日以醉爲鄉

漫贈新庠士

少日擅文藝芹宮早置身青雲今入望黃卷莫憂貧
道可忠於國心惟孝在親由來作養士郞是廟廊人

重九冊發豫章值風適匡南宗室招過瑞鶴堂
看菊聲樂畢陳展抱傾歡一飮抵醉天明出門
遂書五言近體四首於卷中他日人或見之恐
不以余爲萍遊常會也

九日何風雨感君開草堂鈎簾對芳菊秋色滿衣裳
細語將分夜微歌半入梁自知王度在敢學孟嘉狂

其二

籬晩千花發林閒一客過主賢忘揖讓興到自爲歌
急管催樽盡纖腰出掌多歡長不知曉庭雨欲成河

其三

客夜每多寂對君聊解顏身安忘逆旅心靜見南山

菊淡知秋老林喧識鳥還無端詩滿案幽意正相關

其四

釀菊浮杯麗分萸插帽輕客途逢九日風雨又三更饌出天厨味歌傳子夜聲荷君青眼義頓訂白鷗盟

贈白菴趙叟

高卧谷園畔陶然一葛巾詩吟世外語跡混市中人有覺心方寂無求樂是真山深忘甲子草綠不知春

與汝言大綸中秋宿草萍客舍

旅舘他鄉客殘燈坐轉親中秋今夜月獨照未歸身

馬上青山近愁中白髮新茫茫江國路何處是通津

汪東漁羅山伯仲招同陳六水李東麓蔣蘿溪吳七泉携酒登落石臺酌攬秀亭上日暮流觴頗足幽賞漫成二首

盤遊孤嶼曲宴坐此亭中一水綠長在萬山青不同殿深延夕照樹老識秋風漸覺煩襟盡悠然見遠空

其二

新涼偕道侶連袂出西城不到危臺上那知落石名嵓深題字古溪淺泛杯平客醉乘流去無殊鏡裏行

與林晓江雨舘論玄

對子坐清晝共忘羇旅思心因靜自遠病與雨相宜知寡一身貴神凝萬物私冲然得真覺恍惚見庖羲

月夜林晓江過旅舘話感

今夜月如晝愛君重扣門延之坐深院相對只空樽世事已如此物情安足論明朝向脩路休慘別離魂

送倪靈谷還姚江

避亂長爲客天涯幸見君如何禅院夢又繞故山雲別酒隨燈換岐途向水分不知今夜醉何處挹清芬

題方諫議順菴圖

偶得觀順意菴居生靜心閒雲元不菀流水亦無音世道默中見天機化裏深此情陶亮觧請看壁間琴

席上贈鄭龍岡兼送還閩

避亂向江國逢君千里途相看兩意得入座一言無地近簪長合交稀調轉孤今宵莫辭醉門外有驪駒

再送鄭龍岡

千里共爲客一朝君獻歸開樽向岐路別淚各霑衣道遠夢難到時危書更稀行藏不須問吾事在漁磯

寄朱東武太守、

聞君還舊里、我尚滯殊方、宦況有消歇、客蹤無定藏、雲山驢背逸、塵路馬蹄忙、好整當年社、行將返故鄉、

觀邵青丘割股圖

孝可動天地、誠能轉鬼神、暫傷一寸體、存此百年人、刀竈空留訣、靈臺別有春、遺經至理在、圖畫莫傳真、

贈許存濟

尔有濟人術、懸壺傍市橋、真人原性許、隱士久忘瓢、餐火温刀竈、穿渠灌藥苗、歲深功行滿、栽杏欲連郊、

懷陳一敬朱少欽

世道值艱危、漂零歎別離、多因念家處、長記對君時、雲水迷鄉夢、星霜換鬢絲、三年知已淚、無日不垂垂、

爲金面山題乃父蘭軒

聞君有隱操、軒外種幽蘭、衆卉已凋落、芳花獨耐看、綠含湘水浄、清映谷雲寒、舊日高樓在、餘馨尚未殘、

贈松峰道人

世亂不求達、入山聊結廬、移將援溺手、且著養生書、堂下橋泉滿、峰頭松月虛、悠然遂真性、那復問安車、

送張栢嵒丁少微之海上授業

知君盛才譽、何患作人師、滄海行將至、春風坐漸宜、青燈留照易、綠草對吟詩、沂上歸來夜、潮聲滿絳帷、

送肖傅士之江藩

宦路久未達、斯文今在茲、兎園作賦者、非尔更言誰、海國干戈日、乾坤餞鏟時、茫茫江上夜、獨棹欲何之、

白下送王亮卿

多病閉禪户、與君相面稀、那堪殘雪裏、揣袖又言歸、道遠千峰亙、寒江一棹微、嗟余望鄉意、徒有客魂飛、

金陵重別胡龍江光禄

方入新安郡、重逢舊國門、一年同在客、終夜醉清樽、我獨踈狂甚、君惟古道存、不堪今又別、雲樹斷人魂、

秣陵旅舍送邵醴泉還姚江

同作天涯客、長看帝里春、如何今夜酒、先送獨歸人、姚水烽連海、山陰雪暗津、殷勤故交意、千里共酸辛、

荅余少峰

與尔未識面、芳名先自知、只今相對處、還勝不逢時、書卷只在手、江山盡入詩、更憐幽興劇、長共白雲期、

寄贈陸少峯祠部二首

十載得芳譽一逢知故知官居閒說劒簡寺坐談詩

古道豈終喪國風今在玆他年歲寒意還結竹林期

其二

爲仕年且壯典祠才益賢早成三禮賦還上九重天

衣馬自紛爾素心長晏然君身已許國無復念鄉園

送王十嶽還歙

對面未終日相違仍隔年青樓今夜酒把袂各悽然

揚子波喧㖃黃山雪蔽天知君多燕頷功業在三邊

觀兵海上示大綸兒

念爾遠行役提兵滄海間風來捜島去月落帶潮還

戈戟森爲柵樓舡動若山狼烟無靜日甲冑幾時閒

問病

托此一封書殷勤問起居今朝身好否昨日藥何如

脾弱宜茹淡心煩且致虛宵眠好安枕涼雨滿庭除

送高東樓還溧陽

行盡越山路還歸溧水居離心似芳草千里只隨車

世事須看劒江魚可附書思君正延佇秋月滿郊墟

送龔應昌入燕

送子發西驛正逢江日殘三盃問前路兩月到長安

鷄唱朧雲白馬嘶城月寒上林花萬樹多是隔春看

送劉梅野北上

離筵花滿枝江路柳成絲羨子遠行日正當强仕時

久沉珠愈彩三獻玉方奇早試雙龍劒須令八塞知

溪上寄送周齊峰北上

棲棲溪上樓病暑又悲秋昨夜見高子說君方遠遊

仕林推練達藝苑重精求況此

明王世斯文正在周

臥病高石渠過山中話別

追憶少年身同酣花下春如何老大日獨作宦遊人

通籍九重闕驅車三市塵相思江上路愁見柳條新

謝汝湖天曹約遊武林以病不赴

連日酒爲病支離且閉關樓中望安石夢裏見吳山

梘吐半林綠雨生三逕斑悠悠江上路仙駕渺難攀

爲馮禹山壽乃翁一首

百里久爲客半年方一歸因尋黃髮叟得醉白鷗磯

野饌惟桃實仙盦盡五衣賢郎初作令綵服有光輝

大善寺訪唐妻江王閻川二使君留酌謾賦

念予已成疾不縁來往稀山中十年夢江上幾封書
小院斜陽後香林積雨餘逢君且淹酌相對夜燈虛

代送定山推府

君爲越中郡不愧法官名遠盜皆歸化寃民得遂生
春從農圃入月到訟庭明從此朝天去還依鳳沼行

送沈紀甫北上

忠孝自能期何須覔所知三年廬墓日千里報君時
風正挂帆早話長行酒進殷勤持此念四海看驅馳

壽商夫人八旬

夫人勤且賢八十壽宜然有子雙登第無夫半似仙
操凌湘浦竹清溢華峯蓮對此秋中月當知降世年

山城秋望寄懷沈見湖廣文

嗟君遠遊宦一別兩經秋有道傳巢縣無書寄越州
斜陽明遠市獨樹近滄洲渺渺雲山外知音不可求

歲暮西湖舟中有懷王龍江別駕

獨客驚殘歲寒樽載短舟如何湖上路不得故人遊
桃葉搓沙岸楊條拂水樓自知多別緒臨醉復成愁

代送沈廣文之巢縣

之官辭帝里繫馬向江湄南北此爲別雲山何所期
才非百里用學可萬人師好領春風在長榮桃李枝

得史玄洲書答寄

忽忽五年別悠悠千里心風塵變朝暮何處問知音
臨水得雙鯉對花開一琴明朝王子棹載月出山陰

晩過謝汝湖天曹別業待月

北海青山暮西橋綠草長因尋謝朓宅同醉庾公床
暗月沉花霧流歌出畫梁那知微雨後猶得覩清光

寄嚴玉山使君入覲

使君才本奇出政萬民宜方及歌謡日又當朝會時
路棠開送馬湖月上留扉我獨江東隱無從折柳枝

寄張明府令兄石梁子

與子未相識聞風徒鬱然近逢難弟語方得令兄賢
禹穴遥臨海蚕叢半出天有懷不能往江月幾迴圓

江上得張有功尚賓書

日暮出江閣得君鴻鴈音開緘讀錦字千里見知心
黄鳥囀高樹白雲停遠林喜之不能返沿水弄朱琴

題譚嵊縣册上

長聞譚令名官况入秋清冠冕一時會山川千古情
竹延遊騎止菊照綠樽明向晚下嵓壑歸途有頌聲

鄭梧野晓山伯仲過山居

二客本豪華東遊坐海槎秪因看野竹偶尔到山家
具酌臨溪樹篝燈照水霞陶然留一宿明日又天涯

送白省吾使君還嚴州

安車隔歲臨半載受恩深還郡止雙劒別余開一琴
宦勞生白髮節苦見丹心春雨耶溪路桑麻處處陰

再宿楊秘圖山居

歸路復躋攀重過楊子居行尋三徑草坐對一床書
飲汲前溪水餐供後圃蔬論玄方及曙殘月在庭除

贈史尉

偶過仙尉宅枯坐學餐霞中歲頗辭累何年定去家
一庭黄栢樹半艇白鷗沙但得陶然醉無論世路賒

贈楊汝鳴山人

聞君住南楚三載此方歸道遠形容變家空骨肉稀
舊遊子獨在新計麥初肥一訪姚江上同眠釣者磯

寄友

秋風溪上路日日放船來賴有二三子共酬千百杯
朝携美人去暮逐片雲回明發東歸棹何年寄隴梅

贈陳引川

久遠市中跡長懸川上心虛光韜寒竹清響入瑶琴
混合無朝暮奔流見古今相期樵海罷來此濯煩襟

送友遊明州

海國遊何處明州有故人潮聲到枕夜霜雪變楓辰
土味收文蛤民風樸佛因所須詩篋在莫歎客途貧

送李自竹還閩

逢君尚難別况此未逢時獨棹遊何地寒山不盡思
到鄉閩語合隔海越書遲惟有延平道相傳處處知

草萍客舍寄王東白少郡

旅病當殘歲還家值亂離路荒求藥少心鬱賴君知
曳楫乘灘險驅車度嶺危投身山館夜相念益悽其

玉山道中寄送林益齋使君北覲一首

昨日靈溪道詢風說尓賢定承前席問况是覲
君年水雪三冬暮風雲萬里天無能臨水滸西望獨
潸然

飲姜一齋僉憲草堂漫贈

人世日多狀桂冠栖舊山一壺高樹下萬事與雲閒
詩咏太古上名流霄漢間相談坐深久得意竟忘還

寄朱壻葵庭

憶昔別君處吳門落木初殘冬還舊里秖見寄來書
骨肉竟誰在交游日漸踈園亭春事好延竚待歸歟

其二

病懷衣作惡眼底更逢誰近歲事無限惟君心獨知
新春報家信何日是歸期白首殘燈下凄凉只淚垂

其三

有子在燕北不知余到家君雖聞近兆猶自滯天涯
客對堂中酒誰看亭內花相懷無日夜愁緒漸成麻

元夕值雨季泉冢宰見招以疾不赴荅此

元宵值亂離時事轉凄其獨卧一庭雨偶遺元老期
山光不到戶草色漸盈池頼有懷賢夢相尋到會稽

再寄孫容峰隆峯伯仲

蕭條上元夜風雨暗書堂春草滿庭綠王孫何日來
夢長迷浦樹心遠寄江梅愁鬢垂垂白非關歲月催

送柳少明之秣陵二首

夷馬今尤急郊原戰未停儒生方說劒之子復傳經
書笈穿烽火江帆帶曉星到時春已半花草遍金陵

其二

蕭然一敝裘塵路去悠悠知是逃名姓元非愛遠遊
解衣投午市擊楫下中流回首烽烟夜難忘故國憂

卧病寄鈕石溪二守

寥落上元期蹉跎恨別離如何多病日又是仲春時
新杏紅過院垂楊綠到池聊將閑門意惟與故人知

季東府長史致仕歸越因贈

忽忽數年別重逢當亂離惟餘故交意猶似昨朝時
從宦一身在經愁兩鬢知田園君莫問烽火遍江湄

冬夜傳虞嵒諫議論儒 共四章

與君住吳越得見太平年人可為堯舜心非隔聖賢
天留東魯鐸風遁武城絃千古良蘇在當看盡夜泉

論釋

西方有大士說法向金沙淨宇晴流月諸天夜降花
性空消萬刼照遠度三車試問無邊海何年定到家

論數

大衍建五十黃鍾生一陽奇來分禍福變至得行藏
氣應機衡轉時平象緯光人能知進退不用問羲皇

論醫

盧華已千世張王惟數編有誰知候氣何處探先天
用比兵尤險功同道益玄且從調寢食聊以適餘年

贈許北門明府

幽心厭城市惟向北門居未種籬前菊先開墓上廬
青山雙屐雨白日滿床書獨酌秋風外悲歌思有餘

北關逢河間馬石溪薛春軒二子因遊天竺寺

夜題東山上人房

未出函關道先陪竺國遊佛香浮院內月色滿床頭
興豈殊馬異才疑是薛收平生有實劍今日為君酬

寫山水題贈

巖居向日郭臨澗竹門開白石寒泉過青天片月來
後時淹版築混世託樽罍即此幽栖好無論雪鬢催

除夜答趙耻齋廣文

海上見君日樓中除夜時同傾竹葉酒莫負歲寒知
地僻風多別官閒道在茲春光候庭戶不日到芹池

橫林道中對雨

春雨暗江路獨傷遊子心亂迷青草色細隱綠楊陰
秋晚野烟出水昏沙樹沉忘君舊栖處沿樹蕩舟尋

潤州同陳玉虹王竹區李潤西楊雲邑費玉峰
王沙村劉一江曹石城南津錢竹野孟山王龍

池李應山招遊勝果寺漫成二律

毘陵余舊世得與潤州隣念子交遊久何殊骨肉親
問花過酒夜看竹遇僧人今日城南興同歌芳草春

其二

携樽出南陌息杖愜香林處遠知僧性身閒見鳥心
花明空裏色松度梵中音既醉忘歸思月明樵逕深

早春日過坐南門隱居留酌

對酌忽成吟一吟開客心十年囊綠綺千里得知音
斜日囀黃鳥惠風飄素襟醉來歸路暝燈火出晴林

集周形齋太守草堂用贈仰峯法曹韻

三逕菊花秋齋居傍水流斷恩曾佐郡愛隱却辭州跡遠門連海吟長月到樓與君談布褐尤勝共輕裘

漫贈陳千江僉憲用前韻

行吟江上秋坐見午雲流喬木通三市清風播一州心閒鷗自侶海近蜃為樓對酌過寒夜高情欲解裘

贈陸南門用前韻

多病復悲秋詞風四海流貧居似東郭高隱學南州挂角窮千卷看雲坐一樓萍逢滄海上何惜典征裘

陸晉川侍御携酒邀周法曹過旅館

逢君東海畔下馬各鬖鬖但恐綠樽盡不嫌寒夜長話深無剩燭窓白有飛霜一醉覊愁遠渾忘在異鄉

陳王虹樓上對雨 時王虹遷居萬井山中

聞子遷居好寧辭帶雨過兩山排戶入萬井映樓多細草留吟屐鳴禽和醉歌徘徊林壑暝燈火出烟蘿

太倉與周仰峯法曹席上話舊用韻

一別二毛秋空嗟歲月流椎刑天上部謫宦海邊州烽色連城市潮聲過驛樓追思六年事不覺淚霑裘

逢周翼亭因贈

吳越不千里簡書何太遲江城一相見言咲尚如斯霜冷燈前酒秋生鬢上絲猶慚多病日遂失送君期

迎春日同徐奇隅酌酒

今夜興不淺竹堂芳宴開久遊憐鴈斷殘病得春來杯底流殘臘風前見落梅自忻千里會那論二毛催

南除春夜與丁江臯何鶴江陳泰湖城南步月因過姚長山宅留酌醉中漫賦

閒尋道人侶散跡步城隅明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疏桃河上閘酒出竹邊厨未得行藏計同君醉博盧

京口寄泉厓諫議

京口春已暮瓜州草正芳如何遊遠子千里未還鄉目斷海潮白夢回沙月黃君才本騏驥不日看驌驦

馬小亭昔在武林見之一別十三載今復遇子廣陵開樽握手欣然賦詩一

昔見意未得再逢情始親同登江上市且醉客中身風暗綠蕪晚酒香紅杏春君才已超越何事尚沉淪

題黃西岡冊

知君終慕意結屋蜀岡西幾樹野烏集半山寒月低
迮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惟有三春草年年滿近溪

揚州寄謝瑞峰

客久嫌遠道況當多病身出門難混俗竣務且安貧
江上少歸鴈眼前無故人淒涼憂君夜愁見月重新

苕雪峰上人見寄

一去已旬日緬懷當柰何予方苦炎毒君復病維摩
水館迎山近蓮池貯月多長吟寄來句聊得慰蹉跎

王蕭山考績歸任寄詩代訪

明府何年別簡書千里遠余聞車北返又見鴈南歸
縣潤潮長過民安稻屢肥年來為令者似爾得人稀

送劉堃洋之吳興

高士尚清遊西風況滿舟一帆初挂月三畝正登秋
舊友全依雪新詩近說劉莊居本無累閒酌與溪鷗

方十洲兵曹遷居

地帶望仙鄉居臨大道傍春風忽滿戶芝草亦重芳
海月清留夏吳山綠映堂家傳一經在奕世有榮光

童南衡侍御習禅日久忽生仕心拂衣北邁戲

贈此詩

君已逃禪久因生不住心一身同去水萬里只孤琴
了性全榮祿隨緣聽世音茫茫天上路旅跡羨栖禽

得綸兒書因寄 時會試北上

聞汝過淮陰予猶滯武林兩鄉同客況千里各愁心
家遠衣難授書長淚轉深征鴻十月至擬聽北來音

題顧大石狂遊冊

予方躭閉戶君復事遐遊好句全留寺青山半在舟
避名知累遠觀世覺身浮江海茫茫去何年到虎丘

送王龍溪表叔

道人憐散逸汗漫任風波落日片帆遠滿江新水多
問名知內史論道識鄒軻予亦同心者相隨柰病何

送周雨山還金陵

戚戚在岐路轧轧歸鄴都病多雙鬢換天遠一身孤
晚飯到吳市秋吟向野蕪帰舟今夜月難遣客愁無

寄金子坤

思君不可見漸覺歲年過世事猶如此生涯近若何
天長紅樹沒雨後亂山多何日金陵道相携一和歌

九日吳海峰光祿招同張石川彭龍池陸玄洲岳泰餘毛海曲諸君登虎丘分韻得壺字

經歲未歸越當秋又客吳如何九日至猶自一書無整幘因風改分萸覺類殊翠微如可上那惜更攜壺

姑蘇夜半逢陳唐山即有燕北之行留酌賦別

夜半月輪低逢君吳苑西因傷十載別不覺數行啼市上留征騎花間聽曙雞那堪萬里去秋草正萋萋

過袁陶齋隱居因贈

惟君厭榮利束綬早歸來長以百壺酒獨登千尺臺籬疏全覆菊門靜半藏槐落日閒相過羈懷得暫開

郊外奉寄孔文谷憲副

一涉園丘想公還君子頹排徊步南畝恍惚見東山風急亂雲出樹深鳴鳥閒相期越溪路追笑萬峰間

武林與徐松囪話舊兼送西歸

金陵別君處殘雪遍林塘今日臨安道秋風客鬢蒼閒居新地隱戀酒故情長明發江關外高帆帶夕陽

友人生日

四十未為壽滿腔都是春看君經世學必作永年人

久識鄉中譽今同客裏身摘桃無貰酒共醉白綸巾

寄友

憶昨難中日惟君為解紛今朝還舊里相望隔寒雲沙雁迎風斷江流入浦分有懷梅未發何處寄殷懃

斗門月夜寄懷沈檍亭丁仰石

客裡復為客村中更入村維舟依水岸沽酒問柴門知子愛明月誰家醉酒樽悽悽霜滿夜遥望暗消魂

送沈檍亭遊閩

為客歎離群那堪復送君今朝岐路酒未酌已成醺

吳樹含江月閩山入海雲茫茫烽火夜鄉信幾時聞

題王昭君

漢主欲和親單于遣使臣紅顏出漢塞黃屋起胡塵雁渡金微夜花隨玉輦春琵琶空有恨青草幾回新

除夕

飄零竟所知道遠滯歸期當此歲除夜更多鄉國思淚添燈下酒愁白鬢邊絲既醉不能寐城頭殘角悲

得史玉陽尚寶書

野性厭城市遠逃海上居偶看高士傳恰得玉陽書

脩禊風還在遊仙興有餘支離不能往延望正愁予

寫山水題贈

瀛海玄洲地仙家玉樹林青𡶶懸作象赤島疊成陰圃暖雙芝發臺明五宿臨時聞降王母雲外有鸞音

寫花鳥題贈

與尔共文社醉鄉遊幾年方攀一枝桂又上九重天内苑鳥初變曲江花正然蕭條故人意殘病若爲憐

寫芙蓉題贈

秋日到川陸芙蓉生近洲風聲偏近樹山影欲沉樓

地遠居長静官清興亦幽宦遊身萬里惟切九重憂

寫山水題贈

一入清溪上遙將城市間花迷半橋水雲吐四郊山開卷意何大把竿心自閒日斜忘歸路相趂野禽還

寫山水題贈

岩居向日郭臨澗竹門開白石寒泉過青天片月來後時淹版築混世託樽罍即此幽栖好無論雪鬢催

贈僧二首

何年離上京吳越往来頻伏錫過滄海參山見法身之齋投野寺施藥與貧人已結塵緣去今當了正因

其二

在山方出定隔歳錫南飛住越隨緣久經吳混俗稀雲蹤元不着水性定忘歸萬里誰為侶禪燈共衲衣

以上五律共二卷共選□首廿篇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七終